

宋史

第十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一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
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強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吳大達　吳洪澤　吳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黃永年　黃壽成　黃鳳顯　黃　毅　黃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術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幇"、"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畂"、"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膀(髈膀)	善(譱)
飄(飃飈)	剛(㓻)	料(析)	觴(觴)
餅(䴵)	訴(訽)	躪(躙)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欞)	疏(踈䟽)
躚(躚)	鑵(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孿)	髓(髄)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欜欜)
欻(欻)	悸(痵)	秣(䬴)	蜿(蜿)
垂(𡍮埀)	奸(姧)	彝(彞)	腕(掔)
齪(齱)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轆(轆)	旆(斾)	誤(悮)
蹙(蹵)	剿(剿)	篷(篷)	烏(烏)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媿(媿)	漱(潄)
登(豋)	齎(賫賷)	撇(擊)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愆愆)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㓞)	腰(署)
斗(㪷)	絕(絶)	煢(焭)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匡)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潛(濳)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内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内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斌、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推舉爲進士而考試不中，退居鄉里，以經術著名。嘉祐年間，皇帝賞賜束帛，授爲潁州教授，任國子直講，又任他爲大理評事；治平年間，授官爲忠武軍節度推官、長葛縣知縣，都不受。

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决擇去就也。"帝悦，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

神宗即位，三次派人去聘請，他推辭了。熙寧三年，皇帝下詔到州命令"以禮尊敬地遣送，不要讓常秩推辭"。第二年，他纔到朝廷，皇帝説："先朝幾次命令，你爲什麽不出仕?"他回答説："先帝鑒諒我的愚昧，所以能安居在民間。現在陛下嚴詔催促，所以不敢不來，并不是對出仕與否有所選擇。"皇帝很高興，慢慢地問他："現在有什麽辦法使百姓免於凍餓?"回答説："國家法制没有建立，有些平民吃着王侯似的飯食，穿着王侯似的衣服，這是今天的大患。我的才能不適用，請求辭官回鄉。"皇帝説："既然來了，哪能不稍留一下?將來不能用你時，就應該離開了。"就授他爲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不久又兼直舍人院，升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讓他任諫官之職。重新要求歸家，改爲判太常寺。

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

七年，進官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皇帝命令他兒子常立在崇文院校書。九年，因病不上朝，提舉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回潁州。十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右諫議大夫。

右諫議大夫。

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歛然自以爲不及。歐陽脩、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

常秩平時治學要求有自己的心得。王回，是家鄉的名士，每見到常秩和他談論，總覺得缺少學問不及常秩。歐陽脩、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都稱贊薦舉他，名聲爲一時所重。

初，秩隱居，既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

起初，常秩隱居，既然不肯出來任官，世人以爲一定是求退的人。後來王安石任宰相變法，天下人紛紛反對，認爲不好，常秩在鄉里，看到所下的政令，獨以爲正確，一次徵召就出來任官。在朝廷任諫諍之官，爲侍從之臣，低頭哈腰，没有什麽建樹，名聲日益低落，爲當時人譏笑。常秩研究《春秋》，甚至指斥孫復的學説爲不近人情。他著有講解幾十篇，自稱“聖人的道理，都在這裏”。等到王安石廢《春秋》，就全部隱諱了他的學説。

常立

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内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爲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説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説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毁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税。

常立，起初被命爲天平軍推官，常秩死後，讓門人趙冲作行狀述其事迹，説：“自從常秩和王安石離開職位，天下的官吏暗中改變他們的法令，百姓受苦難，上下因循緘默，禍敗之端就此萌生，而没有人覺悟。常秩知道這樣必然失敗。”紹聖年間，蔡卞薦常立爲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説書侍講，請求用他爲崇政殿説書，得到機會被皇帝召見對答，又請求任他爲諫官。蔡卞正和章惇相勾結，曾布要排擠他們，乘機向哲宗説常立趨附蔡卞和章惇，就此揭露他的行狀之事，以爲是誹謗先帝。皇帝馬上到史院拿行狀來看，説常立不謙遜，以此責備章惇、蔡卞，章惇、蔡卞害怕，請求貶斥常立，於是黜免他爲監永州酒税。

鄧綰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考進士，禮部排名第一。稍升遷爲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任寧州通判。當時王安石受皇帝信任專權，上奏當時政事幾十條，以爲宋興起以來一百年，官員們習慣於安逸而玩忽職守，應當變更。鄧綰又上書説：“陛下得到了伊尹、吕望這樣的宰相，立青苗、免役等法，百姓無不歌舞慶祝皇上的恩澤。以我所見到的寧州看來，可知一路都如此；

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

以一路看來，可知天下都如此。的確是難得的好法，願皇帝不要因爲有反對言論而動搖要堅決實行。”他的話是諂媚王安石。他又寫書信頌文給王安石，極其巧言阿諛。

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吕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駡，綰曰：“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王安石把他推薦給神宗，使他乘驛受召對答。當時慶州有夏國進犯，鄧綰陳述對策很詳備。神宗問起王安石和吕惠卿，鄧綰都説不認識。神宗説：“王安石，是現今的古人；吕惠卿是賢人。”鄧綰退朝後見王安石，高興得像素有交誼的樣子。宰相陳升之、馮京因爲鄧綰熟悉邊境之事，正遇王安石告假齋戒，又讓他任寧州知州。鄧綰聽到後不高興，公開説：“急着召我來，就叫我回去嗎?”有人問：“你現在應當做什麽官?”答説：“不失爲館閣之職。”又問：“能不能當諫官?”答説：“正應該如此。”第二天，果然被任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他家鄉在京城的人都譏笑和駡他，鄧綰説：“笑駡由你們，好官我已當上了。”

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塈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

不久任爲同知諫院。他上獻所著的《洪範建極錫福論》，神宗説：“《洪範》，是天人關係自然的大經大法，我正想提出來施行於天下，矯正改革衆多弊端。你應當憎恨那些結爲朋黨互相勾結的人，用規諫來幫助我。”鄧綰頓首説：“我豈敢不努力實行所學之道，來奉行聖君的訓示。”第二年，升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

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綰以威衆。綰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吕公著、謝景温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爲御史。

當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等法令，都出自司農寺，所以王安石藉鄧綰而對衆人施威。鄧綰請求先在府界實行免役法，其次推廣到諸道。利州路每年費用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常收到三十萬，鄧綰説：“平均差役本是爲了使百姓富裕，而現在竟去收刮，積蓄富裕的錢財，應加以重罰。”富弼在亳州，不散放青苗錢，鄧綰要求交付官府治罪。畿輔的縣民上訴助役的辦法不利，皇帝下詔詢問可否兼行免役法和差役法，鄧綰和曾布擅自送還堂帖。中丞楊繪説從未聽説司農可以繳還奏議的，朝廷不回答。凡是吕公著、謝景温所推薦的推直官、主簿等，鄧綰全加以罷免，而引薦蔡確、唐坰爲御史。

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

五年春，升爲御史中丞。本朝舊例，臺省雜

事，未有臺雜爲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録，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

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爲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强，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爲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

安石去位，綰頗附吕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奸，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録，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還翰林學士，仍爲中丞。

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録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悦，遽自劾失

官没有升御史中丞的，皇帝特意任命他。又加爲龍圖閣待制。他上言："不久前御史被罷免時，還被任省府的職務，因爲當初選用時考察詳細，因此雖因議論不合旨意，而人才也不可遺漏。請求列出前後諫官、御史中得罪者的姓名，依次甄别録用，使他們的進退和一般官員稍有不同，那他們都想竭盡全力了。"

遼國人來清理邊境土地，在界上屯兵，聲稱要使用軍隊，於是宋兩河地區戒嚴，并且下令河北修整守城的器具。鄧綰説："這不僅没好處，而且很費財。"皇帝聽了他的話而中止。他又説："遼國假意來争土地，意圖窺測我們。去年冬天他們聚集兵馬幾個月，欲進不進自動罷休，他們的情况可以料測清楚。現在應當用强硬的對策抵禦他們，那就不會背棄兩國間的和平，和平實現了他們就不會懷疑我們，而我們就可作長遠考慮。如果先示以害怕屈服，他們也許會力争，這樣我國就會大受耻辱。"皇帝見到奏疏很嘉許。

王安石去職後，鄧綰又依附吕惠卿。等到王安石又任宰相時，鄧綰想掩蓋以前的行徑，於是揭發吕惠卿在華亭置田産的事，使吕惠卿出朝爲陳州知州。他又奏論三司使章惇幫助吕惠卿作奸邪之事，使章惇出朝任湖州知州。當初，吕惠卿和弟弟吕和卿創立手實法，鄧綰説："大凡百姓的用具，每天使用而且家家都有。現在要叫他們開列上報，那每家都有被告發的憂慮，每人都害怕隱瞞，就會手足無措了。商人流通財貨，買賣有無之物，不過是些吃用、器具、米粟、絲麻、布帛等類，有的春天時有而夏天已消耗，有的秋天貯藏着冬天已散掉，公家的賬簿，怎樣統計，其勢豈能不違犯此法？空使刁詐喜訴訟的人爲了貪賞和報私怨去互相告發，怕事怯懦的人忍受困苦等死而已。"皇帝下詔取消這法令。升鄧綰爲翰林學士，仍爲御史中丞。

鄧綰怕王安石去職後自己失勢，於是上言應録用王安石的兒子和女婿，賞賜京城第宅。皇帝把此事告訴王安石，王安石説："鄧綰爲御史應當爲國直言，却爲宰相要求恩澤，極爲傷害國體，應予黜免。"鄧綰又薦舉彭汝礪爲御史，王

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逾歲，爲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

安石不高興，立即自我彈劾提拔錯了人。皇帝認爲鄧綰居心不良，稟性奸邪，議論事情和薦舉人，不遵守本分，責爲虢州知州。過了一年，爲集賢院學士、河陽太守。元豐年間，以待制任荆南知州、陳州、陝州知州，改永興軍，改爲青州知州。他上奏説當年大豐收，一斗糧值五七錢。皇帝知道他善於討好，叫提舉官考查市價上奏。鄧綰進升龍圖閣直學士、鄧州知州。

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奸，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元祐初年，移官揚州。論者説他奸邪，改爲滁州，他未離鄧州而死，享年五十九歲。兒子鄧洵仁、鄧洵武。鄧洵仁在大觀年間任尚書右丞。

鄧洵武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

鄧洵武字子常，進士及第，任汝陽主簿。紹聖年間，哲宗召他應對，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編撰《神宗史》，議論專門偏護蔡卞，詆毁誣衊宣仁皇后尤甚，修史之禍的興起，他起了很大作用。升爲起居舍人。

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奸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

徽宗初年，改任秘書少監，不久因蔡京推薦，恢復史官職務。御史陳次升、陳師錫上奏説："鄧洵武的父親鄧綰在熙寧時以曲意諂媚王安石，神宗數責他的邪僻奸詐，現在讓鄧洵武爲太史，他豈能秉公直筆作史，發揚神宗的盛德，而不掩蓋他父親的罪惡嗎？而且他人才凡庸，學問荒謬，不配而玷污這職位。"皇帝不聽。升爲起居郎。

時韓忠彦、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

當時韓忠彦、曾布做宰相，鄧洵武因此對皇帝説："陛下是先帝的兒子，現在的宰相韓忠彦是韓琦的兒子。先帝實行新法以利民，韓琦曾經議論不好，現在韓忠彦任宰相，改變先帝的法令，這是韓忠彦繼承他父親的遺志，陛下却不能够。一定要繼承遺志遵行其事，非用蔡京不可。"蔡京在外地，皇帝没有重新用他之意，鄧洵武對皇帝説："陛下要繼行先帝之志，群臣没有相助的人。"於是作《愛莫助之圖》以上獻。這圖如《史記》的年表，排列旁行七重，分别爲左右，左邊是元豐時期，右邊是元祐時期，從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

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温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决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録》，遷吏部侍郎。

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

妖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宫，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爲中太一宫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修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

五谿蠻擾邊，即仿陝西弓箭手制，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文簡。

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

左邊記幫助繼承神宗變法的人，執政者中衹有温益一人，其餘不過三四人，像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遹等人而已。右邊記全朝輔相、公卿、百官都在其中，人數以百計。皇帝拿出來給曾布看，而揭去左邊一人的姓名。曾布請問這人是誰，皇帝説："是蔡京。鄧洵武説非用此人作宰相不可，因爲和你意見不同，所以去掉。"曾布説："鄧洵武既然和臣所見不同，臣豈敢參預議論？"第二天，皇帝改和温益商量，温益欣然願意實行，請求登記反對者，於是决意用蔡京爲相。晋升鄧洵武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録》，升爲吏部侍郎。

鄧洵武上疏説："神宗考定古制改革官制，既已正省、臺、寺、監等職，而用寄禄官來代替空名了。現今被選的七個官階中，從兩使判官到主簿、尉，有帶着安州雲夢縣知縣名義而爲河東幹當公事的，有河中司録參軍而監楚州鹽場的，有瀛州軍事推官、大名府元城縣知縣而充任濮州教授的，混亂紛雜，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應當有新名，依新名而定俸禄。"皇帝下詔命令全加更改。升爲刑部尚書，又請求對初入仕的官員兼考刑法，使他們知道辦案。崇寧三年，授爲尚書右丞，轉爲左丞、中書侍郎。

妖人張懷素之案發生，他的黨羽有和鄧洵武聯姻的，因此被出任爲隨州知州。提舉明道宫，又爲端明殿學士，亳州知州、河南府知府，召爲中太一宫使，連升爲觀文殿學士，任大名府尹。政和年間，舉行夏祭，入京侍從祭祀。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京城修國史，改爲保大軍節度使。不久，知樞密院。

五谿蠻侵擾邊界，他就仿效陝西弓箭手制度，招募邊界百姓熟知溪洞地勢的人，交給有關部門教他們作戰，鼓勵他們耕種放牧，得到能作戰的兵員近萬人以鎮撫。升爲特進，授爲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和宰相一樣。宣和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傅，謚號叫文簡。

鄧氏自從鄧綰以來，世代奸惡，而鄧洵武依附蔡京、蔡卞尤爲盡力。蔡京敗亂天下，禍亂的

自洵武起焉。

根源是從鄧洵武而起。

李定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年少時向王安石求學。進士及第，任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舉薦他，被召到京城，謁見諫官李常，李常問他說："你從南方來，百姓怎樣議論青苗法?"李定說："百姓認爲便利，没有不高興的。"李常說："整個朝廷正都争論這事，你不要說這話。"李定就去告訴王安石，并且說："我李定衹知根據事實來講，不知道京城裏竟不允許。"王安石大喜，對他說："你將見到皇帝，何不對皇帝講。"立即舉薦他去見皇帝對答。神宗問他青苗法的事，他的回答和前次一樣，於是那些說新法不好的，皇帝都不聽。命令李定知諫院，宰相說以前没有由州縣官直接爲諫官之例，便改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都被罷官。

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説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御史陳薦上疏説："李定近來任涇縣主簿時，聽説庶母仇氏死去，隱瞞不服喪。"皇帝下詔江東、淮、浙轉運使詢問狀況，上奏説："李定曾以父親年老，要求回家侍養，没有説爲親生母親服喪。"李定自己辯解説，實在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所以疑慮不敢服喪，而以侍養爲由要求解職。曾公亮認爲李定應當追補服喪，王安石竭力支持李定，李定就改爲崇政殿説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説，不應用不孝的人在講經之地任職，連同論及王安石的錯誤，上奏章六七次，王安石又對皇帝要求罷免這二人。李定自己也不能安心，請求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明州知州。

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黄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

元豐初年，被召爲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升爲知制誥，任御史中丞。他彈劾蘇軾的《湖州謝上表》，摘出其中的話指爲誹謗皇帝。并奏論蘇軾自從熙寧以來，所作文章，毁謗皇上，交通外戚。逮捕到御史臺監獄徹底審查。遇上大赦，但他彈劾不休，把蘇軾流放黄州。由於李定自己審理蘇軾案，其勢不可挽回。一天，他在崇

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

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

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政殿門外對同僚説："蘇軾是奇才。"人們都不敢答話。

他請求恢復御史糾察六案之職，連同對各路監司也可以稽查，皇帝聽從其言。彗星在東方出現，皇帝爲此求直言，太史説將有兵變，皇帝命令宦官去視察衛士們的伙食。李定説一頓飯不足以施恩，却足以引起小人之心，就罷休了。有人建議廢除明堂祭典，皇帝以此詢問李定。李定説："三年一次郊祭或明堂祭祀，從祖宗以來，從未改變。誰説這話，請求治他狂妄之罪。"皇帝説："聽你這一説就够了。"升爲翰林學士。因論府界養馬事不合事實，罷爲河陽府知府。任南京留守，又被召爲户部侍郎。哲宗即位，以龍圖閣學士爲青州知州，移爲江寧府知府。言官争着揭發他以前的過失，又貶官到滁州。元祐二年，死去。

李定對宗族的人有恩，分出財産救濟資助，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得到授子孫官的機會，先給哥哥的兒子。他死的時候，幾個兒子還是平民。因爲他依附王安石驟然得到了好官職，又陷害蘇軾，所以公論討厭他，他不孝的名聲就此盛傳。

舒亶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録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

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爲功。加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禮部考試得第一名，調任臨海尉。有個百姓喝醉了酒追駡他後母，一直駡到舒亶面前，舒亶下令抓住他，他不服，舒亶就自己起來把他殺了，自己彈劾而去。王安石執政，聽説此事而贊賞他，御史張商英也稱贊他的才能，用他爲審官院主簿。出使熙河路搜查隱瞞的田畝，有成績，升爲奉禮郎。鄭俠既已貶官，又被追捕，舒亶奉命去抓他，在陳州遇到鄭俠。他搜查鄭俠的箱子，得到所抄録的名臣諫章草稿，有講到新法和親戚朋友間來往信件，全部按姓名查辦，把鄭俠流放到嶺南，馮京、王安國等都因此獲罪。舒亶擢爲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

元豐初年，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賄賂，事情被發覺後，舒亶奉詔令去查辦，凡供詞稍稍涉及的人，都被株連審問，以多涉及人爲自

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説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

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婿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税。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逾月，爲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

亶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録其事目。今違法不録，既案奏，乃諉以發放歷爲録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録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厨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吴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録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余年，始復通直郎。

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爲布衣交。年未冠，

己的功勞。加集賢校理。他和李定一起彈劾蘇軾作歌詩譏刺毀謗時政。舒亶又説："王詵等人公開結成朋黨，像盛僑、周邠自然不足提及，但如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都略能論説先王之言，而心思如此，可以放着不殺嗎?"皇帝覺得他的話太過分，僅貶黜蘇軾、王詵，而處以司馬光等罰銅。

不久，同修起居注，改爲知諫院。張商英任中書檢正，送手帖給舒亶，讓他審閲女婿的文章。舒亶全部告訴皇帝，説張商英是宰相一類大官而去請托諫官，因此貶爲監江陵税。當初，舒亶因張商英舉薦得到任用；到這時，他反而陷害張商英。進升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越級升任給事中、代理直學士院。過了一個月，任御史中丞。檢舉彈劾人多有私心，氣焰逼人，見到他的人無不側目而視，他惟獨害怕王安禮。

舒亶在翰林院，所受厨錢超過法定之數，三省將此事奏聞皇帝，事情被交付大理寺審理。當初，舒亶上言説尚書省凡奏鈔法應當有賬簿，記録其開支項目。現在違法不記賬，既被審查，就任意把發放的賬當作記事賬上交，舒亶以爲是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御史臺受理簿籍來查驗，也没有這些記載，舒亶於是夾雜其他公文送尚書省，於是執政又揭發他的欺詐。大理寺審問厨錢的事，認爲舒亶是誤取。法官吴處厚駁回此説，御史楊畏説舒亶所接受的文書簿籍都在，没有不承認之理。皇帝説："舒亶自己掌管錢財而貪贓，情節雖輕而於法爲重；假作賬目，情節重而於法爲輕。他身爲執法之官，而虚詐欺妄至此，豈能放着不管!"命令追奪官秩兩級勒令停職。舒亶連年興起案獄，喜歡以似是而非之事排擠打擊士大夫，雖因小罪被廢職，但遠近的人都稱快。過了十多年，纔復職爲通直郎。

崇寧初年，爲南康軍知軍。辰溪蠻叛亂，蔡京派他出任荆南知府，以開拓邊境之功，由直龍圖閣進升待制。第二年，死去，追贈爲直學士。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年少時和范鎮、何郯爲布衣之交。他不到二十歲時，參加朝

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

廷考試，没有考中。范鎮、何郯已顯貴，蹇周輔纔被特奏名，再次考中進士，任宜賓、石門二縣知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他善於審訊案件，追查細微曲折之事，都能用智謀得到實情。曾經有件經皇帝下詔要查的案件，情節涉及掖庭掌寶侍史，其他官署接連幾個月不能判决，於是叫蹇周輔去辦。蹇周輔料知不能用追捕的辦法，奏請把主要供辭給主管者看然後去詰問折服掖庭掌寶侍史，當時人認爲這做法得體。治理李逢案完畢後，臺中各官一起訊問案犯并無不同的供詞，神宗稱贊蹇周輔能幹，升爲開封府推官，出京爲淮南轉運副使。盜匪廖恩在福建結聚黨徒，殺害兵士和官吏甚多，就改派蹇周輔爲福建轉運使，監督諸將去討伐，廖恩就投降了。

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修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户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决。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和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

元豐初年，沿用唐代制度，將各官署所辦案獄都歸到大理寺處理，改任蹇周輔爲大理寺少卿，升三司度支副使。在此以前，湖南照例食用淮鹽，蹇周輔開始請求運廣鹽幾百萬石，分别在郴州、全州和道州出售；又將淮鹽增額分配到潭州、衡州等地，湖南百姓貧困愁苦，此法既行，就歸度支掌管。蹇周輔以集賢殿修撰任河北都轉運使，進爲寶文閣待制，被召爲户部侍郎、開封府知府，公事多數未辦好。又被授中書舍人，還未接受，就改爲刑部侍郎。元祐初年，言官揭發他立江西、福建鹽法，聚斂錢財行爲欺妄，損官府而擾百姓，罷爲和州知州。遷廬州。死去，享年六十六歲。

周輔强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核，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蹇周輔博聞强學，善於做文章，神宗曾叫他作《答高麗書》，屢次稱好。他執法苛刻嚴峻，所以到老而獲罪。兒子蹇序辰。

蹇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廣西常平。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并祗命遠方，家無所托，蘄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

蹇序辰字授之，進士及第後幾年，以泗州推官主管廣西常平事務。當時蹇周輔剛任福建轉運使，上奏説父子二人都奉命到遠地，家裏没有可依托的，請求改一個較近的地方。就改爲京西，不久提舉江西常平，繼續實行他父親的鹽法。任監察御史，升爲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即位，改爲司封員外郎。蹇周輔得罪，是因爲蹇序辰造成了他的罪過，因此被貶爲簽書廬州判官。

東刑獄。

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宫，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脱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黄州。閲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

重新起用爲楚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

紹聖年間，升爲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他上疏説："朝廷日前追貶司馬光等人的奸惡，明正其罪罰，以告訴朝廷内外。他們變亂朝廷法制，改變廢除國家法令，毁謗先朝，輕視太后和皇帝，觀察其行事及言論，罪狀事實很明顯。然而他們的踪迹秘密深藏，包藏禍心，前後已有八年之久，有些情節已不可稽查。他們的章表奏疏等文牘，散在有關官署，如果不彙集而編輯起來收藏，年久了必然散佚。請求把奸臣們的言行，按他們原在機構加以編類，編入一帙，放在官府中，用來作爲後代的大警戒。"於是命令蹇序辰和徐鐸來編類。因此正直官員的災禍，就無一人幸免。升爲禮部尚書，和安惇一起審閲當時的公文。因出使遼國行爲不端，被貶爲黄州知州。過了四個月，出任龍圖閣待制、揚州知州。

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并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樂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盗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傅會，深文刻核，似其父云。

徽宗即位，中書上奏説蹇序辰分類編元祐時奏章文牘，牽强附會，妄説别人是誹謗皇上。皇帝下詔把他和安惇都除去名籍勒令停職，放歸家鄉。蔡京任宰相後，又任刑部、禮部侍郎，任翰林學士，進爲翰林承旨。有人説他在先帝國喪期間聽音樂的事，降黜爲汝州知州。二年後，移爲蘇州知州。因縱容所轄地百姓盗鑄錢，貶爲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處分。又因任蘇州知州時以天寧節和他父親的忌日是同一天，擅自在前一天設宴，到了節日不設音樂，被移到永州。遇上大赦，復官爲中奉大夫，就死去。蹇序辰也能作文，善於附會，執法苛刻，和他父親相類似。

徐鐸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摭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争不可，之奇爲從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年間考中進士第一名，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年，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把元祐間諸大臣的章奏文牘及行事情狀分類編輯成帙，皇帝下詔讓徐鐸和他一起主持其事。凡一時間所施行的文書，都被摘取附會，毫無遺漏。升爲禮部侍郎。徐鐸雖説掌封駁之事，而當時凡是給事中不願審閲簽字的文件，都叫他代辦。貢院中查獲應舉者挾帶書籍，開封尹蔣之奇將要處以勞役罪，徐鐸争執

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爲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爲無所執持，乃止。

以爲不可，蔣之奇就從輕處理。處理既已上報中書省，章惇發怒，罰了府中吏員，應舉人竟因此受刑，徐鐸不敢再説話，衆人傳爲笑談。後來朝廷曾擬議他任御史中丞，有人提出這件事以爲他不能堅持主張，因此作罷。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歿名臣，横罹竄斥，序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爲九室。議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徽宗即位，徐鐸以龍圖閣待制任青州知州。御史中丞豐稷論列徐鐸分類編輯名臣事狀，大抵看章惇的好惡來掌握輕重，當時在世和已故的名臣，横遭流竄貶斥，蹇序辰已免官回鄉，徐鐸的罪不在他之下。皇帝下詔徐鐸罷官爲湖州知州。崇寧年間，任禮部尚書。當時正在議論宗廟制度，徐鐸請求增加爲九個祭室。議論者懷疑已經立廟的皇帝神位不可祔祭，徐鐸説："唐朝獻祖、中宗、代宗和本朝的僖祖，都曾建廟後祔祭。現在應當保存宣祖廟中的神位，恢復翼祖廟中的神位，無不合於禮。"皇帝聽從了。進爲吏部尚書，死去。

論曰：士學不爲己，而俯仰隨時，如挈皋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雁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并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論曰：士人求學不是爲了自己，而隨着時勢進退，好像拿着虎皮坐在井上，要求他立於朝廷而不屈，是不可能的。常秩在嘉祐、治平時期，三次推辭朝廷用羔雁等禮品來徵聘，好像是能以隱居以求實現他志向的人。到了王安石當政，一召就來了，多年苟合取容，并没有提出一條好的建議，而竊居了貴顯的官位。至於李定的黨附王安石，舒亶的行爲險惡，應當爲世人所指名斥責。鄧綰和蹇周輔二家，父子兩代同惡相濟，而蹇序辰編纂分類整理事狀，使元祐名臣受害，忠義之士，被他一掃而空，以致引起靖康之禍，豈能不嘆息嗎。

王廣淵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千卷，仁宗喜之，以知舒州，留不行。

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年間，上獻他家藏曾祖王明的文集，皇帝下詔給王明後代以官，王廣淵讓給他弟弟王廣廉，而自己以考中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所存檔案。編定宋歷代皇帝御撰書千卷，仁宗嘉獎他，任爲舒州知州，留京未去。

英宗爲太子時，王廣淵得以親近，上獻他所

爲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托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爲群牧、三司户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潜之義，剛内以自强，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

作文章，等到英宗即位，任爲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説：“漢朝的衛綰不侍奉太子飲酒，所以景帝待他優厚。後周張美私自把公家的錢給周世宗使用，所以世宗看不起他。王廣淵交結權貴追逐勢利，當世的人没有可和他相比的，仁宗時，私自托身於陛下，這難道是忠臣嗎？現在應當治他的罪，反而賞他，這怎能激勵大臣的節操？”皇帝不聽，用王廣淵爲群牧、三司户部判官，并從容地對他説：“朕在《洪範》中體會到高明深微的道理，内心要剛硬以求自强，外表要柔和以待人接物，做君主的要求，不外乎這些。你給我寫在欽明殿的屏風上，以便我觀看自省，這不是像開元時的《無逸圖》那樣嗎。”加官爲直龍圖閣。皇帝有病，朝廷内外都憂慮疑惑，睡覺吃飯都不安心，皇帝親自寫詔書告諭王廣淵説：“我的疾病已稍好了。”王廣淵把這消息告訴了衆人。

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内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吕公著摭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

神宗即位，言官彈劾他泄露宫中的語言，出朝爲齊州知州，改任京東轉運使，得准在中書省内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堅持説不能這樣做，作罷。王廣淵因爲春天農事正忙而百姓困乏，大户人家得以乘人之危謀利，請求留本路的錢帛五十萬，借貸給貧民，一年可獲利息二十五萬，朝廷接受了這建議。他的做法和青苗錢法相符合，王安石便認爲可用，把他召到京城。御史中丞吕公著摘取他舊時劣迹，因此復爲原官。程顥、李常又説到他的强行攤派聚斂錢財，迎合朝廷意旨而使百姓困苦。此時正逢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發青苗錢的章奏剛到，王安石説：“王廣淵竭力主張新法而遭到彈劾，劉庠故意破壞新法而不加追問，辦事如此，人們哪能無所偏向？”所以程顥和李常的話未得實行。王廣淵移爲河東轉運使，升爲寶文閣待制、慶州知州。

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吴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潜遣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盗發所部，削兩秩。二

宣撫使起兵侵入夏國境界，發檄文到慶州命令會師。正在分配盔甲，卒長吴逵率衆作亂，王廣淵急忙召集五營兵抵禦。吴逵領着二千人破關而出，王廣淵派部將姚兕、林廣追擊，收降了吴逵所領的衆兵。柔遠三都的戍兵想響應叛軍，未成，王廣淵假意慰勞他們，叫他們回去戍守，暗中派兵從旁的道路邀擊，把他們都殺了。但他還

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

是因爲叛亂起自他的部下，被削去兩級。二年，進爲龍圖閣直學士、渭州知州。

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史輩，至於濮宫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王廣淵小有才能而善於趨附，他所徵辟提拔的大抵不得其人。皇帝對執政説："王廣淵上奏薦舉的佐吏，不是貴家子弟，就是胥吏等輩，至於濮王宫的書吏也參預選拔，因爲這些人和當時的君主公卿相好。一路官吏不少，放着不用，却用這些人，豈不誤了朝廷的事？已經下詔書嚴責，你們應當寫信告誡他。"死去，享年六十歲，追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年，皇帝下詔因爲他被先帝恩遇之故，他的弟弟王臨從皇城使升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他的兒子王得君賜進士出身。

王臨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换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

王臨字大觀，也是進士出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年，契丹派使者來到，朝廷論議對答未決，王臨説："契丹正遭饑荒，能做什麽？但依照《春秋》之道在答應給予他們什麽時，不可以不謹慎。他們曾經求馴象，可以拒絶而未拒絶；曾經求樂章，可以給而不給，兩事都失當。現在突然派使者來，可能要求皇帝的畫像，皇帝的畫像難道能給嗎？"朝廷認爲他的議論好。治平年間，下詔求懂軍事策略的人，王臨因近臣的薦舉，從屯田員外郎换爲崇儀使、知順安軍，改爲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奏防禦戰備的策略幾十條，大略都是交給地方權力自治的辦法。

契丹刺兩輸人爲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爲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爲户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契丹把邊界上向兩方輸税的人刺面爲義軍，這些人有幾萬人逃來歸附宋朝。有人要求把他們遣送回去，王臨説："他們來歸附我們而把他們遣返，一定會作亂，不如安撫他們。"皇帝下詔聽從他的請求，從此來的人更多，契丹後悔計策失誤。升爲安撫副使，歷任知涇鄜州、知廣信安肅軍。召入對問，恢復文官，任齊州、滄州、荆南知州，入朝爲户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爲廣州府、河中府知府，去世。

王陶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進士及第，官至太常丞時遭到父喪。王陶因爲登朝做官在皇帝舉行郊祀之後，所以恩澤并未施及雙親，要求交還所升遷的官，乞求追贈其父。皇帝下詔特加允

子中允。

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宫爲盗，有司引疏决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爲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黄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今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吕誨等。"

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交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爲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爲奸利附托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鋭爲此舉，中外摇摇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内民庶，謂陛下始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奸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對，仁宗曰："今當别與一名目。"既而韓琦决策，遂立爲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詹事。

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

許，等服喪完畢，授爲太子中允。

嘉祐初年，任監察御史裏行。有個衛兵進入延福宫偷盗，有關官吏引用皇帝恩命降低他的罪。王陶説："禁省中法令甚嚴，不應當用外面降低罪名的辦法相比附。"於是把盗犯流放到海島，主管者都受罰。有宦官領煉丹人進入宫中，王陶説："漢、唐的方士，名義上以煉黄金、增加年壽來迷惑君主的，後來都受殺戮。請把他趕出宫。"陳升之任樞密副使，王陶議論其不當之處，陳升之被調出京，王陶也出朝爲衛州知州，改蔡州。第二年，又召他爲右正言。王陶説："我和四個人一起出京補州官，現在僅兩人被召回，請把唐介、吕誨等一起召回。"

英宗掌管宗正寺，過了一年未到職。王陶上疏説："自從至和年間皇帝身體欠安之後，天下人都熱切盼望，怕没有寄托，所以紛紛上章奏疏，請求早日選擇宗室裏親近而賢良的人，以立嗣君，危言懇切之語，可以感動天和人。那些發這種言論的人，難道都是懷着不忠不孝、謀奸利以依附别人的人嗎？他們是從最誠懇的心情出發，考慮宗廟社稷的永久大計而已。陛下順着百姓的願望而安定人心，所以親自發出恩德詔書，果决地作出這一决定，朝廷内外動摇的人心，立即就安定了。此後受到讒言而事情停留不决，豈免使人憂慮和懷疑？流言有的説事情由於妃子、宦官圖苟安，聖上的意志因此困惑。婦女和近侍，豈知道遠大的考慮？臣恐怕海内的百姓，説陛下開始時順天意民心來作决定，現在聽了左右求苟安的言論而懷疑此事，使遠近的奸邪者得以窺測間隙，豈不可惜！"因此請求面對奏事，仁宗説："現在應當另外給一個名目。"後來韓琦决策，立英宗爲太子。英宗即位，王陶加官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爲龍圖閣學士、永興軍知軍，召爲太子詹事。

神宗即位，升爲樞密直學士，任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爲陝西宣撫使，皇帝下詔令他還京城。王陶説："韓琦安排郭逵在中書省和樞密院二府中，甚至用太祖舊例，出兵時挾制君主，

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爲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奬拔。帝初臨御，頗不悦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吕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宫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

韓琦必定有奸邪的話來迷惑皇帝的聖德。請求罷免郭逵爲渭州知州。"皇帝説："郭逵是先帝所任用，現在無罪而罷黜他，這是表示先帝用人的過失，不可以這樣。"王陶既没有達到目的，就以韓琦不押文德殿的常朝班來彈劾他。王陶起初被韓琦所賞識，很快就加以奬勵提拔。神宗剛親自當政，對執政大臣專權很不高興，王陶預料必然要更换大臣，想給自己謀求重要官職，所以視韓琦如仇敵，竭力攻擊他，韓琦閉門待罪。神宗調王陶爲翰林學士，不久出朝爲陳州知州，入京爲權三司使。吕公著説他反覆無常不可重用，於是又以侍讀學士爲蔡州知州，歷任河南府、許汝陳三州，因爲是東宫的舊臣加觀文殿學士。皇帝最後看不起他的爲人，不再任用。元豐三年，死去，年六十一，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文恪。

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刬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

王陶未做官時很窮，住在京城裏教小學。他的朋友姜愚性情豪放樂於施捨，有一天下大雪，他想到王陶的母親受凍餓，扛一把鐵鍬鏟雪，走了二十里地去訪問王陶。當時王陶母子正忍凍坐着，太陽已很高還没有做飯。姜愚趕快出去脱下所穿錦裘，典當了錢買酒肉、柴炭，和他們一起烤火吃飯，又拿出幾百千錢給王陶完婚。王陶既已貴顯，任洛陽太守，姜愚年老而且喪明，從衛州新鄉去拜訪他，意謂王陶必定想念舊情而哀憐自己。王陶對他很冷漠，僅拿出一尊酒來而已。姜愚大失所望，回去後就病死了。聽到此事者都鄙視王陶的爲人。

王子韶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吕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還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爲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進士及第，因爲他還不到成年所以衹能等候選用，他就重游太學，過了很久方得調任。王安石把他引薦進條例司，升爲監察御史裏行，出京去審查明州苗振案件。王安石討厭祖無擇，王子韶迎合王安石，揭發了祖無擇在杭州時的事，從京城裏逮捕對案，而把苗振案交給張載去辦，祖無擇從此被廢棄。御史中丞吕公著等議論新法，御史臺官員都被罷官。王子韶出朝爲上元縣知縣，升爲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彈劾他不葬父母，貶爲高郵縣知縣。又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進京見皇帝對答，神

資善堂修定《説文》官。官制行，爲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

宗和他談論字學，留他爲資善堂修定《説文》官。官制實行後，任禮部員外郎，因進部誤期，改爲庫部。

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内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搢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爲秘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秘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録元祐中所上疏稿聞于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元祐年間，歷任吏部郎中、衛尉少卿，升太常諫官。劉安世説："熙寧初年，士大夫中流傳有'十鑽'之名，王子韶是'衙内鑽'，指他交結顯要人物子弟，像刀鑽一様鋭利。他又以嚴法陷害祖無擇，正直的士大夫都鄙視此人，難道能讓他玷污禮樂之地！"改爲衛尉卿。劉安世又説："七寺正卿班行在少常以上，因彈劾别人而得到越級升官，這是開啓僥幸求進之路。"於是出朝爲滄州知州。入京爲秘書少監，迎接和陪伴遼國使者，對部下很苛刻，軍中小吏喝醉了酒用刀刺傷了王子韶和他的兒子。他又出朝任濟州知州，上奏請追贈恢復先烈官以爲後代法令，又被召爲太常少卿，進爲秘書監，爲集賢殿修撰、明州知州，去世。崇寧二年，他兒子王相編録王子韶在元祐年間所上的奏疏草稿進呈朝廷，皇帝下詔追贈王子韶爲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推舉爲童子科，賞賜出身，又進士考試及第。元豐年間，因蔡確舉薦，任爲御史裏行。他就和李定、舒亶議論蘇軾案件，得到五品官服，在三班院領銜。適逢正御史要監察六種職務，何正臣説："有幸能在進言之路任職，就應該以分辨官員的清濁爲職責，不宜兼管其他部門。"神宗很贊成，因此把御史兼局全部罷去，而何正臣也免去三班，加爲直集賢院，擢升爲侍御史掌管雜事。

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爲吏部侍郎。逾年，嫚於奉職，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

韓存寶征討瀘夷無功，朝廷命令何正臣審理其罪，何正臣以韓存寶逗留阻撓之罪殺了他。還京，被任爲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成立後任吏部侍郎。過了一年，奉職怠慢，吏部銓選自相矛盾，此事被奏聞，他以制定法令未完善來辯解。王安禮説："法令有不妥善處，掌管的官員應請求修改，豈能反把罪過歸於法令？"於是讓何正臣出京任潭州知州。當時下詔各州縣允許百姓以家産换鹽，官吏們有的推行失去詔書本意。何正臣上奏陳述其害處，説這無益於百姓，

郎、知宣州，卒。

也不足以幫助國家財政，就停止此事，百姓認爲他的做法好。後來又歷任刑部侍郎、宣州知州，去世。

陳繹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録檢討官。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進士考試及第，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校定《前漢書》，服母喪，皇帝下詔讓他在家裏校刊。英宗臨朝理政深沉静默，陳繹上獻五箴，即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案件有情理和法律相抵觸的，他就自己審判定罪。有人認爲刑部官員僅能評定是否，不應當自己審判定罪。陳繹説："執掌法律應當求公允，心裏知道用刑有失誤，豈能坐視不問？"因此對案件多有平反的。皇帝稱贊他的學問，以他爲實録檢討官。

神宗立，爲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决。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盗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神宗即位，任陝西轉運副使，又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被授爲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爲鄧州知州。陳繹對家内事不能嚴肅整治，兒子和兒媳在一個晚上都死於卒兵之手，他仍很傲慢没有慚愧之色。召爲知通進、銀臺司，皇帝對輔佐大臣説："陳繹論奏事情不避權貴。"命令他權開封府。當時開封府的獄案稍有疑慮不决的，就請示朝廷；陳繹去時，特别允許他自行處理。過了許久，回翰林院，仍兼管開封府事。他處理司農寺小吏盗竊庫錢的事還未結案，中書檢正張諤被派判司農寺事，怕有失察，用帖來詰問稽留未决原因，陳繹派吏人把已成案牘給張諤看。言官説他包庇屬官，縱容有罪之人，因此出朝爲滁州知州。遇上郊祭的恩典，復爲知制誥，言官又議論其事，於是陳繹得爲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當爲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

元豐初年，爲廣州知州。庫中有檀香佛像，陳繹用木製的替换。事情被發覺，有關機構定其罪爲從公物中謀利。皇帝説："這樣就成了敬佛却獲重罪了。"當時陳繹已加官龍圖閣待制、江寧府知府，於是貶到建昌軍，奪其職名。後來又爲太中大夫後死去，時年六十八歲。

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顔回"。

陳繹處理政務專事摧抑豪門黨羽，而行爲和外表不一致，晚年裝出一副敦厚質樸的樣子，好事的人稱他爲"熱熟顔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并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代，因爲親近而在英宗尚未即位時向他進獻文章，本已有竊取功名的用心，是臣子中的不忠者，雖在侍從之列，有什麼可稱道的！王陶起初被韓琦所賞識，任御史時，很能評論當時的政事。等做了御史中丞，則趨附皇帝的心思，像仇敵一樣攻擊韓琦，想使自己取得要官。他忘了姜愚在做平民時的交誼，更不足責了。王子韶的陷害祖無擇，何正臣的貶低蘇軾，都是小人的盜名欺世。陳繹求合當權者心意，固然不足道，但他對很多案獄能加平反，可惜對家屬管束不嚴，使廉耻都喪失了，他雖然通曉吏事，又有什麼可取之處。

宋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顓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琦　杜純（弟）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顓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顓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考進士，得到同學究出身。官至衛尉丞，獻上他的文章，於是賜給進士及第，提拔爲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任顓說："毁五個錢鑄成一個，而一個錢可當十個使用，恐怕犯禁私鑄的人多。"終於如他所說。

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册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西夏人求和，派使者要求十一件事，甚至要去掉稱臣而稱子。任顓負責陪伴使者，對這一切都曉以大義，令使者無辭對答而去。西夏再次派使者來要求自主買賣，且求允許青鹽流通，增加宋每年對夏的賞賜。皇帝下詔允許設售鹽專賣場，這些辦法大多出於任顓的建議。出京任京西轉運使，到京城上奏賬目。西夏國主元昊被部下所殺，派楊守素來報喪。楊守素，就是當初給元昊出主意不稱臣、交還賞賜的符節的人，仁宗記得任顓曾經折服過西夏的使節，又叫他負責陪伴使者。任顓問楊守素關於他君主死去的原因，楊守素無法回答，直到回去，不敢放肆。任顓改任爲鳳翔府知府。皇帝對宰輔大臣講，任顓應留朝廷以備委派任務，於是留任判三司憑由司。委派爲赴西夏册封諒祚爲國主的册禮使，他收集西夏的風土物産、山川、道里、出入攻取的險要情況，作《治戎精要》三篇上奏。

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顓

任顓進升直史館，升爲河東轉運使。皇帝曾經把宫中庫藏金帛賞賜河北，也想給河東。任顓

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顓爲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

辭謝說：“受委任來掌管財用，而先有請求，臣不敢受。”任顓任轉運使，每視察所轄區域，一定要選擇部下中賢能的人一名跟他一起去，凡事都和此人商議，從不帶胥吏們跟隨，百姓樂於受他治理。入京任鹽鐵副使，升爲天章閣待制。

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户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儂智高侵犯嶺外，朝廷以任顓爲潭州知州。宣撫司因爲宣毅兵有功，發檄文補他爲軍校，任顓觀察此人臉色有變動，說：“此人必有别的心思。”抓了他審訊，此人承認是給儂賊做內應的。於是搜查他的家，得到他所記録的潭州情況頗爲詳悉，就把此人斬首示衆。皇帝下詔褒獎，賞賜銀五百兩，進爲龍圖閣直學士、渭州知州。因爲在潭州時賤買死去商人的珍珠，降爲待制。當時四路都上告西夏侵犯邊境，獨渭州没有奏報，朝廷懷疑任顓在邊界上偵察不嚴密，任顓竭力説没有憂慮，皇帝派人去察看，確實如此。於是恢復龍圖閣直學士，改爲徐州知州，以太子賓客告老退休。積累資歷得官至户部侍郎，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李參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籺，所活數萬。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因恩蔭爲鹽山縣知縣。遇到荒年，告諭富有人家拿出糧食，平價售給百姓，有貧窮買不起的，就發給酒糟和糧食的粗屑，所存活的有幾萬人。

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税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

李參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污不法，轉運使命令李參審問，得知其事實，夏守恩被貶官死去。任荆門軍知軍，荆門每年夏天砍竹子，和賦税一起送荆南造船，積壓久了竹子大多蠹朽不能使用，牙校們破了產也賠不起。李參請求改爲冬天砍伐竹子，估量其費用以供給，其餘的招募商人和他們買賣，就除了這個害。

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粮。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

歷任興元府知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他所管轄的地方有很多戍守的士兵，常以糧少爲苦。李參審查其短少之數，讓百姓自己估量麥子和粟米的剩餘，先借錢給他們，等糧食成熟後償還官府，號稱“青苗錢”。經過幾年後，倉庫中有多餘的糧食。熙寧年間的青苗法，實萌芽於此。

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輦錢邊

朝廷憂慮邊防費用更大，李參建議運錢到邊

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决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

界諸州，以平價買進糧食，暫時停止入中法。等他離職時，節省專買錢以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他和安撫使郭申錫視察决口的黄河，議論不合；又和真定府的呂溱關係不好，兩人都得罪，李參移爲河東轉運使，又知荆南。

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

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説："李參做主管財政的官，外任官員將會附和他的作風去搜括天下的財貨，天下的百姓將困乏了。"於是改爲群牧使。皇帝下詔叫王安石、王陶設局規劃國家開支，李參説："設官各有其職，臣如果不稱職，應當罷免。不然的話，請求撤銷此局。"朝廷接受了這意見。

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黄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閲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

治平初年，李參加官爲集賢院學士、瀛州知州，賞賜他黄金一百兩，任帥臣者受賞賜是從李參開始的。再升爲樞密直學士、秦州知州。蕃人酋長藥家族作亂，李參加以討伐平定，得到良田五百頃，用來招募弓箭手。在鎮守地過了一年，從未有邊界衝突上奏。英宗派人問其原因，回答説："守將在邊界上，衹求没有事端發生而已，不敢胡亂地用武給君主帶來憂慮。"因病免去邊境官職，判西京御史臺，又起用爲曹、濮二州知州。神宗久已知道他的才能，把他的名字寫在殿柱上。用他爲知永興軍，未到任，去世，年七十四。

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奸伏，不假貸，事至即决，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李參没有學術，但剛强果斷嚴厲苛刻，喜歡揭發隱藏的奸邪，從不寬貸，事情一到手就辦，雖是簿書中的小事也不遺漏，當時稱爲能幹的官員。

郭申錫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晋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己説是唐朝代公郭元振的後人。進士及第，任晋陵尉。有百姓上訴説弟弟被人所殺，郭申錫察看他臉色恐懼而哭得不悲哀，説："我抓到了凶手，不就是你嗎？"逮捕此人訊問，果然是這樣。過了好久，任博州知州。州中兵士出去戍守，有人想脅迫衆人作亂，郭申錫殺了一人，對二人處以臉上刺字的刑罰，得以平定。事情上奏朝廷，仁宗説："小官辦事能如此，豈是容易得到的？"馬上用他爲御

鞫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還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

史臺推直官。多次上疏議論政事，大臣們感到不便。他到慶州審問獄案。京東的盜賊抓走了濮州通判井淵，於是調郭申錫爲濮州知州，未滿一個月，就捉到全部凶手，殺了示衆。

召爲侍御史，遂知雜事。張貴妃追册、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

召爲侍御史，就任知雜事。張貴妃死後追行册封、起修園陵，張堯佐爲節度使兼侍中，陳執中的寵妾殺害婢女，余靖說胡恢有醜惡行爲，高若訥說范祥開啓邊境衝突，郭申錫都加以彈劾。他屢次譏斥權貴幸臣無所顧忌，皇帝對他說："近世的士大夫，在没有顯達以前，喜歡指摘時政，等到被進用以後就不這樣了，這是靠説話求進升罷了，你不要這樣做。"

諜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决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

間諜報告説契丹派使者前來，朝廷命令郭申錫體察情況安撫河北，還京任鹽鐵副使。考察黄河决口，因控告李參失實，貶爲濠州知州。皇帝公開張榜在朝堂上，説郭申錫欺妄誣陷，以警告在位官吏。不久加直史館、江寧府知府，再爲鹽鐵副使，進爲天章閣待制、鄧州知州、河中府知府。

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棕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种諤攻取綏州，郭申錫説："邊患將要從此開始。"等到諒祚死去，郭申錫要求捐棄以前的仇恨，允許諒祚之子襲爵，并且説："遼、夏二國依賴歲幣很豐厚，破壞和平難道對他們有利，一定有辦法招致和平。衹要有大將鎮守邊境，不去邀功生事，就好了。"著作《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告老退休，去世，年七十七。

傅求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毁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絶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及第，爲泗州通判。淮水泛濫，冲壞城墻。朝廷派中使監督修築，渡過淮水取土，路遠，估計用兵丁六十萬工。傅求考察汴堤旁有高土堆，鏟平所得土，用往返空船運載，所省工費將近一半。

徙大名府，府守吕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彦博上其狀，進

移官大名府，知府吕夷簡把政事委托給他。吕夷簡入朝任宰相，舉薦其才能，擢升爲宿州知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任梓州路轉運使。僚族侵犯合江，鈐轄司合兵進擊，傅求趕到出事地點查問情況，乃是縣吏冒取了播州的田地，所以僚人恐懼而叛亂。傅求就把吏員臉上刺字流放在嶺南，夷人聽到後，就散去了。益州長官文彦博

秩，徙陝西。

上奏其事，朝廷給傅求進官秩，并移官陝西。

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産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户部副使。

關中使用以一當十的鐵錢，民間私鑄者不可勝計，傅求請求改變辦法。當時州縣已發放二百八十萬緡，趕快下令改爲以一當三。百姓意料不及，破産失業，不少人上吊而死，但私鑄從此停止。自從康定年間用兵以後，把稅收移輸邊地，民力大爲困乏。傅求下令僅輸向本州，而運錢以供邊地糴糧，百姓受到恩惠，而軍隊的糧食亦得以充足。召爲户部副使。

隴右蕃酋蘭氊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户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久，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强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

隴右蕃族酋長蘭氊獻納古渭州地，秦州知州范祥接受，請求修繕城堡屯駐軍隊，又搜查熟户的田地，那些羌人留戀田地，相率叛變。夏國人久已想得到渭州地，發公文來索取。接任范祥的張昇以爲范祥是貪利在邊境造成事端，請求放棄這片土地。皇帝下詔叫傅求去視察，傅求認爲城已經完工，而且既已取得而又放棄，不是揚國威的辦法。於是告諭羌族人，還他們田地，回答夏國説渭州不是他們所有，不應索取，劃定了這裏的疆界而還京，軍事行動就停止了。升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官龍圖閣直學士、慶州知州。

環之定邊寨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携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寨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

環州的定邊寨蕃族官員蘇恩，因爲小的過失疑懼而逃亡，將領和佐吏們商議加以討伐。涇原已出兵到邊境上，傅求認爲蘇恩本來不是懷有貳心的人，如果出兵打他，必然引起邊患。僅派裨將率領十幾個兵到他帳幕中去，用禍福開導他，蘇恩感動得哭了，還歸寨堡和過去一樣。傅求入京判太常寺，暫到開封府任職，升樞密直學士、定州知州，又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府尹。

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聵。三司大將錢吉密殺妹，爲鄰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兖州。卒，年七十一。

傅求本來有做官的才能，到這時，年紀已大，而且有耳聾的毛病。三司大將錢吉暗中殺害他妹妹，被鄰人所告發，傅求不能判決，反而給告發者定罪；又斷決案獄幾次出錯。御史説他不能勝任，於是出京爲兖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張景憲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因爲父親張師德恩蔭被任爲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贜數額極大，他的親戚又多爲顯要人物，張景憲揭發并立

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户部副使。

案查辦，把他流放到嶺外，貪污的官吏都望風引退。移任京西、京東轉運使。王逵在鄆州，專門抓住吏人的短處，隨意索取賄賂，張景憲上奏他的罪惡，將他編管在宿州。熙寧初年，張景憲任户部副使。

韓絳築撫寧、囉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囉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爲内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

韓絳修築撫寧、囉兀兩城，皇帝命令張景憲去視察。他剛接受詔書，就説城不能守，本不必等到那裏然後知道。不久，撫寧陷落。張景憲到延安，又上奏説："囉兀是遥遠的孤城，鑿井不見水，將怎樣防禦。臣在路上，所見士兵勞苦百姓困乏的種種情狀，請求罷去這種徒勞的工役，廢棄無用的城，嚴厲戒飭邊將作守備之計。朝廷叫邊州招降生羌，給他們金帛、官爵，恐怕狡猾的羌人多詐，出現緊急時可能爲敵人内應，應當趕快停止。"陝西轉運司建議，想限定半年爲期讓百姓向官府交錢，而以交子兑换。張景憲説："這辦法能在四川實行，如果施行於陝西，百姓將無法生活。"其後終於没有實施。

加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積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并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

加官集賢殿修撰，任河東都轉運使。議論的人想把河東分爲兩路，張景憲説："本路的土地肥沃的和貧瘠的相混雜，州縣的貧富也不同，正應該有無相通，分立兩路不利。"議論就停息了。改爲瀛州知州，上奏説："近幾年多數收成不好，百姓累年拖欠租税。今年剛有小豐收，而官府督促一并償還，道路上紛紛流言，這禍殃比荒年更嚴重。請加以寬緩年限。"皇帝聽從他的建議，便向下傳達這意思。

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

元豐初年，知河陽。當時正討伐西南蠻，張景憲入朝辭别皇帝赴任，因此進言説："小醜跳梁，大抵是邊境官吏煩擾他們之故。而且他們的巢穴在地形險阻之處，如果出兵遠征，萬一糧餉接濟不上，那麽我軍就要受困了。"皇帝説："你的話是對的，但朝廷有不得已的地方。"第二年，改爲同州知州，以太中大夫去世，年七十七。

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舉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强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

張景憲在仁宗時任部使者，當時吏治還比較寬，他却多次揭發指摘他人的罪行；等到熙寧以來，官吏用法嚴急，張景憲反而用寬大的措施來補救。當新法實行時，不彈劾一人。他爲官不怕權貴，不是公事不到宰相門上。對自己保持信

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念，對人很少稱贊。他母親死了，一夜間鬍鬚頭髮都白了，世人以此稱道他。

竇卞

竇卞字彦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祔者衆，役兵五千。郡守林濰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衆小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濰致仕，悉配徙亂者。

竇卞字彦法，曹州冤句人。考取進士第二名，任汝州通判。秦悼王葬在汝州，皇族中來合葬的人衆多，用士兵勞役五千人。州太守林濰因爲汝州離他家鄉近，因此讓兵丁們運送柴草、鐵石到他家裏去。衆兵怨憤，合計殺死林濰，正遇天色已晚閉了門，未殺成，就挾持大校叛變。竇卞開城門招撫告諭他們，説："你們是喝醉了酒狂叫而已，不必害怕。"衆人稍安定，就秘密查問首惡的人將他拘留，請朝廷處理。皇帝下詔讓林濰退休，而把作亂的人全都流放。

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爲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爲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

加官集賢校理、知太常院，任絳州知州，又任開封府推官。當時正禁止銷熔黄金製衣服，皇城的巡邏兵抓住了犯禁者，交竇卞處理，説是宫中人幹的。竇卞上奏説："真宗時實行這制度，從宫廷中開始一律得遵守，現在不以法懲治，無法告示天下人，而且也不是祖宗立法的本意。"英宗説："是的。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正是説的這種事。"接受了他的請求。

出知深州。熙寧初，河决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厢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還爲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

出京爲深州知州。熙寧初年，黄河在滹沱决口，水淹到州城，又發生大地震。流民從恩州、冀州逃來，源源不斷，竇卞發放常平倉的糧食賑濟他們。吏員説擅自動用常平糧會獲罪，竇卞説："等到請示有了回音，百姓已餓死了。我寧可自己承擔罪名來救活幾萬人。"不久就上奏請示，皇帝下詔允許。外邊謠言説大水將要到來，竇卞下令敢這樣説的處斬。有一天，又有人報告説大水將到，吏員請求關上城門，竇卞不許，後來果然是假的。當時調發六個州的兵丁修築武彊城，陳州兵丁怠惰，主管官員笞打他們，他們不服。竇卞説："厢兵忤犯軍官，本來不至於用重刑，但既然興起勞役聚集作工，就不能拘泥於平時的法律。"下令斬首并奏聞皇帝，皇帝下詔書加以嘉奬。還京爲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進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

始，卞官汝時，與殿直王永年者

起初，竇卞在汝州任官時，和殿直王永年友

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庫，卞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情很深厚，等他在京城任官時，王永年要求監金曜門庫，竇卞爲他請求了提舉楊繪，楊繪就薦他擔任此職。王永年在家設酒席，請楊繪、竇卞去他家，王永年讓他妻子出來勸酒，并且時常送一些小禮物。王永年因事入獄死去，御史揭發了他的私情，竇卞因此被罷職，提舉靈仙觀。去世，年四十五。

張瓌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文墨，其子擿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温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

張瓌字唐公，張洎的孫子。推舉爲進士，因爲妻父王欽若而避嫌，召到學士院考試，賞賜及第，任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他主張給錢惟演謚號叫文墨，錢惟演之子擊登聞鼓上訴，仁宗叫人問他情况，張瓌陳奏很激切，朝廷無法推翻他的要求，於是賜謚號爲思。温成廟的配祭如祭皇帝，張瓌請求減省其禮。

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臿噪于門，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爲易校。積閥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彦博爲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

任爲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洪州知州。營中軍官監督工役苛刻嚴急，這些服役的徒衆三百人將要乘夜殺死他，但未找到，就拿着工具在營門口吵鬧，請求换派軍官。張瓌召他們詢問安慰讓他們散去，第二天，審辦了其中十個狡猾的人，并不更换軍官。張瓌的功績和資歷應當升遷，却十年没有考核，文彦博爲他説話，因此特别升遷了他。移任兩浙轉運使，加官直史館、任潁州和揚州知州，就任淮南轉運使。

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瓌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爲貶詞，出知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内銓。

三司使下公文到各道要求上交羨餘的錢財，淮南僅上繳金九錢，三司使生氣，發公文激切譴責，張瓌回答説多次收税百姓貧窮。入朝爲修起居注、知制誥。起草已故宰相劉沆贈官的制書，大講劉沆附會權勢取得高位。劉沆的兒子劉瑾率領子弟婦女穿着喪服到朝廷，哭訴張瓌挾有私怨，并且惡毒地攻擊他的爲人。執政大臣認爲褒贈是朝廷恩典，張瓌不應該作貶詞，調他出朝爲黄州知州，但劉瑾始終不敢給父親請求謚號。張瓌回京爲判流内銓。

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

英宗時，給那些在先朝時要求早日選定皇儲的人論次第加官，張瓌被進升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控告他在擔任判流内銓時調任自己的兒子不合法，又出朝任濠州知州。歷任應天府、河南府、河陽府尹，他請求任太平州知

環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州。

張環平生薦舉士人，後來雖然其人的表現不像他舉薦的那樣，却從不根據法令自己認錯，所以再次因此削減官階。任官時遇事就發表意見，觸犯有權勢的顯要人物，甚至多次被黜職，終不後悔。去世，年七十。

孫瑜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因父親恩蔭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舉他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

出使契丹，正逢契丹西討得勝的文書到達，契丹負責接待陪伴的官員邀他向契丹國主祝賀，用送他厚禮來引誘他。孫瑜以奉命出使負有指示爲由，不肯去祝賀。回來後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朝辭别皇帝，仁宗問到他的家世，對他說："你是孫奭的兒子吧？孫奭是大儒，長期用聖人之道輔佐朕。"因此當面賞賜金印紫綬。

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毁吴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捍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兖、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

此前，州縣的糧倉用大小斗斛作弊，孫瑜上奏請求把量器統一，黜免不法的吏員，百姓大爲高興。有人説他變更新量器不方便，降爲曹州知州。不久又有人説孫瑜所作的統一量器確實方便，於是恢復了他原來的官階。移任蔡州知州，他毁掉吴元濟像，改以這祠堂祭祀裴度。大水從城的縫隙中流進城，孫瑜叫人用沙袋幾千個抵禦水的冲力，城墻得以不壞。調任相州、兖州、濰州、單州四州知州，多次升官至工部侍郎，去世，年七十九。

始，奭之亡，朝廷録其子孫，時瑜之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爲也。"

起初，孫奭去世，朝廷録用他的子孫，當時孫瑜的兒子在孫子輩中最長，孫瑜説："我忍心因爲父親的喪事而給兒子加官嗎？"以已故哥哥的兒子上報。孫瑜天性嚴正聰明，治家以嚴格著稱。他善於與人交游，一次受知遇就終生不變，他所薦舉的士人有過失，有人教他自己先揭露，他說："已賞識了他又排擠他，這事我不做。"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

論曰：宋朝到神宗時，天下太平已一百多年，風化流行政治清明，士人都能恪守職責，這雖然是皇上的教化，也是下面的風氣使然。當時在朝廷任官，出去鎮守一方，主管一路和出使四

者，各有其人，其政迹且多可紀，自顓至瑜是已。顓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黠吏，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夷的，各有其稱職的人才，他們的政績多可載入史册，從任顓到孫瑜就是這樣的人。任顓能折服夏國人，使元昊的使者屈服；李參抨擊貪官污吏爲民除害，且盡心於邊境事務；郭申錫鏟除凶邪之徒，斥責權貴幸臣；傅求把狡猾的吏人施黥刑，禁止偷鑄錢；竇卞以自身受責以救活百姓；張瓌不上獻羨餘財物；張景憲因母死而頭髮變白；孫瑜不忍因父喪而讓兒子得官。這些人的行爲尤爲光明正大！

許遵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

爲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强敏明恕。及爲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

初，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爲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進士及第，又考中明法科，擢升爲大理寺詳斷官、長興縣知縣。當地有水災，百姓多數流亡逃走，許遵招募百姓出米賑濟，終究没有後患。他又興修水利，灌溉了很多的田地，縣境人民得利，立石記載他的功績。

爲審刑院詳議官，任宿州、登州知州。許遵多次掌管刑獄，果斷明察而寬恕。任登州知州時，執政大臣答應派他判大理寺，許遵想立奇功以推薦自己。正好逢上婦女阿云的案件。

起初，阿云已許婚尚未出嫁，嫌女婿長得醜，等他在田間屋中睡覺時，懷藏刀砍他，使他受傷十多處，未殺死，砍斷了一個手指。吏人追捕凶手没找到，懷疑是阿云所爲，抓了她審問，要加以拷打，就説出真相。許遵查出阿云接受彩禮那天，服母喪還未結束，應當以普通人論罪，并把這意思在朝廷上議論。有關機構定阿云爲謀殺已使人受傷，許遵反駁道："阿云被問就承認，應該查究審問。審刑官、大理寺擬定她應處絞刑，是不對的。"事情發下刑部審議，以許遵之言爲謬妄，皇帝下詔以贖罪論。不久，他果然判大理寺。他認爲自己因議論刑法而被劾是耻辱，又説："刑部所定的不正確，阿云應免去所加罪名。現在刑部廢棄敕書不用，僅引過去案例，一查究審問就殺了，堵死了他們自己申辯的門徑，這恐怕不是對罪狀有懷疑就應從輕的道理。"皇帝下詔讓司馬光和王安石討論此事。司馬光認爲許遵不對，王安石贊成許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都説許遵的意見違反法律精神，從此朝

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

廷議論分歧。王安石既已執政，把所有的異己者都加罪，就采用了許遵的意見。囚犯雖屢次訊問不肯承認的，也可以查究審問。有時兩人一起做强盜，官吏先問左，便查究審問在左的人；先問右，那就查究審問在右的人。刑獄的生死，决定於訊問的先後，而不是盜案的情節，天下人更厭惡許遵的說法。

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宫。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熙寧年間，出朝爲壽州知州，再次判大理寺，他請求爲潤州知州，又請求提舉崇福宫。不久告老退休，多次升官至中散大夫。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盧士宗

盧士宗字公彦，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删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内銓。

盧士宗字公彦，濰州昌樂人。《五經》科進士，歷任審刑院詳議、編敕删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因爲他經術優秀舉薦他，仁宗到延和殿，下詔讓講經官都升殿聽盧士宗講《周易》。第二天，又命令他講《泰卦》，又召來經筵官和僕射賈昌朝聽講。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官服，加官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内銓。

李參、郭申錫有决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爲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鞠。於是但黜申錫爲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

李參、郭申錫有關於黄河决口的争論，皇帝下詔叫盧士宗彈劾他們。盧士宗説兩人皆爲當時大臣，有罪應當查問，不應逮捕審訊。於是僅貶郭申錫爲知州。盧士宗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

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爲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昭穆，親盡即毁，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園，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晋武、惠祔廟，遷征西、豫章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

仁宗的神主歸祔太廟，禮院請把太祖、太宗爲一世，而增加一個廟室以完備天子祭祀七世的禮制。皇帝下詔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們和禮官一起考論商議，孫抃等想照禮院的建議辦。盧士宗認爲："根據禮的規定，太祖的廟，萬世不能毁棄；其餘各代的廟，親盡就毁棄，表示有所終結。從漢朝以來，皇帝開國之初，太祖還在三昭、三穆的次序之中，祭祀四世或六世，位次在太祖以上的神主，輩分雖尊於太祖，親情已盡就遷移。所以漢元帝之世，就埋太上皇廟的神主於園中，魏明帝遷移處士的神主於園邑，晋武帝、惠帝合祭太廟，就遷征西、豫章府君神主。大抵超過六代就遷出其神主，因爲太祖已經正式在東向的位置上，那麽加上三昭三穆成爲七

世，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事爲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爲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咎之。

世了。唐高祖起初祭祀四世，太宗增加爲祭祀六世，太宗合祭於祖廟時就遷出弘農府君，高宗合祭於祖廟時又遷出宣宗，這都是前朝的成法，惟有唐明皇設九廟祭八世，不合常道。現在大行皇帝合祭於祖廟，僖祖親盡應當遷出，與典籍所載禮制相符，不應當添開一祭室。”皇帝下詔叫孫抃等再議，最後接受了八室的說法。議論者多憎恨盧士宗。

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

出朝爲青州知州，入朝辭別皇帝，英宗說：“學士忠純的節操，朕素來知道，豈應長久外任。”命他再次對問，到見皇帝時，論到知人和安民之道，勸皇帝堅守祖宗的法規。御史說他不懂吏事，且體衰多病，改爲沂州知州。

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熙寧初年，以禮部侍郎退休，去世，年七十一。盧士宗以儒者而擅長刑名之學，主張仁厚寬恕，所以在刑部審案，前後達十幾年。

錢象先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吕夷簡薦爲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勛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考試名列高等，吕夷簡薦舉他爲國子監直講，歷官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爲兼天章閣侍講。朝廷審定一路的制敕完成後，應當記功進爵，仁宗因錢象先母親年老，要安慰她，獨給他賞賜紫色官服。進爲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加官龍圖閣直學士，出朝爲蔡州知州。

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

錢象先長於經術，在邇英殿侍從十多年，皇帝有所詢問，他必定依據經書來回答，反復進行講解，然後說到當代的政事，皇帝禮遇很優厚。按照慣例，講讀官分日子輪流進講，錢象先已任蔡州知州，皇帝還告諭他：“你出行之日將近，應講完一編書。”於是同僚有十天未進講。改爲河南府知府、陳州知州，又兼侍講、知審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説，故屢爲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奸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

錢象先兼通法家學説，所以多次爲掌刑官，條例法令多由他裁定。他曾經以爲觸犯敕令的人罪重，觸犯法令的人罪輕，請求把敕令中的很多文字移入法令。又議論告捕法，他以爲有的罪可免去，有的罪可逮捕，要是都允許逮捕，那麼奸惡的人將會靠法律來迫害善良的人，因此削去允許捕人的條目百餘種。他的公平寬恕大抵都這

仕。卒，年八十一。

樣。又爲許州、潁州、陳州三州知州，以吏部侍郎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韓璹

韓璹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政强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録。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璹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

韓璹字君玉，衛州汲縣人。進士及第，任定州安喜縣知縣。辦事能力强，能够使吏員們不受賄，太守韓琦稱贊他的才能。任開封司録。嘉祐時爲了寬宥憐恤各路，分派官員巡視。韓璹說："京城是華夏的根本，却惟獨不受恩惠嗎?"於是把徭役的利弊奏上，皇帝下詔讓司馬光、陳洙考慮制定條令，於是革除了豪族漁利兼并的弊端。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身份迎接契丹使者。使者問："没有聽說南朝有打圍狩獵的事，爲什麽?"韓璹說："我朝皇帝的仁愛澤及昆蟲，不是規定的時節就不舉行罷了!"

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璹首建并綱减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養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且賜帛二百。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决，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太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

熙寧初年，任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令各路官員議論更改徭役的辦法，韓璹首先建議合并運送大批物資和省减徭役的辦法，運送大宗貨物的綱運以數計算的有一百二十八，衙前役以人數計算的爲二百八十三，節省服役者五百人。他又請求裁定各州官署的賬簿，於是王安石說："韓璹所說的都久已成爲公私之害，各部門官員違反公家的利益衹圖個人的聲譽，没有人考慮此事，而韓璹獨能體察皇上之意，應加賞賜。"於是皇帝下詔褒獎并且賜帛二百匹。入京任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澶州知州。因薦舉失當，降爲太常少卿。黄河决口，他晝夜防護。神宗顧念他的辛勞，恢復前官爲太中大夫，判將作監，轉爲正議大夫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璹吏事絶人，閲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爲，民必曰："此已經韓太中矣。"以故輒止。

韓璹處理事務的能力過人，審閲過的公文，終身不忘，澶州百姓懷念他。後來，太守們有時想有所作爲，百姓一定說："這事已經由韓璹太中大夫决定了。"因此常常停止實行。

杜純

杜純字孝錫，濮州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没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

杜純字孝錫，濮州鄄城人。少年時就有成人的節操，他伯父死於南海官任上，伯父的兒子幼小，靈柩無法運還原籍。杜純禀告他父親請求前去，如期把伯父靈柩運回。

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

因父恩蔭被任爲泉州司法參軍。泉州有和外

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爲訟冤，詠得不坐。

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况於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

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

隰州商尹奇貿溫泉礬有羡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傅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姑沒其羡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税，寺議黥坦，純復争之，卿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

國商船貿易之利，雜貨堆積如山。當時在州中的官員們私自和外國商人交易，價錢不足十分之一，惟有知州關詠和杜純没有私買，人們也不知道。後來事情敗露，審理時多互相牽連，惟有他們兩人未受牽涉。關詠仍因失察被免官，并且發公文讓他問對。杜純很生氣，上書使者辯白關詠冤枉，關詠因此得免處分。

熙寧初年，以河西令身份上書論政事，王安石賞識他，舉薦他安排在條例司任職，多次和他討論事情，薦他到朝廷，充當審刑詳議官。有人建議恢復肉刑，先用割脚來代替罪名較輕的死刑犯，杜純説："現在把强盜判死刑的，一年不少於五十人，用死刑來使百姓畏懼，百姓還常常不怕，而况割脚呢？人們知道不被處死，犯罪的更多，這是名爲减輕而實際更重。"事情就此壓下。

陝西經略安撫使郭逵和他的部屬王韶争訟，杜純奉詔推問審訊，查得王韶的罪名。王安石支持王韶，改變這案子，免去杜純官職。韓絳任宰相時，以杜純任檢詳三司會計。王安石再執政，杜純就請求出爲監池州酒税。很久以後，任大理正。上奏説："朝廷不是不討厭告發别人，而有些窺測事情的人以此揭發别人的隱微之事，因爲京城聚集着衆多的百姓，容易藏有奸惡，在政策方面當應如此，不是擾亂人們。近來有些役人胥隸或者心懷不滿，或者百姓間互有仇怨，或者有人想以告發求賞，就虚妄地説某人有罪，某人知情，官吏不認識所逮捕的囚犯，囚犯也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如果允許有關官員先考慮其事實，而對欺妄的人處以誣告之罪，就没有不能查明的了。"

隰州商人尹奇買溫泉礬有剩餘，説是官府給他的補貼，大理寺想在河東把尹奇上刑具訊問，杜純説："尹奇的情節不過這樣，如果附會加罪，恐怕從此百姓再不敢有販賣礬的了，這樣貯存的幾百萬斤的礬都成了土和石頭。請求没收他剩餘的礬而釋放此人。"曹州百姓王坦避水災，用車載貨物進京城，徵收商税者認爲是偷税，大理寺建議給王坦臉上刺字，杜純又加以争辯，大理寺卿楊汲説杜純標新立異，又把他罷官廢置家中。

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

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都交相薦舉他，任爲河北轉運判官。開始更改役法法令時，司馬光稱贊他的論議詳盡，給他去信說："足下在那裏，朝廷對河北就無憂慮了。"杜純因此建議說："河防以前屬轉運使掌管，現在却歸都水外丞掌管，計算黄河决口泛濫的變故次數，以前并不更多，現在并不更少。然而支出錢財的官署，就時常憂慮費用而對不急於使用的款項延緩支出；使用錢財的官員，則寧可多要錢而不願使費用不够，不如讓其合并。"後來都照他說的辦。

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禄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升侍御史。言官説他不是科舉出身，因此改任右司郎中，不久爲相州知州，移徐州知州，陝西轉運使。回京，授爲鴻臚、光禄卿，權兵部侍郎。因病辭官，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宫，改爲集賢院修撰。去世，享年六十四歲。他弟弟叫杜紘。

杜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詳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略》。以職事對，帝翌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

杜紘字君章，進士出身，初任永年令。遇到荒年，百姓將要到外地去，他召集父老們曉諭説："縣令不能叫你們一定不去，如果留下，我能够讓你們不挨餓。"百姓都高興地聽從命令。於是官府發給有印章的證書，讓他們向富人家借貸，約定豐收後催督償還，於是百姓都得到糧食，没有流亡的。第二年豐收了，百姓償還借貸的糧食毫不耽誤。神宗聽説了杜紘的才能，用他爲大理寺詳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訂《武經要略》。因職事奏對，皇帝第二天對宰相説起，嘉許他論奏之事明白清楚，却没有實施。

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婿氏，婿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

杜紘每次議論獄案，必定結合經典的道理。民間有個婦女年幼許配人家，尚未行婚禮而養於夫家，夫家殺了她去誣陷别人，法官判决應當像結了婚的人一樣處理。杜紘説："根據禮的規定，婦女婚後三個月拜見夫家祖廟，没有拜祖廟就死去，要回娘家安葬，表示尚未成爲媳婦。根據法律，已訂婚而丈夫犯法，作平常人處理。童養媳雖不合禮和法律，但没有成爲妻子是一樣的。"議論就此决定。他又議論説："天下囚犯理應處死的，官吏膽小不執行法律，常以可疑來論罪。

那些殺人的以可疑論罪，這是縱容百姓去殺人。請治那些胡亂議刑者的罪。”朝廷未聽從。

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王人坐，蒙以騣，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吊禮甚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答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否乎？”隨語連拄之，乃不敢言。

擢升刑部郎中。元祐初年，爲夏國母的祭奠使。當時夏剛行朝貢之禮，但進入他們國境，夏人行禮還很傲慢，迎接的人甚至穿着毛裘衣服，所設宋使者的座位，蒙上淺青黑色的織物，還不肯跪着接受詔書。杜紘責備他說：“皇上的吊禮已很厚，不能再加禮了。”夏國人畏懼而加敬。後來，夏國使者來到宋朝，要求歸還宋朝所侵占的疆土。杜紘迎接他到客館中，使者要入見皇帝有所陳奏，杜紘阻止他，他答話很不謙遜。杜紘說：“國主如果有所請求，一定都在奏表中說到，這是大事，朝廷能够因爲使者口說的話來表示可否嗎？”隨着使者之言連加譏刺，於是使者不敢再講。

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鄆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

升爲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爲齊州、鄆州二州知州，重任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官集賢殿修撰，任江淮發運使、鄆州知州。監獄中監禁囚犯三百人，杜紘到任十天，就全部加以處理完畢。又一次召回刑部任職，還未到京，又命他回到鄆州。

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

曾經有人在城角上插旗，上面寫有妖言，說出變亂日期，州中百姓都震恐。不久草場白天失火，就是旗上所說的變故之一，百姓更恐慌。有人要求在城裏大搜查，杜紘笑着說：“奸計正在這裏，想利用我們混亂時發動變亂，怎麽能墮入他們的計中？他們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過了不久，捕獲了罪魁，就是奸民與妖言正如杜紘所料，就把罪魁審問處死。改任應天府知府，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紘對哥哥杜純事奉很周到。在鄆州聽到訃告，哭着說：“哥哥教導我成人，現在他死了我不能去哭送，我死不瞑目。”正好到朝廷去，在京城城門迎接杜純的靈柩，悲哀得感動路人。他把全部俸錢給了守寡的嫂子，推讓朝廷給他兒子的恩典，授官給杜純的兒子或孫子一人。杜紘在京城任官時，家鄉人馬隨到京等候選派，在旅舍中卧病，杜紘接他回家，請醫生給他診治。馬隨最終死了，杜紘在宅第中爲他治理喪事。有人嫌

不吉利，他不顧忌，他的崇尚仁義是出於天性。

杜常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

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户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

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的族孫。傾心求學，没有貴戚家的習氣。曾經騎着毛驢讀書，毛驢貪吃草走失了路，杜常未發覺，撞在桑樹上跌了下來，額頭因此受傷。

進士及第，調任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遇看重他。多次升官爲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任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户工刑吏部侍郎，出朝任梓州知州、青州鄆州徐州知州、成德軍知軍。

崇寧年間，官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爲河陽軍知軍。當時那裏爲大旱所苦，杜常到河陽境内就下大雨，黄河决口，大水直冲州城西邊的上堤，形勢十分危險。杜常親自督察工程，搬到堤岸上住，堤岸潰決河水泛濫，一直淹到杜常座位下纔停止。於是服役的人盡力搶險，河水退落，一州得以平安。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謝麟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鬥，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堤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堤”。

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

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進士及第，調任會昌令。有個百姓喝醉了酒夜間和仇人打架，已回家而被親近的人殺害，并由此而誣害那仇人。謝麟知道死者没有兒子，親近的人貪圖他的財産，一次訊問就得到事實。再調爲石首令，縣境受長江水患，堤防無法禦水，謝麟壘砌石頭來阻擋水患，從此人們得以安居，號稱“謝公堤”。

任爲通判辰州。章惇出使湖湘，開拓沅州，舉薦謝麟爲太守，由太常博士改爲西上閤門副使。瑶族侵擾辰溪，謝麟一邊捕討一邊招撫，當地得以安寧。皇帝下詔叫他處置宜州僚，收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接納思廣洞民一千四百家，得到鎧甲二萬，朝廷表揚賞賜很優厚。加官果州刺史，任荆南知府、涇州邠州二州知州。

元祐初年，又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爲潭州知州，加官直龍圖閣，歷任江寧府和鳳翔府、渭州桂州二州。融江有夷族侵擾，將領和官員商議加以討伐，謝麟用計平定擾亂。當時戍守的兵士從北方來，不習水土，謝麟把當地人部署在最靠南的地方，而北方兵屯駐在近州城處，兵士靠這辦

官。

王宗望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

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决，宗望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吴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争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堤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

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咒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懾，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

法活命的很多。後來他死在官任上。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父蔭多次升官爲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大赦賞賜軍人，萬州過十天未發給。伙夫朱明利用衆人的憤怒，白天進入官員住宅，傷了知州，左右的人都被驚散，其他兵士紛紛想作亂。王宗望聽到事變發生，從夔州很快趕到萬州，首先命令發給賞賜，然後斬了朱明示衆，并且流放了那些坐視知州受傷而不救的人。於是他自我彈劾，朝廷嘉獎他。歷任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

楚州沿淮河到漣州，風浪險惡，船隻多沉没。議論的人認爲可開鑿支氏渠引水進入運河，多年未作决定，王宗望完成了這工程，給公私帶來利益。他替代吴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從黄河有應向東、向北流的不同意見，紛争了十年，水官無所適從。王宗望認爲使黄河重歸故道創建金堤七十里，要求費用緡錢一百萬，皇帝下詔聽從他的意見。右正言張商英説他荒誕，而王宗望奏稱已取得成績，於是加官三級，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升任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爲鄆州知州。死去，年七十七。元符年間，處理他引黄河東流的事，認爲他依附元祐黨人，追奪他所得恩典。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爲明經科進士，熟習法律，應試斷案合格進入等第，任爲大理評事，多次升遷爲大理丞、大理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

舒亶用公家的蠟燭引照自己還私第，執政大臣要以自盜罪處置他。王吉甫認爲不可以，執政大臣發怒，把案獄移向别處辦理，王吉甫也跟着去辯論。舒亶於是因飲食的事論罪，不因蠟燭的事。南郊建以帳帷圍成的城，服役的士卒急於完工，監工的人斥責説："這竟像白露屋了。"役卒把原話告官，官吏定監工者説了不當説的話應處死刑。王吉甫認爲這不是咒詛不應處死，就求見皇帝。神宗發怒説："難道是爲白露屋的事來嗎？"王吉甫從容地陳述意見，一點不怕，皇帝

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悦。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争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

因此不再發怒，此人也得釋放。蘇軾貶官南遷，所過地方，太守有人請他進官舍住，走馬使上奏朝廷，皇帝下詔叫訊問太守。王吉甫認爲太守應判笞刑，宰相章惇不高興。王吉甫説："法律規定如此，難以增加已成的罪罰。"最後還是用笞刑。國家倉庫失火，官員們議論要殺掉看守者十多人，王吉甫又争辯，使這些人免死。他的立論寬平，大抵都像這樣。

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川爲壯藩，户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斂怨、爲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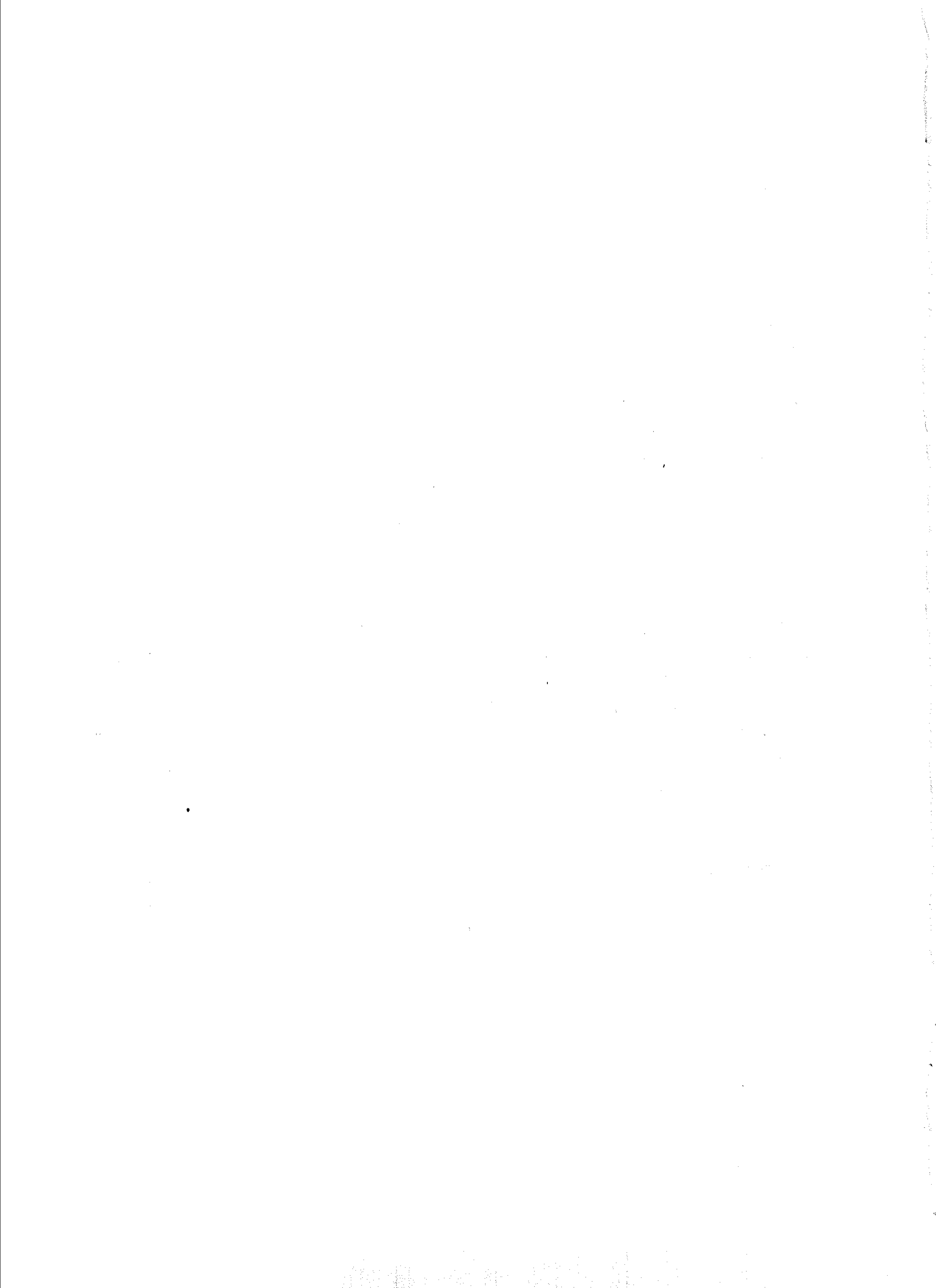
他請求爲齊州、梓州知州。梓州在四川東部是個大州，户口最多。轉運使想增加折收攤派取得結餘，王吉甫對他的僚屬們説："百姓的財力枯竭了，一增加賦税之後，不能再減少，我寧可讓轉運使發怒，豈忍心爲國家造成怨恨、爲百姓製造災禍呢。"始終拒絶。歷任提點梓州路和京畿刑獄、開封少尹、同州邢州漢州三州知州，以中大夫去世，享年七十歲。

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王吉甫爲官很老練，廉潔耿直不作奸邪之事，士人們以他稍有裝腔作勢而遺憾。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璹吏事絶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傅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埽，麟定猺、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論曰：宋朝録用士人兼學律令，所以儒生用經書的道理來潤飾吏事，所舉用的人能稱職。許遵辦事有恩於百姓，而減輕登州女之罪，君子們認爲是量刑失當。盧士宗、錢象先都拿着經書講解和勸導皇帝，作爲法官，議論刑法公平寬恕，是很適當的。韓璹辦事有過人之處，百姓懷念他的恩德。杜純以小官而能顯出清廉節操，杜紘論案獄一定要符合經書的道理，志行品德和藹。杜常坐護危險的堤岸，謝麟平定猺、獠叛亂，王宗望平定萬州之亂，都在談笑之間平息了極難辦的事。王吉甫用法始終如一，而一生清廉耿直，值得稱道。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遘（弟）遼（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舜俞　樂京　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子）秉

孫長卿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宫，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渫之，吏罪得免。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因爲外祖父朱巽之故被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天禧年間，朱巽鎮守雍，命令他隨同所運取的佛像入見皇帝。這時仁宗正代真宗治理天下事務，欣賞孫長卿的年少而對答敏捷，想留他在東宫侍奉自己，孫長卿以母親患病推辭。皇帝下詔升他爲掌管楚州糧料院。州中倉庫積存米五十萬，年久腐爛已不能食用，掌管的吏員怕犯法，没有人敢輕易出倉，孫長卿給斟酌新舊糧食把已腐敗的糧食分離出去，吏人得以免去罪名。

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

任爲通判河南府。秋天，下大雨，軍營房屋被毁壞，有人説某些士兵將要叛亂，洛陽城中喧嘩。孫長卿趕去曉諭他們説："下雨毁壞屋子，還未能修葺，你們難道有想叛變的意思，怕有人想趁機動摇我們的軍心吧？"審問一個首惡的人殺了，自己留住在這軍營中，衆人的心就此安定。皇帝下詔精簡三座皇陵的守墳士兵，被精簡的人群聚在官署下鼓噪，孫長卿假稱詔書叫他們回去，而上奏不可精簡的原因，朝廷因此停止精簡。任和州知州，百姓上訴説别人殺了他弟弟，孫長卿考慮他所講的不合情理，問他家産情況，回答説："家産屬上等。"問家中幾人？回答説："僅有這個弟弟而已。"孫長卿説："那麽是你殺了弟弟。"審問此人，服了罪，州中的人把孫長

卿視若神明。

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

提點益州路刑獄，歷任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一年漕運到京的米達八百萬石，有人懷疑太多，孫長卿說："我不是要求有盈餘，是用來預防荒年。"議論的人認爲楚水多風浪，請求開通盱眙河，從淮河到高郵，孫長卿說："地勢有山爲阻曲折回繞，功役大難於成功。"事情交付都水官，調發工役幾百萬，終於不能完成，就作罷了。當時又要開放茶葉買賣而收其税，召孫長卿商議，孫長卿說："本來祖宗實行茶葉專賣，是爲了充作西北二邊境糴購軍糧之用，而且不出京城的錢，公家私人都以爲便利。現在所實行的，不足補助邊境糴糧開支的十分之一，而國家財用被損耗了。"於是逐條陳奏不便的理由十五件事，朝廷不聽。

改陝西都轉運使。逾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絶。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改任陝西都轉運使。過了一年，爲慶州知州。慶州地勢險峻而高，以無水爲患，曾經從山谷中引水供城中飲用，不久又斷水了。孫長卿鑿了一百口井，都找到泉源。泥陽有羅川、馬嶺等地，山上構築危險的棧道，下臨萬丈深淵，路過的人惴惴恐懼。孫長卿尋訪到唐朝時的舊路，開闢爲通道。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授爲龍圖閣直學士、定州知州。

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

熙寧元年，河北發生大地震，城墻和倉庫都倒塌了，孫長卿盡力修繕補築。神宗知道他的才能，轉任爲兵部侍郎，留他再任。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没，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孫長卿没有文學才能，而擅長政事，是能幹的官員。性情廉潔，從不取別人一毫財利。定州應得園林之利八十萬，他悉數歸公。死後，皇帝下詔派宦官護送他的靈柩歸葬原籍。

周沆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税。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進士及第，任渤海縣知縣。任期已滿，縣中人請求他留下，既得朝廷允准，而周沆因父母年老要求改爲監青州税。任鳳翔通判，初設轉運判官。周沆出任江西，要求歸葬父母，改爲沂州知州。歷任開封府推官。

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

湖南蠻的唐、盤二族搶掠暴亂，殺害居民，

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鬥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確。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

官軍征討多次失利，於是任命周沆爲轉運使。周沆說："蠻人屢勝正驕傲，不能和他們作戰，應等秋冬進兵。而且那地方險峻有瘴氣，人性驍勇凶悍，善於使用短矛和盾牌，北方軍隊不能抵禦。請求選派邕、宜、融三州熟悉當地山川地形有武藝的兵士三千人，直接進攻他們的巢穴，部署其餘兵圍繞山脚下，等他們出山就獵取他們。等他們勢窮力竭，於是就可以招安。"朝廷采用他的策略，二族的人都投降了。加爲直史館、潭州知州。其他各路兵士來此戍守的，大抵兩年纔有人接替，士兵多死於瘴毒，周沆請求以一年爲限，戍守的人以爲方便。

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

改任河東轉運使。百姓盜鑄鐵錢，法令不能禁止，周沆高估銅錢價，私鑄鐵錢的人因此無利可圖，自行停止。周沆入朝爲度支副使。

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

儂智高之亂平定後，仁宗命令周沆安撫廣西，告諭他說："嶺外地方氣候水土很惡劣，如果不是賊兵所到之地，可以不用去。"周沆對答說："皇上的命令，是仁愛爲心；但遠方百姓遭戰亂之難，臣應當去宣布皇上的恩德。"他就出發，行遍州縣。百姓爲了逃避寇難拋棄家業，官吏用通常的法令處理，滿半年就許别人代爲租佃其田畝。周沆說："這難道和荒年逃避徵税服役的人一樣?"奏請放寬限期。升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又調任河北都轉運使。

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泛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决，如沆言。

李仲昌建議開鑿六塔河，以爲費用節省而功效加倍。皇帝下詔周沆去視察，周沆說："近來計算堵塞商胡决口的工程，本計劃用五百八十萬工，用柴草一千六百萬；現在僅用一萬工，柴草三百萬。同是河流，而所用的人力物力不同到這樣，這是李仲昌先作小的打算，想興起工役而已。何況他所計劃開鑿的新渠，比黄河河面還不能到五分之一，豈能容下河水?這工役如果興起，黄河必然泛濫，齊、博、濱、棣等州的居民要被淹成爲魚了。"後來還是采用原先的意見，黄河决口處堵塞後又决口，和周沆說的一樣。

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

又改任河東轉運使，升龍圖閣直學士、慶州知州。召入朝廷爲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即位後，契丹祝賀乾元節的使者到來，周沆接

至，沆館客，欲取書柩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

待客人，要在仁宗靈柩前接受國書，使者認爲不合過去的常例，不同意。周沆責難他説："從前貴國有喪事，我們的使節到了柳河就返回，現在允許在靈位前送達使命，恩禮很厚了，還有什麽説的?"使者立即交出國書。朝廷不知道契丹國主的年齡，周沆夾雜着其他話去探問，得到實情，使者後悔説："現在又應該以對待兄長之禮來侍候南朝了。"

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閲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升樞密直學士、成德軍知軍。當地風俗正盛行遺棄親族去信佛。周沆查閲簿籍，責令幾千人還俗。以户部侍郎退休，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李中師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盗，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考中進士，陳執中薦舉他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内强盗多，李中師立獎賞條例，監督吏人分頭緝捕，全部捉到。進官級，辭謝不受，升爲度支判官，任淮南轉運使。兩浙饑荒，運送淮南的糧食賑濟，僚屬們建議不給，李中師説："朝廷對待百姓，淮南、兩浙是一樣的。"最後還是給了。改任河東，入京爲度支副使，授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任澶州知州、河南府知府。召入京爲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又任河南府知府。河南府以前都是由大臣鎮守，把事情委托給掾屬幕僚，吏員習慣於鬆弛，李中師一律嚴格整頓，政事號稱辦得好。但執法苛刻深細，辦事瑣碎而没有大體，惟用厚禮交結宦官。

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己，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説，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當初，神宗曾對宰相稱贊他治理政事的成績，富弼説："陛下從何知道的?"皇帝默然無語。李中師恨富弼阻撓自己，再次來到洛陽時，富弼已經告老，李中師就把富弼登録其家，出免役錢跟富裕户一樣。他又聽命於司農寺，多收取羡餘錢，比别的地方爲重，洛陽人怨恨他。朝廷因爲李中師帶頭推行上交羡餘錢，召他任群牧使。他要求廢除河南、河北的監牧，節省國家費用，而令百姓養馬，朝廷未批准。後來終於實行他的説法，百姓不堪忍受。李中師又暫被派到開封府，死去，享年六十一。他有個女兒嫁給陳執中的兒子世儒，因丈夫犯事被處死。

羅拯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堤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進士及第，歷任榮州知州。榮州處於兩條江中間，每次江水上漲，總要冲向城裏，羅拯修建了東西二堤以免除災患。被選爲秀州知州，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大水冲壞房屋，羅拯請求不要徵交海運竹木，經過一年，民居都恢復舊貌。

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黄麯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于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爲使。

升爲轉運使。邵武的光澤不實行酒類專賣，而是向百姓收税，號稱"黄麯錢"，羅拯推廣到其他三縣，人們以爲便利。改任江、淮發運副使。江、淮以前没有堆積穀物的倉庫，漕運船隻停繫在岸下，要等糧食被糴進後纔能行駛，這是因爲淮南不接受陳糧而官吏爲逃避譴責。羅拯請求凡是運到的米不能上供朝廷的，用來發給軍隊；又貯藏浙西的米於潤州倉庫按時運送，從此漕運增加而費用却減省。轉爲江淮發運使。

拯使閩時，泉商黄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絶，欲命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兹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潁秦三州，卒，年六十五。

羅拯在福建任轉運使時，泉州商人黄謹到高麗去，高麗讓他住在禮賓省官舍，高麗王説自從天聖以後斷絶了朝貢，想命令使者和黄謹一起來。這時，羅拯以此上奏，神宗答應了，高麗就派金悌來進貢。高麗重新和中國交通從此開始。加爲天章閣待制。在職七年，改爲永興軍知軍、青州潁州秦州三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爲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爲辨理。錢公輔爲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内，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羅拯性情和順，不和人争是非曲直。任發運使時，和副使皮公弼意見不合。皮公弼調任别的路，御史彈劾他借了公款，羅拯竭力爲他辯白。錢公輔任諫官，曾議論羅拯的短處，而錢公輔的姻親多在羅拯所管轄區内，羅拯往往舉薦引進他們。有人笑他以德報怨，羅拯説："同僚之間有分歧，是見解不同；諫官所説的話，是他的職責。有什麽可怨恨的?"當時人佩服他的長者風度。

馬仲甫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厄，遂傭民鑿平爲坦塗，人便其行，爲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馬亮之子。考中進士，任登封縣知縣。轘轅地方道路險窄，他就雇百姓開鑿爲平坦大路，人們通行方便，爲此刻石歌頌其美德。任趙州通判，台州知州，爲度支判官。

内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盗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决而後奏。"

内侍楊永德上言認爲淮河、汴水間的漕運船隻，用水路驛站爲便。皇帝下詔叫馬仲甫去考察可否實行，回來講到其害處十餘條，建議就被擱置。出朝爲夔州路轉運使。遇上荒年，盗竊糧食的人應處死刑，馬仲甫請求把罪名減低一等，皇帝下詔説須等上奏後裁决。馬仲甫又説："飢餓羸弱的囚犯，等到答覆到來，已死了，請求判决後再上奏。"

徙使淮南。真、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户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

改任淮南轉運使。真州、揚州等處地小，米産量少，官府收購多，價格時常上漲，沿長江一帶米多，而農民無法出售。馬仲甫請求遷移收購之處來緩解百姓的憂慮，使兩地百姓受益，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他因此由户部判官升調爲發運使。從淮陰經過泗水，泛舟淮河，有風浪吞没船隻，每年都受災難。馬仲甫建議開鑿洪澤渠六十里，漕運的人感到方便。

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絶。仲甫得篳栗城故址，自雞川寨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内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

任爲天章閣待制、瀛州秦州知州。古渭在青唐之南，夏國在其北，中間有一條通路，稍有邊警路就斷絶。馬仲甫尋得篳栗城的故址，從雞川寨修築城堡，向北到南谷，周圍幾百里都成了内地，皇帝下詔賜名爲甘谷堡。以前羌人進城貿易，都租房居住，馬仲甫設立館舍給他們住，表面禮遇厚待，實際是限制他們。

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爲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熙寧初年，爲亳州、許州、揚州三州太守，糾察在京城的刑獄案件，知通進、銀臺司，又任揚州知州，提舉崇禧觀，去世。

王居卿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爲給長券，至賣所，并輸征税直，公私便之。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及第官至齊州知州，提舉夔州路和京東路刑獄、鹽鐵判官。他建議販運百貨到邊塞的商人，允許他們把家産抵押於官府，官府發給憑證，到了出賣貨物的地方，一起交納應收税額，公私都感到方便。

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决曹村，居卿立軟横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争。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

出朝爲揚州知州，改爲京東轉運使。青州有條河貫通城中，常以泛濫爲害，王居卿就利用城墻建立飛橋，上面築有瞭望樓，下面建城門，定時開和關，人們稱頌他的智慧。改任河北路。黄河在曹村决口，王居卿建立軟横二堤以遏制洶涌的水流，而不與水争地。朝廷獎賞他的功勞，定

法。召拜户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之爲都水法。召任户部副使、提舉市易司，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任秦州知州、太原府知府，死去，享年六十二歲。王居卿是個俗吏，僅以倡言增收財利而成爲近臣。

孫構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吕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凶歲得盗，令名指黨伍，悉置諸法，境内爲清。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進士及第，任廣濟軍判官，每年收入供祭祀的田租米六百石，孫構僅接受一百石，其餘的給學官。很久以後，任黎州知州，夷人年墨多次侵擾邊境，孫構用反間計把他殺了。蜀經略安撫使吕公弼上奏其事，升爲真州知州。荒年捕得盗賊，命令他説出黨徒姓名，全都依法懲辦，境内得以肅清。

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兖導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渝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噪而進，光吉墜崖死，兖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録功加直昭文館。

升任度支判官。夔州轄區的夷人梁承秀、李光吉、王兖引生僚入犯内地，轉運判官張詵請求討殺他們。朝廷選任孫構爲使，兼程趕去任職，一到就派渝州土豪杜安行招募一千人去襲擊敵人，自己督率官兵和黔中兵進攻敵軍後方，斬了梁承秀，深入討伐李光吉、王兖二族，放火燒了他們的房子。二族殘餘的人退守黑崖嶺，黔兵從小路乘夜鼓噪進兵，李光吉從山崖上跌下死去，王兖自己捆縛着投降。把這裏建爲南平軍。記録孫構的功勞加官爲直昭文館。

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毁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阯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掎角搗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宫，换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

改任湖北轉運使。章惇討伐南北江蠻，孫構曉諭懿、洽二州來降，招納歸附的有十四州。當初，渡過辰溪，船壞而落水，得到别人援救纔免於淹死，神宗愛憐他，賜帛三百匹。北江酋長彭師晏時常反叛，孫構知道向水酋長彭儒武和他有仇，發檄文叫彭儒武攻打彭師晏，彭師晏投降，收得他的下溪州地，五溪都平定。進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官服。交阯入侵，朝廷任命孫構爲右諫議大夫、桂州知州，他聲言將夾擊直搗交阯人的巢穴，敵人聽到後就退走。因病提舉崇福宫，改太中大夫，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孫構喜好功名，勇於建功立業，西南邊界的事端由此而起。

張詵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别人户，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任通判越州。百姓以運送官府貨物的衙前役爲苦事，張詵分别人户等級，記下各户應服役的人，

雇人充，皆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録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

以分別等級向人們收錢雇人充役，都以爲方便。任襄邑縣知縣，升爲夔州路轉運判官。記取他開闢疆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任陝西轉運副使。被召入應對，皇帝說："我未曾認識你，但每次閱章奏，惟有你和蔡挺有所議論和請求，使人看了章表就很明白。不久將以州府的職事托付你。"等入辭皇帝時，賞賜他金魚袋紫衣。

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群羌感悦。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氈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破之于錯鑿城，斬首萬級。

第二年，爲直龍圖閣、秦州知州。在此以前將領和官員貪功，大多在羌人地區打獵射擊，因而引起邊境事端。張詵到後，申令不許犯此禁，抓住一個犯禁者，在邊境上斬首，羌人感激欣喜。升天章閣待制、熙州知州。董氈派鬼章進逼岷州，張詵前去征討，董氈迎戰，張詵在錯鑿城將他擊敗，斬首一萬級。

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産調夫，户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劍外招携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鋭，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

元豐初年，加官爲龍圖閣直學士、任成都府知府，移任杭州。將要出發時，朝廷又命令他權經略熙河事，催他趕路赴任。當時倉促調動軍隊，有關官員統計財産徵調役夫，每户甚至要多次服役，很多百姓逃亡。張詵在半途中上奏這種狀況，請求發敕書讓劍外各地招安那些離心的人們，朝廷不予回答。適逢靈武的軍事行動停止，張詵於是到杭州去，路過京城，皇帝問他西夏之事，他對答説："敵人的氣勢雖弱，而我軍也不勇鋭，邊境的防備也未布置好，請從長計議。"積功升官至正議大夫，死去，享年七十二歲。

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逭清議云。

張詵生性孝順友愛，不求錢財，平生不置田産。既已建議開拓瀘夷土地被進用之後，雖有好的言論可采録，終不免被清議所指責。

蘇寀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兖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盗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進士及第，調任兖州觀察推官，被太守杜衍所賞識。任大理詳斷官。有個百姓的母親改嫁後死去，已下葬，他擅自偷盗她的靈柩回父親墳上合葬，按法律當判死刑。蘇寀説："兒子取母親遺體和父親合葬，難道和挖墳偷取財物能一樣嗎?"請准而免死。

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爲奸漁。寀議

升任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單州知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文州每年買羌人的馬，羌人取得錢轉買蜀地貨物，狡猾的市儈們任意抬高和壓低物價，肆意投機漁

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絶。

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

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利。蘇寀建議設折博務，平抑物價以換馬，長期的積弊立即被制止。

入朝爲判大理寺，任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升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出使契丹，回來時在半途上，聽到英宗去世，契丹爲他設宴時仍用音樂，蘇寀對送行者説："兩朝是兄弟之國，君臣間的大義，我們和你們是一樣的。這樣如果可忍受，還有什麽不可忍受的。"因此去掉作樂。

進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爲鳳翔知府。回京，糾察在京刑獄，又出朝爲潭州、廣州知州，累積調升爲給事中，河南府知府，没有積壓的案件。入京爲知審刑院，去世。蘇寀長於刑法，所以多次任法官，多次以擬議刑法受到詔書嘉獎。

馬從先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爲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年時盡力於學問。他父親可以蔭庇一個兒子爲官，他推讓給弟弟。由進士逐漸升官任太常少卿、宿州知州。宿州在淮河和汴水之間，素來難於治理，馬從先給那些聚賭的人、重新犯罪的人厚賞去捕捉盜賊。禁宰牛、私鑄錢，很嚴厲。遇上大水，開糧倉賑濟流民，救活幾十萬人。被代回京，又任壽州知州，以年老推辭，英宗曉諭派遣他説："聽説你治理的成績很好，壽州比宿州更重要，姑且爲我前往。"既到壽州，治理辦法一如過去。由太子賓客調任工部侍郎告老退休。馬從先性情嚴肅，雖在盛夏不光脚。晚年學佛，預言自己命終時間，享年七十六歲去世。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議。至於沆决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論曰：孫長卿性情務求廉潔，以能臣被稱道，李中師用法苛刻深沉，以治事明辨著稱，雖然都是有才能的官吏，而自是優劣分明。羅拯和馬仲甫都能爲國興利除害。孫構開始開拓西南邊地，張詵拓展瀘夷之地被進用，雖有其他長處，不能逃避清議的譏評。至於周沆對黄河决口的議論，安撫遠方的百姓，折服鄰國使者，多有可稱道之處，他是最優秀的吧。

沈遘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爲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父恩蔭爲郊社齋郎。考進士，廷試唱名第一，大臣認爲已任官不應在士人的前面，就以沈遘爲第二。任爲通判江寧府，回家，上奏《本治論》。仁宗說："近來進獻文章的大抵是詩賦，沒有像這十篇是可以實用的。"被任爲集賢校理。不久，修起居注，不久爲知制誥。因父親沈扶犯事而免職，他請求爲越州知州，移任杭州。

爲人疏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采，皆甘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鱉，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遘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奸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遘爲稍弛，而刺者復爲民。

沈遘爲人放達超逸而博學，明於吏治之道，令行禁止。百姓有的因貧窮不能安葬，沈遘用公用錢資助，又給孤女幾百人辦出嫁之事，有些娼妓優伶養育平民家的孩子，奪歸他們的父母。沈遘對待他的僚屬很好，他們都甘心樂意竭盡心力做他的耳目，刺探民間各種事情，一點小事他都能知道，有事情發生他就立即斷決。禁止捕捉西湖中的魚鱉，沈遘有個老友住在湖邊上，蟹夜間爬進了他的籬笆中，正好有客人住在他家，就一起把蟹吃了，天明到官府去，沈遘迎着他說："昨夜吃蟹味道好嗎?"客人笑着道歉。小民有犯法的，情節稍有不好，不問犯法的輕重，常常被刺配爲兵，奸邪狡猾的人不敢爲非作歹。提點刑獄鞠真卿將要查處這件事，沈遘由此稍爲寬弛，而被刺字的復爲平民。

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閔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嘉祐末年仁宗的遺詔到達，沈遘因此住宿在外面，二十七天不喝酒吃肉。召爲開封府尹，升龍圖閣直學士，處理政事與在杭州時一樣。早晨起來辦理公事，到中午完畢，出去與親戚故舊來往，從容地宴飲談笑，精力充沛而有餘暇，士大夫都稱贊他能幹。授翰林學士、判流內銓。遭母喪，英宗憐憫他離職，賞黃金一百兩，并命令他護送棺柩還蘇州。既下葬，他就住在墳墓旁，服喪未完畢就死了，年僅四十，世人感嘆可惜。弟弟叫沈遼，堂弟叫沈括。

沈遼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群，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仿之，輒近似，乃鋤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

沈遼字叡達，幼年就與衆不同，長大了好學喜交游，傲視一世人物。讀左丘明、班固的書，稍有摹仿，常常能有相近之處，於是他破除陳規自由寫作，自成一家文體。志向和節操高超，飄

物外意，絶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税。吴充使三司，薦監内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洒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疏。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

飄然有超脱避世之意，絶不喜進取官位。因哥哥之故被任監壽州酒税。吴充任三司使，推薦他監内藏庫。熙寧初年，審官院分出西院，以沈遼爲主簿，當時正看重這官位，出使時持節。沈遼過去就被王安石所賞識，王安石曾寫詩唱和，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的稱譽。王安石執政時，改變法令，沈遼和他議論，愈來愈意見相左，就日漸疏遠。於是因和其主管官員不能合作，罷官去職。

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玩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

很久以後，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叫他代理華亭縣知縣。其他官員正好和他過去有仇，想用法律條文陷害他，因爲縣中百姓争執時互相牽連訴訟，話中涉及沈遼，就加以罪名。被下獄認罪，奪去官職流放永州，遭到父喪也不得釋放。經歷大赦，纔被轉到池州。他就此留連在江湖上好幾年，更加傲慢看不起世事。既到池州，住在九華、秋浦之間，游玩山林泉澤，高興地説："讓我自己選擇，也不過這様了。"就在齊山之上蓋房子，稱之爲雲巢，好事的人大多去游玩。

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黄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沈遼後悔平生不愛惜珍重自己，把年少時的習氣都改去，關門伏在几案上静坐，筆硯都積滿灰塵。偶然寫文章，雄奇而華麗，尤其長於詩歌，曾鞏、蘇軾、黄庭堅都跟他相唱和往來，但始終不再做官。元豐末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沈括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迹漫爲汚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沈括字存中，因父親做官而任爲沭陽主簿。縣靠着沭水，就是職方氏所寫的"浸曰沂、沭"，但從前水道已經淤塞爲沼澤，沈括重新修築二條堤防，疏通水流爲百渠九堰，用以分散和減弱水流，得到了上等田地七千頃。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删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閲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

進士及第，編校昭文館書籍，任館閣校勘，删定三司條例。根據舊制，三年一次郊祭的制度，有關部門按簿籍而行事，收藏其副本，吏員們沿用時從中取利。以前在祭壇下設帳幕，離城幾里地爲園囿，種樹纏以彩色綢緞、雕刻鳥獸之形設置其中。舉行典禮那天晚上，皇帝親自去觀看，到端門、陳列儀仗衛隊以檢閲警戒狀况，皇

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

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

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挻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絶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

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奸

帝出游觀賞，不能在齋戒祭祀之時。皇帝所備車駕中每一器物，而工匠侍役就得六七十人。沈括考訂禮制沿革，寫成一部書叫《南郊式》。皇帝就下詔叫他點檢事務，按新的儀式舉行祭禮，所省費用以萬計，神宗稱贊他。

升爲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天文曆算的官員都是市井間庸俗商販，對天象和曆算圖譜儀器，大多渾然不懂。沈括開始設渾天儀、景表、五壺浮漏，招來衛朴造新曆，又招募天下人上獻太史占書，兼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部分，後來都實行了。加官史館檢討。

淮南災荒，朝廷派沈括去察訪，沈括發放常平倉的錢和米，疏浚溝渠，整治廢棄的田畝，來救治水害。升任集賢校理，察訪兩浙的農田水利，升任太常丞、同修起居注。當時大舉搜括民間車輛，百姓不瞭解國家的用意，互相動摇人心；又市易司憂慮蜀鹽私販不能禁止，想把私家鹽井填塞而運解州的池鹽去供應蜀。言官對這兩件事紛紛反對，皇帝都不加理睬，沈括侍從在皇帝身旁，皇帝看着他説："你知道搜括車輛的事嗎?"沈括説："知道。"皇帝説："你認爲如何?"沈括回答説："敢問有何用處?"皇帝説："遼國以騎兵取勝，不用車戰不足以抵擋。"沈括説："車戰的好處，見於歷代。但古人所謂的兵車，是輕車，用五種駕馭的方式行動拐彎方便，以靈活快速見長。現在民間的輜重車又重又大，一天走不到三十里，所以世人稱爲太平車，僅能在平時使用而已。"皇帝高興地説："人們没有説到這些，我要思考此事。"於是問起蜀鹽的事，沈括回答説："把一切私人鹽井填死而運解州鹽去蜀，假使能使一切鹽都由官府出售，當然好。但忠州、萬州、戎州、瀘州之間夷人地區私人的小井更多，不可能全部填塞，勢必要加强監察，我恐怕得不償失。"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見。第二天，兩件事都停止了。擢升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從任中允到這時僅三個月。

任河北西路察訪使。在此之前，對冶銀之事，轉運司設官收利，沈括説："接近財寶就使國家貧窮，其勢是必然的；從事的人多那麽藏匿

僞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十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没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兹始矣。”

偷盗和作僞如何檢查？朝廷每年送給契丹銀幾十萬兩，因爲這不是契丹所有，所以他們看重以爲大利。以前銀城縣、銀坊城都陷於他們手中，要是他們懂得了開鑿礦山之利，那麽中原之幣就輕，他們何必仰賴每年所送的贈物，鄰國的兵争將從此開始了。”

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

當時向京城附近的民户徵收馬匹以備邊防之用，百姓以此爲患，沈括説：“契丹馬多而人們習慣於騎戰，正像中原人善於使用强弩。現在放棄我們擅長的技藝，而去學自己所不能的戰術，怎能取勝。”又邊境的人學習軍事，是看能拉開强弓評優劣，而不看能否貫穿皮革，沈括認爲應以能射得遠和洞穿堅甲爲評比之法。像這種建議共三十一條，皇帝都下詔加以認可。

遼蕭禧來理河東黄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閲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争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遼國的蕭禧來要求河東的黄嵬地方，留在館舍中不肯辭别，説：“一定要請求得到後回去。”皇帝派沈括去訪問遼國。沈括到樞密院查閲檔案，得到當年所議定疆界的文書，指定古長城爲界，現在所争之地離界綫有三十里遠，上表論述了這事。皇帝在休息日開天章閣召見沈括，高興地説：“大臣們實在不考究事情的本末，幾乎誤了國家大事。”命令沈括以畫圖給蕭禧看，蕭禧的議論被折服。皇帝賞賜沈括白銀一千兩讓他出發。到了契丹朝廷所在地，契丹宰相楊益戒來和他商談，沈括求得關於土地争訟的文書幾十件，預先叫吏員們記熟，楊益戒有問題提出，就叫吏員舉其内容回答。過一天又問，也是這樣。楊益戒無法對答，虚張聲勢説：“捨不得幾里土地，而輕易斷絶和好嗎？”沈括説：“軍隊出師有理則氣壯，無理則氣衰。現在北朝抛棄了先君的大信，以威使用軍隊，這不是我朝的不利。”一共會商六次，契丹知道無法改變沈括的主張，就放棄黄嵬而請求天池。沈括就回朝，在路上畫了契丹的山川險要平坦的地形及道路坦直曲折的狀況，記下風俗的純樸和龐雜的情形，以及各地人心的向背，作《使契丹圖抄》奏上。被授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嘗白事丞相府，吴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

曾到丞相府報告公事，吴充問他説：“自從免役法頒布以來，百姓中指責的人至今未停，這

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户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説,表行之。

辦法究竟對百姓起何作用?”沈括說:“以爲不便的,僅是士大夫和住在城鎮習慣於享受免除差役的人而已,不足顧慮。惟獨貧困小户本無差役,而也叫他們出錢,則是可以考慮的。如果全加豁免,使這些人不出錢,就好了。”吴充贊成他的説法,上表推行。

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别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傅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

蔡確議論沈括説話兩方不得罪并且自相矛盾,暗害司農寺的法令,因此沈括以集賢院學士爲宣州知州。第二年,復爲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出發,改爲延州。到任所,把所有另外賞賜的錢買酒,命令民居和市集的良家子弟騎射比賽勝負,有出衆才能的,親自起來斟酒慰勞,邊境的人欣喜感激,拿弓持箭,惟恐不得進身。過了一年,拔得能射穿鎧甲和跳躍上車的人一千多,都補充中軍作爲義從軍,威武在其他各府稱雄。以副總管隨种諤西征夏國拔取銀州、宥州的功勞,加官龍圖閣學士。朝廷派出宿衛京城的軍隊來戍守,再次犒賞而未賞及本鎮軍人。沈括認爲禁衛軍雖然重要,但每年作戰的,却是鎮兵。現在這樣不公平,將要招致禍亂。於是隱藏敕書,而假稱制書賞賜本鎮兵緡錢幾萬,通過驛站奏聞朝廷。詔書回答説:“這是尚書省頒行獎賞的失誤,如果不是你察知事情的機宜,必定擾亂軍政。”從此,事情有來不及請示的,都可以專决。蕃漢將士從皇城使以下,都許他依制補授。

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粮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粮,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粮,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内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

种諤軍隊行進到五原,遇上大雪,糧餉供應不上,殿直劉歸仁帶領兵衆向南逃奔,士卒三萬人都潰敗進入塞内,居民很恐慌。沈括出到東郊餞送回歸原地的河東軍隊,得到逃奔的兵幾千人,問他們説:“副都總管派你們回來取糧,主要由何人負責?”回答説:“在後面。”沈括立即勸告他們各自回屯駐的地方。到傍晚,到的有八百人,不到十天,潰散的兵都回來了。沈括出去檢查兵衆,劉歸仁到了,沈括説:“你回來取糧,爲什麽不拿軍隊的符節?”劉歸仁不能回答,沈括把他斬首示衆。過幾天後,皇帝派内侍劉惟簡來詰問叛者情况,沈括把詳情全部上報。

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

大將景思誼、曲珍攻拔夏國的磨崖葭蘆浮

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并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没，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圖城，沈括建議築石堡以威脅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到延州，徐禧想先在永樂築城。詔書派徐禧督率諸將去修築，叫沈括移府近塞，以便接濟軍用。不久徐禧敗没，沈括因爲西夏襲擊綏德，先已去救援，不能去救永樂，因此被貶爲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年，移秀州，接着以光禄少卿分司，住在潤州八年死去，享年六十五歲。

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沈括博學善於寫文章，對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都有所論著。又記録平日和賓客所談的事作《筆談》，多記載朝廷典故、耆舊的行爲，流傳於世。

李大臨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薦爲秘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韵者，責監滁州税。未幾，還故職。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進士及第，任絳州推官。杜衍爲河東安撫使，舉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舉薦他爲秘閣校理。考試應舉者時，誤取了作詩用錯聲韵的人，被責爲監滁州税。不久，恢復舊職。

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

仁宗曾派使臣賞賜館閣官員皇帝手書，到李大臨家，李大臨家貧没有奴僕，正自己在喂馬，使臣回去上奏，皇帝説："真是個廉潔之士。"以父母年老，請求爲廣安軍知軍，移邛州。回京，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

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争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神宗素來知道他的名字，升爲修起居注，進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城的刑獄。他説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發怒。適逢李定被任命爲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把任命狀封好退還，到李大臨處，李大臨也把任命狀封還。皇帝批示説："去年詔書規定，御史臺官員可以不按官職上奏舉薦，後來并未更改制度。"蘇頌、李大臨合奏："據過去規定，御史臺官員必須以員外郎、博士充任，近來的制度不限於這兩種人，不是説應選官也允許充任。李定以初等職官超過朝廷名籍，越級升入御史臺，這是國朝從未有過的。僥幸之門一開，官位名器有限，豈能人人都滿足其意願呢。"皇帝又下詔曉諭好幾次，蘇頌、李大臨堅持争執不止，於是以屢次阻止詔書命令，都責令

回各自的班位，李大臨以工部郎中出京任汝州知州。

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鬥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

辰溪進貢丹砂，路經葉縣，其中二箱變成兩隻野鷄，在山谷間飛鬥。耕田的人捉住，別人懷疑爲偷盜，上了刑具送到官府。李大臨知道是奇事，訊得事實，放了耕田的人。改任梓州知州，加官集賢殿修撰，又爲天章閣待制。剛到七十歲，退休七年後去世。

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李大臨清廉嚴整有操守，議論事情能識大體，因爲爭李定授官事後名氣更大，世人把他和宋敏求、蘇頌合稱爲"熙寧三舍人"。

呂夏卿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晋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晋江人。舉爲進士，任江寧尉。編修《唐書》完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講求治國之道，呂夏卿陳奏時務五件事，而且説："天下的形勢，不可能長久太平，應當在事故發生之前補救其弊端；事態已到來再考慮，恐怕就來不及了。"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議。

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脱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

英宗時，他歷任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皇帝曾問他政事，他回答説："真宗、仁宗兩朝不愛惜金帛以與西、北二國和好，免去百姓受戰爭之災，這是自古未有的。請不要失去以前的和好。"出京任潁州知州，得了怪病，身體日益縮小，死時身體像小孩，享年五十三歲。

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説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呂夏卿長於歷史，通貫唐代史事，博采傳記雜説幾百家，折衷諸家的説法整理排比。又通譜牒學，開創作各世系表，對《新唐書》最有功。

祖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考試名列高等。歷任南康軍、海州知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京爲直集賢院。當時封孔子的後代爲文宣公，祖無擇説："前代所封叫宗聖，叫奉聖，叫崇聖，叫恭聖，叫褒聖；唐代開元年間，尊孔子爲文宣王，就把祖先的謚號而加給後嗣，這不合禮制。"於是交近臣們議論，改爲衍聖公。

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

出任袁州知州。自從慶曆年間下詔讓天下建

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

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

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内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

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煉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諜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

立學校，十年之間詔令空有其名，并無教育人的實效。祖無擇首先設學官，收學員，州中誦讀的風氣，因此開始興盛。任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官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爲龍圖閣學士，鄭州、杭州二州知州。

神宗即位，知通進、銀臺司。起初，詞臣寫誥命，允許接受潤筆財物。王安石和祖無擇一同任知制誥，王安石推辭有一家人所送的財物未成，他又不願接受，就放在院署的梁上。王安石服喪離職，祖無擇把財物用在公家費用上，王安石聽到了就厭惡他。

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就暗示監察官員尋找祖無擇的罪狀。明州知州苗振以貪污聞名，御史王子韶視察兩浙，查訪到苗振的情況，事情牽連到祖無擇。王子韶，是個品行不好的人，他請求派内侍從京城中把祖無擇逮捕押赴秀州監獄。蘇頌説祖無擇身居侍從官員之列，不應當和以前的屬吏當面去辯論是非，御史張戩也救助祖無擇，朝廷都不聽。等到案件審查完畢，祖無擇沒有貪污情況，僅查到他借官府的錢、接見所轄百姓讓座和乘船超過規定而已。於是貶爲忠正軍節度副使。王安石還對皇帝説："陛下派一個御史出去，就查到了祖無擇的罪狀，因此知道朝廷祇是有事不去做，沒有做了而沒有成效的。"不久祖無擇復官爲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任信陽軍知軍，去世。

祖無擇爲人好仗義，篤於師友之情，年少時跟孫明復學經書，又跟穆脩學寫文章。兩人死後，祖無擇努力求訪他們遺作編纂成書，流傳於世。以言語和政治才能成爲當時的著名公卿，因爲小缺點被羅織成罪放逐廢棄，終究不再能振作，士人輿論爲他惋惜。

論曰：沈遘以文學進身，而長於治政。沈括知識廣博見聞豐富，貫通深奥的事理，辦理各種政事，又極通達聰明。呂夏卿號稱良史之才，尤其精於譜牒之學。宋朝的著名官員中，士人都各有其專精的才能，對學問毫無苟且，所以能如此。李大臨的官職在封駁詔敕，他能盡其職守；

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祖無擇每到所治之州，能够興辦學校，這些都是可以載入史册的。然而李大臨以論李定事被黜，祖無擇觸犯王安石而終身被廢棄，這就足以知道二人的賢德了。

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及第。歷任南康軍知軍、楚州知州，提點夔州路刑獄。瀘戎多次侵犯渝州，邊境官府本設在萬州，距離遠，有警報常要十天纔能到，程師孟上奏建議遷到渝州。夔州部境没有常平倉糧，他建議立常平倉，正遇荒年，爲了賑濟百姓的不足，就詐稱命令發放其他儲備，不等候批覆。吏員害怕，上言説不可以這樣。程師孟説："必定要等回報，挨餓的人都死了。"竟發放了。

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堤，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

調任河東路。晉地土山多，山旁靠着河流，春夏大雨，水和黄河一樣混濁，俗稱"天河"，可以用來灌溉。程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積成良田一萬八千頃，編集這些事情作爲《水利圖經》，分發州縣。任度支判官，洪州知州，堆砌石頭成江堤，疏通章溝，築北閘來調節水位升降，以後就没有水災。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説，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待契丹使者，蕭惟輔説："白溝地方應屬雙方共管，現在貴國在此種植幾里地的柳樹，而以我國人在界河捕魚爲罪，難道是合理的嗎?"程師孟説："兩朝都應該信守盟誓所約定的分界，涿郡有檔案可以拿來查閲，你不管文書，光憑口説，難道要挑起事端嗎?"蕭惟輔慚愧謝罪。

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

出京任江西轉運使。袁州發生盜案，州中吏員是盜匪的耳目，所以長久捕不到。程師孟把幾個吏人上了鐐銬送進監獄，盜匪就被擒獲。加官爲直昭文館、福州知州。他修築子城，建立學校，治理成績在東南最好。移任廣州。廣州州城被儂智高所毁，後來有警報，百姓驚駭逃竄，地方官相繼來到，都説這裏土質鬆惡不可築城。程師孟在廣州六年，築了西城。等到交阯攻陷邕管，聽説廣州守備堅固，不敢東進。當時程師孟已被召還，朝廷顧念以前的功勞，授他爲給事

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

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被派祝賀契丹國主生日，到達涿州，契丹方面安排席位，迎接的人向着正南坐，涿州官員向西坐，宋朝使者和副使向東坐。程師孟說："這是輕視我們。"不就位。從下午一直争到傍晚，跟隨的人驚惶失色，程師孟言語聲氣愈加嚴厲，呵叱導引者更换位置，於是改爲参加迎接的人東西對向。第二天，涿州人在郊外餞送，程師孟很快馳過去不加理睬；涿州人移文到雄州，以此上告，因此被處分罷官。後又起用爲越州、青州知州，於是退休，以光禄大夫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剿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生立祠。

程師孟多次掌管政務繁劇的州府，辦理政事簡易而嚴明，犯法不够死罪就不把他交吏人。揭發潜藏的罪惡敏捷如神，查到惡劣的土豪行爲不法而驕縱的人，一定嚴厲懲辦，到禁絶方罷休，所管之地安定。洪、福、廣、越等州爲他立生祠。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毁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進士起家，任通判大名府。牧場地在魏，年代久了被百姓冒占，有關官員按照舊的圖籍收回，土地已經多次易主，地券不清楚，吏人貪圖快些完成，拿着詔書强奪他人田地，甚至拆毁人家房屋、掘開墳墓。張問到後，就說："這難道是朝廷的意思嗎?"他上奏朝廷知道。仁宗告諭大臣們說："官吏都能像張問那樣用心辦事，哪還怕百姓不得安寧。"立即停止收地。

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决，議築小吴，問言："曹村、小吴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吴堤薄，水溢北出，故南堤無患。若築小吴，則左强而右傷，南岸且决，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堤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决，小吴卒潰。

提拔爲提點河北刑獄。黄河决口，有人建議在小吴築堤，張問說："曹村、小吴南北相對，而曹村受水流的冲擊，全憑小吴堤薄，水向北邊泄出，所以南岸的堤没有冲毁。如果修築小吴，就左邊强而右邊受害，南岸就要潰决，水連京城附近地區也將受害，祇能在孫、陳兩護堤間築堤以備水患。"下詔由水官議論，長久未解决，小吴終於潰决。

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户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决，議者欲調京東民三

改爲江東、淮南轉運使，加官直集賢院、户部判官，又任河北轉運使。所轄地區地震，黄河再次决口，議論的人想調京東路民工三十萬，從

十萬，自澶築堤抵乾寧。問言：“堤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

澶州築堤到乾寧。張問說：“堤不能有益，而受災之後，再發動工役勞民，不是好辦法。”神宗聽了他的話。張問十年不上奏自己考核年限政績，詔書特別升他的官職，入朝任度支副使，授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因耽誤軍需供應，貶爲光化軍知軍，不久，又爲河北轉運使。諸葛公權之亂，州縣中株連收捕，被連累逮捕的達幾百上千人，張問上疏爲他們辯白，僅殺了首惡。

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

熙寧末年，任滄州知州。自從新法實行，衹有張問不投其所好。遇到荒年，他對皇帝說百姓爲了能免去常平、助役之苦，反以流亡爲幸，語辭激切耿直得驚人。元豐年間改定官制，王安禮推薦張問可以任六曹侍郎，皇帝因爲他喜歡發不同的言論，不予任用。歷任河陽軍知軍、潞州知州。元祐初年，授秘書監、給事中，多次升官至正議大夫，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問處己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

張問廉潔自律，曾經在鄜延路經略安撫使處爲幕府，和种世衡友善，遭父喪，种世衡送他汝州田十頃，辭謝不受。張問公事外出，尚未回府而种世衡死去。种世衡的兒子种古，聽從父親的遺命，也不收回田畝，田畝荒蕪了三十年。後來汝州太守請求把田給學校，朝廷命令把田還給种氏家屬。

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也因爲役法的事被罷黜。

陳舜俞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强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

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學問廣博記憶力强。考中進士，又考中制科第一名。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爲山陰縣知縣，下詔書叫他替代還京時試任館閣官職。陳舜俞推辭說：“爵祿名位，本來是激勵廣大士人的，應該最爲神聖，怎可約定日期像付債契那樣？”交出中書省的帖子送上朝廷。

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

青苗法實行時，陳舜俞不推行新法，上疏自我彈劾說：“民間出借財物，所取利息最重的是一倍，約定以緡錢償還，而穀物、布匹、魚鹽、薪柴菜蔬、農具、鍋鑊等類，都可抵債。朝廷召百姓前來貸款，有關官員約定莊稼長到中等成熟的程度償還，而必須用錢來還，百姓想像借私人

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爲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户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絶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别爲一賦以敝海内，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税，五年而卒。

錢那様用其他物品抵償而不可得，所以百姓甚至出賣田地房屋、把妻子兒女典押出去。有見識的老人們，告誡鄉親和子弟們，從來没有不説借債的危害。祖宗時規定的法令，用財物出借給人，一切以契約爲憑，官府不予處理。這辦法對保全老百姓的用意，這樣深遠。現在用便利來引誘百姓，又用威勢和刑罰來催督他們，和舊法相比，就不同了。詔書説這辦法是爲了救濟百姓的困乏和抑制豪强兼并，但是讓十户作一甲，流動而没有根基的人不予發放，那麽真正困乏的人就已不受其恩惠。這法令終於實行，更是爲兼并者提供方便而已。爲什麽這樣説呢？天下之有常平倉，不是能够給每個人發給糧餉，而衹是控制穀價的貴賤，使貯存着糧食的人不能長期藏着以求利。現在散發爲青苗錢，惟恐不散完，萬一饑荒接連來到，一定有人會乘機高價出售糧食，不知將用什麽辦法來制裁他們？官府規定既然是發放錢取利息，富人家藏錢多，坐等鄰居們拖欠官府錢財的時候，田産房屋妻子兒女都可以隨意得到，這難道不是幫助兼并者謀利嗎？雖然分爲夏季和秋季兩次發放青苗錢，而秋天發放的月份和夏天收還的日期相同，夏天發放的月份和秋天收還的日期相同，不過輾轉不斷地計算利息，以發放到的錢再去償還所欠官府上一期的錢，使我們的百姓終身以至世世代代，每年兩次交納利息錢，没有完了的時候。這是又添一種變相賦税使百姓困敝而已，不是帝王之道所應推行的。”奏表送上，陳舜俞被責罰爲監南康軍鹽酒税，五年後去世。

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陳舜俞以前曾棄官歸家，住在秀州的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後來又出去任官，就此貶官而死。蘇軾作文章哭他，説他“學問和才能，具有一百人的能力，慷慨地想以一身來擔當天下的大事，而人之所以曲折周旋、以輔助其才的却没有。一次斥去就不再復用，士大夫們不論認識不認識他的，都對他深感悲痛”。

樂京

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絶，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

樂京，荆南人。他在平民時，鄉人稱贊他行義，侍候母親極孝順。妻子張氏家死絶了，帶妹妹跟自己同住，樂京從未見過她的面。樂京的妻

寢食于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黄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于家。

子死後，樂京就在外面吃飯睡覺，并把妻妹出嫁。嘉祐初年，下詔訪求隱士，因人薦舉爲皇帝所知，得校書郎，任湖陽、赤水兩縣縣令。神宗訪求群臣進言，樂京上疏請求皇帝敬畏上天保佑百姓。知長葛縣。助役法實行時，樂京說："提舉常平官說此法不便。"朝廷叫他陳述和分析理由，又不作回答，而且不肯再治理縣中事務，自動上奏請求離去。提舉官彈劾他，皇帝下詔書撤去他著作佐郎。經過十年，恢復官職，監黄州酒稅，以承議郎告老退休。元祐初年，召赴朝廷，没有去，死在家中。

劉蒙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劉蒙字子明，渤海人。以作詞賦爲耻，不肯應舉進士；學習茂才異等科，又不想自動求官。都轉運使劉庠薦舉隱士，朝廷徵召劉蒙應試得第一，任湖陽縣知縣。常平官召集各縣縣令聚會商議推行免役法，劉蒙認爲不便實行，不肯參加議論，退下後陳述了此法的害處，就自劾離去，也被免官。他回鄉教書，邊侍候父母邊講學，跟他游學的人很多。元豐二年，去世，年僅四十歲。門人和朋友在哀辭中表彰他的德行，號爲正思先生。元祐初年，朝廷賞賜他的家五十匹帛。

苗時中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

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

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

苗時中字子居，他的祖先從壺關遷到宿州。以父恩蔭爲寧陵主簿。縣境有條古河久已淤塞，他請求開導疏通灌溉田畝，使百姓得到很大好處，人們稱爲苗公河。

調爲潞州司法參軍。州太守想把一個囚犯判死刑，苗時中堅持不同意。太守發怒，斥責十分嚴厲，苗時中說："我寧可回家種田，法律是不可改變的。"太守覺悟而聽從他的意見。熙寧年間，以司農丞出巡梓州路，秘密薦舉能幹的吏員十人，後來都被進用，人們始終不知道。

交阯侵犯邊界，苗時中被升爲廣西轉運副使。宋軍討伐交阯，屯駐富良江，長久不進軍。苗時中說："軍隊没有進討的意思，敵人必然從旁路來偷襲，乘我方不備，以求萬一取勝，必須使他們勢窮然後肯投降。"暗中作了準備，不久交阯人果然從上流來，他們被打敗，纔求和。

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粮道遠，創爲措運法，食以不乏。還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户部侍郎，卒。

改爲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征伐蠻人乞弟，屯兵不進。苗時中說："軍隊已疲勞，將士們露宿在外面，這不是好辦法。"韓存寶不聽，終於因罪被殺。林廣代替了韓存寶之職。乞弟既已投降，又逃走，將士們驚恐相對失色。到晚上，聽不到巡更聲，苗時中問林廣，林廣說："賊人既逃去，所以發兵追擊他，顧不上體恤了。"苗時中說："皇上以十萬兵衆交付給你，難道你把一死當作勇敢？現在進入敵境，事變將不可預測。"林廣明白了，馬上叫追擊者停止向前，整軍再前進。適逢接到還軍的詔書，軍隊回軍途中，苗時中因爲軍糧的道路遠，創立了措運法，軍糧得以不匱乏。被升兩級，任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官直龍圖閣、桂州知州，進爲寶文閣待制，官至户部侍郎，去世。

韓贄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税。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産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奸，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内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進士及第，官至殿中侍御史。因爲小過失，貶爲監江州税。赴任時半路被任爲睦州知州，又任侍御史。荆湖地區遭災，他被派出京持節安撫。湘中自從馬氏割據以來，計人丁交納米糧，身死財盡還不能得免，韓贄奏請予以免除。改爲知諫院，進升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因私縱容奸惡，狄青出身士兵、位至樞密使，内侍王守忠不按等次升官，韓贄都無所顧忌地彈劾。

出知滄、瀛二州，還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决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

出朝任滄州、瀛州二州知州，升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黄河在商胡决口向北流，議論者想恢復故道。工役即將興起，韓贄說："黄河向北流既已安定下來，突然改變流向，未必能够成功。不如鑿開魏縣的金隄使其分流進故道，分爲兩條河，或者可以緩解水患。"皇帝派官視察，照他的計劃辦，僅動員了工役三千人，一月左右就完工。入京任判都水監，權開封府，辦事簡約而治理甚好。任河南知府，建造永厚陵，費用節省而不擾民，神宗稱贊他。回京任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任徐州知州，以吏部侍郎退休。

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禄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

韓贄性情行爲善良公正，平常生活極節儉，把所得的俸禄賞賜買田資助族人，靠此得以成活

數。退休十五年，謝絶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娱。年八十五，卒。

的將近一百人。退休十五年，不與人往來，讀書賦詩以自樂。年八十五歲，去世。

楚建中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税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進士及第，爲滎河縣知縣。百姓以鹽税不平均爲苦，楚建中根據田畝的多少來定輕重。

主管鄜延經略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傅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

主管鄜延經略機宜文字。夏國人來定分界，楚建中去辦理此事。夏國人衆突然涌來，有兩個騎兵搭箭拉滿弓對着他，楚建中敞開腹部叫他們射，説："我不怕死。"騎兵就退走了，衆人佩服他的膽量。元昊求和，楚建中向府進言請求修築安定、黑水等八座城堡以便控制東路，夏軍果然來犯，聽説有準備，不敢進。多次升官爲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造永昭陵時，命令他决定調用人力物力，節省幾十萬。歷任夔州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爲度支副使。

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彦博薦爲户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神宗準備攻打西夏，以楚建中曾經被邊境大臣所薦舉，召來想用他，但他對答的話不合皇帝心意，出朝爲滄州知州。很久以後，任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又任慶州知州、江寧府知府、成德軍知軍，以正議大夫告老退休。元祐初年，文彦博推薦爲户部侍郎，不接受。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張頡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没，頡按禁地約束，召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

張頡字仲舉，祖上是金陵人，遷到鼎州桃源。進士及第，調任江陵推官。遭旱災饑荒，朝廷派官安撫，張頡陳奏十件事，全活幾萬人。任益陽縣知縣，縣境靠着梅山溪峒居地，有不少蠻人和僚人出没，張頡按禁地加以約束，招募瑶人耕種開墾，上奏其事，未得批覆。多次升官爲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

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説，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

熙寧年間，章惇收取南江土地，設沅、懿等州，攻克梅山，與楊光僭爲敵。張頡當時居喪在鼎州，寫信給朝中貴臣，説南江殺戮過多，無辜被殺的占十之八九，尸體滿江，百姓幾個月不吃魚。章惇恨他的説法，想分些功勞以誘他，於是説："張頡從前任益陽令，首先提出取梅山的建議，今天成功，始於張頡。"皇帝下詔賜他絹三

賜絹三百匹。

百匹。

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駡參軍沈竦罷歸。

不久升爲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爲荆南知府，復移任廣西轉運使。當時把廣源建爲順州，將要建城，張頡認爲無益，朝廷聽從他的建議。因揪參軍沈竦頭髮并駡他而罷官歸家。

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强，且爲中國患。今請出兵自效，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蜑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

不久，以直集賢院爲齊州、滄州二州知州，進爲直龍圖閣、桂州知州。入朝見皇帝，皇帝首先説："你日前論順州不可守，確實這樣。"當時有獻言的人説："海南的黎人陳被蓋是五洞酋長，將來强盛，將爲中原朝廷的禍患。現在請求出兵爲朝廷效力，應該安撫接納他。"朝廷命令張頡處理此事。張頡派一人去叫他，他出來，補爲軍門小校，他很高興地回去。詔書問張頡爲什麼賞的這樣薄，張頡回答説："荒僻邊地的蠻蜑人没有其他要求，得這賞賜就够了。"不久罷兵，海南始終平安無事。

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户部侍郎。

很久以後，轉運使馬默彈劾他辦理宜州蠻的事情不適當，罷職爲均州知州。哲宗即位，恢復原職，爲鳳翔知府、廣州知州，召爲户部侍郎。

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逾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猺畔，朝廷托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張頡歷任各職都以辦事嚴格得到治理，而又苛刻狡詐。右司諫蘇轍論列他的九條罪狀，執政大臣認爲他雖無德而有才能可用，不予答覆。過了一年，以寶文閣待制出京任河北都轉運使，改任瀛州知州。湖北溪猺叛亂，朝廷認爲張頡素有威望，又改任荆南知府，剛到京城城門，突然得病死去。

盧革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耻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年時舉爲童子科，杭州知州馬亮見到他所作的詩，稱道賞識他。當年秋，向朝廷推薦士人，馬亮暗中告誡主管的人不要漏了盧革。盧革聽到了，對人説："因得到私人薦舉，我引以爲耻。"離去而不應命。二年後，就以第一名被選中；到進士及第時，年齡剛十六歲。

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

慶曆年間，爲龔州知州。蠻人入境侵擾，桂管一帶動蕩不安，盧革籌劃軍需，事前準備就緒。他轉公文給安撫使杜杞，請求修治各州州城，以及更换不稱職的官吏。又説："嶺外的小

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

州，四五個合起來還不及中原一個大縣，沒有城池和甲兵等守禦的設備，將會被賊兵所困，應該考慮其遠近距離進行合并。”後來儂智高來犯，九州相繼失守，都和盧革所憂慮的一樣。

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秉爲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任婺州、泉州二州知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請求任外地官職，神宗對宰相說：“盧革這樣廉潔退讓，應給予好州。”於是任宣州知州。以光祿卿退休。因爲兒子盧秉得到恩典轉爲通議大夫，退居於吴地十五年。盧秉任發運使，得到准許每年回家探望一次。後來盧秉在渭州任軍帥，請求辭官侍奉父親。皇帝多次賜予詔書安慰勉勵，當時以爲榮耀。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盧秉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

盧秉字仲甫，未成人時，就有英才的聲譽。曾去見蔣堂，在池旁亭中坐着，蔣堂說：“亭子和池沼還算可以，可惜樹木沒有成長起來。”盧秉說：“亭子和池沼好比爵位，時機來了就可得到；樹木非培植根株不能成長，很像士大夫立名節。”蔣堂欣賞他的話，說：“你一定會成爲好官。”

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静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

進士甲科及第，調任爲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在州縣沉浮二十年，沒有人知道他。王安石見到他在壁間題的詩，知道他沉静退讓，剛好要設條例司，預先選中了他。盧秉奉命出巡淮、浙治理鹽法，跟薛向探討利弊，給煮鹽的百姓出本錢建立家業，告誡他們不得私賣，還奏朝廷，定爲制度。

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顓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糶。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爲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

任爲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專提舉鹽事。執法苛刻嚴厲，追查連保，連累到家屬，一年中犯禁的人成千上萬。升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各地遭災荒，皇帝下詔將上供米減價出售。盧秉說：“價格雖然賤了，但窮人難於得到錢，請求僅還米的成本，而把其餘的用來賑濟百姓。”這年上報户口賦税等，神宗問他說：“聽說滁州、和州的百姓捕捉蝗蟲充當糧食，有這事嗎？”他回答說：“有的，百姓飢餓得很，餓死的人遍地都是。”皇帝憐憫地說：“以前僅有趙抃對我講過而已。”在此之前，發運使大多上獻結餘

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

的錢財以求恩寵，盧秉説："我的職責是監督六路的財賦，按時上繳，豈有結餘。現在結餘的，大抵是正數。請求從此停止上獻，用七十萬緡錢償還三司的欠錢。"

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寨，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

加官爲集賢殿修撰、渭州知州。朝廷出五路軍隊大舉討伐西夏，僅涇原一路有功，進升爲寶文閣待制。夏國境内的胡盧川距離邊塞二百里，自恃地險路遠不設防備，盧秉派將軍姚麟、彭孫去襲擊，俘虜斬殺數以萬計。升爲龍圖閣直學士。夏國首領仁多嵬丁率全國的兵衆入侵，進犯熙河路的定西城，盧秉在瓦亭整頓軍隊，分派兩將駐在靜邊寨，指着夏軍的來路説："我天亮就可坐等捷報。"到天亮時夏兵果然來了，見到宋朝軍隊，驚恐地説："這是自天而降的。"盧秉放兵進擊，夏兵都逃奔潰敗。有人説仁多嵬丁已經死了，有人認識他的衣服，諸將請求上奏。盧秉説："幕府上報功勞惟恐不真實，我怎敢把不查實的情况上報而欺騙呢?"後來查證此事，仁多嵬丁真的死了，皇帝下詔表揚賞賜衣服馬匹、黄金錢幣，并且叫他上獻所獲兵器鎧甲。

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宫，卒。

盧秉鎮守邊境很久，上表稱父親盧革年老，請求回内地。調任湖州知州，走了三個驛站，皇帝又下詔叫他回渭州，對他安慰頗爲優厚。盧革聽到後，也用大義中止他的請求。不久盧革病重，於是得以回來。元祐年間，任爲荆南知府。劉安世奏論他推行鹽法虐害百姓，降爲龍圖閣待制、提舉洞霄宫，去世。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争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間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禄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奸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

論曰：宋朝的人才也够多了。青苗法剛實行，滿朝的耆舊老臣，守法大臣和正直之士，引證古今共通的道理，盡力争辯而不能阻止，往往有很多人自動引退而去。等到幾年以後，法令既已成立，天下的人也對此没有什麽辦法。後來偶有鎮守遠州的人，還能誠懇地爲百姓説話。陳舜俞、樂京、劉蒙都以一區區縣令，奮力對抗部使者，把放棄官職看得和丢掉破鞋一樣，這些行爲不是害怕威勢貪圖俸禄的人所能做到的。程師孟救活飢餓羸弱的百姓，興修水利，揭發奸邪誅殺惡人，歷任各職可以稱道；等到出使契丹，糾正

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却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座位的禮儀，果決地不稍屈服。苗時中阻止林廣縱兵追擊蠻人，深通兵家的變化。韓贄身居諫官，彈劾毫無顧忌，確有直臣的風度。楚建中用雅量使敵人退却，言辭嚴厲而氣勢正大，更是奇偉出衆。張頡雖有才能，而苛刻詭詐，大概是天性如此。盧革始終廉潔退讓，盧秉不免於趨合時事，推行鹽法虐害百姓，父子二人的習性相去甚遠。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閔　趙卨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韵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

滕元發起初名甫，字元發。因爲避高魯王名諱，改用字作爲名，因而字達道，是東陽人。將出生的前夜，他母親夢見老虎在月亮中行走，跌落進她的房間。滕元發性情豪爽慷慨，不拘小節。九歲就能作詩，范仲淹見到後很賞識他。考進士，廷試名列第三，因詩的聲韵不合格式，被撤銷，再次應舉，又考第三。被授爲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任杭州知州，見到他就覺得他不平常，說："這是奇才，日後應當成爲賢將。"教給他以治理大州和守禦邊境的方略。

召試，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召入朝考試，任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把他的姓名記下藏在宮中，没有來得及起用。神宗即位，召滕元發來問他治亂之道理，他回答說："治亂之道就像黑與白、東與西一樣分明，所以會有顔色混淆，方向顛倒，是因爲朝廷中的朋黨擾亂了。"神宗說："你知道君子和小人各爲其黨嗎？"他說："君子没有朋黨，譬如草木，互相纏繞依附的必然是蔓草，不是松柏。朝廷中没有朋黨，雖然是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能辦好事；不然的話，雖然是高明的君主也很危險。"神宗認爲是名言，稱贊嘆息了很久。

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

進升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議論宰相在朝會時不領班是跋扈，神宗問滕元發這問題，滕元發說："宰相雖然有罪，但以爲是跋扈，那我就以爲是欺瞞天理陷害人了。"任爲御史中丞。种諤擅自在綏州築城，并且和薛向調發各路

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爲罷之。

軍隊，環州、慶州、保安都出兵劫掠夏國，夏國人誘殺了將官楊定。滕元發上疏竭力說諒祚已經求和，不應當失信，邊境衝突一開，戰爭不斷百姓疲困，必然會有內部憂患。又中書省、樞密院決定邊境事務意見常常不合，中書省獎賞戰功而樞密院則對邊將進行約束，樞察院責問修築城堡的事而中書省則下褒揚詔書。滕元發說：“戰爭和守備，這是大事，而意見不同到這樣，請皇帝下敕書讓中書、樞密二府商定一致再發公文。”宰相讓他兒子判鼓院，諫官們認爲不可以這樣。神宗說：“鼓院僅傳達事情而已，這對於事情有何妨害。”滕元發說：“假如有人控訴宰相，却讓他兒子傳達，行嗎？”神宗明白了，就取消此舉。

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修堤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傴，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傴所在。

京城和各地發生地震，滕元發上疏陳述發生災變的原因，大臣由此不高興，出朝爲秦州知州。神宗說：“到秦州去，不是我的意志。”留下他不叫去。接待和陪伴契丹使者楊興公，暢開胸懷和他談話，楊興公很感動，將要回去，哭着和他分別。河北發生大地震，朝廷命令滕元發爲安撫使。當時城墻房屋多數倒塌，百姓怕被壓，都睡在帳幕茅草屋中，滕元發獨自住在房屋下，說：“房子倒下百姓死去，我應當親自和他們同命運。”他埋葬死者救濟飢餓的人，免除田租，修築堤壩，糾查貪污殘虐的官吏，督捕盜賊，北路因此安定。升翰林學士、開封府尹。百姓王穎有金子被鄰居婦女所盜藏，經歷幾任府尹查問都沒有找到贓物。王穎氣憤得成了駝背，持着手杖到開封府上訴。滕元發一次審問就得到實情，把金子還了他，王穎拋掉手杖仰身道謝，駝背也就消失了。

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夏國主秉常被人篡位，滕元發說：“李繼遷死的時候，李氏幾乎不能得立了。當時朝廷的大臣們沒有讓夏國各豪酋分地并立，而是把全部土地讓他們立王，至今成爲禍患。現在秉常失位，諸將爭權，這是天賜給皇上的機會，如果再失去時機，後悔將會來不及。請求選擇一員賢明的將領，暫時給他大權，使他能策劃諸將分裂，可以不勞用兵而得安定，這是百年大計。”神宗很稱贊他的計策，但未能加以實行。

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詾詾。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爲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滕元發在神宗面前議論事情，像家人父子一樣，說話不加修飾，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心中的想法。神宗知道他忠心誠實，所以事情不論大小，人物不論親疏，常常都去問他。滕元發隨事解答，一點也不避嫌隱瞞。王安石剛想立新法，天下人紛紛議論。王安石怕滕元發有所進言，神宗會聽信他，因此藉事，讓滕元發以翰林侍讀學士出任鄆州知州。移定州。他剛到州，就說新法的害處，并且說："我開始時祇是意想新法的不可行而已，治州後，親自見到了。"當時因旱災徵求直言，滕元發又上奏稱："新法危害百姓的事，陛下已經知道了，祇要下一道手詔，凡熙寧三年以來所實行的新法有不便於百姓的，都取消，這樣百姓高興而天意也化解了。"皇帝都不聽。

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毁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

歷任青州知州、應天府知府、齊州鄧州二州知州。逢上妻黨李逢謀逆，有人因此排擠他，黜爲池州知州，尚未出發，又改爲安州。流落在外地近十年，還因爲以前的過錯貶居筠州。有人認爲他還會復官，滕元發談笑自若，說："老天知道我正直，皇上知道我忠心，我有什麽可憂慮的。"於是就上奏爲自己辯解，其中有這樣的話："樂羊没有立功時，毁謗他的文書滿箱；即墨有什麽罪，說他的壞話每天都可聽到。"神宗看了很憐憫，就任他爲湖州知州。

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争公田二十年不决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絶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

哲宗即位，調任蘇州、揚州二州知州，任龍圖閣直學士，復任鄆州知州。當地供應學生的糧食不足，而百姓中有爲了争公田二十年没有定下來的，滕元發說："學生没有飯吃而把良田供頑民吃飽嗎？"於是請求把公田作爲學田，使這場争訟停止。當時淮南、京東災荒，滕元發憂慮流民將要到達，將會流行瘟疫。先準備城外作廢的軍營土地，把富裕户召來告諭他們，讓他們出錢造席屋，一夜間造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具等都齊備。百姓到達如同回家，養活的有五萬人。調往真定，又調往太原。

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

滕元發治理邊防使人敬畏，威名流傳西北地區，號稱著名將帥。河東的十二將，其中有八將擔負守備西部邊界，分一半人輪休。滕元發到達河東那年的八月，邊境上突然來報告，請求八將

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争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寨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寨，又欲以綏德城爲説，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争之。

都去防秋。滕元發説：“夏國如果合兵侵犯我們，雖有八將也抵擋不住；如果他們不來，四將也就够了。”終於讓兵將輪休。擔任防秋任務的將領很害怕，叩滕元發的門和他争辯。滕元發指着自己的頭頸説：“我已經捨棄頭了，頭可以斬，兵不可派出。”這一年，邊塞上并没有西夏侵犯之事。皇帝下詔把四寨賞賜給夏國，葭蘆在河東，滕元發請求先劃定邊界再放棄，并且説：“攻取城池易，放棄城池難。”命令部將訾虎領兵守護邊境，夏兵不敢接近。夏國既已得到寨，又提出要綏德城，劃出邊界二十里地以外。滕元發説：“這是一舉而失去百里之地，一定不能答應。”九次上奏章争辯。

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章敏。

因年老竭力要求去淮南，於是爲龍圖閣學士，又任揚州知州，没有到達就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謚號爲章敏。

李師中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爲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别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歲時，曾上密封奏書論説當時政事。他父親李緯任涇原都監，夏國以十幾萬兵力進犯鎮戎軍，李緯率兵出擊，而帥府所派别將郭志高逗留不進，宋軍各將領認爲衆寡不敵，不敢再出戰，李緯因此被責罰貶官。李師中到宰相那裏辯白父親無罪，當時呂夷簡任宰相，詰問李師中而并不屈服，呂夷簡發怒，以爲不是平民所應當説的。他回答説：“我李師中所講的，是父親的事。”因此而知名於時。

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税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脱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

考中進士，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龐籍徵召他爲洛川縣知縣。百姓中有罪被關押的，如果有在農忙時一定放回去，叫他們到農閑時再自己投案。法令有需要下達的就出榜告知百姓，或者把父老們召集來告訴他們。租税没有到限定時間都已收齊。百姓欠了官府茶款十萬緡，追收時關押了很多人，李師中給他們解脱鐐銬，對他們説：“公家的錢没有不償還的道理，放寬你們的期限，可以嗎?”百姓都感動得哭了聽從他的命令。於是叫各鄉都設一個櫃，記下名字，答應每天都可去交納所欠的錢，百姓把所欠一錢以上都投向櫃中，在簿籍上登記而去。到年底，所欠的錢都已交齊。官府運各州的米糧到邊境，不久又要求運

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絶塞。

還，遇到隆冬大雪，百姓疲勞所費甚多，有的甚至賤賣給富商大户。李師中命令路過洛川縣而願意把糧食賣給公家的都允許，親自坐在倉庫門前，拿着契約等待，幾天以後，得到一萬斛。上級叫把他的方法推廣到其他縣。李師中曾出行到鄉亭，見到異族人和漢人雜居耕種，都是作戰時流入國境，漢人藉用他們的勞力，往往異族和漢人通婚，長期不回去。李師中說你們不可以雜居，對經略使講了，并且搜索别的州，把這些異族人遷到邊塞以外。

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龐籍任樞密副使，薦舉李師中的才能。皇帝把他召來對答，轉爲太子中允、敷政縣知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國因爲每年按例賞賜的財物送得晚了，移文到邊界上說："請不要超過年底。"皇帝下詔讓官吏回答說可以，李師中更改文書說："照舊例。"樞密院劾奏說他是擅自更改詔書，李師中說："所更改的是州的公文，不是詔書。"朝廷同意他的意見，減輕他的罪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

任爲提點廣西刑獄。桂州的靈渠本來可以通漕運，年久而因石頭堵塞舟船不能通行，李師中就燒熱石塊，把河道鑿通。邕州都督府有騎兵五百人，馬不能過夏天，多有死亡。李師中認爲廣西地形險阻，騎兵不能發揮作用，上奏請撤走。士人補授代理官，銓授没有法規，職權落入官吏手中。李師中改爲把他們姓名全部記下，叫他們在家等候授職。

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阯，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爲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脱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猺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爲駭奏，仁宗爲之旰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斂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

起初，邕州知州蕭注、宜州知州張師正合計挑動邊境事端，蕭注想把他所管轄的蠻峒首領調出去征討交阯，說不用朝廷的軍隊和糧食。皇帝下詔讓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討論，二人被蕭注所誘惑，都說這辦法好，而李師中到來，詔書把蕭注的奏章交李師中。李師中邀了蕭注來，責問他說："你用這些蠻峒首領去討伐交阯，能保證一定勝利嗎?"蕭注說："不能。"李師中說："既然不能保證必勝，假如戰敗了，怎麼辦?"蕭注知道事情不可以這樣做，就撤回建議。正逢蠻瑶申紹泰進入漢人地區追捕逃亡的人，殺害了巡檢宋士堯，蕭注又誇大事實上了駭人的奏章，仁宗爲此寢食不安。李師中說不足以憂慮，因此

是注貴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阯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

彈劾蕭注希圖立功製造事端，苛斂錢財失去民心，終致將領戰敗陣亡，按照法律應予斬首。於是朝廷處分蕭注在泰州安置，并且審問蕭固、宋咸，都因此貶官。李師中代理安撫經略使事務。交阯在邊界上誇耀兵力，聲稱將要入侵。李師中正在宴請賓客，照常飲酒，起草了六份布告張貼在邊界上，披露出已獲悉交阯的實際動向，交阯不敢行動，當天就進貢當地物産。申紹泰也害怕了，放棄自己的巢穴逃走。儂智高的兒子宗旦據守火峒，部衆没有歸屬，以前將領們討伐他們以求賞，因此宗旦就堅守。李師中發出檄文，告諭他們以禍福，宗旦立即率領他的部族以其地來投降。邊境的人爲他的恩德所感化，多畫了他的像立生祠，稱他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呼他的名字。

還，知濟、兗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還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

還京，任濟州、兗州二州知州。濟水淤塞已久，李師中尋找故道，從兗州城西南加以開鑿，工程未完成一半而被調走。升任直史館、鳳翔府知府。种諤攻取綏州，李師中說："西夏正入貢，叛逆的罪狀不明顯，恐怕他們會得到藉口，徒然挑起事端。"鄜延路偵知西夏在綏州、銀州駐兵，發出檄文讓各路出兵加以牽制，李師中上疏論列牽制的害處。當時各將領都請求出兵，李師中說："不出兵，罪在主帥，不是各將領所可憂慮的。"不久這一行動終於取消。

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鋭鋒，而内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

熙寧初年，任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夏進犯，朝廷以李師中爲秦州知州。皇帝下詔賜他《班超傳》，李師中也以辦事慎重掌握大局要求自己。在此以前多數把重兵屯駐在邊界上，敵人來了就作戰，抵抗前面的精兵，而後方没有力量遏止敵人深入。李師中選擇善於守禦的人布置在邊塞上，而叫善於作戰者駐在中間，下令給各城堡説："如果敵人來了，就堅壁固守，等他們撤退時，派兵士尾隨追擊。"安排好後，常常以此取勝。

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至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

王韶修築渭州、涇州上下兩城，屯駐軍隊以威脅武勝軍，安撫接納洮州、河州各部落。朝廷下令李師中議論此事，他就上言："現在如果要修築就必須調發大量兵力，大張聲勢，還要叫蕃部納土歸順，招募弓箭手，這樣恐怕會使西蕃和

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絶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食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

洮州、河州、武勝軍等地的各部族産生懷疑。現在不如先招撫青唐、武勝軍和洮州、河州各部族，這樣西蕃族就必然要求修築城堡，根據他們的要求，適量地發兵修築城堡，以示斷絶夏國擄掠的禍患，部族的人必然歸心。唐朝對於西域，每得到土地就立爲州，其後都失陷，以清水作邊界。大抵根本之計尚未鞏固，心腹的禍患尚未消除，而勞民征討遠地、貪圖土地的人，没有不得到這後果的。"皇帝下詔免去李師中所兼攝的安撫經略使事務。

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吕惠卿揚其語，以爲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

王韶又請求在邊界設市易司，招募人耕種沿邊空地，李師中上奏阻止他的計劃。王安石正在支持王韶，給李師中加上奏報反覆無常的罪名，削職爲舒州知州。改任洪州、登州、齊州，復職爲天章閣待制、瀛州知州。他又請求召司馬光、蘇軾等人安排在皇帝左右。李師中議論時政的得失，又稱贊推薦自己説："上天生我小臣，是爲聖明之世盡力，有我這樣的人，陛下難道能捨棄。"吕惠卿挑剔這些話，以爲是欺君罔上，於是貶他爲和州團練副使安置處分。還京爲右司郎中，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李師中剛在州縣任職，有邸報説包拯任參知政事，有人説朝廷從此就多事了。李師中説："包公不會生事，現在鄞縣知縣王安石這人，眼中白色部分多，很像王敦，將來亂天下的，一定是這人。"其後二十年，這話果真應驗。

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他的志向很高，每次進見皇帝，大多陳奏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要求以進賢人斥退不良之徒作爲宰相考察政績的依據。當官不重威嚴刑罰，專靠信義服人，明察而寬恕。離任的時候，百姓擁在路上哭送，馬不能行走。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薦舉他有輔佐帝王之才。但他喜歡説大話，所以爲當時人所不容而屢遭貶斥，志氣并未稍微減退。

陸詵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以進士出任官職，任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之亂，他辦理事務使調發軍需不致缺乏；叛賊被平定後，他又處理這事件的獄案，没有冤枉的人。加爲集賢校理、秦州通

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

判。范祥在古渭築城，陸詵負責供應糧餉，他詳細上言說："此舉不是我國所可依靠的，而且到遠處屯兵戍守而使軍隊疲勞，還會產生事端。"後來各羌族果然憤怒力爭，邊塞大受騷擾，經過二年纔得安定。

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皆故群盜，牢廩不時得，毆莅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

任爲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都是過去的群盜，因發放的軍糧和肉畜未能及時得到，就毆打了去發放供給的官員，兵士們回營後不安心，大校柴元煽動他們作亂。詔書派陸詵去察看，陸詵答應不處死柴元，命令他收取肇事爲首者爲自己贖罪，衆人都服從。

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

陸詵提點陝西刑獄。當時鑄錢的法令遭到破壞，議論的人想把大錢當一錢使用，陸詵說："民間素來看重小銅錢而把大鐵錢看得很賤，過去以一大錢當三錢使用仍被輕視，現在減價爲同一價值，大錢必然被廢棄。請求改爲以一當二使用，那麽公家和私人所損失的没有多少，而商人還可以流通交易；更使盜鑄的人無利可圖，就必然停止盜鑄。"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徙湖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群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猺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爲，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

調任湖南、湖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升爲集賢殿修撰、桂州知州。上奏說："邕州離桂州十八驛站，過去的經略使從未到那裏整頓軍備，臣願意去一次，使當地群蠻知道大將的號令，因此使威震南交。"詔書許可他的要求。自從儂智高和瑤族之亂平定後，交阯人越來越傲慢，守將時常采取姑息的態度。陸詵到任後，交阯的使者黎順宗來到，像過去態度一樣傲慢。陸詵降低接待的規格，把他召來詢問情況并加以折服和開導，教導他們以應當做什麽，黎順宗畏懼服從而去。陸詵就來到邕州，集合了左右江四十五峒蠻首領來到他的大旗之下，陸詵檢閲工丁五萬人，選擇其中一些人補爲軍官，重新鑄印發給他們，軍威更大。交阯人更恭順了，派使者來進貢。陸詵被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朝廷命令張田替代他，英宗告誡張田不得改變陸詵的政策。

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

回京途中被任命爲延州知州，并催他入京面見皇帝，皇帝慰勞他說："你在嶺外，施行和辦

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隃度，未審陛下欲安静邪，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静。昨王素爲朕言，惟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

的事没有不妥當的。鄜延路處於敵軍來犯時最要害的地方，現在你將首先采取什麼措施?”回答說：“邊界的事很難在遠處測度，不知道陛下將要使邊界安静呢，還是要威服敵人呢?”皇帝說：“大抵邊界應當安静。昨天王素對我說，衹有朝廷和主帥的意見是如此；至於各將領，没有不貪功想生事的。你認爲何如?”陸詵說：“王素的話是對的。”諒祚侵犯慶州，以戰敗退還，他聲言要增調人馬，并且說出不恭順的話，又攻圍大順城。陸詵認爲是積習所造成的，如果不稍加折服和譴責，國家的威望就不能樹立。於是扣留了夏國派來請求賜予服裝的使者和每年按例賞賜夏國的財物，而且發公文到宥州詰問入侵的原因。皇帝高興說：“本來就知道陸詵能處理此事。”諒祚聽到消息大爲沮喪，徘徊不敢前進，於是回報說：“邊境上的官吏擅自發兵，現在已誅殺了。”朝廷派何次公持詔書去告諭諒祚，陸詵認爲不可以這樣做。第二年，又請求暫不派遣前去夏國賜冬服及贈送剛去世皇帝遺留物的使者，而自己用安撫經略使的文告告知夏國這樣做的原因。諒祚開始通過陸詵向朝廷謝罪，并且履行朝貢之職。

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内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僞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横山以捍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故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晋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

銀州監軍嵬名山和他的國家有仇，求見青澗城主种諤請求歸附宋朝，种諤把這情况奏聞朝廷，就想因此攻取河南地區。陸詵說：“以幾萬之衆連同土地一起歸附也許可接受，如果僅以人衆來歸附，真假還不可知，并且要安置他們。”告誡种諤不要妄動。种諤竭力堅持，皇帝下詔叫陸詵召种諤來問情况，和轉運使薛向商議招撫接納。陸詵、薛向說：“嵬名山真能據守横山以捍禦敵兵，我們可以封他世襲刺史，使他能自己守禦，當然對我國有利。現在對我們無益而輕易開啓西部的邊境事端，這不是好計。”於是一起策劃三個方案，命令幕府張穆之進京上奏，而張穆之暗中受了薛向指使，謊言一定可以成功。神宗認爲陸詵不與薛向等合作，調他任秦州、鳳州知州。种諤就發兵攻取綏州，陸詵想上告种諤不聽從調度的事，没來得及就被調任了。陸詵趕進京城見皇帝，請求放棄綏州而問种諤之罪，皇帝更加不高興，罷職爲晋州知州。後來种諤被問罪，

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脱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陸師閔

師閔以父任爲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爲百萬。稷死，師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灼，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

茶禍既被於秦、蜀，又欲延荆、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劉摯言，遣黄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謂："李稷引師閔共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

久之，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即以師閔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安燾、韓忠彦議頗異，獨曾布以爲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利害即可見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熙、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于太僕，若此券

薛向、張穆之都因此貶官，朝廷以陸詵爲真定知府，改爲龍圖閣學士、成都府知府。

青苗法提出時，陸詵説："蜀中三峽一帶刀耕火種，百姓常苦於收入不足。現在税收折價已經很重，這裏百姓又輕易奢侈靡費不知積蓄，如果遇到荒年不能償還欠税，却足以陷他們於死地，請求罷去四路使者。"皇帝下詔僅設於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兒子叫陸師閔。

陸師閔以父親之故被授官。熙寧末年，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徵召陸師閔爲幹當公事；不到三年，就提舉本路常平事務，就居於李稷的職位。蜀地茶税額三十萬，李稷既已增加五成，陸師閔又加到一百萬。李稷死後，陸師閔上奏論他以前的功績，請求賞賜他土田。皇帝下詔賜給李稷家田十頃，升陸師閔爲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職位相當於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務，權勢極大，建議和請求無不得到允准，他所管之事，其他部門都不得過問。

茶税之禍既遍及秦、蜀，又想擴展到荆、楚、兩河等地，神宗不許。元祐初年，因爲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派黄廉到蜀地察訪。右司諫蘇轍論茶税有六害，説："李稷引薦陸師閔共事，增加税額設置榷場，用金銀貨物限定民間用物品折抵，賤價收購高價出售，其害處超過了市易。自從此法推行，至今變更四次，求利更多，百姓愈加困苦。立法的暴虐，没有比這更嚴重的。"黄廉的奏報上聞，和蘇轍所奏一樣。於是貶陸師閔主管東嶽廟。

很久以後，又起用爲蘄州知州。正逢重設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省，就以陸師閔出使河北。不久加直秘閣，重新掌管秦、蜀茶税事務，於是一切和起初一樣。又派掾屬到朝廷上奏券馬法的事，安燾、韓忠彦的議論很不一樣，惟獨曾布以爲可行，説："僅實行一年，而把這種辦法和綱馬法相比較，利害就可以見到了。"陸師閔就請求叫蕃族和漢族商人願意交馬匹接受憑券的，在熙、秦兩路蓋印估價給予券，而向太僕寺請求給

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

予價值，若這種券盛行以後，那麼買馬場可以取消。既然用了陸師閔之策，第二年，太僕寺統計綱馬法的賬目，馬死者占十分之二，而券馬法所損失的僅占百分之一。皇帝下詔褒獎、賞賜他金帛。改任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秦州知州。

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踴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乩囉，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于賺耳關，未至復却。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

各路官員正以進築城堡被賞賜，陸師閔在秦州没有事可做，怏怏不樂。曾布建議督率自己所轄兵馬前往熙河路一同進攻，陸師閔接到命令很高興，集合四萬兵力等待出發。而章惇暗中叫熙河帥鍾傳先出塞，命令陸師閔聽候鍾傳指揮，在淺井築城，又在乩囉築城，都未成功而回來。鍾傳又發檄文叫陸師閔在賺耳關會師，没有到又退却。秦鳳的軍隊再次出發再次返還，勞累而且疲困，言官要求加以責罰，皇帝不聽。

旋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户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鄞。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不久升爲寶文閣待制，召爲户部侍郎。還未到任，因秦州虚報增加斬敵首級的事，落職爲鄞縣知縣。不久，又復原官。歷任河南、永興軍、延安府等官，去世。

趙离

趙离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离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絶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横山之衆，未爲失也。"

趙离字公才，邛州依政人。進士及第，任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在陝西任宣撫使，徵召趙离掌機宜文字。种諤擅自接納綏州來降者幾萬人，朝廷認爲他生事，商議誅种諤，把土地和歸降的人還給夏國，以解怨仇免去戰事。趙离上疏説："种諤無故興起事端，死有餘責。但如果改變此舉而把土地人衆還給夏國，他們能聽從順服而没有斷絶和約的心嗎？不如告訴夏國他們的部衆由於飢餓，投向我國，邊境官員雖然擅自接納，實在并無利可圖，僅是因爲夏國去年俘虜了我們的蘇立、景詢等人而已。可以讓景詢等回來，和降人交换回歸，各自遵守紀律，邊界就太平了。如果夏國扣留景詢等人不讓回來，那麼我們留下横山的人，也不算失策。"

又徙逵帥鄜延，爲逵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寨，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

朝廷又調郭逵爲鄜延帥，趙离爲郭逵起草公文給執政大臣，請保留綏州以壯大兵勢，先規劃大理河川，建立堡寨，劃出可以耕種的土地三十里，以安排投降的人。如果放棄綏州不守，就没有可以安頓新歸附的人之地。援引种世衡招引蕃

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捍蔽。

部兵馬屯駐青澗城的舊例。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全活了投降的幾萬人，成爲東路的屏障。

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寨而還綏州。卨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舋隙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

熙寧初年，夏國誘殺保安軍知軍楊定等人，後來又派李崇貴、韓道喜來貢獻，并且請求講和。朝廷想給他們掌事的首領們封官，定出每年的賞賜以作爲俸禄，因而叫夏國交出塞門、安遠二寨而還給他們綏州。趙卨說："綏州實在是形勢險要的地方，應增廣設置邊界屏障，這是無窮之利。如果保全綏州以觀其變，這是正確的計策。"神宗召他來問情況，趙卨回答說："綏州的存亡，都避免不了用兵。招降的二萬人已進入我方腹地，仇恨已經很深，不可以没有防備。"神宗同意他的意見。任集賢校理。

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卨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卨爲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户，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卨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卨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

夏國侵犯環慶，後來又來祝賀新年。趙卨請求邊境官吏離間他們的心腹，以此招納橫山的人衆，這是不戰而屈服敵人之計。升爲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征，趙卨對韓絳說："大兵過了山界，都是沙漠，没有好的水草，又没有險要的地方可扼守，現在確實感到危險。如果乘着兵威招納誘引山界的人户，使之居住在生地，應當事先規劃好山界可以控制扼守的地方，然後招降；否則，動用軍隊遠征，不見得有利。"韓絳要攻取橫山，采用了种諤的策略，就在囉兀築城，以趙卨爲權宣撫判官。种諤催促河東兵到銀川會合，規定如果過了期限就斬將領。趙卨對韓絳建議，命令种諤自己往中路迎接東路兵馬。种諤害怕違反指揮，於是不敢放肆。趙卨加官直龍圖閣、延州知州。

夏人屢欲款塞，每以虚聲摇邊。詔問方略，卨審計形勢，爲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吕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卨策，以綏爲綏德城。

夏國屢次叩塞門求通好，每次都虚張聲勢動摇邊境人心。皇帝下詔問對付夏國的策略，趙卨審察估量形勢，提出了破敵的策略進獻。派裨將曲珍、吕真以兵一千人分别巡行東西路。夏國剛以兵衆四萬人從小路想奪取綏州，路上和曲珍相遇，夏人倉皇應戰，吕真跟着到來，夏國兵敗走。夏國自從失去綏州，很不甘心。趙卨料想到他們的情況，上奏說："夏國使者請求講和，必定想劃分綏州的疆界，臣請求由本路經略司分劃；每年的賞賜，就等通和之日再恢復。"第二年，於是采用趙卨的計策，以綏州爲綏德城。

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爲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禼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户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禼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禼曰：“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内公私閑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禼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議涅其手。屬歲饑，禼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鋭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

起初，鄜延路土地都荒凉貧瘠，占田的人不出租賦，朝廷倚靠他們做屏障。寶元年間用兵之後，户口凋零消耗殆盡，當地無主田地被各酋長所占有。趙禼因此把他們召來問道：“過去你們部族有許多户，現在在哪裏?”回答説：“大戰以後，死亡逃散，其所存留的僅有這些。”趙禼説：“他們的土地還在嗎?”酋長無法回答。趙禼説：“允許你們自己招募壯丁，每家使其占田充當兵士，如何？我所要得到的是人，田則我不過問。”各酋長都感激服從接受招募，把散缺户籍都補足了。又檢查收集境内的公私閑田，共得七千五百餘頃，招募騎兵一萬七千人。趙禼因爲過去蕃族兵士僅有空名額，真有多少士兵無法查出，因此建議在他們手上刺字。正逢災荒，趙禼命令蕃族兵士願意手上刺字的，借給常平糧一斛，於是人人願意刺字，因此及時加以訓練，精鋭超過了正規士兵。神宗聽到後很嘉許趙禼，提拔爲天章閣待制。

交阯叛，詔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爲貳。禼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禼以郭逵老邊事，願爲裨贊，於是以逵爲宣撫使，禼副之。逵至，輒與禼異；禼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禼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禼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并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争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禼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逵怍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逵既坐貶，禼亦以不即平賊，降爲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

交阯叛亂，詔令趙禼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統率九將軍去討伐，以宦官李憲爲副使。趙禼和李憲意見不合，請求罷免李憲。神宗問誰可以替代，趙禼以郭逵熟悉邊境事務，自願做郭逵的副職，於是以郭逵爲宣撫使，趙禼任副職。郭逵到任後，常和趙禼意見不同；趙禼想趁兵勢尚未動，先安撫兩江峒丁，選擇强壯勇敢的人們誘以利益，叫他們去招來敵軍中懷有貳心的人，瓦解敵人的腹心，然後以大兵出擊，郭逵不聽；趙禼又想派人帶着布告到敵軍中招納投誠的人，郭逵又不聽。於是郭逵派燕達先攻破廣源，又回軍永平。趙禼認爲廣源小路距離交州十二個驛站，有利進攻，出其不意，水陸并進，三路進攻，敵人勢必分散潰敗，堅持和郭逵争論不能取得同意。敵人乘着宋軍進兵緩慢就占據江面列戰艦幾百艘，官兵不能渡過。趙禼分派將領砍伐樹木準備進攻的器具，用機械發射石塊像雨點一樣射向敵軍，他們的戰艦都被擊中，毁壞。然後慢慢地以較弱的軍隊引誘敵人，用伏兵進擊，斬殺敵人首級幾千，俘獲敵軍首領，敵人就都投降。郭逵因消極對敵感到羞愧，於是托病先回去。郭逵既

因此被貶官，趙卨也因爲没有及時平定敵人，降爲直龍圖閣、桂州知州。後來復爲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

時西師大舉，五路并進，以卨爲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种諤軍。諤抵罪，卨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

當時西部大舉出兵，五路并進，以趙卨爲河東轉運使，領歸降的兵丁到鄜延路運糧供應种諤的軍隊。种諤被治罪，趙卨又因所送糧餉不够供應，被貶黜爲相州知州。不久又降職爲淮陽軍知軍，過了幾個月，全部恢復他的舊職。

知慶州。羌哆名昌詭稱送幣，將入寇，卨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卨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卨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槐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卨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趍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繇破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寨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趍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

任慶州知州。羌族哆名昌假稱進獻貢物，將要入侵，趙卨知道蕃族首領白信可以使用，這時白信正犯罪被關在監獄中。趙卨打開鐐銬放他出來，告訴他原因，約定日期派他去，白信果然縛取哆名昌回來。第二年，夏軍想攻取新建的城堡，大舉整修攻城器械。趙卨上奏了挫敗夏人的計策。到夏軍侵犯蘭州時，趙卨派曲珍率兵直抵鹽韋，俘獲敵人千人，奪回牲畜五千頭。他們的首領槐厥嵬名屯兵於賀蘭原，時常出兵攻打邊界，趙卨派將軍李照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分左右路出擊，耿端彥率兵四千向賀蘭原前進，告誡耿端彥説："賀蘭原地形險要，過了山嶺，就是沙漠。假使敵人進入了平夏，就無法打敗他們了。"又選派三名蕃官各率輕兵五百，取旁道出兵敵人寨堡後方，截斷敵人的歸路。耿端彥和西夏在賀羅平開戰，敵人戰敗，果然趕向平夏。埋伏的一千軍隊出來攻擊，敵人驚駭潰敗，斬獲俘虜很多，活捉槐厥嵬名，斬殺首領六人，繳獲戰馬七百匹，牛羊和老弱人口三萬餘。趙卨升龍圖閣直學士，又任延安安撫經略使。

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卨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備，卨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

元祐初年，梁乙埋多次侵擾邊境，趙卨知道夏國將要入侵，發公文給西路將領劉安、李儀説："夏國如果侵犯塞門，你們直接以輕兵直搗他們的腹心地區。"後來果然來侵犯，劉安等襲擊洪州，俘虜斬首很多，夏國於是來進貢。不久又以重兵壓境，諸將領幾次請求增加戍兵作準備，趙卨慢慢告誡説："衹要謹慎偵察防備、整頓武器鎧甲，不要首先動手，戍兵不可增加。"因此派人詰問夏國，夏國兵就退走了。升爲樞密直學士。

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

梁乙埋終不悔改。趙卨派間諜以善意問梁乙

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卨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

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以卨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寨，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卨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

埋："何苦和漢人爲仇。一定要入侵，儘管來，恐怕你得不償失，洪州就是一個例子。能改過，我方會好好對待你。"送他戰袍、錦綵，從此梁乙埋不再侵擾邊塞。趙卨就使用反間計，夏國懷疑梁乙埋而殺了他。

五年，授爲端明殿學士，升太中大夫。夏國派使者請求割地爲界，朝廷答應夏國歸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個堡寨，叫趙卨掌管分劃。夏國得到了四個寨堡，還没有對朝廷恭順的意思，不久又侵犯涇原。正逢趙卨去世，年六十五歲，追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因趙卨參與元祐年間放棄土地的議論，把他列入元祐黨籍。

孫路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爲司農丞。鄧潤甫薦爲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爲不可用，下遷主簿。路鞅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捍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年間，任司農丞。鄧潤甫舉薦他爲御史，皇帝召見他對答，他所説和新政不合，神宗對輔佐大臣説他不可任用，降爲主簿。孫路心中怏怏不樂，請求任河州通判，調任蘭州。夏國入侵，論抵抗夏兵有功，進升五級官階，任陝西轉運判官。

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元祐初年，任吏部、禮部員外郎，在徐王府侍講。司馬光將要放棄河、湟地區，邢恕對司馬光説："這不是小事，應當訪問邊防的人，孫路在那裏四年，他的行爲可以相信，可以問他。"司馬光馬上召孫路來問他，孫路拿着地圖給司馬光看着説："從通遠到熙州僅通一條路，熙州的北境已經接連夏國境界，現在從北關闢土一百八十里，靠着大河，在蘭州築城，然後可以防禦。如果放棄以給予敵人，這一路就危險了。"司馬光幡然悔悟説："幸虧詢問了你，不然幾乎貽誤國事。"這計劃就停止了。

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櫓，頓大順城下，夜半趍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横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

升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爲慶州知州。章惇掌握國政，又建議收復放棄的土地。當時各路互相觀望没有前進，孫路聲言修築舊的城堡，帶着兵器鎧甲雲梯盾牌，駐扎在大順城下，夜半向安疆進發，天剛亮占據其地，六天而把城堡建完。加爲寶文閣待制，就在興平、横山築城堡。進官龍圖閣直學士，移任熙州知州。

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

涇原在西安築城堡，詔書命令出兵牽制敵

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贍擣邈川，贍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顓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贍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軍。孫路就率領兵衆到會州，於是建議奪取青唐。大將王愍、王贍進攻邈川，王贍先到，攻下了。王愍和王贍爭功，孫路袒護王愍，專心把兵事托付給他；王贍有所請求常常不答覆。王贍向朝廷控告，朝廷召任孫路爲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爲成都知府。尚未出發，因其他的事削去官職，任興國軍知軍。徽宗即位，歷任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去世。

游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爲儀州司户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琯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琯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跟張載學習，進士及第。任儀州司户參軍，升德順軍判官。鄜延將領劉琯和主帥商議戰守的策略，要從延安進入安定、黑水，游師雄以爲地靠近敵方境界，怕有伏兵，請求由别的路進攻。後來間諜説夏國在黑水旁埋伏精鋭騎兵，劉琯感謝説："不是你的話，我回不來了。"

趙卨帥延安，辟爲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别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卨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粮，人無殍亡。運石甃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

趙卨任延安安撫經略使，奏舉爲僚屬。當時夏國侵擾邊界，戍兵在别的城堡，龍安以北各城的兵力都弱，趙卨很憂慮。游師雄請調發義勇兵來守禦，在城堡上堆積了很多石塊，等待夏兵來到。夏國知道有準備，不敢進攻，僅襲擊了荒堆、三泉就回去了。遇上荒年，他向各城堡發放救濟和借貸，按人口放糧，人没有餓死逃亡的。運石塊整治鎧甲，浚深河溝修築城墻，邊防更堅固。

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粤視以爲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録》。遷軍器監丞。

元祐初年，任宗正寺主簿。執政大臣將要放棄四寨，詢問游師雄。游師雄説："這是先帝所建立，用以控制夏國的，爲什麽要放棄，不但顯示我國怯弱，將會引起敵人無法滿足的要求。如果瀘、戎、荆、粤等地援例提出請求，也將給他們嗎？萬一契丹派一個使者，來求關南十縣，將怎麽辦呢？"朝廷不聽。游師雄因此著《分疆録》。改爲軍器監丞。

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

吐蕃侵犯邊境，他們的首領鬼章青宜結乘機迫脅歸附的羌人挑動西夏人作亂，策劃分據熙河。朝廷選擇可以任使者的人和邊境的官吏謀劃對策，下詔叫游師雄去，允許他先處理後上奏。游師雄到達後，偵知夏國集合兵力於天都山，前鋒屯駐在通遠境内。吐蕃將要進攻河州，游師雄

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脱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黄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

想先發制人，向統帥劉舜卿請求。劉舜卿説："敵人衆多我兵少，怎麽辦?"游師雄説："勝敗在於計謀不在於人多。假使事情辦不成，我情願首先被處死。"商議了三天纔决定，於是分兵爲二路，姚兕率領一支軍隊向左，种誼率領一支軍隊向右。姚兕攻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進攻講朱城，截斷黄河上的飛橋，青唐敵軍十萬人不能渡過。种誼攻破洮州，捉住鬼章青宜結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捷報上奏，百官上表祝賀，派人祭告永裕陵。將要厚賞游師雄，言官還認爲他貪功生事，僅升官一級，任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

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三栅，及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

夏軍侵犯涇原，又攻入熙河，游師雄説："蘭州距離敵人三十里，通遠離敵不到一百里，没有重山複嶺的阻隔。應當在定西、通渭之間建築汝遮、納迷、結珠三栅，及保護百姓耕種的七個城堡，來鞏固邊防，這是無窮的利益。"皇帝下詔交付范育去辦，都照游師雄的建議。

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内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爲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内，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内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勛勞未録，此爲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

入京爲祠部員外郎，加官集賢校理，任陝西轉運使。内地運糧到邊界，百姓以運送和雇傭人代役爲苦。游師雄説："過去邊境土地不耕種，靠内地供應，現在積蓄的糧食已經多了，軍糧自可滿足，應該讓内地適當運送等價的錢，以免大損失。"回報可以。被召到朝廷，哲宗慰勞他説："洮州的戰役，可以説是大功勞，遺憾的是賞賜太薄了。"回答説："這都是禀承朝廷的謀略，臣出什麽力呢。但當時將士的功勞没有得到論賞，這是欠缺的。"因此陳述了事情的本末。授爲衛尉少卿。哲宗多次詢問他邊防的利弊，游師雄將慶曆以來邊疆官員措施的好壞，朝廷謀略的得失，以及現今防禦敵人的要略加以陳述，一共六十項，取名叫《紹聖安邊策》，上呈皇帝。

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鋭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争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

出朝爲邠州知州，改爲河中府知府，進爲直龍圖閣、秦州知州，尚未到達，詔書又叫暫管熙州。因爲夏軍侵擾邊界，下詔讓使者和熙州、秦州的將帥一起定方略。使者一心想討伐進攻，游師雄説："應該進駐修築城堡以爲自己的屏障，至於出兵占地恐不宜深入。"上奏章争議，朝廷不答覆。後來使者知道攻取的困難，最終采用了

游師雄的計策。

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自從收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都恐懼，全都派使者入宋朝貢。朝廷下令熙河限定這些國家兩年進貢一次。游師雄說："這樣做，不是招來遠方人的辦法。"不久又回到秦州，移任陝州。去世，享年六十歲。游師雄性情慷慨豪邁，有志建功立業，議論的人爲對他的任用未能盡其才而感到遺憾。

穆衍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移居河中。進士及第，調任華池縣令。有百姓的牛被仇人割斷舌頭而不知是誰幹的，告到縣裏，穆衍叫他把牛宰了。第二天，仇人以私宰耕牛來告發，穆衍說："割斷牛舌的是你吧？"審訊他而認罪。

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糒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課爲一路最。

後任淳化知縣，淳化是耀州的屬縣。穆衍隨從韓絳宣撫陝西，遇上慶州兵潰散作亂，穆衍想起母親在耀州，馬上請假回家，兩天兩夜走了七個驛站。剛到，慶州兵曾在華池戍守，知道穆衍的名聲，不敢靠近。當時各州捕捉賊兵糧餉無法供應，就擅自開常平倉，而且怕因此得罪。穆衍說："他們飢餓而不加安撫，那我們的兵士都將成爲慶州兵了。"考核政績時穆衍爲全路第一。

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憊，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

元豐年間，种諤西征，穆衍爲參軍。种諤定賞格，以戰死者爲下等。穆衍說："這樣不是勸人盡忠的辦法。"竭力爭議。种諤退兵入塞，下詔叫他到靈武支援渭州、慶州兩軍。將要出發，穆衍說："我們軍隊已疲勞，回來還來不及脱下鎧甲，豈能冒不測之禍於千里之外？"种諤纔罷休。同僚怕得罪，假裝感謝穆衍說："軍隊不再次行動，這是你出的力。"穆衍知道他們的意思，說："保全上萬兵衆的性命，以一身擔當責任，我穆衍没有遺憾。"

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户部

元祐初年，大臣商議放棄熙州、蘭州，穆衍和孫路談論邊疆的事，穆衍認爲"放棄蘭州就使熙州危險，放棄熙州就使關中震恐。唐朝自從失去河、湟，西部邊境一有不太平，就警報到京城。到現在有二百多年了，不是先帝英武，誰能克復。如果一旦放棄，恐怕以後的禍患更甚於以前，後悔將來不及了。"議論就停止。改任陝西

員外郎。

熙河分畫未决，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争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

紹聖初，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録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鄞令，以爲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吕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阯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爲時籠利，無足取者。趙卨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鬼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雋偉。衍爲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轉運判官，金部、户部員外郎。

熙河路分劃尚未决定，下詔叫穆衍去視察。回來説："質孤、勝如據有兩川的肥沃土田，實在是敵我必争之地，自從西關戰事失利，就放棄不守。請求在兩城堡的中間，在李諾平築城堡以控制要害，其他城堡都築起亭障，以通向涇原。"第二年，就在李諾築城，起名叫定遠。三次升遷爲左司郎中。

紹聖初年，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慶州知州，移任延安，又移秦州，没有動身而去世。享年六十三歲。皇帝下敕書給河中官吏辦理他的葬事，後來追録他主張不放棄蘭州的議論，讓他一個兒子爲官。

論曰：從熙寧到紹聖數十年，四方的邊界事件可以算多了。夏國人忽服忽叛，土地有時給他們有時奪回，朝廷之上，議論没有一定，互相比論短長，滕元發、李師中等七人，一時所定謀略，都有案可考。滕元發論君子小人，話很簡略而意思深透，足以感動君主，而神宗爲王安石的話所迷惑，始終没有覺悟。李師中在王安石任鄞縣縣令時就預先察覺了他，認爲他的眼睛像王敦，將會搞亂天下，這比吕誨更早反對王安石。陸詵能够防禦打敗西夏，又能平定交阯之難，確有守禦邊境的才能；他兒子陸師閔爲當時搜括財利，毫無可取之處。趙卨因西部邊境之勝而疏忽大意，在南部邊界戰敗，後來擒獲槐厥鬼名，方可自贖。朝廷官員議論放棄河、湟，孫路用一席話加以制止，使司馬光自悔幾乎誤國；等到攻取青唐，攻入邈川，可以證明他的才能，然而他庇護王愍而壓制王贍，不是大將的器量。游師雄的捕獲鬼章青宜結，收復洮州，以此使各國來朝貢，比之諸將，他的功勞出衆。穆衍政事得民心，既離任而亂兵不忍驚動他母親，德行的足以感動人，有像這樣的嗎。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李兑（從弟）先　沈立　張掞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宫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涣　朱景（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楊佐字公儀，本是唐代靖恭諸楊的後代，到楊佐時，家居宣州。進士及第後，任陵州推官。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井體都是石質，底用柏木做井幹，向上通到井口，用繩子垂下井中，剛能汲到水。年久後井幹腐壞，想加以更换，但井中升起一股陰氣，入井的人常常死亡；衹有在天下雨時，這股氣跟着向下，稍能施工，天晴就趕快停工。楊佐教工人們用木盤盛水，木盤上有孔灑水，像雨滴一樣，稱作“雨盤”。這樣操作了上一個月，井幹都换成新的，所得鹽也恢復以前的數量。

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浚復舊迹，後將廢矣。”乃從其策。

幾經升遷爲河陰發運判官，任職河渠司。皇祐年間，汴水有時變淺有時泛濫，運糧船隻不能連續通航。楊佐度量地形浚鑿來疏通河流，於是設都水監，任命楊佐以鹽鐵判官之職分管。京城的地勢是南部低下，到了夏秋兩季就霖雨成災，楊佐開鑿永通河，疏導溝洫使水流向野外，從此水患被消除。楊佐又建議整治孟陽河，議論的人認爲不方便。楊佐説：“本朝初年每年運輸京東的糧食幾十萬，現在所能運的爲數無幾，如果不疏浚恢復原來的航道，以後就廢棄了。”於是聽從了他的方案。

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

出朝任江、淮發運使。疏浚孟陽河之役，調動民工七、八千人，平毁墳墓百數，怨聲載道。皇帝下詔派開封府審問處理，官吏捨棄楊佐不

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

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奉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黄金，恤其家。

李兑

李兑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兑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

張堯佐判河陽，兑言堯佐素無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内都知任守忠爲副，兑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黄鐘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决。兑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禄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兑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兑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

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兑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兑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

問。糾察刑獄劉敞請求對楊佐加以貶黜，朝廷不聽。楊佐被召爲鹽鐵副使，授爲天章閣待制，恢復判都水監，知審官院，暫時發遣開封府。

曾出使契丹，契丹送他土産，書信上尊重他而稱名。英宗去世，楊佐帶上英宗遺物再次出使契丹，死於路上，享年六十一歲。神宗下詔護送他的喪柩歸家，贈以黄金，撫恤他的家屬。

李兑字子西，許州臨潁人。應考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升爲殿中侍御史。審問齊州叛亂士兵，案獄已定，有人想乘夜劫掠囚犯出獄，李兑就先斬後奏把囚犯殺了，人們佩服他的膽略。

張堯佐判河陽，李兑説張堯佐素來没有品行才能，不能因爲是外戚而被任用。因此改任同知諫院。狄青任廣西宣撫使，以入内都知任守忠爲副職，李兑説以宦官參與軍事，造成主將受牽制，不是好計策。仁宗因此罷免了任守忠。太常所制定的新音樂完成，王拱辰認爲十二個鐘磬都以黄鐘爲律，和古代不同，胡瑗和阮逸也説聲調不和諧。皇帝下詔叫近臣們集會商議，很久不能解决。李兑説："音樂的道理廣大微妙，如果不是深通音律妙思入神的人，不能輕易發表議論。請求參考新舊音樂，取音調和諧近於雅正的，符合的就使用。"進升爲侍御史知雜事，升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的俸禄規定和太守不同，當時有的人因被彈劾奪去符節或年老有病請求改爲太守的，仍得原來的俸禄。李兑説這不利於勉勵清廉和制止貪惡，於是皇帝下詔規定都根據所居官級定俸禄。李兑在諫官職位十年，凡是所論諫的事，自己不加透露，所以很少傳聞於世。

出朝任杭州知州，皇帝寫了"安民"二字來表示寵愛。改任越州知州，加官龍圖閣直學士、廣州知州，南方人説從劉鋹向宋朝投降以來，僅有李兑以清廉的節操著稱。還朝爲河陽軍知軍，皇帝又作詩來寵愛他。改任鄧州知州。有個富人拷打僕人致死，并在死者頸上繫了繩子投尸於井中而詭稱自縊。李兑説："既投了井，又上吊，有這種道理嗎？一定是吏員受了賄賂教他的。"經審問果真如此。

兑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李兑歷任名州的太守，辦理政事簡明嚴肅，年老更爲精明。從鄧州回朝，心情淡泊没有做官的意願。在便殿謁見皇帝，竭力求退，英宗命他不要行拜禮，任他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多次升官至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謚號爲莊。堂弟李先。

李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

李先字淵宗，考中進士，任虔州觀察推官，代理吉州永新令。兩州的風俗好訴訟，李先給他們分辨曲直，都能得到公平處理。

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笋，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毁其案。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

任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任利州、梓州、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百姓陳氏把田施捨給僧人，其後家境貧困，到僧人處乞食而僧人驅逐他，他取了僧人園中的竹笋，僧人抓了他以爲偷盗。李先詰問其事由，以田畝的半數歸還陳氏。他所到之處治事如同治家，人們用俚語來評價他：在信州稱他爲“錯安頭”，謂他容貌不好而有才能；在楚州稱“照天燭”，是稱贊他明察。楚州有個百姓因爲賦税所迫，殺牛出賣。里胥告訴官府，李先很憐憫這人，僅讓他受杖刑。通判孫龍舒以爲應服徒刑，撕毁了案卷。第二天孫龍舒來了，李先引囚犯來説：“你的罪應服杖刑，因爲通判的緣故饒恕了你。”放他出去。

積官至秘書監致仕。兄兑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多次升官至秘書監退休。這時哥哥李兑還健在，李先服侍他愈爲厚道。因爲兒子之故受封，得太中大夫官階，閑居十二年死去，享年八十三歲。兒子李庭玉，年至六十就棄官歸家供養父母。人們稱贊他們的家法。

沈立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内，歲抵罪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爲進士，任爲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他收集有關大河的事迹、古今的利害，著書叫《河防通議》，治理黄河的人都如法遵守。升爲兩浙轉運使。蘇州、湖州水災，百姓缺糧，縣中告誡强豪之家出糧賑濟，沈立即刻下令發還，而勸貧民自動向富户借貸，等豐收年，官府代爲催還。茶法禁止私賣成爲百姓的災害，山場、榷場大多設在轉運使轄區中，每年犯禁抵罪的人常有幾萬，而官府僅能得到四萬錢。沈立著《茶法要覽》，請求實行通商

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爲户部判官。

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奏他的建議。後來取消專賣法，照他的請求辦；沈立被召爲户部判官。

奉使契丹，適行册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邪？"契丹愧而止。

奉命出使契丹，正遇契丹舉行册封典禮，契丹想叫他遵從他們國家的服飾，不然就在門口相見。沈立責難他們説："往年貴國使者來講求相見儀式，從没有叫貴國使者改换冠服，何況在門口相見？"契丹慚愧而作罷。

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

升任京西北轉運使。都水監正在興修六塔河，召沈立參與商議，沈立要求停止修治五股等河及漳河，用來分散減輕水勢以節省工役，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加集賢修撰、滄州知州，進升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京任江、淮發運使。處理政務有方，皇帝加賜黄金，多次下詔嘉獎。出朝任越州知州、杭州知州、審官西院、江寧府知府。

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

起初，沈立在蜀，以公家所給全部俸糧買書，積了幾萬卷。神宗問他所藏書的内容，沈立上獻這些書的目録和自己所著的《名山水記》三百卷。移任宣州知州，提舉崇禧觀。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張掞

張掞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藴，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藴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游騎爲之引去。郡守愧，始謀掠爲己功，反陷以罪，藴受而不校。

張掞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親張藴，咸平初年，監淄州兵。契丹入侵，散騎抵達淄州、青州之間，州中的人將要棄城逃難，張藴拔刀攔在城門口，竭力設防守禦，散騎因此退走。州太守感到羞愧，開始想搶奪爲自己的功勞，反陷害張藴以罪名，張藴受罰而不計較。

掞幼篤孝，藴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内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

張掞從小極孝順，張藴生病，他割了大腿上肉來治療。舉爲進士，任益都縣知縣。督催租賦，他放着小吏們不用，而百姓都按時繳納。石介上獻《息民論》，請求把益都作爲天下的榜樣。張掞服母喪，當時天氣正值隆冬，他光脚舉喪，磕頭流血，和哥哥張揆宿於墓旁草屋。

明道中，京東饑，盗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掞自爲奏聞，詔除登、萊税。通判永興軍，爲集賢校理，四遷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權，用危法中

明道年間，京東災荒，盗賊興起，因御史中丞范諷薦舉，任張掞爲萊州掖縣知縣。百姓到州府訴説旱情，遭到拒絶，張掞自動向朝廷上奏，皇帝下詔免除登州、萊州賦税。任永興軍通判，爲集賢校理，四次遷升爲龍圖閣直學士、成德軍知軍。宦官閻士良任鈐轄，多次侵奪主帥的

軍校，掞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户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

權力，又用重法陷害軍校，張掞爲軍校平反，而彈劾閻士良。英宗登帝位，朝廷派人來通知，閻士良托辭有病在家，照常宴請客人，張掞上奏將他治罪。入京判太常寺、司農寺。多次升官至户部侍郎告老退休。熙寧七年，去世，享年八十歲。

掞忠篤誠慤，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游，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張掞爲人忠實厚道誠懇樸實，老年時身體更健康。少年時跟隨劉潛、李冠游學，在劉、李死後，張掞帶領他們的鄉里人爲他們下葬，購置田產贍養他們的家屬。侍奉張揆如同侍奉父親，家事必須請示而後行，家鄉的人們以他爲榜樣。

張燾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單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置諸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己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爲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張奎的兒子。舉爲進士，任通判單州。州中兵卒圖謀作亂，預定了日期，張燾得到人告發，慢慢地到營房捕捉首惡，依法懲處。任沂、濰二州知州。沂州產布，濰州產絹，而有關官吏向民間收税却輕重相反，張燾開始加以改革。濰州多有專供祭祀的田畝，大抵計畝收絹，而免除治河的勞役，張燾不肯奉行舊規，廢除税法而恢復勞役，收入比過去少了五分之四，并且命令吏人説："我衹知道堅守我自己的主張，不妨礙後來的人，你們不要定爲法令。"

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决。燾拯溺救飢，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爲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户部副使。京師賦麯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踬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麯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溢。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

提點河北刑獄，暫代澶州知州，七天而商胡埽决口。張燾拯救被淹的人救濟飢餓的人，所救活者有十餘萬人，仍因此被免官。過了幾年，又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任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災，城墻將毀壞，張燾盡力修築保護，皇帝下詔獎勵他的勞績。入朝爲户部副使。京城在酒税中加酒麯税，按人定量，不問是否售出，有人甚至傾家蕩產來償還税錢。張燾請求取消每年規定數額，嚴禁令，隨各户所用多少發售，從此課税日益增加。官修睦親宅，商議徵用民居，張燾説："芳林園中有空餘的地方，宗室足以安居，不用動用民居。"朝廷聽從他的建議。孝嚴殿落成，張燾要求畫乾興以來文武大臣的像於殿壁上。

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没水中，燾以策

升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了，橋上的鐵牛陷在水中，張燾設計在岸上排

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縋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强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

列大木來作杠杆，在木頭的一端挂着石塊，把鐵牛牽引出來，使橋恢復原狀。保安有兩個土豪善於騎射，爲邊民所忌憚，他們故意放好馬讓邊民掠取，然後强加給漢人法律。張燾查察到了事實，就讓這兩個人都入軍籍。加爲龍圖閣直學士、成都府知府。蜀人以盜賊多爲苦，張燾嚴格實行互保制度，不得隱藏，而申明捕賊的期限。南蠻侵犯黎州、雅州，張燾討伐使他們退走，并撤回磨刀崖戍守的兵士。改任瀛州知州。

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

遭母喪服喪完畢。按照舊例，對執政大臣用詔書通知復職，近臣則以堂帖通知；神宗特地命令對張燾賜以詔書。判太常寺，任鄧、許二州知州，又任判太常寺，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改爲通議大夫。去世，享年七十歲。

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弈，局未終，處决已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張燾才智敏捷，曾跟隨范仲淹出使河東。到汾州，有百姓幾百人攔路上訴，范仲淹把這些事都交給張燾辦。張燾正在和客人下棋，一局棋未下完，事情已處理完畢。英宗時，三司在皇帝前奏事，皇帝責問鑄錢的本末，都無法回答，張燾就把事實全部論述無所隱瞞。皇帝認爲他正確，叫左右的人記下他的姓名，後來想用他爲觀察使鎮守邊境，說："這是你家世代的事。"張燾回答說："臣的叔父張亢有大才，臣愚笨難以繼承他。"就此作罷。

俞充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户房，加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内侍王中正同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進士及第。熙寧年間任都水丞，主管用沿汴河的淤泥灌溉田地，造上等肥沃田八萬頃。任檢正中書户房，加官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升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人侵犯邊界，俞充上呈十項計策防禦戎人。神宗派宦官王中正和他一起管理邊事，建三個城堡，恢復永康爲軍，因此用詐謀殺死羌人部衆作爲王中正的功勞，和王中正深相勾結，甚至叫自己妻子出來拜見。王中正還朝，舉薦俞充可以任用。召入朝，判都水監，進升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上言說他奉承王中正，任命因此作罷。

河决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

黄河在曹村决口，俞充前往救護，還朝，奏

防十餘事，概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

陳河防事務十餘項，大致認爲“治水官治理不善，官員因循苟且，漸漸養成習慣。當曹村決口時，士兵在那裏值役的僅有十幾個人，有關官員自己造成失敗，恐怕不能以此歸罪於年代久遠。”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每年收税一百四十萬。照舊例應當賞賜錢，俞充説：“上繳税款，是職務，請求從此免去賞賜。”皇帝下詔聽從他的建議。

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穫必遭掠，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慕家族山夷叛，舉户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

擢升天章閣待制、慶州知州。慶陽的兵士很驕縱，稍加約束就放肆反抗，俞充嚴加約束，在軍門斬了妄言的五個人。他聽説士兵有疾苦就去巡視安撫發餉慰勞，士兵死了無法辦喪事的俞充就用私人財物去周濟，因此兵士無不怕他的威嚴而思念他的恩德。環州的田地和西夏邊境犬牙交錯，每次收穫時常遭劫掠，人們多抛棄不種，俞充發公文給所部的軍民仍按時耕種。慕家族山夷叛變，全家逃亡到西夏的有三百户，俞充派將領張守約在邊塞上顯示武力，西夏人馬上將逃户歸還。

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遏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所戕，或云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實爲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俞充在邊境任主帥，實際上是王珪舉薦的，他是想要遏止司馬光進入朝廷。俞充也知道皇帝有用兵的意思，屢次倡議請求西征，後來説：“夏國首領秉常被他母親梁氏所殺，有人説雖然活着却被囚禁，不能參預國政。他的母親公然淫亂逞凶，國人怨恨，實在是興師問罪的時機。秉常死後，如有凶殘狡黠的人出現，必然成爲我們的災患。現在師出有名，天亡夏國，將勢如破竹。請求乘坐驛車入見皇帝，當面陳奏攻討的方略。”皇帝下詔命令他派掾屬入朝商議，未及動身，俞充突然死去，享年四十九歲。

劉瑾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瓌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瓌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没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還集賢校理、通判睦州，爲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劉沆的兒子。進士及第，任館閣校勘。劉沆去世，得到朝廷褒贈。知制誥張瓌起草褒贈文詞，用語含有譏諷貶抑，劉瑾哭泣不能進食，全家穿着喪服，見宰相辯白。朝廷因此給更改褒贈文書，貶黜張瓌出爲知州，劉瑾也因穿着喪服進入官府而罷去官職。守喪期滿不出任官職，請求守墓。王素代爲申請，用以伸張孝子的志氣。皇帝下詔劉瑾復職，升集賢校

淮南轉運副使。

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棹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逾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

瑾素有操尚，所莅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運副使。

被召爲修起居注，加官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任天章閣待制、瀛州知州。因與世居互通音訊，被移至明州。尚未出發，改爲鎮廣州。因與樞密院討論戍兵意見不合，改爲虔州。戰棹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未到，擅自派他兒子楊懋搜羅各縣巡檢兵在州府集合，劉瑾發怒責備他，竟說出悖謬的話，楊懋向朝廷控訴，劉瑾因此被廢回家。過了一年，恢復天章閣待制、江州知州，歷任福州、秦州、成德軍，去世。

劉瑾素有節操，所到處以賢能著稱，但對下級苛刻嚴厲，很少縱容寬免，喜歡當面指責别人短處，因此招致很多人怨恨咒駡。

閻詢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税，累遷爲鹽鐵判官。

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其族以强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宫，卒，年七十九。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年少時以學問著名，進士及第，又考中書判拔萃科。幾次升遷爲秘書丞，任監察御史裏行。奉詔審理王素案件，因有姻親的嫌疑没有奏聞，降職爲監河陽酒税，幾次升遷爲鹽鐵判官。

出使契丹。閻詢很熟悉北方的地理，當時契丹國府在靴淀，迎接者王惠領着閻詢從松亭前往，閻詢説："這是松亭路，爲什麽不直走葱嶺而如此繞道，豈不是想誇耀貴國土地廣闊而欺人嗎?"王惠慚愧不能回答。加直龍圖閣、梓州知州。改任河東轉運使，上言説："三路兵士疲勞年老的，可以允許他族人中强壯的人替代。"得到允准。進爲集賢殿修撰、河中府知府。黄河漲水，冲壞浮橋，閻詢改建爲長橋。任天章閣待制、廣州知州，不立即赴職，罷職爲商州知州。神宗將他轉爲右諫議大夫，改爲邠州、同州二州知州，提舉上清太平宫，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葛宮

葛宫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忠正軍掌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

葛宫字公雅，江陰人。舉爲進士，授官忠正軍掌書記。善於寫文章，上呈《太平雅頌》十篇，真宗稱道他，召他應學士院考試，進升兩級官階。又獻《寶符閣頌》，受到楊億稱贊。任南充知縣，東川災荒，百姓缺乏糧食，部使者發公文叫他守資、昌二州，辦事以有恩惠著稱。任南

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宫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産銅、銀，吏挾奸罔利，課歲不登，宫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宫曰："天地所産，吾顧盗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

劍州知州。土豪彭孫聚集黨徒幾百人，依靠山澤爲盜匪，出來爲害官吏百姓，不能逮捕到，葛宫派沙縣尉許抗曉諭使他投降。沿溪的山中大多産銅、銀，吏員們作奸收利，税收收不上，葛宫改變辦法，一年可盈餘六百萬。三司使奏聞朝廷，議論應行賞。葛宫說："天地所生之物，我去取之，可以當作功勞嗎?"終究未受賞。

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溼瀆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宫命悉毁之。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宫性敦厚，恤録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

改任滁州、秀州二州知州，秀州在江湖之間，吏人在水道上設立關卡，對來往的人收税，常有人因婚嫁喪葬來往，常常因此不能如期趕到，葛宫命令把關卡全部撤掉。多次升官至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年間，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葛宫性情寬厚，憐恤宗族，撫養孤兒寡婦，靠他存活的人很多。

葛密　葛書思

宫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昆高致。

葛宫的弟弟葛密，也以進士任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罪於本邑人葛華，并且用葛華之子當證人。案子已定，葛密查出事情真相，釋放了葛華。依法應受賞，葛密向知州聲明不要上報。官至太常博士。天性恬淡平静，年五十歲，忽然上章辭官，親友們都勸阻他，他笑着說："等到犯罪生病、老死纔退休的人，怎能有充裕的時間。"就此退居，號爲草堂逸老，八十四歲去世。他平生作詩愛慕李商隱，有西昆體的高雅情致。

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毁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謚曰清孝。子勝

兒子葛書思，也是進士及第，調任建德主簿。當時葛密已告老，葛書思想接他到官府，葛密難於答應。葛書思說："曾子不肯一天離開父母身邊，難道因五斗米俸禄而改變志向嗎?"就自動棄官歸家養親十年多。近臣們上表說他的志節品行，朝廷以他爲泗州教授，不去上任。葛密不得已，答應以後一起去，他纔請求監新市鎮。服父喪，哀傷瘦弱成一把骨頭，大熱天不脱去喪服，到服喪期滿未忍心離開墳旁屋子。過了多年，纔出來做官，歷任封丘主簿、漣水。當時他哥哥葛書元任望江令，同屬淮南監司，有不顧哥哥而舉薦他的，他寫信要求改薦他哥哥，不答應，他就把公文封起來送還。他的義行大抵如此。他官至朝奉郎，也告老還鄉，父子歸家退休

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

都不到告老年齡。去世，享年七十三歲，特賜謚號清孝。他兒子葛勝仲，孫子葛立方，都因學業官至侍從，世代爲儒家。葛勝仲本書另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兑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掞之孝，燾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宫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論曰：楊佐、沈立擅長治水，爲當時所稱道。李兑任官進諫，一無表露，李先能繼承他的事業。張掞的孝道，張燾的才智，劉瑾的苛嚴，閻詢的辭令，都著稱一時，足以取得顯赫的官職。俞充治軍禁止暴亂，可稱能幹的官員，而依附當時宰相的意思，倡議西征，如果他不死，邊境上的災禍，難道能停止嗎？葛氏從葛宫以後，不斷有人做官，興盛啊。

張田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録。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患，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謫監郢州税。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進士及第，知應天府司録。歐陽脩推薦他的才能，任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議增加七州的塘水，皇帝下詔讓通判集議，張田説："這不是禦敵的策略，破壞良田，淹没墳墓，百姓遭到患害，没有什麼好處。"上奏章竭力論説，被貶爲監郢州税。

久之，通判冀州。内侍張宗禮使經郡，酗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祫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

過了很久，通判冀州。内侍張宗禮出巡經過州治，縱酒放肆，州太守和副職没有人敢上告，張田告發這件事，皇帝下詔把張守禮發配西陵灑掃。代理度支判官。祭太廟時，張田又請求自執政大臣以下酌量減少賞賜之費，唐介説他虧損皇上恩德，出朝廷爲蘄州知州。不久提點湖南刑獄，唐介和司馬光又上言他奸邪，改爲湖州知州，移廬州，治政有政績。

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阯李日尊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阯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張虚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内相殘，懼邊將乘之

改爲桂州知州。過去蠻族使者朝貢途經桂州，和知州平起平坐，張田却獨自坐在堂上，叫人把蠻使引進在庭中拜見，而犒賞財物比過去豐厚。土豪劉紀、廬豹素來是邊界的禍患，一直到張田離去，不敢放肆。京城的禁軍來桂州戍守，不習慣當地水土，往往因瘴疫而得病，張田用兵法訓練峒丁而奏請罷免戍守。有人報告説交阯李日尊率九萬軍隊，陰謀襲擊特磨道，各將領要求增加兵力，張田説："交阯國兵力不滿三萬人，一定是他們國内有變故，所以虚張聲勢來恫嚇我

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

們。"間諜既已探得實況，果然是他們兄弟互相殘殺，怕宋邊將乘機進攻。宜州人魏利安犯罪逃亡西南龍蕃，跟隨其使者入朝進貢，十次往返。這時龍以烈來到，魏利安又跟着他。張田乘他進來謁見時，詰責魏利安，斬了他首級，要一并斬龍以烈，龍以烈叩頭流血請求饒命。張田說："你的罪當死，然而事情幸虧在新天子即位大赦之前，你自己向朝廷求恩。"於是暗中請求寬恕免死。

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

熙寧初年，加官直龍圖閣、廣州知州。廣州過去没有外城，百姓都住城外，張田開始修築東城，周圍七里，用五十萬工，二十天而建成。當初，服役的人互相驚恐說有白虎在夜間出現，張田查明這是假的，召來巡邏的人告誡說："今夜有白衣人在樹林中進出的，拘捕他。"照他的話果真抓到了。城墻修完後，東南角稍有下陷，張田去視察，突然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田爲人伉直自喜，好嫚駡，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污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張田爲人剛直自負，喜歡謾駡人，使氣凌辱他的下屬，所以死了没有人哀悼。但他理政清廉，他妹妹許給馬軍將領王凱，想到廣州買珠子和犀角，張田說："南海富産各物，但我身爲市舶使，不想玷污自己。"他建欽賢堂，畫了自古以來清廉刺史的像，日夜禮拜。蘇軾曾讀他的書，把他和古代廉吏相并論。

榮諲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盗，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親榮宗範，任信州鉛山縣知縣。皇帝下詔取消縣中募民采銅，民工散爲盗賊，榮宗範請求依舊募民采銅。真宗嘉獎賞識他，提升他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任官職九年。

諲舉進士，至鹽鐵判官。晋州産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顓其利，諲請榷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絶險，林箐瘴毒。諲開真陽峽，至洸口古徑，作棧道七十間抵清遠，趣廣州，遂爲夷塗。

榮諲舉爲進士，官至鹽鐵判官。晋州出産礬，京城中的大豪紳每年交納錢五萬緡，專收其利，榮諲請求官家專賣，從此增加收入四倍。任廣東轉運使。廣州有板步古河道路極爲危險，竹木林中有瘴氣之毒。榮諲開通真陽峽，到達洸口的古道，造棧道七十間到達清遠，直趨廣州，於是成爲通途。

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

重新入京任開封府判官。太康百姓相信佛教，互相聚集祈禱，號爲"白衣會"，縣裏捕捉

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爲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澶州。

了幾十人送州府。開封府尹賈黯疑心是妖術，要求把爲首的人殺死而把其餘的人流放，榮諲堅持不同意，各人把自己的意見上報朝廷。中書以榮諲意見爲正確，僅把爲首者流放而對其他人處杖刑。加官直史館、澶州知州。

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産銀砂，民有私采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劫盜。諲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户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監，年六十五。

改任京東轉運使。萊陽出産銀砂，百姓有私自開采的，事情敗露，安撫使想以劫盜來處理。榮諲説："山澤之利，人人可以占有，所偷盜的豈是百姓的財産嗎？"寬免的人很多。又出使成都府路，被召爲户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任洪州知州。因生病之故，移舒州，未到達就死去。最後官至秘書監，享年六十五歲。

李載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吕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歐載，乃扃户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爲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年時刻苦求學，大暑天讀書，把脚放在水中，雖然得了病，也不放棄讀書。進士及第，調任冀州推官。任大名府冠氏縣知縣，大名府知府吕夷簡入朝任宰相，推薦他的才能，任爲齊州知州。鈐轄趙瑜喝醉了酒毆打李載，於是鎖上門逃走。趙瑜得罪，李載因爲不加舉報彈劾，貶爲信陽軍知軍。安撫使錢明逸等替李載申辯，因此改爲常州知州。任祥符知縣，有個神漢把井水給人喝，説可以治好病，去找神漢的人很多，李載處神漢以杖刑，填塞那井。歷任虢州知州、漣水軍知軍。

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强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禄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李載篤於孝道，服侍母親的病衣不解帶，到母親病重不能進食時，李載也不進食，母親知道後，勉强進食。他六次任知州，都以寬厚著稱。以光禄卿提舉仙源觀，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姚涣

姚涣字虛舟，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涣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奸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涣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奸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

姚涣字虛舟，世代住在長安。隋開皇年間，有個叫姚景徹的人，因討平瀘夷，論功任普州刺史，死後，子孫就家居普州。姚涣進士及第，監益州交子務，揭發奸人隱藏錢一萬緡，主管官吏都應處死刑，姚涣説："殺人以求恩澤，不是我的志向，在道義上不包庇奸惡而已。"向派來的官員請求，情願不受賞，於是救活的人很多。

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涣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盗獲。大江漲溢，涣前戒

任峽州知州。宜都百姓被盜賊所殘害，縣中抓住囚犯審訊服罪，把案情上報。姚涣將案件移交有關官員，過了不久，真的盜賊被捕獲。大江

民徙储積、遷高阜，及城没，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堤，楗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涣施恩信拊納，酋豪争羅拜廷下，訖涣去無警。終光禄卿，年六十七。

漲水泛濫，姚涣事先告誡百姓遷移財物，遷居高地，等城被淹没，没有人溺死。他因此考察地形修築子城、埽臺，建立木岸七十丈，用長堤環繞，又用木石填塞，以後江水上漲不再爲害，民衆感激他的恩德。改爲涪州知州，賓化夷多次犯境，姚涣用恩信去撫慰感化，豪酋們争着在廷下下拜，一直到姚涣離任，没有再侵犯。官至光禄卿，享年六十七歲。

朱景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簿。西方用兵，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絶其患。擢知壽州，秩禄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廪振給，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禄卿。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爲進士，調任榮澤主簿。與西夏交戰，皇帝下詔讓侍從和館閣官員推薦縣令，朱景在候選人之中，被派任隴州汧源縣知縣。幾次升遷爲汝州知州。葉縣驛路遠，囚犯被押送者所虐待，死的很多，俗稱爲“葉家關”，朱景嚴厲禁止以斷絶這種禍患。越級升爲壽州知州，俸禄同於提點刑獄。剛上任，馬上開倉庫賑濟百姓，勸富有的人拿出存糧，所救活的有幾萬人。城西居民三千家，朱景建議請求築外城把他們圈入城内，公家和私人都稱方便。再次升遷爲光禄卿。

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减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録其子以官。

熙寧初年，病重，自己口述遺表，叫兒子朱光庭執筆書寫。大略説：“近來聽説河北水災、地震，陛下應當减省膳食避居便殿，齋戒節省費用，召二府大臣朝夕詢問朝政失誤，思考止息災變的辦法。”一共幾百字，没有一句話求恩澤。去世，年七十一。皇帝下詔賜賞財物辦喪事，給他兩個兒子授官。

朱光庭

光庭字公掞，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

朱光庭字公掞，十歲能寫文章。辭去父親的恩蔭而進士及第，調任萬年縣主簿。幾次代理縣令，人們稱他是“明鏡”。歷任四縣縣令。曾孝寬因爲他有才向朝廷推薦，神宗召見他，問到想再次興兵討伐安南。朱光庭回答説：“請陛下不要把安南作人類恩養。因爲得到他們的土地也不能居住，得到他們的人民不能役使，廣土闢地又有什麽益處。”皇帝又問他治什麽經，回答説：“年少時跟從孫復學《春秋》。”皇帝又問：“你在朝廷内外曾聽到些什麽？”回答説：“陛下更改法度，臣下奉行命令有的不是聖意，所以有的好有

矣。”帝以其言爲疏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吕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解。

的不好。如能去掉那些不好的，那天下就受福了。”皇帝認爲他的話淺薄，不用。簽書河陽判官，跟隨吕大防在長安幕府。朝廷五路出兵討伐西夏，雍州在當時是都會，許多事情都靠這裏去辦，調發人員物資限期很緊，朱光庭常常堅持不答應。使者發怒，將要加軍需缺乏之罪，朱光庭要求免官去職，吕大防給他調解。

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嘉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偷’、‘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

哲宗即位，司馬光舉薦他爲左正言，他首先要求撤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劾蔡確身爲山陵使，而在先帝靈柩之前出發，作爲臣子不恭敬。又說章惇欺罔肆意狡辯，韓縝奸邪求寵，話很耿直。宣仁后稱道他能守正道，告訴他暢所欲言，不要有什麽畏避。升左司諫，又論議“蘇軾擬館職考試題說：‘現在要效法仁宗的忠厚，而怕百官及有關機構不能盡職，或至玩忽職守；要取法神宗的厲精圖治，而怕監司、守令不瞭解其用意，流於苛刻。’臣以爲仁宗有難以形容的盛德，神宗大有作爲的好志向，而不應當用‘玩忽’、‘苛刻’來議論，希望懲辦他的罪，以警戒人臣中不忠的人。”不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奏這事。宣仁后說：“詳細地閲覽文章的意思，是指現在的百官有關機構、監司守令而説，不是用來諷刺祖宗的。”議論就此止息。

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還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事中。

河北饑荒，朝廷派朱光庭持節巡行視察，立即開倉賑濟百姓；而議論的人認爲他耗費先帝多年積蓄的軍糧，改爲左司員外郎。升太常少卿，任侍御史。彈劾蔡確怨謗之罪，蔡確被貶到新州。授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他請求補外地官職，任集賢殿修撰、亳州知州。幾月後召回，又任給事中。

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别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

因封還劉摯罷免宰相的制書，又落職爲亳州知州。一年多以後，移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近州縣境内旱災饑荒，流民進入潞州境的連續不斷，朱光庭每天準備食物給他們吃，常常忙到夜裏，自己來不及進餐，因此生病，還勉力於公事。出去求雨，下拜後起不來，過兩宿就去世，享年五十八歲。紹聖年間，追貶柳州别駕。元符初年，又禁止他兒子爲官。

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朱光庭起初跟從胡瑗學習，胡瑗告訴他治學的根本在於忠信，所以朱光庭終身加以實行。徽宗即位，恢復他的官位。

李琮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强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進士及第，調任寧國軍推官。州的倉庫中積貯的糧食腐爛，轉運使下公文叫州中散發給百姓，讓百姓到秋天償還新穀。州太守將要實行，李琮説："這糧食不能吃，硬派給百姓而要求他們償還，百姓如何忍受得了。"堅持不下發，太守慚愧道歉而作罷。

吕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絶者九千户，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户部判官使江、浙，選强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使，徙梓州路。

吕公著任開封府尹，舉薦李琮爲陽武縣知縣。免役法剛實行，李琮處理合理，旁近的百姓都相繼擊登聞鼓上訴，要求以李琮的辦法爲榜樣。徽宗召李琮當面對答，升他爲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他巡行所轄地區域到宣城，查出百姓田畝詐稱逃亡死絶的有九千户，别的縣也都如此。他對朝廷説，命令以户部判官出使江、浙，選强明的吏員立賞進行審查。吏員貪賞，以查出多爲功，李琮也因此求得升遷，百姓以此爲患，而李琮收括得緡錢百餘萬。因此升爲度支判官，并把他的辦法作爲法令頒布各路。因淮南的賦税比各路爲高，就以李琮爲轉運副使，又移梓州路。

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税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吕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强民輸税，且無得以奇數并合，人尤咨怨。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奸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爲太府卿，遷户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

元祐初年，諫官彈劾他搜括隱瞞税收之害，貶謫爲吉州知州。御史吕陶又説巴蜀地方税收折實已經很重，李琮又强迫百姓交税，而且不准把餘額并合，人們更是怨恨。於是凡靠搜括田賦受賞的官員都取消受賞。歷任相、洪、潞三州知州。潞州有人想作亂，寫了日期布告在路上，部使者聽到後，很害怕，發公文追捕罪犯很急。李琮放置不管，在那一天置酒集會，終究没有發生什麽事。入朝任太府卿，升户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任杭州知州、永興軍知軍、河南知府、瀛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掊克，爲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李琮長於吏事，而所到之處力求聚斂錢財，被士大夫所鄙視。兒子李回，紹興初年參知政事。

朱壽隆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恩蔭任九

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脱者，殆必有奸。"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

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修營城障，貴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仇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

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爲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

壽隆爲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邪？"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群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即相帥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

隴縣知縣。吏員報告説有百姓一家七人因失火被燒死，朱壽隆説："豈有一家都被燒死没一個人逃脱的，想必有假。"過了一個月捕到盜賊，果然是殺人放火。任宿州知州，宿州多有强盜，甚至白天穿鎧甲搶劫，州縣官不能制止。朱壽隆定出策略布置耳目，逮捕殺死一千多人。

升爲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近經歷儂智高寇亂，修築營建城郭亭障，貴州一帶官員用人暴虐，民不聊生。朱壽隆速至州中，把州官上刑具送監獄，奏請罷黜他。當地老幼婦女遭到寇亂，到處流浪自己無力還鄉的，發公文叫所在官府資助護送他們回去。舊制度規定，溪蠻侵掠羈縻州，儘管殺了人不准報仇，朱壽隆請求允許償命，蠻人纔害怕而收斂。

歷任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狹，百姓爲力役所困，他免除其中不應服役的一千五百人。任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官服。年成不好百姓流亡，朱壽隆告諭富户把流民收爲佃農，借貸者定出利息，官府給入賬催還，窮人富人都得利。以少府監爲揚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朱壽隆爲人平和寬厚，和人交談很和悦，説話一定在理，而不肯屈服於權貴。狄青征討賊寇，想殺掉不服從命令的幾個裨將，朱壽隆竭力論説他們罪不當死。孫沔在坐，説："儂賊殺害百姓以萬計，這幾個人何足惜。"朱壽隆説："王師的到來是爲民除害，豈可學賊人暴虐嗎？"狄青被他的話感動而作罷。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因父親恩蔭多次在州縣任職，所到之處都以清廉著名。任信陽軍知軍。官府捕捉妖術之人，餘黨怕連累，聚集在山谷中，盧士宏請求減免他們的罪以招降，他們就相率投降。改任漢州知州，調查落實百姓財產，使他們服役不致過多，人們感謝他的恩德。又爲洋州知州。在此之前，祭祀用田的簿籍多虛假。盧士宏考實校正，命令根據實數交納賦稅，從部使者以下，都十分減去七八分。文彥博、包拯都舉薦他清廉有才能，由三司開拆司升爲夔州路轉

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擾。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游爲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

運使，廣州知州。有人傳言安南船幾百艘停在海中，將要入侵，嶺外各地驚慌。盧士宏明知不是這樣，這一天，他帶着賓客宴飲游玩爲樂，百姓得以安寧。受代還京，自稱有病請求近便州之職，任鄭州知州。不久，以光祿卿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死後凡是棺槨衣衾都根據遺命辦理，且告誡各兒子不要寫墓志銘。

單煦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爲進士，任洛陽縣知縣。百姓以妖幻法術互相傳授，單煦捕殺三十多人，應得上等獎賞，他不肯說。轉爲昌州知州，當時詔書要在蜀地治所築城，單煦認爲蜀地靠山帶江，一旦拆毀籬城而另建城墻，費用極多，不是民力所能負擔的，請求僅築子城。轉運使轉發文書讓各州照他意見辦。

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爲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吕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堤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

改任清平軍使。有兩個强盜殺人，捕獲後審問不肯承認，單煦叫他們吃飯，甲把飯吃完，乙却咽不下去，抓了他訊問，果然是他殺了人。任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陷轉運使吕昌齡受賄，中丞張昇審問此案論吕昌齡有罪。訊問未完，皇帝下令叫單煦審理，單煦不肯阿附他的長官，終於以吕昌齡爲無罪。他要求出朝外任，任濮、合二州知州。合州在涪、漢之間，夏秋水多爲災，單煦築東堤來阻擋水害。赤水縣的鹽井乾枯，單煦上奏免去其賦税。多次升官至光祿卿，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煦友愛兄熙，兄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門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嘆，遂輟訟。

單煦對哥哥單熙很友愛，哥哥曾打死人，没有人知道。單煦說："家裏窮父母年老，靠哥哥贍養，我應當代你去死。"就赶到打架的地方等待逮捕。後來被打的人活過來，吃驚地問他，單煦以事實相告。這人感動稱嘆，就不上告。

楊仲元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黄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税。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其價稍增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進士及第，調任宛丘主簿。百姓上訴旱災，太守拒絶，說："城中并未遭旱，是狡猾的吏人教百姓這樣。"楊仲元爲之辯白說："野外連青草都没有，你每天在廳堂上飲宴，自然不能知道，衹要出去到郊外一次就可見到了。狡吏不是别人，是我楊仲元。"終於免去了百姓的賦税。任澤州沁水縣知縣，百

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强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爲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餫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

姓拿實物來繳稅的，看其價值稍予增加，其餘的則估價較低。官府有所需求，不强行分派百姓承擔，允許百姓把他們所有的東西繳上，估計其價值相當就不再收取，所以常常先辦好。河外用兵，楊仲元督運糧食到西部邊界，夜裏住在洪谷口。楊仲元考察這裏地勢，乃是敵人所經過的道路，趕快命令離開。百姓以困乏爲由不想離開，不聽，敵人果然夜間來搶劫各州，沁水獨能免禍。其後二十年，他兒子經過縣城，父老們哭拜說："河外之戰，沒有楊仲元就不會有今天了。"

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斂民差出錢，弊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户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鄖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塋隸境内，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

當初，軍糧限期還較長，而楊仲元催督很急。到了邊地草料糧食有來不及到的都可用低價買到，後到的物價漲了幾倍，百姓纔知道這樣做有利。州官買羊，向民差出錢，弊端越來越多，給百姓造成的痛苦很大，楊仲元改變這項法令，一户僅出百錢。他又派吏人到外地買羊羔，第二年用來供州中需要，不收一錢稅。改任鄖鄉縣知縣，宰相張士遜的祖墳屬於縣境内，張士遜想囑托他，召他去他不去。楊仲元到任就按户籍分攤差役，雖用堂帖要求免役，他也不予减免。

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禄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歷任光州、虔州、虢州三州知州，官至光禄卿，改爲中散大夫。告誡幾個兒子說："我做官五十年，從沒有因私人怨恨報復别人，即使像杖刑這樣的輕刑，如有相同情況，不敢處以輕刑，以此來報答國家而已。"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余良肱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尸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果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搒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盗，亟捕詰之，贓盡得。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進士及第，調任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捉到殺人的，自己已認罪，余良肱查驗尸體和凶器，懷疑說："豈有刀鋒滿一尺而傷口還不到一寸的?"向府署要求自己去緝捕凶手，不久，果然捕獲真的殺人凶手。百姓有丢失財物超過十萬的，逮捕平民幾十人，正逢暑天，拷打號叫的聲音在外邊也可聽到；有人附着吏員耳朵説話，余良肱暗中知道他是盗賊，馬上逮捕審問，臟物全搜得。

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逋米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累石堤二十里

改任大理寺丞，出朝爲湘陰縣知縣。縣中積欠米幾千石，每年責令里胥代爲繳納，余良肱論議此事，免去了簿籍上這筆欠款。改爲杭州通判，江中潮水時常泛濫，冲毁官員和百姓的房

障之，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奉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爲三司使判官。

屋，余良肱壘石堤二十里以阻擋潮水，潮水不再爲害。當時王陶做屬官，常常使氣觸犯府帥，吏員中有人控訴王陶，府帥挾私恨想查辦王陶，余良肱不同意說："假使王陶得罪去職，這是因爲耿直而不被容忍。"府帥就不再追究。後來王陶在朝廷做官，果然以耿直聞名。任虔州知州，士大夫死在嶺外的，喪車大多經過虔州，多是弱小的兒子和守寡的婦女。余良肱盡力救濟保護，有孤女没有依靠的，他拿出俸錢來幫她出嫁。因母親年老，求任南康軍知軍。服母喪，期滿，任三司使判官。

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内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

當時關、陝用兵，朝廷商議借在京百姓的錢，余良肱竭力爭辯說不能，正好大臣也如此講，這建議就被擱置。内府中拿出敗壞幣賣給三司使，三司的官吏將要接受，獨有余良肱說："若發給各路軍隊，軍人會怨恨；不然就賣給百姓，百姓會受困。請求交付文思院，用來發給宫内人員。"

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濺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堤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暑行多病暍，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堤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乃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遷光禄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

改任明州知州。朝廷正治理汴渠，留他提舉汴河司。汴水淤積，水流很慢，執政大臣主張使河道狹窄的方案。余良肱認爲："善於治水的人不和水爭地。當冬天水乾涸時，應當從京城東邊疏通治理，并治理到京畿的西邊，經過三年，可以使水重新在地當中流。"大臣不聽。朝臣們又商議砍伐汴河堤岸上的樹木來建立木岸使河道變得狹而深。余良肱說："從泗州到京城一千多里，從江、淮來的漕運兵卒接連不斷，暑天行路都以熱渴爲苦，靠樹蔭來休息。又那些樹木的根盤纏交錯在堤中，使堤岸堅固，砍伐不利。"多次爭執不能獲准，於是請求不參預汴河的事。執政大臣雖然生氣，却始終不能使他屈服。改任太常少卿、潤州知州，改爲光禄卿、宣州知州，治理政事爲江東第一。請求告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去世，享年八十一歲。有兒子七人，余卞、余爽最知名。

余卞　余爽

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卞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

余卞字洪範，余爽字荀龍，都以父恩蔭爲試校書郎。余卞博學多有大略，多次升官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征討叛蠻有功，

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爲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盡鋭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寨，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

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惇憾爽不附己，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任沅州知州。蠻人殺害沿邊巡檢，余卞設計重新加以討平，加授爲奉議郎。在此以前，余良肱任鼎州推官，五溪蠻反叛，余良肱在邊境上運糧，詳知這事的利弊，上書説："這是彈丸之地，不足以煩勞朝廷費用，不如放棄給五溪蠻而就此安撫他們。"當時人贊成他的建議，但最終沒有放棄。等到蠻人反叛，截斷渠陽道路，扼守而使官兵不能前進，余卞正出巡湖北，安撫使唐義問就授權余卞指揮各將領。他暗中選拔敢死兵士三千人，夜間悄悄繞出敵軍後方，伐山開路，深夜，攻入渠陽。天剛亮整頓軍衆出擊，敵人大爲驚駭，調出全部精鋭兵力來抵抗，余卞奮勇攻打大敗敵軍。擊鼓前進度過險要，敵人七次遭遇七次戰敗，斬敵首級幾千，蠻人投降。不久有詔書廢渠陽軍爲寨，把居住者全部護送遷出。紹聖初年，處分放棄渠陽的罪名，被免職歸家。徽宗即位，恢復奉議郎，管勾玉隆觀。不久，恢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及過去的事被免職，死於家。

余爽重氣節而又自負，不肯稍自貶抑以求附和世人。他應元豐詔書，上奏利於治國、合乎時宜的十五件事，言論過於激切。元祐末年，余爽又極力上言請太皇太后還政於皇帝，章惇恨余爽不依附自己，於是摘取他的言論認爲是誹謗朝廷，於是余爽以瀛州防禦推官被免職除去名籍，流放封州。很久以後，起用爲明州知州，沒有動身，因諫官反對作罷，監東嶽廟。崇寧年間，和余卞一起被列入元祐黨人中。

潘夙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鄜州。召對，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

潘夙字伯恭，鄭王潘美的從孫。天聖年間，上書議論當時政事，授仁壽主簿。很久以後，爲韶州知州，升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刑獄。邵州蠻反叛，湖南一帶騷亂動蕩，升轉運使，專管蠻人事務，親自督率軍隊攻破蠻人的團峒九十處。改任滑州知州，改爲湖北轉運使，桂州知州。因在湖北時曾用匿名信誣害判官韓繹，貶爲監隨州酒税。起用爲光化軍知軍。大臣舉薦他有將帥之才，改爲端州刺史，再次遷徙爲鄜州刺史。應皇帝召問，論交州、廣州事合皇帝之意，復官爲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又爲桂州知

桂州。

交人敗於占城，僞表稱賀以爲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藩，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阯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猺，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禄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州。

交阯在占城戰敗，潘夙上表祝賀假稱大勝，神宗下詔對他説："儂智高之難剛過去二十年，中原人的情緒，都貪圖安逸而不想有戰争，竟認爲山中偏僻之處的蠻僚，没有可以憂慮的道理。全不想到禍難是由輕視産生的，唐代時六詔成爲中原的禍患，這是前事之師。你本是將家之子，身在重要之地，應體察朕的意思，盡心謀劃處理。"潘夙上書陳奏交阯可以攻取的情况，并且將要發兵。尚未上報，而被改任河北轉運使，歷任度支、鹽鐵副使，河中府知府。章惇考察荆湖，征討南北江蠻瑶，陳奏説潘夙憂慮邊境之事，叫他任潭州知州。再次升爲光禄卿，知荆南、鄂州，去世，享年七十歲。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爲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厲，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諲、載、煦、涣、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掊克，君子奚取焉。

論曰：士人在世上任官，有一個長處可以稱道，以致百姓都受其恩於無窮盡，所以州縣所負責任更重。張田使禁兵免受瘴氣之毒，盧士宏考校祭祀田的實數交納賦税，朱景父子、榮諲、李載、單煦、姚涣、盧士宏、朱壽隆等人，都對百姓有恩德。楊仲元不以私怨報復人，余良肱善於處理案獄，潘夙以將家子能留心邊境事務，人盡其才，任盡其職。至於李琮雖善於吏事，而所到之處聚斂錢財，君子有什麽可取呢。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第九十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户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閲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年時有志氣度量，博覽群書周游天下，以求知道古今的事變、風俗的利弊，不應科舉。熙寧初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徐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上獻。當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就以平民身份充當檢討。神宗見到他所上獻之策，説："徐禧説朝廷用經術來改變士風，已有十分之八九，然沿襲别人的話，不求心中通達的占一半，這句話是對的。應該在有用的地方試用他。"就授爲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户房習學公事。一年多以後應皇帝召見對答，詢問很久，皇帝説："我見人很多，没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升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

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禄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鞠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禄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禄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而

和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禄一起審理趙世居案。有個叫李士寧的人，挾妖術在貴人中進出，曾見過趙世居的母親康氏，把仁宗御製的詩送給她。又答應給趙世居寶刀，而且説："不是你不能配得上這寶刀。"趙世居和他的黨徒都把他看作神，説："李士寧，是二三百歲的人。"解釋他送的詩，以爲是最寶貴的祥瑞。等到審問趙世居時搜得了這首詩，就逮捕了李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本和李士寧友善，范百禄彈劾李士寧以妖術迷惑趙世居，引致他圖謀不軌。徐禧奏稱："李士寧送給康氏的詩實係仁宗所作，現在判案的官員認爲是謀反，臣不能同意。"范百禄説："李士寧有可以處死的情節，徐禧故意開脱他來取媚大

百禄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

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官，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院。惠卿在鄜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晝。禧是惠卿議，渭帥蔡延慶亦以爲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

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横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内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厄。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爲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栅，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寨堡各六。寨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脂。

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説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

臣。"朝廷派御史雜知、樞密承旨等參與審問，而范百禄因上報情况不確實被貶官，進升徐禧爲集賢校理、檢正禮房。

王安石和吕惠卿不和，鄧綰説吕惠卿從前在服父喪的時候，曾經借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的事，皇帝下詔叫徐禧參加審問。徐禧暗中幫助吕惠卿，鄧綰彈劾他，鄧綰貶官後，案獄也取消了。徐禧出京任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年，召爲知諫院。吕惠卿在鄜延，要改變蕃漢軍隊出戰守備的條例，各位老將都説這種更改不好，皇帝却聽從采納吕惠卿的意見，將要把這辦法推廣到其他各路，派徐禧前往處理。徐禧贊成吕惠卿的建議，渭帥蔡延慶也認爲不對，皇帝把蔡延慶召回京城，加徐禧直龍圖閣，派他去替代，因母喪未去。服喪期滿後，召來試任知制誥兼御史中丞。新的官制實行後，罷去知制誥，專任御史中丞。鄧綰鎮守長安，徐禧上疏奏論他的過失，皇帝知道他是因爲吕惠卿的原因，雖然改任鄧綰爲青州知州，也降徐禧爲給事中。

种諤征討西夏，得到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住。延州帥沈括想在横山全部築城堡，俯瞰平夏，在永樂築城，皇帝下詔叫徐禧和内侍李舜舉去幫助這事，下令沈括帶兵跟從，李稷主管運送糧餉。徐禧説："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匯合之處，而故城東南部已被河水所吞没，西北部又有天塹阻隔，實在不如永樂的形勢險要。我想銀、夏、宥三州，失陷了一百年，一旦收復，對邊將的功勞説，實爲很大，軍鋒和士氣，當增長百倍；但建立州治之初，費用不可勝計。如果選擇要衝，建置堡栅，名義上雖不是州，實則據有其地，以前的疆界邊塞，於是在内地了。已經和沈括商議建築寨堡各六個。寨中大的周圍九百步，小的五百步；堡中大的周圍二百步，小的一百步，用工二十三萬。"於是築城於永樂，十四天完成。徐禧、沈括、李舜舉回到米脂。

第二天，夏國幾千騎兵向新城前進，徐禧趕快去視察。有人對徐禧説："當初受詔來考察築城，至於抵禦敵人，不是你的職責。"徐禧不聽，

稷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

和李舜舉、李稷一起出發，沈括獨自守米脂。在此之前，种諤從京城回來，竭力說在永樂築城不是好計策，徐禧發怒改變臉色，對种諤說："你真不怕死嗎？敢耽誤已成的事。"种諤說："築城就必然失敗，敗了就會死，抗拒你的指揮也是死；死在這裏，還比喪失國家的軍隊失陷於異域强。"徐禧考慮不能使种諤屈服，上奏說种諤跋扈而反對，皇帝下詔叫种諤鎮守延州。

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鋭，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

夏國兵二十萬屯駐在涇原以北，聽到宋在永樂築城，就來爭奪邊地。有十多人趕來報告，徐禧等都不相信，說："他們如果大舉來進攻，這是我們立功取得富貴的時機。"徐禧馬上趕到永樂，大將高永亨說："城小人少，又没有水，不能守。"徐禧認爲是擾亂軍心，想殺他，後來把他上刑具送到延州監獄。等趕到時，西夏傾國之兵來到，高永亨的哥哥高永能請求乘敵人還未布好陣就攻擊他們。徐禧說："你知道什麽，王者的軍隊在敵軍未布陣前不擊鼓進攻。"徐禧自己拿着刀帶領士兵交戰。夏國人增加兵力分陣進攻，屢次攻至城下。曲珍的兵陣列在水邊，官軍作戰不利，將士都有恐懼的神色。曲珍對徐禧說："現在衆人的心已經動摇，不可作戰，作戰必敗，請求收兵入城。"徐禧說："你是大將，怎能遇到敵人不戰，先自己撤退呢？"不久夏國騎兵渡過水進攻宋陣。鄜延的選鋒軍最爲驍勇精鋭，都能以一當百，持銀槍穿錦襖，光彩耀眼，先和夏國兵接戰而戰敗，逃進城去，衝亂了後面的軍陣。夏國兵乘機進攻，宋軍大敗，戰死和拋棄鎧甲向南奔逃的幾乎有一半。

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受圍。水寨爲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鬥。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没于陳。

曲珍和殘兵退進城内，山崖高峻路窄，騎兵沿山崖而上，喪失馬八千匹，於是被圍困。水寨被夏軍占據，掘井不見泉水，士兵大半渴死。夏國人像螞蟻一樣爬城墻登城，士兵們還帶傷拒敵。曲珍預料不可抵敵，又向徐禧建議，請求突圍向南；高永能也勸李稷拿出全部金帛，招募敢死士兵力戰突圍，都不聽。戊戌那天夜裏下大雨，城被攻陷，四將逃走得免於難，徐禧、李舜舉、李稷戰死，高永能在陣上戰死。

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

當初，沈括上奏說夏國兵來圍城，看到官兵

整，故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

禧疏曠有膽略，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强虜遇，至於覆没。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种諤起興、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决也。"及出境，稷督餉，民苦摺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凡數千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顓戮不請。軍食竟不繼。諤謀

很嚴整，所以回去了。皇帝說："沈括料敵錯了，他們來到而没有出戰，豈肯馬上退呢？一定有大兵在後面。"後來果然如此。皇帝聽說徐禧等人死了，流淚哭泣很悲憤，因此吃不進飯。贈徐禧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謚號叫忠愍。給他家二十人授官。贈李稷工部侍郎，給他家十二人授官。

徐禧豪放而有膽略，喜歡談論軍事，常說西夏唾手可得，衹恨將帥們懦怯。呂惠卿竭力引薦他，所以不按常規任用。自從靈武之敗，秦、晋危急，天下人都盼望停止戰爭，而沈括、种諤陳奏進取之策。徐禧素來自以爲能擔當起邊界事務，謀略狂妄而輕敵，突然和强大的敵人相遇，以至於覆没。從此之後，皇帝知道邊界官員不可信賴依靠，深自懊悔，就此不再言戰，不再征夏。徐禧兒子徐俯本書另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親李絢，龍圖閣直學士。李稷因父恩蔭歷任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建拓展深、趙、邢三州城墻，工役没有超過原有估計，但刻薄嚴厲。察訪使者以此上奏，都水丞程昉也控告他越職。皇帝下詔令按事論析。御史周尹又論奏李稷父親死了二十年不下葬，但僅改任河北東路，不久提舉蜀部茶場。剛兩年，多收税款七十六萬緡，升任鹽鐵判官。下詔表揚他的功勞來勉勵在位官員，任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陝西百姓在路旁造房子的，他首創叫他們交納"侵街錢"，一路勞擾怨恨，和李察都以苛刻暴虐著稱。當時人說："寧可遇到黑殺，不要遇到稷、察。"

种諤提出攻取興慶、靈武的建議，李稷聽說後也上奏說："可以命令各路將領各自出兵撓亂夏國，使他們不能耕種，那麼他們的國家必然困乏，國家困乏民衆離散，攻取就可定了。"等到出境時，李稷督運糧餉，百姓苦於曲折運輸，大多四散逃亡，李稷命令騎兵捉他們，割斷他們的脚筋，人們在山谷中掙扎，有幾千人之多，幾天方能死去。起初，李稷接到皇帝意旨可以斬殺太守以下官員，於是上下官員都實行嚴峻的法令，

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還取糧。既集，諤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坐削兩秩，貶爲判官。

雖是小吏護丁夫，也能專權殺人不請示。但軍糧終究供不上。种諤想殺李稷，門客呂大鈞根據道義責備他，又叫他回去取糧。糧食既運齊，种諤還公開説李稷使軍糧缺乏，以致大功不成，李稷因此被削去兩級官階，貶爲判官。

永樂既城，稷悉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于難。李舜舉别有傳。

永樂城築成後，李稷盡運金、銀、錢鈔、布帛充積城中，想以此向徐禧誇耀，以爲城剛築好就已經充實了。積的錢越多，敵人的包圍更急，而李稷守着錢不敢離去，以致遇難。李舜舉本書另有傳。

高永能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初，伯祖文㑆舉州來歸，即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文玉獨留居延川，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户千三百，即知城事。

高永能字君舉，世代是綏州人。起初，他伯祖高文㑆以州來歸降，立即授團練使，後來棄官北遷，高永能的祖父文玉獨自留在延川，到高永能時纔住到青澗。高永能少年時有勇力，善於騎馬射箭，由士兵補爲殿侍，逐漸遷升爲供奉官。种諤攻取綏州，調高永能部兵六千人作先驅進入囉兀，五戰都取勝，轉爲供備庫副使。治理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加一千三百户，就任掌管綏德城。

元豐初，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二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略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鬥且却，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

元豐初年，任鄜延都監。秋天，大豐收，夏國屯駐二千騎兵於大會平，將要來搶莊稼。高永能選精鋭騎兵衝過夏軍營，夏國騎兵驚慌潰敗，俘獲其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很憂慮他不好對付，下令説："有能捉到高六宅的，賞金和他身重相等。"經略使呂惠卿巡行邊地，高永能在山谷中埋伏騎兵，以防敵人侵擾。邊境上敵軍騎兵果然來到，伏兵趕出擊退了敵兵。夏國兵二萬進犯當川堡，高永能以一千騎兵和他們相遇，預料不能敵，就依險要處布置疑兵，且戰且退，而命令在後方的騎兵揚起塵土，好像救兵到來的樣子，奮勇向前，就解圍而去。升爲本路鈐轄。

四年，西討，永能爲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于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橐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説降其東壁守將，衣

元豐四年，西征夏國，高永能爲前鋒，圍攻米脂城。邊界夏軍十萬人來救援，高永能對弟弟高永亨説："他們自恃兵衆聚集輕視我軍，陣營面當大河，應當嚴陣以待他們到達，分左右翼進攻，敵人是可以打敗的。"第二天清晨，在無定河激戰，斬獲敵人首級幾千，俘獲馬三千匹、駱駝牛羊數以萬計。城還未攻下，秘密派間諜勸降

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出降。進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永能嘆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録世亮爲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

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己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過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

永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没，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

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絓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爲令。立

他們的東壁守將，給以文錦衣服，給鼓吹導引，在城下炫耀，敵人首領令介訛遇就出降。進升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老請求退休，朝廷不許，又進升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永樂之役，高永能所獻的計謀都不被采用。城被攻陷，他的孫子高昌裔想扶持他從小路出城，高永能感嘆説："我從小與西羌作戰，打仗從未受挫，現在年紀已七十，受國家的大恩，自恨無法報答，這是我死的地方了。"向一個士卒换上破衣，作戰而死。他的兒子高世亮和孫子高昌裔尋到他的尸首運回。皇帝下詔贈房州觀察使，用高世亮爲忠州刺史，幾個孫子都爲侍禁殿直。

高永能幾代爲州將，所率領的多數是舊的家兵，他撫養他們有恩惠，遇到敵人就身先士卒。部下有受傷的，就把自己的備馬讓他騎，所以能得士兵死戰。遠近的人喜歡講他的事迹，稱他爲"老高"。他死的時候，邊界上人民没有不痛惜的。他曾經到他遠祖唐綏州刺史高思祥在淘沙川的廟，得到畫像及神道碑上奏，皇帝下詔就在所在地賜田三十頃，作祭祀之用。

高永能死時，延州將領皇城使寇偉也力戰而死，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中進士高等，調任滁州判官，任監真州轉般倉。聽説父親有病，放棄官職回家侍奉，因服喪免官，有關官員彈劾他擅自去職。服喪完畢，獻書合格應當予以升遷，皇帝對輔佐大臣説："看人的過失就知道他的仁心。現在他因父親生病而獲罪，這怎樣能使風化淳厚而勉勵天下當兒子的人呢。"於是特地升遷他，任海門縣知縣。

海門縣靠海地勢低，隔年海潮上漲，淹没百姓的田地房屋，百姓遷移避水，放棄他們的家業。沈起爲他們築了一百里的長堤，又引長江水灌溉，田地開墾增多，百姓互相率領着回來，以致建生祠來報答他。御史中丞包拯薦舉他爲監察御史。吏部的規定，選擇官員時如果此人因貪贜營私犯法，不論輕重都終身不予升遷。沈起議論

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

此事認爲其中有人情况可以原諒的，可以限定年數叙用，這辦法被著定爲法令。他建立對縣令的考課法，設立河渠司掌管各路的水利事務，又請求采取漢代舊例，選擇卿大夫的子弟入宮充宿衛，選用賢良文學中高等合格的人在宮中任職，不專用宦官，使宗室中出了五服的親屬出任外地官員，恢復府兵，淘汰多餘的兵卒，上書幾十次。因議論興國鐵官的事不合皇帝意旨，出朝爲通判越州，改任蘄州、楚州二州知州。

京東歲飢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携其伍，盜内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奸。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

京東饑荒盜賊興起，任命沈起爲提點刑獄。他到任，就立自首贖罪法來瓦解盜賊的隊伍，盜賊們心懷離忌疑懼，互相捆綁告發惟恐落人之後，改任開封府判官，任湖南轉運使。凡羽毛、動物筋和皮革、船隻、竹箭等物，多數出於他的轄區，官府向百姓索取并無限制，吏人并以此作弊營私。沈起統計這些物品需用的數量，自和商人交易，所省費用十分之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

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内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

熙寧三年，韓絳出巡陝西，加沈起官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兵變，將要寇掠長安，沈起率軍將其討平。正逢韓絳在綏州築城失利，沈起也被罷官改爲江寧府知府。入朝知吏部流内銓。奉命出使契丹，到了契丹朝廷，契丹方面安排他的座位却和西夏使者相等，沈起說："西夏使者不過是陪臣，不應當和天子的使者同列。"拒絶不就座，契丹就把宋使者的地位升高，從此定爲制度。六年，任天章閣待制、桂州知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阯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爲難。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指使因督餫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阯益貳，

自從王安石當政，開始追求邊功，王韶以熙河之戰進用，章惇、熊本也因此想求奮發。當時，議論的人說交阯可以攻取，朝廷命令蕭注鎮守桂州主管此事。蕭注本是首先提出這計劃的人，到這時，又以爲很困難。沈起說："南交是小醜，没有不可攻取的道理。"於是以沈起代替蕭注，就一心從事征伐。他胡說秘密接受皇帝旨意，擅自叫邊疆官吏進入溪洞，點集土民成立保甲，教他們作戰陣圖，使他們每年按時訓練。接着又命令指使藉督察運輸糧食和鹽到海邊，集合船隻軍隊教以水戰。舊時交阯人和州縣的貿易，

大集兵丁謀入寇。

全部禁止。於是交阯更懷貳心，集合大量兵丁想入侵。

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遏絶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

蘇緘爲邕州知州，寫信給沈起，要求停止實行保甲，免除水路運輸，和交阯貿易。沈起不聽，彈劾蘇緘阻止他的建議，沈起自己因議論邊事罷職。命令劉彝代他而命他鎮守廣州，他天天阻斷交阯國所上表疏，於是交阯人疑懼，率衆侵犯邊境，接連攻陷廉、白、欽、邕四州，死的人有幾十萬。事情奏聞朝廷，把沈起貶爲團練使，安置在郢州，移越州，又移到秀州而去世。

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沈起生平喜歡談論軍事，曾經以兵法謁見范仲淹，范仲淹器重他的才能，他注《孫武書》以自顯其能，終究因此而敗事。

劉彝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蓺，平賦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自幼孤高，在鄉里以行義被稱道。他跟從胡瑗學習，胡瑗説他善於治水，凡是胡瑗所定的修身治學的規範，劉彝出力居多。劉彝中進士，任邵武尉，調任高郵主簿，改爲朐山令。整理户籍，撫恤孤兒寡婦，修治池塘堤岸，教人耕種技術，均平賦税差役，抑制奸惡狡猾官吏，凡對百姓有好處的事都做了。當地人記下他的事迹，視之爲“理政典範”。

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阯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

熙寧初年，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員，因爲上奏説新法不好被罷職。神宗選擇水利官，因爲劉彝熟悉東南地區的水利，任他爲都水丞。遇到久雨汴河漲水，有人建議放開長城口，劉彝請求僅開楊橋的水門，水就退了。任兩浙轉運判官。又任虔州知州，當地風俗崇尚巫術信鬼，不信醫藥。劉彝著《正俗方》來教導人們，斥責淫巫三千七百家，叫他們改以醫爲業，風俗由此改變。加爲直史館，任桂州知州。他禁止和交阯人貿易，交阯攻陷欽、廉、邕三州，他因此被貶爲均州團練副使，安置於隨州。又被削職爲平民，編管於涪州，移到襄州。

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元祐初年，又召爲都水丞回朝，病死在路上，享年七十歲。他著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彝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論曰：戰爭，應當慎重，雖聖人還說没有學過。輕敵而少智謀，很少有不自取失敗的。永樂的失陷，安南的叛亂，死了百萬人，遭到的災禍很慘，實在由於這幾個人對自己的才能缺少衡量，開啓邊界事端。徐禧、李稷、高永能的死，是理所當然的。沈起堅持己見，輕舉妄動，雖被貶官也不能抵償他的責任。劉彝不能實行他所學之道，而放棄自己的主意去蹈前車的覆轍，加深失誤，豈能没有罪？

熊本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爲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知建德縣。縣令頃包魚池爲圭田，本弛以與民。

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禼、皋、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平、檢正中書禮房事。

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于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踊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童時代就知道學習，太守范仲淹賞識他的文章。進士考試列上等，任撫州軍事判官，升遷爲秘書丞、建德縣知縣。縣令把魚池都劃進祭田中去，熊本加以放棄還給百姓。

熙寧初年，他上書説："陛下以賢人豪傑爲師加以任用，改正修治法度，得到了稷、禼、皋陶、夔這樣的輔佐。"因此任提舉淮南常平、檢正中書禮房事。

六年，瀘州羅、晏夷反叛，皇帝下詔熊本察訪梓州、夔州，允許他自行處理夷人事務。熊本曾在戎州任通判，瞭解當地風俗，説："夷人所以能騷擾邊界，是靠十二村的土豪給當嚮導而已。"他用計捉到百餘人，在瀘川梟首示衆，夷人餘黨害怕發抖，情願誓死立功自贖。熊本給他們請示朝廷，用刺史、巡檢的俸禄籠絡他們，明白地示以勸賞，都踴躍聽從命令，惟有柯陰一個酋長不到。熊本集合晏州十九姓的兵衆，調發黔南義軍强弩手，派大將王宣、賈昌言率領進討。賊兵盡力抗拒，官兵把他們在黄葛下打敗，追擊奔逃者深入敵境。柯陰窘迫求降，把他的丁口、土田以及珍重實物好馬等全部造册申報，歸給官府，情願納貢盡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各夷都聞風歸順，願意世代爲漢官奴。升爲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慰勞他説："你不傷財，不害百姓，一次除去百年的禍患，至於檄文陳奏詳明，一時間少有可比的。"賞賜他三品官服。在西南用兵於蠻中從此開始。

蔡京時爲秀州推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爲幹當公事。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

蔡京當時任秀州推官，熊本說他的學問品行都好，熟習新法，推薦他爲幹當公事。河、湟剛收復，熊本任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路法禁疏略，蓄積不够一年數月之用，熊本奏請省去冗官一百四十員，一年減省冗費幾十萬。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垻，抗其亢，焚積聚，以破其黨。木斗氣索，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寨九堡，建銅佛垻爲南平軍。初，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録以進。

渝州南川僚木斗叛亂，下詔令熊本安撫。熊本進軍扎營於銅佛垻，阻塞其制高點，焚燒了木斗的積蓄，以此來打敗他的黨羽。木斗氣喪，以溱州土地五百里來投降，因此設立四寨九堡，設銅佛垻爲南平軍。當初，熟僚王仁貴因爲是木斗的親戚被關進監獄，熊本解去他的捆綁把他安排在自己部下，到這時王仁貴衝鋒首先攻上敵寨。大臣們商議加熊本爲天章閣待制，皇帝說："熊本的文章，朕是知道的，應該讓他起草詔書。"因此任他爲知制誥。皇帝多次稱贊他文章有體，命令院吏另外謄録一份進獻。

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爲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頞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群圍視四起，交歡而合噪，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嘩讙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

他又上疏說："治理天下，有時可沿襲有時需改革，這就要適合當時情勢能够達到治理的目的。議論的人苟且而用墨守成規的說法，主張因循苟安的治理，天下的官吏因此把守常規守舊制作爲習俗，有發奮進言獻納忠心的人，衆人就怒眉瞪眼斥駡他。陛下發出改革的號令，倡議改革政務，可以說是窮盡了因革的道理。但改革之初，安於常規習於舊制的人群起圍觀，聯合起來一起吵鬧，有的在朝廷中争議，有的在民間誹謗，有的自劾引退，不可勝計。陛下明白最正當的道理，獨立而不放棄主見，現在這些議論雖稍平息，但他們將伺機而求逞其意。請陛下深刻考慮這事，不要讓喧嘩紛議的人得到可乘之機，而完成萬世難以成就的事業，天下之人就非常幸運了。"熊本的意思，是專門用來討好王安石的。

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彦博争之，命本行視，議如彦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户相仇殺，

范子淵創議疏浚黄河，文彦博和他争辯，朝廷命令熊本去視察，熊本的意見和文彦博相同。王安石向皇帝奏請叫熊本擔任西京官職。在西京三年，起用爲滁州知州，改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侵擾邊境，半途中授任熊本爲龍圖閣待制、桂州知州。他到任就曉諭各溪洞酋長，并告誡邊境吏員不要惹事生非，請求選擇將領訓練兵卒以代替戍兵，多買馬來補充騎兵，宜州因此

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爲神。

就没有亂事。百姓蔡寶玶煽動龍番和峒户相仇殺，想引兵去征討以立功。熊本質問他，他臉色變了，捆起來投入海中。蠻夷把熊本視爲神明。

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

間諜報告説交阯明年將要來侵犯，使者證實他的話，皇帝下詔詢問熊本，熊本説："使者在路上，豈能得到這消息？假使交阯有這陰謀，怎麽能事先知道？"後知果然是胡説。這時，以順州賞賜李乾德，疆界還未劃定，交阯因此常常在勿陽施暴而驅逐儂智會。儂智會來乞求出兵，熊本發檄文詢問，李乾德就收兵向熊本謝罪，熊本因此請求把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給李乾德，南部邊境就此平安。

轉運判官許彦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爲吏部侍郎。逾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于道。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轉運判官許彦先建議運湖南鹽到西廣，計口分給百姓，預計可得利三十萬。熊本説："桂管百姓窮困土地貧瘠，恐不堪應付。"這建議就被擱置。入朝任吏部侍郎。過了一年，力請出任外地官，爲龍圖閣待制、洪州知州。諫官以爲熊本放棄八洞之地爲謀略錯誤，奪去一級官階，移任杭州知州、江寧府知府，再任洪州知州。召還，死於路上。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快哉！"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胸懷坦蕩有大志，尤其喜歡談軍事。常説："要是四方有事件，我領幾萬兵，在戰陣中擊鼓行進，戰必勝，攻必取，豈不痛快！"

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爲奸利，欲誅之。注覺，托爲游騎，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

舉爲進士，代理廣州番禺縣令。儂智高圍困廣州幾個月，聚集船隻幾百艘進攻城南，形勢非常危急。蕭注在圍困中出來招募海濱的勇壯之士，得到二千人，乘着大船在上游聚集，趁颶風颳起，放火燒敵軍船隻，打敗了敵人的軍隊。當天就開城門迎接援軍，百姓拿牛酒、草料糧食相繼入城，城裏的人纔開始有生氣。從此每次出戰都得勝回來。蔣偕上奏他的功勞，升爲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兵退還占據邕管，余靖憂慮敵人勾引各洞蠻人作亂，就把邕州事務交蕭注去辦。蕭注挺身進入蠻人中，施行恩惠結以信義。狄青的軍隊到了賓州，召諸將集會，懷疑蕭注想靠敵軍聲勢作奸謀利，想殺他。蕭注覺察了，假托外出事奉他人，不肯去。敵人被打敗後，狄青纔聽説蕭

注以前的功勞，以他爲邕州知州。

智高走大理國，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卧内，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閤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爲使。

儂智高逃到大理國，他母親和兩個弟弟住在特磨道。蕭注率兵去討伐，捉到一員裨將。蕭注把那裨將領入自己卧室内，和他談話，得到了敵方全部情況，因此把儂智高的母親和弟弟全部捕獲押送朝廷。任爲西上閤門副使。他招募敢死之士派到大理捉儂智高，到那裏時儂智高已被大理國所殺，將他首級封起來帶回上獻。轉爲西上閤門使。

居邕數年，陰以利啖廣源群蠻，密繕兵甲，乃上疏曰："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閹民爲奴，發洞丁采黄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

在邕州幾年，暗中以利引誘廣源的各蠻人，秘密整頓軍隊和裝備，於是上疏説："交阯雖然朝貢，實際包藏禍亂之心，常常蠶食我土地。以往天聖年間，鄭天益任轉運使，曾經指責交阯擅自在雲河洞收税。現在雲河甚至落入蠻境幾百里地，因爲交阯人年年入侵占據一些土地，以致如此。我已瞭解他們的全部情況，知道敵方要害之地。現在如不攻取，將來必然成爲我國的憂患。請求趕到京城，當面陳奏策略。"朝廷尚未批覆，而甲洞的申紹泰侵犯西平，五將被殺害。諫官論奏蕭注不法招致寇亂，因此罷免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彈劾他喪威圖利，略取儂智高的閹人作家奴，調發山洞丁壯去開采黄金没有賬簿可以查考。朝廷所派之人去查驗頗有事實，貶他爲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上奏説："蕭注在那裏宰牛殺狗，招集游手好閑者，編爲軍隊，教他們騎馬射箭，請求把他移到大州軟禁。"皇帝下詔改爲鎮南軍節度副使。

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爲右監門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閤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鬥，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

近臣中有人論到蕭注在廣州的功勞，起用爲右監門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年，以禮賓使爲寧州知州。環慶路李信戰敗，各城都堅壁拒守，蕭注獨自開着城門像平時一樣夜間設宴。又授閤門使，管幹麟府路軍馬。他推辭説："臣本是書生，稍爲擅長安撫接納，不習慣作戰，怕無法做好事情。"當時有人説"交阯人在占城戰敗後，兵力不滿一萬，可以攻取"。於是蕭注任爲桂州知州。

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

入朝見皇帝，神宗問他攻取交阯的策略，回答説："從前臣説過，當時溪洞之兵，一人可以當十；兵器鋒利鎧甲堅固，親信的人都可以指派

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歡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録其子，賻絹三百。

召喚來使用。現在兩者都不如從前，交阯人教導訓練已十五年了，謂他們‘兵不滿萬’，是虛妄的。”他既到桂州，各部落酋長都來謁見。蕭注接待他們并詢問當地山川道路曲折的情況，老幼是否平安，都得到他們的歡心，所以李乾德的動靜他一定能得知。但有人進獻征討南方策略，他常常不聽。正逢沈起自告奮勇要平定蠻人，皇帝叫沈起代蕭注之職而免去蕭注，蕭注回家，死於路上，享年六十一歲。皇帝下詔優厚録用他一個兒子爲官，贈絹三百匹。

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爲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爲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蕭注有膽量，好殺人，而能給人看相。從陝西還朝，皇帝問蕭注説：“韓絳爲安撫使，他的施政措施如何?”回答説：“朝廷的考慮很深遠，臣無法窺測。但知道韓絳當能官至將相。”皇帝高興地説：“果真像你説的，韓絳定能成就功業。”皇帝又問王安石怎樣，蕭注説：“王安石眼睛像牛看人時像老虎，看東西時像射箭的樣子，照意志行事勇往直前，敢於擔當天下大事 。但不及韓絳所得和氣爲多，惟有氣和能養萬物。”王韶任建昌參軍，蕭注説：“你將來官位近於孫沔，但壽不及他長。”後來都像他説的。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儻，放宕吴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佇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鬥，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雨，岸圮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横。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年少時豪爽，在吴中放蕩。有一次在山中行走，有兩條鯉魚在溪水上游戲，他立着觀看。旁邊一個老翁對他説：“這是龍，快要鬥了，你應當快走開。”離開了一百步左右，天打大雷而且下雨，岸坍塌樹木被拔起。又出現大雲，倉促之間遇到狂風大作，二十七艘船同時沉没，僅陶弼的船得救，人們因此驚異。一見丁謂，丁謂就把本族人的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跟丁謂學兵法，能够縱横議論。

慶曆中，楊畋討湖南猺，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

慶曆年間，楊畋討伐湖南瑶族，陶弼謁見他，楊畋撥兵卒給他叫去襲擊瑶族，大敗對方。以功任陽朔主簿。

儂智高犯南海，畋爲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步出赴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

儂智高侵犯南海，楊畋任安撫使，徵召他參預軍謀。楊畋叫他去英江會合各將領討論進擊敵人，還未到，儂智高收兵而去。陶弼離開船，和他隨從的幾十人，輾轉步行到楊畋那裏。軍隊駐在臨賀，大將蔣偕剛戰死，殘餘的部衆怕因亡失

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罷，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爲民利。

主將被處死，很多人投降了敵人。陶弼多次遇到這些殘兵，馬上假稱楊畋的命令在路上張貼榜文，告諭他們回來，答應他們不死，一共得到一千五百人。軍府撤銷後，調爲陽朔令。發動百姓在官路兩旁種樹，夾道幾百里，從此行路的人在夏秋時沒有暴曬之苦，其他州縣都仿效他。代理興安令。他寫信勸說桂州知州蕭固疏通靈渠以通漕運，蕭固不聽；到李師中時，終究疏通了。大軍征討安南，運送軍糧都從這裏走，對百姓大爲有利。

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爲使，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隧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諸峒獻土物求内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爲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臿，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振於内，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横、潯以東數州皆没。弼久於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

任賓州、容州、欽州三州知州，換任崇儀副使，升爲崇儀使，邕州知州。邕州經過儂智高寇亂，村落道路蕩然無存，人們不能安居樂業。陶弼安撫施恩，到的人忘了勤苦。各山峒人進獻當地物產請求歸附，陶弼虛心地安撫酬答，辭謝他們進見的禮物，他們都感激高興没有進犯邊界的。邕州地形低下，容易積水，夏天大雨一個月，陶弼登上城瞭望，見三面都淹成水澤，馬上把沿江三座城門堵死，告諭軍兵到高處避災。不久大水冲來，陶弼親自帶頭拿着工具堵水，召來僚屬吏員分派工役，將一千多個土袋放在路上，水果然從城洞穴中流入，隨即堵塞。城雖未冲壞，而人都缺乏糧食，於是打開倉庫賑濟，又集合船隻到外面運糧，水淹到不及女墻三塊板的地方，十五天後水退，公家和私人一無損失。自横州、潯州以東幾個州都没入水中。陶弼在邕州時間長，請求改任近便州鼎州。章惇處理五溪蠻的事務，推薦陶弼爲辰州知州，升皇城使。他收降北江的彭師宴，被授爲忠州刺史。

郭逵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歸。逵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逵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陰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逵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桄榔爲縣。進弼西上閤門使，

郭逵南征交阯，朝廷轉陶弼爲康州團練使，又任邕州知州。百姓兩次遭受禍亂，分散藏身於山谷中，陶弼帶着百餘騎深入左江山峒，百姓知道他到來，扶老携幼地回來。郭逵率領官兵到富良江邊，叫陶弼殿後。交阯求和，郭逵想撤軍，又怕被交阯襲擊。於是用計夜裏起身，軍隊不整齊，騎兵和步兵互相踐踏把隊伍弄亂。敵人隔着江暗中窺測，知道是陶弼斷後，不敢追襲。陶弼下令士兵不要動，等天亮後，結成隊伍慢慢行進，郭逵靠他得以平安回來。設所得到的廣源峒

留知順州。

爲順州，桃榔爲縣。進升陶弼爲西上閤門使，留爲順州知州。

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暮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强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桃榔，揚聲欲圖州，獨難弼。弼素得人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録其家五人。

順州離邕州二千里，多有毒草瘴氣，戍守士兵死的有十之七八，陶弼也病得很重，但仍早晚慰勞軍隊，看上去很辛苦，但他意氣奮發昂揚，士兵無不感動流淚，勉强奮起爲他效勞。交阯襲擊奪取桃榔，揚言要攻順州，但以對付陶弼爲難事。陶弼素來得人心，敵軍的動静他都先知道。他捕獲間諜不殺，而曉諭他叛降禍福的道理，放他去，恩威兼施，因此在陶弼在任時交阯人始終不敢進犯。被加爲東上閤門使，尚未受官而去世。下詔録用他家五人爲官。

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奉禄，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陶弼能作詩，愛好士人樂於施恩，他所得的俸禄，全部給了别人，家裏很窮但他絲毫不顧及。他死之後，妻子在家鄉，甚至租賃别人的房子居住。

林廣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爲行門，授内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强弩列岸側，實卷甲疾趨，夏人疑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充行門，授内殿崇班，跟隨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蔡挺麾下。李諒祚侵犯大順城，林廣用箭射中了他。李信在荔原戰敗，林廣帶兵西攻，奪取十二盤，進攻白豹、金湯，都首先登城。夜間經過洛河，西夏來襲擊，林廣揚言説選派强弩列陣在岸邊，實際上捲甲快速行進，西夏人懷疑不敢渡河。曾經保護朝廷官員視察邊防，將到烏雞川，趕快帶兵沿着山走。路上遇到熟羌來報告險情，林廣不答，西夏果然伏兵在河川那邊，因計謀未達到目的而去。來告訴險情的人是夏國的間諜。

夏人圍柔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城救馬，廣復入，益修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爲本道將。

西夏圍困柔遠城，林廣留下守禦，告誡士兵們即使有變故也不要輕舉妄動。夜裏柴堆起火，軍衆仍照舊屯駐守備。第二天，敵人到馬平川，帶着大批攻城器械來。林廣穿着鎧甲開别的城門擊鼓而出，好像要奪取夏軍的馬，敵人放棄攻城來救馬，林廣又進城，增修守備，夜間招募敢死士兵去襲敵營。夏國多次失利，於是引軍退去。多次升遷爲禮賓使。韓絳上奏舉薦他爲本路將。

慶兵据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

慶州士兵占據北城叛亂，林廣在南城，望見叛兵的隊伍進退混亂，説："這不是全軍都叛亂。"挺身下城墻到了叛軍後方，告諭他們逆順

聽命。出者財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我，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

的道理，多數人都放下軍器聽從命令。反叛出去的僅有三百人，林廣對餘下的兵士說："叛亂的人去了，你們跟從我很久，能聽我的話，不光能活，還有功勞。"得到一百多人。林廣激勵和約束這些兵士，使他們反而去進攻城下叛兵，全部加以逮捕殺戮，就此平定北城。又出去追叛亂的人，到石門山遇到了叛兵，曉諭他們仍不肯投降；他就縱兵追擊，叛兵知道無法逃走，纔請求投降。林廣說："不聽從我的話，現在窘迫了纔求免死，不是投降。"把他們都斬了。升爲本路都監。

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轄使，還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羌，加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鄜道戰没，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平之所以敗，非出援罪。"乃止。

皇帝下詔叫他入朝應對，神宗獎賞他在金湯、石門的功勞，安慰賞賜很厚，將要叫他出使開拓熙河。他推辭說不熟悉臨洮、隴西的事，於是升他爲鈐轄使，改去鄜延。他進攻踏白城，功最高，升爲皇城使。進討洮羌，加授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對安南用兵，他到朝廷要求出征。皇帝說："南方地勢低而潮濕。知道你脚有病，西部邊境正在開拓，應重新回去。"升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境官員有人說："過去劉平因援救鄜路作戰敗死，現在應當撤銷援軍。"林廣說："援軍是制服敵人的長遠之計。假使敵人全力進犯一路，而其他路不去救援，雖然古代的名將也不能有所作爲。劉平之所以戰死，并非出兵救援的罪。"於是議論停止。

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閲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决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兵亡狀，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踊躍。

再轉爲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伐瀘蠻乞弟，逗留不前進，下詔令林廣代替他。林廣到任，檢閲兵衆集合將領，挑選軍中人才能高低和勇敢怯弱，分爲三部分，日夜操練，間日殺牛犒勞，兵士的心都因此振奮。派人開導曉諭乞弟，并要求交回逃亡兵卒。乞弟歸還逃亡兵卒七人，上奏書投降而自己不到。於是林廣决定深入進討，把軍隊列陣於瀘水，帶領將吏向東方再拜。發誓說："朝廷因爲韓存寶用兵無方，叫我來代替他，約定我們必須捉住敵人首領。現在孤軍遠征，長期駐在敵境，退則殺無赦，冒死作戰，勝敗不可預料。即使死了，還有賞賜，比退而被殺要好。我和你們并力前進，好嗎？"衆人都歡呼贊成。

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

林廣挾帶着所俘獲的敵軍頭目及人質放在軍

以次酋護餉，以是入篁道而無鈔略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垻遠而平。蠻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脱走。得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冢。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遂班師。

中，而命令以其他蠻人首領跟着保護糧餉，所以進入竹林中道路而不受敵軍劫掠。軍隊行進有兩條路，從納溪抵達江門路近而險，從寧遠抵達樂共垻路遠而平坦。蠻人猜想官兵一定會從江門出擊，派重兵據守險要之地；而軍隊却走樂共，蠻人不能抵擋，都逃走。林廣分兵繞道帽溪，掩擊江門的後方，攻破他們的險要之地，水陸兩路都能通行，更向前推進，每戰必勝。軍至落婆遠，乞弟派他的叔父阿汝約期投降要求官軍退兵，又要求不解除武裝。林廣料到乞弟有異謀，就在一個小土堆上築壇，離開中軍五十步，并且預設伏兵。第二天，乞弟帶着一千人出來投降，在氈裘帳中藏有弓弩手，猶豫不向前謝恩。林廣指揮伏兵襲擊他們，蠻人奔走潰敗，斬殺阿汝和大酋長二十八人。乞弟把自己的馬交給弟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擊斬了阿字，軍中爭奪其尸體，乞弟得以從江橋下逃脱。官兵俘獲蠻人三萬，進駐歸徠州，窮追敵軍巢穴，挖掘了前酋長甫望箇恕的墳墓。天冷，士兵多凍掉手指，而乞弟始終没有捕獲。監軍先前曾受過密詔，允許領兵回來，就撤軍。

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閿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

任爲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部邊界戰事未停，他上疏要求面見皇帝陳奏方略。入見時，説："韓存寶雖有罪，功勞也多，以今天朝廷待諸將的辦法，韓存寶不至於死罪。"林廣還任所時，走到閿鄉，生瘡斷頸而死，享年四十八歲。

廣爲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内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遄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

林廣爲人有風操，輕財好施，通曉《左氏春秋》。遇事慎重，長於料測敵人，曾對八陣圖進行增減修正，又撰寫規章一百餘條陳奏皇帝，邊地很推行他的治軍規章。他名聞於西夏。西夏主秉常的母親梁氏將要入侵，議論宋的將帥，就怕林廣，聽到他南征，纔敢興兵來犯。但他在瀘州以敕書招降蠻人，既已投降而把他們殺了，這是他的短處。很快得惡病死去，有人以爲是殺降的報應。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

論曰：宋太宗既已厭倦於用兵，一意安定邊界使百姓休養生息，天下太平。真宗、仁宗深

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爲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鋭焉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纍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吕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冢殺降，君子疵之。

厚的仁德，養育百姓，但文治有餘，武備不足，因爲當時中原的人，長期見不到戰争。於是契丹、西夏起來成爲邊界禍患，乃至不惜絹帛來和好。神宗繼承太平氣象，鋭意想有所作爲，積蓄財物訓練士兵，志在一洗國耻。所以當時有才能智謀的人，各人得以發揚其長處，以建功立業，像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就是這樣。熊本、蕭注是進士出身，陶弼能作詩好與士人交游，林廣學通《左氏春秋》。從前孫權勸吕蒙學習，文武并無二致！熊本上書討好當時宰相，林廣征討蠻人，挖墳殺已降之人，君子以爲這是缺陷。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第九十四

种世衡 (子)古 諤 誼 (孫)朴 師道 師中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

當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奸利事敗，法當徒，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爲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

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种世衡字仲平，种放哥哥的兒子。年少時崇尚氣節，兄弟中有想分享他財産的，他都讓給別人，僅取圖書而已。因种放恩蔭補爲將作監主簿，多次升遷爲太子中舍。

曾任涇陽縣知縣，鄉里小吏王知謙因舞弊的事敗露，依法應受徒刑，逃跑。等到皇帝舉行郊祀大赦時自己出來，种世衡説"送到官府就當赦免"，杖責他的脊背而到官府請罪，知府李諮奏請赦免其罪。後來种世衡任鳳州通判。鳳州將王蒙正，是章獻后的姻親，行爲不守法。曾經因事請托种世衡，种世衡不答應，王蒙正大怒，於是誘使王知謙控訴被杖之冤而暗中幫助他，种世衡因此被流放到竇州，又移到汝州。他弟弟种世材以少升一級官贖罪，因此种世衡得爲孟州司馬。很久以後，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給他辯白被誣之罪，宋綬、狄棐又接着説此事，因此被授爲衛尉寺丞，歷任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

西部邊境用兵，守備力量不够。种世衡建議説，延安東北二百里處有舊寬州，請求利用當地的廢毁城堡而重加修繕，作阻擋敵軍的要衝，右面可以加强延安防禦的形勢，左邊可以運來河東的糧食，北面可以據此圖謀恢復銀州、夏州等舊地。朝廷聽從他的計策，命令他監督這一工役。夏國屢次出兵爭奪，种世衡一邊作戰一邊築城。但其地險要而没有水，議論者以爲不能守。鑿地一百五十尺，剛見石頭，石工推辭説石塊不能穿透，种世衡命令粉碎石塊一畚箕報酬一百錢，終

遷内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

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於得到井水。城築成後，賜名青澗城。

升爲内殿崇班、知青澗城。他開墾營田二千頃，招募商人，借本錢給他們，叫他們流通貨物以赢利，城中就富裕了。他時常到各部族去，慰勞酋長們，有時脱下自己所佩的腰帶給他們。曾經集合客人飲酒，有人得到敵情來報告，他就把酒器賞給來報告的人，因此歸附的羌人都樂於聽他指揮。再升爲洛苑副使、環州知州。

蕃部中有牛家族首領奴訛其人，素來倔强，從未出來謁見太守，聽説种世衡到，馬上到郊外迎接。种世衡和他約好，明天將到他的帳幕中，去慰勞部落。這天夜裏下大雪，深三尺。种世衡的部屬説："那地方太險不可以去。"种世衡説："我剛要用信義結交各部羌人，不能失約。"就沿着險路前進。奴訛剛在帳中睡覺，認爲种世衡一定不會來，种世衡踢他起身，奴訛大驚説："在此以前從未有官員到我部族中來，你竟不疑心我嗎?"帶着部族圍着种世衡下拜。

羌人酋長慕恩部落最强大，种世衡曾經夜裏和他喝酒，叫侍姬出來陪同飲酒。後來种世衡起身進内室，偷偷從壁縫中看他們。慕恩偷偷和侍姬調戲，种世衡馬上出來抓住他們，慕恩慚愧惶恐請罪。种世衡笑着説："你要她嗎?"就把侍姬送給慕恩，因此得到慕恩的拼死效力。各部族有懷貳心的，叫慕恩去征討無不克捷。有個兀二族，种世衡招降他們不來，就命令慕恩出兵討伐他們。其後一百多帳落都自動歸附，没有敢存貳心的。因此下令各族設烽火，有緊急就點火，嚴陣以待。

葛懷敏戰敗，种世衡率領羌兵幾千人以援救涇原，没有人敢落後。曾經責令吏民射箭，有過失的人，能射中就免去他的罪；有人辭去某事、請求某事，常常看射中與否而答應或拒絶。人人自勵，都擅長射箭，從此幾年來敵人不敢接近環州境。

升爲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發文令种世衡和蔣偕築細腰城，种世衡當時生病，立即起身，帶着所領的士兵日夜修築，城築成而他去世。

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唛、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税，出入騎從甚寵。

起初，种世衡在青澗城，元昊尚未臣服，他們的貴人野利剛浪唛、遇乞兄弟有才能智謀，都稱大王。受元昊信任而當權，宋朝邊境的官員想以計謀離間他們。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次替保安軍守將劉拯寫信，賄賂蕃部破丑送到野利兄弟那裏，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也派人拿着書信及金寶去送給遇乞。正逢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個人到种世衡那裏請求投降，种世衡知道是詐降，説："與其殺了他們，不如利用他們實行離間。"於是留下他們叫他們監商税，出入時騎馬隨從很受優待。

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蕩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唛，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緣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唛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唛貳己，不得還所治，且錮嵩阱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唛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

有個僧人叫王光信的，輕捷勇敢善於騎射，熟悉蕃部的山川道路。种世衡出兵，常常叫他當嚮導，幾次蕩平部族，种世衡上奏授他爲三班借職，并改名叫王嵩。种世衡寫了蠟封書信，派王嵩去送給剛浪唛，説浪埋等人已經到達，朝廷知道你有歸向漢人的心，封你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每月一萬緡，旌節等已送到，催他歸降，又用棗連綴起來畫成一個烏龜的樣子，暗示他早日歸附的意思。剛浪唛收到信大爲惶恐，從他所治理的地方捉了王嵩押帶到元昊那裏。元昊懷疑剛浪唛對自己有貳心，不許他回他自己治理的地方，而且把王嵩禁錮在陷坑中。元昊又叫他的臣僚李文貴以剛浪唛的口氣給种世衡作答覆，而且説不理解給他信的意思，或者答應通好，要求明説一句話。种世衡把情況告訴龐籍。當時朝廷已經想招納安撫，龐籍把李文貴叫到面前，告訴他國家寬大允許接納安撫的意思，放他回去報告。元昊得到答覆，釋放了王嵩，對他很有禮，叫他和李文貴一起來宋境。從此接着派使者請求歸附，就此和過去一樣稱臣。

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祗候。

种世衡聽説野利兄弟已被殺，寫了祭文越境祭奠。龐籍上疏陳奏王嵩功勞，詳述元昊没有通和的時候，种世衡定計派王嵩冒險離間對方君臣，就此造成猜忌和貳心，因此和我國通和，請求優待進升王嵩官職。升爲三班奉職。後來王嵩因進見皇帝自陳功勞，又進爲侍禁、閤門祗候。

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

种世衡死後，龐籍任樞密使。种世衡的兒子种古上書訴説他父親的功勞，被龐籍壓制。种古

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内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

又上書，終於追贈种世衡爲成州團練使，詔書叫在流品以内授种古爲大縣的主簿或縣尉，送回本籍。龐籍既罷官，种古再次申辯論理，朝廷交給御史考查，以龐籍過去所奏王嵩事迹的上疏爲定論。下詔把此事交付史官，允許种古在近便的州做官。

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种”。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种世衡在邊防多年，積貯穀物流通貨物，所到之處不煩國家增派兵丁和糧餉。他善於撫養士兵，士兵有病的可以派一個兒子專門侍候他飲食和湯藥，因此能得人拼死效力。种世衡死時，羌族酋長們好幾天早晚到靈前哭泣，青澗城和環州的人們都畫像祭奉他。兒子种古、种諤、种診，都有將才。關中人稱其爲“三种”。种誼是他小兒子。他孫子种朴、种師道、种師中。

种古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録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州。

种古字大質，少年時仰慕伯祖种放的爲人，不想以科舉入仕。他應當以恩蔭授官，却推讓給弟弟，當時稱爲“小隱君”。种世衡死後，録用种古爲天興尉，多次升轉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都監、原州知州。

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爲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

羌人侵犯邊塞，种古抗禦他們，斬首幾百。在鎮戎以北築城堡，以占據要害之處。神宗召見他，升爲通事舍人，給他三個弟弟授官。他和弟弟种診攻占環州的折薑會，斬敵軍首級二千，升爲西上閤門副使。有的百姓減價賣田給熟羌以逃避徭役，种古調查其情況，查得良田三千頃，人丁四千，都刺字編爲民兵。歷任環慶、永興軍路鈐轄。

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粮，僚佐以他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

因控告范純仁不當，被奪去一級官階，任寧州知州，改爲鎮戎軍知軍。熙河軍十萬取道寧州，需要草料糧食，僚屬們進言以爲屬於别路不應供給。种古說：“都是國家的軍隊。”命令供應。又改爲鄜、隰二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歲。

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种古明白孝義之道。他弟弟种諤因擅自興起事端被關進監獄，他請求以自己官級贖种諤的罪。种世衡送給張問田一千畝，張問送還他，而种世衡已死，种古始終不再接受。但种世衡被范仲淹所賞識，因此立了青澗城的功勞，而种古却

以私怨去控告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被士人們所非議。

种諤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

种諤字子正，因父親恩蔭多次升官授爲左藏庫副使，延州帥陸詵舉薦他掌管青澗城。

夏酋令㖫内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㖫，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

西夏酋長令㖫歸降，陸詵怕造成事端，想不接受，种諤請求接受他。西夏來索要，陸詵問种諤怎樣答覆，种諤說：“如果一定要討還令㖫，應當用景詢來交換。”事情就中止了。景詢其人，是中原逃亡到西夏去的。

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鬥，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户萬五千、兵萬人。

西夏將領嵬名山部落在綏州故地，他的弟弟夷山先歸降，种諤派人通過夷山引誘嵬名山，用金盂賄賂他，嵬名山部下小吏李文喜接受了答應投降，而嵬名山還不知道。种諤就把此事奏聞朝廷，皇帝詔令轉運使薛向和陸詵派种諤去招納嵬名山。种諤不等嵬名山答覆，就發動所部全體兵士長驅向前，包圍了嵬名山的帳落。嵬名山吃驚，拿起槍來要作戰，夷山叫喚說：“哥哥已約好投降，何以要這樣？”李文喜拿出所受的金盂給嵬名山看，嵬名山放下槍而哭，帶領衆人跟着种諤向南去。宋軍得到酋長首領三百人、一萬五千户、兵士一萬人。

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坌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

將要在前綏州築城，陸詵以爲没有詔書而出兵，召种諤回來。軍隊到懷遠，早晨起來剛梳頭，敵軍四萬人馬一起聚集，近城而列。种諤開着城門等待，派嵬名山率領新歸降的一百多人挑戰，种諤自己的軍馬跟着出戰，擊鼓出城。到晉祠占據險要，派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自己率領中軍，於是關閉營壘，把全部老弱發動起來登城擊鼓吶喊使敵人疑慮。稍後接戰，追擊二十里，俘獲很多敵軍，於是在綏州築城。

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

陸詵彈劾种諤擅自挑起事端，而且不聽從指揮，要逮捕治罪，没有結果而陸詵移官秦州。諫官紛紛攻擊种諤，於是被吏部論罪，貶官四級，安置隨州。正逢侯可因議論水利的事入見皇帝，神宗問起种諤的事，侯可說：“种諤奉有密旨取綏州而得到罪名，以後將怎樣派人作事呢？”皇帝也後悔，恢復种諤官。

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

韓絳任陝西宣撫使，用种諤爲鄜延鈐轄。韓

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

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搗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群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

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飢憊，欲以粮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

絳在囉兀築城，圖謀攻取橫山，命令种諤率兵二萬人出兵無定川，叫諸將都受其指揮，調發河東軍隊到銀州會合。城築成後而慶州兵叛亂，下詔退兵，放棄囉兀，貶种諤爲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韓絳再次任宰相，上奏种諤以前的功勞，復官爲禮賓副使、岷州知州。董氈將鬼章聚兵於洮州、岷州，新附羌人多數反叛，种諤征討襲擊斬殺他們。又跟隨李憲出塞，收復洮州，攻下逋宗、講珠、東宜等城，掩擊敵人到大河，斬敵軍首級七千。

升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涇州知州，改爲鄜延副總管。上奏說："夏主秉常被他的母親所囚禁，可趕快派本路官兵直搗他們的巢穴。"就入朝見皇帝，誇口說："夏國没有人才，秉常是個孩子，我去抓住他的手臂帶來。"皇帝以爲他豪壯，決意西征，以他爲經略安撫副使，各將領都聽他指揮。种諤出兵駐在邊界，皇帝因种諤在約定時間以前輕率出發，叫他聽命於王中正。敵人屯兵於夏州，种諤率領本路和京畿內七將兵進攻米脂，三天未攻下。夏國兵八萬前來增援，种諤在無定川抵抗他們，伏兵出擊，截斷了敵軍首尾，大敗他們，降守將令介訛遇。捷報奏聞朝廷，皇帝大喜，群臣都向皇帝祝賀，皇帝派宦官告諭獎勵，罷免了王中正。

种諤留一千人守米脂，進駐銀、石、夏州，不見敵人。開始時，他受詔應到靈武會師，种諤繞道不進，士兵飢餓疲憊，想用糧運不繼歸罪於轉運使李稷。駐軍在麻家平，大校劉歸仁率衆潰散，下詔命令退兵。仍升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种諤想占據橫山的志願并未放棄，派他的兒子种朴上奏他的計策。皇帝召見种朴問他情況，升种朴爲閤門祗候。朝廷將進軍在橫山築城，命令徐禧、李舜舉出使鄜延商議。种諤說："橫山延綿千里，多産馬匹適合耕種，人民强勁勇悍善於作戰，而且有鹽鐵之利，西夏人靠這地方爲生；這裏的城堡都控制險要，足以守禦。現在建功立業，應當從銀州開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築夏州，三州修好後鼎峙而立，那麼橫山已囊

修鹽州，則橫山强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慮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

括在三州之中。又其次是修鹽州城，那麽橫山的强兵戰馬、山澤財利，都歸我國所有。其地勢居高臨下，下窺興慶、靈州，可以直搗西夏的巢穴。”而徐禧和沈括定議遷移銀州，在永樂築城，和种諤開始的計策不同，於是奏請留种諤守延州。不久永樂被圍困，种諤觀望不去援救，皇帝希望他以後能報效，擱置不問，而且憂慮敵人來到，就任命种諤爲延州知州。种諤背上生疽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紿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种諤善於駕馭士兵，每當遇敵能出奇計，作戰必勝，但虚假怪誕而殘忍，左右的人有犯法的立即斬殺，有的先剖取肺肝，同坐的人掩面不敢看，种諤則照常飲酒吃飯。敵人也懼怕他勇敢善戰，所以屢次有功。李稷運送糧餉進軍隊，早晨進入种諤軍營，軍吏擊鼓高聲致敬。种諤把軍吏叫來問：“軍中有幾個主帥？我定要借你的頭來代替運糧官。”就叱令斬了他。李稷惶恐趕快出來。曾經渡黄河，突然遇上敵人，欺騙賓客説：“事情緊急了，你可以穿我的衣服，騎我的馬，隨從旗鼓和一千騎兵，趕快趕到大軍那裏去。”賓客信他的話，敵人以爲是种諤，來追他，賓客幾乎遇難。自從熙寧年間首次開拓綏州，後來又兩次西征，都是种諤首先提出的計謀，終於招致永樂之敗。議論者説种諤不死，邊境戰事不會停止。

种誼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

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誚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

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

种誼字壽翁。熙寧年間，种古入見皇帝，神宗問他的家世，授种誼官。他跟隨高遵裕收復洮州、岷州，又平定山後羌人，官至熙河副將。

出使青唐，董氈派鬼章在邊界上迎候，故意取道曲折，來顯示他們道路的險遠。种誼本來熟悉那裏的地理，責備鬼章説：“你在淺井中跳動，以爲我不知道路遠近嗎？”命令走近便的路。鬼章發怒，用兵器威脅他，种誼聲色不變，終於改變路綫。出朝爲路都監。從蘭州渡河征討敵寇，斬首六百，多次遷轉爲西京使。

元祐初年，任岷州知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來更自恃强大，大有窺測舊地之心，叫他兒子到宗哥那裏請求增兵入寇，并且勾結降附的羌人

内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别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爲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

爲内應。种誼刺探到他的情況，上疏請求除掉他。下詔派游師雄到种誼那裏商議得失，就和姚兕合兵出去征討。羌人迎戰，种誼把他們打退，追擊逃兵到洮州。种誼趕快進攻，早上大霧掩蓋，半步路就看不清。种誼説："我軍遠來，敵人當然不知實力的强弱，趁這大霧可以一鼓攻下。"就親自擊鼓進軍。一會兒，霧散了，先登上的人已攻克了城，鬼章被抓住。种誼開玩笑問他："分别後安好嗎？"鬼章不能回答，後慢慢地對人説："我生來恨种使，今天果然被他捉住。天不讓我重新占有舊地，這是命。"就俘虜鬼章回來。授爲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改爲鄜州知州。

夏人犯延安，趙卨使誼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絶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閤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

西夏侵犯延安，趙卨派种誼統領諸將。敵人聽到种誼來到，都潰逃。延安人説："有了种誼，勝過精兵二十萬。"升熙河鈐轄、蘭州知州。蘭州和通遠都是隔絶的要塞，中間亭障和防禦設施不相連接，肥沃的田地多數放棄不種，种誼請求在李諾平築城以扼守要衝。升東上閤門使、保州團練使時，去世，年五十五歲。

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置法，順、誠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群羌畏慴。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种誼倜儻而有氣節，喜歡讀書。治軍嚴整，命令一下，雖死不逃避；遇到敵人，估量打不勝就不出戰，所以每次戰鬥從未失敗。岷羌酋長包順、包誠恃功驕縱，前任太守一味姑息，种誼到任，待他們很厚。他們有小過失，种誼叱令交吏員治罪，將依法懲處。包順、包誠磕頭伏罪，情願效命來贖罪，便叫交罰金釋放，衆羌人害怕服從。到洮州之役時，包順、包誠二人的功勞最多。

种朴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

种朴因父親之功授右班殿直，積累勞績，升至皇城使、昌州刺史，改任熙河蘭會路鈐轄兼河州知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

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鋭，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

黄河以南的蕃部叛變，降羌阿章率領其他部族抗拒官兵，熙河路主帥胡宗回派种朴出兵討伐。當時种朴到任纔二天，因賊軍士氣正高，而且嚴寒，想稍晚些出征，而胡宗回發緊急公文六七次，种朴不得已，就出兵。羌人知道种朴來，設埋伏等待。种朴遇伏兵，軍隊前後不能相救

所殺，以馬負其尸去。

應，种朴拼死作戰，被敵人所殺，用馬背了他的尸首而去。

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挂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嘐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羌人乘勝追擊敗兵。宋軍撤回時遇到險阻，阻塞擁擠不能通過。有個偏將叫王舜臣的善於射箭，把弓挂在臂上，獨自站在軍隊後面。羌人追來的約有一萬騎兵，有七人披甲騎馬在前面。王舜臣想到這七人一定是羌人首領中尤爲凶悍狡猾的，不先射死他們，我軍必然被殺盡。於是大聲說："我叫最前面走的眉頭之間插花。"彎弓射出三箭，殺了三人，都射中臉部；其餘四人返身逃走，箭都射穿他們背部。一萬敵騎都驚訝不敢向前，王舜臣因此得以整頓部衆。過一會兒，羌人又前來。王舜臣自申時到酉時，取箭射出一千餘枝，没有虚發的。手指裂開，血流到肘部。天快黑時，纔得渡過險關。將士們失去鬥志，没有人再敢說作戰。當時，如果没有王舜臣則軍隊就被殲滅了。事情上奏，追贈种朴雄州防禦使，給他後輩十人授官。

种師道

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决。師道翻閲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罪。

种師道字彝叔。年少時從張載學習，以恩蔭授爲三班奉職，參加法科考試，改爲文官官階，任熙州推官、權同谷知縣。縣吏有關於田産的訴訟，經二年未判决。种師道查閲案卷文件，整天都看不完，但所控告的僅是母親和哥哥而已。种師道把那個縣吏叫來詰問說："母親、哥哥，依法可控告嗎？你兩年來擾亂鄉里够了嗎?"縣吏叩頭服罪。

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换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毁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彦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彦堅無以對。

任原州通判，提舉秦鳳常平。因議論役法觸犯了蔡京，改爲莊宅使、德順軍知軍。又說他詆毁先烈，罷官編入元祐黨籍，被廢棄不用十年。後來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任懷德軍知軍。夏國來劃定邊界，他們的焦彦堅一定想得到舊地，种師道說："如果說舊地，應當以漢朝、唐朝爲根據，那你們的疆土更少了。"焦彦堅無法回答。

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

童貫掌管兵權到西部邊境，擅弄權威很囂張，見到他的人都一起下拜，种師道僅長揖而已。种師道被召到朝廷，徽宗訪問邊界上的事，回答說："先要使自己不被戰敗，敵人來就應戰。

議徙内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并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悦，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宫。久之，知西安州。

胡亂行動滋生事端，不是好計策。"童貫建議遷内地弓箭手充實邊防，而説成是在新開邊境招募的。皇帝又問种師道，回答説："我恐怕遠處的功業没有建成，而近處已先受擾亂了。"皇帝認爲正確，賞賜一套衣服、金帶，用他爲提舉秦鳳弓箭手。當時五路都設官，皇帝對他説："你，是我所親自提拔的。"童貫更不高興，种師道不敢接受官職，請求授其他官職，得提舉崇福宫。很久以後，任西安州知州。

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平，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决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横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西夏侵犯定邊，并建築佛口城，种師道帶兵去毁掉佛口城。剛到時軍隊缺水很口渴，种師道指着山的西麓説："那裏應當有水。"命令工役去找尋，果然得到滿山谷的水。幾次升遷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渭州知州。督率各路兵在席葦平築城，剛修築，敵人到來，堅守葫蘆河。种師道在河邊布陣，像將要决戰的樣子。暗中派偏將曲充由小道出横嶺，揚言説援兵來到，敵軍害怕觀望，楊可世率兵偷襲敵人後方，姚平仲用精兵進擊敵人，敵人大敗，斬首五十級，繳獲駱駝、馬牛數以萬計，敵軍首領僅得逃脱性命。种師道建成城而回朝。

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

又奉詔率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討臧底城，預定十天一定攻下。攻到城下，敵人守備很頑强。官兵稍有怠意，軍校有坐在胡床上自動休息的，立即斬了他，把尸首在軍門示衆。下令説："今天不攻下城，照此辦理。"士兵害怕，吶喊登城，城即時失陷，當時兵到剛八天。皇帝得到捷報後很高興，升他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

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静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盗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

隨童貫爲都統制，授保静軍節度使。童貫謀劃攻燕，叫种師道監督諸將。种師道諫阻説："今天的舉動，譬如强盗進入鄰人家裏不能救助，又乘機想分得人家的財物，這恐怕不可以吧?"童貫不聽。軍隊已進駐白溝，遼國人吶喊向前，士兵多受傷。种師道事先叫每人拿一根大棒自己防身，這纔没有大敗。

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

遼國使者來請和説："女真背叛本朝，也是貴國所很憎惡的。現在圖一時之利，放棄百年和好，結交豺狼一樣的鄰國，種下將來的禍根，可

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静軍節度使，復致仕。

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静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鋭，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虚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寨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

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

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

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

說是計謀得當嗎？救助災難愛恤鄰國，這是古今通理，請大國考慮。”童貫不能回答，种師道又進諫應該答應遼使，童貫又不聽，暗中彈劾他幫助敵人。王黼大怒，貶責种師道爲右衛將軍退休，而用劉延慶代替他。劉延慶在盧溝大敗，皇帝思念起种師道的話，起用他爲憲州刺史、環州知州，不久恢復保静軍節度使，又退休。

金兵南下，朝廷趕緊召种師道，加檢校少保、静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允許他根據情況自主發檄文調集兵力和糧食。种師道正在南山豹林谷居住，接到命令就向東來。路上去見姚平仲，姚平仲有步兵和騎兵七千人，和他一同向北行進。到洛陽，聽說斡離不已屯兵京城之下，有人勸他不要前進說：“敵人兵勢正盛，請暫在汜水駐扎，以求萬全之計。”种師道說：“我們兵力少，如果遲疑不進，事情暴露，是自取羞辱。現在擊鼓向前，他們豈能料知我軍虚實？京城中人知道我們來，士氣自然振作，何必憂慮敵人呢！”他沿路張貼榜文，説种少保領了百萬西部軍隊來到。到了汴京城西，向汴水以南進兵，直逼敵營。金兵害怕，移寨稍向北，收回游騎，僅守衛牟駝岡，并增設堡壘自衛。

當時种師道年事已高，天下人稱他爲“老种”。欽宗聽說他到達，極爲高興，打開安上門，命令尚書右丞李綱迎接慰勞。當時已經議和，种師道入見皇帝，皇帝問他說：“今天的事情，你的意見如何？”回答說：“女真不懂兵法，豈有孤軍深入别國而能平安回去的嗎？”皇帝說：“已經講和了。”回答說：“臣是以領兵作戰事奉陛下，其他不是臣所敢知道的。”授官爲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各路兵馬都歸屬他。以姚平仲爲都統制。

种師道當時有病，皇帝命令不要下拜，允許他坐轎入朝。金國使者王汭在朝廷上很傲慢，望見了种師道，纔依禮拜跪。皇帝看見笑着說：“他是因爲你的緣故。”京城自從被圍困，各城門都關閉，市上没有柴火菜蔬。种師道請求開西、南兩門，聽任百姓照常進出。

金國有擅自經過偏將馬忠軍前的，馬忠斬了

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

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

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宫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粮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

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七十六。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

他們六人。金人前來控訴，种師道把界旗交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制約，後來没有人再敢越界的。种師道又請求暫緩交納金幣給金，使他們怠惰而歸，扼守黄河殲滅他們，宰相不答應。

种氏、姚氏都是山西大族，姚平仲的父親姚古正帶熙河軍隊入援。姚平仲怕功名獨歸种氏，於是把士兵不能速戰作爲理由向上奏聞。李綱贊成姚平仲的建議，命令城下的軍隊有緩急情况聽姚平仲指揮。皇帝每天派人催种師道作戰，种師道想等他的弟弟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到達，上奏説過春分方可進攻。當時相差僅八天，皇帝認爲遲緩，最終命姚平仲去襲擊金營，以致戰敗。戰敗之後，李邦彥建議割讓三鎮，种師道和他爭辯不被允准。

李綱罷相，太學諸生、京城百姓伏在朝廷下面請求見种師道、李綱，皇帝下詔催他去彈壓。种師道乘車而來，衆人拉開簾子看他，説："果然是我們种公。"一起大聲致敬而散。

金兵退後，罷爲中太一宫使。御史中丞許翰見皇帝，以爲不應當解除种師道的兵權。皇上説："种師道老了，難以任用，當讓你見他。"命令在殿門外相見。种師道不説話，許翰説："國家有急難，詔書允許詢問所疑的事，你不要書生氣不肯講。"种師道纔説："我軍人多敵軍人少，衹要分兵結營，控守險要之地，使他們運糧的路不通，和他們相持，可以打敗敵人。"許翰感嘆信服他的話，又上奏説种師道智謀没有衰退，還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授太尉，爲鎮洮軍節度使，任河北、河東宣撫使，住滑州，其實并無兵卒跟隨他。

种師道請求集合關、河兵卒屯駐滄州、衛州、孟州、滑州，防備金兵再來。朝廷議論認爲大敵剛退，不適合勞動兵力以示弱，建議被擱置不用。不久种師中戰死，姚古戰敗，朝廷震驚，召种師道回京。太原失陷，又派他巡行邊防。到河陽，遇見王汭，他預料敵人一定會大舉來犯，馬上上疏請皇帝到長安以避敵人的兵鋒。大臣們以爲他怯懦，又召他回京。既到，因病不能面見皇帝。十月，去世，享年七十六歲。皇帝親臨祭

司。

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奠，慟哭，贈開府儀同三司。

京城失守，皇帝拍打胸部說："不用种師道之計，以致到此境地！"金兵剛退時，种師道曾再次强調以前建議，勸皇帝在金兵半渡時攻打他們，不聽，种師道說："將來一定會成爲國家大患。"所以追憶痛惜他以前的話。建炎年間，加贈少保，謚號忠憲。

种師中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

金人内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凝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

种師中字端孺。歷任環、濱、邠州知州、慶陽府知府、秦州知州，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

金兵入侵，下詔令他率秦鳳兵入援，没有到而敵人已退，就以二萬人駐守滑州。派副將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姚古援救太原，种師中援救中山、河間。有人認爲种師中從磁州、相州向北，金兵如果下太行，則其勢不能退還，這是和段凝駐兵在黄河上一樣的情況。當時大臣們議論各相矛盾，樞密使主張打敗敵人，而三省却下令將敵人護送出境。种師中渡過黄河，就上言說："黏罕已到澤州，臣想由邢州、相州間快速出兵上黨，出其不意，應當可以取勝。"朝廷疑慮不采納。

斡離不還，師中逐出境。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内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掎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

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

斡離不退回，种師中追逐出境。黏罕到太原，全部攻占各縣，用鎖城法圍困太原，使内外不能相通。姚古雖收復隆德、威勝，扼守南北關，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皇帝下詔叫种師中由井陘路出兵，和姚古成掎角之勢，進駐平定軍，乘勝克復壽陽、榆次，屯兵於真定。

當時黏罕在雲中避暑，留兵分頭從事畜牧，刺探的人以爲他們將要逃走，告訴了朝廷。知樞密院許翰信以爲真，多次派人督促种師中出戰，并且責備他逗留怯弱。种師中嘆氣說："逗留怯弱，是兵家的大罪。我從少年時從軍，現在老了，豈能接受這種罪名！"即日準備完畢，約姚古和張灝一起進兵，輜重和犒賞的物資，都來不及帶着走。五月，到壽陽的石坑，被金兵襲擊。五戰三勝，回兵向榆次，離太原一百里，而姚古、張灝遲誤約期不到，軍隊嚴重飢餓。敵人知道了，用全部兵力來進攻，宋軍右軍潰敗而前軍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鬥死。

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韐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决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搤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也奔逃。种師中獨自率麾下兵士拼命作戰，從卯時打到巳時，士兵發射神臂弓射退金兵，而没有受賞賜，士兵都憤怒怨恨散去，所留下的僅有幾百人。种師中身受四處創傷，力戰而死。

种師中老成持重，是當時的名將，各路兵因此失去鋭氣。劉韐説："种師中聽到命令就出發，奮勇不顧自身，雖然古代的忠臣也不過這樣。"請求加以優厚追贈，以勉勵爲國盡忠者。下詔追贈少師，謚號莊愍。

論曰：宋朝以五代藩鎮的弊害爲戒，逐漸用儒生治理邊境、領武官。但戰爭是國家大事，如果不是平時就懂兵法有武藝的人，而想决策於緊急危難之時，豈能不失敗！种氏自從种世衡在青澗城立功，撫養士兵，威震羌、夏，他幾個兒子都有將才，到种師道、种師中已經三代，號稱山西名將。徽宗任用宦官挑起邊界事端，种師道的話不被采納，終於造成宋金戰禍。金軍孤軍深入，种師道請等待西部軍隊到來再攻打敵人，長驅至上黨；种師中想出擊敵人後背來消滅敵人，可以説是最好的計策了。李綱、許翰却以爲怯懦遲緩逗留示弱，行動失去了機會，遂致大敗，而國家也隨之敗亡，可惜啊！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瓮，足跌没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瓮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親司馬池，爲天章閣待制。司馬光長到七歲，氣勢凜然像成人一樣，他聽講《左氏春秋》，很喜愛，退下來給家裏人講述，就明瞭其中大意。從此手不離書，以致不知道飢渴和冷熱。一群小孩子在庭院中游戲，一個孩子爬上水缸，失脚跌入水缸中，衆小孩都丢下他走了，司馬光拿石頭打破水缸，水流掉了，小孩得以活下來。此後京城、洛陽間把此事畫成圖畫。仁宗寶元初年，考中進士甲等。年紀剛成人，性情不喜華麗奢侈，在慶賀考中進士的聞喜宴上獨不戴花，同時中舉的人對他說："君主的賞賜不可違背。"纔戴上一枝。

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内外艱，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

授爲奉禮郎，當時司馬池在杭州，司馬光要求爲簽蘇州判官事以便侍親，朝廷允准。他遭母親和父親的喪事，多年服喪，哀毁瘦瘠符合禮制。服喪期滿後，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爲大理評事，補授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推薦他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

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勋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

宦官麥允言去世，朝廷賞給儀仗隊。司馬光說："大臣用馬飾，孔子尚且認爲不可。麥允言是宦官，并無元勋般功勞，而追贈他三公官職，給以一品官的儀仗，這比起大臣用馬飾，豈不是更大了。"夏竦賜謚號爲文正，司馬光說："這謚號是最高的了，夏竦是什麼人，可以賜他?"改爲文莊。司馬光被加官集賢校理。

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

聽從龐籍的徵召，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蠶食這裏的土地，成爲

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没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河東的禍患。龐籍命令司馬光去視察，司馬光建議："修築二堡來制服西夏人，招募百姓去耕種，耕種的人多糧食的價格就賤，也可以緩解河東用高價收購糧食遠道運輸的困難。"龐籍聽從他的計策；麟州將領郭恩勇悍而狂妄，領兵夜間渡河，又不作防備，被敵人消滅，龐籍因此得罪去官。司馬光三次上書說是自己的責任，朝廷不回答。龐籍死後，司馬光拜見龐籍妻子像見母親，撫慰龐籍的兒子猶如兄弟，當時人都認爲他賢良。

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

改爲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進貢奇異的野獸，說是麒麟，司馬光說："是真麒麟還是假的無法知道，即使是真，但非自己來到也不能算祥瑞，請還他們所獻之物。"又進獻一篇賦來勸諫。任修起居注，判禮部。有關部門奏稱將有日食，舊例日食不滿一定分度，或京城看不見，群臣都上表祝賀。司馬光說："四方能見到、京城見不到，這是君主被陰邪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單獨朝廷不知道，其災難應該更嚴重，不當祝賀。"朝廷聽從他的話。

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

同知諫院。蘇轍在策問考卷中言辭切直，考官胡宿想黜落他，司馬光說："蘇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當黜落。"皇帝下詔把蘇轍列在末等。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争。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説，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仁宗開始有病，皇位繼承人還未立，天下人擔心而没人敢說。諫官范鎮首先提出這建議，司馬光在并州聽到了就接着提出，并且寫信給范鎮勸他死争。到這時，又當面上奏："臣從前在并州任通判，所上三個奏章，請陛下果斷地大力實行。"皇帝沉思很久，說："莫非是想選擇宗室做繼嗣嗎？這是忠臣的話，但别人不敢說而已。"司馬光說："臣說這些，自己認爲必得死罪，想不到陛下能接受。"皇帝說："這有什麽害處，古今都有這種事。"司馬光退朝後没有聽到結果，又上疏說："臣上次所進陳的說法，猜想即能實行，現在却沉默而聽不到什麽，這必然是有小人說陛下現在年齡還不大，何必馬上做這不吉祥的事。小人没有遠慮，不過想在倉促的時候，迎立他們所結交深厚的人而已。過去'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災禍，數得清嗎？"皇帝大爲感動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說："把奏章送中書省。"司馬光見韓琦等人說："諸公不及早決定，將來半夜裏宮禁中遞出一寸長的紙，以某人爲繼嗣，那天下人没有敢違背的。"韓琦等拱手說："自當盡力。"不久，仁宗下詔英宗判宗正，英宗推辭不受，就立爲皇子，又稱病不入宮。司馬光說："皇子推辭太子之位，到了一個月，勝過别人很遠了。但父親召唤應遵命，君主召唤不等駕好車就應去，請求以臣子大義責備皇子，必須入宮。"英宗纔接受命令。

兖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

兖國公主嫁給李瑋，兩人感情不好，皇帝下詔調李瑋到衛州，讓李瑋的母親楊氏歸李瑋的哥哥李璋侍養，而公主到宫中居住。司馬光說："陛下懷念章懿太后，所以叫李瑋娶公主。現在母子分離，家事零落，難道没有感念恩澤的想法嗎？李瑋既然貶黜，公主豈能没有罪呢？"皇帝感悟，降公主爲沂國公主，待李氏的恩澤不減。

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喧嘩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

升知制誥，堅決辭謝，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當時朝政寬容，小吏吵鬧就驅趕御史中丞，給皇帝拉車的小官違禮傲慢就斥退宰相，衛士們逞凶而獄案不徹底查究，士兵駡三司使而以爲不是侵犯等級。司馬光說這都是綱紀廢弛的先兆，不可以不糾正。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宫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

充媛董氏死去，追贈淑妃，皇帝停止上朝并下令穿喪服，百官奉命慰靈，定謚號，行册封禮，下葬時給用儀仗隊。司馬光說："董氏的等級本來低微，病重纔被授充媛。古代婦女没有謚號，近代制度僅有皇后纔有。儀仗隊本來用以賞軍功，從未用於婦女。唐朝平陽公主有帶兵輔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勞，纔得賜給。到中宗廢后韋氏時纔命令妃子公主下葬的日子都用鼓吹，不是好的法規，不足效法。"當時有關部門規定後宫封贈法，皇后和妃子都贈三代祖先官，司馬光議論說："妃子不應當和皇后相同，漢代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移向下位，正是爲了這一點。天聖年間仁宗親自到南郊祭天，對李太妃僅追贈二代，何况是妃子？"

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

英宗即位，生病，慈聖光獻后和他一同聽政。司馬光上疏說："從前章獻明肅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勞，而因親信任用外戚小人，受海内人誹

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

謗。現在攝政的時候，大臣中忠厚者像王曾，清廉純真者像張知白，剛强正直者像魯宗道，質樸耿直者像薛奎等人，應當信任任用他們；不正派而鄙賤者像馬季良，好進讒言和諂媚者像羅崇勳等人，應當疏遠他們，那天下人就心服了。”

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

皇帝病好了，司馬光料想到一定會有追尊生父的事，就上奏說：“漢宣帝是孝昭帝的後嗣，最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帝上繼元帝，也不追尊鉅鹿、南頓君，這是萬世的法規。”後來皇帝下詔要翰林學士和其他官員中兼任知制誥的集會商議追尊濮王的典禮，學士王珪等互相看着没有人敢先説，司馬光獨自拿起筆來寫道：“爲人之後就是人的兒子，不能顧及私人之親。濮王應該按封贈皇帝長輩的舊例，稱爲皇伯，封大藩高官，極其尊榮。”决議作成後，王珪就命令吏員把他的手稿作爲呈奏的議案。後來皇上和大臣們意見不同，御史中六個人争得最出力，都被貶斥而去。司馬光請求留下他們，朝廷不准，他就請求與他們一起受貶斥。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吕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起初，西夏派使者來祭奠仁宗，延州指揮使高宜陪伴，對使者傲慢，侮辱他們的國主，使者到朝廷控訴。司馬光和吕誨請求加罪於高宜，朝廷不聽。第二年，西夏侵犯邊境，殺害擄掠官吏士兵。趙滋任雄州知州，專以嚴猛勇悍治理邊界，司馬光論奏他不可如此。到這時，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魚，砍伐白溝以南柳樹，朝廷以爲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將派人替代他。司馬光説：“國家當戎夷歸附時，喜歡和他們計較一些細小的事，等到他們囂張傲慢，又姑息他們。近來夏禍産生於高宜，遼禍産生於趙滋；當時正以這二人爲賢能，所以邊界官員都以挑起事端爲能幹，這風氣不可助長。應發文給邊境官員，邊界上因小事隨便動武的人，判以罪名。”

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

仁宗死後遺囑賞賜群臣財物百餘萬，司馬光帶領同列官員三次上奏章，説：“國家遭到大喪，朝廷内外財力困乏，不能遵用乾興時舊例。如果遺囑賞賜財物不能推辭，應允許侍從官上獻金錢以資助修建陵墓的費用。”朝廷不許。司馬光就把所賞賜的珠子作爲諫院公用錢，把金子送給舅

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

父家，不藏在家中。皇太后交還政權給皇帝，有關官員訂立規定，凡是皇太后所要取用的財物，應當覆奏纔供給。司馬光說："應當發公文給所管的官員讓立即供給完畢，再把具體數量報告太后，以防有人假傳聖旨。"

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奸，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

曹佾并無功勛却被授節度使加宰相銜，中書省和樞密院官員都升官。司馬光說："陛下想要安慰母親的心，而升遷官員并無名目，那麼宿衛的將領、宦官小臣，必然會覬覦升官。"後來升都知任守忠等人官職，司馬光又争論此事，因此論奏："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成爲皇太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破壞重大決策，想盡辦法離間，幸虧先帝不聽；等陛下繼任皇位，他又反復進行挑撥，是國家的大賊。請求在都市中把他斬殺，來向天下人謝罪。"朝廷因此降任守忠爲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人稱快。

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下詔書令陝西徵義勇軍二十萬人，民情驚恐，而紀律鬆弛不能使用。司馬光竭力說這做法不對，以此告訴韓琦。韓琦說："用兵講究先有聲威，諒祚正强横傲慢，假使驟然聽說我們增兵二十萬，難道不震動害怕嗎？"司馬光說："用兵講究聲威，因爲是并無真實的力量，僅能在一天中騙他們而已。現在我們雖然增加了兵，實際上不能用，不過十天，他們將會知道其詳情，還會怕嗎？"韓琦說："你僅看到慶曆年間把鄉兵刺字爲保捷軍，擔心今天又會這樣，皇帝已經下敕書公告和百姓約定，永不把他們充當軍人戍守邊界。"司馬光說："朝廷曾經對百姓失信，百姓不敢相信一定能如此，即使我司馬光也不能不疑心。"韓琦說："我在這裏，你不必憂慮。"司馬光說："你長期在這裏，當然可以；將來别人代替你，利用現成的兵，用來運糧和戍守邊界，這易如反掌啊。"韓琦無話可説，但終究未停止此事。不到十年，都和司馬光預言的一樣。

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

王廣淵被授直集賢院，司馬光論奏他奸邪不可用："從前漢景帝看重衛綰，周世宗看輕張美。王廣淵在仁宗之世，私自和陛下交結，豈是忠臣嗎？應黜退他以告誡天下人。"司馬光升爲龍圖閣直學士。

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

神宗即位，升爲翰林學士，司馬光竭力推辭。皇帝説："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學問而不能寫文章，有的能寫文章而無學問，惟有董仲舒、揚雄兼而有之。你能寫文章有學問，爲什麽推辭？"回答説："臣不能寫駢文。"皇帝説："像兩漢的詔書那種文體就可以；而且你能考取進士高等，而説不能寫駢文，爲什麽？"最後未能辭去。

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説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内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

御史中丞王陶因論奏宰相在朝會時不領班事而被罷官，司馬光代替他，司馬光説："王陶由於論奏宰相而罷官，那麽御史中丞不可再當。臣願意等宰相已經領班，然後就職。"皇帝允准了。他就上疏論修心主要有三方面：仁，明，武；治國主要有三方面：用人，信賞，必罰。他説得很完備。而且説："臣能服事三朝皇帝，都用這六句話進獻，平生努力學習所得，全在這裏了。"御藥院的内臣，本朝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當，升到内殿崇班就得出御藥院；近年暗中授予官資，不是祖宗定制時的本意。司馬光因此論奏高居簡奸邪，要求把他流放遠地。奏章上了五次，皇帝爲此調出高居簡，把寄資官都免去。後來又留下二人，司馬光又力争免去二人。張方平任參知政事，司馬光説他不副衆望，皇帝不聽。司馬光回任翰林兼侍讀學士。

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司馬光時常考慮到歷代史書太繁雜，帝王不能全部讀完，就寫了《通志》八卷進獻。英宗很高興，命令在秘閣設局，續成此書。此時，神宗給命名叫《資治通鑑》，自己作了《序》給司馬光，并每日進宫誦讀。

詔録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

皇帝下詔用潁王府當值的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司馬光説："本朝草創之時，國家還很困難，所以登帝位之初，必須要用左右的舊人作爲腹心和耳目，稱作隨龍，不是平時的辦法。閤門祗候相當於文官中的館閣之職，怎麽可以讓低賤之人充當呢。"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

西戎的部將嵬名山想用横山的兵衆，捉諒祚來投降，皇帝下詔叫邊界官員招納他的部衆。司馬光上疏竭力争論，認爲："嵬名山的士兵，未必能够制服諒祚。幸而打勝了，滅一個諒祚，又生出一個諒祚，有什麽好處；如果他不能取勝，

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必然領着部衆來歸附我們，不知用什麼辦法對待他們。臣恐怕朝廷不僅失信於諒祚，也將失信於嵬名山了。若嵬名山的餘下部衆還多，既不能回北，投南又不接受，窮困無處歸宿，就必定要搶占邊城來救他的命。陛下不看見侯景的事嗎？”皇上不聽，派將軍种諤發兵迎接嵬名山，奪取綏州，費用六十萬，對夏戰争，從此開始。

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詔奬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

百官給皇帝上尊號，司馬光應當草擬答詔，他說：“先帝親自到南郊祭天時，不接受尊號。末年有進獻建議的人，説是國家和契丹往來通信，他們有尊號而惟獨我們没有，於是又以不適當的時機奉上尊號的册書。從前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聽説漢文帝又稱一個大名來超過他。請遵奉先帝原來的意思，不接受這尊號。”皇帝大爲高興，親手作詔答覆司馬光，叫他好好作一篇答辭，以告知朝廷内外。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争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執政大臣因爲河朔地區遭旱災，國家開支不够，請求南郊祭天時不要賞賜金帛。下詔讓翰林學士們議論，司馬光和王珪、王安石一同見皇帝，司馬光說：“救災節約費用，應當從貴近的官員開始，可以聽從這建議。”王安石說：“常衮推辭在朝堂吃飯，當時以爲如果常衮自知無能，應當辭去官位而不當辭俸禄。而且國家費用不足，不是現在最緊急的事，所以不足，是因爲没有得到善於治理財政的人。”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横徵暴斂而已。”王安石說：“不對，善於治理財政的，不加賦税而國用充足。”司馬光說：“天下豈有這種道理？天地所生的財貨百物，不在民間，就在官府，立法以剥奪百姓，其害處比加賦更嚴重。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太史公記下此事以顯示武帝的不明智而已。”争議不止。皇帝說：“朕的意見和司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允許來答覆。”恰巧王安石草擬詔書，引常衮事責備中書省和樞密院，中書省和樞密院就不敢推辭了。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王安石當權，實行新法，司馬光事先就上疏論其利弊。在邇英閣向皇帝講讀時，講到曹參代替蕭何作宰相的事，皇帝說：“漢朝常守蕭何所

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

定的法令不變，可以嗎？"回答說："豈獨漢朝，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湯、文、武的法令，雖然至今還可以存在。漢武帝把高帝的規章加以更改，使半個天下都是盜賊；元帝更改孝宣帝治政，漢朝從此衰落。從這些說來，祖宗的法令是不可變的。"

呂惠卿說："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變的，'正月天氣剛和暖，在樓闕上公布法令'就是這樣；有五年一變的，巡守考察制度就是這樣；有三十年一變的，'刑罰一世輕一世重'就是這樣。司馬光的話不對，他的意思是以此諷刺朝廷而已。"皇帝問司馬光，司馬光說："在樓闕上公布法令，是公布舊法。諸侯變動禮變動樂的，王巡守就誅殺他，不是自己變更。對新建立的國家用輕的刑罰，國家亂時用重的刑罰，這是一世輕一世重，不是變更。而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破了就修理，不大壞就不重新建造。公卿和侍從之臣都在這裏，請陛下問他們。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財物，沒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不能讓執政大臣侵犯其職權。現在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爲什麽？宰相以道輔佐君主，哪用得着什麽條例？要是用條例，就成了小吏了。現在設看詳中書條例司，又爲什麽？"呂惠卿無法回答，就用别的話詆毁司馬光。皇帝說："一起議論是非，何必要這樣。"司馬光說："平民放債取利息，還能以此蠶食貧困户，何况官府催督討債的威風呢！"呂惠卿說："青苗法，願意借就貸，不願的不强迫。"司馬光說："百姓知道借債時的好處，不知道還債時的害處，不光是官府不强迫，就是富户也不强迫。從前太宗平定河東，設立糴法，當時米價一斗十錢，百姓樂意和官府交易。其後物價貴而和糴不取消，就成了河東世代的災難。臣恐怕將來的青苗法，也像這樣。"皇帝說："守倉糴進米糧如何？"在座的人都起立，司馬光說："不便。"呂惠卿說："糴進米一百萬斛，就省去東南的水道運糧，用這錢供給京城。"司馬光說："東南錢很缺而米很多，而現在不去那裏糴進米糧，却用水路運錢來，放棄那裏有的，取那裏所沒有的，農民和商人都受害！"侍講吳申站起來說：

“司馬光的話，是最確當的論議。”

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過一天皇帝留他對問，皇帝説：“現在天下人紛紛議論的，像孫叔敖説的‘國家有正確的辦法，是衆人所厭惡的’。”司馬光説：“對。陛下應當論其是非。現在條例司所做的，僅有王安石、韓絳、吕惠卿以爲是對的，陛下難道能僅和這三個人一同治理天下?”皇帝要用司馬光，詢問王安石。王安石説：“司馬光表面上有敢於争論的名聲，心中藏着趨附臣下的事。他所説的都是有害於政治的事，所交往的都是有害政治的人，而陛下要把他放在身邊，讓他參與議論國事，這是國運消長的大關鍵。司馬光的才能豈能有害政治，但身在高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就靠他以自重。韓信樹漢朝的紅旗，趙國士兵的勇氣就喪失了，現在用司馬光，這是給持不同意見的人樹立他們的紅旗。”

安石以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

王安石因爲韓琦上疏，托辭卧病在家請求引退。皇帝就任命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司馬光推辭説：“陛下所以任用臣，因爲知道臣的狂直，希望有益於國家。如果徒然以俸禄官位使人榮耀，而不用他的話，這是以國家的官職來偏私不得當的人。臣空占俸禄官位自以爲榮，而不能救百姓的災患，這是盗竊名位重器來偏私自己。陛下若真能撤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實行青苗、助役等法，雖然不用臣，臣受賞就多了。現在説青苗法的害處的，不過是説朝廷官員騷擾各州縣，成爲今天的災害而已。而臣所憂慮的，則在十年以後，不是今天。百姓的貧富，由於他們勤奮和懶惰而不同，懶惰的時常困乏，所以一定要求助於人。現在出錢借給百姓而收他們的利息，富有的人不願借，而官員以多散發作爲功勞，一律强迫。恐怕他們拖欠，一定要叫貧富的人互相作保，窮人没有錢可還，就逃散到四方；富人不能走開，官府一定要責令他們代爲償還幾家人所欠的債。春天算賬秋天結算，利息越積累越多，窮人的財物已耗盡，富人也窮了。十年之後，百姓没有再能生存的了。官府又把常平倉的錢和穀物全部散出，專去實行青苗法，將來如果要恢復常平倉的話，將從何處去取得？富裕户既

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

已窮盡，常平倉又被廢除，再加上對外用兵，又遇到荒年，百姓中羸弱的一定會死而棄於溝壑，强壯的一定聚集成爲盜賊，這些事必然會出現。”司馬光抗言上疏至七八次，皇帝派人對他說：“樞密，是管軍事的，官員各有其職責，不應當講别的事來推辭。”回答説：“臣還没有接受任命，仍是侍從之臣，對政事没有不可説的。”王安石出來執政，司馬光的請求得到允許，他就此請求離京。

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吴充，事見《充傳》。

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爲永興軍知軍。陜西宣撫使下令分派各地義勇戍守邊境，選各軍中驍勇士兵，又招募各地市井中惡少年作爲奇兵；調發百姓造乾糧，把各地城池樓櫓都加以修築，關中及三輔紛擾。司馬光竭力上言説：“公家和私人都很困乏，不能大事興作，而京兆府一路都是内地的州，修繕城池不是緊急事情。宣撫使的命令，都不敢聽從，如果軍需有所缺乏，臣應當承擔責任。”於是一路獨能免去勞擾。移任許州知州，朝廷催他入京見皇帝，他不去；請求判西京御史臺還洛陽，從此絶口不談論政事。而皇帝求言的詔書下達，司馬光讀後感動得哭了，想沉默而不忍心，於是又陳奏六件事，又寫信責備宰相吴充，事情見於本書《吴充傳》。

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蔡天申任察訪使，任意作威作福，河南尹、轉運使都恭敬地侍候他像上級官員一樣；他曾朝拜應天院神御殿，河南府爲他獨自設立一班，表示不敢和他抗衡。司馬光回頭對御史臺的吏員説：“領蔡寺丞回他本來的行班中去。”吏就領蔡天申立在監竹木務官富贊善的下面。蔡天申受窘沮喪，當天就走了。

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内，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宫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悦《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元豐五年，司馬光忽然得了説話困難的病，他懷疑自己將死，預先寫了遺表放在卧室裏，如果有緊急情況，準備交給和他友好的人上奏。新定官制實行時，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職位説：“非司馬光不可。”又想用他爲太子的師傅。蔡確説：“國家的大政方針剛確定，請求稍緩。”《資治通鑑》還未完成，皇帝尤其重視此書，以爲比荀悦《漢紀》寫得好，多次催他寫完，賞賜他穎王府舊書二千四百卷。到書寫成後，加資政殿學士。

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

他一共在洛陽住了十五年，天下人以爲他是真宰相，農夫和村野老人都稱他司馬相公，婦女小孩也都知道司馬君實。

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摇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

神宗去世，司馬光到朝廷哭拜，衛士們看見他，都把手放在額上說："這是司馬相公。"所到之處，百姓攔路聚集看他，甚至馬都不能走，百姓們說："公不要回洛陽，留下輔佐皇帝，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派人問應先做什麼事，司馬光說："先讓大家說話。"詔令在朝堂上設榜求言。而大臣有不高興的，提出六句話說："如果暗中有想法；侵犯不應當管的事；有人煽動來動摇國家大事；有人迎合已實行的法令；向上想僥幸求進用；向下想迷惑一般人。像這些人，懲罰不饒恕。"太后又命令把這六句話給司馬光看，司馬光說："這不是求諫，是拒絕諫勸。人臣衹有不説話，説話就必然犯這六件事了。"於是具體論述，改變原詔實行，於是上書者數以千計。

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朝廷起用司馬光爲陳州知州，路過朝廷，把他留下任門下侍郎。蘇軾從登州被召還朝，沿路的人聚集呼叫說："請致意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好保重來救活我們。"當時天下的百姓，伸着脖頸擦亮眼睛來看新的政治措施，而議論的人還說"三年中不更改先帝之法"，僅改一些小事，來搪塞人們議論。司馬光說："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一百世也不可改變。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成爲天下人災害的法令，應當像救火和救落水的人一樣趕快改。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親改變兒子的法令，不是兒子改父親的法令。"衆人的議論決定。於是撤銷保甲團教法，不再設保馬法；廢除市易法，所積儲的物品都賣掉，不取利息，免除百姓所欠的錢；京東鐵錢和茶鹽的法令，都恢復原樣。有人對司馬光說："熙寧、元豐的舊臣，大多是些險惡巧佞的小人，將來有人用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就要産生災禍了。"司馬光嚴肅地說："上天如果保佑宗廟社稷，一定没有這事。"於是天下人都放心了，說："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

元祐元年又得病，皇帝下詔叫他上朝時行再

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

拜之禮，不必舞蹈。當時青苗、免役、將官等法還未廢除，而對西夏的決策還没有定。司馬光嘆息説："這四個災害没有除去，我死不瞑目。"寫信給呂公著説："我把身體托付醫生，把家事托付兒子，而國事没有所托，現在交托給你。"於是論奏免役法五大害處，請求直接降旨廢除。軍隊都隸屬州縣，軍政委托州守縣令一起管理。廢除提舉常平司，其事務交給轉運使、提點刑獄。邊防政策以講和爲有利。説各監司多爲新任命的年輕人，他們務求苛刻急於成功，叫近臣在太守中選拔，而在通判中選用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朝廷都采用了。

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宫虚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去朝見，允許坐轎子，三天到一次中書省辦事。司馬光不敢接受，説："不見皇帝，不能够處理事情。"皇帝下詔叫他兒子司馬康扶着他進見皇帝，而且説："不要行拜禮。"於是廢除了青苗錢，恢復常平糶糴法。太后和皇帝虚心聽他的話。遼國、夏國的使者到，必然問到司馬光的身體，兩國告誡他們的邊境官吏説："中原大國用司馬光做宰相了，不要輕易引起事端，開啓邊境衝突。"司馬光自以爲朝廷對自己言聽計從，親自處理許多事務，不分白天黑夜操勞。賓客見他身體瘦弱，提出諸葛亮食少事繁作爲鑒戒，司馬光説："死生，是由命决定的。"辦事更爲努力。病重，神志已不大清楚，還像説夢話一樣諄諄議論事情，但都是有關朝廷天下的大事。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這年九月死去，享年六十八歲。太皇太后聽到後慟哭，和皇帝馬上趕到靈前，皇帝在明堂祭天禮成也不舉行朝賀，追贈太師、温國公，以一品禮服盛殮，用銀絹七千作葬喪費。下詔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送靈柩，回陝州下葬。謚號文正，賜碑叫《忠清粹德之碑》。京城裏的人罷市去吊唁，賣掉衣服來祭奠，靈車過時百姓在巷中哭泣。到下葬時，哭的人像哭自己私親一樣。嶺南封州的父老，也一起遥祭，京城和四方百姓都畫了他的像來祭祀，飲食時一定向他祈禱。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

司馬光孝順友愛忠誠守信，恭敬節儉爲人正

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

直，平時生活有法度，動作合於禮。在洛陽時，每到夏縣掃墓，一定去看望他哥哥司馬旦，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侍奉他如嚴父，保養他如嬰兒一樣。司馬光從小到老，從不胡言亂語，自己說："我没有超過别人之處，但平生所做的事，從没有不可以對别人講的而已。"誠實出於天性，天下人敬重相信他，陝州、洛陽人都被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不好的事，說："司馬君實會不會知道呢？"

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司馬光對於物質享受很淡泊没有什麼嗜好，對學問無所不通，就是不喜歡佛教、道教，說："其精微之言不能超出儒家的書，其荒誕我是不相信的。"他在洛陽有田三頃，喪妻時，出售田産來安葬，終身都是惡衣菲食。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斫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紹聖初年，御史周秩首先奏論司馬光誹謗先帝，全部廢除他的法令。章惇、蔡卞請求挖開他的墳墓劈掉棺材，皇帝不許，於是下令剥奪追贈和謚號，推倒所立的碑。而章惇不斷進言，又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即位，恢復太子太保。蔡京專權，又降正議大夫，蔡京作《姦黨碑》，下令各府州都刻石。長安石工安民應當去刻字，推辭說："我是愚笨的人，當然不知道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馬相公其人，天下人都說他正直，現在說他奸邪，我不忍心刻。"京兆府官員發怒，要加罪名，安民哭着說："被派刻石不敢推辭，請免刻安民二字於碑的末尾，恐怕得罪後世的人。"聽到的人都感到慚愧。

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靖康元年，恢復所贈官及謚號。建炎年間，祔祭哲宗廟庭。

司馬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毁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秘書，由正字遷校

司馬康字公休，從小作事正派謹慎，不隨便説笑，服侍父母極孝順。學習聰明過人，博通群書，中明經科上等。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上奏派他檢閱文字。遭母喪，三天中一勺水米不進口，哀毁幾乎喪失性命。司馬光住在洛陽，士人中跟從司馬光學習的出來後和司馬康談話，都有心得。路上的人見他容貌行動，即使不認識，都知道他是司馬光的兒子。因韓絳推薦，任秘

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

書，由正字升爲校書郎。司馬光去世，治喪都用《禮經》家法，不做世俗的事。得到皇帝恩賜，都分給本族的人。服喪期滿，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

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

司馬康上疏說："近年以來，乾旱成災，百姓大多缺糧。如再有一年收成不好，就會使公家私人都困竭，盜賊乘機而起。自古聖賢的君主，不是没有遇上水旱之災，而是有積貯來補救，所以不成爲嚴重災害。請在今年秋天糧食成熟，下令州縣廣爲收購，百姓口糧以外所多餘的，全歸於官府。今冬明春，讓流亡的百姓到官府接受救濟，等他們家鄉豐收，再回本土。凡是治理國家的人，一絲一毫都要愛惜，但對救濟百姓就不應吝惜。如真能拿出幾十萬金帛，作爲天下的大本，那天下人就很幸運了。"授右正言，因避父親嫌没有到職。

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

司馬康對哲宗講前世太平時代少離亂時候多，祖宗創業的艱難，積累財富的勤勞，勸皇帝努力學習，保持國家社稷，并且勸太皇太后常在宫禁中教育皇帝，他的話真切誠懇。在邇英閣對皇帝講書，又說："《孟子》中的道理最爲純正，講論王道尤其明白，是皇帝所應該閱讀的。"皇帝說："正在讀這書。"不久下詔令講官節録《孟子》呈進。

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兖。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絶，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吊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

司馬康自從遭父喪以後，住在簡陋的房子中吃素菜，睡在地上，就得了胃病，到這時已不能朝見皇帝。皇帝賜他優待告老。病得危險了，還寫了奏疏談了自己所應當說的話來等待，說："能見一次天子盡言而死就没有遺恨了。"派人到兖州請醫生李積。李積年老，鄉中百姓聽到此事，跑去告訴李積說："百姓受司馬光的恩惠深厚，現在他的兒子病了，請快些去。"來的人日夜不斷，李積就趕去；到後，病已無藥可救了。年四十一歲死去。公卿們在朝廷上痛惜，士大夫們相吊於家中，市井之人，没有不悲哀的。下詔追贈右諫議大夫。

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

司馬康爲人廉潔，從不說財利。當初，爲司馬光立神道碑，皇帝派人賞賜銀子二千兩，司馬康因爲費用都是官府給的，推辭不受。皇帝不

如京師納之，乃止。

聽。他派家中小吏到京城上交，纔作罷。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

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説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論曰：熙寧新法禍害人民，天下受騷擾，忠言正論，被壓抑不能實行；耿直端正的人士，被擯棄不用。收括財利的官員每天升進，百姓受到虐害將近二十年。當這時候，司馬光退居洛陽，像要終身不參政了。而當世的賢人君子，以及平凡的男女，日夜伸着脖頸想望他做宰相，以致有人在路上呼叫，請他不要離開朝廷，這難道是區區的才能智慧所能得之於所有的人？這是品德和誠實都著名的緣故。

司馬光一旦被起用執政，毅然以天下爲己任，開通言路，引進賢才。凡是新法禍害百姓的，依次更改，不到幾個月之中，就把新法差不多全部廢除。天下的百姓，像冷極了遇到春天，旱極了遇到雨，像從被倒挂着得到了解脱，像脱去了脚鐐手銬，像從水和火中逃出來了。一起嘆息過去，歡欣鼓舞，甚至像獲得重生，一變而成了嘉祐、治平時代的太平。君子們稱贊他有旋轉乾坤之功，而司馬光這時也老而且有病。天若是保佑宋朝，還給留下一位老人，那奸邪的勢力不能馬上囂張，紹述熙寧之政不能馬上實行，元祐年間的官員自然不會遭災。人多就能勝天，靖康之禍，或者能够暫時避免？即使出現，該不至於這樣慘酷。《詩經》中説："賢哲死去，國家遭殃。"可悲啊！

司馬康繼承父親美德像父親那樣賢明，不幸短命而死，世人尤爲惋惜。但司馬康如果不死，恐怕也難於避免紹聖年間的災禍了。

吕公著

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奬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

吕公著字晦叔，幼年愛好學習，甚至忘了睡覺吃飯。父親吕夷簡看重他，説："將來必然爲三公輔佐之臣。"因恩蔭補爲奉禮郎，考中進士，召試館閣職務，不接受。任潁州通判，太守歐陽脩和他結爲講學的朋友。後來歐陽脩出使契丹，契丹國主問中國有學問品行的士人，歐陽脩首先以吕公著來回答。任吏部南曹，仁宗獎勵他恬淡謙退，賜五品官服。授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建築安放真宗神位殿，吕公著説：

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

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

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

“先帝已有三處神位殿，而建立不停，這是祭祀對近親豐厚。”進升爲知制誥，三次推辭不受。改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英宗親理朝政，加呂公著爲龍圖閣直學士。當時正議論追尊濮王，有人想稱濮王爲皇伯考，呂公著說：“這是真宗用來稱呼太祖的，怎麽能用於王。”到後來皇帝下詔稱濮王爲親，并頒布了避諱，他又說：“稱親有兩個父親的嫌疑，王的名諱可以在皇上面前避諱，怎麽可以和七廟祖宗一同避諱？”呂誨等人因論濮王事去官，呂公著說：“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并未彰明，而屢次斥退上言的人，怎麽教化天下人呢？”皇帝不聽。他就要求任外地官，皇帝說：“學士是朕所看重的，豈可離開朝廷？”他不停地請求，出任蔡州知州。

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因議論政事免去御史中丞，仍爲侍讀學士。呂公著封還詔令說：“司馬光因爲盡職而罷免，這是使言官不能暢所欲言。”皇帝下詔把詔令直接交付閤門使。呂公著又說：“皇帝的詔令不通過門下省，那麽門下省所掌封還駁回的職責，因臣而被廢棄。請治臣的罪，以端正紀律綱常。”皇帝告訴他說：“所以調動司馬光的官職，想依靠他來勸勉學問，不是因爲他論政之故。”呂公著請求不止，最終解除銀臺司職務。

熙寧初年，任開封府知府。當時夏秋兩季雨水過多，京城地震。呂公著上疏說：“從前的君主遇到災異的，有的因此恐懼修德而帶來福佑，有的忽視警戒而帶來禍殃。在上的人以最大的誠心對待在下的人，那麽在下的人想竭盡誠心來報答他，上下的人都是最誠心而災異不消除的事，是從來没有的。惟有帝王去掉偏聽及獨斷專行，而不持先入爲主的看法，就不被奸邪的説法所迷亂。顏淵問治國之法，孔子以疏遠奸佞的人作爲告誡。因爲奸邪之人就怕不能投合君主的意思，因此其勢容易親近；正人就怕不合於道義，因此其勢易於疏遠。那些前世賢明的君王把政事辦得正，没有事情辦得正而當世不能太平的。”禮官們用唐朝舊例，請求皇帝在五月到大慶殿接受朝

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

賀，就此奉上尊號。吕公著説：“陛下正想超過漢、唐二朝，還復三代的太平，何必在陰長的時候，爲不合禮制的大會，受没有好處的名號?”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吕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

二年，任御史中丞。當時王安石剛實行青苗法，吕公著竭誠地説：“自古有作爲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而能取得大治的，也没有能用威勢來脅迫、用强辯來取勝而能得到人心的。不久前的賢能之人，現在都以爲這一措施是不對的，而提出這建議的人把一切輿論駡成流俗虚浮之論，難道這些反對者以前都很賢能而現在都變成不肖之徒了嗎?”王安石對他的深刻激切很生氣。皇帝叫吕公著舉薦吕惠卿爲御史，吕公著説：“吕惠卿雖然有才能，但他爲人奸邪不能任用。”皇帝把這話告訴王安石，王安石更惱怒，用惡毒的話誣陷他，因此出朝爲潁州知州。

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産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八年，彗星出現，皇帝下詔徵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説：“陛下登朝想取得大治，爲時已久，而左右前後的臣子，没有人敢發正直的言論。使陛下有想致太平的心願，而没有致太平的事實，這是擔任大事的官員有負於陛下。士人的邪和正、賢能和不肖，是早已確定了。現在就不然了，前些日子所舉拔的，以爲是天下最賢能的人；而後些日子放逐他，以爲是天下最不肖的人。對於人才的態度反覆無常，對政事也就抵牾不明。古人治理政事，開始時不能取信於民是有的，如子産治理鄭國，一年而人們怨恨他，三年而人們歌頌他。陛下聽憑大臣去治理以求成功，至今七年了，但百姓的輿論，也和過去没有兩樣，陛下難道還不覺察嗎?”

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宫，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

起用知河陽，召還京城，提舉中太一宫，升翰林學士承旨，改爲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皇帝從容地和他議論治國之道，談到了佛教、道教，吕公著問：“堯、舜知道這些學説嗎?”皇帝説：“堯、舜哪能不知道?”吕公著説：“堯、舜雖然知道這些，而僅把知人和使百姓安居爲難事，所以是堯、舜。”皇帝又説唐太宗能够用權術智謀駕馭臣下。回答説：“唐太宗的德行，是能使自己放下架子聽從勸諫而已。”皇帝認爲他

其言。

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

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吕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吕公著、司馬光爲師傅。

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并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决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

的話説得好。

不久，任同知樞密院事。有想恢復肉刑的，建議用死刑犯試割鼻、割脚，吕公著説："試了而犯人不死，那肉刑就要實行了。"於是作罷。西夏人囚禁他們的君主，宋朝將大舉討伐他們。吕公著説："問罪的軍隊，應當先選擇將帥，如果没有適當的人，不如不要出兵。"等出兵後，秦、晋的百姓受害，大臣們不敢説話，吕公著多次陳奏其害處。

元豐五年，因病請求離職，授爲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不久永樂城失陷，皇帝在朝廷中嘆氣説："邊境人民如此困乏，惟有吕公著對朕講過。"改任揚州，加大學士。將要立太子時，皇帝對輔佐大臣説，應當用吕公著、司馬光爲師傅。

哲宗即位，吕公著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派人迎接，問他想説什麽，吕公著説："先帝本意是以放寬政策節省民力爲首要目標。而向先帝提建議的人却以變法和侵吞人民利益作爲任務，凡是和他們有不同意見的一律罷黜，所以日子久了而積弊越來越深，法令實行而百姓更加困乏。如果能得到公正耿直的人，講論和探求天下的利弊，同心協力而有所作爲，應該是不難補救的。"到了朝廷就上奏説："皇上剛即位，應當有一個好的開端來顯示給天下人，行德使百姓安居。行德的要點，没有比學更重要的。學而能廣大以至於光明，則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以達到太平盛世，這是學的功效。所以臣冒着死罪陳奏十件事，即敬畏上天、愛護百姓、修養身心、講究學問、任用賢人、接受勸諫、減少賦税、減輕刑罰、去掉奢侈、不貪安逸。"又請求設諫員，以廣開言路。任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元祐元年，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并立，中書省獨爲取得和發出聖旨的地方。而凡向三省請示事情的，和執政一起進呈皇帝，取得聖旨後各自執行。又執政官大抵幾天在政事堂聚會一次，事務大多由首腦决定，同僚不能參預。到這時，初次命令每天聚會，就此成爲定制。他和司馬光同心輔佐皇帝，

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説。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説，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

根據先帝的意願，凡是想改革而還未來得及和改革而未定的事，都一一加以實行。百姓歡呼鼓舞，都認爲便利。司馬光死後，吕公著獨自掌管國家大政，任用官員都是一時傑出的人才。當時科舉取消了詞賦，專用王安石對經書的解釋，而且混雜有佛家的學説。凡士子們從一句話以上，不是王安石的新説都不能用，學生甚至不讀經書原書，專用王安石的書以求進用，讀得精熟的人升爲上等，所以科舉弊端很多。吕公著下令主考官不准從老、莊書中出題，應考的人不准以申、韓、佛書爲學問，對經書的解釋應參考應用古今各儒者的學説，不許專用王安石學説。恢復了賢良方正科。

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説惑亂者，正賴左右争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嘆服。

右司諫賈易因説話直率詆毁大臣，將受嚴厲責罰，吕公著爲此進言，僅降爲懷州知州。吕公著退朝對同僚説："諫官所論奏的話，對不對不説。但皇上年齡還輕，怕將來有人進邪言來惑亂皇帝，正要靠左右敢於諫諍的大臣，不能預先讓君主輕易厭惡敢説話的人。"衆人無不嘆服。

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久爲洮、河患，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

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長期爲洮州、河州的邊患，聽説朝廷停止軍事行動減少戍兵，暗中和西夏合謀奪取熙州、岷州。吕公著上奏皇帝派軍器丞游師雄根據情況自行告誡諸將領，不滿一個月，就活捉鬼章青宜結送到朝廷。

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

皇帝宴會近臣於資善堂，拿出自己抄寫的唐人詩分别賜給各人。吕公著就收集所講書中重要而明白、切合於治政的，共一百篇進呈，以備皇帝留心文章書畫，以有助於學習孔子學説。

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艷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三年四月，懇求辭去官位，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立國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重事的有四人，而吕公著和他父親吕夷簡占其中二人，士人們羨慕他的榮耀。皇帝下詔建第宅於東府之南，開北門，以便執政大臣集會議事。凡三省、樞密院的職務，他都可總管。每隔日一次上朝，就到都堂，他出朝没有準的時間，這是特殊的禮遇。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吕司空復逝。"痛閔久之。

明年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二歲。太皇太后見到輔政之臣哭着説："國家不幸，司馬相公已死，吕司空又死了。"哀痛傷心很久。皇帝也悲傷，

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

馬上到他家親自祭奠，賞賜金帛一萬。贈太師、申國公，謚號正獻，皇帝親筆書寫碑名爲《純誠厚德》。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静，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决，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

吕公著從少年時講求學問，就以修身養性爲本，平時從不聲色俱厲，對於聲色貨利和種種繁華奢侈，淡泊一無所好。天熱時不用扇子，天冷時不烤火，簡樸穩重而清静，這是天性如此。他的見識思慮深刻敏捷，量大而學問深，遇事善於决斷，如果有利於國家，不以個人的利害來動摇他的决心。和人交游，出於誠意，喜歡道德而愛善行，見到士大夫留意人物的，一定要問他所知道和所聽到的，參考比較其事實，奏報皇帝。每次議論政事，博取衆人的長處以求完善，至於應當堅持的，就毅然不可改變。神宗曾説他對人才無欺無偏，像秤一樣的準確。尤其能遠離名聲形迹，從不以能知人自居。

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爽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説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

吕公著起初和王安石友善，王安石對他如兄長，王安石善於辯論逞顯口才，人們没有敢和他交鋒的，惟有吕公著用精當簡明的話説服他。王安石曾説："我的過失常不能自己克服，一到長者那裏，就自覺必須改過，可以使人的錯誤消失的人，從吕晦叔身上可以見到。"又對人説："吕晦叔作宰相，我輩可以去做官了。"後來王安石得志，以爲他一定會幫助自己，而吕公著多次因議論公正，陳奏他的過失，以此交情不能到底。吕公著對講説道理尤精，言語簡明而能窮盡其道理。司馬光説："每次聽吕晦叔講學，便覺得自己的話太多。"他被名流所敬服如此。

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毁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户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禄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紹聖元年，章惇作宰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爲諫官，説吕公著更改熙寧、元豐的法度，削去贈官和謚號，毁掉所賜建的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户參軍。徽宗即位，追認恢復太子太保。蔡京專權，又降爲左光禄大夫，編入元祐黨籍，不久又恢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年，全部恢復贈官謚號。兒子吕希哲、吕希純。

吕希哲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

吕希哲字原明，年少時跟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習，又和程顥、程頤、張載交游，

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禄，遂絶意進取。安石爲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曏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

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説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楊畏、來之邵爲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爲之唱；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污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

徽宗初，召爲秘書少監，或以爲太峻，改光禄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宫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見聞從此更廣。以父恩蔭入朝爲官，父親的朋友王安石勸他不要參加科舉考試，以僥幸取利禄，就不再有進取之意。王安石執政，想把他的兒子王雱置於講官之列，因呂希哲有賢能的名聲，想先用他。呂希哲推辭説："蒙相公長期賞識，萬一做了官，就不免會有不同政見，那過去相交的情誼就完了。"王安石就作罷。

呂公著爲宰相，呂希哲兩個弟弟已在朝中爲官，呂希哲獨自滯留於管庫小位，很久纔判登聞鼓院，他竭力推辭。呂公著贊嘆説："當代好的士人，我都差不多提拔了，你却因我的緣故不被任用，這是命吧！"呂希哲的母親賢明而有法度，聽到呂公著的話，笑道："這也是不瞭解他兒子了。"

呂希哲爲呂公著服喪期滿，初任兵部員外郎。范祖禹，是他的妹夫，對哲宗説："呂希哲有經學修養和品行，應置身勸學侍講之列，他的父親曾説他在無人看見的地方也不作昧心事。臣因爲是妻兄的緣故，不敢舉薦，現在臣正要引退，没有嫌疑了。"皇帝下詔用呂希哲爲崇政殿説書。他勸導君主以修身作根本，修身以正心誠實爲主。他説："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人受感化。如果不能修身，儘管是左右的人也不能感化，何況天下人呢?"

升爲右司諫，他推辭，朝廷不允許，他私下對范祖禹説："如果辭不掉，就以楊畏、來之邵爲首腦了。"後來没有接受官職。正逢紹聖時黨論興起，御史劉拯説他不是科舉出身，因此以秘閣校理爲懷州知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説："呂大防由呂公著提拔，所以推薦呂希哲來報答私恩。凡是呂大防等人欺君賣國的事，都是呂公著帶頭作的；而呂公著的罪惡，是呂希哲引導成的，他不能玷污榮華的官職。"於是降低一等官級，不久分司南京，住在和州。

徽宗初年，召爲秘書少監，有人以爲太高，改爲光禄少卿。呂希哲竭力請求出朝任官，以直秘閣爲曹州知州。不久遭到崇寧黨禍，奪去直秘閣之職名任相州知州，移邢州，又罷爲宫觀官。旅居淮河、泗水之間，十多年後去世。

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吕希純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并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厘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

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絶，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

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奸人乘間進説揺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説。臣以爲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内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内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録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

章惇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

吕希哲平易簡樸節儉，有極好的品行，晚年名聲更高，遠近的人都師法和尊重他。兒子吕好問，本書另有傳。

吕希純字子進，考中進士，授太常博士。元祐年間祭祀明堂，將沿用皇祐舊例，祭祀天地百神，都用祖宗配享。吕希純説："皇祐年間的禮制，在經書上并未講到，嘉祐年間已經加以改正。到元豐年間，僅以英宗配享上帝，把跟着一起祭享的群神都取消，得嚴父之理，請求沿用這禮法。"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歷任宗正、太常、秘書丞。議論哲宗娶皇后，吕希純請求考查三代的婚禮，參考祖宗的制度，廣泛地察考有名望的家族，以求有道德足以爲皇帝配偶的女子。凡是世俗所謂議論婚配的書，都淺陋而荒唐，應一切屏棄，以防出差錯。升爲著作郎，因"著"字犯了父親名諱不受這一官職。升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

宣仁太后去世，吕希純考慮到奸惡的人會乘機向皇帝進讒言動摇視聽，就上疏説："自從元祐初年，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所用的人都是老成而有名望的，所做的事都是人們所願意實行的。惟有那些因過失和罪惡而得罪的人，每天窺伺變故，使用手腕以求私利，現在一定會以更改神宗的法度作爲口實。我以爲先帝的功績，萬世都無法掩蓋。偶然有幾件事，被小人迷惑所誤，其勢雖有所改變，但對先帝的聖德來説，本來没有什麽損害。而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變真宗、仁宗的政令，難道完全用太祖、太宗的法令嗎？小人既然迷誤先帝，又想迷誤陛下，不可不明察。"不久，任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宦官梁從政、劉惟簡被任内省押班，吕希純以爲皇帝親政之始，首先用這二人，無法宣示天下，堅持不可以。因此宦官們很恨他，有人在庭院中指着他説："這就是繳還兩個押班任命文書的人。"

章惇既爲宰相，吕希純出京爲寶文閣待制、亳州知州。諫官張商英恨吕希純，攻擊他很激烈。又因爲外親的嫌疑，連續移睦州、歸州。從

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京東到浙西，又從浙西去三峽，名義上是更换地點，實際是折磨他。吕公著被追貶，吕希純也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住在金州。又貶爲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處分。建中靖國元年，還任待制、瀛州知州。徽宗聽到他的名聲，多次稱贊他。曾布猜忌吕希純，吕希純求見皇帝，未及見到，趕快叫他去邊境做官，很快催他走。不久改爲潁州知州，被編入崇寧黨籍。去世，享年六十歲。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托，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論曰：吕公著父子都官至宰相，都是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然像漢代的韋、平二族，唐代的蘇、李二家，其榮耀也難超過。吕夷簡有智謀，吕公著則一切持正道，以處理天下大事，真是賢德啊。他議論人才，好像秤一樣準確，所以一時的賢才士人，幾乎都被搜羅任用。司馬光病重，誠心把國家大事托付給他，當時朝廷官員，没有人能比得上吕公著是很明顯的。追考吕公著的平生事業，實爲守成的好宰相。但知道兒子的賢能而不能薦舉，大約還不免要避嫌疑。而有愧於他的堂祖。吕希哲、吕希純能繼承其美德，但都陷於崇寧時的黨禍，君子爲什麽這樣不幸呢！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 (從子)百禄 (從孫)祖禹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逾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鎮守四川，一見面就愛重他，讓他住在自己府中，使他和子弟們講論學問。范鎮自己更爲謙遜退讓，常步行到薛奎的府門，過了一年，人們不知道他是帥府的賓客。薛奎還朝時，帶他一起進京。有人問薛奎進蜀得到了什麽，回答説："得到一個偉人，將會以學問聞名於世。"宋庠兄弟見到他的文章，自以爲不及他，就和他成爲朋友。

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置上列。吴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隨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

舉爲進士，禮部奏爲第一名。舊例規定，在殿庭中報出中舉的人名字過三人，那在禮部選爲第一名的人，一定越過次序大聲向朝廷陳奏，大多能被安排爲上等。吴育、歐陽脩號稱耿直，也和衆人一樣。獨有范鎮不這樣，同僚屢次催他，他不爲所動。到第七十九人，纔隨着呼名出列答應，退進行列中，不説一句話，殿庭中人都以他爲特殊。從此舊的風氣就被改變。

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韵，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力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

調任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安排他在國子監，薦舉他爲東監直講。被召應學士院考試，應該得到館閣校理之職，主考者錯誤地認爲用韵有失誤，補授爲校勘。人們爲他忿恨不平，而范鎮處之坦然。經過四年，應當升官，宰相龐籍説："范鎮有特出才能，不熱衷於進取官職。"越級提拔爲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升爲起居舍人、知諫院。他上疏説："百姓的財力困乏，請求統計祖宗以來官吏和士兵的人數，酌量取其中等的數字作爲定額，以現在税收之數的十分之七爲經費，積儲其十分之三以備水旱災害以及其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他非常用途。"又說："周朝以宰相主管國家的經費，唐朝讓宰相掌管鹽鐵、度支。現在中書省主管民政，樞密院掌管軍事，三司使掌管財政，各不相關。錢財已缺乏，樞密院仍在增加兵額；百姓已經困乏，三司斂收財物不停。請求讓中書省和樞密院都知道軍政和民政的大計，和三司使一同處理國家的開支。"

契丹使至，虛聲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契丹使者來到，虛張聲勢以表示其强大，大臣們增加招募來塞責，一年費去錢千百萬。范鎮說："防備契丹莫如使三晉的百姓得到寬裕，防備靈夏莫如使秦民得到寬裕，防備西南莫如使越、蜀的百姓得到寬裕，防備天下的禍亂莫如使天下百姓得到寬裕。軍隊本來是用來保護百姓的却反而殘害百姓，我恐怕將來的憂患不在四方，而在軍隊過多和百姓窮困。"

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内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内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

商人們運糧到河北，在京城取錢，而管專賣的官員不馬上付錢，經過好久纔出售，僅能取得價值的十分之六。有人建議拿出内府的錢，稍加價與商人交易，一年可得盈餘五十萬。范鎮說："國家的府庫和宫廷府庫，一樣是國家的。現在讓國庫延遲給商人付糧款，而内府又乘機營利，十分有傷國體。"仁宗馬上下令停止。

葬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吴充、鞠真卿争論禮，并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斌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内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内降非準律令者，并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

温成后下葬，太常議論禮制，先稱墓爲園，後又稱爲陵，宰相劉沆先任監護使，後來又稱園陵使。范鎮說："曾經聽説執法官玩弄法律的事，還没聽説掌禮的官玩弄禮的。請求查問前後議禮的異同情況。"集賢校理刁約論奏墓穴中隨葬的物品過於奢侈，吴充、鞠真卿争論禮的事，都被調任外官，范鎮都上章要求讓他們留任。石全斌護送安葬，轉任爲觀察使，其他吏官都從優升兩級官。范鎮說："章獻、章懿、章惠三位皇后的葬禮，施恩都没有這種例子。請求追還給予石全斌等人升官的敕令。"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一天被授官，宦官中無故升官的又有五六人。當時曾有敕令，凡是宫内下達的命令不合於律令的，都允許大臣堅持反對。這敕令下達不到一個月，大臣們就廢止不執行。范鎮要求治中書省、樞密院的罪，以此告示天下。

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

皇帝天性寬恕仁厚，論奏事情的人相互激烈

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

攻擊，以致説人家私生活中一些弄不清的事。范鎮獨自祇管大局，不是關於朝廷安危，百姓利弊的事，就忽略不説。陳執中作宰相，范鎮説他缺乏學問，不是做宰相的人才。陳執中的寵妾打死婢女，御史彈劾他，要趕走他。范鎮説："現在陰陽不和，財政困難百姓困苦，盜賊越來越猖獗，刑獄很多，陳執中應當承擔責任。御史忽視大事而責其小節，暴露其家中私事，如果用這來進退官員，因一個婢女而逐去宰相，不能明辨等級，分辨朝廷大局。"有識之士都同意他的話。

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疏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别其賢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

文彦博、富弼入朝任宰相，皇帝下詔令百官到郊外迎接。范鎮説："用虚禮來表示隆重，不如以最大的誠意來對待。陛下用這兩人任宰相，滿朝的人都説用人得當。但近來規定，翰林學士和知制誥都不許到宰相家中去，百官不准私自去求見，這是不以誠心對待他們。請求免去郊迎，除去對謁見宰相的禁令，駕御臣下在兩方面都得當了。"建議減少恩蔭子弟爲官的名額及每年選拔士人，都是范鎮首先提出的。他又要求皇帝宗族中血統疏遠的出外補地方官，皇帝説："你的話是對的。但怕天下人説朕不能和睦宗族。"范鎮説："陛下選擇其中賢能的人加以任用，不埋没其才能，這就是和睦宗族。"雖未實行，到熙寧初年，終於如他所説。

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宫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

皇帝在位三十五年，還没有繼承人。嘉祐初年，忽然得病，朝廷内外大小官員，没有人不感到憂心，却没有敢先説的。范鎮獨自奮起説："天下的事情還有大過這事的嗎？"就上疏説："設立諫官的原因，是爲了宗廟和社稷打算。諫官不以宗廟社稷的大計來服事陛下，這是怕死貪利的人，我不做這種人。當陛下有病時，天下人都惶惶然不知怎麽辦，陛下獨自對祖宗和後代的事作思考，這是爲宗廟打算，非常地深遠和明白。從前太祖捨棄他兒子而立太宗，這是爲天下考慮的最大公心。真宗因爲周王死了，養宗室之子於宫中，這是爲天下大事考慮。請求陛下以太祖之心，實行真宗的舊例，選擇宗族中血統近而尤爲賢能的，在禮儀和爵禄上加以優待，放在身邊，和他商議天下大事，以此維係天下百姓的

心。”

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

疏上後，文彥博派門客問他想說什麽，他以實話告訴來人，門客說：“這樣，何不和宰相商量？”范鎮說：“我自料一定處死罪，所以敢直說。如果和宰相商量，若宰相認爲不可以，難道能中止嗎？”奏章上了多次，皇帝不答覆。宰相告訴他說：“爲什麽學那種求名聲圖進升的人呢。”范鎮寫信給宰相說：“近來天象出現變化，應有緊急的軍事行動，我應死於職守，不能死於亂兵之下。這是我選擇如何死法的時候，還有什麽顧及於求名聲圖進升的嫌疑呢？”又說：“陛下接到臣的奏疏，不是留在宮中而是交付中書省，這是要叫大臣們奉行。我兩次到中書省，大臣們都用言辭來拒絶我，這是陛下想爲宗廟社稷考慮，而大臣們不想如此。臣推想大臣畏避此事的本意，恐怕執行此事而陛下中途改變主意而已。中途改變，我不過一死。皇位繼承人這一根本大計不立，萬一真像天象所顯示的那樣有突然的兵禍，即使死了還有罪過，作爲計慮已經晚了。請把我的奏章給大臣們看，讓他們自己選擇如何死法。”知道的人都害怕。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

任爲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因進言不被接受，堅決推辭。宰相曉諭范鎮說：“現在讒言已入皇帝那裏，因此你的請求很難做到。”范鎮覆信給宰相說：“事情應當論其是非，不應當問其難易。諸位説今天比前天難，怎麽知道將來不會比今天更難呢？”凡見皇上當面陳奏三次，説話尤其懇切。范鎮哭泣，皇帝也哭，說：“我知道你忠心，你的話是對的，應該再等三二年。”章表共上了十九次，等候命令一百多天，鬍鬚頭髮都變白了。朝廷知道他的心志不可改變，於是罷知諫院，改爲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任知制誥。范鎮雖然免去了言官的職務，還是年年重提以前的建議。他見皇帝年齡更大，常常因別的事説及此事，想感動皇帝。到這時，因事入朝謝恩，首先説：“陛下答應我，現在又是三年了，請早日決定大計。”又因皇帝舉行合祭祖先的典禮，獻上賦來暗喻勸諫。後來韓琦就決心立英宗。

還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令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

升爲翰林學士。中書省議論追尊濮王，翰林學士與知制誥、御史臺及諫官和中書省意見不同，皇帝下詔要禮官們詳考禮制。范鎮判太常寺，率領他的屬官說："漢宣帝對於昭帝是孫子一輩，光武帝對於平帝是祖父一輩，他們的父親可以稱皇考，論議的人還不贊成，說他們是以小宗繼承大宗。現在陛下既以仁宗爲已死之父，又加在濮王身上，那這個失誤超過漢代二帝。凡稱爲帝或考，如同宗廟中先帝的殿室，都是不對的。"宰相發怒，召范鎮來責備說："剛叫詳考，何故馬上上奏！"范鎮說："有關部門得到詔書，不敢積壓，馬上奏聞，這是職責。怎能反以爲有罪呢？"正好叫起草制書，誤升宰相官職，因此改任侍讀學士。

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

第二年，又回翰林院，出朝任陳州知州。陳州正逢饑荒，他到任三天，擅自散發糧錢借給百姓。監察部門追究得很急，他就自動劾奏，皇帝下詔寬恕他。當年大豐收，所放借貸都還清。神宗即位，又任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舊例，門下省封駁聖旨，審閱奏章，糾正指責違法及積壓，都附上原來所接的敕書，以後删去。范鎮初次要求恢復這種做法，使官員明白自己的職守。

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吕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

王安石改常平法爲青苗法，范鎮說："常平倉法，起於漢朝興盛時代，根據穀價貴賤來買進或賣出，對農民商人都有利，最接近古代制度，不可改變。而青苗法實行於唐代的衰敗時代，不足取法。而且陛下恨富人收取利息多而用少收利息的辦法代替，這正是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別而已。現在有兩個人坐在市上交易，一個人故意削價來排擠別人，那麼人人都知道討厭他，朝廷怎可以實行市場上令人討厭的作法呢？"吕惠卿在邇英殿說："現在預買綢絹，也和青苗法一樣。"范鎮說："預買，也是有弊害的法令。如果府庫有富裕，應一起除去，豈應以此來比附。"韓琦深論新法的害處，奏疏被送條例司加以駁斥，李常請求撤銷青苗錢，皇帝下詔要求分析駁難，范鎮都封還敕令。詔書下了五次，范鎮仍像原來一樣堅持。

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司馬光辭去樞密副使，詔書許可，范鎮把詔書封還。皇帝把詔書直接交給司馬光，不通過門下省。范鎮上奏說："由於臣不才，使得陛下不依法辦事，有關部門失職，請求免去銀臺司之職。"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温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吕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他薦蘇軾爲諫官，御史謝景温上奏反對；孔文仲應廷試，孔文仲在對策考卷中，論到新法對百姓不利，罷去仍作原官。范鎮都竭力爭辯，朝廷沒有答覆。他就上疏說："臣的話不能實行，再無臉處於朝中，請求辭官。臣説青苗法事不見聽從，這是應去的理由之一；薦蘇軾、孔文仲不被任用，這是應去的理由之二。李定爲了逃避服喪，就不認母親，破壞人倫，悖逆天理，而朝廷想用他爲御史，御史臺因此罷免了陳薦，舍人院爲此罷免宋敏求、吕大臨、蘇頌，諫院爲此罷免了胡宗愈。王韶上書任意欺騙皇上，製造邊境事端，事情敗露，就置之不問，反而加罪於主帥李師中。御史一講到蘇軾，就下令七路來指摘他的過失；孔文仲就叫他回原職。以蘇軾、孔文仲二人比較李定、王韶兩人，事理誰對誰錯，誰得當誰有罪，這能逃避皇上的明鑒嗎？説青苗法有成效的人，不過是一年中得到上百萬緡錢而已，這緡錢上百萬，不出自上天，不出自地下，不出自建議的人家裏，全都出自百姓那裏。百姓好比魚，財物就如水，養百姓而竭盡他們的財物，就如養魚而將水枯竭。"

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

奏疏上了五次，其後指責王安石根據喜怒來賞罰人，説："陛下有納諫的天性，大臣却有拒諫的計策；陛下有愛民的本性，大臣却使用殘害人民的方法。臣知道這話入奏就獨犯大臣怨恨我，可得不可預測的罪名。但臣的職責是進獻可言者，廢除不可行者，如果不發一言，就有負於陛下了。"疏上奏後，王安石大怒，拿着他的奏疏手發抖，親自起草制書竭力斥責他。以户部侍郎辭官，凡所得的恩典，都不給他。范鎮上表謝恩，大意説："請陛下召集群臣商議以作爲自己的耳目，用來除去蒙蔽視聽的奸邪之人；任用老成的人作爲腹心，以養成和平之福。"天下人聽到了都認爲剛直。王安石雖然斥駡他很深切，人

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

們更以爲是榮耀。他退出朝廷之後，蘇軾去祝賀他說："您雖然退官，而名聲更高了！"范鎮變了臉色說："君子使帝王言聽計從，在禍患尚未形成時加以消除，使天下人受到好處，既無智慧之名，又無勇敢之功；我却不能做到，使天下人受害而我却享受這名譽，我有什麽心情呢！"每天和賓客作詩飲酒，有人勸他假稱生病閉門不見客，范鎮說："死生禍福，這是天命，我能把天怎樣呢！"同天節時他要求隨班給皇帝上壽，皇帝允許了，就定爲法令。蘇軾得罪，被下御史臺監獄，搜索范鎮和蘇軾來往的書信文章很急，他還是向朝廷上書論述救援蘇軾。過了很久，移居許州。

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宫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宫。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

哲宗即位，韓維說："范鎮在仁宗時代，首先提出立太子的建議，從來未曾對人說，别人也没有爲他説話的。"把范鎮的十九道奏疏呈上。朝廷授范鎮爲端明殿學士，起用爲提舉中太一宫兼侍讀，還想用他爲門下侍郎。范鎮素來不想出來做官，他的侄孫范祖禹也勸他不要出來，就堅決推辭，改爲提舉崇福宫。范祖禹謁見皇帝後回家探視，皇帝下詔賞賜他龍茶，慰問安撫很優厚。又告老，以銀青光禄大夫再次退休，多次封爵爲蜀郡公。

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説。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閲視，賜詔嘉獎。下之太

范鎮對樂律尤其留意，自認爲得到了古法，獨自主張房庶以律生尺之説。司馬光認爲不是這樣，來回地進行辯論，共有幾萬字的文章。當初，仁宗命令李照改定郊廟音樂，比王朴所定音樂低三度。皇祐年間，又下詔叫胡瑗等考定糾正。神宗時下詔叫范鎮和劉几來定樂。范鎮說："定樂先要正律。"神宗說："對！雖有師曠的耳朵那樣善辨聲音，不用六律不能校正五聲。"范鎮作了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想畫圖上呈，又請求訪求標準長度，來確定黄鐘律。而劉几就用李照樂，加用四個清聲而奏稱樂已定成。皇帝下詔撤銷定樂機構，并有很多賞賜。范鎮說："這是劉几定的樂，與臣無關。"到這時，請得太府的銅來製作，過了一年完成，比李照樂下降一個多律。皇帝和太皇太后到延和殿，召執政大臣一同審查，下詔嘉獎。下達到太常寺，下

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

詔叫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侍從、臺閣官員，都去參觀。范鎮當時已有病，音樂演奏三天後就去世，享年八十一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忠文。

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歡，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决；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奸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范鎮平生和司馬光意氣相投很友好，議論像一個人説的一樣，并且約好活着互相作傳，死後活着的人作墓志銘。司馬光生前作《范鎮傳》佩服他的勇氣和決斷；范鎮又爲司馬光作墓志銘説："熙寧時奸臣荒誕放縱，陰險邪惡奸佞狡猾，幸神宗心中洞察。"銘文的言辭深刻嚴厲。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請蘇軾書寫，蘇軾説："我不拒絶寫，但怕不是我們三家的福氣。"於是改用别的墓志銘。

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

范鎮清白平易，待人很誠懇，恭敬節儉謹慎沉默，不説别人過失。遇到大節，決定重大議題，他臉色平和而説話大膽，常要冒死罪來争是非，雖在皇帝面前，也不屈服。篤於實行道義，奏請授官時先提本族的人然後再提自己子孫，鄉里有貧困不能完婚和安葬的，常由范鎮來主辦。他哥哥范鎡，死在隴城，没有兒子，聽説他有遺腹子在外地，當時范鎮尚未任官，就徒步在兩蜀間尋訪，兩年纔找到，説："我哥和别人不同，身有四乳，這孩子也一定這樣。"後來果然如此，起名百常。范鎮年少時曾向本鄉先生龐直温學習，龐直温的兒子龐昉死在京城，范鎮娶了龐昉的女兒爲孫媳婦，撫養龐昉的妻兒一輩子。

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禄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范鎮治學原本《六經》，不説佛、老、申、韓的學説。契丹、高麗都傳誦他的文章。他年少時作《長嘯賦》，曾以此使胡騎退走，晚年出使遼，人們互相用眼示意説：這就是"長嘯公"。哥哥的兒子百禄也出使遼，遼國人首先問范鎮是否平安。

范百禄　范祖述

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禄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

范百禄字子功，范鎮哥哥范鍇的兒子。進士及第，又應才識兼茂科考試。當時是治平年間有水災，大臣正在議論追尊濮王的禮儀，范百禄筆答策問試題説："輕視宗廟之禮，荒廢祭祀，就會使水不向下流。從前漢哀帝尊崇定陶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帝尊崇清河德皇，京城、

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

二十九個州縣大水。因爲嫡系長房應隆重，次房等應降低，宗廟要重視，私祭要輕。現在應降低的却被重視，應輕的反而重了，這是違反先王的禮制。禮一旦被違反，就失去人心而背棄天意，災異所以會出現。”他的對策被列入三等。

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禄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有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禄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横境内乎?”本矍然，即檄止之。

熙寧年間，鄧綰舉薦他爲御史，辭謝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因納賄敗露，范百禄請求恢復至道年間舊例，用文官率領軍隊，用以管轄邊界，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熊本治理瀘蠻事務，有夷人首領力竭請求投降，裨將賈昌言想殺了他來報功，范百禄勸阻賈昌言而不聽，范百禄就去對熊本説：“殺死來降的人不吉祥，救活一千人的人子孫受封。怎能容許驕縱的將領在境内横行不法?”熊本驚覺起來，馬上發公文制止。

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薄手實，許令告匿。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瘝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群盗，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閲，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

七年，召爲知諫院。遇到旱災，他請求處理當前的緊要事務，收回那些對百姓不利的法令，來救活將死的百姓。他奏論手實法説：“造簿登記各户的人丁資産，允許别人告發隱瞞的資産。法令雖然有自報的規定，而并未實行。因爲叫人自報，一定不會如實上報，而公開允許人告發，人們將相互結仇。這樣禮、義、廉、耻的風氣就衰敗了。”五路軍隊共有三十七將，專門統率所在地的軍隊，甚至允許他們徵用平民參軍謀。范百禄知道此中情况，有的是因爲用錢買，有的曠職敗事，有的并未經歷邊境事，有的是盗賊出身，就上疏陳奏其中不法者十四人，請沿襲舊制，讓武官專管教練檢閲，其餘的事由州縣掌管，事情大多被采用。

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生心，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禄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

和徐禧一起審理李士寧案，他上奏説李士寧蠱惑年少婦女，以致引起不軌之心，罪當死不能赦免。徐禧袒護李士寧，以爲他無罪。執政大臣贊同徐禧，貶范百禄監宿州酒税。元豐末年，入朝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

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禄固争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

哲宗即位，升中書舍人。司馬光恢復差役法，憂慮吏人受賄，想對受賄者處以流放充軍之刑。范百禄堅持争議説：“百姓今天去服役，受别人的酬謝，明天免去服役，就用財物去賄賂人。如果用重法來治罪，那麼面上刺字和穿罪犯

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

的紅衣服的，勢必滿街都是。"司馬光醒悟説："不是你的話，我不知道。"就此罷休。

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鬥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禄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概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禄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劾，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禄又争之，後悉從其請。

元祐元年，任刑部侍郎。各州把因故鬥毆殺人而情節可從輕處理的事例請求評議，執法官説："應從寬。"司馬光説："殺人不判死罪，那法律就被廢棄了。"范百禄説："説是殺人，那是可以的；如果定刑罰以爲無可疑問，考慮情況認爲無可憐憫，就不可以了。現在一概處死，那麽兩種不同的殺人情况，從此就没有可以懷疑和憐憫的了。"當時又有詔書説對天下的案獄不當議罪而隨意議罪的要追究官員罪責。有關官員不輕易請求減刑，以致歪曲情况以求合於刑法。范百禄説："熙寧時的法律，不是可疑可憫的情况而議罪的案例免去駁回覆査，元豐時代就削去了這一條，近來則有奏劾的詔書，所以官吏怕判輕刑受責，却不怕判爲死罪。"他因此奏陳五年來判死刑和免死者的數目告訴朝廷。門下省還是對應當免死的進行駁正，又把有關官員判決的案例還中書省，范百禄又和門下省争論，最後都聽從了他的請求。

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吕大防趣廢其半，百禄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

改任吏部侍郎。議論的人要删汰胥吏，吕大防催着要去掉一半，范百禄説："不可以。去掉一半就失業的人多，不如用逐漸减少的辦法，從今以後缺吏不叫人替補，不過幾年，减少就超過一半了。"不聽。

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濼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摇之。"乃止。

都水王孝先建議把黄河引回故道，吕大防的意見傾向此議，命令范百禄去視察。范百禄認爲黄河向東流有一段是向高處流，而黄河的流勢是向下流，不能引回，就趕快回京奏報所以如此的原因，而且取神宗命令不要阻塞黄河故道的詔書一起呈上。吕大防還説："黄河向東流，是中原的阻隔。現在河北的塘濼已經廢壞，界河又淤積變淺，黄河要向北流了。"范百禄説："塘濼有限制敵人之名，并無抵禦敵人之實。假使黄河向北流，敵人有處於下游的憂慮，這有利於我們。先帝詔書明文具在，爲什麽擅自改變呢?"纔作罷。

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奸邪，以類相反，凡

不久兼侍讀，升翰林學士。給皇帝説到分别邪人和正人，凡是引導君主做某事的是公正，某事的是奸邪，分類説明，一共二十多條。請求根

二十餘條。願概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

據這些事來觀察人，邪正就分明了。

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禄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争久不决，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并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

以龍圖閣學士任開封府尹。勤勞於民事，監獄中没有被關押的囚犯。僚屬想以監獄空的事奏聞，范百禄説："千里的皇畿，獄中没有一人，這是皇上的仁德，不是府尹的功勞。"不許。經過幾個月，又爲翰林學士，任中書侍郎。這年郊祭，議論要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作爲根據。范百禄説："這是三代的禮，怎麽又要合祭呢？'昊天有成命'的頌詩，祭天祭地，都演奏這詩，好比春夏祈禱穀物豐收而演奏《噫嘻》，豈是爲了合祭呢？"争論很久不决，在皇帝面前决定。宰相説："范百禄的話，是禮的常制；今天的用法，是權宜之制。陛下開始祭天，應以合祭天地爲恭敬。"於是合祭。

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計納。"百禄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虚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禄曰："是皆良田，爲必争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禄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禄大夫。

熙河路范育説："阿里骨殘酷暴虐而且有病，温溪心八族都想歸附，可以用計招納。"范百禄説："中國用信義來安撫四夷，阿里骨并未有過失，温溪心的虚實也不可知，没有理由而隨意出兵，這不是上策。"范育又請求進築納迷等三城。范百禄説："這都是良田，是必争之地，我們築了城，如果敵騎時常出動，我們如何耕作？以後雖想放棄，已費用太多，也辦不到了。"皇帝都聽從了他。右僕射蘇頌因稽留任命官員的制書被免官，范百禄因同在中書省而罷爲資政殿學士、河中知府，移任河陽、河南。去世，年六十五，追贈銀青光禄大夫。

子祖述，監潁州酒税，攝獄掾，閲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彦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黄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他兒子范祖述，監潁州酒税，代理獄掾，查閲已結案件，使兩個死囚活命，州中人以他爲神明。任鞏縣知縣，開鑿南山引導水流入洛河，縣中没有水災，文彦博稱贊他的才能。因父親陷入黨籍，改爲監中岳廟。很久後，任涇州通判。任台州知州，上奏取消黄柑、葛蕈等貢品。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時國家多難，他避亂到汝州。汝州太守趙子櫟邀請他共同守禦，於是鄰州都失陷，汝州獨得保全。多次升遷爲朝議大夫，去世。堂弟范祖禹。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他出生時，母親夢見一個壯偉的男子穿着金甲走入卧室，說："我是漢代將軍鄧禹。"醒後，仍能看見他，就此起爲名字。幼年喪父，叔祖范鎮撫養他如同自己的兒子。范祖禹既已喪父，每年佳節親戚賓客集會慶賀，他就悲傷得無處容身，閉門讀書，從不參與人事。既到京城，和他交游的，都是一時知名的人。范鎮器重他說："這孩子，是天下賢士。"

中進士甲科。跟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陽十五年，不進取官職。書編成後，司馬光推薦他爲秘書省正字。當時王安石在朝廷當權，尤其愛重他。王安國和范祖禹交誼很好，曾告訴他王安石的好意，范祖禹最終不去謁見。富弼辭官後住在洛陽，素來嚴肅剛毅，關起門來很少和人交往，惟獨待范祖禹很好；富弼病重，把范祖禹叫來交給他秘密奏疏，內容大抵論奏王安石誤國和新法的害處，言論極爲激憤直率。富弼死後，人們都以爲不可將密奏上報，范祖禹終於上報了。

神宗去世，范祖禹上疏論喪服禮制說："先王制定禮，爲君主服喪的制度和父親一樣，都是服喪三年，就是怕做臣子的人不以服事父親的禮去服事君主。從漢朝以來，不光做臣子的不爲君主服喪，連君主也不服三年之喪。我朝從祖宗以來，朝廷雖然用以日代月的制度，但宮中實際上行三年之喪。君主自己服喪按照古代制度，而大臣還依照漢朝制度，所以十二天後就算小祥，到一月又叫小祥，二十四天就算大祥，到兩月又是大祥。既以天計算，又以月計算，這在禮上是沒有根據的。古代的制度，兩年爲大祥，二十七個月而舉行禫祭除服。禫，是祭禮之名，不是指的服色。現在規定群臣要穿三天喪服纔舉行禫祭，這種禮是不合經典的。喪服既除，到下葬又穿上，在祭祖廟之後臣下就改吉服，剛八個月而馬上換上吉服，什麼裝飾都可佩帶，這又是禮沒有漸漸而行。初一和月半，群臣穿着朝服到先帝靈柩前，這是以吉服對待喪事；君主穿着喪服在

皆禮之所不安也。”

上，這是把先帝的喪服作爲君主私人的喪事，這兩件事在禮制上都是不妥的。”

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

哲宗即位，升右正言。吕公著執政，范祖禹因爲是他女婿避嫌辭官，改爲祠部員外郎，又推辭。任著作佐郎、修撰《神宗實録》檢討，升著作郎兼侍講。

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睹儉則儉，睹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

爲神宗服喪二個月後，范祖禹上疏宣仁后説：“現在剛開始穿吉服，衣着用具都換成新的，今後是奢侈還是節儉，都由這時開始。凡是可以使人看着喜歡的東西，不宜比過去有所增加。皇帝性情尚未定，看到節儉就學節儉，看到奢侈就學奢侈，所以用來訓導皇帝養成德行，每一舉動都應有法度。現在聽説在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數量極多，恐增加無度，請求在没有養成習慣前防止。崇尚儉樸，幫助養成皇帝的德性，使他眼不看靡麗之色，耳不聽淫蕩之聲，不合禮的話不説，不合禮的事不做，那學問就日益增進，皇帝的德行日益崇高，這是宗廟社稷無窮的福氣。”舊例，皇帝除去喪服應當設樂開宴會，范祖禹認爲因爲除去喪服而奏樂設宴，就好像是慶賀除服，不合於君子不得已而除去喪服的意思，是不可以的。

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吕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夏天暑熱暫時停止講書，范祖禹説：“陛下現在的學習和不學習，關係到將來的太平或衰亂。如果陛下喜歡學習，那天下的君子們就高興仰慕，情願到朝廷做官，用正直之道服事陛下，輔助皇帝的德行功業，而達到太平；不學習，那小人們都會心懷幸進之心，專做奸邪諂媚之事，來竊取富貴。而且大凡人進修學問，無不在年少的時候，現在皇上年齡漸長，幾年之後，恐怕就不像現在那樣專心，臣爲陛下惋惜。”升爲起居郎，又召試任中書舍人，他都不接受。吕公著去世，召授右諫議大夫。他首先上疏論君主端正修身養心的要點，要求太皇太后每天用天下人的勤勞、百姓的疾苦、群臣的邪正、政事的得失，開導皇上，使他心中很明白，使將來各種説法不能迷惑，小人不能進用。

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

蔡確已得罪，范祖禹説：“從乾興以來，不流放大臣已六十多年了，一旦又實行，事情流傳

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

吴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别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

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

四方，人們無不震驚悚懼。蔡確免去相職已久，朝臣大多不是他的黨徒，偶或有偏見和不同議論的人，如果一切都認爲是蔡確的黨徒而驅逐他們，怕刑罰會失當，而人情因此不安。"

蔡京鎮守四川，范祖禹説："蔡京小有才能，但不是端正善良的人。如果叫他作成都知府，他還京，就應叫他執政，對他不宜重用提拔。"當時大臣們想在新舊法之間另創新制。范祖禹以爲朝廷既然洞察了王安石之法是錯的，就應恢復祖宗的舊法，如出於新舊法之間，兩法并存使用，法令綱紀就破壞了。升爲給事中。

吴中發大水，皇帝下詔出米一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救濟。諫官説報告災情的人造謡，請加以查驗考察。范祖禹封還他的奏章，説："國家的根本，就倚靠東南。現在一方的百姓，呼喊訴苦，張口等待救濟，以求解脱旦夕之急。所奏災情雖稍過事實，應忽略不追問。如果稍加懲罰，恐怕以後再不會有人敢説了。"

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他議論選用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知縣的事説："過去分天下爲十八路，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把鄉長、鎮將的權力都收歸於縣，收縣的權歸於州，州的權歸於各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使、提點刑獄的權力歸於朝廷。上下相連，輕重相互制約，設立機構的辦法，最爲合理。對轉運使、提點刑獄交付以一路的事務，對知州交付以一州的事務，對知縣交付以一縣的事務，都爲皇帝分地而治，這些人可不加選擇嗎？祖宗曾經有考核政績的辦法，專門考核各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立簿於中書省，以查核他們的主要方面。現在應指派吏部尚書，取應當任知州的人名，分别列舉他們功勞的情况來上送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三省把他們召來考查，如果這人可以任用，就依次上表任用。到任後，下令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考核他的政績。一年完畢，可以考查其優劣加以升降。這樣得到的人必然多，轉運使、提點刑獄和知州用得確當，即使知縣缺乏才能，也不足爲患了。"

他聽説宫中尋求奶媽，范祖禹因爲皇帝剛十

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禄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禄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

四歲，不是接近女色的時候，上疏勸皇帝進修德行愛護身體，又求宣仁后保護皇上健康，話很懇切。後來宣仁后告訴范祖禹，說外邊議論都是虛傳，范祖禹又上疏說："臣說皇帝要進修德行愛惜身體，應經常引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上，亦請不要忽視。現在外面的議論雖是虛假，也足以爲事先之鑒。臣侍奉皇帝讀經書常在左右，所聽所聞，實在有所憂慮，所以不敢避妄說的罪名。凡事情在没有發生前說出，那確實過分；但到事情已經發生，那又來不及了，說了又有什麽好處？陛下寧可聽尚未發生的話，不要使我們有事後纔說的懊悔。"爲翰林學士，因爲叔父范百禄在中書省，改爲侍講學士。范百禄去官，范祖禹又爲翰林學士。范氏從范鎮至范祖禹，接着三代人進入翰林院，士人們認爲榮耀而羡慕。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

宣仁太后去世，朝廷内外議論紛紛，人人都在觀望，做官者都害怕，没有人敢說話。范祖禹怕小人乘機破壞政局，就上奏說："陛下剛掌管政事，召見群臣，這是國家興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關鍵，百姓安樂和愁苦的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的時候，天命人心去就離合的時機，可不畏懼嗎？先太后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恩德於百姓，九年之中，始終如一。但那些小人心懷怨恨，也很不少，一定要提出改變先帝的政治、放逐先帝的群臣作爲口實，來從事離間，不可以不明察。先太后應天下之人心，實現更化。既改變了法令，那麽作出法令的人有罪應當斥退，也是順着衆人之心而放逐他們。這些人都對上有負於先帝，對下有負於廣大百姓，天下視爲仇敵而想去掉他們的人，難道有什麽私仇在其中嗎？惟有辨明是非，拒絶邪惡的說法，有用奸邪的話蠱惑視聽的，交付懲處，嚴厲懲罰一個人，以警戒那群有罪的人，就大家服從而没有事了。這些人既有誤於先帝，又想誤陛下，天下的事，難道還經得起小人再加破壞嗎？"當初，蘇軾約好一起上章論奏，上諫的草稿已寫好，見到范祖禹的奏疏，就附名一同上奏，說："你的文章，是經世之文。"一直未再拿出他自己的奏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

范祖禹又說："陛下繼承六代遺留的恩德，

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應當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人民是祖宗的人民，百官是祖宗的百官，財富是祖宗的財富。皇上的一言一行，就像祖宗在上監視，在旁評斷，就可以長享天下的供奉。先太后以大公至正之心，廢除了王安石、呂惠卿所制定的新法，而實行祖宗的舊政。所以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散了又聚集，甚至遼國的君主也告誡他的臣子們不要挑起事端說：'南朝一心實行仁宗的政治。'外夷的心情這樣，我國的人心可知。先后日夜勞苦心力，給陛下奠定了太平的基礎。請陛下用平靜來保持，親自進行統治，虛心處理事務，那麽群臣的邪正，萬事的是非，在皇上心中就十分清楚了。小人專門營私，所以以大公爲不便；專爲奸邪，所以視公正爲不便；專好輕舉妄動，所以把平靜看作不便。請陛下痛心疾首，作爲刻骨銘心的警戒。"奏章上了幾次，皇帝不答覆。

忽有旨召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

皇帝忽然有旨召宦官十幾人，范祖禹說："陛下親自掌管政事以來，四方百姓都在側耳傾聽，還沒聽說訪求一個賢臣，而所召的却以宦官爲先，一定會說陛下對宦官懷有私心，請立即下令更改。"因此請求面見皇帝，說："熙寧初年，王安石、呂惠卿立了新法，把祖宗的政策都改變了，引進了很多小人而誤國事，把有功勛的舊臣抛棄不用，忠心正直的士人相繼遠離朝廷。又用兵開拓邊境，和外夷結怨，天下人愁苦，百姓流亡。幸虧先帝覺悟，罷免放逐了這兩個人，而他們所引進的那群小人，已布滿在朝廷内外，不能再去掉。蔡確接連興起大獄，王韶創議攻取熙河，章惇開拓五溪，沈起擾亂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造成西部邊界事件，軍民死傷都不下二十萬人。先帝在朝廷上哀悼懊悔，說朝廷不能不承擔這過錯。以致吳居厚實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實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實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實行茶法、市易法於西川，劉定行保甲法於河北，百姓都愁苦怨恨，家家想作亂。幸虧陛下和先太后奮起相救，天下的百姓，好像從倒挂着被解救。但過去所斥逐的那些人，正在窺測事態變化，妄想陛下把不改變新

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

法看作正確，如果他們能到皇帝左右，一定會進奏奸邪之言。萬一錯聽而又用他們，我恐怕國家從此衰亂，不再能振作了。”又説：“漢、唐的衰亡，都由於宦官。從熙寧、元豐年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人當權統率軍隊，權勢顯赫。王中正兼管四路，口頭稱旨招募兵卒，州縣不敢違背，士兵凍餓，死去的最多；李憲陳奏再次出兵之計，以致永樂失陷；宋用臣興起土木工役，没有休息的時候，又搜括商人小利，爲國家招來怨恨。這三個人，即使處以死罪，也不足以對百姓謝罪。李憲雖然已死，而王中正、宋用臣還活着，現在召内侍十人，而李憲、王中正的兒子都在其中。二人既入朝廷，那王中正、宋用臣一定又將起用，請陛下思考。”

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

當時繼承熙寧之政的議論已經興起，皇帝已有用章惇作宰相的意思。范祖禹竭力説章惇不可任用，皇帝不聽，他就請求調任外地。皇上還想大加任用，而朝廷内外反對的人很多，於是以龍圖閣學士任陝州知州。論奏的人説范祖禹修《實録》時詆毁先朝，又指摘他諫阻宫中雇奶媽的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賀州，又移到賓州、化州而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范祖禹平時謹慎寬厚，不説别人過失。碰上事情，就分辨是非，不稍隱諱。在邇英殿堅持經義主張正道，進獻忠言尤多。曾講《尚書》到“在宫内荒淫於女色，在宫外荒淫於打獵”六句，拱着手誦讀兩遍，退後一步站立説：“請陛下留心聽。”皇帝再三表示同意，他纔退下。每當講書的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端正衣冠，很恭敬莊重地像在皇上身邊，命令子弟侍立，先預講他的論點。陳説古人的解釋，聯係當時政事，言語簡要而確當，没有一句多餘的話，道理明白，文采可觀自成文章。蘇軾稱他爲講官第一。

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鑒公”云。建炎二年，

范祖禹曾進呈《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刻地説明唐朝三百年的盛衰，學者們尊重他，視爲“唐鑒公”。建炎二年，追贈龍圖閣學士。兒子范冲，

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紹興年間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本書《儒林傳》中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年間，天下有賢德的士大夫盼望出任宰相的，集中在范鎮和司馬光二人身上，甚至稱他們爲君實、景仁，而不敢有所評論。司馬光想拯救百姓，終於擔負起天下的重任；范鎮崇高如山，堅定而不可動摇。君子之道，可出仕可入仕，换一個地位都一樣，不易用功名來論他們的優劣。范百禄跟范鎮學習，所以他的議論操行和修養，純粹而同樣出於正道。范祖禹長於勸諫講學，平生議論諫静，不下幾十萬言。他的啓奏陳述治理天下之道，區别人的邪正，辨别解釋事情，平易明白，深見事情的根源，雖賈誼、陸贄也不能超過。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第九十七

蘇軾（子）過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歲時，父親蘇洵到四方去游學，母親程氏親自教他讀書，聽到古今成敗得失，常能說出其要害。程氏讀東漢《范滂傳》，很有感慨，蘇軾問道："我如果做范滂，母親答應嗎？"程氏說："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嗎？"

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嘩不厭，久乃信服。

到二十歲時，就博通經史，每天寫文章幾千字，喜歡賈誼、陸贄的書。不久讀《莊子》，感嘆說："我從前有的見解，未能說出，現在看到這部書，說到我心裏了。"嘉祐二年，參加禮部考試。當時文章破碎怪僻的弊習很重，主考官歐陽脩想加以改正文風，見到蘇軾的《刑賞忠厚論》，很驚喜，想定他爲進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門客曾鞏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經義策問取得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來以推薦信謁見歐陽脩，歐陽脩對梅聖俞說："我應當讓這個人出人頭地。"聽到的人開始嘩然不服，時間久了就信服此語。

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吴育與軾而已。

服母喪。嘉祐五年，調任福昌主簿。歐陽脩因他才識兼優，舉薦他進秘閣。考試作策論六篇，過去人們應試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數寫得不好。蘇軾開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筆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從宋初以來，制策被列入三等的，僅有吴育和蘇軾而已。

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

任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從元昊叛亂後，百姓貧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輸送南

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

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

>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

山木筏，從渭河進黄河，經過砥柱的險處，衙前役人相繼破産。蘇軾訪察到其利弊所在，爲他們修訂規定，讓他們自己選擇水工按時進送或停止，從此害處被減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聞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時就聽到他的名聲，想用唐朝舊例召他進翰林院，任知制誥。宰相韓琦説："蘇軾的才能，遠大傑出，將來自然應當擔當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養他，使天下的士人無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後召來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異議了。現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爲正確，恰恰足以使他受牽累。"英宗説："姑且給他修起居注如何？"韓琦説："起居注和知制誥地位相近，不可馬上授予。不如在館閣中較靠上的兼職授予他，而且請召來考試。"英宗説："考試不知他能否勝任，像蘇軾會有不能擔任的嗎？"韓琦還是不同意，到試了兩篇論，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館之職。蘇軾聽到韓琦的話，説："韓公可以説是愛護人以德。"

蘇洵去世，朝廷賜給他金帛，蘇軾推辭，要求贈父親一官，於是贈光祿丞。蘇洵將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孫没有成人，妹妹嫁給杜氏，死了未下葬，囑咐蘇軾。蘇軾已經服喪期滿，就安葬姑母。後來大官可以讓子孫得蔭，推讓給蘇太白的曾孫蘇彭。

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來厭惡蘇軾的議論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寧四年，王安石要改變科舉、興辦學校，皇帝下詔叫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官員議論。蘇軾上議説：

>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瞭解人；瞭解人的辦法，在於求其實際。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實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嘗没有人才，何况學校和科舉？即使沿用現在的辦法，我以爲人才還有餘。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即使在公卿和侍從之臣中也會常常憂慮没有人才，何况學校和科舉呢？即使恢復古代的制度，我以爲還是不够。至於時代有可行與

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復之，則難爲力。

不可行，政事有隨時廢興的不同，是合適的時候，即使暴君也無法廢除，不再適用時，即使聖人也無法恢復。所以風俗的變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復舊，就難於奏效。

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决矣。

慶曆年間開始設學校，到了今天，僅存空名。現在要改變當今的禮制，更改當今的風俗，又要發動百姓來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財物來養活游學的士人。在方圓百里之內，設官員立教師，刑獄之事在這裏審判，軍事問題在這裏討論，又要選汰不服從教化的人驅逐到遠方去，那豈不是徒然製造紛亂，使天下人愁苦嗎？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對現在有所裨益，那和慶曆時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認爲今天的學校，但可因循舊制，使先王的舊制度，不在我們這代廢去就够了。至於科舉的辦法，實行了一百年，國家的治亂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時候，科舉的辦法，和今天比起來何時更精？言語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時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時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時更好？把這四點的優劣一比較，其爭論就可解决。

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現在所想改變的不過幾點：有的説鄉試選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詞，有的説專取策論而免試詩賦，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試卷，有的想使應試者免考帖去部分經文默寫字句而考大義，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請陛下留意於久遠的、重大的事情，這些區區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實在有過於憂慮的方面。那些關於人性天命的説法，從子貢就説没有聽説，而現在治學的人，以不説人性天命爲耻，讀他們的文章，大而無當不可追根問底；看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顯著的特徵可加斟酌，這難道真能如此嗎！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縱而喜爲怪誕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

奏議上呈後，神宗覺悟説："我本來懷疑這事，得到蘇軾的議論，意思就清楚了。"當天召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悦，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悦？此不過以奉二宫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户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

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説百端，喧傳萬

見他，問："當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過失，也可以指出。"蘇軾回答說："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賦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勞，不怕不决斷，但怕治理太急，聽人的話太廣，進用人太快。請求用安靜來治理國家，等待事物的出現，然後加以處理。"神宗震驚地說："你三句話，我應仔細考慮。凡在館閣的人，都應當爲我深思治亂之道，不要有所隱瞞。"蘇軾退下，和同僚講起這事。王安石不高興，令他權開封府推官，將用事務來困擾他。蘇軾决斷精當敏捷，名聲傳得更遠。正逢元宵節下令要開封府購買浙江的燈，而且命令降低價格。蘇軾上疏說："陛下難道喜愛燈嗎？這不過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歡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買，都認爲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奪去他們衣食所必用的錢財。這件事極小，而關係很大，請求追還成命。"皇帝下詔免去此舉。

當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蘇軾上書論新法不利，說：

我所想說的，三句話而已。請求陛下維繫人心，敦厚風俗，保存法紀。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樹的有根，燈的有油，魚的有水，農夫的有田，商人的有錢財。失去了就會亡，這是必然的道理。從古到今，没有說和順平易和衆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剛愎自用而不遇危險的。陛下也知道人們對新法不滿了。

祖宗以來，管理財政的是三司。現在陛下不把財政交付給三司，無故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用六七個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頭出外辦事。那制置三司條例司，是求利的；六七個年輕人和四十多個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開創的聲勢很大，百姓實在驚訝疑慮；創立的法令新奇，吏員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謀求財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財務，人們産生種種議論，萬民議論紛紛，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顧，還說："我没有這

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

事，何必顧慮人講。"正如拿着魚網到江湖去，對人説"我不是去捕魚"，不如棄去魚網而人們自然相信。趕着鷹和狗進入山林，對人説"我不是去打獵"，不如放棄鷹和狗而野獸自然安靜。所以我以爲要消除讒言而招致和氣，那就不如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

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説，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廪，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

現在君臣都日夜忙碌連吃飯的時間都延遲，幾乎一年了，而使國家富裕的功績，還茫然像捕風一樣，衹聽説內府拿出幾百萬緡錢，祠部給僧侶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這些手段爲富國的辦法，誰不能做呢？而所實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難。汴河的水很渾濁，從有人以來，不用來種稻。現在想建陂池使水變清，一萬頃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頃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滿了。陛下就相信這説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處鑿空，尋求水利，狂妄庸人輕浮，隨意爭相進言。有關部門雖明瞭辦法不合適，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當地老少，去看可否實行。如果不是明顯地難於做到，必定姑且興起工役。官吏們苟且順從，真認爲是陛下有意興起工程，對上浪費國家財物，對下奪去農民耕作時間。堤防一開，水流離開舊的河道，即使吃建議者的肉，對百姓有何補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這樣做呢？

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税，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

從古以來的役人，一定用鄉村之人。現在聽説江、浙之間，有幾個州雇人代役，而要把這辦法施行於天下。單丁户、女户，這是天生百姓中的窮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們，皇帝擁有四海的財富，竟對這些人不加憐恤！自從楊炎制定兩税法，原來的租調和庸已經都包括在內了，怎麼又想取力役錢？萬一後代不幸有搜括錢財的臣子，力役錢不去而差役仍舊，以此追查，則必然有要擔當其罪責的人。青苗放錢，以前就禁止。現在陛下開始立爲成法，每

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

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説，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年都照常執行。雖説不許强迫借貸，而幾代之後，暴君和貪官出現，陛下能保證得了嗎？估計那些願意申請青苗錢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貧窮無法生活的人，用鞭打來催還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來，就攤派鄰居和擔保人，這是勢所必然的，將來天下人恨這事，國史記載此事，説"青苗錢從陛下開始"，豈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經極好了。現在要變爲青苗法，破壞那一種立這一種，所損失的更多，虧損官府危害人民，雖後悔莫及！

從前漢武帝因財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辦法，在貨物賤時買進貴時賣出，叫作均輸。當時商人們都停止來往販賣，盜賊更猖獗，幾乎釀成亂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順應民心取消均輸法，天下歸心，没有出現亂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論又興起了。立法之初，所費的錢財已不少，縱然能稍有收獲，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損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爲主人畜牧，用一條牛換來五隻羊。失去一條牛，就隱瞞不説；獲得五隻羊，却指爲功勞。現在毁棄常平法而説青苗法的功績，損害商税而取得均輸的利益，和這有何區别？我以爲是錯了。議論的人必然説："百姓樂於見成功，却難於開始。"所以陛下不顧輿論堅持這作法，一定要實行。這是戰國時那些貪功的人，冒險想僥幸成功的説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經起來了。我之所以願陛下維係人心，就在於此。

國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深淺，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長短的原因，在於風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貧窮。君主如懂得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輕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風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貪求富强。愛惜風俗，像保護元氣一樣。聖人知道嚴厲的法律可以使民衆齊心，勇悍的人可以成事，忠厚的人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净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

近於迂闊，老成的人看似遲鈍。但始終不肯用那些人來代替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樣做所得少，而所喪失的要多。仁宗執法極寬大，用人有次序，專求體諒人的過錯，從不輕易變改舊的法規。查考政績，則可以説未必盡善盡美。以用兵來説，十次出兵九次失敗；用府庫來説，則僅能開支而没有剩餘。但恩德在人們心中，風俗普遍知道禮義，所以逝世的時候，天下人都歸心他的仁德。議論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數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來糾正，用智慧能力來整頓，招來一批新進有勇氣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還没有收到好處，而澆薄的風俗已養成。開了很多驟然晋升之門，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從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規升遷的人終生難於期望，這樣而想要風俗淳厚，豈可得呢？近年來質樸的人越來越少，取巧升進的人越來越多。請陛下哀憐拯救，以簡易作爲施政之法，以清净作爲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歸於淳厚。我之所以願陛下淳厚風俗，就是爲此事。

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無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祖宗任用御史和諫官，從没有把一個説話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責罰，不久就將其超升，允許他們將所聽到的上奏，而不論是涉及什麽官長。説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顔色聽取；有關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處理。御史和諫官自然不一定都是賢才，他們所説的也不一定都對。但須要養成他們敢於説話的勇氣，而給予他們大權，難道是徒然的？是要用他們來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險。現在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有奸臣，當然萬萬没有此理。但養猫是爲了消滅老鼠，不可以因爲没有老鼠就養不捉老鼠的猫；養狗是爲了防竊賊，不可以因爲没有竊賊就養不叫的狗。陛下豈能不對上想到祖宗設立這官職的用意，對下爲子孫萬代着想？我聽到長老的議論，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都說御史諫官所說的，常常是跟隨天下的公議。公議所贊同的，御史諫官也贊同；公議所抨擊的，御史諫官也抨擊。現在輿論沸騰，各種怨恨的話都有，公議所在，也可知道了。我恐怕從此以後，習慣成了風氣，都爲執政大臣私人說話，以致君主孤立，法紀一被廢除，有什麽事不會出現！我之所以願陛下保存法紀，就在於此。

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蘇軾看到王安石輔助神宗以獨斷專行處理事務，因此在考試進士策問時出題，以"晉武帝平吳因獨斷而成功，苻堅進攻東晉因獨斷而滅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成就霸業，燕噲專任子之而失敗，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爲題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謝景温論奏他的過失，窮加審查而一無所得，蘇軾就請求到外地任職，通判杭州。高麗來進貢，使者向官吏分送見面的禮品，書函用甲子紀年。蘇軾加以拒絕說："高麗對本朝稱臣，而不接受我們的年號，我怎敢接受！"使者換了寫熙寧年號的書函，然後接受。

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

當時新的法令紛紛頒布，蘇軾在這時，常常設法使這些法令有利於百姓，百姓得以安寧。改任密州知州。司農寺實行自報財産的手實法，不立即實行的以違反詔令論罪。蘇軾對提舉官說："處人違反詔令之罪，如果出自朝廷，誰敢不服從？現在出於司農寺，這是擅自制定法令。"提舉官吃驚地說："你慢一點推行新法。"不久，朝廷知道這法子有害於百姓，撤銷了它。

有盗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鬥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有强盗作案，安撫司派三班武官帶領驕悍兵卒來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於誣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進入人家爭鬥殺人，而又畏罪逃散，將要作亂。百姓奔走告訴蘇軾，蘇軾把控訴書扔在地上不看，說："一定不致於這樣。"逃散的兵卒聽說此事，稍爲安心，蘇軾慢慢地派人招引他們出來殺掉。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泄，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摇，吾誰與守？吾在是，水决不能敗城。"驅使復入。

調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濫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匯集於徐州城下，水上漲如不及時排泄，城墻將要被浸壞，富裕的百姓爭着出城避水。蘇軾說："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動摇，我和誰守城？我在這裏，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墻。"

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把富人重新趕進城去。蘇軾到武衛營去，對卒長說："河水將冲壞城墻，事情緊急，你們雖是禁軍姑且給我出力。"卒長說："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應當效命。"率領兵卒拿着畚箕鐵鍬出去，築東南長堤，從戲馬臺開始，直到城墻。雨日夜不停，城墻没有被淹没的僅有三版。蘇軾住在堤上，路過家門也不進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終保全了城。他又請求調發明年的役人增築舊城，又用木築堤岸，以防水再來。朝廷同意他的做法。

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并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决。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調任湖州知州，上表謝恩。又因爲有些事對百姓不利而不敢説，用詩來諷刺，以求有益於國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話，并且引申附會他所作的詩説是誹謗皇上，逮捕進御史臺監獄，想處以死罪，羅織罪名很久不能判决。神宗獨自憐惜他，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蘇軾和農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間生活，在東坡建造房屋，自稱"東坡居士"。

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

元豐三年，神宗幾次有意重新起用蘇軾，常被當權的人阻止。神宗曾對宰相王珪、蔡確説："國史極其重要，可以叫蘇軾來完成。"王珪面有難色。神宗説："蘇軾不可以的話，姑且用曾鞏。"曾鞏進呈《太祖總論》，神宗不滿意，就手書聖旨叫蘇軾移居汝州，曾説："蘇軾貶斥在外反省過錯，過了幾年認識更深，人才實在難得，不忍終身摒棄。"蘇軾未到汝州，上書自稱飢寒，有田産在常州，願意在那裏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答覆允准。

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説。"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

蘇軾路過金陵，見到王安石，説："大的軍事行動和大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變這些。現在對夏用兵，連年不停，東南又多次興起大獄，你獨自没有一句話去補救嗎？"王安石説："兩件事都是吕惠卿發動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麽敢説？"蘇軾説："在朝廷就説話，在外地就不説，這是服事君主的通常禮節。皇上對待你不是通常的禮遇，你對待皇上，難道可以用常禮？"王安石厲聲説："我王安石要講。"又説："話出在我王安石之口，進了你蘇子瞻的耳朵。"又説："人必須知道做一件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

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

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

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這樣做，纔可以算好人。”蘇軾開玩笑說：“現在的君子們，爭着減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殺人也能做出來。”王安石笑着不説話。

蘇軾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爲禮部郎中。蘇軾以前和司馬光、章惇友善。當時司馬光任門下侍郎，章惇任樞密使，二人意見不合，章惇常常用戲弄侮辱來爲難司馬光，司馬光爲此苦惱。蘇軾對章惇説：“司馬君實在當前名望很重。從前許靖因虛名而無實用，被蜀先主所鄙視，法正説：‘許靖的虛名，傳播天下，如果不加禮遇，必然會被當作看輕賢人。’先主接納了，於是以許靖爲司徒。許靖尚且不可慢待，何況司馬君實呢？”章惇以爲對，司馬光靠這稍得安寧。

升爲起居舍人。蘇軾從憂患中被起用，不想驟然間登上要職，向宰相蔡確推辭。蔡確説：“你徘徊不進已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適的。”蘇軾説：“從前林希和我同在館裏，而且他年紀大。”蔡確説：“林希真應當比你先起用嗎？”終於不許。元祐元年，蘇軾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於延和殿，賜他銀緋，升爲中書舍人。

起初，祖宗時，差役法實行久了產生弊端，百姓充任徭役的不熟悉，又虐待他們，多導致破產，人少的鄉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頭不得休息的。王安石輔佐神宗，改爲免役法，使各户按等第高下出錢雇人代役，執行法令的往往索取過分，成爲百姓的災害。司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之害，不知其好處，想恢復差役法，派官員設機構，蘇軾也在人選之中。蘇軾説：“差役、免役，各有其利弊。免役的害處，是搜括百姓錢財，弄得十室九空，錢財搜括到上面而下層百姓有錢荒的災患。差役的害處，是百姓經常爲官府服役，不能專心致力於農業，而貪官污吏從中營私舞弊。這兩種害處，大致相等。”司馬光説：“你説怎麼辦？”蘇軾説：“法沿襲則事就易於成功，遇事循序漸進百姓就不會驚恐。三代的法令，兵農合一，到秦代開始分爲二，到唐代中葉，把所有的府兵變爲長期征戰的兵卒。從這時

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

以來，百姓不懂軍事，兵不懂農事，農民拿出穀帛來養活兵，兵出性命來保護農民，天下人以爲好。即使聖人再來，也不能改變。現在的免役法，實在很像這事。你要馬上取消免役法而實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長期征戰的軍隊而恢復軍民合一，大概不易辦到。"司馬光不以爲然。蘇軾又在政事堂陳述他的看法，司馬光很生氣。蘇軾說："從前韓魏公要給陝西義勇刺字，你作諫官，爭執得很凶，韓魏公不高興，你也不管。我從前聽你說過其詳情，難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許我暢所欲言嗎?"司馬光笑了笑。不久被任爲翰林學士。

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北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

元祐二年，兼侍讀。每次在皇帝前誦讀到治亂興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時候，常常反復開導，希望對皇帝有所啓發。哲宗雖恭敬沉默不說話，常常很贊成。曾讀祖宗的《寶訓》，因而講到時事，蘇軾一一地說："現在賞罰不明，善没有勉勵惡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其向東流；西夏攻入鎮戎軍，殺掠幾萬人，統帥不奏報。每事如此，恐怕漸漸成爲衰亂的開端。"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蘇軾曾經在宫中鎖門值宿，被召進便殿面見太后和皇帝，宣仁后問道："你前年做什麽官?"蘇軾說："臣是常州團練副使。"又問："現在做什麽官?"答說："臣現在任翰林學士。"又問："何以能驟然到這樣?"答說："逢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說："不是"。蘇軾說："難道是大臣論奏保薦嗎?"說："也不是。"蘇軾驚訝地說："臣雖然没有品行，不敢從其他途徑上進。"太后說："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誦讀你的文章，一定嘆賞説'奇才！奇才!'衹不過没來得及進用你而已。"蘇軾不覺哭出聲來，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動流淚。一會兒又命蘇軾坐下并賜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蓮燭舉燭送蘇軾回翰林院。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

元祐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正逢大雪嚴寒，士子們坐在庭院中，顫抖不能說話。蘇軾放寬他們的禁約，使他們能儘量發揮。巡視考場的宦官常侮辱應試士人，而且抓住意義曖昧的個別辭

奏逐之。

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

既至杭，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吴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

語，誣陷爲罪狀，蘇軾把這些宦官都奏請驅逐。

四年，因積累一些議論政事的話，被當權的人所恨。蘇軾怕不被他們所容忍，請求調到外地任龍圖閣學士、杭州知州。尚未動身，諫官説前任宰相蔡確任安州知州，作詩藉郝處俊的事譏諷太皇太后。大臣們建議把他流放嶺南。蘇軾上密奏説："朝廷如果處分蔡確輕了，那對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對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欠缺。認爲應由皇帝下敕書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則下手詔寬赦他，那就仁和孝兩方面都得當了。"宣仁后心裏認爲蘇軾的話好而不能實行。蘇軾去祭天，朝廷使用過去執政大臣的舊例，派宦官賞賜他龍茶、銀盒，慰勞很優厚。

蘇軾到杭州，遇上大旱，饑荒和瘟疫并發。蘇軾向朝廷請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賜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來救濟飢餓的人。第二年春天，又減價出售常平倉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藥劑，派人帶着醫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蘇軾説："杭州是水陸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處常要多些。"於是收集多餘的錢二千緡，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兩，建造治病場所，稍稍積貯錢糧來防備疫病。

杭州原來近海，當地泉水鹹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運河，從運河流入田畝，灌溉田達一千頃，百姓因此殷富。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從唐朝到吴越錢氏，每年都加疏治，宋朝立國後，停止了，茭白根積爲田，剩下水面没多少了。運河之利喪失，靠江中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駛，潮水又多淤泥，三年一次淘挖，成爲百姓的大災患，六井也幾乎荒廢了。蘇軾看到茅山一條河專門接受江中潮水，鹽橋一條河專門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來通航運。又造了壩堰閘門，以便作爲積蓄和排泄湖水的樞紐，江中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之力修復了六井，又把茭白根堆積在湖中，築成南北長三十里的長堤以便通行。吴地人種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蘇軾還募人在湖中種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長。收取其利以備修湖時使用，取救荒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

剩餘的錢一萬緡、糧一萬石，和請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來招募工役。堤築成後，又種了木芙蓉、楊柳在堤上，望上去像圖畫一樣，杭州人稱之爲蘇公堤。

杭僧净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宫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

杭州僧人净源，以前住在海邊，和外國商客來往，海船到高麗，人們都稱贊净源。元豐末年，高麗王子義天來朝貢，順便去拜訪净源。到此時，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畫像，附在海船中去告訴高麗人。義天也派他的人來祭奠净源，因此叫他們帶着他們國母的兩座金塔，説是祝太皇太后和皇帝長壽。蘇軾不接受，上奏這事説："高麗長久不來進貢，失去賞賜厚利，意圖入朝朝貢，猜不出我們待他們的厚薄，所以藉祭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壽之禮。如果受了而不答覆，將會産生怨恨；受了而厚加賞賜，正中了他們的計。現在應不加過問，讓州郡官自己以理由推辭他們。那些庸俗僧侣狡猾商人，給國家滋生事端，其勢不可助長，應痛加懲罰。"朝廷都聽從了他。不久，進貢的使者果然來了，舊例凡使者所到吴越七個州，費用錢二萬四千餘緡。蘇軾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獲得貿易之利，不再有騷擾之害。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錢塘江的潮水從海門由東而來，有雷霆萬鈞之勢，而浮山峙立於江中，和漁浦諸山犬牙交錯，潮流旋轉回流激蕩噴射，每年冲毁公私船隻不可勝計。蘇軾建議從錢塘江上流有個名叫石門的地方，沿着山向東，開鑿運河，引錢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進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築堤岸，不足十里就到達龍山大慈浦，從浦以北曲折抵達小山嶺，開鑿山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的古河道，疏通古河道幾里到達龍山的運河，來避開浮山的險處，人們以爲很好。計劃上奏，有恨蘇軾的人，竭力阻撓，事情因此未能成功。

軾復言："三吴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吴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

蘇軾又説："三吴的水，匯聚爲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入海。大海每天漲潮兩次，海潮濁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很清，經常隨時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鬧水災。從前蘇州以東，公私船隻都撐着篙行駛，没有用人在陸上拉縴的。從慶曆以來，

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在松江上大築拉縴的道路，建築長橋阻塞江水流通，所以現在三吳多有水災，想在供拉縴用的路上鑿孔、造孔橋，以加速江水的流量。”也没能實行，人們都引爲恨事。蘇軾二十年中兩次到杭州，有功德於百姓，家家有他畫像，人們飲食時一定向他祝福。又造了生祠來報答他。

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并，且鑿黄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

元祐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到任。因弟弟蘇轍任尚書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蘇轍辭去右丞，想和哥哥一同任侍從官，朝廷不許。蘇軾在翰林院幾個月，又因有讒言請求外調，於是以龍圖閣學士出朝爲潁州知州。在此以前，開封所屬各縣多有水災，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決開那裏的陂池湖沼，使之流入惠民河，河不能容納，以致陳州也多水災。又要鑿通鄧艾溝和潁河并流，并且鑿開黄堆想讓水流入淮河。蘇軾剛到潁州，派吏員用水平尺度量地形，發現淮河的漲水高出新溝近一丈，如果鑿開黄堆，淮河水反而會流向潁州地區成爲災害。蘇軾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他的意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盗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

州中有多年的盗匪尹遇等人，多次劫掠殺人，又殺死捕盗官兵。朝廷因指名緝捕不到，被害的人家又怕他們害人，隱瞞不敢説。蘇軾召來汝陰尉李直方説：“你能捉得此人，當盡力對朝廷説，請求從優行賞；捉不到，也以不稱職奏請免去你。”李直方有母親且年老，他和母親訣别然後出發。於是探知盗匪的地點，分頭捕捉其同黨，親手用戟刺尹遇，捉住了他。朝廷認爲李直方官小不合條件，行賞未到李直方。蘇軾請求把自己的年資勞績，應改爲朝散郎官階，移作李直方的賞賜，朝廷不許。其後吏部因爲蘇軾應當升遷，以符合他的考核，蘇軾説已經答應給了李直方，朝廷又不答覆。

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

七年，移揚州。以前發運司主管東南漕運法，允許駕船的人私自載運貨物，徵收商税不許刁難。所以駕船的人常富裕，把官船當自己的家，修治船隻，還救濟船夫們的困乏，所以所載貨物都很快到達而且没有事故。近年一切私載都被禁止，所以船隻破舊人員貧困，多數人偷盗所運貨物來救飢寒，公家私人都受害。蘇軾請求恢

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

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争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静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説，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復舊制，朝廷允准。不滿一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當年，哲宗親自到南郊祭天，蘇軾充當鹵簿使，引導御駕進入太廟。有紅色傘蓋的牛車和青色傘蓋的牛車十幾輛争路，不迴避儀仗。蘇軾叫御營巡檢使去探問，是皇后和大長公主。當時御史中丞李之純充儀仗使，蘇軾說："中丞職務應整肅政紀，不可以不奏聞此事。"李之純不敢說，蘇軾在車中上奏此事。哲宗派人拿着奏疏趕去告訴太皇太后，第二天，詔令整齊嚴肅儀仗衛隊，從皇后而下都不許迎接謁見。不久升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任禮部尚書。高麗派使者求書籍，朝廷根據舊例都予允准。蘇軾說："漢朝東平王請求諸子書和《太史公書》，尚且不肯給。現在高麗所要求的還不止這些，這能給嗎?"朝廷不聽。

八年，宣仁后去世，哲宗親政。蘇軾請求補任外地官職，以端明殿學士和翰林侍讀學士出朝爲定州知州。當時國家政策將要改變，蘇軾不能入見皇帝辭别。既出發，上書說："天下的太平和衰亂，出於下面情況的是否能上達。最太平的時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達意見；到大亂時，雖皇帝的近臣也不能表達意見。陛下登位九年，除了執政大臣、御史諫官外，從不和群臣接觸。現在親政開始，應當以通曉下情、除去壅塞下情爲急務。臣每天侍從於朝廷，正要到邊地戍守，却不能見一面就走，何况疏遠小臣想自求表達意見，就難了。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見的緣故，不盡愚忠。古代的聖人有所作爲，一定先在暗處觀察明處，處於静態觀察動態，那麽萬物的情况，就全部呈現在面前。陛下聖明智慧過人，年紀正盛。臣願陛下虚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作爲之時，静觀事情的利弊，和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作爲期限，等得出實際，然後根據事物實際而行動。使既有行動之後，天下人没有怨恨，陛下也没有悔恨。由此來看，陛下的有所作爲，祇怕太早，不怕稍遲，也很明白了。臣怕急進好利的人，隨意勸陛下輕易有所改變，所以呈進此説，敢求陛下對此留神，這是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的

大幸。"

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污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

定州軍政廢弛，各衛戍士兵驕橫懶惰缺乏訓練，軍官們剋扣他們的軍餉和賞賜，以前的太守不敢查問。蘇軾把貪污的人發配到遠惡之處，繕修營房，禁止飲酒賭博，軍中衣食稍見充足，於是約束軍隊訓練作戰方法，衆人都畏懼服從。但各軍校緊張不安，有個軍中小吏來告發長官貪贓，蘇軾說："這事由我來處理是可以的，聽你告發，軍中就要亂了。"立即把他發配遠處，衆人由此安定。

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

正逢春季大閱兵，將吏們長期失去了上下級規定，蘇軾命令恢復舊的規定，主帥穿便衣走出帳中，將吏們穿軍衣奉行差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認爲是老將，感到羞耻，稱病不到。蘇軾叫來書吏寫奏章，王光祖害怕而出來，直到閱兵完畢，沒有一人怠慢。定州人說："自從韓琦走後，好久不見這禮制了。"宋朝和契丹和平已久，邊界士兵不可使用，惟有沿邊的弓箭手和敵人靠近，用射箭自衛，還號稱精鋭。已故宰相龐籍鎮守邊界，根據當地風俗立法。年久後法制廢弛，又爲保甲法所擾亂。蘇軾奏請免去保甲及兩稅折合攤派的辦法，朝廷不予答覆。

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

紹聖初年，御史論奏蘇軾掌管起草內外詔令的時候，所作的文辭命令，以爲是譏諷斥責先朝。因此以本官爲英州知州，不久降一官級，還未到任，又貶爲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住了三年，他淡泊一無計較，對人不論賢才或平民，都能得到他們的歡心。又貶爲瓊州别駕，住在昌化。昌化，是以前的儋耳，不是人所能住的，藥品都沒有。蘇軾起初租官房居住，有關官員還認爲不可以，蘇軾就買地築屋，儋耳人運磚畚土來幫助他。他獨自和小兒子蘇過一起住，著書以自樂，時常和當地父老一起游玩，好像要終身住在這裏。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徽宗即位，移居廉州，改爲舒州團練副使，又移永州。又經過三次大赦，就提舉玉局觀，恢復朝奉郎。蘇軾從元祐以來，從未因每年考績要求升遷，所以官職僅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蘇軾和弟弟蘇轍，學他們的父親蘇洵寫文章，後來得之於天資。曾經自稱："寫文章如行雲流水，本無一定格式，僅是常要在該說的地方就說，該停的地方就停。"雖嬉笑怒罵的話，都可以寫成文章。他的文體博大豐富光輝燦爛，稱雄百代，自有文章以來，也屬少見。蘇洵晚年讀《周易》，作《易傳》未完，叫蘇軾完成他的遺願。蘇軾寫成了《易傳》，又作《論語說》；後來住在海南，作《尚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當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還不爲世人所知，蘇軾都如朋友一樣待他們，從不以老師的地位自居。

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自從應考至出入侍從皇帝，必定以忠於君主爲本，忠心的規勸卓識的議論，正直有大節，群臣没有超出他的。但被小人所忌恨排擠，不讓他安心處於朝廷之中。

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高宗即位，追贈資政殿學士，用他的孫子蘇符爲禮部尚書。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邊，讀起來整天忘了疲倦，説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親自寫了集贊，賞賜給他曾孫蘇嶠。追崇蘇軾贈太師，謚號文忠。蘇軾有三個兒子：蘇邁、蘇迨、蘇過，都善於作文章。蘇邁，任駕部員外郎。蘇迨，任承務郎。

蘇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蘇過字叔黨。蘇軾任杭州知州，蘇過年十九歲，以詩賦被兩浙路舉薦，在禮部考試下等。到蘇軾任兵部尚書時，蘇過任右承務郎。蘇軾鎮守定州，貶英州知州，貶惠州，移儋耳，漸次在廉州、永州，僅有蘇過隨從他。凡是生活上的事日夜冷熱所須，他都一人擔當，不覺艱難。剛到海上，作文章叫《志隱》，蘇軾看了說："我可以安心住在海島上了。"因此命他作《孔子弟子別傳》，蘇軾死在常州，蘇過把蘇軾安葬在汝州郟城小峨眉山，便住在潁昌，經營湖泊南水竹幾畝，名叫小斜川，自稱斜川居士。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箪、篴、箾。

蘇過起初監太原府稅，後來任潁昌府郾城縣知縣，都因法令事被罷免。晚年曾代理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他的《思子臺賦》、《颶風賦》早已流行於世。當時人稱他"小坡"，稱蘇軾爲"大坡"。他的叔父蘇轍常説蘇過孝順，用以教訓宗族。而且説："我的哥哥遠居海南，教成這兒子能寫文章。"蘇過七個兒子：蘇籥、蘇籍、蘇節、蘇笈、蘇箪、蘇篴、蘇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宫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論曰：蘇軾在兒童時代，士人中有流傳石介的《慶曆聖德詩》到蜀的，蘇軾歷舉詩中所説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賢人去問他的老師。老師覺得奇怪而對他解釋，他就説："正想認識這幾個人。"這是因爲他已有和當代賢人相并列之志。二十歲左右，蘇氏父子兄弟到了京城，一天而聲名顯赫，震動四方。不久登上進士高等，通過殿試，入朝掌管書函詔令，出任州縣官員。他才能器識弘大，議論卓越傑出，文章雄渾俊爽，政事精明，四方面都有獨到之處爲主，而以過人的氣勢爲輔。所以他所想到的，言語足以表達他的智謀，行爲足以使他有所作爲。至於災禍到來時，他的節義足以堅守他的品德，這都是志和氣的作用。仁宗剛讀到蘇軾、蘇轍的制策，退朝後高興地説："朕今天爲子孫尋到兩個宰相了。"神宗尤其喜愛他的文章，在宫中閲讀，御膳送來竟忘了吃，稱他爲天下奇才。兩個皇帝都能瞭解蘇軾，而蘇軾終究不能被重用。歐陽脩先賞識他，他的名氣就和歐陽脩相等，豈不是蘇軾的天才是不可被掩蓋的，這是天下最公平的，作不作宰相是命，唉！蘇軾不能爲宰相，又難道不是他的幸運嗎？有人説："蘇軾稍自隱晦，雖然不被任用，也應免去災禍。"雖然如此，假使蘇軾以此而改變他的所作所爲，豈能成爲蘇軾嗎？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第九十八

蘇轍 (族孫)元老

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

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

蘇轍字子由，十九歲時，和哥哥蘇軾一同考中進士科，又一同殿試制科策問。仁宗年紀大，蘇轍想他或許對政事感到疲倦，所以盡力講政事得失，而對宮禁朝廷的事，論得尤爲激切。他在試卷中說：

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常靜心思考，也曾有所憂慮於此事，還是無所憂慮於此呢？我讀了策問，陛下已有憂慮恐懼的話了。但我愚笨不敏捷，自以爲陛下有這話而已，實際行動則還没有。從前寶元、慶曆年間，西夏作亂，陛下白天不能安坐，夜間睡不穩，天下人都說陛下憂懼小心，像周文王。但從對夏停戰，陛下放棄了憂懼之心，已二十年了。古代的聖人，没有事就深懷憂慮，有事却不怕。那種在無事時的深懷憂慮，就是爲了有事能不怕。現在陛下没有事就不憂慮，有事就大恐慌，我以爲憂樂的出發點不對了。我是個疏遠的小臣，道聽途說，不知是不是真的？

近年以來，宮中貴姬到了千數，歌舞飲酒，倡優取笑没有節制，陛下在朝不問治國謀略，在便殿也不去徵求大臣意見。三代的衰亂，漢、唐的後期，女寵的害處，陛下也知道了。長久不停止，各種危害將由此引起。在內受蠱惑的迷惑，以傷害和氣損壞身體；對外因私下請求搞亂法紀，以致敗政害

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

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

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吕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棰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事。陛下不要認爲在內好色，不會有害政事。現在國內窮困，百姓愁苦，而宮中喜歡賞賜不加限制，所想的就給，不問國庫有没有。管財政的官員不敢抗争，大臣不敢勸諫，拿着契券手敕，急求如同打仗救火。國家對內有養活士人、養活軍隊的費用，對外有給契丹、西夏的歲幣，陛下又自己作一個陷阱來消耗其剩餘財力，我怕陛下因此得到人們毁謗，而民心不歸向陛下。

策問試卷送上後，蘇轍自己認爲一定被黜落。考官司馬光置於第三等，范鎮感到爲難。蔡襄說："我是三司使。管財政的官員不抗争這話，我感到慚愧而不敢有怨。"衹有考官胡宿認爲對皇上不恭，要求黜落他。仁宗說："用直言來得人，而因直言抛棄他，天下人會怎麽説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軍事推官。當時父親蘇洵奉命修《禮書》，哥哥蘇軾簽書鳳翔判官。蘇轍要求在京城侍養父親。過了三年，蘇軾還京，蘇轍爲大名推官。過一年，遭父喪。服喪後，神宗已即位二年，蘇轍上書論政事，被召見於延和殿。

當時王安石以宰相與陳升之管三司條例司，叫蘇轍入三司條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蘇轍和他議論大多相抵觸。王安石拿出《青苗書》叫蘇轍仔細議論，說："有不便之處，就告訴我不必疑慮。"蘇轍說："把錢借給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濟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間，吏員趁機營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錢到百姓手裏，即使良民也不免亂花；到交還時，即使富民也不免超過限期。這樣，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縣官的事不勝其煩了。唐代劉晏掌管國家財政，從没有借錢給百姓。有責怪他的人，劉晏說：'讓百姓僥幸得錢，不是國家之福；叫吏員靠法催督還債，對百姓不利。我雖然從不發放借款，但四方的豐收和災荒穀價的貴賤，從來能及時知道。有穀賤處就收購，有穀貴處就發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貴、太賤的弊病，豈用發貸款?'劉晏所説的，就是常平倉法。現在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税，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

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吕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

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頓，你真能有意於百姓生計，就整頓實行，那劉晏的功績可以立刻見效。”王安石説：“你的話有理，我當慢慢思考。”從此一個月不講青苗法。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請發給度僧牒幾千份作爲本錢，在陝西轉運司私自實行青苗法，春天發放秋天收還，和王安石意見相合，於是青苗法實行。王安石派八位官員到四方去，尋求尚未收取的財利。朝廷内外知道這些人一定會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説。蘇轍去見陳升之説：“從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撫恤各路百姓，但他們各人都務求滋生事端，回來所奏的大多不可實行，被天下人恥笑。現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寫信給王安石，竭力陳説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發怒，將加罪，陳升之勸阻，任爲河南府推官。張方平爲陳州知州，徵召他爲教授。三年後，授齊州掌書記。又過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又隨從張方平簽書南京判官。住了二年，因哥哥蘇軾作詩得罪朝廷，貶爲監筠州鹽酒税，五年不得升調。後移爲績溪知縣。

哲宗即位，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京。元祐元年，任右司諫。宣仁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吕公著，想革除弊政，而舊任宰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都在位，窺測朝政的得失，蘇轍都把他們論奏去職。吕惠卿開始時諂媚王安石，提倡虐政危害天下。到和王安石勢均力敵時，就排擠陷害王安石，比仇敵還狠，世人尤其恨他。到這時，自知不免受責，請求提舉宮觀以逃避貶官流放。蘇轍上疏把他的奸惡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馬光因王安石免役法之害，想恢復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當於免役法。蘇轍説：“自從廢除差役法幾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習慣。何况役法關係衆多事務，盤根錯節十分複雜，實行得慢些，方能審慎詳盡。如果不深究事情的終始，輕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實行之後，又産生各種弊端。現在州縣的免役錢，照例有積累剩餘，大約够用幾年，暫且依舊雇役，到今年爲止。催促監督有關官員審議差役法，趁今冬成爲

使鄉户。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

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别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

初，神宗以夏國内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寨。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寨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别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

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勢

法令，來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實行之後，不再有人議論，那就進退都有利了。"

司馬光又因王安石私自設《詩經》、《尚書新義》來考試天下士人，想改變科舉，另立新的條例。蘇轍説："進士來年秋天考試，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議論不及時决定。詩賦雖然是小技，但要講究聲律，用的功夫不淺。至於治經書，誦讀和講解，尤其不是輕易的事。總之，來年都還不能實行。請求來年的考試，一切還照舊，惟有經書的釋義兼取注疏及各家論議，或提出應舉者自己的見解，不專用王安石的學説。并罷去對律令釋義的考試，使應舉的人知道有定論，一心一意做學問，以待選拔考試，然後慢慢地議論元祐五年以後科舉的條例，也不算晚。"司馬光都不聽。

起初，神宗因夏國内亂，用兵進攻，於是在熙河增設蘭州，在延安增設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夏國派使者賀哲宗登位，使者回去，尚未出境，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們有請求蘭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討論守或棄尚未决定。蘇轍説："最近西夏使者雖然來到，邊界的事，并没有説起。猜他們狡猾的心思，大約知道朝廷厭倦戰争，堅持不提出請求，想使這個建議讓朝廷提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朝廷深知這個意思，忍着不給，要他們迫於勢窮力竭，纔來請求，但一失這機會，一定會後悔。他們如果調集兵馬，駐在邊境上，答應他們就是怕兵勢而給予他們，不再是恩典；不給就開啓邊界衝突，禍害無窮。時間緊迫，正在這時，不可失計。何况今天的事，主上年輕，母后垂簾聽政，將帥士兵們，尚未接受恩惠，戰争之日，叫誰去出力效命？如果軍書紛至沓來，勝敗紛紜，臨時作出决斷，由誰來負責？請皇上把此事反覆考慮，早日决斷，不要讓西夏人又鬧事猖狂。"於是朝廷允許還西夏五寨，夏人順服。升蘇轍爲起居郎、中書舍人。

朝廷議論使黄河回到故道，蘇轍對吕公著説："黄河决口向北流，從先帝時就不能使其回故道。現在不根據以前的狀况而對尚未出現的情况早事修築，却要其回故道，這很困難，而責任

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户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

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户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内帑别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於算也。

尋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

也重，這是自認爲智力和勇氣勝過先帝。”吕公著覺悟，但不能照辦。升爲户部侍郎。蘇轍因在朝廷奏事對答，進言説：

財賦的來源，出於四方，而積聚在首都。所以善於治國的人，把財物藏在百姓那裏，其次是藏在州縣中。州縣財政有富裕，轉運司也就常能充足；轉運司既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朝制度，天下賦税，一份上供朝廷，一份送節度使那裏，再一份留在州中。比較起今天來，上供的數目可以説少了。但每次有緊急的事，皇帝命令一發出，船運車載相連接，大事就辦成了。祖宗以來，法制雖不一樣，而各路積蓄的數目，還極豐厚。所以能及時收取散發，開支可以自主，財權在手，要做的事必然成功。從熙寧以來，講求財利的官員，不明白本末道理，想使國家富裕，而先使轉運司困乏。轉運司已經困乏，上供就不能連續不斷；而户部也困窘了。户部和度支使既已困乏，那麽内府另外的積蓄，雖然像山丘一樣堆積，而爛壞成朽土，對國計没有好處。

不久他又説：

我用祖宗舊制來考察，今天本部所行的事，體例不同，利弊相去很遠，應根據事實加以措置，以堵塞弊害的根源。謹舉三弊害奏聞：第一是分河渠事務爲都水監，第二是分造甲冑事務爲軍器監，第三是分修繕建造事務爲將作監。三監都屬工部，因此本部所專管的事，剩下不多，出納增減之權，由其他官署决定。近來，司馬光執政，知道這種情况有害，曾讓本部收攬各司的權利。當時所收還的，未抓住要害，至今三個事務仍被其他官署所擅權，深爲可惜。

大抵國家的有財，好比人的有飲食。飲食的道理，應當讓嘴管出入，而由肚子决定多少。然後分布氣血，以滋養各個部分，耳朵眼睛靠這而能看見聽清，手脚靠這有力氣。如果不專讓嘴和肚子去管，而叫手脚、

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户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并功，儲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脱，動以千計。渾脱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

耳朵眼睛都來分管飲食，雖然想要吃飽也辦不到了，何况平安長壽呢！現在户部之在朝廷，就像嘴和肚子，而讓其他官府分管這事，和這比喻有何不同？幾十年以來，群臣常因一件事未辦成，就分到其他官署。財權一分散，用財就没有節制。其他官署以事情辦成作爲功效，就不顧財力的有無；户部以供給財力爲功效，就不去問花錢的事該不該辦。彼此各管一職，其勢不能互相通氣，即使户部有有才智的官員，終究也無益於事，有無能力都一樣有害，府庫終於空虚。現在不及時補救，後患一定更嚴重。

從前嘉祐年間，京城連年大水，大臣們纔將河渠事設都水監去管理。置都水監以來，比起過去，有何補益？而大不利的，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使的職權。轉運使在管河渠事務時，州中各護岸工事，護岸的吏員士兵、儲備物資，没事就分散，有事就合作。水流冲向哪裏，各護岸的人都趕去，吏員兵士得以合力，儲備物資可以一起使用。所以有事之日，没有暴斂傷財的禍害，事情完成之後，慢慢地補救其闕失，兩方都没有妨害。自從有監丞，依法責求成效，有緊急情况時，各護岸并不互相幫助，而轉運司受害無窮。工部都水監爲户部之害，這是其一。

先帝把官制改革一新，并列設六曹，隨各曹分管事務，所以三司照舊例多屬工曹，名義雖屬正當而實際并不利。從前胄案所管的事，現在在朝廷内成爲軍器監而上屬工部，在朝廷以外爲都作院而上屬提刑司，要造兵器之類，户部不得參加意見。訪知河北道近年製造羊皮袋，動以千計。皮袋的用處，是當軍隊困於水流，又無船隻渡過，然後需用。而這種物品，稍經年月，一定蠹壞。朝廷没有出兵的計劃，而有關官員却在辦理添置，不管利弊，使公家和私人設法滿

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户部矣。

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

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内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禄，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

足，損害財物。如果專歸轉運司管，一定不會這樣。工部都作院爲户部之害，這是其二。

從前修造案掌管百工的事務，事情有可緩的和急促的分别，物有利有弊，户部都能決定。現在工部以辦成事爲目的，緩急利弊，誰去講論？朝廷近來因箔場的竹箔，堆積久了會爛壞，提出叫出賣，上下都以爲妥當。詔書下發不久，又以爲各處建造，每年要用，就命令搬運堆積，廢除出賣的辦法。我不知道將作監現有多少工程，一年要用多少竹箔？從這裏取來積壓在那裏，没有使用的時候，有没有損耗，而作出這決定。本部雖知這樣做不利，而因爲是工部的事，不敢再説。工部將作監爲户部之害，這是其三。

諸如此類的事很多，臣不能全部舉出。所以請用詔書明確告訴有關部門，撤銷外地水監丞，把所有河北治水的事及各路都作院都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都兼歸户部管轄，使其決定事情的可否，要花費多少財力，而工部管質量好壞，完成的快慢。可否實行、費用多少由户部管，那麽對傷財害民之事，户部就無法逃避責任了。如果質量好壞、完成快慢由工部管，那麽出廢品和太慢供不上，工部就無法推托責任了。制度出於一律，而後天下的貧富，可以責成户部了。

哲宗接受他的意見，惟有都水監仍舊不變。

朝廷認爲吏部元豐時所定吏員名額，比過去吏員名額多幾倍，命令蘇轍依事務輕重裁減。吏員中有個白中孚説："吏員名額不難確定。從前的九品内選録，即現在侍郎對下級官吏的選録，事情的繁忙，無過於此了。從前選用吏員僅十幾個人，而現在下級官吏的選用至幾十人，事情并不比過去多而用吏員多幾倍，爲什麽？從前没有嚴格的法律、重禄，吏員受賄賂，就不願人多去分所得的賄賂。現在實行重法，給予重俸，賄賂

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厘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吕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贓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

比過去少，所以不怕人多而貪圖事少。這是吏額多少的大致情況。過去規定，一天中發生的事情按難易分爲七等，繁重的事定爲一分，輕的到一厘以下，積若干分就定一個人的名額。現在如果取各司兩個月的事務定分數，那吏員名額的多少限制，就無從隱瞞了。”蘇轍說：“這是關係到許多吏員切身利益的。如果以分數定人數，一定會大量減少名額，將要引起大量糾紛，雖朝廷也無法處理。”於是對宰相全部講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根據實際定數額，等吏員中的年滿轉出，或因事死亡的就不再補員，減到限額爲止。不過十年，多餘的名額也就減完。收效雖然慢些，而現任的吏員知道與自己無關，不再抱怨。吕大防命令各司吏任永壽和中書省吏員幾個人管這事，便違背蘇轍的建議而定額，每天裁減吏員，又因自己的愛憎改變各部門次第。任永壽又因貪贓刺字流放，吕大防就大致依蘇轍的建議實行。蘇轍代蘇軾任翰林學士，不久權吏部尚書。出使契丹，接待他的是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背誦蘇洵、蘇軾的文章和蘇轍的《茯苓賦》，遺憾見不到全集。出使回來，任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説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决，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

> 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并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悦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内，是猶患盗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

從元祐初年，政局改變一新，到現在已五年。人心已經安定，但元豐年間的舊黨分布在朝廷内外，大多興起邪説來動摇在位大臣，吕大防、劉摯很憂慮，想稍加引用，來平息過去的怨仇，叫作“調停”。宣仁后疑慮不决，蘇轍當面指責這作法不對，又上疏説：

> 我近來當面議論，認爲君子小人不能共處，皇上意思似乎不認爲我的話不對。但皇上的威嚴近在咫尺，説話緊張，還有没能説完的，我要是不説，誰能補救其闕失！親近君子，疏遠小人，君主就威嚴而國家太平；疏遠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多難而國家危險。這是理所必然的。從未聽説因小人在外，憂慮他們不高興而引進到朝廷内來，以給自己增添憂患的。所以我説小人雖然不能當腹心任用，至於叫他們在地方上做官，爲一些普通的事務奔走，不要偏廢他們的長處就可以了。如果就此引進到朝廷以内，這好

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非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説遂已。

轍又奏曰：

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

比怕盜賊想得到財物，而領他們進卧室，知道虎豹想吃肉，而讓其進入牧場，没有這種道理。且君子和小人，其勢和冰炭一樣，在一起必然爭議。一爭之後，小人一定取勝，君子一定失敗。爲什麽？小人貪利不怕羞耻，抨擊他們很難離去，君子們潔身好義，受挫折就引退。古語説：“香草和臭草混雜在一起，十年後還有臭氣。”就是這種道理。

先帝聰明智慧過人，恨風俗的衰亂侈靡，想要爲四方修明法紀，使之和三代一樣興盛。而臣下不能順意制定各種法令，對上違反天意，對下失去民心。太后和皇上根據民心所向，加以變更，上下一致高興。這樣過去掌權的官員，現在朝廷即使不加斥逐，其勢也不能再留在朝中。還靠兩位聖上慈愛仁厚，赦免他們在外地做官，這已經很厚道了。而議論的人迷惑於一些説法，竟想招他們入朝加以容納，和他們共事，叫作“調停”。這些人如果回來，難道肯就此罷休？一定會陷害正人，漸漸恢復以前的作法，來泄私忿。臣子們受害，還不足言，臣所可惜的，是祖宗朝廷。請陛下自己作決斷，不要被流言所迷惑，不要讓小人進入朝廷，又受害而後悔，那天下就大幸了。

奏疏入内，宣仁后命令宰相在簾前誦讀，説：“蘇轍疑心我們君臣要兼用邪人和正人，他的話極合理。”各官員都贊成，“調停”之説就此作罷。

蘇轍又上奏説：

我看到當前天下雖没有大治，而祖宗時的法紀還在，州郡百姓大致安定。如果大臣們端正自己處心公平，没有生事和邀功的意思，根據弊端修補法令，實行安定百姓使國家太平的辦法，那人心自然安定，雖有不同的黨派，誰能不歸心？過去那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反覆無常的人，也不足爲慮了。但怕朝廷做事，常常不大明白仔細。不久前，黄河向北流，正是符合水的本性，而水官主觀辦事，要引導水向東流，使水從低處向高處

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

流，違反五行的常理。到陛下派官員考察時，知道不能做，還有人固執不聽。至今多年，使黄河回故道的事雖作罷，減水的事還在，就使河北的百姓，財和力都很困乏。現在西夏、青唐，外表稱臣歸順，朝廷安撫賞賜極多，就怕失去他們。而熙河的將領官吏創議建築二堡，侵占他們肥沃的土地，在討論接納醇忠時，因奪去他的節鉞，功勞尚未可見，而爭端已出現。朝廷雖知道不對，始終不明白地處理，如果因此造成邊界爭端，關陝難道還可安居樂業？這二件事，就是我所說的應端正自己平心辦事，不要滋生事端求取功勞。

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産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錢，上户以家産高强，出錢無藝，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

從前嘉祐以前，鄉里派衙前役，百姓常有破産的災難。熙寧以後，出賣了坊場而雇人服衙前役，百姓不再知道有衙前役之苦。到元祐初年，一切都想恢復舊制，一律恢復差役法。官府收坊場錢，百姓出衙前役之費，四方百姓驚駭，衆人議論紛紛。後來知道不可行，不久又恢復雇役。去年秋天，又恢復差役法。又熙寧時雇役的辦法，三等人户，都出役錢，上户因家産富裕，出的錢無限制，下户從前不服役，也叫出錢。所以這兩種人户，不免嘆氣怨恨。至於中等户，從前已經服差役，現在又出錢不多，免役法的實行，對他們最方便。廢除免役法，上下二等户，高興是可想而知的，惟有中等户反而受害。且像畿縣内中等的人家，照例出役錢三貫，經過十年，出錢三十貫而已。現在差役法既已實行，在各縣做雜事的手力役是最輕的，農民在官府服役，一天花費百錢，花的錢最少。但一年之中所花的錢，已經是三十六貫，二年服役期滿，費用七十多貫。服役回家，大鄉可以輪休三年，小鄉還不到一年。以此比較，差役五年所費，比雇役十年所費多出一倍。出賦役的人，多數在中等户裏。這樣的規定，不利處不是一件，所以天下人都想雇役而厭惡差役，現在五年了。這樣兩件事，即我所說的應根據弊害修改法

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

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大臣耻過，終莫肯改。

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蕩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别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

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

令，作爲安定百姓使國家太平之法。

我因見聞很少，不能知道當前的全部利弊。但上述四件事不去掉，像我這樣還知道不對，何況懷有不同意見，心中想反覆，希望國家有失誤，可以作爲藉口的人呢？我恐怕這四件事，他們已經在心裏暗暗記住，造了不少謠言，等候時機行動，來動摇衆人的視聽了。請求告知宰相，事情有失當的，更改不要疑慮，法令有不完備的，修改不怕疲倦。如果既已得到民心，那不同的議論自然消失。陛下垂拱而治安享太平，大臣們逍遥地安於富貴，海内百姓受福，上下同心，豈不很好。

大臣怕揭露自己過失，終究不肯改正。

六年，爲尚書右丞，升門下侍郎。當初，西夏來賀皇帝即位，跟着求和，并且商議邊界。朝廷允許和約，認爲地界已定，付給他們每年的賞賜。商議很久，未作决定。第二年，西夏人用兵襲擊涇原，殺死搶劫弓箭手幾千人，朝廷忍耐此事不問，派使者去賜以策命。西夏人在接受禮儀時很傲慢，以地界作爲理由，不再派人來答謝，再次侵犯涇原。元祐四年時，西夏來賀坤成節，并且商議地界。朝廷先以每年賞賜給他們，地界又未决定。西夏人於是對邊界多方侵犯和提出要求，熙河將范育、种誼等人，就違背和約侵占夏境築了質孤、勝如二堡，西夏立即拔除毁掉。范育等又要用兵接納趙醇忠，及擅自招降他的部族人一千多，朝廷拒絶不接受，西部邊界紛擾。蘇轍要求罷免范育、种誼，另派老將守衛熙河。宣仁后認爲正確，大臣竟同意范育、种誼，不予聽從。

蘇轍又當面上奏："君主和臣子，地位不同。臣子雖明知是非，而不能去做，要罷休衹能罷休；君主對於事情，不知道就罷，知道了而不能實行，那事權就喪失了。我今天説這話，是要陛下把威力和權柄收攬在自己手中，來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至於專聽一些人的話，不逐步制止，

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争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寨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争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

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

到嚴重時，必然給他加以罪名，不免罷免。事情發展到如此，難道是朝廷的好事，所以我是想保全大臣，不是想害他們。”

元祐六年，熙河上奏説：“西夏十萬騎兵壓向通遠軍邊界，挖掘所争的崖巉地方，殺人三天而退去。請求乘他們退走之時，趕快把近内地的堡寨移向邊界，乘有利就前進，不必再守信用。”這建議交給大臣們議論。蘇轍説：“應該先决定是用兵呢，還是不用？”吕大防説：“如果應該用兵，也不能不用。”蘇轍説：“凡要用兵，先要論理由的正當與否。我們如果不正當，决不能用兵。朝廷近來和西夏人商議土地分界，想用慶曆的舊例，用彼此之間取正中爲準，這在道理上最簡單公正。西夏人不同意，朝廷就不堅持。朝廷遇到事情，常失於先易後難，這就是所謂的起先圖省事。後來又答應不屬於賞給夏人的城堡，依綏州之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作爲堡鋪，十里是草地。約議剛定，朝廷又要求在兩寨的界上侵占夏國土地，畫一條直綫，夏人答應了。又要求夏人在界綫上再留草地十里，夏人也答應了。凡這些都是後來難。現在又想在定西城和隴諾堡之間畫一條直綫，所侵占西夏土地一百幾十里。隴諾是祖宗時的舊邊界，難道是所謂的不屬於賞賜夏人的城堡嗎？這就不正當，是足以引起寇亂的大事。”劉摯説：“不用兵雖好，但事情有須要用兵時，也不可不用。”蘇轍奏道：“夏兵十萬屯駐熙河界上，不在别處，專在所争之處殺人、掘崖巉，這意思可以知道，這不是西夏人的罪，都是朝廷處事不恰當的緣故。熙河路常敢於製造事端，不守信用，我想責問主帥。”後來屢次因邊界士兵深入夏境，宣仁后就聽從了蘇轍的建議。

當時三省任用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并且説姚勔也説過。三省又任命蒲宗孟爲兵部尚書。蘇轍上奏：“以前任用李清臣，給事中諫官紛紛反對，争議未决。現在又用蒲宗孟，恐怕不利於政事。”宣仁后説：“缺官怎麽辦？”蘇轍説：“尚書缺官已幾年了，何嘗荒廢事情？今天任用這二人，正和去年用鄧温伯没有

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并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議遂止。

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説。轍諫曰：

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决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

不同。這三個人，不是有大惡，但從前和王珪、蔡確等人一起進用，心意和今天實行的政治不合。現今尚書共缺四人，如果用這四人，使黨徒們互相引進，恐怕朝廷從此不安静了。”議論就此罷休。

紹聖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長久在外地，不得志，稍稍又講熙寧、元豐的事來激怒哲宗心意。正逢廷試進士，李清臣所擬策問題目，就是邪説。蘇轍上諫説：

伏見御試策問題目，指責近年以來實行的政事，有繼承恢復熙寧、元豐之法的意思。我以爲先帝以天生的才能，施行大有作爲的志向，他所施行之事，超過前世古代，其中有百世不能改變的。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肯接受尊號。裁減宗室，施恩不給五服以外的遠親，減省了朝廷無數的費用。出賣坊場，雇募人充衙前役，免去民間破産的災難。廢去各科考試中死記背誦的科目，訓練各將領部下懶散的兵卒。設有官階而無實職的寄禄官，恢復六部的舊制，實行嚴格的給吏人俸禄的法令，禁止交通關節以營私。實行有限攻勢制服西夏，收取六類户役錢來寬免雜役。大凡這些，都是先帝智慧的决策，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仍在奉行，并没有荒廢。至於其他，事情有失當的，哪一代没有。父親開創於前，兒子補救於後，前後互相補益，這就是聖人的孝道。

漢武帝對外征伐四夷，對内興建宫室，財政枯竭，於是實行鹽鐵、榷酤、均輸的政策，百姓負擔不了，幾乎釀成大亂。昭帝任用霍光，廢除煩重苛刻之法，漢朝就安定了。光武帝、明帝以苛察作爲明智，用圖讖來决定事情，上下的人都很害怕，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深知其錯失，代之以寬厚、平易之政，後世加以稱道。本朝的真宗重文輕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爲他的極盛，僞造天書。章獻皇后臨朝，采取大臣的

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

建議，把天書藏在棺材裏，使其滅迹；仁宗親政，絶口不提天書。英宗從藩王入繼帝位，大臣創議追崇濮王。到先帝繼位，有人要求再實行其事，先帝就止息其議而不予回答，因此得到安静。以漢昭帝、章帝的賢明，和我朝仁宗、神宗的聖德，難道不重視孝敬而輕易從事變更嗎？我區區的愚意，願陛下反覆思考臣的話，不要輕易去改變現行政策。如果輕易改變九年來已實行的事，升任多年不用的人，那些人懷有私怨，而以先帝爲藉口，大事就壞了。

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悦。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宫。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

哲宗看了奏章後，認爲引用漢武帝比喻先朝，很不高興。削去職名任汝州知州。過了幾個月，元豐時諸臣都在朝廷任職，再貶蘇轍爲袁州知州。未到任，降爲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處分。紹聖三年，又貶化州别駕，安置雷州處分，移到循州。徽宗即位，移永州、岳州，不久恢復爲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宫。崇寧年間，蔡京掌握國政，又降爲朝請大夫，取消宫觀官，住在許州，又復授太中大夫退休。在許州建屋，自號潁濱遺老，自己作了萬餘字的傳，不再和别人相見。整天静坐，這樣過了將近十年。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年間，謚爲文定。

轍性沉静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并行於世。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蘇轍性情沉静簡潔，寫文章氣勢宏大而淡泊，和他的爲人相似，不願被人知道，而俊秀傑出之氣終究不可掩飾，他的高超大致和哥哥蘇軾相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都流行於世。三個兒子：蘇遲、蘇适、蘇遜。族孫蘇元老。

蘇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奬之。黄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

蘇元老字子廷。幼年喪父努力學習，長於《春秋》之學，善於寫文章。蘇軾貶官海邊，多次有書信來往。蘇軾喜歡他的學問有功力，蘇轍也愛護勉勵他。黄庭堅見了他很賞識，説："這是蘇氏的俊秀。"中進士，調任廣都主簿，歷任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陜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陜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絶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搗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

政和年間，宰相喜歡開拓西南邊界，帥臣多利誘近界各族人交出土地，分置州縣作爲功勞，以致茂州蠻叛亂，安撫司馬上下令招降。蘇元老嘆息説："威力不足以服人，施恩也就不能使人感激。"於是寫信給成都帥臣周燾説："蠻人在山谷中逞强，窺測時機發動禍亂。他們的所長，是我們所短，惟有施、黔兩州的兵可以和他們對敵。如果發檄文調幾千人，趕來與敵人作戰，勝於官兵十萬。其次從夔州、陜州調大軍會合，先用夔州兵引誘於前，陜州兵接着攻其後，不到十天，敵人必被攻破。他們投降而我們接受，那畏威懷德都有了。現在不征討賊人，既招降而來，一定又背叛，不免重新用兵。"周燾得信，立即召他來商量。蘇元老又建議："茂州有兩條路，正路從濕山到長平，越過山嶺而上，那裏道路險高；旁路從青崖關向刁溪，沿江而行，這裏路平坦又近。應使正面軍隊在濕山，而暗中派奇兵攻下刁溪，和石泉并力合攻，賊人腹背受敵，一定可以捉到他們。"周燾都不能用，最終獲罪。後帥臣到來，照蘇元老計策，蠻人勢窮力竭，就投降了。

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

任國子博士，歷任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不久任成都路轉運副使，任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説，其學術議論，頗仿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宫。元老嘆曰："昔顔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蘇元老外表和順内心剛强，不隨便和人交往。梁師成當權，自稱是蘇軾外婦所生，想以此和他相見，而且求他的文章，蘇元老拒不答覆。諫官於是論奏蘇元老是蘇軾堂孫，而且主張元祐黨人的邪説，他的學術和議論，仿效蘇軾、蘇轍，不適宜在朝廷任官。罷官爲提點明道宫。蘇元老嘆息説："從前顔淵附孔子驥尾而聲名顯著，我現在因家族受連累，這很榮耀。"不久去世，享年四十七歲。有詩文流傳於當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

論曰：蘇轍論析事情精確，修辭簡明嚴格，未必比他哥哥遜色。王安石當初議論青苗法，蘇轍幾句話就阻止了他，王安石從此不再講這事，如果不是後來王廣廉傅會王安石，那這議論就止

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息了。蘇轍說話不多欲望很少，素來能得到王安石敬仰之心，所以能這樣。像這些，蘇軾好像不及他，但若論蘇軾英俊豪邁的氣派，弘大雄偉的文章，蘇轍作爲蘇軾的弟弟，可以說是難了。元祐時代秉持政事，竭力斥責章惇、蔡確，不贊成調停；到討論使黃河恢復故道、雇役法，和文彥博、司馬光意見不同，西部邊境的策略，又跟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結朋黨，在蘇轍身上可以體現。蘇轍和哥哥在進退和出仕入仕上，無不相同，在患難中，友愛更深厚，沒有一點怨恨，近古尤爲少見。但他的享年和官爵比他哥哥爲高，或者老天所賜與各人的命運，也常有所厚薄增減吧！

宋史卷三百四十

列傳第九十九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

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概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

呂大防字微仲，他的祖先是汲郡人。祖父呂通，是太常博士。父親呂蕡，是比部郎中。呂通葬於京兆藍田，就在此地安家。呂大防進士及第，調任馮翊主簿、永壽縣令。縣裏没有井，打水要到遠處的澗取水，呂大防到附近的地區，找到兩個泉眼，想要疏導入縣，地勢高低不平，很多人懷疑引水不會成功。呂大防用《考工》所載水地置泉的方法作，不過十天，果然疏通成水渠，百姓依靠此水，稱作"呂公泉"。

升著作佐郎、知青城縣。以前，官員的祭田的糧食用大斗進而用公斗出，官員得利三倍，百姓雖然受害，但不敢申訴。呂大防開始將糧食出入公平，事情輾轉上報朝廷，下詔立法禁止，命令一路都在交租時用官定量器。青城控制着汶川，和敵方相連接。呂大防依據險要設巡邏，嚴密構成防守，禁止在山上打柴采集，使屏障嚴密。韓絳鎮守蜀地，稱贊他有輔佐君王的才能。入京權鹽鐵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空缺，内史提出呂大防和范純仁的姓名，任命爲監察御史裏行。他首先建言："綱常法度獎賞懲罰，還不能滿足四方的希望的原因有五個：提拔使用大臣而用人權力不歸皇上；大臣疲憊衰老而不能及時引退；外國驕横傲慢而不選擇將帥；諫官論時政的闕失，而大臣反對；邊境左右的大臣，有壞事而被獎賞、稱職而獲得罪名的。"又説："富弼脚病請求解除樞密使，奏章上呈十多次却不接納；張

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吴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虚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盗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宫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托。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寨，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

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

昇年近八十歲，聰明已經耗盡，哀求退職保全却不答應；吴奎要守喪三年，因爲他兒子而召回他兩次，派使臣召回又兩次；程戡推辭因年老不能駐守邊塞，恐怕死在塞上，避免用棺材裝載尸體回家來請求，也不允許。陛下要想盡君臣的名分，使生病的人得到休養，守喪的人有始有終，老年人能盡享他們的餘年，進和退都盡了禮儀，又何必要過分掩飾，使這四人的誠意，自己不能達到呢?”

這一年，京師發大水，吕大防上奏：“雨水的禍患，甚至淹入宫室城池廬舍房屋，傷命害物，這是陰陽相克。”於是陳述了八件事，說：君主的威信没有樹立，大臣的權力太大，邪惡的議論擾亂正確的意見，私人的恩惠危害公家的利益，遼、夏聯合謀劃，盗賊恣意横行，群衆情緒不滿官吏失職，刑罰失去公平。執政討論濮王稱父的事情，吕大防進言說：“先帝用陛下爲皇太子，住在宫中，臨終遺命，先前的話尚在耳邊，皇天后土，實在知道所托付的事情。假如先帝萬歲長壽，陛下仍是皇太子，安懿稱爲伯父，在道理上無可懷疑。怎能在先帝活着的時候作爲兒子，死了就背叛他呢?君主在統治的開始，應有至公大義使天下滿意服從，以團結人心。現在大臣首先想給濮王加封不正的稱號，讓陛下顧及私恩却違背公理，這不是團結天下人心的行爲。”奏章接連上了數十次，出朝知休寧縣。

神宗即位，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任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任命他爲判官，又兼任河東宣撫判官，授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吕大防開始想在河外的荒堆寨建城，很多人認爲不能守住，吕大防派衛戍兵修建城堡，有不服命令的殺掉示衆。環慶軍叛亂，韓絳被貶職，吕大防也被免去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

幾個月後，改知華州。華嶽崩毁，從山區到渭河，有很多人被害。吕大防上疏，引經據典，和時事相驗證。大概意思是：“‘敬畏上天的威嚴，國家纔有保障’，這是先王興盛的原因；‘我

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

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説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絶。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奸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

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

生靠天命'，這是後來的帝王垮臺的原因。《書》中講到：'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願皇上以上天的威力，斟酌時事的變化，是國家的上計。"授龍圖閣待制、知秦州。

元豐初年，移永興。神宗以彗星出現求直言，吕大防陳述三説九宜：一是治本，二是緩末，三是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是治本之中的三宜；治邊、治兵，是緩末中的二宜；拓廣接受意見的道路，放寬對言官的處罰，寬恕誹謗的罪名，容納不同的言論，這是納言的四宜。累計有幾千言。當時對西夏用兵，受到多方調遣，有不方便之處就上報皇上，盡力解除百姓的負擔。等到戰事結束，民力比各路强，供應上億的軍需品也不缺乏。升爲直學士。數年後，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吕大防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人詐騙百姓牟取財物，被訴訟到堂下。吕大防驗證查得實情，命人抱着定案的材料，到他的住所用杖打他，其他犯了罪的人都逃走。吕大防爲契丹使者的館伴。契丹使者很狡猾，對朝廷用語不敬，吕大防秘密地揭露他的隱私，責問他説："北朝考試進士的《至心獨運賦》，不知這個題目出自哪本書?"使者張口結舌不能回答，從此不敢再有侮嫚之詞。

升爲吏部尚書。西夏使者來朝，皇上下詔問對待夏使者的計策，并説："先前所得到的邊地，雖然建了城堡，但終究孤立無援難以保住。放棄就削弱了國力，守住又後悔，應該怎麽辦?"吕大防説："西夏本來没有實力，然而却多次派遣使者而不坦露真心的原因，是估計我們急於議和。現在使者到了朝廷，應該命令陪伴的大臣，因他没有祝賀皇上登極而扣留他，以查看他的意圖，足能測定真僞。新收復的國土，議論的人很多認爲可以放棄，這是考慮不成熟。至於防禦的策略，應該先選擇將帥。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衛環、慶，西人不敢入侵。過去用兩州的兵力，防禦敵人尚有餘力；現在用九州的兵力，守衛邊防却不够用。由此看來，關鍵在於用人得當。"

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元祐元年，拜爲尚書右丞，升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部停戰，青唐羌認爲中國害怕，派大將鬼章青宜結侵犯邊地，吕大防命令洮州的衆將領乘隙討伐，活捉了他。

三年，吕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三年，吕公著請求告老還鄉，宣仁皇后想把他留在京城。下手札密訪他四五次，破格任吕大防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吕大防見哲宗日益長大，急於讀書，請求命講讀官取仁宗邇英閣御書加以解釋後進呈上去，放在哲宗的身旁。又摘取乾興以來能作勸告警戒的四十一件事，分爲上下篇，標作《仁祖聖學》之名，使哲宗感到自己不足。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宫闈多不肅，宫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宫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華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宫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

哲宗臨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講到"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説：'山水的好處應該和大家共享，爲什麽要這樣做呢。'丁度説：'我事奉陛下二十年，每次聽到仁德的聲音，沒有不是憂民勤政的，這是祖宗所傳的家法。'"吕大防於是推廣祖宗的家法呈上，説："從三代以後，惟有本朝一百二十年内外平定無事，是因爲祖宗所立的家法最完善，我請求舉其大概。自古皇帝侍奉母后，朝見有一定的時間，比如漢武帝五天到長樂宫朝見一次。從祖宗以來侍奉母后，都是早上和晚上朝見，這是侍奉親人的法規。前代用臣妾的禮儀對待大長公主。本朝一定先表達敬意，仁宗用侄子侍奉姑姑的禮節見獻穆大長公主，這是侍奉長輩的法規。前代後宫大多不嚴肅，宫人有的和朝廷的大臣相見，唐朝入閤徒有昭容的虚位。本朝宫中法規嚴密，内外整齊嚴肅，這是治理内宫的法規。前代外戚大多干預政事，常常導致國家的敗亂。本朝母后親族都不參預政事，這是對待外戚的法規。前代的宫室大多崇尚豪華奢侈。本朝宫殿僅用紅白兩種顔色，這是崇尚節儉的法規。前代君王即使是在宫内，出入也乘車。祖宗都是從内庭步行而出，御臨後殿。難道是缺乏人力嗎？而是想走過寬闊的庭堂，稍微經歷寒冷暑熱，這是使身体勤勞的法規。前代的君王，在宫中穿戴隨意簡便。

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虚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

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録》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

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吕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

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

從祖宗以來，閑居時必定遵守禮節。我聽説陛下昨天舉行郊禮完畢，備禮謝太皇太后，這是崇尚禮儀。前代大多重於用刑，罪大的殺，罪小的流放。惟有本朝用刑最輕，臣有罪，僅罷官廢黜，這是寬厚仁義的法規。至於虚心接納意見，不喜歡打獵，不崇尚賞玩嗜好，不使用玉器，不以山珍海味爲珍貴，這些都是祖宗的家法，是用來保證國家太平之法。陛下不需要向前代學習，祇要盡力實行家法，就足能統治天下。"哲宗深表贊同。

吕大防樸實忠厚，不結交朋黨，和范純仁同位，同心協力，輔佐王室。在朝廷正氣凛然，進出的朝廷百官，不能以私事相求，不收買恩惠轉嫁怨憤，以求得自己的聲譽，共八年，始終如一。

吕大防懇求離職，宣仁皇后説："皇上正年富力强，你不能立即離去，過不了多久，我也不再垂簾聽政。"未等實現皇后就去世。吕大防爲山陵使，又被命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不久改永興軍，使他離故鄉近些。進朝告辭，哲宗對他慰勞，説："你暫回故鄉，有事就召你回朝。"不久，左正言上官均議論他毁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彈劾他，奪去學士，知隨州，貶爲秘書監，分司南京，居住郢州。議論的人又認爲他修《神宗實録》時直書其事是誣蠛詆毁，徙安州。

他的哥哥吕大忠從渭來入對，哲宗詢問吕大防是否平安，并説："執政想把他遷往嶺南，惟獨我讓他在安陸，代我問候他。吕大防質樸正直被人出賣，過兩三年我可以再見到他。"吕大忠把這些泄露給了章惇，章惇害怕，對他的迫害更加厲害。紹聖四年，貶爲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到虔州信豐得病，對他的兒子吕景山説："我不能再往南走了！我死了以後你回去，吕氏還有後代。"於是去世，終年七十一歲。吕大忠請求回家鄉安葬，允許。

吕大防身高七尺，眉清目秀，聲如洪鐘。從少年時就沉穩持重，沒有什麽嗜好，從街市上經

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吕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過不左顧右盼，平時也像接待賓客時一樣。每次朝會，威嚴整肅，神宗常常目送他走遠。和吕大忠以及弟弟吕大臨住在一起，相互切磋論道考禮，冠禮婚喪祭祀一依古法，關中講禮學的人都推崇吕氏。曾經制訂《鄉約》説："凡是加入的人，道德學業互相勸勉，錯誤互相批評，禮俗互相交流，患難互相救助，有好事就記録於書上，有過失如違約的人也寫在書上，違犯三次加以懲罰，不改的斷絶和他來往。"

徽宗即位，恢復他原來的官位。高宗紹興初年，又恢復他大學士的稱號，贈爲太師、宣國公，謚號正愍。

吕大忠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晋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簽書定國軍判官。

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换西上閤門使、知石州。

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

吕大忠字進伯。進士及第，任華陰縣尉、晋城縣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吕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軍。改任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命令條陳義勇軍的利弊。吕大忠上奏："養兵衆多，國家費用日益缺乏，漢朝的屯田，唐朝的府兵，都是好方法。弓箭手近似屯田，義勇兵近似府兵，選擇其一都行，兵屯可以省去了。"任簽書定國軍判官。

熙寧年間，王安石提議派人出使各路，設立沿邊的界溝，吕大忠和范育受命出使，二人都告辭不去，吕大忠陳述五大不去的理由，認爲懷柔安撫外國，恩惠誠信不適當，必定導致滋生禍患。被罷去没有派遣。命令他和劉忱出使契丹，商議代北地的糾紛，正好父親去世，服喪未滿而起用，知代州。契丹使者蕭素、梁穎到代，設位次，占據主位，吕大忠爭論，就把地點移到長城北邊。改西上閤門使、知石州。

吕大忠多次和蕭素、梁穎會談。每次商議，屢屢以道理折服他們，蕭素、梁穎理屈。不久又派蕭禧來求得代北地，神宗召王安石和吕大忠、劉忱商議，準備答應蕭禧的請求。吕大忠説："他們派遣使者來，就給五百里地，如果讓魏王英弼來求取關南，那該怎麽辦呢？"神宗説："你這是什麽意思？"吕大忠回答道："陛下既然認爲我的話不對，恐怕不能開其先例。"劉忱説："大忠的話，是關於國家的大計，希望陛下仔細考

政知不可奪，議卒不决，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

慮。”王安石知道不能改變，決議終於没有定下來，罷劉忱回三司，吕大忠也繼續服喪。後來竟然以分水嶺爲界綫。

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决，飛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

元豐年間，任河北轉運判官，上奏：“古代人理財，視天下如一家。朝廷就是自己的家，外地者是兄弟，住處雖然不一樣但財産没有不同。現在有司僅知道出入之名，多餘和不足，不曾把實際情况上呈皇帝。所以有多餘的就拿去，不足的也没有人給，這是很大的禍患。”於是上書生財、養民等十二件事。改任提點淮西刑獄。當時黄河决口，飛蝗成災，吕大忠入朝廷答對，深切地議論這些事，下詔回朝任原官。

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絶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强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

元祐初年，歷任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升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從侵犯麟府、環慶之後，就斷絶了每年給他們的賞賜，他們想派使者來謝罪，神宗將要答應他們。吕大忠説：“夏人强盛的時候就放肆，困窘的時候就臣服，現在他們表面上裝作恭敬順從的樣子，實際上是害怕討伐他們。應該命令邊防大臣責問他們來的理由，如果對他們有求必應，他們將有窺探本朝的意圖了。”

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采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争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當時州裏買進百姓的糧食，富豪大家乘機操縱。吕大忠派人從天明就開始入倉，一斗一升也收，不讓有堆積堵塞。百姓非常高興，争先恐後地把糧運入糧倉，拿錢就離去，得到了一百多萬斛糧。

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

馬涓因舉進士第一而進入幕府，自稱爲狀元，吕大忠對他説：“叫作狀元的，是及第後没有授官時的稱呼，既然已經做了判官就不能稱作狀元了。現在你科舉時學的東西已經没有用處，加强自身的修養是你應該學的，不能不以此勉勵自己。”又教給他處理政事治理百姓的方法，馬涓認爲得到了好老師。謝良佐在州學教授，吕大忠每次路過，聽他講《論語》，必定正襟危坐收斂笑容説：“聖人的言行在這裏，我不敢不嚴肅。”

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羞

吕大忠曾經上奏：“夏人除了戍守兵以外，兵力不過十萬，我們三路的兵力，足够抵擋他們了。他們屢次侵犯我們，我們一概不和他們計

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

既而鍾傳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吕大鈞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

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候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

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粮，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粮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强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較，我感到耻辱。”紹聖二年，加任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上奏論秦、渭之事說：“關、陝的民力還不充裕，士氣沮喪不振，不經一定時間，不容易增强抵抗力。”請求以職事來回朝對答。大抵是用計謀逐漸奪取橫山，從汝遮沿蜿蜒曲折殘壞的水井進築，不急於求近功。

後來鍾傳在安西守城，王文郁也任事，章惇、曾布主管，和吕大忠議論不合；又請求以他所進升的官職替吕大防移近安置，章惇、曾布稱他所講的話和元祐時不同，徙知同州，不久降爲待制退休。去世後，皇上下詔恢復他學士官，輔助錢財安葬。

吕大鈞字和叔。父親吕蕡，有六個兒子，其中五人都進士及第，吕大鈞是他的第三子。考中進士乙科，調爲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任光禄寺丞、知三原縣。因請求代替吕蕡入蜀，移知巴西縣。吕蕡退休後，吕大鈞也上書稱病不去。

韓絳安撫陝西、河東，召吕大鈞爲書寫機密文字。府撤銷，移官知候官縣，前宰相曾公亮鎮京兆，推薦他知涇陽縣，都没有前往。父親去世，他在家講習道學。幾年後，又出任爲諸王宫教授。請求監鳳翔船務，依制改爲宣義郎。

討伐西夏，鄜延轉運司下文徵他爲從事，已經出塞，轉運使李稷糧餉運送不到，想返回安定取糧食，派吕大鈞向种諤請示。种諤說：“我接受命令統兵，哪裏知道糧食的事情！萬一糧食運送不到，把李稷叫來，我給他一劍。”吕大鈞生性剛强耿直，就說：“朝廷出兵，離開邊塞不遠，就殺轉運使，難道目無國君了嗎？”种諤的意氣受到挫折，强對吕大鈞說：“你要把這話報告給李稷，就先在李稷之前遭禍吧！”吕大鈞怒斥他說：“你以這話來恐嚇我嗎？我事奉皇上，死也在所不辭，正等着你犯錯誤呢。”种諤見他耿直，就好聲對他說：“你怎能如此？今天聽你的！”允許李稷回去。當時，若没有吕大鈞正氣對付种諤，李稷將難免於禍。不久，在路上得病，去

世，年五十二歲。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説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吊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其勇爲不可及。

吕大鈞師從張載學習，能够遵守他老師的學説并身體力行。在父親去世服喪時，穿衰披麻安葬祭祀，都依照禮儀行事。後來又在冠禮婚禮、膳食、慶吊中實行，禮節可觀，關中人受到感化。他尤其喜歡講解井田兵制，認爲治理國家必須從這裏開始，都編成圖書，可供使用。學問雖然都出自張載，却能自信力行，張載常贊嘆他的勇於有爲不可企及。

吕大臨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

吕大臨字與叔。從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同在程氏門下，號稱“四先生”。通曉《六經》，對《禮》鑽研尤深。總想選取學習三代的遺文舊制，使其得以實行，不講空話來驚世駭俗。

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别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核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

他論述選拔人才時説：“古代培育人才的人，以人多爲樂；現在主持選拔人才的人，以人多爲患。古代設禮儀聘請士人，常常害怕士人不來；現在用法制對待士人，常常害怕士人争相上進。古今難道有不同，是没有仔細思考罷了。統治國家，不過是得到人才治理國家，治理國家必定要得到人才，便惟恐人才不够用，豈能擔心人多。如果治理國事都各盡其職，就惟恐士人不來，不會擔心他們争相上進了。現在録取人才，不問他們可以擔當什麼事情；委任人時，不問他們的才能是否能勝任。所以入流做官的路很多，但選擇人才的官吏却常常人才缺乏；等待任職的官吏多年不調任，然而考查他的政績却擔心常常治理不好。這就是所説的名實不符，本末倒置。這樣想得到人才治理好國家，是没有的事。現在想訂立法規以修養道德激勵行爲，變更學制以便量才用人，制定考試的方法以區别有無才能，修訂徵召的方法以便提拔有才能的人預備使用，嚴格舉薦的方法以核實得到真正的人才，制訂考核的方法來加强考核官的責任。這樣就可以逐漸恢復古制了。”

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

富弼辭去政事在家，研究佛教。吕大臨給他寫信説：“古代三公没有職務，有德行的人可作三公，對内就在朝廷講道，對外就在鄉里主持教

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

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

劉摯字莘老，永静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

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宫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税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

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不止，

化。古代的賢人爲三公的，一定用道來使人民覺悟，成全自己也成全他人。難道會因官位升降、身體强弱而改變嗎？現在大道不明，人們趨於異端學説，不學老莊，就學佛學。懷疑聖人的學説不是盡善盡美，輕視禮義認爲不值得學習，倫理不明，萬物困苦，這是年高有德的人同情留意的時候。以實行大道爲己任，振興風俗，對於你來説，是不困難的。吸精收氣，力求長壽，是避世山野獨善其身者的愛好，豈是世人對你的期望呢？”富弼回絶了他。

元祐年間，任太學博士，升任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因他像古人那樣好學修身而舉薦他，認爲可作勸學官，没來得及用他而去世。

劉摯字莘老，永静軍東光人。小時候，父親劉居正教他讀書，早晚都不間歇。有人説：“你僅有這一個兒子，難道不能稍微放寬些嗎？”劉居正説：“正因爲就這一個兒子，不能放縱他。”劉摯十歲時父親去世，在外祖父家撫養長大，在東平學習，并在那裏安家。

嘉祐年間，高中進士甲科，歷任冀州南宫縣令。縣不得人，風俗教化衰敗，百姓賦税很重，一匹絹折合税錢五百文，兩匹綿折合税錢三十文，百姓大多破産。劉摯援引别州的例子，上書請求按中等價格折合。轉運使發怒，將要彈劾他。劉摯堅決請求道：“惟獨這一州六個縣遭受這種苦難，這決不是法規的本意，而是朝廷不知道罷了。”於是上報朝廷。三司使包拯奏請聽從他的意見，從此絹一貫三百文，綿七十六文。百姓歡呼流淚，説：“劉長官把我們救活了！”這時，劉摯和信都縣令李冲、清河縣令黄莘都因治理縣政有功而聞名，人們稱他們爲“河朔三令”。

改任江陵觀察推官，經韓琦舉薦，得任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到他就器重他，擢升檢正中書禮房，他默默無言而不是他所喜好的。僅一個多月，任監察御史裏行，他欣然就任，回去對家人説：“趕快準備行裝，不要爲安居打算。”没等見到皇上，就論奏道：“亳州刑事訴訟屢屢發生，

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

小人的目的是排擠富弼求得進升，現在富弼已經被治罪，希望稍微寬容他。”又說：“程昉開漳河，調發緊迫，人們不能忍受。趙子幾擅自提高京畿縣的等級，讓百姓交納役錢，百姓每天有幾千人攔住宰相控訴，京城嘩然，怎能給四方做出榜樣？張靚、王廷老擅自增加兩浙的役錢，監督交賦嚴急，人情怨恨。這都是想用賦稅贏餘的名義向朝廷進貢財物以圖自己升官，希望公開責罰他們，表明朝廷本來没有聚斂之意。”

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嘩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

入朝廷見皇上，神宗當面獎賜他。并問他：“你跟從王安石學習過嗎？王安石極力稱贊你有才能見識。”劉摯回答説：“我是東北地方的人，從小父親去世而自學，不認識王安石。”退朝後上奏説：“君子和小人的區别，在於義和利罷了。小人的才能并非不能用，但心裏想的，不在於義。所以希求恩賞升官之心，常常事先就有；奉公之心，往往在私利之後。陛下本來有勸農的意思，現在變爲煩擾；陛下有平均勞役的意思，現在成爲聚斂。那些有愛護君王之心，憂慮國家的人，都不被他們所容。當今天下有喜歡敢作敢爲的，有以平安無事爲樂的。後者認爲前者流於世俗，前者認爲後者擾亂綱常。怕失道義的人認爲進取是可耻的，嗜利的人認爲守道是無能的。這種風氣逐漸形成，漢、唐那樣的黨禍就一定會興起了。惟有君子有通達天下的志向。我希望陛下虛心公平地聽取意見，審慎地考察好的和壞的，以前認爲是對的，現在要進一步考察其不對之處；以前認爲是有缺陷的，現在要進一步用其長處。逐步抑制那些浮誇虛僞、志近忘遠、僥幸於苟且偷生之人，知道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以有所作爲的人。明白太過和不够的習俗，會合於中正之道，則實行改革，陛下命令他們就能推行。”

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户役，虛實輕重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别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

他又論述助役錢、官府雇人服役有十種害處，大概意思是説：“天下各州縣每户的勞役，虛實輕重都不相同。現在等同地計算，不是一條法令能齊等的；如果各隨所宜，各自立法，就紛雜混亂，怎麽能統一計算呢？這是其一。新法説户口不實，所以下令另立等級。原來的户口既然

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户役簡而輕，下户役所不及。今概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税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税科買，色目已多，又概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悦而願爲農者，户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奸，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爲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驅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户，家有常産，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盗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僞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

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説。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説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争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

不能相信，現在怎麽能没有失誤呢？不但是擾亂秩序滋生是非禍患，將會使富人輸出的少，窮人輸出的多，這是其二。國家上户少，中户多。上户的勞役次數多而重，所以願助役。中户的勞役少而輕，下户不服勞役。現在一律出錢，這是第三種不幸。官吏想多得到雇錢，擔心上户少，所以不用舊的户籍，臨時升降等級，讓百姓怎麽忍受呢？這是其四。年歲有豐年和災年，而服役的人有一定的數量，助役錢不能少。不像賦税有暫停、減免的時候，這是第五。穀、麥、布、帛，每年都生産出來，但助役法却規定必須交納現錢，這是第六。二税徵收，條目已經很多，又一律收錢竭盡百姓所有，這樣老百姓没有自願從事農業生産的，户口就會逐漸減少，這是第七。心存僥幸的人又根據法令做出邪惡的事，比如近幾天兩浙把收錢加倍，自以爲有功，這是第八。差役法短的十多年，長的有二十年的，百姓充作勞役，對此已長時間習慣。現在官府雇人服役，錢太重了百姓不能忍受，錢太輕了百姓又不願幹，不免用强力驅趕他們就役，這是第九。而且役人一定要用鄉户，家中有一定的財産，就必定知道自珍自愛，既愚鈍忠實，就很少有偷盜和欺騙的。現在一切人都雇募，一旦遇到了輕浮狡猾虚僞的人，奸巧欺詐，何事不爲？這是第十。”

御史中丞楊繪也談論役法的害處，王安石讓張琥作十難來反駁，張琥推辭，司農曾布請求作。作了十難以後，又彈劾劉摯、楊繪欺騙并懷有背離之心。下詔詢問，楊繪因害怕而認罪，劉摯奮起抗訴説：“作爲人臣怎麽能被權勢壓倒，使天子不知道利害的實際呢！”就分條對答曾布的詰難，來申明他的觀點。并且説道：“我受到指責而待罪，采集士民的言論呈奏皇上，是我的職責。現在有關官員竟下令分析，這是以此比較是非，争論勝負，互相争執，難道不是對陛下的耳目有所污辱嗎！所謂向背，我所傾向的是義，所背離的是利；所傾向的是君父，所背離的是權臣。希望把我的奏章和司農的奏議公布給百官，評定是否恰當。如果我的話有可取之處，希望早日實行，如果有一點欺騙，我甘願被放逐。”没

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摇，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并州縣，興事起新，難以遍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减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

先是，倉吏與綱兵奸利相市，鹽中雜以僞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爲賞，弊减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净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

有回音。

劉摯幾天後又上疏説："陛下的飲食起居言行舉動，都遵循道德禮儀，晝夜操勞，處理民政。國家没有達到安定和治理，是誰造成的？陛下用心希望太平，而且以國家太平爲己任，這是由得到皇上信任者造成的。二三年之間，國家開闔動摇，全天下没有一事安得其所的。從談論青苗法的時候起，天下百姓開始有聚斂的疑慮；青苗之論還未完，均輸法就實行了；均輸法正紛擾不清，又動了對邊疆外敵作戰的打算；邊疆的禍患還未停止，助役法又興起。至於謀求水利，實行淤田，合并州縣，興事變新，難以全都列舉。談論錢財，就把市井屠夫商人，都召集到政事堂。他要收利税，就下到日曆裏，官府自己賣。以此類推，不能説盡。輕率地使用名物器具，混淆好人壞人：忠厚老實的人，被擯棄説是没有才能；狹隘輕浮巧辯的人，被認爲可以使用；守道而憂國的人，被認爲流於世俗；敗壞綱常危害百姓的人，被認爲善於變通。凡是國家方針，官吏的升遷進退，獨自和下屬官吏决定，然後下筆而就。和他同級的官吏，反而在後知道。所以奔走央求的人，門庭若市。現在西夏還未平定，禁軍還没有安定，三邊的創傷，還没有完全被醫治。河北大旱，各路發大水，百姓財力匱乏，縣官减損。在皇上憂國勤政致力於治理之時，政事却是這樣，這都是大臣耽誤了陛下，而大臣所使用的官吏，又耽誤了大臣。"章疏奏上，王安石想把他流放到嶺外，神宗不聽，僅貶謫劉摯監管衡州鹽倉。楊繪出知鄭州，張琥也被落職。劉摯請求先到鄆遷葬，然後再奔赴被貶之地，允許。

在此之前，倉庫官吏和運貨兵相互收買牟取私利，在鹽中摻假，遠方的人没有吃到過好鹽。劉摯全都進行了檢查，并且儲備盈餘作爲獎賞，以前的弊病减少了十分之七。父老稱爲"學士鹽"。後來，簽書南京判官。司農頒布新的法令，全部出賣天下的祠堂廟宇，按照坊場河渡法那樣收取純利。南京閼伯廟每年收錢四十六貫，微子廟收十三貫。劉摯感嘆道："竟然到了這種地

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

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

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間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决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

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

步!"去見留守張方平説："難道不能反映給朝廷嗎?"張方平感到驚愕，委托劉摯代他上奏説："閼伯廟遷到商丘，主祀大火，火是國家的盛德所依靠的，歷代都尊奉爲大的祭祀。微子，是宋最初封的君主，在此建國，本朝接受天命，沿襲而建宋的國號。還有稱作雙廟的，是唐朝張巡、許遠在孤城死敵之地，能够抵禦大的禍患。現在如果讓承買的小人用來謀利，褻瀆怠慢，胡作非爲，每年的收入又很微小，實在有損大體。希望留下這三個廟，來安慰國人的崇奉之情。"聽從了他的建議。見本書《張方平傳》。

入朝任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年，改爲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任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商議新的官制，委任官員到禮部郎中時，説："這是南宫舍人，不是其他的官職所能比，没有高出劉摯的人。"隨即任命劉摯。不久又升任右司郎中。

起初，宰相在執政官分廳辦公時，請求秘密地奏事，大多持模棱兩可的態度來窺伺執政官的旨意。劉摯請求用公禮來聚會相見，共同决定事情的可否。有人認爲劉摯的請求有不利自己之處，便以他在開封不設曆事降罪而罷歸。第二年，起用他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同時聽政，召他爲吏部郎中，改爲秘書少監，升任侍御史。他上疏説："過去周成王幼年登極，作爲老師和保護他的大臣，有周公、太公。仁宗皇帝壯年繼位，任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在聽政斷事的間隙，召唤他們入侍。陛下正值鼎盛之年，應當養精蓄鋭，加强修養。希望選拔忠信孝悌、敦厚老成的人，充任勸講進讀的職務，便殿賜座，提問對答，誦讀解説經書，增廣聰明才智，以繼承先王求治之志。"

某日爲皇上講課進讀，讀到仁宗不避諱庚戌日而親臨祭奠張士遜處，侍讀説："本朝以前做事，大多避諱和國名同音的字。本朝是角音，木命，所以敬畏庚辛。"哲宗問道："果真應當避諱嗎?"劉摯進言説："陰陽的忌諱，聖人不采用，比如正月祈求稻穀一定用上辛日，這難道可以更改嗎?漢章帝在反支日受理章奏，唐太宗在辰日

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

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并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暌，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

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倪，無大臣體，皆罷去。

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

哭張公謹，仁宗不避諱庚戌日，這都是陛下應當采用效法的。"哲宗同意。

劉摯又說："諫官御史缺額而没有補上，監察官雖然滿六人，專門用來察治官司公事，而不參預諫官的事。我請求增補臺諫官，并允許議論政事。"當時蔡確、章惇處在掌管政事的地位，和司馬光不和。劉摯因爲長久乾旱而上奏說："《洪範》講：'吏事嚴肅，上天就會下雨。'《五行傳》說：'政事遲緩怠慢冬天就乾旱。'現在朝廷的大臣，情志相背，議政的時候，懷着不良之心而排斥異己，謠言散播到朝外，可以稱作不嚴肅。政令頒布再三，緩慢不起作用。近日來太陽無光，陰風昏暗，這是上天發出的警告，都不是小變。希望任用忠良之人，打通壅塞的言路，報答上天的告誡。"

蔡確任山陵使，神宗出殯的前一天晚上不入宿，劉摯彈劾他，没有結果。等他出使回來，上朝開始處理事務，劉摯又奏報蔡確不引咎自責。不久，蔡確自己上書陳述，請求選拔德高望重者，以輔佐王室，免除官吏的煩雜之事，以安慰民心。劉摯說："假如蔡確真有誠意，不在先朝陳說，是犯了不忠的罪過；今天方說，是爲了取悦於皇上。假如没有這種願望，那是欺君之罪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又疏奏蔡確的罪過有十條，并論述章惇凶悍輕率，没有大臣的體統，二人都被罷免。

當初，神宗更新學制，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士人，官吏立下的規矩，過於煩多。劉摯上疏說："學校是培育人才最好的地方，教化從這裏出來，而不是實行法治的場所。雖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教導他們整齊一致，不能没有法度，同時也有禮義存在。先帝行大道訂法度，超越漢唐，培養士子的盛況，能和三代相比。可是太學多次興起訴訟獄案，官吏據此制訂法度禁令，煩多苛刻比治理獄案還厲害，條目比防盜的還多，上下互相猜測懷疑，來求得僥幸脱免。更爲奇怪的是，博士、諸生之間禁止相見，教誨無處施行，提問也無所師從，一月巡視一次所隸屬的齋舍罷了。齋舍又不統一，按經而分，又有《易》博士兼而巡

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吕晦。

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

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奸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毁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覿得補郡去。

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

視《禮》齋，《詩》博士兼而巡視《書》齋的情况。所到之處以禮請教，互相作揖應諾，也有的不説一句話就走了，以便防止私事請托，杜絶賄賂。學校成爲這個樣子，難道是先帝培養人才的原意嗎？治理天下之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下面必然就有君子、長者的行動呼應上面。如果像對待小人、豬狗那樣對待他們，他們就會像小人、豬狗那樣要求自己，更何况用來實行於學校呢？希望取消那些制度。"

又請求間雜使用經義、詩賦録取士人，恢復賢良方正科，罷免常平、免役，引薦朱光庭、王巖叟作爲言官。上任幾個月，義正辭言地彈劾，很多人被貶黜，百官都很敬畏他，當時的人把他比作包拯、吕晦。

元祐元年，升任御史中丞。劉摯上疏説："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仿效。朝廷本意在於總核，下面就一定有刻薄的行爲；朝廷盡力實行寬大的政策，下面就一定有苟且輕率的事情。遵循習俗心懷私利，迎合附會，所做相似，却不是皇上的本意。現在因革的事本來不同，但觀望行事的習俗仍在。昨天差役剛剛出發，監司已經有爭先迎合的，不比較利害，一律定差，一路都騷動。朝廷已察覺，當然把他們貶黜。以此看來，大概都類似。以前貶黜斥責一些人，都是因爲非法搜刮民財，危害人民，然而并不是想要他們漫不經心地處理事情。蒙昧的人不通達，矯枉過正，難道能不禁止嗎？希望設監司考核政績的制度。"

任尚書右丞，接連升任左丞、中書侍郎，升任門下侍郎。胡宗愈升任右丞，諫議大夫王覿上疏認爲他不稱職，宣仁皇后發怒，將要加以深究。劉摯爲他開脱，宣仁皇后在簾幕後厲聲説道："如果有人認爲門下侍郎是奸詐邪惡之人，你願意接受嗎？"劉摯説："陛下審察好壞人是這樣的分明，真是國家的萬幸！然而希望您顧全大體，胡宗愈的提拔使用，自有公論，一定要貶黜諫官然後再進用，恐怕胡宗愈也於心不安。"宣仁皇后氣消了，王覿得以補州職離朝。

劉摯和同事奏事議論人才，劉摯説："人才

"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

難得，能力不一樣，性格忠厚老實而才華學識有餘的人，是上等人才；才華學識不够好而忠厚老實有餘的人，是次一等的人才；有才華却難以保持，可以用他們的才華成事，這是又次一等的。心懷邪念四面觀望，隨機應變投機取巧，這是小人，始終不能使用。"哲宗以及宣仁皇后說："你經常能像這樣使用人才，國家還有什麼擔憂的！"六年，爲尚書右僕射。

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鋭，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吕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决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劉摯性格耿直，有氣節，通達敏鋭，一接觸大事就發表議論，不怕威脅利誘。從最初輔政到當上宰相，修整嚴格憲章法度，辨别好壞，致力於人物的管理，堅持獨立的見解，不接受請托。自己的子弟親戚作官，都讓他們到吏部等待選派，不曾干預朝廷。和吕大防在相同的職位，國家大事，都由吕大防决定，惟有士大夫升降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他用心不太寬恕，勇於去除惡人，最後被朋黨的讒言意外中傷。

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遏，徙知青

在此之前，邢恕貶官永州，給劉摯寫了一封信。劉摯過去和邢恕友善，給他回信，其中有"永州是個好地方，前去以等待復職"的話。排岸官茹東濟，是陰險之人，他有事求於劉摯，没有成功，看見了他的信，私下抄録給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這兩個人正在交替上章攻擊劉摯，就注釋他的話上報，說："'休復'，這個詞出自《周易》，'以俟休復'，是等待以後太皇太后恢復自己的兒子而復辟。"章惇的兒子們以前和劉摯的兒子交游，劉摯也間或和他們有接觸。鄭雍、楊畏引見接待他們，定下使劉摯入獄的計謀，希望今後幸福。宣仁皇后於是當面對劉摯說："有人說你結交來往的是不正派的人，作他日的打算，你應當一心忠於王室。像章惇這樣的人，即使是處於宰相的地位，也不一定快樂。"劉摯驚慌恐懼地退下，上奏爲自己辯解，執政也替他說話。宣仁皇后說："在我垂簾聽政的最初，劉摯排斥奸詐邪惡之人，確實忠心耿直。但這兩件事，不是他應該做的。"以觀文殿學士罷官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反駁說："劉摯忠直奮不顧身，朝廷提拔他任重要的位置，一旦因懷疑而罷官，天下的人看不出他的過失。"朱光庭也被罷

州。

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初，摯與吕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吕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彦尚主，以兄忠彦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彦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托其亡父嘗説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

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

官。七年，移到大名，又被鄭雍等人阻遏，改知青州。

紹聖初年，來之邵、周秩議論劉摯變法、棄地之罪，被奪職知黄州，又貶爲光禄卿，分司南京，在蘄州居住。將要出發時，對他的兒子們説："皇上任用章惇，我已得罪。如果章惇顧及國家大事，不遷怒於百姓，僅是貶責我們，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遺恨。衹怕他打算進行報復，法令日益嚴厲，天下將不太平！"他滿臉憂愁，没有一句話提到自己被貶官。四年，陷入邢恕的誹謗，貶爲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僅有一個兒子隨從他。家人痛哭流涕願意跟從侍奉他，都没有允許。幾個月後，因病而死，年六十八歲。

當初，吕大防和劉摯任宰相，文及甫守喪，在洛陽怨恨，守喪期滿，恐怕得不到京官，寫信給邢恕説："改月守喪期滿，不一定有入朝的打算。當道者猜忌怨恨有雄才的人日益加深，他們的黨徒很多，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并有'粉昆'幫助，一定想把聖后處於甘心快意之地，真讓人心寒。"他們所説的司馬昭，是指吕大防獨立爲相時間已很長；所謂"粉昆"，世人把駙馬都尉稱作"粉侯"，韓嘉彦娶了公主，因而把他的哥哥韓忠彦稱作"粉昆"。邢恕把信給蔡碩、蔡渭看，蔡渭上書訴訟劉摯以及吕大防等十幾人陷害他的父親蔡確，陰謀危及國家，引用文及甫的信作爲證據。當時章惇、蔡卞正在誣衊僞造元祐諸人的事情，趁此想殺掉劉摯以及梁燾、王巖叟等人。認爲劉摯有廢立皇上的意圖，於是興起了同文館獄事，任用蔡京、安惇審查，逮捕審問文及甫。文及甫在元祐末年因吕大防的恩德任權侍郎，又因韓忠彦雖然被罷免，哲宗對他仍很好，就僞托他死去的父親曾經説司馬昭是指劉摯，"粉"是指王巖叟面白如粉，"昆"是説梁燾字况之，"况"和"兄"相似。又審問他實情，他僅説："懷疑其事勢如此。"劉摯死後，蔡京的奏書没來得及考查檢驗，於是免去他兒子的官職，和他的家屬一起遷移到英州，三年之間，因瘴氣致病而死的有十人。

徽宗即位，下詔讓他的家屬返回，根據他的

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

兒子劉跂的請求，得以回老家安葬。劉跂又控訴文及甫對他父親的誣陷，於是貶謫文及甫和蔡渭到湖外，追認劉摯中大夫。蔡京任宰相，追降劉摯爲朝散大夫。後來又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年，贈爲少師，謚號忠肅。

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録，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劉摯嗜好讀書，從小到老，手不釋卷。家中的藏書大多親自校對，得到了善本有的親手抄録，孜孜不倦。年輕時愛好《禮》學，他對《三禮》的研究，在諸經中尤其精到。晚年愛好《春秋》，考察儒家各派的異同之處，辨析他們的得失，多能通達聖人的經意。他教育子孫，先教他們要樸實，然後教他們作文。他常常說道："士人應當把器度和膽識放在首位，一稱作文人，就没有值得觀看的了。"

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劉跂能作文章，遭遇黨禍，做官不得志，住在家裏躲避禍患，以壽老告終。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税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某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争，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縣人。父親蘇紳，葬在潤州丹陽，因此他遷居在那裏。考中進士，歷任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當時建業承繼李氏之後，賦税圖籍，一概都没有準則，每次發運賦税，高低都由官吏掌握。蘇頌因爲治理其他的事情，詢問百姓鄰里的人口和物産，知道了其中的詳情。等到定户籍時，百姓有的不上報，蘇頌警告他們説："你有某個人某種財産，爲什麽不説?"百姓驚慌害怕，都不敢隱瞞。於是剔除過去的辦法，在一縣中統一賦税，簡單而便於實行，各縣令視作法規，以致率領百姓來到堂下下拜致謝。凡是百姓有糾紛，蘇頌給他們講明鄉黨之間應該親近友善，如果因爲小的争端而失去和氣，一旦有了緊急情况，將依賴誰呢。百姓往往致謝離去，有的在半路想起了他的話就停止。當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對於部下的官吏很少許可，看了蘇頌制訂的辦法，却説："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

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閲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

調任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把政事交給他處理，説："子容辦事精細，一經他閲覽，我就不用看了。"當時杜衍在睢陽養老，看見蘇頌，非常器重他，説："像你這樣，真是所説的不可

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

得而親疏的人。”杜衍又自述他平生人們難以看見的用心之處，於是由小官一直做到侍從、宰相治政的方法，都告訴蘇頌，說道：“因爲和你知心，并且知道你以後一定會做到這個官位，老夫不是以此誇耀自己。”所以蘇頌後來處理政事，和杜衍大略相似。

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彦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年間，文彦博任宰相，請求立家廟，事情下達到太常。蘇頌認爲：“按照禮制，大夫士人有田的就祭祀，没田的就進獻祭品，因此擁有土地的人纔建廟祭祀。有田就有爵位，没有土地没有爵位，他們的子孫就没有辦法繼承祖宗的祭祀，所以有家廟的祭祀就到他們自身爲止，他們的子孫没有爵位，祭祀就廢掉。如果參考古今的禮制，依照封爵的法令，分開等級，把土地農田賜給他們，這樣建立家廟的制度纔可以議論。如果不這樣，就請求按照唐朝賢士寢堂祠饗的禮儀，僅使用招待客人用的器物和一般的食物。”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宫，頌謂：“赦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册并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嘆重。

嘉祐年間，下詔禮院討論在景靈宫建立已故郭皇后的神御殿，蘇頌説：“赦書講：‘先前因爲忿憂，失去了謙卑恭敬。’這就没有可以廢掉的事情。又講道：‘我顧念他自己在長秋宫居住的時間，僅有十二年，一直在先皇后的寢園恭敬地侍奉。’這説明皇上有不應該廢她的悔悟。又講到：‘可以追認恢復皇后，她的附祭和謚册都停止。’這就是有合附祭以及謚册的意思。請把郭皇后放在皇后廟一起祭祀，完成追認恢復的事情。”大家的意見没有定下來，宰相曾公亮問道：“郭皇后，是皇上的原配夫人，如果附祭，事情就大了。”蘇頌説道：“本朝的三位聖人，賀、尹、潘都是原配夫人，和郭皇后的情況相似。現在放在皇后廟裏一起祭祀，怎能有同異的説法。”曾公亮説：“討論的人認爲她私下逼迫母后，這恐怕是皇上後來讓她配祭的意思。”蘇頌説：“如果加上一個‘懷’、‘哀’、‘愍’的謚號，就不是逼了。”曾公亮感嘆器重。

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

升任集賢校理，編定書籍。蘇頌在館下九年，侍奉祖母及母親，養活姑姊妹和外親幾十人，和樂甜美，按時讓他們結婚出嫁。妻兒的衣

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

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産而可强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内郡縣，又以關内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闃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虚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盗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爲盗；能使其不爲盗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

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汹汹，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静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

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

食常常不能供給，他却安然處之。富弼曾稱贊蘇頌是古代的君子，等到和韓琦一起任宰相，共同表彰他廉潔退讓，讓他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是邊境降人，所到之處和守備的人争進，蘇頌以禮對待他們，皆盡誠意。趙至忠感激涕泣説："我身雖然是夷人，然而見義就服從，我平生真正佩服的人，惟有您和韓魏公。"

仁宗去世，依山建造陵墓，官吏用難以得到的物品來虐害各州。蘇頌説："皇上遺詔喪事一定要簡便節約，豈有當地不生産却可以强行讓他們交納的？根據他們有還是没有，事情也就辦成了。"英宗即位，召他提點開封府界各縣鎮公事。蘇頌上奏："周朝的制度是六軍從六鄉中選出，住在三畿四郊之地；唐朝設十二衛，也散布在京郊州縣中，又把關内各府隸屬，都是爲了控制四方，作爲國家的外衛。本朝的禁兵，大多屯居在京城以及京郊東南各縣，雖然運送方便，但是西邊的武力裝備很少。現在中牟、長垣是都門要道，外國的軍隊都由此而來，而過去没有屯兵，没有防守，請設軍營增加軍隊，以便防備特殊事情的發生。"第二年，飢民果然乘虚侵犯長垣，殺官吏，正像蘇頌擔憂的那樣。蘇頌又請求用捕獲盗賊多少來考核縣令政績，認爲："巡檢、縣尉，能捕獲盗賊，却不能讓人不做盗賊；能讓他們不做盗賊的，是縣令。而且百姓遭受搶劫，長官却不盡到他的職責，可以嗎？"

升爲度支判官。爲契丹使者送行，留宿恩州，驛站的房子失火，左右的人請他出去躲避，蘇頌不動。州兵想進去救他，他閉門不接受，讓防衛士卒撲滅大火。剛開始着火的時候，州人氣勢汹汹，大聲報告使者有變，救兵也想因而生事，靠蘇頌沉着冷静而止住。遂即傳到京師，神宗有所懷疑，蘇頌的使者回來，上奏，神宗稱贊了很久。任命他爲淮南轉運使。召修起居注，擢升知制詔、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

當時知金州的張仲宣因貪贜枉法犯了死罪，法官援引李希輔的例子，把他杖脊黥面發配海島。蘇頌上奏説："李希輔、張仲宣都是枉法，罪行却有輕重。李希輔出知台，受賄賂數百數

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

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

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并落知制誥，

千，額外超度僧侣。張仲宣屬下的金礦，發出檄文經過巡檢查究，其利很少，當地的人害怕開礦，拿八兩金子給張仲宣讓他不要派官吏來校核，這僅是違犯了法令，可以比作恐喝條罪，和李希輔的罪不同。”神宗説：“免掉杖打而黥面，可以嗎？”蘇頌説：“古代刑不上大夫，張仲宣是五品官，現在用黥面代替死罪，讓他和刑徒奴隸爲伍，雖然其人没有可以自矜的，所看重的，是污辱了大夫。”於是免去杖打黥面，流放到海外，成爲定法。

他又上奏：“提舉青苗官不能體察朝廷的意圖，邀功争利，製造麻煩混亂。并且和各司不相統屬，文書有同有異，州縣無所適從。請和常平、衆役一起交給監司，把提舉官改爲下屬，事情就統一，而對於改革没有什麽損害。”没有聽從。

大臣推薦秀州判官李定，皇上召見，擢升爲太子中允，任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諭旨。諭旨又下來，蘇頌爲知制誥，上奏説：“祖宗的時候，天下剛安定，所以不起用孤遥之地的人登上顯要的官位。自真宗以來，雖然任用隱士，也不至於超越資歷和品級。現在李定不經選拔考核，就升授朝官，不由御史，就推薦安置在御史臺。雖然朝廷急於用人，超越常規，然而毁壞法制，得到的益處少，受到的損失大，不敢起草。”接着到了李大臨手中，也封還。神宗説：“去年下詔，臺官有缺額，委托御史臺奏請舉薦，不拘於官職的高低。”蘇頌和李大臨都回答説：“從前的臺官，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薦補充。後來因爲難以得到資格相當的人，所以朝廷特别規定這樣。但不限於博士、員外郎，并不是説選人也允許奏請舉薦。如果不拘於官職的高低，并且選人也可以在其間，這樣秀州判官也可以作裏行，不必更改爲中允。現在李定改爲京官，已經是優待，又把他放在御史臺的位置，從先朝以來，没有先例。投機之門一開，那些奔争於士途的人，希望得到擢升，朝廷的官位有限，豈能使每個人都滿意呢！”進奏不止，於是都罷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人稱蘇頌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

歲餘，知婺州。方溯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慚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吕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吴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逾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

及宋敏求、李大臨爲“三舍人”。

一年之後，出知婺州。正要逆水而上桐廬，江水暴漲，船被打偏將翻，母親在船中幾乎溺死，蘇頌哀叫着撲入水中救她，船忽然自己正過來。母親剛上岸，船就沉了。人們認爲是蘇頌孝行感動了上天。改任亳州，有豪强的婦人犯罪應受杖刑却生病，蘇頌常去檢查，病未好，譙主簿鄧元孚對蘇頌的兒子説：“你的父親高明而以政績著稱，難道會被一婦人欺騙。告訴醫生檢查，自然不會錯。”蘇頌説：“萬事都依法而辦，不忍心。如果説話有輕重，人們都會等待，會導致後悔。”不久婦人死了，鄧元孚慚愧地説：“我心胸狹小，怎能測度蘇公的用心呀。”

加授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吕惠卿曾對人説：“子容，是我們鄉里的前輩，假如拜謁我一次，可以成爲執政大臣。”蘇頌聽到後，笑而不答。總共大赦三次，李大臨還任侍從官，蘇頌纔被授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吴越饑荒，選派他知杭州。一天，他出來時遇見一百多人，訴説道：“我們因轉運司催交市貿錢，已被囚禁，死了也没錢。”蘇頌説：“我放了你們，讓你們自己營生，除了吃穿之外，剩餘的都拿來償還，以一年爲期限，可以嗎?”他們都道謝説不敢負約，果然都如期交上了欠款。

蘇頌在有美堂宴請賓客，有人告訴他有將領和士兵想作亂，蘇頌秘密地讓人逮捕他們的首領十人，審查核實後交付獄中，等到傍晚宴會結束，客人都不知道這件事。修兩朝正史時，轉爲右諫議大夫。出使契丹，遇冬至，契丹國日曆比宋曆晚一天。契丹人問用何日，蘇頌説：“曆學家的算法有小的差異，快慢不一樣，比如亥時節氣相交，還是今天；如果過了數刻，就屬於子時，就是明天了。有先有後，各自奉從自己的曆法就行了。”契丹人認爲可以。出使回來奏報，神宗皇帝稱贊他説：“我曾考慮過，這是最難處，你的回答很好。”詢問契丹的山川、人情情況，蘇頌回答説：“他們講和的時間長了，竊取中國的典章禮義，以維持統治，上下相安，没有背離

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

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潁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

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决。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减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

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别，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

的意思。過去漢武帝説：'高皇帝給我留下了平城的憂患，雖然常征討，但匈奴終究没有臣服。'到了宣帝，呼韓單于拱手稱臣。唐朝自中葉以後，河湟陷入吐蕃的統治之下，憲宗每次讀《貞觀政要》，都有收復的意圖。到了宣宗時，就把三關、七州歸有關部門。由此看來，外國的背叛和臣服無常，無關中原大國的興衰。"蘇頌的意思有所勸告，神宗贊成。

元豐初年，權知開封府，法制太嚴。認爲京城重地，必須彈壓，應當用御史一類的官來治理，不能與亳、潁無爲而治相比。有僧人犯了法，事情牽連到祥符縣令李純，蘇頌擱置没有審理。御史舒亶檢舉他故意放縱，貶爲秘書監、知濠州。

當初，蘇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的妻子李氏討厭陳世儒的庶母，想讓她死，對衆婢女説："博士守喪時，將重賞你們。"不久庶母被婢女殺死，在開封辦案，法官説李氏没有明説要殺死庶母，依法不到死罪。有人誣陷蘇頌想寬待陳世儒夫婦，皇上召見蘇頌説："這是人倫中十惡不赦的事，應當追究到底。"蘇頌回答説："事情由官吏處理，我本不敢説放寬處理，也不敢告訴他們從重處理。"案情很久没有裁决。到這時，把案件移到大理寺。想到蘇頌上次請求，移到御史臺抓來蘇頌回答。御史説："你趕快自己交待，免於受刑。"蘇頌説："誣陷人死，不能如此，誣陷自己而得罪，又有什麼傷害呢？"就手寫幾百句話認罪。皇帝看了奏狀，感到懷疑，反復查實，却是大理丞賈種民增减他的文辭造成的，真相終於搞清楚。同僚又用曾經因爲别人談及陳世儒帷薄的事，蘇頌答應説："是。"因此作爲泄露案情，罷爲知州。

不久，知河陽，改知滄州。入朝告辭，皇帝説："我很早就知道你，然而每次想任用你，總是因其他事而取消，大概是天命吧！你正直守道，時間長了自然會清楚。"蘇頌叩頭拜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朝的制度，吏部主管文官的選拔，兵部主管武官的選拔；神宗認爲三代、兩漢本來没有文武的區别，議論的人不知該

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依據什麽。蘇頌説：“唐朝的制度是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級而掌管選拔官吏的事情。現在想把文官武官都歸吏部，應該分爲左右曹掌管，每次選舉品級來分别辦理。”於是吏部開始有四選法。

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録》。

在朝廷對答時，神宗對蘇頌説：“想修編一部書，非你不可。和契丹互通友好八十多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都無據可查，擔心修書的人拖延而不能早成。以你估計，這部書何時可以完成?”蘇頌説：“需要一二年。”神宗説：“果然是這樣，除了你没有人能這樣快。”書編成，神宗皇帝讀了《序引》，高興地説：“正和《序卦》的内容相類似。”賜名叫《魯衛信録》。

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禄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

皇帝曾詢問嫡長子主祭、承重之義，蘇頌回答説：“古代貴人賤人禮儀不同，諸侯、大夫世代有爵位俸禄，所以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喪服也從而不同，匹夫百姓何以參預呢?近代不世襲爵位，因而不立宗廟，尊卑也没有統一，長子長孫和其他子孫没有差别。現在《五服敕》規定，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穿粗麻孝服三年，人活的時候禮儀一樣，死了以後喪服却不同，這恐怕不是先王制訂禮儀的本意。世俗的議論，以三年的喪期爲承重，不知是承大宗之重。我聽説在慶曆年間，朝廷議論百官應該恩蔭子弟的，長子和長孫優待，其餘的都降低，也接近古代立宗之法。請求下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應該承重的，斟酌古今聚集同族主祭的禮儀，立爲宗子繼祖的，以便和其他子孫的方法不同。百姓庶人不應當同用一法，讓人知道尊重祖先，不違犯禮教。”任吏部侍郎，升爲光禄大夫。母親去世，皇上派宦官吊唁慰勞，賜給他白金千兩。

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元祐初年，爲刑部尚書，升吏部兼侍讀。上奏説：“本朝的典章制度，沿襲唐朝的舊制，請求下詔史官采用《新唐書》、《舊唐書》中君臣的行事，每天呈上幾件事，以備皇上閲覽。”於是下詔經筵官在不是講讀日，進呈漢、唐的故事二條。蘇頌每次進呈可以作爲規勸、有補於時政的

必述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

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爲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

事，必定闡述自己的意見，反復論說。又說："皇上聰明，不能有所傾向，有就會偏，偏造成的禍患就大了。現在是守成的時候，應該無爲而治，就没有不被治理的。"每次進讀到停止戰爭使人民休養生息，必定援引古今的事，以打動皇上。

不久又請求重新造渾天儀，於是任命蘇頌提舉。蘇頌對於律曆有深入的研究，因爲吏部令史韓公廉通曉算術，有精巧的構思，奏請任用他。教給他古代的方法，造了三層高臺，在上面放渾天儀，中間放渾象，下面放司辰，用一個機關相聯接，通過激水帶動輪輻旋轉，不用人力，到了刻度，司辰就出來通告時間。根據星辰運行的位置，時間非常準確，没有差錯，白天黑夜，都可以推測，這是前所未有的。

蘇頌先後掌四選共五年，每次選人改官，官吏從中挑剔，故意停滯不辦。蘇頌告誡官吏說：某官因某事應當到某處，并引用相應的條文，都毫不遺漏地寫在狀上。從此吏不能得逞。每次上訴的人來了，他一定取出案牘讓他們自己閱讀，上訴的人信服，退回；如果他們不服，蘇頌一定反復詢問，考慮可行而去做，假如有疑問，就爲他們上奏請求，或者告訴都堂。所以選官大多對他感恩戴德，没有得到所希望官職者，也心服口服地離去。

升爲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升尚書左丞。曾行樞密事。邊帥派遣种朴入朝上奏："得到諜報說，阿里骨已經死了，他們的人不知立誰爲王。契丹有官名叫趙純忠的，謹慎可靠可以任用，希望乘他們還没有安定下來，用幾千精兵，擁護趙純忠進入他們的國家立他爲王。"大家認爲應該答應這個請求。蘇頌說："事情還不可預知，越過國境擁立君主，假如他們拒絕而不接納，難道不是損害國家的威嚴嗎？慢慢地觀察他們的變化，等他們安定下來後再安撫收容他們，也不算晚。"後來阿里骨果然安然無恙。

七年，爲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蘇頌任宰相，目的在於奉行舊制，使百官守法遵職。根據能力授予職務，杜絕投機做官的源頭，戒備戰場

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争論未决。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

上的大臣邀功生事。對那些不妥當的意見，果斷力争。賈易知蘇州，蘇頌說："賈易在御史中以敢直言而著名，既然已經是監司了，現在因爲赦令，反而下調到州，不行。"争論没有結果。諫官楊畏、來之邵說他是滯留詔命，蘇頌於是上書辭職，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不久出知揚州。徙河南，没有去上任，告老，以中太一宫使住在京口。紹聖四年，爲太子少師退休。

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

當蘇頌剛執政時，看到哲宗年幼，大臣們意見紛紜，常說："君主長大後，誰來擔當現在的責任呢？"每次大臣上奏，衹取决於宣仁皇后，哲宗說的話，有時没有人答對，惟有蘇頌奏報了宣仁皇后後，一定再奏報哲宗；有旨諭，一定告訴大臣傾聽皇上的話。到了貶斥元祐舊臣時，御史周秩彈劾蘇頌。哲宗說："蘇頌懂得君臣之體，不要輕易議論這位老臣。"徽宗即位，升爲太子太保，多次進爵爲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時，他自己草擬了遺書，第二天去世，年八十二歲。下詔休朝二日，贈司空。

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律吕、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絶。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蘇頌器識宏遠，不和别人計較短長，用禮儀法度自守。雖然地位顯貴，却像一般的士人那樣奉養如舊。自從有了書籍以來，無論經史百家、三教九流之説，以至於圖緯、律吕、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其熟悉典故，喜歡給人講解，滔滔不絶。朝廷有所製作，他必定去指正。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曾經討論學校的事情，想讓博士分經；對諸生的課程加以考試，以品行學問作爲升官之路。討論貢舉，想先考察行爲再看文章，取消封彌、謄録之法，使考官參考他平時的表現，從州縣開始實行，這也許能恢復鄉貢里選的遺範。議論的人認爲他的觀點是對的。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

論曰：吕大防嚴謹忠厚，劉摯耿直，蘇頌有德行度量。這三個人，都是在母后垂簾聽政的時候任宰相，而能够使元祐之治，和嘉祐時同樣隆盛，他們的功勞難道是容易達到的嗎？吕大防上

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防并死於貶，士論冤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爲奸邪所污，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顔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疏宋朝法度的八件事，説話没有溢美之辭，可作爲後代萬世的法式。劉摯對正直和邪惡的分辨非常嚴明，終因正直激怒了衆小人，於是和吕大防一起被貶而死，士人認爲他們死得冤枉。惟獨蘇頌巋然獨立直至年老，没有被奸邪小人所害，世人稱道他明哲保身。然而從他議論知州張仲宣接受賄金這件事來看，冒犯皇上申辯他罪情的輕重，又陳述刑不上大夫之義，終使張仲宣免於黥面。從此宋任命的官吏犯了貪贓至死罪的，照例不加刑，莫非是因爲他所做的都是盛德君子所做的事，造物主幫助他嗎?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

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脩、吕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

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從小喜歡讀書，十二歲時，告别親人去江西跟從老師學習，五年之後回來。當時的學者正崇尚雕琢文字，他獨自做了幾十篇古文，鄉老先生看了，自以爲不如他。

慶曆六年，考中進士，調任嘉興主簿，擢升上虞縣令。豪族殺了人，很久没人敢過問這件事，王存來到後，查出州官受賄，富豪賄賂其他官吏改變案情，王存反而被罷免離去。很久，任密州推官。他廉潔自重，被歐陽脩、吕公著、趙槩所賞識。治平年間，入朝任國子監直講，升秘書省著作佐郎，歷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王存以前和王安石交往深厚，王安石執政後，多次召他一起討論政事，意見不同，辭謝不去。王存在三館數年，没有貶斥他人求得提升。曾在便殿召見，多次上書陳述時政，涉及到大臣時，没有隨波逐流，都是當時人不敢説的話。

元豐元年，神宗體察他忠實可靠不結朋黨，授任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當時起居注雖然每天都事奉皇上，而奏事一定要報中書等待聖旨。王存請求恢復唐朝貞觀年間左右史執筆跟隨宰相入殿的舊事，神宗認爲他的話正確，可以直接上前奏事，這是從王存開始的。

元豐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他認爲在天壇一起祭祀天地不是古代禮制，應該像《周禮》中所講的那樣親自在北郊

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謁禁，本防請托，而吊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也。"執政不悦。

祭地。官制改革後，神宗急於用人，王存請求把熙寧以來大臣因爲議論政事而得罪名，或者因受牽連被貶斥不是大過錯的人，按才召用提拔，以備使用。他的話符合神宗的旨意，被收用提拔的人很多。他又説："赦免的命令出自皇上之恩，而每年討論依法斷案的人，大多請求不因爲赦令而把原罪減輕。官員拜謁被禁止，本是防止請托，對死者的哀吊對病人的慰問，一切都杜絶了，這都不妥當。"宰相由此而生氣。

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歡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逾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内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户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

元豐五年，升任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城沿汴河居住的人，偷挖汴河大堤來擴大住地，有人請求命令他們修築大堤恢復原貌，又按照民房侵占官道的規定讓他們撤離。這兩個計謀出自宦官，已有詔令。王存説："這是我的職責。"入朝上奏這件事。當天就解除了勞役，京城的人都歡呼慶賀。升爲樞密直學士，改任兵部尚書，轉到户部。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永裕陵的財力耗費，不按要求備用，宰相乘機又把他遷到兵部。太僕寺請求内外馬事能够由皇帝專管，不要隸屬駕部。王存説："像這樣的話，官制破壞了。先王端正省、臺、寺、監的職責，使其相互制約，不能由官吏自便，而壞法規。"元祐初年，回户部，他堅決推辭不接受。二年，爲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升任左丞。

有建議罷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

有人建議廢除對京城内保甲的訓練，王存説："現在京城士兵逐漸減少，再廢除保甲不加訓練，不是國家的根本之計。而且先王不怕艱難而做這件事，既然已經就緒，無故廢除，不行。"門下侍郎韓維被罷免，王存上奏："罷免一個正直的人，天下人很失望，忠誠者沮喪泄氣，奸邪者就爭相求進了。"又議論杜純不該罷免侍御史，王覿不該罷免諫官。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决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

各地請求犯了死刑的人定罪，刑部請求寬恕，都省多次因没有可以寬恕的根據不接受。王存上奏："這是祖宗訂下的制度。官府想讓他們活下來，朝廷却破例把他們殺了，可以嗎？"他又上奏："廢除進士專攻一經的制度，和詩賦相參照，這失去了先王廢黜詞律、崇尚經術的本意。"黄河决口而北流幾十年，水官討論還歸故

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鄉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

道，王存争辯說：“故道已經很高，水的本性是向下流，改回故道白白浪費財力，恐怕成功不了。”終於停止這件事。蔡確寫詩發牢騷表示不滿，王存和范純仁想減輕他的罪過，蔡確被貶到新州，王存也被罷免，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當初，王存改任兵部，是由於蔡確之力，現在，因爲蔡確而被罷免，士大夫都稱贊他能够不計較以前的怨恨。一年多後，加任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州、潤州僅相隔一水，采用以前宰相的例子，能够過年時回家上墳，拿出賞錢發給鄉里鄉親，又以酒食宴會父老鄉親，和他們相互敬酒應酬，鄉黨傳爲美談。

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召爲吏部尚書。當時，朝廷朋黨之争逐漸激烈，王存對哲宗說：“人臣朋比爲黨，實在不可助長，然而有時不細加審察，就會牽連好人。慶曆年間，有人指責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結爲朋黨，依賴仁宗聖明，没有被他們迷惑。現在如果有進言這種說法的，希望陛下明察。”因此又和任事的人相違背，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宫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禄大夫。

紹聖初年，請求告老還鄉，提舉崇禧觀，遷升右正議大夫退休。以前的制度，他應當得到東宫保傅，言官指責王存曾經議論歸還西夏土地，所以減少對他的恩典，不久又降爲通議大夫。王存曾經哀悼近代的學士雖然貴爲公卿，但是祭祀祖先時，却遵照百姓的制度。等到他歸老還鄉定居，首先修建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去世，年齡七十九歲。贈爲左銀青光禄大夫。

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并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王存生性寬厚，日常生活恭敬謹慎，不做欺詐之事，操守堅定如一，牢不可破。司馬光曾經說過：“在萬馬奔馳中能够停住脚步的，是王存！”

孫固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户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彦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彦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縣人。從小就立志，九歲時讀《論語》，說：“我能實行。”徂徠石介一見到他，就期待他成爲宰相之才。中進士，調任磁州司户參軍。跟從平定貝州，給文彦博提出對脅從的人不加罪的建議，和文彦博的意見相合，所以衹誅殺了首惡之人，其餘的人没有施加

及。轉霍邑令，還秘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

治平中，神宗爲潁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

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

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

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

刑法。轉任霍邑縣令，升秘書丞，任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道他賢能，讓人告訴他來見面，孫固不肯來。韓琦更加器重他，引薦他任編修中書諸房文字。

治平年間，神宗爲潁王，以孫固爲侍講；神宗爲皇太子，又讓孫固爲侍讀。神宗即位，擢升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攻取綏州，孫固知道神宗是想攻取西夏，想先備戰，就進言說："對待邊遠地方的人，應該表現出誠信，現在没有名目就動兵，不是好的計策。希望采用漢朝韓安國魏相、唐朝魏徵論兵的策略，和現在相互參照比較，是對是錯就非常明瞭。戰爭，是危險的，不能輕舉妄動，妄動就會有後悔的時候。"大臣們討厭他的說法，出知澶州。

回朝知審刑院，又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道："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嗎？"孫固回答說："王安石的文才很高，處在侍從獻納官的職位，就可以了。宰相應該有度量，王安石心胸狹隘不能容人。一定要求得賢能的宰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都是合適的人選。"神宗總共問了四次，孫固都是這樣回答。王安石掌權，變更法度，孫固多次討論事情和他不一致；青苗法頒布後，孫固又極力陳述不妥之處。等韓琦的奏疏呈上，神宗被感動了，對孫固說："我仔細考慮這件事，實在不妥當。"孫固出來告訴執政官說："皇上有了意旨，應趕快制訂措施，以便造福天下百姓。"不久神宗竟然聽從了王安石的意見。孫固又領銀臺司。

孔文仲在對答制策時批評時政，上奏罷免他。孫固上奏："陛下求名士，士人用實情回答，現在反而說他犯了過錯，爲什麼？現在說孔文仲的言論迷惑天下，我擔心天下不被孔文仲言論所迷惑，却爲孔文仲的被罷黜而感到迷惑。"胡宗愈因言事被驅逐，蘇頌、陳薦因爲討論李定的事被罷免，孫固都爲之争辯。

當時討論尊奉僖祖作爲始祖，孫固議論道："漢高祖因爲奪取天下和商朝、周朝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作爲始封皇帝；光武帝中興，不敢把

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别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春陵作爲始祖而把高帝作爲始祖。宋取得天下，留傳萬代，是太祖的功勞，不應當代替他的祭祀；請把太祖作爲始祖，而給僖祖另外建立廟堂。在合祭祖先的日子，使遠祖的牌位面向東而立表明他的尊長地位，符合所説的祖因孫尊、孫因祖屈的意思。”韓琦看見後感嘆道：“孫公的這個意見，足以流傳不朽了。”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盗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争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内徙者二萬户。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國人偷偷耕種解子平土地，有一年多，官吏力争却未能歸還。孫固掌握了事情的要領，駁斥他們使其感到羞愧，糾正了邊疆二百里地。熙寧末年，孫固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年，同知樞密院事。當時征討安南，建順州，該地瘴毒很厲害不能防守，孫固請求放棄，往内地遷徙的有二萬户人家。

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説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吕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

諜報人員報告西夏人幽禁了他們的君主，神宗想征討，孫固多次講發兵容易，解除禍患困難。神宗説：“西夏有了破綻不去攻取，就會被遼國占有，不能失掉這個機會。”孫固説：“如果一定要攻取，請聲討他們的罪行稍加攻打，使他們的土地分裂，讓他們的酋長自己各守一方。”神宗笑着説：“這真是酈生的説法。”當時宰相説應當直接渡黄河，不能停留。孫固説：“這樣誰替陛下擔當這個責任呢？”神宗説：“我已經囑咐李憲了。”孫固説：“攻伐别國，是大事，怎能讓宦官去！現在陛下任用李憲，士大夫誰願意被用呢？”神宗不高興。過了幾天，孫固又上奏：“現在分五路出師却没有大帥，即使成功，軍隊一定會造成混亂。”神宗説：“很難找到任大帥的人。”吕公著説：“既然没有這樣的人，不如停止這件事。”孫固説：“公著的意見很對。”

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

當初討論分五路入討西夏，在靈州會師，李憲從熙河攻入，却不奔赴靈州，自己打開蘭、會，想以功補過。孫固説：“兵法講逾期而至的要被斬首。現在各路都前進了，惟獨李憲不去，雖然取得了蘭、會，他的罪過不可赦免。”神宗不聽，後來軍隊果然没有成功。神宗説：“我一開始認爲孫固的話很迂腐，現在後悔莫及。”

改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

改任太中大夫、樞密副使，升知院事，因生

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福宫。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宫，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宫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强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彦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温靖。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傅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宫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宫，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

病没有任職，授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不久提舉嵩山崇福宫。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移鄭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宫，隨即爲門下侍郎。哲宗和太皇太后因爲他年事已高，每次朝會參加朝拜禮儀，聽任他在幕帳中休息。孫固多次請求退休，太皇太后説："你是先帝在東宫時的舊臣。現在皇帝剛剛聽政，勉强留下來輔導他；身體不舒服，拿取文書在家處理就可以了。"孫固很感激，强打精神辦理政事，又知樞密院事，多次升官爲右光禄大夫。五年，去世，七十五歲。哲宗、太皇太后都失聲哭泣。當時文彦博退休回洛陽，將要在崇政殿設宴餞别，因爲孫固在殯期，取消宴别。停止視理朝政二天，贈孫固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温靖。

孫固精誠純粹，不喜歡對抗别人，和人在一起時間越長越可信，所以經歷了平安和風險，却不被人疾恨陷害。他曾説："人應該把聖賢作爲老師，一節之士，不足以學習。"又説："用熱愛親人的心情去熱愛君主，就没有辦不成的事。"司馬光隱退，孫固每次都勸説神宗召他回來；司馬光到陳州做官，路過鄭，孫固和他一起討論了幾十個有關天下大事的問題，説："你去做了宰相後，應該根據這些事的先後緩急審慎處理。"傅堯俞爲他作墓志銘説："司馬公的清高節操，孫公的淳厚美德，是所謂不説大家也相信的。"世人認爲是恰當的議論。紹聖時奪遺恩，元符二年，奪贈官，列入元祐黨籍。政和年間，徽宗因孫固曾做神宗宫僚，特别把他從元祐黨籍中去掉，恢復封贈。

趙瞻字大觀，祖先是亳州永城縣人。父親趙剛，做太子賓客，遷到鳳翔的盩厔。趙瞻考中進士，調任孟州司户參軍，改萬泉縣令。捐贈圭田修建學校，學生從很遠的地方來。改知夏縣，設八監堂，寫下古代好的縣令的政績以監督自己。又作爲秘書丞知永昌縣，修築六堰灌溉農田，一年減少徵賦幾十萬，因用水發生的糾紛都平息了，百姓把他比作召、杜。

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群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條著其詳，爲《西山别録》。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

升任太常博士，知威州。趙瞻認爲威州、茂州和群僚相混雜，地勢險要難以防守，不如把他們合起來在汶川建州。分條詳細著録，寫成《西山别録》。後來在熙寧年間，朝廷治理西南，取趙瞻寫的書作爲參考。

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説。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

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年，從都官員外郎任侍御史。上疏説："英明決策獨立教化，是君主最高的權力。審慎地運用最高權力，應當掌管天下的大事，考察天下的公論，就可專權。如有積累很久的弊端，希望陛下考慮。在賞罰施設方面的失誤，能够除去的就除去；頒布的號令言語行動方面的錯誤，能够停止的就停止下來，依靠宰相發揮作用，應該察看他的效果；清楚臺諫官的才能，應當相信他們。兵權應當從宦官手中削弱，邊防之事應該交給老將。使用權力不能一意孤行，應該聽從天下人的願望。"英宗稱贊他講的好。

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内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夏，别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

很久後，下詔派遣宦官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各路鈐轄，招納安撫各部。趙瞻認爲唐朝用宦官任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代不能如此，應該追回宦官，任用守臣，多次向上奏疏，言辭非常激切。逢文彦博、孫沔防守西夏，另派馮京安撫各路，趙瞻又請求罷免馮京的使臣職務，專門委派老將。西夏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抵禦，却加任孫長卿爲集賢院學士。趙瞻説孫長卿應當被黜而不該奬賞，賞罰顛倒。京東的盜賊多次起事，趙瞻請求换掉防守曹、濮没有能力的大臣，没有結果。就請求隱退，力言追回王昭明等人，英宗改變了態度，接納了他的意見。

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温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争，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争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

二年秋，京城發大水，下詔百官上奏論事，奏章大多留在宫中。趙瞻請求"把奏章都拿出來，交給兩省詳細選擇後上報"，聽從了他的意見。當時討論追加尊崇濮安懿王的事情，趙瞻引用漢代師丹、董宏的事例，對他的屬下薛温其説："事情將要像這樣，我一定以死相争，纔是我的職責。"中書請求稱安懿王爲父王，趙瞻争論道："仁宗已經明白地下達詔令把陛下作爲兒子，議論的人被禮儀中由誰所生由誰所養的名分所迷惑，妄加責難，他們明明知道禮儀中没有爲

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嘆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并生矣！”因復力陳。

兩個父親服喪的道理，敢於割裂一詞的意思，來混亂真實含義。而且文中講到被遺棄的妻子和被休棄的母親，被遺棄以後就不是妻子了，被休棄以後也不是母親了，辭窮就徑直書寫，怎能據以決斷大事呢？我請求和他們庭辯，以便確定是非曲直。”不久皇太后親手寫下詔令尊安懿王爲皇，趙瞻感嘆道：“以前皇太后激烈地譴責大臣，議論得以停止。現在奸臣和宦官勾結，爲了自己的目的，把過錯推給皇上，我和首倡大臣，不能共存！”因而又極力陳述。

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决，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説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

適逢代理太常少卿迎接契丹賀正使，入朝對答，英宗問到前面的事情，趙瞻回答説：“陛下是仁宗的兒子，而又稱濮王爲父皇，就有兩個父親，兩個父親是不符合禮制的。”英宗説：“御史你曾見過我想稱濮王爲父皇嗎？”趙瞻説：“這是大臣的意見，陛下不曾自己説過。”英宗説：“這是中書的過錯，我從幾歲的時候，就被先帝收養爲兒子，怎麽敢稱濮王爲父皇呢？”趙瞻説：“我請求告訴中書，下詔讓天下人知道。”當時接連幾天天色昏暗，英宗指着天對趙瞻説：“天道像這樣，怎敢妄加褒尊。我的主意已定，不用告示天下。”趙瞻説：“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誡，不因私事妨礙國事，是品德高尚。”等到出使回來，聽説呂誨等人因爲規諫尊崇濮王的事都被罷免離朝，就請和他們一起被貶，没有回答。入朝對答，英宗説：“你想成就龍逢、比干的名聲，豈如效法伊尹、傅説呢？”趙瞻惶恐害怕，説：“我不敢奉詔，使朝廷有罪相同而罰不同的批評。”於是通判汾州。

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

神宗即位，升任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任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任開封府判官。神宗問道：“你知道青苗法便利嗎？”他回答説：“青苗法，是唐朝在混亂中實行的，對於搜刮百姓的財物來説是便利的。現在要想做長遠的打算，對於愛護百姓使他們休養生息來説，實在是不便利。”

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

起初，王安石想讓趙瞻幫助自己，讓他的同黨用知雜御史官作誘餌來誘惑他。趙瞻没有答應，因此不能留在京城，出任陝西轉運副使，改

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州，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宫。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

任永興軍轉運使。因爲雙親年老，他請求知同州。七年，朝廷擔心錢幣太重，討論用交子代錢幣，命令趙瞻謀劃。趙瞻説："有本錢足够依恃，法令纔可以實行，如果過多地造出空券，是欺騙百姓。"意見和朝廷不相合，改任京西轉運使，又因雙親年老没有上任，改到陝州，請求回鄉里，授提舉鳳翔太平宫。父親去世，服完喪，改爲朝請大夫、知滄州。

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别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

哲宗即位，轉任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升户部侍郎。元祐三年，升任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上朝入對時説道："國家政務所急需的，是人才。現在大臣選武臣很難迅速瞭解，請下詔令各路安撫、轉運使推薦使臣，把他們的才能進行區别分類，依次列爲三等，建立簿册以備選用。

初，元豐中，河决小吴，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吴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决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争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

當初，元豐年間，黄河在小吴决口，北入界河，東流大海。神宗下詔，東流入海的舊道淤泥很高，不能回流，不能再堵塞。開大吴來保護北都。這時，都水王令圖請求恢復黄河故道，下達執政官討論。趙瞻説："黄河决口已經有八年，没有形成定論。現在突然進行大工程，需要三十萬勞工，用二千萬木料，我擔憂這件事。朝廷剛派遣使臣察看，如果認爲河水向東流不便，應該立即聽從他們的話；如果認爲可以回流，應該制訂幾年的計劃，以便緩和民力。"討論的人又認爲黄河入界河北流，失去了中原的險要屏障，過去的澶淵之戰，如果不是黄河，戰事就不會停止。趙瞻説："稱王天下的人依靠德操而不靠險要屏障。過去堯、舜在蒲、冀建都，周朝、漢朝在咸、鎬定都，都經歷了數百年，没有聽説過用黄河來作爲抵禦外國的屏障。澶淵之戰，是祖廟社稷顯靈，章聖皇帝的恩德，將士們的機智勇敢所致，所以敵人的將帥投降，難道衹是黄河之力嗎?"後來使臣認爲使河水東流不方便，水官又請求堵塞黄河北流，趙瞻堅决力争，終於下詔停工，聽從趙瞻的意見。

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

洮、河各族認爲青唐首領逐漸衰弱可以挾制，想依靠宋軍的威力廢除，邊防大臣立即請求

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

發兵。趙瞻説："不行。駕馭外國人要以誠信爲根本，況且已經任命他爵號，他雖然喪失了衆人的支持，却没有犯王法，有何理由討伐他？如果這件事不能成功，戰禍就會從此再起。"停止了這件事。趙瞻又上奏撤銷渠陽軍，以延緩荆湖民力；請求詔告西夏讓他們歸還永樂的遺民，夏人聽命。

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五年去世，年七十二歲。太皇太后對輔佐大臣説："可惜呀，他是個忠厚的君子。"皇上親臨哀悼，停止視理朝政兩天。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懿簡。紹聖年間，有人認爲他附和元祐大臣，追奪贈官，列入元祐黨籍。

瞻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録》一卷。四子：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彦詒，太康主簿。

趙瞻著有《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録》一卷。有四個兒子：趙孝諶，任瀛州録事參軍；趙獻誠，任唐城縣令；趙某某，早死；趙彦詒，任太康主簿。

傅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戲爲娱，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嘗監西京税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

傅堯俞字欽之，原是鄆州須城人，遷到孟州濟源。十歲能寫文章，中進士時，還不到二十歲。石介每次經過他的住處，傅堯俞没有不在的，石介説："你少年就應科舉，不游樂玩耍，爲什麽呢？"傅堯俞説："我的本性不喜歡嘈雜，没有别的原因。"石介感嘆認爲他傑出。曾經監西京税院事，留守晏殊、夏竦都對他説："你有清遠的見識高雅的氣度，文章言簡意賅，有卿相之才。"

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

知新息縣，多次升官爲太常博士。嘉祐末年，任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給李瑋，被家監梁懷吉、張承照離間，和丈夫不和。仁宗把梁、張二人逐斥於外，不久，又讓他們兩人回到公主家，讓李瑋出知衛州。傅堯俞説："公主依仗寵愛輕視他的丈夫，陛下爲她逐出李瑋而讓隸臣回來，違背禮儀，被四方的人笑話，以後何以教誨其他衆女兒呢？"

皇城邏卒吴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

在皇城巡邏的士兵吴清誣告富人殺了人，審訊後發現没有事實，官吏要吴清解釋，主管内侍的不派他來。傅堯俞説："陛下憐惜吴清，恐怕

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

不能再聽到外面的事情了。我認爲不如把這件事交給外面處理，公開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并進行獎賞和懲罰，則凡是上報的事情都真實了，這就是增廣視聽的方法。如果放縱而不過問這事，進讒言的人就會肆意横行，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想求得治理好國家，行嗎?”

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

内侍李允恭、朱晦違法加官其子，趙繼寵越級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管内藏，却拿珠寶給他妻子看。傅堯俞認爲寵幸過失，應當防微杜漸，都進行彈劾。

時乏國用，言利者争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當時國家缺乏財物，言利的人争獻使國家富裕之策。傅堯俞上奏説：“現在國家用度不足，實在不能忽視，然而要想改變，陛下應該儉省削減費用，爲天下人做出榜樣，不要耽誤農時，不要損害商人，這樣做就行了。否則，變更徒勞，對國家没有益處，被聚斂的人利用，天下就危險了。”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饋，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

仁宗年事已高，没有立皇太子，傅堯俞請求立宗室中賢能的人，以安慰天下人的厚望。英宗爲皇太子，官吏缺乏供給，仁宗不知道這件事。傅堯俞上奏説：“陛下既然以國家爲重立了皇太子，應該用對待家人的禮節，讓皇太子早晚在身邊侍奉進餐，以便通達上慈下孝的誠意。現在禮遇有缺漏，不是所謂尊崇親人、重視國家的根本了。”於是下詔官府供給非常豐厚。

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内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宫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 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并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逐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録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

英宗即位，轉任殿中侍御史，升起居舍人。皇太后和英宗同時聽理政事，英宗有病，病愈後，傅堯俞上書皇太后，請求把國事交還英宗。不久，聽説内侍任守忠講了挑撥離間的話，傅堯俞勸諫皇太后説：“外面議論紛紛疑惑不解，兩宫之情没有溝通。我認爲要天下人信任，没有比把天下讓給皇上更大了，也没有比出以公心更大的了，况且皇帝以他精明睿智的天資，貫通古今，而接受天下呢? 如果誅殺流放進讒言的人，慈孝的名聲就都有了。”於是皇太后還政，驅逐任守忠。傅堯俞對英宗説：“在皇太后左右辦事的人，對於他們的辛勤應該多加獎賜，稍加恩惠，對上安慰母后，對下安撫不安之人。况且任守忠已經被驅逐，其餘的事情不追問就行了。”

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

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陝西言，近邊熟户頗逃失。詔以内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略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

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吕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

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

升爲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親待傅堯俞，曾經在下雪的時候賜對，傅堯俞從東厢房走來，英宗向東傾身接待他，每次他上奏完事情告退，英宗大多目送他走遠。英宗曾經問道："官員很多，誰忠誠誰奸邪？"傅堯俞説："大忠大奸之人，本性不變，中性之人，在於皇上的教化。"英宗采納了他的意見。

當時英宗初臨朝政，謙讓任用大臣。傅堯俞上奏："大臣的話不對，陛下以爲對并且實行是可以的；如果覺察到不對，却聽從，皇權何在？希望君臣交往，肯定對的排除錯的，不要顧臉面而聽從。把大家意見綜合，没有偏頗厚薄，權柄就歸於陛下了。"曾經因爲議論政事，英宗説："你怎麽不談蔡襄呢？"傅堯俞回答説："如果蔡襄有罪，陛下爲什麽不自用刑法，豈用我説？"英宗説："想要臺諫官説話，作爲公議廢黜他。"傅堯俞對答説："如果從公議來説，我衹看到蔡襄辦理山陵的事情有功勞，没有看到他的罪過。我身爲諫官，讓我依皇上的旨意來談論這件事，我不敢。"

陝西上奏，靠近邊疆的熟户很多逃亡流失。皇上下詔讓内侍李若愚等人爲陝西四路鈐轄，讓他們招納這些人，每年入朝奏報一次。傅堯俞説："這是安撫、經略使的職責。况且像李若愚等人，陛下如果不相信他們的話，就如同没有任用；他們説的話如聽從，那麽邊帥的權力，就轉移到這四人的手中了。"不久罷免了這四人。

大臣建議濮安懿王應該被稱作皇父，傅堯俞上奏："這對於人情禮法來説，都是大錯誤。"和侍御史吕誨同時上奏十多疏，他們的言辭非常激切。主持議論的人知道紛擾不安不能遏制，於是將稱"考"變爲稱"親"。傅堯俞又説："'親'，不是父母是什麽？這也不行。恩義的存亡是一樣的，先皇帝既然把陛下作爲兒子，在這個時候，假如濮王尚且安康，陛下能够稱他爲父親嗎？"又因爲水災的事説："怠慢宗廟，雨就不停。現在稱濮王爲皇父，對於仁宗之廟來説，怠慢得太厲害了。"

不久，命令傅堯俞和趙瞻出使契丹，回來，

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呂誨、呂大防、范純仁都因規諫濮王的事情被罷免，又任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上疏要求罷免離去，英宗當面挽留他。傅堯俞說："呂誨等人已被逐去，我從道義上不該留下。"因而第二次請求辭去，英宗很驚愕，說："這樣的話就真的不能挽留了。"於是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機問道："你因爲直言被貶斥到這裏，爲什麼不提到當御史時的事情?"傅堯俞說："那時是爲了自己的職責，怎麼能够不說呢?現在作爲太守，應當宣揚朝廷的美德，却反而喋喋不休地追說昔日政事的缺漏，這和誹謗有什麼不同?"

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并爲百代不遷之主。"

神宗即位，改知廬州。熙寧三年，到了京城。王安石早就和他友善，正要實行新法，對他說："朝廷議論紛紛，等待你來很久了，將安排你爲待制、諫院。"傅堯俞說："新法世人認爲不便，果然是這樣的話，應當趕緊討論這件事。我平生不喜歡欺瞞，所以敢於以實相告。"王安石恨他，僅授他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不久出任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向皇帝告辭，說："仁廟一室，和藝祖、太宗都是百世不遷的神主。"

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

改任許州、河陽、徐州，二年六次改任，受困於仕途之路，知道不被時人所容納，請求提舉崇福宫。在此之前，徐州報告有人談論天象的吉凶，傅堯俞因爲事情没有搞清，没有受理這事。談論的人後來伏罪，傅堯俞犯了不立即逮捕的罪，被削掉官職。起用後，監黎陽縣倉草場，州吏經過縣裏，傅堯俞跟從大家一起出來迎接竭盡禮節。知州爲他派遣其他官吏出來接納，傅堯俞不答應，說："任官怎麼能荒廢它的職責。"雖然寒冷暑熱，一定每天到倉庫辦理事情，總共有十年時間。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哲宗即位，從知明州召任秘書少監兼侍講，擢升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他上奏說："人才有能幹的有不能幹的，如果讓我補闕拾遺輔助皇上，指明善良校正過失來安定政務，舉薦正直的人廢棄枉法的人來端正大臣，我雖然没有才能，怎不盡力而爲。如果讓我窺探别人的隱私，挑剔别人的小毛病，就不是我所能做的，也

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除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後。

堯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爲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考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辨。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

不是我的志願。"御史張舜民因爲論事而被罷免，詔令傅堯俞再推薦一名御史，傅堯俞封上詔書退還，請求留下張舜民。皇上没有聽從，以傅堯俞爲吏部侍郎，傅堯俞没有答應，於是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不久，又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前宰相蔡確以詩誹謗得罪，被貶到新州，從宰執、侍從以下，被罷免的有七八人，御史府都空了。傅堯俞上奏："蔡確的黨徒，罪大應該驅逐，其他的人可以依舊。"并且説："以陛下的盛大恩德，却對於這樣的事還不能平息嗎？希望就像聽到了蚊蟲虻蟲的聲音飛過耳邊，不要對陛下産生一點觸忤，以免干擾了太和之氣。現在，用無爲之心來應對，這是聖人修養至誠駕馭遠福的方法。"

水官李偉討論大河可以從孫村引導回故道。傅堯俞上奏："大河的事情雖然不能逾越，然而接連派遣使臣去考察，都説不能回故道。而李偉又不肯承擔職責，怎能突然興動大的工程。"朝廷於是擱置了李偉的議論。進升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爲中書侍郎。六年，去世，年六十八歲。哲宗和太皇太后駕臨哭悼，太皇太后對輔佐大臣説："傅侍郎清廉正直的氣節，始終如一，真是金玉君子啊。剛想依靠他任相，却突然去世！"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獻簡。紹聖年間，因爲他是元祐黨人，奪去贈謚，列入黨籍名册。後來黨禁解除，下詔褒贈，録用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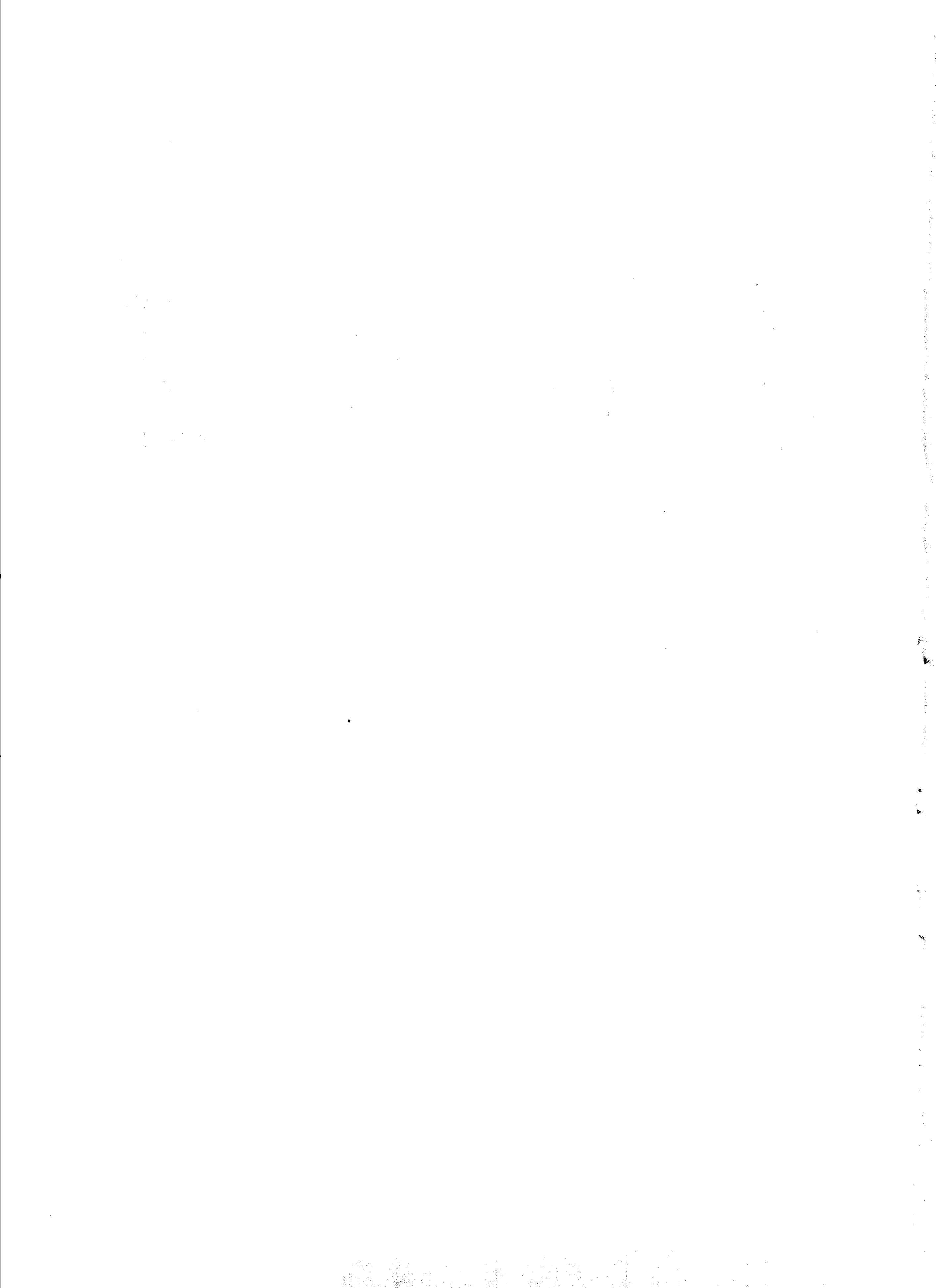
傅堯俞忠厚少言，和人交往没有城府，别人不忍心欺負他。在君主面前議論事情，没有迴避隱晦，下朝和别人談話，也不驕矜特殊。最初，從諫官補任知州，大家懷疑不妥，必定不照辦，傅堯俞一切都照辦，説："君子空出他的位置而行事，諫官有進言的職責，作爲知州知道遵守法令罷了。"徐州的前任知州占用公錢，傅堯俞來到之後，替他償還那些錢，没有還完離去。後來的知州給傅堯俞寫信讓他償還，過了一段時間，查明實際上不是被傅堯俞所占用的，傅堯俞一直没有申辯。司馬光曾對河南人邵雍説："清廉、正直、勇敢三種德操，是人難以兼備的，我對於

激，勇而能温，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别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欽之非常敬佩。”邵雍説：“欽之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進，敢言却温和，這真是難得啊。”他的從孫傅察，見本書《忠義傳》。

論曰：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最初都和王安石相友善，等到他主持朝政，不曾受到他的誘惑，和他討論新法，終究不違背自己的意願隨從他。元祐時區别忠奸，他們論述蔡確以詩誹謗之罪名恐怕太過，將要啓朋黨之禍，難道不是有先見之明嗎？其他有變更的，根據不同的事情進行諫勸，没有緘默不言。然而却没有矯枉過正的失誤，所以能够不急不慢，進退有道，在元祐的衆大臣之中，身名都得以保全，也是難得。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親梁蒨，任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燾因爲梁蒨的恩蔭，爲太廟齋郎。考中進士，編校秘閣書籍，遷任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

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

元豐年間天氣乾旱，很久不下雨，上書論述時政說：

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闤闠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音，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算，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還其仁政也。

陛下每天擔心不下雨，惟恐政事有缺陷，責備自己。丁卯日發布詔令，癸酉日就下了雨，這是上天顧念陛下的恩德之言，而喜歡這些話有愛護百姓的意思。當天下盼雨長達十個月的時間，百姓被新法所害，嗷嗷待哺，而京城尤其厲害，市井平民，没有不失去職業的，智人和愚人相互觀望，每天都有發生大變故的憂慮。陛下已經下詔賜恩，又行具體措施，研究除去苛刻的法令，减免賦税，一天之内，歡聲四起。距皇帝生日三天下潤雨，這是上天用雨來祝願陛下長壽萬年，有感於聖王之心的大徹大悟，將要回到仁政。

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而夙夜慮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

然而法令背離正道，給百姓造成毒害的，所改變的纔有萬一。人心不能理解，所以上天也不高興，便不再下雨。陛下也以此爲戒，而早晚都在憂慮嗎？現在陛下所知道的，衹是市易法罷了。新法所造成的危害，難道僅是市易嗎？像青苗錢，助役錢，方田，保甲，淤田。這些，天下的百姓都遭受

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

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疏入，不省。

内侍王中正將兵出疆，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册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户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備償。

文彦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顔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

禍害。青苗錢還没有償還，就索取免役錢；免役錢還没交納，又以淤田來加重他們的負擔；淤田剛下，却又有方田；方田的事還没有平息，又有保甲。這是危害百姓，使他們不能在皇上的恩澤下休養生息。造成危害的事，一有談論，就下交給主管官吏，主管官吏妄報説没有這種情况，就聽從相信他，不再查問，却反而認爲談論的人犯了罪。雖然有時派遣使臣去查問，他們爲了自己的寵禄，上報虚假的情况，完成差事，以至於請求普遍實行法令，上下互相隱瞞，習以成風。

我認爲天下所擔憂的，不是怕禍亂不能除去，是害怕朋黨蒙蔽的習俗一旦形成，使皇上不能聽到所應該聽到的事情，所以政事越來越壞，而禍亂即將來到。陛下能不深思其緣故嗎？

奏疏報上，没有回音。

内侍王中正帶兵出守邊疆，奬賞不依法。梁燾争論這件事没有被采納，請求出朝，出知宣州。入朝告辭，神宗説："樞密大臣説你不肯安心職責，是爲什麽？"回答説："我任官五年，不敢不守職，恐怕不能勝任使臣的職責，所以離去。"神宗説："王中正因功奬賞，爲什麽惟獨你認爲不行？"回答説："王中正欺騙假冒投機，我不敢枉法而對不住陛下。"不久，提點京西刑獄。哲宗即位，召任工部郎中，升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人請求讓宣仁后在文德殿穿戴皇服接受册封，梁燾率領同僚進行勸諫，引用薛奎勸諫章獻明肅皇后不該穿着帝王穿的衣服出現在太廟的事情，宣仁皇后欣然接納。又論述市易法已經被廢除，請求免除中下户欠款；又請求拖欠青苗錢的下户，不能讓保人償還。

文彦博議論派遣劉奉世出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述不應當派遣他，降通判虢州。梁燾上奏："御史是掌握綱紀的官，得以冒犯而公正評論，況且臣下有過錯，怎麽能畏懼而不説呢？現在御史敢於説大臣的，是天下的公議；大臣對御史感到不高興的，是出於一個人的私心。得罪天下敢

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禄，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

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絶，燾處之有條，人不告病。

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逾太行，抵河内乃已。既對，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奸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宫嘉納焉。

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焰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權户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

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

於説話的公議，而使一個人不愉快的私心得到方便，不是朝廷的盛事。”當時同時論述的有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共七個人，都召到都堂，以“應當權衡事情的輕重，所以不惜不新任命一御史，以安慰老臣”的話敕告大家。梁燾又上奏：“如果論年齡官爵俸禄，老臣是重的；如果論法律綱紀，那麽老臣就是輕的。御史，是天子的法官，不能因大臣怏怏不樂就被斥去。希望歸還張舜民的御史職位，以便端正國家的體統。”奏章十次遞上，皇上没有聽從。

梁燾又當面斥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回爲張舜民下達的制書，認爲他失職。犯了詬責同僚罪，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推辭不拜任，説：“我本來議論張舜民不該被罷免，如果認爲這不對，就應該因此受到斥責。現在却用微小的罪名而得充好的職務，出守大州，這樣朝廷的命令，就不能分辨曲直，以好壞來昭示天下。”没有回答。到了潞州，年成不好，没有等待命令就發放常平糧賑濟百姓。流亡者聽到這個消息，來的人絡繹不絶，梁燾井井有條地安置他們，人們不再受餓了。

第二年，以左諫議大夫被召回。剛要上路，百姓攀住車轅不讓走，過了太行，到河内纔散去。已入對，上書説：“皇上年富力强，没有獨斷專行；太皇保佑聖明的君主，垂簾聽政，奸人常有欺騙和蒙蔽。希望端正綱紀，申明法度，采用忠臣的意見，講求仁政。”兩宫高興地接受。

前任宰相蔡確作詩誹謗，梁燾和劉安世相繼彈劾他。梁燾又説：“當今忠於蔡確的人，比忠於朝廷的人多；敢於爲奸邪之説的，比敢於發表公正言論的多。由此可見蔡確的氣焰囂張，盤根錯節，殘教害政，造成的禍患很大。”蔡確終於被流放到新州。梁燾進升爲御史中丞。鄧潤甫任吏部尚書，梁燾論述鄧潤甫軟弱奸巧，巧妙地求得升官。没有聽從。改爲權户部尚書，没有上任，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十天後，入朝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

元祐七年，任尚書右丞，轉爲左丞。蔡京帥

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别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

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録》，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

王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

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

蜀，梁燾上奏："元豐年間的侍從官，可以任用的有很多人，惟有蔡京輕浮貪婪剛愎，不能任用。"又和同僚討論夏國的地界，意見不能相合，於是乞求離去。哲宗派近臣詢問他所以要離去的緣故，并且命令他秘密尋訪人才。梁燾説："不信任我，我的意見也不被采納，却去詢訪人才，這不是我敢於承當的。"使臣第二次到，纔説："能够充擔大任的，陛下自己知道。需要識别奸邪和正直，公正天下的好壞，考慮任用過去堅定正直純粹忠厚有聲望的人，不被左右好惡之言而轉移皇上的意旨，天下就有幸了。"

因有病，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根據過去的慣例，不是宰相不能任使，於是設同使表示對他的恩寵。極力推辭，改知潁昌府。已經出了京城，哲宗派宦官告訴他再用他的意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之爭興起，哲宗説："梁燾每次有公正的議論，公開陳述抨擊，都是出於公心，我都記着。"因此被最後斥責，終以司馬光的同黨被貶黜知鄂州。三年，再貶爲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爲雷州别駕，化州安置。三年去世，年齡六十四歲。把他的兒子改到昭州。徽宗即位，得以回來。

梁燾自從在朝廷爲官，始終留意引薦人才。在鄂州時著《薦士録》，都記載了姓名。客人有的看見他在寫，説："你所種的桃李，順時而長，但不開放了。"梁燾笑着説："我出入於侍從之間，最高做到執政，八年之間所推薦的人才，已經用不完了，對不起的人多了。"他如此地愛好賢才樂於善事。

王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縣人。小時候，説話還不完全就已經知曉文字。仁宗擔心因詞賦而導致經術不倡明，初設明經科，王巖叟十八歲，鄉試、省試、廷對都得了第一。調任欒城主簿、涇州推官，剛兩個月，聽到弟弟死去的消息，辭職回家供養父母。

熙寧年間，韓琦留守北京，認爲他是賢才，辟爲管勾國子監，又辟爲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

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吕公著嘆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録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上，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復其舊。

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往視。巖叟曰："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絶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争以其情赴訴，所司憚於省録，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説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

宰相蔡確爲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曰："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争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

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替韓琦，又想留用他。王巖叟辭謝道："我是魏公的賓客，不願出於其他人的門下。"士人君子都稱贊他。後來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官被罷免住在家中，引導人打官司，王巖叟把他逮捕并在市上拷打，大家都肅然起敬。定州太守吕公著感嘆説："這真是像古代的良吏。"詔令讓近臣推舉御史，推舉的人想推薦王巖叟却没有來得及認識他，有人對他説可以去見一下。王巖叟笑着説："這就是所説的呈身御史。"終於没有去見。

哲宗即位，由劉摯推薦，任爲監察御史。當時六察尚未論事，王巖叟入臺的第二天，就上書談論國家安危之計，在於聽從諫勸任用賢人，不能因爲小利而喪失民心。於是説役錢太重，百姓不能負擔，希望恢復嘉祐時的差役法。又説河北榷鹽尚在實行，百姓受其危害，貧窮的人不再有吃的。録下大名的刻石《仁宗詔書》進呈給皇上，認爲河北是天下的根本之地，自從祖宗以來，廣受恩惠，希望恢復舊制。

江西的鹽給百姓造成危害，下詔派使臣前往察視。王巖叟説："一個地方有了災害，一定要等到使臣回來纔改變作爲，恐怕會有來不及承受皇上的恩惠而死去的人。希望趕快罷去使臣。"又極力陳述時事，認爲"不斷絶造成危害的根源，百姓就不能安居樂業；不摒除奸邪，難以達到天下太平"。當時下詔尋訪百姓疾苦，天下之人争着報告情况，官府害怕省察記録，積壓了很多。王巖叟上奏："不過問就罷了，既然説了就一定要有行動。不這樣的話，天下人必然會説陛下説空話，以後再下詔令，誰還願意相信呢？"李定不爲他的生母仇氏守孝，王巖叟論述他不孝，李定於是分司。

宰相蔡確任裕陵復土使，回到朝廷，以擁立皇帝者自居。王巖叟上奏："陛下被立爲皇帝，是以兒子的身份繼承父位，這是百代不變的正道。况且太皇太后事先在朝中已經决定，而蔡確敢於貪天之功誇耀自己。章惇奸讒狠毒，欺騙皇上蒙蔽聖明，不忠之罪，和蔡確等同。在近簾幕之前争論役法，出言不遜，没有事奉皇上之禮。

容此大奸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

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并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録黄，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閤門上疏曰：“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禄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

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仿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户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户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户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當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現在聖政自决，怎能够容忍這樣的大奸臣仍然在朝廷!”於是蔡、章二人相繼被斥退出朝廷。

升任左司諫兼權給事中。當時同時任命執政，其中有和時人的願望不相符合的，王巖叟要求繳録黄，上疏諫勸。不久命令不從門下省發出，王巖叟請求入對，争論這件事更加激切。退回閤門上疏説：“我作爲諫官既然應當進言，作爲給事又應當駁斥，不是我好作高論，喜歡抵觸大臣，而是怕命令出得不正，尤其損害綱紀。”奏疏上了八次，命令終於終止。他又上奏：“三省官吏，每月都享受豐厚的俸禄，每年漸升官級。而朝廷每辦一件事，往往論功行賞，不知道平時的俸禄賜給，有何作用？姑息相承，流弊已經很厲害。希望加强對大臣的管理，依據事情定下制度。”下詔减裁僥幸，定下了十七條規定。

升任侍御史。兩省的正言官很久都空缺，王巖叟上疏説道：“國朝仿照近古的制度，諫官最多有六人，在先王時，已經是最少的。現在又空出他們的位置而不任命，這是我没有搞明白的。難道是治國之道已清，而不再需要言事官嗎？或者是人才難以稱職，不如空出他們的位置嗎？這兩種原因，都不是我今天所希望看到的。希望趕快補充缺員，提拔正直的人來壯大本朝；正直的人被提拔了，小人就自然消失了。”

各路發生水災，朝廷賑濟借貸，户部以受災傷亡超過七分、民户降爲四等，纔允許賑濟借貸。王巖叟上奏：“中户以上的，吃糧也很艱難。請求不要查問分數、等級，都能够借貸，使帝王的恩澤没有遺漏，以便招來至和氣象。”因張舜民事而獲罪，改爲起居舍人，没有接受，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求把河北的鹽法，在京東推行。第二年，又以起居舍人被召回。爲邇英殿侍講，進讀寶訓，讀到節約費用時，王巖叟説：“所謂節約費用，不是偶然在一件事情上節約，便能收效。應當在每件事上都注意節儉，日積月累，國家費用自然就富裕了。”讀到仁宗知人任事，王巖叟説：“君主常常需要虛心平氣，無所偏向，按常理來觀察事情，事情的對錯，人的邪正，自然能够看出。”

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絶盤游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説不能移，非道不能説，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并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司馬康講解《洪範》篇，講到“乂用三德”之時，哲宗説：“僅講三德，還有其他的德行。”哲宗自從親政，沉默不言，王巖叟高興地聽到他説話，於是想勸諫，退朝而上疏説：“所謂三德，是君主的根本，得到它國家就能治理好，失去它國家就會混亂，不能有任何時間不需要。請讓我分別論述。在朝廷上辨明是非，在衆多士人中判明忠奸，不因順從自己的意見就忘了他的過錯，不因違犯自己的意見就忘掉他的好處，請求時不給親近之人，公議時不遷怒於所憎之人。竭誠盡力的人，任用不應當懷有二心；欺騙皇上盜取恩寵的人，應當毫不猶豫地摒棄。珍惜國家的綱紀，嚴謹法度，重視刑法，嚴防姑息，這是君主的正直。遠離聲色之喜好，杜絶游樂之事，勇於拯救天下的弊端，果斷地裁決天下的疑慮，不被異端邪説所動摇，不欣賞不合正道的事情，這是君主的剛正。居於帝王之位而不驕横，享受四海的財富而不過分，聰明才智有餘而如不足，俊才豪傑同時被任用而搜求惟恐不及，虚心以求得大道，屈己以聽從進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君主的柔順。這三者足够説盡治理天下的大要，就看陛下身體力行怎樣。”

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

王巖叟趁侍講時，上奏説：“陛下退朝以後没有事情，不知怎麽消磨時光？”哲宗説：“讀書。”他對答道：“陛下把讀書作爲樂趣，天下人非常有幸。聖賢的學説，不是輕易可以學成的，必須積累。積累的關鍵，在於專攻和勤奮。摒棄其他愛好，纔可以稱作專；時間久而不知疲倦，纔可以稱作勤。希望陛下加以留意。”哲宗認爲他説得對。

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録《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徼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

王巖叟爲遼國的賀正旦使耶律寬的館伴，耶律寬要求觀看《元會儀》，王巖叟説：“這不是外國人所應該知道的。”僅抄録了《笏記》給他看，耶律寬不敢再要求。升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迭出騷擾邊境，没有安寧之年，王巖叟請求把邊疆的事務委托給荆南唐義問。便草寫了檄文，告訴唐義問朝廷正在敦促崇尚恩信，不要做邀功請賞之事，後來便安定。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故爲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内，夏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争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

最初，夏國人派使者來進貢，發生邊境分界的争議後，故意此去彼來，牽致勞苦，常違背日期。王巖叟請求預先告誡邊境大臣，如果夏國違背了日期，一次不到就不再答應，此後夏國不再敢違背日期。質孤、勝如二個堡壘，是漢趙充國屯兵之地，自從元祐年間講和，在蘭州的界域之内，夏國認爲是形勢險勝土地肥沃之地，力争要得到。這兩個堡壘如果失去，蘭州、熙河就危險了。延帥想把這兩個堡壘給夏國，蘇轍主持討論這件事。等熙河、延安兩處的捷報同時傳來，蘇轍上奏説："近來邊地的報告越來越頻繁，西夏的意圖是想得到二堡。現在是盛夏季節還是這樣，入秋以後就更爲擔憂了，不如早日決定下來。"他的意思是割給他們。王巖叟説："形勢險要的地方，怎能够輕易放棄，不知道給了他們之後，還來要求别的嗎？"太皇太后説："對。"於是這個議論就作罷了。

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厢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寨，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巉經毁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户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費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

夏有數萬人入侵定西的東部、通遠的北部，毁壞了七厓巉堡，掠奪當地的居民，轉而入侵涇原以及黄河外的鄜州、府州，人數便達到十萬。熙河將領范育偵察到夏國的右翼大抵去黄河以外，三次上疏請求乘機進攻堡寨，修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向東一直到隴諾城。朝廷的議論没有統一，有的人想把七巉等經過毁壞的地方，都給夏。王巖叟力陳不能給，如果夏的計策得以施行，後患將不會停止。因而請求派遣官吏告訴熙河的將帥，於是派户部員外郎穆衍前往視察，修築定遠以便把持要害之地。調遣兵力的費用，一切都可以先斬後奏，不必等回覆。定遠於是建成城墻，都是王巖叟之力。

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爲走馬承受所撼，徙潁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懼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

任中書舍人。滕甫爲太原帥，被走馬承受所排擠，移到潁昌。王巖叟封還了詞頭，説："帥臣的進退，理應慎重。現在因爲小臣的一句話而改變，使後來的人畏縮害怕不能自保，這種風氣逐漸興起，不是安定邊區將領的福音。"於是中止。

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

又任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制把推官、判官分爲左右廳，共同治理一事，多有不同，有時幾天不能結束，官吏很疲憊。王巖叟立

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爲令。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户，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游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竄絢而絶其獄。巖叟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

了每個官分開治理的辦法，從此定爲法令。都城的小偷聚住地，稱之爲“大房”，每個區域容納幾十幾百人，深廣詭僻，不能追查清楚。王巖叟下令偷襲逮捕搗毀他們的住地，按罪行的輕重判決，根株都被掃空。供備庫使曹續用財産换了一萬緡錢，市儈過了一年還欠他一半，曹續盡力索要却不能取回。一天打開門，看見所欠的都在。驚奇地問緣故，市儈説：“王公今天當了知府了。”當初，曹氏的下屬韓絢和他的同僚打官司，事情牽連到主人，逮捕了他。曹氏，是慈聖皇后的同族。王巖叟説：“部下的人打官司，不應該對他的主人判罪。現在不僅助長了誣告風氣，而且傷害了以孝治天下。慈聖皇后去世不久，一旦因爲差役的過錯，讓她的子孫面對公堂，恐怕聖情有不能忍受的地方。”下詔流放韓絢結束訴訟。王巖叟常説：“天下積壓拖欠的有很多名目，徵收和免去不統一，公費私費相混，請按照等次立下多少作爲催收的方法。”朝廷就定了五年十科的法令。

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宫深然之。

元祐六年，任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朝辭謝，太皇太后説：“知道你的才能和威望，不按尋常的次序破格任用你。”王巖叟兩次叩拜致謝，進言説：“自從太后聽政以來，從善納諫，必順應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無事。希望不要有懷疑，守住這一點不要失去它。”又稍微西走，上奏哲宗説：“陛下現在學習聖人的學説，應當深入辨别邪惡和正直之人。正直的人在朝廷做事，朝廷就安穩，邪惡的人在朝廷做事，就有不安定的氣象。并不是説一個人就能成這樣，他的同類響應的人很多，上下互相蒙蔽，不知不覺就會養成禍患。”又進言道：“聽説有人用君子小人摻雜相用的説法奏告陛下，不知道果真有否？這種説法會誤導陛下造成很大的錯誤。自古以來君子和小人，没有摻雜相用的道理。聖人説過：‘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吉，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凶。’小人如果被提升，君子會帶領他的同類人離去。如果君子和小人都争相求官，國家將危亡。這不能不明察。”兩宫都贊同他的意見。

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眞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愼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

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奸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

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上清儲祥宮建成，太皇太后對輔佐大臣說："這是我和皇帝都把宮中的財物拿出來經營成的，以便成就先帝的遺願。"王巖叟說："陛下不麻煩公家，不勞累百姓，真是盛德之事。但希望從今以後以大興土木作爲警戒。"又因爲宮殿建成將要大赦，王巖叟說："當初天禧年間，祥源宮建成，治平年間，醴泉宮建成，都不曾大赦。古代有臨死勸諫君主不要進行赦免的人，可見赦免對於治理國家没有益處。"

哲宗選擇皇后，太皇太后說："現在有狄諮的女兒，年齡命相似乎合適，但是因爲是庶出的過房子，事情需要評議。"王巖叟進言說："《禮經·問名篇》中，女方家長回答說：'臣女，是我們夫婦所生的。'涉及外祖父的官諱，不知道現在狄氏將如何說？"議論於是停止。哲宗選擇皇后的事情定下之後，太皇太后說："皇帝得到賢惠的皇后，能幫助處理內務，不是小事。"王巖叟對答道："幫助處理內務雖然是皇后的事情，理順家庭必須在於皇帝。聖人說：'理順家庭而天下安定。'應當在一開始就謹慎。"太皇太后把這番話兩次告訴哲宗。王巖叟下朝後選取歷代可作效法的皇后的事迹，編成《中宮懿範》進呈。

宰相劉摯、右丞蘇轍因爲別人議論請求退職，王巖叟說："元祐初年，排斥奸邪，使聖治光明，劉摯和蘇轍的功勞居多。希望體察別人對他們讒毁的意圖，重視珍惜心腹之人，不要輕易離去和就任。"兩宮認爲他說的對。後劉摯被御史鄭雍攻擊，王巖叟接連上疏救助他。劉摯離職，御史便指責王巖叟是他的同黨，罷任端明殿學士、知鄭州。進言的人仍然不滿足，太皇太后說："王巖叟有過大功勞，今天的命令是不得已的。

第二年，改知河陽，數月之後去世，年五十一歲。贈爲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年，追貶爲雷州別駕。司馬光因爲他進諫没有隱諱，稱贊他說："我心驚膽顫，擔憂有不測，王公處之自如，以至於再三進諫，有時累言十幾章，一定要接受他的意見纔罷休。"他的文章言簡意賅，掌握了制誥的體裁。著有《易》、《詩》、《春秋傳》流傳於世。

鄭雍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歷開封府判官。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考中進士甲科，調任兗州推官。韓琦把他的文章奏上，召試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喪事期間，議論宗室的人不應當嫁娶，和宰相背逆，通判峽州，知池州，又回太常禮院，歷任開封府判官。

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

熙寧、元豐年間，變法改革，士大夫大多違背自己的心願以求靠攏，鄭雍獨自保持自己的觀點。改任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已經長大，仍然住在宫中，鄭雍進獻四篇箴言規勸告誡，并且勸他們住到外府。共在二王府七年，以年久，以轉運使的官級留下。宣仁后知道他是賢才，親臨政事時，提拔爲起居郎，進升中書舍人。

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爲奸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也。"潤甫仍爲承旨。周穜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穜以小臣輒肆横議，願正其罪。"從之。

鄧潤甫任翰林承旨，鄭雍起草制文。制文還没有發出，有五個言事的人交互上章攻擊他，把他改爲侍讀學士。鄭雍説："這二個職務都是由天下精選，如果認爲鄧潤甫的過錯輕微，不應該改變前面的任命；如果認爲他是奸邪，不應該讓他爲侍讀學士。現在内外都認爲朝廷姑且以此堵塞言事的人，這樣邪惡和正直怎能分辨，善惡怎能分明？如果每件事一一定要等待人説，這樣賞罰之權，都是不得已而實行，這不能讓天下人信服。"鄧潤甫仍然任翰林承旨。周穜請求把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鄭雍上奏："王安石主持國政，不能算得上稱職，要不是先帝神明，疏遠而不任用他，被他所敗壞的事，怎能説得完！現在周穜作爲小臣却横加議論，希望治罪。"聽從了他的意見。

使契丹還，徙左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閥閱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户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

出使契丹回來，改任左諫議大夫，上奏："朝廷重内輕外，任用州縣長官，很少停止使用從班，讓功績和經歷都很少的人來充任，不爲將來考慮。希望從今以後逐步用有資歷和聲望的人，逐漸試用。"吳中發生大饑荒，打算賑濟救恤，因爲百姓習於欺騙説謊，下令本部檢查，到每家每户。鄭雍上奏："命令一頒布，官吏專門統計百姓的情况而不去救災，百姓都死於飢餓。現在富有天下，爲何重視小事，却輕視百姓死亡

止之。

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中丞。雍辭曰："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嘆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説以諫，詔弛其禁。

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爲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爲罪，臣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

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之，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録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并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爲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

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

呢？"哲宗醒悟，追回停止了這件事。

侍御史賈易沽名釣譽沾沾自喜，中丞趙彥若懦弱不能自主，鄭雍一并論述他們的過錯，於是罷免了賈易，趙彥若降位，以鄭雍爲中丞。鄭雍推辭說："原來的中丞因爲我的話被免去而由我來接他的職位，這無助於風氣和習俗。"没有答應。當時二府嚴禁拜謁，鄭雍感嘆說："廣泛招納俊才，把他們安排在各個位置上，甚至居於宰相的職位。對於那些没有到過公卿之門的，應當加以物色他們，爲何下這樣的禁令！况且二府都是皇上以禮相待的地方，却又這樣防備拜謁？"於是援引賈誼清廉知耻之説來上奏，下詔取消此禁令。

刑部對犯人審判定罪，宰執認爲應該殺，有關部門認爲可不殺，没有遵命，得罪。鄭雍上奏："這固然可以論罪，然而考究他們的用心，是在於推廣好生之德，如果認爲是罪，我擔心和嗜好屠殺相近了。現在讓有關部門想殺而朝廷讓他們活，恐怕仁義恩德不能使天下人明白，更何况和這相反呢！"哲宗高興地接納了這個意見，囚犯得以活下來。

當初，邢恕給宰相劉摯寫信，劉摯給他回信，其中有"珍愛自己以等待恢復"的話，排岸司茹東濟把他寫的話抄録下來給鄭雍和殿中侍御史楊畏看，鄭雍、楊畏解釋他的話說："'俟休復'的意思，是等待將來太后復辟。"於是以這件事來論述劉摯仗勢弄權，請求罷免他以便收回君主之權。又論述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都是劉摯的同黨，以斷絶他的後援。劉摯出知鄆州，朱光庭任給事中，退回關於貶任劉摯的文書，王巖叟、梁燾也盡力解救他，哲宗因爲先聽了鄭雍、楊畏的話，不接納。鄭雍攻擊劉摯，人們認爲他是爲了附和左丞相呂大防。又有人請求公開劉摯的隱私，鄭雍說："我是爲了國家而彈劾宰相，不是因爲仇恨劉摯。他的隱私，與國家有何關係？"放置不上報。

任尚書右丞，改爲左丞。鄭雍在處理政事的位置上，哲宗稱贊他事奉皇上有禮節。紹聖初年，整治元祐大臣，鄭雍請求把自己也列進去，

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

哲宗明白他没有其他用心，下令不讓他離朝。周秩乘機攻擊他，説鄭雍剛做侍從時，通過徐王私交權臣以求得進升。哲宗發怒説："這是什麽話！讓徐王聽説這件事，怎能自安？"貶周秩知廣德軍，下令銀臺不要接受鄭雍要求辭職的奏章，東府的官吏不要聽任鄭雍的妻子和孩子立即出去，并且讓學士錢勰寫下挽留的詔書。紹聖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改任北京留守。

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宫，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起初，章惇用白帖貶斥指責元祐大臣，安燾爭論不止，哲宗懷疑章惇。鄭雍爲了自己的安全考慮，對章惇説："熙寧初年，王安石任宰相，常用白帖辦事。"章惇非常高興，取出案卷揣在懷裏，告訴哲宗，使他的奸邪之心得逞。鄭雍雖然因爲這件事和章惇勾結，然而終於被罷官，因是元祐黨人，被奪職知鄭州。幾天後，改知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宫，回京，没有到達而去世了，年六十八歲。政和年間，追認資政殿學士。

孫永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群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换試銜，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嘆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潁王，出新録《韓非子》畀宫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爲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蠲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孫永字曼叔，先世是趙人，遷到長社。十歲時父親去世，祖父給事中孫冲，把他排入兒子的行列，庇蔭爲將作監主簿，在小學學習，考試常常取得第一名。孫冲告誡他説："洛陽是英才薈萃的地方，你年紀小，不應多在别人之上。"從此他不再參加考試。孫冲去世，服喪完畢，又把他列作孫子，更换了考試的名銜，考中進士，調任襄城縣尉、宜城縣令，官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推薦他任御史，因爲母親年老而不就任。韓琦讀了他的詩，贊譽他，引薦他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潁王時，拿出新抄録的《韓非子》讓宫僚校定，孫永説："韓非陰險刻薄，他的書違背《六經》的旨意，希望不要留意。"潁王説："是爲了增廣藏書的數量罷了，不是我喜歡。"爲皇太子時，升孫永爲舍人；即位後，升他爲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平民景詢外逃，下詔逮捕發送他兒子，不要赦免。孫永上奏："陛下剛登極，廣行恩澤，對背逆的人不得寬大。但對被牽連犯罪的人不寬恕，不能讓天下人信服。"

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

歷任河北、陝西都轉運使。當時邊防費用不

不足，以解鹽、市馬别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

够，以解鹽、買馬另設一司，外臺不能參與。孫永上奏説："鹽、馬，是國家大計，讓主管的人專掌，已無法統轄，假如做了非法的事情，怎能管理？"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静，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争之地，軍孤援絶，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强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奸乎？"對曰："强盗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决，待卿始定耳。"不果行。

加任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進入幕府，提出攻取熙河的計策，孫永駁斥他説："邊疆剛安静，無故騷擾，恐怕生出不測之禍端。"新修築的劉家堡失守，衆人請求殺了偏將抵罪。孫永説："處在敵人必争之地，軍隊孤立無援，這是兵法所説的不能守。責怪别人以免自己的罪責，能心安嗎？"最終因這件事降爲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被召回，神宗問道："青苗、助役法，對於百姓方便嗎？"他回答説："青苗、助役法誠然好，然而强迫百姓交息出錢代替勞役，不能没有重斂的禍患。如果説用來資助經費，我不同意。"當時倉法嚴厲繁多，倉庫官受賄一百文，就黥面爲士卒，府史也如此。神宗又問道："這一法令已經下達，官吏還能幹壞事嗎？"他回答説："强盗因犯罪被處死，犯法的人仍然很多，何况發配隸卒呢？讓人畏懼法令而不革除私心，即使是府史，也不敢保證他一定不會犯法。"討論恢復肉刑，下達到孫永。孫永上奏説："毁壞人的肌膚，對仁政有很深的傷害，漢文帝都不忍心這樣做，陛下忍心這樣做嗎？"神宗説："事情没有决定，等到你來纔决定。"没有實行。

復學士，知瀛州。河决，于貝、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廪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爲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

復任學士，知瀛州。黄河决口，在貝、瀛、冀尤其厲害，民租因爲受災可以免去的，州縣官吏畏懼常平法，徵收催繳如故。孫永接連上書論述應該停止徵收，神宗聽從了他的意見，下令發放倉糧賑濟百姓。白溝巡檢趙用因爲遼國人在界河捕魚，擅自帶兵北渡，掃蕩遼人的幕帳，遼國以這件事尋釁，多次在邊境動武。神宗派遣使臣詢問緣故，孫永請求治趙用的罪對遼國謝罪，没有回音。遼國屯兵連營横亘四十里，孫永友好地告訴他們説："邊疆的官吏冒犯禁令，已經投入監獄了，現在又爲什麽？"敵人的仇意消解，衹要求醪酒乾糧犒勞部隊而回。

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吕嘉

進升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吕嘉問上

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椽以爲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爲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爲提舉中太一宫。

奏，官吏想使都城的人在店鋪前列隊交錢來免去勞役。下達官府詢問查究，官府認爲便利。孫永著書正到了末尾，無暇省察。既而實行市易抵當法，借貸給百姓錢而給他們規定了歸還的日期，有因不能償還而死的。神宗略微知道這種情況，吕嘉問妄自變换名稱來欺騙視聽。神宗擔心立法有不周到的地方，下詔孫永以及韓維查究實情。孫永上奏説：“市税下到錐子和刀子，給百姓造成禍患。”御史張琥彈劾孫永棄同就異，被罷爲提舉中太一宫。

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爲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

元豐年間，判軍器監。官吏擔心皮革不能供給，嚴格隱匿之科，無賴的人縱情揭發别人，甚至連婦女的頭飾也不能免。孫永請求聽任人們把自己所收藏的東西賣給官方，其餘的可以出賣私人，揭發别人的訴訟就平息了，國家的財用也得到接濟。

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動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産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盗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願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

出知太原，將要出發，神宗問他政事，孫永説：“最近造兵器比平常加倍，外面説將要進行征討。軍隊不能輕易作戰，希望牢記玩火自焚。”神宗説：“這是爲了防備不測發生，如果四方平安，豈有輕易動兵的道理？你的話是對的。”忻、代出産鹽，苦壞不能吃，轉運使一定要治理，用偷盗販賣擅自出入的罪名對士兵和官吏判罪。孫永上奏：“鹽，是百姓吃的，不能禁止；士兵，是武備，不能短缺。因壞鹽而連累士兵，不是好的計策。”下詔開放禁令。

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虚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宫。逾年，起知陳州，徙潁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賻金帛

入判將作監，進升端明殿學士。病重不能上朝，神宗派遣御醫前去調治，六次命令宦官去問安，甚至空出樞密的位置等待他。他更加堅決地要求辭退，提舉崇福宫。第二年，起知陳州，改任潁昌。造永裕陵時，許、汝兩地應當運送糧數十萬斛到陵下，調百姓耕牛數萬，因孫永請求而被免去。哲宗召他爲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孫永陳述保馬、保甲、免役三件事最爲弊病，希望都罷掉，制訂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都接納。元祐元年，升任吏部，又生病，改任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没有上任而去世，年六十八歲。贈爲銀青光禄大夫，送給金錢絲帛二千，謚號康簡。

二千，謚曰康簡。

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爲國器。

孫永外和內剛，言論平穩，不追求詭辯奇異。有的事違背常理，即使別人以氣勢相逼，他也不被屈服。不曾因與衆不同現於言辭神色中，和人交往，終身没有怨仇。范純仁、蘇頌都稱贊他有治理之才。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奸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波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論曰：宋朝衰弱時，人才尚且很多。梁燾、王巖叟竭盡忠誠事奉皇上，凡是皇上有錯誤的舉動，知道了没有不説的，雖然皇上有的聽從有的不聽，却像有虎豹在山上的氣勢。因新州的舉動，造成過錯。所以後來紹聖時又以此爲藉口，使得元祐時的很多賢才都遭受禍患，由此再成宣、政的奸臣，國家日益危急。鄭雍改變他的操守，大肆攻擊劉摯，波及到三十個人，想巴結章惇以求榮，然而終究不能自免。小人反覆多變，專想保全自己，有何益處？孫永的爲人，算是符合中正之道。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吴居厚　温益

元絳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爲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吴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韵，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

元絳字厚之，祖先是臨川的危氏。唐朝末年，曾祖父危仔倡聚集衆人保衛鄉里，進攻占據信州，被楊氏打敗，跑到杭州，改姓爲元。祖父元德昭，在吴越官至丞相，於是成了錢塘人。元絳生來機敏穎悟，五歲能作詩，九歲時拜謁荆南太守，給他出了三道題考他，把他推薦給朝廷，因爲貧窮而不能成行。長大以後，參加進士考試，因爲在廷試時搞錯了賦韵，得到學究出身。第二次考試中了進士，調任江寧推官，攝上元縣令。

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卧，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縶廡下，詰妻奸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

有一個叫王豹子的人，强占别人的田地，搶男女作爲奴僕和妾，有想告發他的，就殺掉以便滅口。元絳逮捕他繩之以法。甲和乙喝了酒互相毆打，甲回家休息，半夜被盜賊砍斷了脚，他的妻子説是乙幹的，告到里長那裏，把乙抓來帶到縣上，甲已經死了。元絳告訴甲妻説："回去辦理你丈夫的喪事，乙已經伏法了。"暗中派可靠的吏人跟在她的後面，看見一個和尚笑着迎接她，倆人私語。元絳命令抓來那個和尚綁在廊下，審問甲妻和他通奸的情况，她吐露真情。别人問其中的緣故，元絳説："我看見甲妻哭得不悲痛，并且和受傷的人在同一床上而衣服上没有血迹，因此知道情况有假。"

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

安撫使范仲淹推薦他的才能，知永新縣。豪强的兒子龍聿引誘少年周整飲酒賭博，以技巧贏了他，計算他赢的錢折合换取成上等好田地，立

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了契約。過了很久周整的母親纔知道，訴訟到縣上，縣索取契約作爲證據，却看到上面有他母親的手印，不受理這件事。又告到州上、使臣那兒，敲登聞鼓，都没有能够解决。元絳到了以後，周整母親又來訴訟，元絳看了契約，叫來龍聿對他説："契約的年月在印上，這一定是得到周整的母親在其他紙上的尾印，而寫了假的契約接在上面。"龍聿驚駭認罪，當天就歸還了周整的田地。

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盗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群販比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移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爲閘，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

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大多私販鹽，制置使建議，凡是販賣鹽滿二十斤的都抓來罰服役。元絳説："海邊的人，靠鹽來過活，不能和其他販賣的人相比。"打了之後把他們放了。升爲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發大水淹到城中，百姓房子被摧毁。元絳拿出庫錢，在原處建造幾千間房屋，讓人們住，給他們三年償還期，流亡的人都恢復了舊業。又用磚加固城墻，城門設了閘，以便防禦洪水猛漲，後人遵守他的方法。入朝任度支判官。

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寨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

儂智高在嶺南作亂，軍隊駐在邕州而每年水道運糧不够。元絳以直集賢院任廣東轉運使，建立臨江水寨數十處，對付逃跑的匪徒；整治十五座城堡，樓堞器械都具備，軍隊的糧食有餘。因有功升任工部郎中，歷任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爲鹽鐵副使，升任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任龍圖閣直學士，移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任三司使、參知政事。多次請求告老還鄉，神宗任命他的兒子元耆寧爲校書崇文院，以安慰挽留他。

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禄，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潁，即以爲潁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宫，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

太學虞蕃訴訟博士受賄，牽連到耆寧，應當入獄。元絳請求皇上交還職位和俸禄，而允許耆寧在外面等待傳訊，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御史到元絳的住處刻薄地譴責他，元絳一概不辯解，罷知亳州。入朝告辭，神宗對他説："我瞭解你，一年就把你召回。你有想説的話嗎?"元絳謝罪，希望能够到潁州，神宗就讓他知潁州。第二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路過京城，留下提舉中太一宫，病重入朝拜謁，説道："我病重兒子弱小，一旦不幸而死去，遺骨就不能靠近

帝惻然曰："朕爲卿辨護，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

祖先的墳墓了。"神宗淒楚地説道："我替你辦護，即使有一百個兒子又怎能比得過。"下詔不要多拜，皇上出行不要扈從。第三年，以太子少保退休。

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宫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當資金幣，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吴，乞歸鬻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吴逾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元絳所到之處有威望名聲，却没有特别的操守，少有禮儀和規矩。官已很顯要，仍然説太遲太晚。在翰林中，對王安石和他的子弟奉承，當時人鄙夷他。然而他擅長文辭，被同輩人所推崇贊揚。景靈宫要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他起草《上梁文》，黎明時他就交上。雖然他在中書，但是給蕃夷的書詔，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已經告老，神宗戀戀不捨地命令他説："你可以在京城安家，我會資助你錢財，并且使耆寧仕進便利。"元絳説："我有田地和房屋在吴，請求回去賣了，在都城建造房屋，能够見皇上，已經很榮幸了，怎敢希望賞賜呢。"已經出發，追送千兩白金，告訴他早點回來。元絳到吴過了一年，因年老多病上奏，恐怕不能奉命回來。過了三年去世，年七十六歲。贈爲太子少師，謚號章簡。

許將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考中進士第一名。歐陽脩讀了他作的賦，對他説："你的辭氣和王沂公相似，前途不可估量。"簽書昭慶軍判官，替代回來，應當任館職，他推辭説："離家初任官，本來是爲代替耕作，希望利用空餘時間，讀些没有讀過的書。"宰相認爲他有志氣，讓他通判明州。神宗召他入對，任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從太常丞應當轉爲博士，破格改任右正言；第二天，直舍人院；第三天，判流内銓：這都是神宗特地任命的，朝官都很羡慕。

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奸，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

當初，選拔調動人才，先要經過南曹，接着是考功，綜合考查没有法度，官吏得以改動，選人不能向上級官吏訴説。許將上奏罷免南曹，設公堂接待前來上訴的人，士人没有留難。升爲知制誥，特命不試而任。

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

契丹以二十萬的兵力逼近代州，派遣使者要求代州的土地，每年宋方的使者不敢去，就任命許將去。許將入朝對答説："我在侍從的職位，

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慚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

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逾月得解，黜知蘄州。

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絶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嘆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肄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

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横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

朝廷的重要決定不能不知道。萬一契丹談到代州的事情，不對他們駁斥，就會傷害國家大體。"於是命令許將到樞密院查閱文書。等到了契丹境內，當地住的人騎在房梁上聚衆觀看，説道："看看南朝的狀元。"等到練習射箭，許將先射中。契丹派蕭禧作陪客，蕭禧果然拿代州來提問，許將隨問隨答。蕭禧又説："界綫没有定下來，以和好爲重，我將到貴國去進行劃分。"許將説："這件事情，命令守邊的大臣去做還不行嗎？爲何還要出使呢？"蕭禧羞愧不能回答。回來報告，神宗稱贊他，讓他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

當時河北的保甲、陝西河東的弓箭社、閩楚的槍仗手雖然有名册，但是他們的多少和年月不同，以至於檢閱巡視没有法度，許將一律對他們整頓。進升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他的同僚嫉妒。治理太學虞蕃的訴訟案時，放了那些没罪的諸生，蔡確、舒亶趁機陷害他，把他們父子抓入御史府，過了一個月纔得以解脱，被貶知蘄州。

第二年，他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元宵節點燈，官吏登記那些偷盜的人把他們關入獄中，許將説："這就斷絶了他們改過自新的路了。"都把他們釋放，從此百姓没有一個人犯法，很多監獄都空了。父老感嘆道："從王沂公之後五十六年，又看到監獄空了。"鄆州的俗人士子喜歡聚集誹謗官方，許將雖然没有禁止，但他們的風俗自動改變。

召任兵部侍郎。上疏説："軍隊在要害之地，最容易暴露；隱藏在謀略者之手，最微小而難能。這是天下的最要害的地方。因此治理軍隊有規章，名稱雖然不同，或縱或横，或方或圓，讓萬衆像一人一樣；車馬數量，作用雖然不同，合起來再分開，散開再收斂，奪取四方好像走了半步；製造武器有尺度，功用雖然不同，或左或右，或近或遠，各種出擊仍然掌握在手中。不是天下最神明的人，誰能這樣？"又分條上奏八件事，認爲"軍隊的事情有三：禁兵、廂兵、民兵。馬的事情有三：養馬、買馬、牧馬。武器的

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

事有二：修繕製作和供給使用。”對夏用兵時，神宗派侍從向他詢問兵馬的數量，許將立即詳細奏報；第二天，訪問樞密大臣，却回答不上來。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衒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次任翰林學士。元祐四年，任尚書右丞。許將因爲在前朝任侍從，常常找來熙寧、元豐時的舊章程讓皇上看。宮中任用王文郁、姚兕統領軍隊，執政又討論用張利一、張守約。許將開始時和執政意見相同，又秘密上疏認爲張利一不能被任用。談論的人認爲他窺探迎合君主的意向，炫耀自己正直而出賣朋友。罷任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到揚州，又移到大名府。

會黄河東、北二議未决，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

黄河向東還是向北流的兩種意見没有定下，許將説：“考慮眼前之利，我認爲應當趁着梁村的河口而東流，趁着内黄的河口而北流，而把其他各河口都封閉，斷絶大名各州的禍患。大水來到時，觀察故道足能承受，内黄的河口就可以堵塞住；不能够承受，梁村的河口可以停止；兩方不影響，各自依自然流向。”

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

紹聖初年，入朝任吏部尚書。上疏乞求依照元豐時的詔令，在北郊夏至時皇上親自祭祀。任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任宰相，和蔡卞一同大肆羅織罪名，貶謫元祐時的大臣，上奏挖司馬光的墓。哲宗以這件事問許將，許將回答説：“挖别人的墓，不是盛德的人所做的事。”黨禍興起，有人列舉漢、唐誅滅殺戮的舊事，哲宗又問許將，他回答説：“漢、唐兩代有這樣的事，但從祖宗以來未嘗有過，本朝治理國家的方法超過漢、唐，是因爲不曾動輒殺戮大臣。”哲宗接納了他的意見。

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

許將曾經建議治西夏的罪，因爲涇原接近西夏而地勢寬廣，考慮任用將帥尤其困難，請求任用章楶，章楶果然立了功。崇寧元年，進升門下侍郎，多次升官爲金紫光禄大夫，安撫平定鄯、廓州。守邊大臣想率軍渡過黄河，朝廷議論反對，惟獨許將説道：“對於外國不能信任他們，而戰機不能失去，既然已經告誡了日期，希望聽

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

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强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佑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户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於罪。

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恤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

從守邊大臣。"不久，捷報來到，許將因收復河、湟的功勞轉爲特進，共在政十年。

御史中丞朱諤拿來許將舊的謝章表，析文斷句認爲他在誹謗皇上，并且說："許將左顧右盼，見利就回來，很快改變意圖，從來没有定論。元祐年間曾經是丞轄，却把元豐時所做的完全改變。紹聖初又掌政，却隱瞞了元祐時的作爲。建中時，崇尚假冒的做法，紹聖時所做的已經都變了。强顏到今天，又苟且偷安，建中時的所作所爲也隨之改變。"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攻擊他的人不停止，降爲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到大名，加任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多次告老，被召爲佑神觀使。政和初年，去世，年七十五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文定。

他的兒子許份，任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曾經避高魯王的諱，把字作爲名，另字聖求，後來都恢復了原來的名字。考中進士，任上饒縣尉、武昌縣令。舉爲賢良方正，召他考試他不參加。熙寧年間，王安石讓鄧潤甫任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户房事。神宗看了他的文章，任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和鄧綰、張琥一起辦理鄭俠的案件，對他的文章加以歪曲追查，使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得罪。

擢任御史中丞。上疏說："過去陛下任用俊傑賢士，時常更改，士人對他們的所見所聞習以爲常，被俗學所蒙蔽，競相集中非難，所以陛下不排斥不同議論，是爲了治理國家。然而言官諫官，反而被壓抑；不僅抑制，有時甚至懷疑。論述要體恤民力，就懷疑他違背正道求得名譽；論述修補法度，就懷疑他和流俗相同；議論排斥人物，就懷疑他攻擊別人的短處來表現自己正直。所以敢於發表言論的風氣逐漸衰落，而天下之事發生變化，皇上有不能都知道的。在變法的最初，理應如此。現在法度已經就緒，應該讓天下

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真大治也。”

人來討論。至於那些邪僻的言行，是有目的而發的，自應摒棄。這樣的話，好的言論不隱藏，真正的大治了。”

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桀，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却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

李憲處理熙河邊防的事情，鄧潤甫率領他的屬下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力諫，大意說：“從唐朝開元年間以來，任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立了功，就仗勢驕横，欺壓公卿；没有立功，則損害國家的威嚴，被四方之國所耻笑。現在陛下讓李憲帶兵，能不能成功，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然而從以往的事情來考察，這件事必定會有禍害。陛下仁義聖德神明威武，駕御天下豪傑，即使有一百個李憲，又能做什麽，能不長期考慮，爲後代萬世着想嗎？怎能讓國史記載，讓宦官率兵，從陛下開始呢？後世的人沿襲舊迹，看爲平常的事，提拔任用那樣的人掌握兵權，天下的禍患，將會説不盡！”皇上没有聽從。

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剗，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

又上奏説：“興利的大臣，討論前代帝王的陵墓，允許百姓在那裏射獵耕墾，而司農認可了這件事。唐朝的各個陵墓，因此都被砍伐，昭陵的高大樹木，被剪斷砍伐没有遺留。熙寧年間立的法令，本來是禁止樵伐采集，遇到郊祀就命令官吏祭祀，盛德之意可以説很遠。小人用重税剥削百姓，不顧國家大體。希望貶退發起這個建議的人，一切都遵照原來的法令。”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録》。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

升任翰林學士。因爲議論上奏相州獄事，被蔡確所陷害，落職知撫州。移到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下詔恢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箋記，一時的制文，獨靠鄧潤甫。哲宗即位，僅有鄧潤甫在翰林院，一晚上起草了二十二篇制文。進升承旨，修撰《神宗實録》。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完喪，任吏部尚書。梁燾評論他起草的蔡確制文，妄稱他有擁立皇帝的功勞，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過了一年後，又以承旨被召。幾個月後，授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求到州任職，得以知蔡州，移到永興軍。

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

元祐末年，以兵部尚書被召回。紹聖初年，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争。"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哲宗親政，鄧潤甫首先陳述武王能够增加文王的聲望，成王能够繼承文王、武王的治國之道，展開紹述之政。於是拜尚書左丞。章惇議論重貶呂大防、劉摯，鄧潤甫認爲不對，說："等到見了皇上，必當力争。"不久，突然去世，年六十八歲。停止視朝兩天。因爲他曾經掌均邸的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安惠。

林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考中進士，調任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的父親去世，太常討論應穿淺白色的衣服，林希上奏說："按照禮儀，皇后爲父親服喪。現在要穿淺白色的衣服，不合規矩。"派遣他出使高麗，林希聽到命令，懼形於色，辭退不去。神宗發怒，貶他監杭州樓店務。一年多，通判秀州，又知太常禮院，升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下詔修《兩朝寶訓》，推薦他去。元祐初年，歷任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升中書舍人。言官上疏論他的品行道義輕浮虛僞，士人對他輕視，認爲他不能作同僚。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改到宣、湖、潤、杭、亳五州，加任天章閣待制。

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

紹聖初年，進升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命令下達，正趕上哲宗親政，章惇掌權，曾說："元祐初年，司馬光作宰相，任用蘇軾掌管制文，所以能够鼓勵四方的人，怎樣能得到像他這樣的人呢。"有人說："林希可以任用。"章惇想讓林希掌管中書的制令，對元祐時的衆大臣下毒手，并且許願他任執政。林希也因爲很久不得志，將要甘心那樣做，於是留下未去上任。再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

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

哲宗問道："神宗的殿叫宣光，前代有這個名稱嗎？"林希回答說："這是石勒的殿名。"就改名爲顯承。當時剛行紹述之政，把元祐大臣都加以貶黜，林希秘密地參預了討論。對司馬光到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幾十人的貶文，都是林希所作，用詞極端誣衊，以致用"老奸擅國"的詞語暗中斥責宣仁皇后，讀的人

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没有不氣憤的。一天，林希起草完制文，把筆扔到地上説："我毁壞了名聲和氣節。"

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己，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升任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升同知樞密院。起初，章惇懷疑曾布在樞密府離間自己，讓林希表面上附和曾布，以便伺機觀察。林希日益被曾布所引誘，并且怨恨章惇不提升他任執政，於是背叛了章惇。邢恕論述林希的罪行，章惇趁機一并把他們去掉，罷免他知亳州，移到杭州，曾布不能救助他。隨即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弟旦。

徽宗即位，把他改到大名。上奏河東邊防的三個計策，朝廷以他詞命害人之罪，削職知揚州，改到舒州。不久去世，年六十七歲。追贈資政殿學士，謚號文節。他的弟弟是林旦。

林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摭其前論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林旦，考中進士，熙寧年間，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升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在御史臺五個月，因議論李定的事罷守原官。不久，幹當奏院。陳繹率門下封駁，又摘取他前面的言論罷免了他。幾年後，簽書淮南判官。入朝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争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聽。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吕惠卿、鄧綰，謂"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并降支郡督校。

元祐元年，任殿中侍御史。剛上任，就上疏説："擴展言路然後知道得失，通達民情然後知道利弊。我看到去年五月，下詔求直言，士人平民争着想把自己的意見獻出來。仔細觀看了詔書的話語，名義上雖然是求納諫，實際上是想拒絶言論，叮嚀約束，使人不能觀望迎合，違犯法令求得名譽，最後，以貶退處罰來嚇唬。於是人人互相防範，話將要説却又停止；再次重申諭告時，皇上得以聽到直言。聽説最初的詔令是蔡確、章惇發起的，那些言詞都出自章惇。現在這兩個人既然已經離去，他們的餘黨常常懷有害正惡直之心，希望皇上深加考慮，以摧毁邪惡。"於是論及吕惠卿、鄧綰，説"鄧綰雖然被罷免到了揚州，仍任小州知州，小州的人民有何罪？請把他投到散遠的地方，以謝罪天下"。又説："近來彈劾王中正、石得一等人，雖然已經嚴加貶責，石得一所任用的親近小人，如翟勍之類，也

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

應該編管削職。”下詔把他們都降爲支州謍校。又論述崔台符、賈種民舞弄文墨栽贓陷害的罪行，崔、賈都被驅逐。出任淮南轉運副使，歷任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官至河東轉運使。

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兒子林膚，犯了元符上書之罪，陷入黨籍之中。

蔣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因他的伯父樞密直學士蔣堂蔭庇而得官。考進士，考中《春秋三傳》科，官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考試六論中選，對策時，失對策書問，上報未録取。英宗看了他的文章認爲很好，升任他爲監察御史。

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奸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

神宗即位，轉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謹慎開端五件事：一是提拔忠誠賢才，二是斥退奸詐邪惡，三是接納諫諍之言，四是疏遠親幸的人，五是拒絶外戚請托。神宗看着他説：“斜封、墨敕的事情一定不會有，至於對親幸的人疏遠，就像孟子所説的‘觀察遠處的大臣以他的意見爲主’一樣。”蔣之奇回答説：“陛下的話説到這種地步，不擔憂天下治理不好。”

初，之奇爲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誣脩及婦吴氏事，遂劾脩。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稅。

當初，蔣之奇被歐陽脩厚愛，制科已經被落選，就對歐陽脩極言關於濮王稱父的好處，以便得到御史的職位。又害怕不被人所容納，乘着歐陽脩妻子的弟弟薛良孺得了罪怨恨歐陽脩，誣陷歐陽脩和婦人吴氏的事情，彈劾歐陽脩。神宗批示交給中書處理，經過審問情况不合事實，貶蔣之奇監道州酒税，在朝堂列榜。到了道州，上表哀求謝罪，神宗可憐他母親，改任監宣州税。

新法行，爲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涣横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

新法推行，任福建轉運判官。當時各路對免役法的推行失去平衡，蔣之奇約束雇傭的費用，按照算錢的高低平均收取，百姓認爲便利。升任淮東轉運副使。年成不好百姓流亡，蔣之奇招募他們修築水利工程給流亡者糧食。如揚州的天長三十六個池塘，宿州的臨涣横斜的三條水溝，尤其大，用民工達到百萬人，灌溉田地九千頃，使八萬四千百姓活了下來。

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

歷任江西、河北、陝西副使。蔣之奇在陝西

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一司故事。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 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探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番禺，包據嶺表，群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吴隱之、宋璟、盧奂、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

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爲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爲户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修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别之，責守汝州。閲月，徙慶州。

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

時，經賦收入供給各種費用，公私的費用都足。他離去時，倉庫裏有緡錢八十多萬，邊糧能支撑兩年。他移到淮南，升任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通過水道運送的米到達京城，比往年多六百二十萬石，賜給他三品官服。請求開鑿龜山左部到洪澤成爲新河，以避淮河險情，從此没有船翻淹死的禍患。下詔給他加兩級，加直龍圖閣，升爲發運使。總共六年，他所經營管理的，都成爲一個部門的典範。

元祐初年，升任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 孫升、諫官朱光庭都説蔣之奇是小人不能擔當這個職位。改爲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探善於幻術，聚集黨徒二千人，預謀攻取新興，掠奪番禺，包圍占領嶺表，很多不法之徒利用他作惡，氣焰非常囂張。蔣之奇派鈐轄楊從先進行討伐，活捉岑探。加任他爲寶文閣待制。南海有富饒的寶物，作官的很多都有貪污的名聲，蔣之奇選取前代有清節名聲的州縣官吴隱之、宋璟、盧奂、李勉等人，繪製他們的畫像，立十賢堂祭供，希望改變惡習。

改任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國使者耶律迪在路上死去，所經過的州的知州都進行祭奠。蔣之奇説："天子的一方長官，爲何給他下跪！"他僅祭奠而不拜。入朝任户部侍郎。不久，又出知熙州。夏國議和，請求劃分國界。蔣之奇揣測他們不是真心，盡力備戰，放哨偵察，常常如敵人要來。直到蔣之奇離去，夏國不敢侵犯邊塞。

紹聖年間，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升龍圖閣直學士，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年，鄒浩因爲言事得罪，蔣之奇曾給他寫信，被貶責守汝州。過了一個月，改到慶州。

徽宗即位，又爲翰林學士，任同知樞密院。第二年，知院事。沅州蠻騷擾邊境，蔣之奇請求派遣將領討伐，把其地歸徽、靖二州。崇寧元年，授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因爲主張放棄河、湟的事情被奪職，由正議大夫降到中大夫。因病請求歸鄉，提舉靈仙觀。三年，去世，年七十四

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録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

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之故，爲清議所薄。

子瑎至侍從，曾孫芾别有傳。

陸佃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

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

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悦，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禄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

歲。後來録出他曾經陳述紹述之政的言論，追復他的官職。

蔣之奇作爲部使臣有十二次，六次主管會府，以善於治理著稱。孜孜不倦以舉薦人才爲己任，在閩推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舉薦孝子徐積，每次巡行來到，一定造訪。因爲背叛歐陽脩的緣故，被士人所輕視。

兒子蔣瑎官至侍從，曾孫蔣芾本書另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家境貧窮苦心讀書，晚上没有燈，他就藉月光讀書。穿着草鞋從師學習，不遠千里。路過金陵，跟從王安石學習。熙寧三年，應舉來到京城。王安石當政，首先問他對新政的看法，陸佃說："新法不是不好，衹是推行起來不能像最初的意願那樣，還給百姓增加了負擔，像青苗法就是這樣。"王安石驚異地說："這是怎麽回事？我和呂惠卿商議過，又聽取了外界的意見。"陸佃說："你喜歡聽從善言，是古所未有的，然而外界都以爲你拒絕納諫。"王安石笑着說："我怎麽會拒絕諫言？而是邪僻的說法太多，没有值得采納的。"陸佃說："這就是導致别人議論你的原因。"第二天，王安石召見他對他說："呂惠卿說：'私人收債，也須一鷄半猪。'已經派李承之到淮南調查了。"不久李承之回來，欺騙說新法對於百姓有利，陸佃所說的意見没有采納。

禮部奏名他爲第一名。新行廷試賦，突然改發策問題，士人都驚呆了，陸佃從容地分條答對，考中甲科。任蔡州推官。剛設了五路學，他被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王安石因爲陸佃不依附自己，專門交給他有關經術的事情，不再向他咨詢政事。王安石的兒子王雱預政，喜歡向上爬的人都聚集在他的門下，甚至用對待老師的禮節來尊崇他，陸佃還像平常那樣對待他。

和王子韶一同修定《說文》。入朝拜見，神宗問他大裘加上衮服的事，陸佃據禮來回答。神宗高興，任他爲詳定郊廟禮文官。當時他的同僚都是侍從，惟獨陸佃以光禄丞處於他們中間。每次議論事情，神宗總是說："自從王、鄭以來，

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稿。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吕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宫、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談禮的人没有如陸佃的。”加任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爲皇上講《周官》，神宗認爲他講得好，命令他在頭一天晚上把講稿交上。同修起居注。元豐年間議定官制，升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即位，太常請求恢復太廟用牙盤盛食。博士吕希純、少卿趙令鑠都認爲應當恢復。陸佃説：“太廟，用先王的禮儀，器用稱爲俎豆；景靈宫、原廟，用現時君王的禮儀，器用稱爲牙盤，不能改變。”最後聽從了陸佃的意見。

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録》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争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這時，變更前朝的法度，排斥王安石的同黨，士人大多隱諱他們所跟從的人。王安石去世，陸佃率領他的學生供佛，痛哭并祭奠他，認識他的人贊揚他没有向背。升任吏部侍郎，因修撰《神宗實録》改禮部。多次和史官范祖禹、黄庭堅争辯，内容大多是關於王安石，替王安石隱晦。黄庭堅説：“像你説的那樣，就是佞史了。”陸佃説：“如果都采用你的意見，難道不是成了謗書！”

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脩守潁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録》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盗嫂害其兄，别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閲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録》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之蔡。

升權禮部尚書。鄭雍議論他穿鑿附會，改爲龍圖閣待制、知潁州。陸佃因爲歐陽脩出守潁州時對百姓有愛心，爲他建立祠堂。《神宗實録》修成，加直學士，又被韓川、朱光庭所議論，下詔停止加官，改知鄧州。不久，知江寧府。剛到那裏，就祭奠王安石墓。句容人和他嫂子私通殺害了哥哥，另外誣陷三個人同謀。已經都審訊定案，一個罪犯的父親把冤情訴説，從通判以下的人都説：“他是怕死罷了，官司已經定案，不能改變。”陸佃替他查閲真實情況，三個人都得以活下來。紹聖初年，以編《神宗實録》的罪名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廷議論弄清他的情況，恢復集賢殿修撰，改到蔡州。

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静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

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説：“皇上剛即位，應開始整頓，整頓之路，在於朝廷。近來學士大夫互相傾軋競進，以善於求事爲精神，以能够攻訐别人爲風采，把忠厚看作是遲鈍，把静退看作軟弱。相沿成爲風氣，没有人來制止，端正而拯救，的確要在今天。神宗提拔真正的儒士，立法令進行統治，而在元祐年間，都大肆更改。紹聖以來，又都被稱頌。善於繼承前人的，

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録》。

不一定要沿襲所做的事，對於不好的事要更改，好的事情要發揚。元祐時紛紛改變，是知道更改而不知道發揚；紹聖時稱頌，是知道發揚而不知道更改。希望訪問賢良的人，咨詢查考政事，適當的就要珍惜，中正之道，也在今天。”徽宗即任命他修《哲宗實録》。

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誚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吊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踴而相見，即行吊禮；今儼然如常時，尚何所吊？”伴者不能答。

升任吏部尚書，到遼國回訪，回來，半路上聽説遼主洪基去世，護送陪伴的人奔赴哀悼而返回，譏諷陸佃説：“我國有這樣哀痛的事，漢使一點也没有吊唁的禮儀，爲何？”陸佃慢慢地回答説：“開始認爲你會匍匐着哭上前來和我相見，我就會立刻行吊唁的禮儀；現在你安然像平常一樣，我還吊唁誰？”陪伴的人不能回答。

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何耶？”清臣乃止。

任尚書右丞。將要在南郊舉行祭祀，官吏想裝飾大裘匣，要花費很多黄金，陸佃請求换成用銀裝飾。徽宗説：“匣子一定要進行裝飾嗎？”他回答説：“大裘崇尚質樸，後世的人加以裝飾，不合禮儀。”徽宗説：“去掉可以嗎？很多天以來，豐稷多次談到過這件事。”陸佃因而稱贊説：“陛下這樣做，真是盛德的舉動。”徽宗想親自到北郊祭祀，大臣認爲天氣很熱不行，徽宗心意非常堅定。退朝後，大臣們都説：“皇上都不認爲勞苦，應當隨他去。”李清臣認爲不該這樣。陸佃説：“元豐時不是合祭而在北郊，是你的意見。現在你反而認爲不行，爲何？”李清臣纔罷休。

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

御史中丞趙挺之因爲論事不妥，被罰金。陸佃説：“中丞不能被罰，被罰就不能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恨他尊崇私家的史書而貶低宗廟。陸佃説：“陳瓘上書雖然没有可取之處，也不必太憤怒，如果不能容忍，這就成全了他的名聲了。”陸佃處理政事和曾布相比，大多近於寬恕。常常想任用元祐時的人才，尤其痛恨鑽營之徒。他曾説：“天下多事，需要破格任用人才；假如是安寧的時候，人的才能相差不大，應當按照資歷循序提拔。稍微延緩，士人就知道自重了。”他又説：“當今天下的形勢，就像人得了大病正要好轉，應當用藥食輔養，需要平安；假如爲了小事改法，這就是讓其騎馬射箭了。”

轉左丞。御史論吕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

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説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轉爲左丞。御史認爲吕希純、劉安世復職太快，請求加以降級，并且想進一步懲罰元祐餘黨。陸佃對徽宗説不應該追究，徽宗就下詔令申告，貼在朝堂上。進讒言的人用這件事攻擊陸佃，説："陸佃的名字在黨籍中，不想讓追究，正是害怕波及到自己罷了。"於是他被罷爲中大夫、知亳州，幾個月後去世，年六十一歲。追復資政殿學士。

陸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尤其精通禮法、名數之説，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都流傳於世。

吴居厚

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

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考中嘉祐年間進士，熙寧初年，任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查閑田，均給梅山瑶，立下功勞，任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官。元豐年間，提舉河北常平，增删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任京東轉運判官，升任副使。

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庸，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馬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掊克。

皇上要興鹽、鐵，吴居厚精於計算，籠絡搜求，收到多餘的息錢幾百萬。到萊蕪、利國的二官署鑄錢，一年得到十萬緡。皇上下詔表彰他的才能。擢升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任使臣都因不能盡到職責遭到譴責，吴居厚和河北的蹇周輔、李南公會晤，討論鹽法，搜括没有遺漏。吴居厚出身於州縣的普通人家，没有世家門第功勛，衹是因爲論利而受到重用，不幾年，官至侍從，喜歡做官的人跟從羨慕他。他又請求用鹽息買絹，資助河東馬錢；發出二十萬貫大鐵錢，輔助陝西軍用；并招募百姓養保馬。當時估量談功利的大臣，到處搜括，而以吴居厚最厲害。

劇盗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户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永

大盗王冲因百姓不能忍受，聚集幾千人，想趁他巡視到徐，把他抓來扔到荒野。吴居厚聽到了，從小路逃走。元祐年間懲治他的罪行，貶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章惇掌權，起用他爲江、淮發運使。疏導支家河開通漕運，楚、海之間的人得利。召爲户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任永泰陵橋道頓遞使。犯了聚水成

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

災罪，罷知和州。

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團金球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還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寧初年，復任開封尹，任尚書右丞，升中書門下侍郎。因年老退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皇上恩許他仍然繫有方圓金球花紋的帶子。從此，前任執政在京師的都類似。出任亳州、洪州，改到太原，路過京城，留使佑神觀，又回到政府，改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去世，年七十九歲。贈開府儀同三司。

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吴居厚在政時間很長，以周密嚴謹自許，沒有做什麽顯著的壞事，惟有一時聚斂，可以被推爲第一。

温益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内，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悦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紀》，因言："昔堯、舜同出黄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考中進士，歷任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年間，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改潭州。鄒浩因南遷路過潭州，晚上到村寺投宿，温益派遣州都監帶幾個士卒晚上出城，逼迫鄒浩上船，終於使他迎風渡江離去。其他被驅逐的大臣在他的轄境内，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都被他侵擾困窘，掌權的人喜歡他。没有來得及任用他，徽宗對藩邸施恩，召他爲太常少卿，升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出他的過錯，認爲他不應該爲侍從、侍讀，不回答。改任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然兼任侍讀。當時執政官倡導，徽宗應當爲哲宗服兄弟之喪。曾肇在邇英殿讀《史記·舜紀》，於是説道："過去堯、舜同出於黄帝，世次已經相差很遠，然而舜給堯服三年喪，是因爲他曾經做過堯的大臣的緣故。"温益想依附執政，進言説："《史記》的世次不足以相信，堯、舜不是同出於黄帝。"升爲吏部尚書。

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争事帝前，辭頗厲，

建中靖國元年，任尚書右丞。鄧洵武獻上《愛莫助之圖》，皇上起初交給曾布，曾布没有接受。改交給温益，温益以此認爲應該讓蔡京任宰相，天下的賢士，都指責他是異論，當時的人討厭他。曾布和蔡京在皇上面前争論事情，言辭非

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

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穌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逾年，卒，年六十六。

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莅，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奸，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慫恿濮議，晚摭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常激烈，溫益叱責説："曾布怎能這樣無禮！"皇上不高興，曾布因此獲罪，而蔡京即成爲宰相。進升溫益爲中書侍郎。

溫益從低級官到顯官，没有一點好處可以記載。至於他狡詐奉迎，是天生就是這樣。到這時，纔有時有不同意見。蔡京有一天授監司、知州十人，溫益認爲不該那樣。蔡京知道中書舍人鄭居中和溫益交往深厚，讓鄭居中到他的住所問他，鄭居中把情況告訴溫益。溫益説："你在中書省，每次見到議論事情，舍人能够升職，侍郎反而不許嗎？現在丞相所定的錢穌以下十人，都是他的姻親同黨，想不違背他的意圖可以嗎？"蔡京聽到後非常害怕。過了一年，去世，年六十六歲。

他的兒子溫萬石官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相，一時很知名的士大夫，改變他們的操守而跟從他，比比皆是；元絳所到之處，都有突出的政績，也巴結迎合他，就卑劣了。許將曾經盡力阻止挖司馬光的墳墓，這是值得稱贊的；而談論的人説他在元祐、紹聖以至於建中靖國年間做官，左顧右盼見利而行，很快就改變立場，從來没有固定的意見。鄧潤甫最初掌箋記，在文辭方面有盛名，却首先稱贊紹述之策，又表彰蔡確擁立的功勞，雖然有其他長處，也不值一提。林希起草制文，務必醜化詆毁正直的人，自己知道毁壞了名聲和氣節，扔筆而後悔，又太晚了；他的弟弟林旦和他相反，糾察彈劾大奸臣，好壞怎麼能够相互掩蓋呢！蔣之奇開始時同意稱濮王爲父王的意見，後來摘取流言蜚語，攻擊舉薦他的人來掩飾，是小人之中的魁首。吳居厚奉行新法刻剥人民向上獻媚，溫益逢迎依附二蔡，爲公議所不容。陸佃雖然跟從王安石學經，却不主張新法，對於元祐黨人的罪過，請求輕微懲罰，和其他人相比還算是比較好的。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弟）覽　李常　孔文仲（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覿（子）俊義　馬默

孫覺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别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悦，推其説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剛二十歲，跟從胡瑗學習。胡瑗的弟子有千人，老成的人成立了經社，孫覺年紀最小，儼然處於他們中間，大家都推崇佩服他。考中進士，調任合肥主簿。年歲乾旱，州府督促百姓捕捉蝗蟲交給官府，孫覺説："百姓正没有吃的，難以用威勢來督促他們。如果用米來交换，他們一定會盡力去做，這是除害而受利。"知州高興，推廣他的辦法下達到其他縣。嘉祐年間，選擇名士編校昭文館書籍，孫覺首先被選中，升任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任昌王記室，昌王詢問終身之戒，他給昌王陳述諸侯應孝，作了《富貴二箴》。擢升爲右正言。

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内，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

神宗將要改革舊政，孫覺上奏："弊政固然不能不革除，革除應適當，纔没有後悔的事。"神宗稱贊他懂得道理。曾經不慌不忙地談到瞭解人之難，孫覺説："堯認爲瞭解人很難，終於享受到了。瞭解人的要點，在於知道聽取意見。君主任用大臣的方法，是任用賢才使用有能力的人。賢才和有能力的人既然有不同之處，任命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樣。至於所知道的有限，所能做的各有彼此，這是有功用的人，可以處在朝外而不可以處在朝内，可以要求他做事而不可以要求他進言。陛下想天下太平，而所提拔的幾十個人，大多有口才，而没有實際行動。我恐怕日積

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

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兹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

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吕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吕果交惡。

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説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虚説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

月累，進用賢才從墻而入，充滿朝廷之上，賢人日益疏遠，造成的禍患，還可以用一二來説嗎？希望觀覽《詩》、《書》中怎樣任命使用人才，不要急於求得小利和近功，王道就可以成就。"

邵亢在樞密院，没有成績，神宗告訴孫覺，想讓他出朝，以陳升之代替他。孫覺退下，就上疏如同以上所説的一樣，神宗認爲他迎合旨意，奪兩級官。執政説："諫官有出朝的，没有降官的道理。"神宗説："僅是降官，不能算結束。"孫覺接連上書請求離朝説："去年有罰金御史，現在有貶秩諫官，没有聽説過被罰金貶秩，而仍然可以居於原位的。"便通判越州，恢復右正言，改知通州。熙寧二年，下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

王安石早就和孫覺相友善，迅速引用他，將要援引他來幫助自己。當時吕惠卿權力很大，神宗詢問孫覺，他回答説："吕惠卿善辯而有才能，超過人幾等，但爲了利的緣故，屈身於王安石，王安石不明白，我爲他擔憂。"神宗説："我也懷疑這件事。"後來王安石、吕惠卿果然互相攻訐。

青苗法推行，首先建議的人認爲："《周官·泉府篇》中説，借貸給百姓，輸息達到百分之二十五，國家財政費用從中取用。"孫覺上奏條陳其荒謬，説："成周的賒欠貸款，用來防備一時急用，不能作爲規定，所以用國税作爲利息。然而用國税作利息，解説不明白。鄭康成解釋經，就引用王莽計算餘利收息，每年不過收十分之一爲根據，周公收取利息，不應該比王莽時還重。況且載師所任地，對漆木的徵收特别重，是爲了抑制經商。現在因農民貧困，將要補耕助收，反而把他們比作商人而向他們徵收，可以嗎？國家取用，由泉府統領，如果買了東西不銷售，貨物不能流通，有買有給，同時實行賒貸的方法。如僅從泉府取用，那冢宰的九賦，將有何用？聖世應該講求先王之法，不應當選取有疑問的文字和虚妄的説法治國。現在老臣被疏遠在外意見不用，輔佐大臣拖延時間不上任，門下省秉公辦事而不實行，諫官請求恕罪而要求離去。我實在害

奸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摇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

怕奸邪結爲朋黨，乘群情紛紛之際，動摇朝廷，沽名釣譽，這不是國家之福。”

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堤没，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堤下化爲良田。

王安石看了，大怒，孫覺正好因爲有事到中書省，王安石企圖動摇他説：“没想到學士你也是這樣!”開始有了驅逐孫覺的想法。曾公亮説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叫攤派的現象，王安石乘機請求派孫覺去察看虛實。孫覺已經接受了命令，又上疏説不願去，并且説：“像陳留一縣，前後告訴他們，自願請錢，最終却没有一個人來，所以陳留没有分發一分錢。可以看出百姓實在不願意和官府打交道。所有審察，希望下令停止。”於是認爲孫覺出爾反爾，出知廣德軍，改到湖州。松江大堤被淹没，大水給人民帶來禍患。孫覺把大堤换用石頭來砌，高一丈多，長百里，堤下化作良田。

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强以梃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改到廬州，改爲右司諫。因祖母去世請求解職，下到太常討論，没有允許。下詔讓他知潤州，孫覺已經服喪。服喪期滿，知蘇州，改到福州。閩的風俗對於婚喪很看重，費用花費無度。孫覺定爲中等的程度，使得服裝費用不得超過一百貫。命令下達，嫁娶的費用以百位數來計算，葬埋的費用也減少十分之五。接連調任亳、揚、徐州。徐州盜賊很多，抓到五個殺人者，其中有一人少年而力弱，懷疑并審問他，他説：“我在田野耕地，和甲相遇，他把棍子强迫給我，半夜挾持我東去，讓我在門口等着，不知道其他的情况。”孫覺問吏人，“依照法律該如何辦?”吏人説：“處以死刑。”孫覺僅殺了他們的首領，後來便成爲範例。

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

知應天府，入朝任太常少卿，改爲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升爲右諫議大夫。當時諫官、御史議事有限制，不能超越職位。孫覺請求申述《唐六典》以及天禧年間的詔令，凡是命令政事有不對的，都能上奏陳述。他論述宰相蔡確、韓縝不是因品德而升官，蔡確自己申辯有功無罪，孫覺按照他所説的話駁斥，蔡確終於離朝。韓縝陳述升孫覺爲給事中，孫覺推辭説：“有時候，執政怕人議論自己，就用升官來引誘

俱罷。”逾月，縝去。

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

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孫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

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

他，我願意和韓縝同時被罷免。”過了一個月，韓縝被罷免離朝。

升任吏部侍郎，統領右選，待用的官員有一萬五千人，空缺的位置纔有五分之二，甚至有三年不能調任的。孫覺請求以軍功、保甲進升的補爲指使，因宗室爲官的朝外安置，一天得到缺位的有幾千人。改爲主持左選，請求磨勘官一年以一百人爲限。擢升御史中丞，幾個月後，因病請求罷免，授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得舒州靈仙觀而回。哲宗派遣使臣慰勞他，賜給他白金五百兩。去世，年六十三歲。

孫覺有德行度量，被王安石所貶逐。王安石退居鍾山，孫覺屈駕去叙舊，和他幾個晚上從容交談；王安石死後，又作文章祭奠他，談論的人都稱贊孫覺。紹聖年間，把孫覺作爲元祐黨人，奪職追回兩官。徽宗即位，追復官職。著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弟孫覽。

孫覽字傳師。考中進士，知尉氏縣。有一屯兵將領對下屬暴虐，兵士商議趁着大檢閱的時候把他殺了叛亂。孫覽聽到這件事，奔馳前往，士兵仍然群聚不理他，孫覽呼喊告訴他們說：“將領誠然不像話，可是天子有何對不起你們，却要去作滅族之事呢？”士兵們都感動謝罪前去入隊。屯將一會兒來到，孫覽命令官吏趕快把情况都報告，大家隨即安定下來。神宗認爲他有才能，讓他任司農主簿。舒亶判寺并且兼任諫院，想援引孫覽幫助自己，孫覽没有答應。舒亶發怒，用賬籍違背事理來彈劾他。使他出朝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爲京西轉運判官，入朝任右司員外郎。荆湖開闢田地，命他前去察看。孫覽說：“沅州所招撫的溪洞蠻一百三十，應該聽從本州根據事情來管理，不要立官府設衛戍成爲百姓的困擾。從誠州到融江河口，可以流通西廣的鹽，可以減少北路的供應。”都聽從了他的意見。

出使回來，任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升任寶文閣待制，由桂調到廣，又改到渭州。西夏侵入

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户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晋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粮，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勛，加樞密直學士。

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邊境，下令讓大將苗履抵抗，苗履稱病上書，下令懲治他的罪行，流放房陵，軍營都肅然害怕。召他知開封府，到了之後却任户部侍郎。和蔡京討論役法意見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西夏占據橫山，靠着黄河駐兵，秦、晋的道路都被堵塞。孫覽謀劃再次攻取葭蘆戍，被險情所阻不能前進。西夏幾萬兵駐在邊境，孫覽下令説因宋兵少，需要滿五萬人。西夏聽到後增援軍隊，孫覽不爲所動，雙方相持很久，忽然下令準備乾糧，嚴整武器，説："敵人要來了！"過了幾天，敵人果然大舉進入，孫覽奮力出擊打敗了他們，於是在葭蘆建城而回。獎勵他的功勛，加任樞密直學士。

孫覽雖然在邊防立下功勞，但是他的議論大多與宰相不一，多次遭到貶官削職，歷知河南、永興，調到成都。推辭不去，降官爲寶文閣待制。去世，年五十九歲。

李常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

熙寧初，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盗，論報無虚日。常得黠盗，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年時在廬山白石僧舍讀書。考中進士，留有他所抄録的書九千卷，爲他的住處起名叫李氏山房。調任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要推薦他升官，李常推舉他的朋友劉琦，楊佐説："世間没有這種風氣很久了。"把他們兩人都推薦上去。

熙寧初年，任秘閣校理。王安石和他相友善，讓他任三司條例檢詳官，改爲右正言、知諫院。王安石立新法，李常參與討論，不想實行青苗法收息。此時，上疏説："條例司剛成立，已經導致朝廷内外的議論。至於均輸法、青苗法，聚斂散錢收取利息，附會經義，人情混亂，這和王莽分割《周官》的片言毒害天下有何差别！"王安石看到後，派遣和他親密的人告訴他不要如此，李常不因此而罷休。他又上奏："州縣散常平錢，實際上不出本錢，勒索百姓出利息。"神宗責問王安石，王安石請求命令李常列出主要官吏的名字，李常認爲不是諫官所做的，落職爲校理，通判滑州。一年多又恢復職務，知鄂州，調到湖、齊二州。齊州盗賊很多，没有一天不上報的。李常抓到狡黠的盗賊，刺爲兵士，使他在自

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奸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

己的麾下，盗賊隱藏的地方都清楚，破門而入，全部拔掉他們的根本，半年間，殺了七百人，盗賊没有地方躲藏。調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升任禮部侍郎。

哲宗立，改吏部，進户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别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己，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費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

哲宗即位，改爲吏部侍郎，升任户部尚書。有人懷疑他缺少才幹，不能勝任，質問司馬光。司馬光説："任用李常管國家財利，使人知道朝廷不急於徵利，聚斂就平息了。"李常上對策，講七件事，分别是崇尚廉耻，保存鄉舉，區别守宰，廢除貪贓，審理有疑問的案件，選擇儒學師長，修改役法。當時差役、免役法没有確定，李常説："法没有新舊，有便於人就是好的；論述不分你我，能够持久的就確認。現在讓百姓都出錢那麼貧困的人就難以辦到，都出力那麼富有的人就難以忍受，分别聽從他們的意願，就可以長久了。"就折中分條呈上。皇上赦恩，除去市易拖欠不滿二百緡的，李常請求利息超過這個數也不收取。

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决小吴，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吴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并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陜，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録》三十卷。

任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請求把經義、詩賦分爲兩科，發揮人的特長。最初，黄河在小吴决口，議論的人想從孫村口引導回歸故道，如果這樣，就要興動勞役，李常説："京東、河北飢餓困苦，不應該疏導黄河。"下詔停止了這件事。諫官劉安世因爲吴處厚繳上蔡確的詩認爲他誹謗，趁機盡力攻擊蔡確。李常上疏論述因爲作詩判蔡確的罪，不是淳厚風俗之舉。劉安世一并彈劾李常，調任他爲兵部尚書，他推辭不受，出知鄧州。改到成都，走到陜，突然去世，年六十四歲。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録》三十卷。

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吕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李常比孫覺大一歲，起初和孫覺齊名，都跟從吕公著學習。他們的議論取捨，大多相同；最終的官職也相同；他倆的死，前後差一天。

孔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吕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情耿直，少言笑，從小刻苦求學，號稱博學。考進士，南省考官吕夏卿，稱贊他的詞賦好，策論深刻廣博，文章氣勢像荀卿、楊雄，告訴了主考官，擢

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

升爲第一名。調任餘杭縣尉。恬静自守，不從事請托。轉運使在杭，召見他和他商議事情，事情結束，急回，不到府上拜見。别人問他，他説："我没有事情要到府上去。"轉任台州推官。

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嘆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録，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熙寧初年，翰林學士范鎮推薦制舉，他考對策九千多字，力論王安石所立的理財、訓兵之法不對，宋敏求把他列入異等。王安石發怒，啓奏神宗，神宗御批他罷歸原官。齊恢、孫固封回御批，韓維、陳薦、孫永都力言孔文仲不應當被貶黜，五次上書，皇帝没有聽從。范鎮又説："孔文仲來自草野，不懂得忌諱。不過因求直説，而又判他的罪，不利聖明君主。"皇上也没有聽從。蘇頌感嘆説："朝廷正求賢若渴，有這樣的人而不被録用，難道是因爲他的論調太高而難以相合呢，還是因爲他的言辭太激烈而遭致怨恨呢？"

吴充爲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换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

吴充任宰相，想把他安置在館閣，又有忌恨他的人，僅得到國子直講的職務。學生正在用王安石的《經義》求進取，孔文仲不用他的書，换爲三班主簿，出外通判保德軍。當時出征西夏，幾十萬人都在邊境，很久不離去，邊境百姓負擔很重。孔文仲陳述三不便説："大軍還没有出發，却把丁夫預先召集；河東用農夫，使百姓勞苦而消耗費用；各路出兵，首尾不相呼應。虞、夏、商、周强盛，不見得没有外敵，然而懷柔禦敵的根本，不在外而在内。"

元祐初，哲宗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疏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説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改中書舍人。

元祐初年，哲宗召他爲秘書省校書郎，升任禮部員外郎。有人上奏："皇族祇有楊、荆二王得以稱作皇叔，其餘的應該分屬祖輩，像唐人稱衆王孫那樣稱呼。"孔文仲上奏："皇上剛即位，應該廣行敦厚和睦，不應該疏遠骨肉之情。"那個建議於是停止。升爲起居舍人，擢升左諫議大夫。七月初一日食，他上疏奏五件事，即邪説擾亂正道，小人欺凌君子，遠人欺侮我國，斜封剥奪公論，大臣輕視國家命運，應該體察這些情況消除邪惡成吉祥。他論述青苗、免役，首先使天下人困頓，保甲、保馬、茶鹽法，是遺留毒蟲。改爲中書舍人。

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峥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三年，同知貢舉。孔文仲起先有寒病，這時，晝夜不停地工作。同院的人因爲他身體有病，勸他先休息，或者住在别的屋子睡覺。他辭謝説："在官位就要完成職責，怎敢因病而自便呢！"於是他的病更加厲害，回家就去世，年五十一歲。士大夫哀悼他都痛哭失聲。蘇軾撫着他的靈柩説："世人正在稱贊成熟而討厭峥嶸，尋求像經父這樣耿直的人，現在没有了！"皇上下詔撫恤他家，任命他的弟弟孔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辦理葬事。

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别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當初，孔文仲和弟弟孔武仲、孔平仲都以文名從江西起家，時人稱爲"三孔"。後來追貶爲梅州别駕。元符末年，追復他的官職，著有文集五十卷。

孔武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毁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孔武仲字常父。幼小時便努力學習，考進士，中甲科。調任穀城主簿，任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父母親去世，因服喪而傷身體，右胳膊不能抬起。元祐初年，歷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曾論述科舉的弊端，詆毁王安石的學説，請求恢復詩賦取士。又想取消大義，而增加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升任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任起居舍人，數月後，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决。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

起初，罷免侍從而入對，專令來論思。孔武仲上奏："假如不用法，那説和不説，將會各持己見。希望讓兩人輪流入對。"當時議論北郊祭祀，長久不能决定。孔武仲建議在十月皇上親自祭祀，像祭祀神州地神那樣。擢升爲給事中，升任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他請求："侍從大臣任州長官的，因爲杖刑以下僅處分下屬官，等到案件形成，聽從大理以法處理，刑法不加於顯貴近臣，又保全了朝廷的體面。"於是寫爲法令。

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説》、《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調到宣州，因是元祐黨被奪職，住在池州。去世時，年五十七歲。元符末年，又追復官職。著有《詩書論語説》、《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共一百多卷。

孔平仲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吕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别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户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兖州景靈宫，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説》、《釋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孔平仲字義甫。考中進士，又應考制科。受吕公著舉薦，任秘書丞、集賢校理。孔文仲去世，要回南康安葬他。皇上下詔任他爲江東轉運判官護理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年間，言官攻擊他元祐時附會當權者，詆毁先輩，被削去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彈劾他不推行常平法，陷害他散失官米六十萬，在潭州審判。孔平仲上疏説："官米在倉有五年半時間，陳腐不能吃，如果不在百姓缺少糧食時，適當地散發，將會被扔掉。假如認爲這樣做不對，我不想逃脱罪名。"調到韶州。又因以前上書而獲罪，責貶爲惠州别駕，安置英州。徽宗即位，恢復爲朝散大夫，召爲户部、金部郎中，出外提舉永興路刑獄，爲鄜延、環慶帥。黨論再次興起，被罷官，主管兖州景靈宫，去世。孔平仲擅長史學，工於文詞，著有《續世説》、《釋稗》、《詩戲》等流傳於世。

李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盗南山，諸尉皆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考中進士，調任長安縣尉。當年饑荒，官府煮粥讓飢餓的人吃，百姓聚集不能禁止，縣把這件事情交給李周去辦。李周設栅欄，間隔男女老少，没有一人作亂。都巡檢趙瑜到南山查辦盗賊，各個縣尉都隸屬他，趙瑜强悍急躁，對他們大多都很無禮，惟獨對李周不敢放肆。

轉洪洞令。民有世絶而官録其産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菑楗，調徒遏之。周始築新堤，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

轉洪洞縣令。百姓有斷絶了後代而官府没收他們的財産的，族人後來得到了遺囑文書，李周把財産取出來還給他們。州官責怪李周，李周説："利民，就是利國。"縣的南部有山溝，支流涌入，每年徵用草石來堵塞决口，調集民工阻遏。李周開始修築新堤，百姓不再以此爲苦。改知雲安縣，免掉鹽井徵收費將近百萬。通判施州。施州位於群僚之間，不習慣牛耕種田，李周爲他們開田地幾千畝，選擇那些流放守邊中懂得耕田的，買牛讓他們耕作，軍糧由此供給充足。

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

司馬光將要推薦他任御史，想讓他來拜見，李周説："司馬公是個賢人，我本來願意去拜見，

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己，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

但是聽說舉薦我就去見他，這就成了所謂‘呈身御史’了。”最終没有去。神宗詔令大臣舉薦賢士，孫固把李周報上去。神宗召他入對，對他說：“知道你不交結權貴，你認識現在的執政嗎?”他回答說：“不認識。”神宗又問：“認識司馬光嗎?”他說：“不認識。”詢問他保衛邊疆之術，他說：“四方邊疆，就好比手足。如果使國内疲憊來對遠方攻戰，導致百姓窮困，使他們聚集成爲盜賊，恐怕會成爲心腹之憂。”神宗點頭贊同，第二天，對孫固說：“李周，是一個質樸忠厚的人。我將讓他任御史。”執政認爲他不附和自己，請求用事來試用他。任提點京西刑獄。

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堤，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没，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帟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

當時正要興修水利，有人請求分流湍河成爲六渠，以增加鉗盧陂的水，估計要用民工八十萬。李周說：“湍河地勢高水下流，用大堤來抵擋，尚且擔心決口流溢，如果再疏導，必然造成禍害。”上疏說：“水渠不一定能修成，但費用已經没法計算。應暫且開鑿其中的一個來試驗一下，如能够用，再推行。”水渠終究没有建成。第二年，河往外溢水，鄧城幾乎被淹没，纔想起他的建議。他竟然因直言被罷免，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李周在陵下盡職，宦官紛亂來到，在帳幕中停留休息，競相奢侈。李周說：“臣子持喪，不睡草墊，枕石塊，爲何還要奢侈呢?”工程結束，山陵使依次記載功績，人人都自誇，惟獨李周不説。

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宫，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别駕，後復舊

哲宗即位，召他任職方郎中。朝廷討論和西夏講和，把已侵占的土地還給他們，甚至想放棄蘭州。李周說：“隴右本來是唃氏所有，常作爲我們的屏障。現在唃氏已經失敗滅亡，如果放棄，一定會歸夏人所有。他們以黄河南部的一小塊地方，成爲百年的强敵，假如再把河湟給他們，使他們把吐蕃的土地都占爲己有，對秦、蜀没有好處。”於是没有放棄。升任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任陝西轉運使，又入朝任太常少卿，升權工部侍郎，隨即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像待制一樣。改到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宫，改爲集賢殿修撰。去世，年八十歲。紹聖年間，追貶爲賀州别駕，後來追復原

職。

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嘆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職。

李周從任小官後，就深沉自隱，不曾私自拜謁執政，如有公事，公開到中書省去説明。薛向主管三司，想要他作爲僚屬，見到他後，終於不敢説，退下後感嘆道："此人不容易屈服。"因此不被知遇。

鮮于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調黟令，攝治婺源。奸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迹。

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毁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是唐劍南節度使鮮于叔明的後代。性莊重，刻苦學習。考中進士，任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年間，天下大旱，皇上下詔徵求直言，鮮于侁推究災變形成的原因，又分條陳述當世的失誤有四個方面，他的話切合事理。唐介和他是同鄉，在上級官吏前稱贊他，接連上書推薦他。鮮于侁極力陳述左參軍李景陽、枝江縣令高汝士的美德，請求轉爲推薦他們，唐介更加認爲他賢德。調任黟縣令，兼管婺源。奸民汪氏富有而狠毒，横行鄉里，因事犯法，官吏來拜見説："汪氏家族敗壞了不少前任的縣令，現在不放了他，會給以後留下禍患。"鮮于侁發怒，立刻杖打他，惡人都隱没了踪迹。

通判綿州。綿州在蜀州的左邊，官吏貪污成風，甚至要士卒供給他們木炭、草豆，賣水果蔬菜多收取餘利。鮮于侁一切都不拿取，知州以下的官吏都效法。趙抃出使蜀，向朝廷舉薦他，没有來得及任用。聽從何郯之召，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縣令不稱職，抓了上百囚犯，官府讓他前去審理，幾天之後，使監獄一空。神宗下詔徵求直言，鮮于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述十六件事，神宗喜愛他的奏文。下詔大臣舉薦人，范鎮推薦鮮于侁應選，任利州路轉運判官。

當初，王安石住在金陵，名聲很大，士大夫期望他任宰相。鮮于侁討厭他以激烈的言辭取得君主的信任和重用，對人説："此人如果被重用，必定把天下搞壞搞亂。"現在，上書議論時政，説："值得憂患的事有一，值得嘆息的事有二，其他背逆治理國家大體而人民抱怨的，不能一一列舉。"他的意思是專指王安石。王安石大怒，詆毁陷害他。神宗説："鮮于侁有文學才能，可以任用。"王安石説："陛下如何知道？"神宗説：

乃不敢言。

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

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凶，莫敢問。侁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并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税輸絹綿，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之侄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

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匯澤惟兩濼，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以侁爲轉運使。

時王安石、吕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交。道

"有他的奏章在。"王安石纔不敢説話。

起初，助役法實行，下詔各路分別定出助役緡錢數額。利州轉運使李瑜定了四十萬，鮮于侁爭論説："利州百姓貧困土地貧瘠，有這一半就行了。"李瑜不聽，分別把想法報上去。當時各路的役書都没有完成，神宗肯定鮮于侁的意見，告訴司農曾布讓他頒布下去作爲規定。因此貶黜李瑜，提升鮮于侁任副使，并兼提舉常平。所屬百姓不要青苗錢，王安石派官吏查訪處理，并且追問鮮于侁不發青苗錢的緣故。鮮于侁説："青苗法規定，願意借的就借，百姓不願借，怎能强迫！"

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婪暴虐不守法紀，前任使臣害怕他的凶惡，不敢詢問。鮮于侁把他捉到獄中，流放到衡湘，於是請求更换文臣作爲守臣，同時更换班列統領縣事。總共居部九年，治所離閬中很近，姻戚紛繁，不以私情對待他們，使他們都很高興。蘇軾稱贊鮮于侁上不危害法令，中不廢棄親戚，下不傷害百姓，認爲是"三難"。二税要交納絹和絲綿，鮮于侁奏請聽任百姓可以將零星絹綿交納。後來有一叫李元輔的人，總是變着法多收取，父老們流淚説："老運使立下的規矩，怎麽能改變呢？"鮮于侁的侄子鮮于師中也任這個職務，所以稱他"老"作區別。

調到京東西路。黄河在澶淵決口，議論想不堵塞，鮮于侁説："東部州匯聚水的僅有兩水灘，夏秋季雨水過多，尚且溢出造成危害，如果放縱大河水入，百姓就成爲魚了。"作《議河書》呈上，神宗高興地接受。後來兩路合成一路，鮮于侁任轉運使。

當時王安石、吕惠卿當政，正直的人大多不被容納。鮮于侁上奏："我有薦舉的權力，但當朝者不是賢才，我感到羞耻。"所以凡是他所薦舉的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人，都是正直不合時宜的人。元豐二年召他入對，任命他知揚州。神宗説："廣陵是重鎮，很久没得到合適的人，現在我選你前去，要好好地治理。"蘇軾從湖州入獄，親戚朋友都和他斷絶

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

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吴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吴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

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减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

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説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

交往。路過揚州，鮮于侁前去見他，臺吏不讓他見。有人説：“你和蘇軾相知很久，那些往來的書信，應該燒掉不要留下，否則，將會獲罪。”鮮于侁説：“欺騙君主辜負朋友，我不忍心這樣做，因爲忠義分擔譴責，是我所願。”被舉吏所牽累，罷爲主管西京御史臺。

哲宗即位，想到東部地區被役法所困，吴居厚聚斂殘害百姓，放逐了他，又讓鮮于侁出使京東。司馬光在朝廷上説：“以鮮于侁的賢才，不該讓他居於外任。在齊魯地區，已經非常凋敝，需要鮮于侁前去救助，怎樣纔能得到一百個像鮮于侁這樣的人，分布在天下呢?”士人百姓聽説他又來了，像見到了慈父慈母一樣。召他任太常少卿。侍從討論神宗配享的事，有想以王安石、吴充配享的，鮮于侁説：“前朝宰相中賢能的，誰能在富弼之上?”於是用富弼配享。任左諫議大夫。

鮮于侁看到哲宗年幼，首先講君子和小人消長的道理很全面。又説：“制舉，是選取人才的要害，國朝尤其因此而得到人才。王安石掌權，忌諱人詆毁非議新政，於是廢除了制舉。現在應搜羅俊傑賢才，開通言路，應恢復六科的原貌。”又請求罷去大理獄，允許兩省、諫官互相往來，减少特奏名舉人，嚴格出官的法令，京東的鹽能够通商，恢復三路義勇軍以緩保甲，罷去戎、瀘的保甲以寬民力，事情大多加以施行。在職三個月，因病請求離朝。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下詔滿一年進升待制。不久，去世，年六十九歲。

鮮于侁刻意經術，著有《詩傳》、《易斷》，被范鎮、孫甫所推崇贊許。孫復和他討論《春秋》，認爲當今學者没有能比得過他的。他作詩平淡深粹，尤其擅長《楚辭》，蘇軾讀了他的《九誦》，認爲近於屈原、宋玉，自認爲不能企及。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精通經學，擅長訓詁。皇祐年間，考中説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升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年，神宗因爲顧

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静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

臨喜歡談論兵法，下詔讓他編《武經要略》。最初任命他爲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説顧臨任館職，改提舉爲館幹。并且召見顧臨詢問兵法，他回答説："兵以仁義爲本，軍隊的一動一静，都關係着國家的安危，不能輕視。"於是分條陳述十件事進獻。出朝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論事情違背了執政的意圖，罷免回鄉。改爲同判武學，升任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求知潁州。入朝爲吏部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

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温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别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

元祐二年，擢升給事中。朝廷正要使黄河水回流，任他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這時，翰林學士蘇軾和李常、王古、鄧温伯、孫覺、胡宗愈上奏："顧臨秉性方正，學有根基，慷慨中立，不能够改變和阻撓他。自從處於東省，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幸之人，都害怕得側目而視。忽然讓他離開朝廷，大家都嗟嘆惋惜，應該把他留在皇上左右，補充缺遺，另外選擇清楚黄河事務的人前去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也上奏："都漕的職務，朝外怎能没有這樣的人，在朝如顧臨這樣的人，恐怕不容易找到。"都没有被采納。顧臨到後，請按照黄河地勢回流東去。又以給事中被召回。歷任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

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紹聖初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調到應天、河南府。宦官梁惟簡因爲曾經侍奉宣仁太后而得罪，經過洛陽，轉運使郭茂恂曲從當時宰相的意圖，彈劾顧臨和他宴會，顧臨被奪職知歙州，又因依附元祐黨人，貶斥在饒州居住。去世，年七十二歲。徽宗即位，追復他原來的官職。

李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彦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彦先得免。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考中進士。熙寧年間，任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彈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彦先接受邕州官吏的金，命令李之純前去審查情況，是出自被逐出的婢女之口。李之純認爲是胡説，不加法辦，許彦先得以赦免。

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

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户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户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决，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

董敦逸、黄慶基論蘇軾托詞命以毁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李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内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

調任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每年發放官米六千石，降價給百姓，言官認爲是給百姓好處而損害皇上，下詔傳達這個意見。李之純上奏："蜀州的百姓靠此爲生已有百年了，爲何一天就廢棄。"事情於是停止。任職期滿又留下，共有幾年，纔返回朝廷。神宗慰勞他説："遠方不想多次换任大官，使劍外安定，年年糧食豐收，體現了朝廷安撫遠方的意圖，你知道嗎?"任右司郎中，轉爲太僕卿。

元祐初年，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户部侍郎。還没有到任，又改爲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升任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不久以直學士知成都府，又回朝任户部侍郎，三次升遷爲御史中丞。他建議説："朝廷的事情下達到六部，僅是隨省吏看前後批語，來决定事情的輕重緩急的次序，成了小吏專門處理命令了。如果大臣没有時間看，應該命令各曹長官副長官同時處理所承受之事，應該實行的立即實行，應該停止的立即停止，一定上報後再决定，不要拘於現成的文字，小吏就不能舞弄權術，而下面的情况也上達了。"又上奏："衆賢人在朝廷和諧，在朝外萬物就和諧。調和陰陽，是輔佐宰相的職責。有時候，關於國家的議論稍微損害了和睦，語言傳播，出現觀望，不能不謹慎。"

董敦逸、黄慶基論蘇軾假托詞令詆毁先帝，蘇轍把官職給親近的人，蘇軾、蘇轍都以監司被罷免，李之純上疏論述董、黄的誣衊和欺騙，就被廢黜。因病，改爲工部尚書。紹聖年間，劉拯彈劾他依附蘇轍，出知單州。去世，年七十五歲。堂弟是李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考取進士幾乎用了三十年時間，跟從蘇軾在定州幕府。歷任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年間，監内香藥庫。御史石豫説他曾經聽從蘇軾的召辟，不能任京官，下詔勒停。徽宗初年，提舉河東常平。因給范純仁代作遺表和行狀，被編管太平，於是住在姑熟，很久以後，調到唐州，官至朝請大夫。

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李之儀能作文章，尤其工於尺牘，蘇軾說他深知刀筆三昧。

王覿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摭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考中進士。熙寧年間，任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願久居此職，求得潤州推官。二浙乾旱，知州派官去視察禾苗傷情，承受監司的意旨，不敢過多免去稅收。王覿接到檄文查辦，嘆息說："旱情到了這種地步，百姓的糧食已經斷絶，出倉糧賑濟他們，仍怕不能救助，還能索要賦稅嗎？"去了幾天，把賦稅都免除。監司發怒，百般刁難。朝廷派遣使臣賑濟借貸，王覿求見，給他講了民間利弊。使臣高興，回去推薦他，爲司農寺主簿，轉爲司農寺丞。司農當時是重要的官職，被提升者大都是由此選拔。王覿剛上任一天，就請求出朝，韓絳認爲他節操很高，留他任檢詳三司會計。韓絳出任潁昌，召辟他爲簽書判官。在潤州因公事被免職，隱居幾年，起任太僕丞，改爲太常。

哲宗立，吕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吕惠卿。朝論以大奸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誠出於此，恐海内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悦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

哲宗即位，吕公著、范純仁推薦他可當大官，擢升爲右正言，升司諫。他上疏說："國家的安危治亂，和大臣有重要關係。現在執政官有八人，而奸邪占了一半，一兩個元老，怎能實行他們的意志呢？"因而極力論述蔡確、章惇、韓縝、張璪相互勾結陷害正直的人。奏章上了幾十次，那些人被相繼貶斥離朝。又彈劾驅逐了吕惠卿。朝廷議論認爲大奸臣已被貶黜，擔心人心不安定，將要下詔安慰開釋他們，并且禁止上言。王覿上奏："這樣的話，恐怕海内的有識之士，輕視朝廷。舜把四凶治罪而天下服從，孔子誅殺少正卯而魯國得到治理。在那時，沒有聽說人心不安，也沒有聽說下達命令來討好他們的同黨。君主統治人，是貶黜和提升罷了。提升一個好人天下爲善的人就受到鼓勵，貶黜一個壞人天下作惡的人就會害怕。難道因爲作惡的人害怕而朝廷也害怕嗎？實在替陛下可惜。"王覿說得雖然懇切，但却不能阻止。

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

夏主剛即位，有輕視中原大國的野心。王覿說："小羌窺伺我國厭煩作戰，所以這樣桀驁不

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振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

馴。應當擔憂的，不是在今秋而是在其他日子，應當謹慎的，不是在邊疆防備而是在朝廷的謀略。收放取予的權力，必須沉着穩重然後可行。"洮東抓獲鬼章，把他拘囚到朝廷，王覿上奏："老羌雖然被擒獲，他的兒子帶領衆人還像原來一樣，疆土和部落没有比以前減少，怎能馬上把他殺了招致仇怨。應該把他安置在洮、岷、秦、雍之間，表現出好生的恩德，離間他們的鐵石交情并破壞他們的死黨。"又上奏："現在民力凋敝，邊費無度，不能不深加考慮。"於是疏奏將帥不合適請求换人，茶鹽危害百姓請求革除，甚至對欠債、賑濟贍養、賦斂、科税，都指出弊端。

差役法復行，覿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覿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

差役法又被推行，王覿認爲朝廷的本意是方便人民，而議論的人却説免役法全不可用。法没有新舊，好的就實行。於是他采集了對差役法有幫助可以通行的幾十件事上報。論述青苗法的危害，請求把新法全都罷免，而恢復常平舊法。他説："聚斂之臣，但知收利爲自己升官，不顧以後的禍害。以國家的尊嚴，與百姓争搶小利，怎能示範天下?"又説："刑罰有時輕有時重。熙寧年間的大臣，認爲如果刑罰不重，人們就不害怕。現在法令已經推行，可以減輕刑罰，希望選擇質樸忠厚通達的人，加以改正。"於是設局進行編彙，王覿參預這件事。用的都是中典，這就是《元祐敕》。

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覿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

神宗恢復唐朝的制度，諫官分列在兩省。到這時，大臣議論把諫官調到外門，而把他們的直舍作爲制敕院，名義上是爲了防止消息泄露，實際上是不想讓他們和給事中舍人相交通。王覿争論説："制敕院，是官吏的住舍。奪掉諫省增廣官吏的住舍，相信小吏而懷疑諫諍大臣，從何顯示廣開言路呢。"於是没有調他們。

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説。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吕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説。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

王覿任諫官，想打破朋黨的説法。朱光庭揭發蘇軾試館職策問有問題，吕陶申辯不是那樣，於是興起了洛、蜀二黨之争。王覿上奏："蘇軾的言辭，不過有失輕重之體罷了。如果都考察同異，深究嫌疑之處，就會分成兩黨，黨論就更加激烈。學士用詞失當，是小事；如果使士大夫有

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

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奸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咏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

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覿索侵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覿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

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

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

覿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

了朋黨之名，就是大禍。”皇上認爲他説得很對，不加過問。

不久改任右司員外郎，不久，任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因爲論述尚書右丞胡宗愈的事情，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裏有猾吏，善於刺探知州的意圖來阻撓他的權力，前任知州因此被議論。王覿查出他奸詐的情狀，依法處置，一州都肅然起敬。百姓歌頌他的政績，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的話。調任江、淮發運使，入朝任刑、戶二部侍郎，和豐稷一同出使遼國，被遼國人待之以禮加以尊重。

紹聖初年，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土地肥沃，每畝産糧值千金，没有閑置的田地來埋葬死人，王覿要回被侵占的官地，作爲墓田。江水流到城中成爲水渠，時間長久被填塞，積聚雨水多發水災，王覿疏導治理恢復原樣，百姓感激他，稱作“王公渠”。調到河陽，貶爲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爲鼎州團練副使。

徽宗即位，還他原來的職務，知永興軍。經過朝廷，留他任工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改年號的詔令下達，王覿上奏：“‘建中’的名稱，雖是極好，然而重襲前代的年號，不可，應該以德宗爲鑒。”當時主事者大多和他的意見相背，王覿説：“堯、舜、禹禪讓，堯没有除掉四凶而舜除掉，堯没有舉薦輔佐大臣而舜舉薦了他們，事情不一定都一樣；文王在豐建都而武王定都於鎬；文王不收税，對水澤樹木没有禁令，周公徵收并且禁止，不危害善於繼承、善於發揚。神宗在前定了法規，子孫應當在後守護。至於時間不同事情也不一樣，需要增減的就增減，在道理上本來没有錯失。”當權的人惱恨他的言論，於是他被改爲翰林學士。

四月初一出現日食，皇上下詔自責，王覿起草詔書，有“德行不美好，不能够符合上天的意願”的話，宰相去掉，他就極力請求出朝。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改到海州，罷爲主管太平觀，安置在臨江軍。

王覿清修簡淡，别人没有見過他的喜怒。始終堅持正論，兩次遭受譴責貶逐，没有一點改

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變。無疾而終，年六十八歲。紹興初年，追復龍圖閣學士。他的侄子是王俊義。

王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内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俊義處之恬然。

王俊義字堯明。在京城游學，缺少費用，有人把他推薦給童貫，童貫拿出錢聘用他，他没有答應。林靈素在寶籙宫開辦講座，皇上下詔兩學選拔士人講道。皇上將要視察推恩，司成官讓王俊義和曹偉應詔，王俊義謝絶了。有人說："這是做大官的捷徑，不能失去機會。"王俊義說："假如我謝絶而不被批准，到了也不接受。如果被困窘和羞辱，就用死來回答。"到了講所，離皇上的幕幄衹有半步，宦官兩次叫他的姓名，王俊義僅是望着幄幕致敬，不肯出來；接着叫曹偉，曹偉回頭看，王俊義給他使了眼色，曹偉也不出來。事情完了之後，大家都替他害怕，王俊義安然處之。

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

以太學上舍生被選拔，奏名列在其中，徽宗親自考核他的文章，擢爲第一名。賜第時，看見他容貌壯美，非常高興，回頭對侍臣說："這是我親自提拔的，真是所說的'俊義'了。自古没有君主擔當主考官的，應該立即破格使用。"蔡京邀請前來拜見，說："一見到我，可以立刻得到左右史的官職。"王俊義没有去，因此衹授爲國子博士。二年後，改爲太學博士。

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吴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秘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

鄆王拜謁先聖像，官吏主張讓諸生在門口迎接。王俊義說："這種禮節怎能施加給大臣呢？用對待宰相那樣的禮節就足够了。"就讓諸生依次站在敦化堂下迎接。鄆王來到後，仍然辭退不敢當。升任吏部員外郎。曾入朝對答，皇上問道："你知道以前我爲什麽要親自提拔嗎？是主考官的意見不統一，因此朕自查文章衡量。衛膚敏、吴安國現在何地？"王俊義都一一作了回答，就召任館職，升遷俊義爲右司員外郎。被王黼所嫉恨，以直秘閣知岳州。去世，年四十七歲。

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别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王俊義和李祁友好，在宣和年間最先發表正論。那時，公卿大臣略微懂得分别善惡邪正，是由於王俊義和李祁出力。李祁字肅遠，也是有名的士人，做官不顯要。

馬默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步行到徂徠山跟從石介學習。當時石介有一百多學生，馬默很快就超過了他們。不久將要回去，石介對衆學生說："馬君以後一定會成爲著名大臣，應該把他送到山下。"

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儆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

考中進士，調任臨濮縣尉，知須城縣。須城縣是鄆州的治所，鄆州的小吏犯了法不能逮捕，馬默到官府，把他抓來在會客的地方用棍棒打他，全府的人都震驚。曹佾爲鄆州知州，居心不良，馬默不被他所屈服。後來的知州張方平早就顯貴，下屬官吏來到他前面，他大多閉着眼睛不答理他們。看到馬默來報告事情，忽然睜開眼睛仔細地看了他很久，都按照他說的實行，從此把事情委托給他。治平年間，張方平回到翰林院，推薦他爲監察御史裏行，碰到事情就直言而無所顧及。張方平悄悄地派他的親信告誡他說："你說話太直，難道不怕牽連舉薦你的人嗎?"馬默謝罪說："有辱知遇之恩，我不敢爲自己打算，以此作爲報答。"

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士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

當時議論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官呂誨等人力爭認爲不行，都被貶補外。馬默請求讓他們回來，沒有回音。於是上奏說："濮王生育了皇上，人人都知道。如果稱他爲親，沒有根據，名不正，產生大過失。希望皇上掩蓋自己的心情，明令作罷，以感召和氣，安慰士廟的神靈，這是一件事善好而其他事也跟隨而來。"他又說："國家治理的關鍵，以求賢爲本。仁宗把任官之權，都交給輔佐宰相，幾十年間，賢能而爲公的沒有幾人。官吏的進升，不是根據實際的政績，不是根據實有的名聲，衹是趨附於掌權的人，定能得到顯達的官職。現在待制以上的官，比從前多出幾倍，而找一帥臣，能被大家公認的十人中沒有三四人。官吏之多難以統計，一旦有了難辦的事情，就說沒有人可以出使。這難道不是沒有才能的人處於上位，而有才能的人和沒有才能的人相混淆嗎?希望陛下眼明耳聰，務求實際，經過試任而破格提拔，天下有幸。"

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

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懲治不法之

繩治不法，衆吏懼揺，飛語譏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奬師顔，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

徒，衆官吏恐懼，以流言蜚語陷害使他離去。馬默盡力陳述其中的原因，他認爲："嫉恨陷害正直的人，實際上有很多。現在要除去多年積累的弊端，以振興太平，首先要官吏履行自己的職責。應該奬勵張師顔，鼓勵忠正勤勞的人，居其位而不理其事者，就知道應當勤勞了。"

西京會聖宫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

西京會聖宫將要建仁宗神御殿，馬默上奏："事不師法古人，是以前的經典所告誡的。漢在各個皇帝所幸臨的郡國建廟，懂禮的人非難。況且先帝不曾幸臨洛陽，却建造廟宇祭祀，實際上和典則相違背。希望把禮作爲節，把義作爲制，趕快停止這件事，以表明清静奉先的意旨。"河東、陝西諸州發生地震，馬默認爲陰氣太盛，會有邊境憂患，應該防備。幾個月後，西夏果然入侵。

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虚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强矣。

神宗即位，馬默因論述歐陽脩的事情，通判懷州。上疏陳述十件事：一是總攬權力，二是監察奸詐諂媚的人，三是接近正直的人，四是判明有功和有罪的人，五是停息大的費用，六是防備災年，七是推崇勤儉樸素，八是長久任用使臣，九是選擇出守的大臣，十是防禦邊疆禍患。總攬權力，天子的權力加重，大臣安心；監察奸詐諂媚的人，忠臣被任用，小人不能僥幸被提升；接近正直的人，會每天都聽到規諫的話，皇上就會越來越開明；判明功過是非，朝廷就没有偏私，天下人就服從；停止大的費用，公私都富足，軍費就有積蓄；防備災年，常施大恩，禍亂就不會發生；推崇節儉樸素，從上面感化下面，百姓就樸素；長久任用使臣，官職就不虚授，而職事振興；選擇出守大臣，事功有所成就，百姓受到恩賜；防禦邊疆禍患，四邊遠方的人就害怕服從，中原大國强大。

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粮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寨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

任知登州。沙門島的犯人很多，官方給予糧食的僅限三百人，每次增加人數，就把他們投到海裏。寨主李慶兩年殺了七百人，馬默責備他説："人命最重要，皇恩既然已經給予他們活路，你又把他們殺了，不如當時就讓他們死在鄉里好了。你何不把缺糧的情況報告，却專斷地把他們殺了？"想治他的罪，李慶害怕，自己上吊而死。

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

馬默上奏請求，更改修定《配島法》總共二十條，超過了人數而年代又久沒有過錯的移到登州，從此大多都活下來。後來蘇軾知登州，父老鄉親在路上迎接他說："你爲政愛民，能像馬使君那樣嗎？"

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悦，以提點京東刑獄。

調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因爲馬默和富弼友好，并且論述新法不好，出知濟、兗二州。回來，提舉三司帳司。給神宗論用兵的形勢，以及指畫河北的山川道里，應答如流。神宗高興，將要任用他，大臣不悦，讓他提點京東刑獄。

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撤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内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

馬默性格剛嚴疾惡如仇，部下的官吏有聞風投文而去的。金鄉縣令以受賄賂著名，他的父親剛當權，就給他寫信説："馬公一向剛毅，你有過錯，將被懲處。"縣令害怕，把不義之財都拿出來燒掉。改任廣西轉運使，安化等地的蠻人饑荒到内地搶盗，馬默呈上平蠻的方略，認爲"勝負不在於兵而在於將。富良逃遁，郭逵怯懦；邕城被攻陷，蘇緘年老無方；歸仁鋪全軍覆没，陳曙首先跑掉；崑崙關兵敗，張守節不戰；儂智高失敗，狄青有智有勇；歐希範被殺，杜杞有謀略，這些都足以證明。"

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吴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

因病請求回鄉，知徐州。屬城利國監爲吴居厚的暴虐所苦，馬默全面革除虐政。被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任宰相，想恢復祖宗的法令，問馬默恢復鄉差衙前法怎樣，馬默説："不行。像常平法，從漢以來就是好法，怎能全部廢除？去掉那些危害百姓的就行了。"後來役人立爲一州一縣的法令，常平提舉官歸提刑司，是馬默提出的。

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吴堡二寨，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寨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録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户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

任河東轉運使。當時議論放棄葭蘆、吴堡兩寨，馬默奏請控制險阻之地，敵人不能攻取，放棄不利。因此兩寨得以不放棄。改到兗州，請求録用石介的後代，皇上下詔讓其孫子做官。東部州鬧饑荒，流亡的百姓都聚集在這裏，賑濟救活了數以萬計的人民。入朝授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到户部。請求告老還鄉，以寶文閣待制又知徐州，改爲河北都轉運使。

初，元豐間，河决小吴，因不復

當初，元豐年間，黄河在小吴决口，因而不

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决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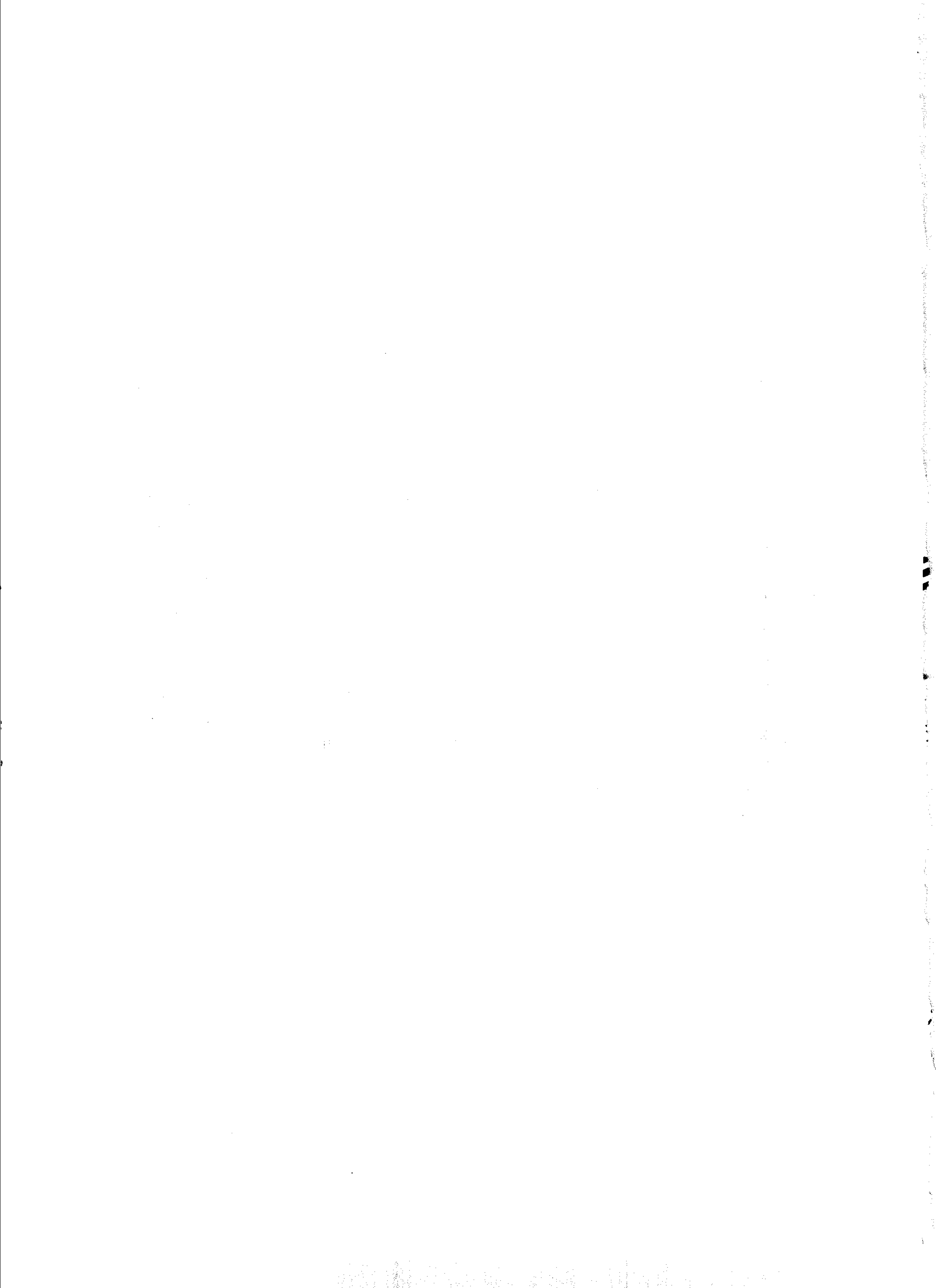
再堵塞，使其北流。元祐時議論認爲東流有利，與水官的意見相合。馬默和監司一起建議，認爲黄河北流有利。御史郭知章又建議東流，於是建了東西碼頭，使河水回到故道，造長堤堵塞黄河而北流，勞力費用很大。第二年，黄河又决口北流，始終不能東流。

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宫。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很久以後，請求告老還鄉，提舉鴻慶宫。紹聖年間，因犯了依附司馬光的罪，落待制退休。元符三年，又恢復待制。去世，年八十歲。紹興年間，因兒子馬純請求，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争，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致天下之争，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聽。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吕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論曰：《詩經》上説："時事没有紛争，君王安寧。"王安石任宰相，導致天下紛争，而君主不得安寧。孫覺、李常極力諫諍新法，寧肯失去故交，毅然離去而不後悔，真是賢人啊。孔文仲應制科，以小官慷慨論事，他的話雖然没有被聽從，但他的名字使皇上知道。王安石既然排斥他，又廢掉考試科目，遷怒於人太過分了！鮮于侁早就認識到王安石敗壞政事，和吕誨同時有預見。馬默因張方平的推薦任御史，仍力諫而無所避諱，張方平制止他而不聽從，這是不負知己。李周的耿直，顧臨的用兵，李之純、王覿兩次被貶黜而不改變正直，也足以看到當時有很多賢才。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鄒浩 田晝 王回 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奸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球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册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説，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悦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宫，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陜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

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彦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彦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

劉安世字器之，魏地人。父親劉航，考中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有很多奸詐狡猾的人，喜歡偷盜；犀浦的百姓軟弱而馴服。劉航處理政事，寬嚴并用，兩縣都得到治理。知宿州。爲夏國使者的押伴，使者有很多請求，禮儀不謙遜，并想佩帶有圓形圖紋的金帶朝見，劉航都駁斥糾正他。以群牧判官任河南監牧使。拿着符節册封夏國君主秉常，通例應給寶帶、名馬，他不接受。回來，奏上《禦戎書》，大概意思是："善辯的人好發可喜的議論，軍人希望得到最大的寵愛，有時被他們所耽誤，不能不警惕。"任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時因大旱求直言，劉航論述新政的五不利，又上書説："君主不能輕易地失去人心，應該抓住時機有所改進和作爲，則人心悦而皇上的意願也實現了。"没有回音。請求提舉崇福宫，起知涇、相二州。軍隊西征，改知陜府。當時倉促發兵，軍隊糧餉供應緊急，縣令手下的人甚至拷打督促百姓，百姓大多抛棄田産房屋，有的甚至自殺。惟獨劉航如平常那樣讓百姓按期交納，事情得以辦好。官至太僕卿。

劉安世年少時已很有見識。劉航出任監牧時，文彦博在樞密院，聽到事情，常常叫劉安世來告訴他。劉安世不慌不忙地説："王介甫請求離去，外面議論你將代替他的職務。"文彦博説："王安石把天下搞壞到這種地步，後來的人能如何呢？"劉安世拱手説："安世雖然是晚輩，以爲未必是這樣。現在的新政，果然是順乎人心而有

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彦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

利嗎？如果不是，你應當除去有害的，興辦有利的，這是易如反掌的事。”文彦博默不作聲，後來見到劉航，贊嘆劉安世堅定正直。

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户以貪聞，轉運使吴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户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

考中進士，没有參選任官。跟從司馬光學習，詢問修身養心的要點，司馬光真誠教導他，并讓他從不説假話開始。調任洺州司法參軍，司户以貪婪著稱，轉運使吴守禮將要懲辦他，向劉安世詢問，劉安世説：“没有這件事。”吴守禮就中止了。然而劉安世心中常常不能安寧，説：“司户確實貪婪而我不是誠實地回答，違背了司馬公的教導！”後來讀到揚雄的《法言》“君子避開障礙就通達事理”，纔釋然安寧。

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吕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彦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

司馬光入朝任宰相，推薦他爲秘書省正字。司馬光死了，宣仁太后向吕公著詢問誰可任臺諫，吕公著回答劉安世可以。擢升爲右正言。當時的執政把官職大多給與他們的親戚，劉安世上奏：“從祖宗以來，大臣的子弟不敢接受朝廷内外顯要的官職。自從王安石掌管政事，盡力滿足私人的願望，歷代聖賢所定的制度，被掃地不存。現在廟堂之上，仍然沿襲原來的樣子。”因而歷陳文彦博以下七人，都是有威望的老臣，没有爲人謀官。

章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吴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章惇因爲强迫買崑山農民的田地被罰金，劉安世説：“章惇和蔡確、黄履、邢恕相互勾結，自認爲是國家的大臣，貪天之功，僥幸從前，天下人稱他們爲‘四凶’。現在章惇的父親尚在，他却另外强買田産，絶滅義理，從輕處罰，怎能表現出懲罰的意義？”吴處厚解釋蔡確的《安州詩》呈上，劉安世認爲他指斥皇上，犯了大不敬的罪，和梁燾等人極力論述這件事，把蔡確流放新州。宰相范純仁至御史十人，都因此而離朝。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讙傳宫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

升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升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且停止講筵，民間盛傳宫中尋求奶媽，劉安世上疏諫勸説：“陛下年富力强，没有立皇后却親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祐皇上，爲了國家大計，清閑歡樂，經常聽講，援引近臣談論前代治亂之要，增加皇上的學問，不要沉溺於所喜歡的事而忘記告誡。”哲宗低頭不説話。太后説：

其可戒。"哲宗俯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

"没有這種事情，你誤聽了。"第二天，太后留下呂大防告訴他其中的原故。呂大防退下，召見給事中范祖禹傳達聖旨。范祖禹本來就曾經勸諫，於是兩人激切地申説這件事。

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宫，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鄧温伯任翰林承旨，劉安世説他"出入於王、呂黨中，反覆無常。現在被任用，實際上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時。請求罷免廢黜"。没有回音。於是請求出朝，改爲中書舍人，他推辭没有上任。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宫，過了六個月，被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彦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禄卿，分司，安世争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别駕，安置英州。

范純仁恢復宰相，呂大防禀報太后想讓劉安世避嫌。太后説："現在他已經不在諫官之位，没有嫌處可避。"又對韓忠彦説："像這樣正直的人，應該暫且留在朝廷上。"事情終止。呂惠卿恢復光禄卿，分司，劉安世争論認爲不妥，没有聽從。出知成德軍。章惇掌權，尤其忌恨他。初貶他知南安軍，再貶爲少府少監，三貶爲新州别駕，安置英州。

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

同文館獄起，蔡京請求誅殺劉安世等家，讒言雖然没有實行，仍然把劉安世流放到梅州。章惇和蔡卞將一定要把他置於死地，趁着使臣進入海島誅殺陳衍，暗示使臣到劉安世處，威脅他自殺。又提升一土豪爲轉運判官，讓他殺劉安世。判官飛快馳去將要到達梅州，梅州的守臣派客人前來規勸劉安世爲自己想辦法。劉安世不動聲色，和客人飲酒談笑，慢慢地寫了幾張紙交給他的僕從説："我就要死了，你依此行事。"回頭對客人説："要死也不難。"客人偷偷地跟從僕人來看，都是記載的和他同時遭貶之家的事情非常詳細。判官差二十里未到，吐血而死，他臨危而得以免去一死。

昭懷后正位中宫，惇、卞發前諫乳媪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

昭懷皇后立爲皇后，章惇、蔡卞提出前面規勸奶媽的事情，認爲是給皇后而設。當時鄒浩已經被貶，下詔讓應天少尹孫鼛用檻車押兩人到京城。走了幾個驛站後徽宗即位的大赦令來到，孫鼛返回。總共被流放到荒野之處七年，偏遠險惡的地方他没有不經歷的。改到衡州和鼎州，然後

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脱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

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吴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恨他，不讓他入朝。蔡京任宰相後，連續七次貶謫他到峽州羈管。不久恢復承議郎，卜居在宋都。宣和六年，恢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任命。七年去世，年七十八歲。

劉安世儀表魁偉，聲如洪鐘。初任諫官，没有就任，對母親説："朝廷不認爲我没有才能，讓我任諫官，倘若當了這個官，必須心明膽大，以身任職，如果有所觸忤，禍患馬上就會來到。皇上正以孝治理天下，如果因爲母親年老而辭去，應當能够免掉。"母親説："不能這樣，我聽説諫官是天子的諍臣，你父親一生想而没有得到，你有幸能得這個官位，應當獻身報答國恩。如果因得罪被流放，不管遠近，我會跟從你去所去的地方。"於是上任。在職幾年，正色而立，主持公道。他當面諫諍，有時皇上大怒，就執簡退站在一旁，等皇上的怒氣平息，又上前力諫。侍臣在遠處觀望，哆嗦流汗，稱他爲"殿上虎"，當時人没有不敬畏他的。

在家未曾懈惰，長坐而身不倚靠，寫字不草書，不喜好聲色財利。他的忠孝正直，都效法司馬光。年老後，群賢都喪失殆盡，他巋然獨存，名望更重。梁師成掌權，能決定人的生死，佩服他的賢能，找到一個曾在劉安世身邊做事的叫吴默的小吏，讓他拿信來，用要給他大官來引誘他，吴默又規勸他爲子孫後代打算，劉安世笑着謝絶説："我如果替子孫打算，就不到這種地步了。我想作爲元祐時賢人，到地下去見司馬光。"歸還信而不回答。死後葬在祥符縣。過了兩年，金兵打開他的墓，面貌還像活着時一樣，士兵驚恐地説道："是個奇人！"給他蓋上棺材而離去。

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鄒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考中進士，調任揚州、潁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爲守臣，都對他以禮相待。范純仁囑咐他撰寫樂語，鄒浩推辭了。范純仁説："翰林學士也寫這個。"鄒浩説："翰林學士能寫，祭酒、司業不能寫。"范純仁爲此道歉。

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

元祐年間，上疏論事，大概意思是說："人才不振，不能成就天下事。陛下看當今的人才，是有餘呢，還是不够呢？如果認爲不够，朝廷内外的執事官未嘗不全備。如果認爲有餘，能够承擔天下重任的有幾個？能够提出主張而不隨波逐流的又有幾個？掌有檢舉權力肅清部屬的又有幾人？宣傳教化而使百姓安心耕作的又有幾人？百姓貧窮應當讓他們富足，却說有水旱災害；官多應當精簡，却說民情不能變；應當尋求人才，却說從古至今不缺人才；應當風俗淳厚，却說不合乎時事的變革，這都是不明白義理之過。"

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

蘇頌任用他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議論罷免他。經過幾年，哲宗親自提升他爲右正言。有人請求用王安石的《三經義》出題考試，鄒浩論述不可而停止。陝西報告守邊的功績，朝廷内外都祝賀，鄒浩說："先帝的志願由陛下成就了，是好事。然而用兵之事，戰前決勝負爲難事，勝利後以保持勝利爲難事，僅是時機不同罷了。假如不是這樣，將會丢棄戰功而招致後患。希望申告將帥，不要因爲勝利而麻痹輕敵，應善始善終。"

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虚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

京東發大水，鄒浩上奏："連年水災發作，雖然是自然的盈虧不能逃脱，但消災的方法應當謹慎。《尚書》說：'聖王正其事而異自消。'不認爲是天理所致，這是消除災異的關鍵。"

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

蹇序辰查看元祐時的奏章，肆意詆毁欺騙，輕重不一。鄒浩上奏："最初衹分爲兩等，是說及先帝并且語言有過錯罷了；而現在所施行的，混亂不能分辨。因爲近似難以分辨，刑罰的輕重也隨之相差，這是因爲陛下的權力交給了近臣。希望加以省察，作爲將來的借鑒。"

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

章惇獨攬大權，威勢顯赫，鄒浩的上奏常觸及到章惇，仍上章彈劾，歷數他對皇上不忠怠慢的罪過，没有回音。賢妃劉氏被立，鄒浩上奏：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别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

立皇后配天子，怎能不審慎。現在爲天下人選擇國母，而所立的却是賢妃，一時公衆的議論，没有不疑惑的，國家自從有了仁祖的舊制，不能不遵守沿用。那是郭皇后和尚美人爭寵，仁祖廢了郭皇后，同時斥退尚美人，以此來表示公正。立皇后時，不從妃嬪中挑選而從貴族中尋求，是爲了遠離嫌疑，爲了給萬代作出榜樣。陛下廢掉孟氏，和郭皇后没有差别。是和賢妃爭寵而導致罪過呢，或者不是這樣呢？這兩種情況必居其一。孟氏因罪被廢掉之初，天下人誰不懷疑立賢妃爲皇后。等到讀了詔書，有"另選賢族"的話；又聽説陛下臨朝感嘆，認爲是國家的不幸；至於宗景立妾，發怒而治他的罪，於是天下人釋然不疑。現在竟然立了她，難道不是牽累聖德嗎？

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宫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宫，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册禮，如初詔行之。

我觀看白麻上所説，不過是説她有兒子，引用永平、祥符時的事作證。請讓我論述其中的道理：如果説有兒子可以做皇后，那永平貴人不曾有過兒子，之所以立她，是因爲她的德行居於後宫之中的首位。祥符德妃也不曾有過兒子，所以被立，是因爲出自聚集英才的世家大族的原故。又何况貴人實際上是馬援的女兒，德妃没有廢后的嫌疑，和今天的事情大不相同。近年冬，賢妃從享景靈宫，這一天有雷電。今天宣讀制書之後，大雨夾雜冰雹，自從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雨不止。上天的意思，難道還不明白嗎！人事既然是那様，求於天意又是這様，希望不要以一時改變命令爲難事，而以萬代的公議爲可畏，追回停止册封之命，按照最初的詔令實行。

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

皇上説："這也是祖宗舊事，難道僅是我做了嗎？"鄒浩回答説："祖宗的大德可以效法的有很多，陛下没有學，却效法他們的小毛病，我恐怕後代指責的人多了。"皇上變了臉色，仍然没有發怒，拿着他的奏章四下環顧，若有所思，交

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

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仇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

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

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

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

給外朝官。第二天，章惇詆毀他狂妄，被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接着請求懲治爲他餞行的王回等人，事在本書其他傳中記述。

徽宗即位，很快把他召回，又爲右正言，升左司諫。上疏說："孟子說：'左右各大夫都說賢，未必能行；國人都說賢，然後考察，看到他確實是賢才，然後任用。左右各大夫都說不能用，不要聽信；國人都說不能用，然後考察，看到他確實不能用，然後再罷免。'於是知道公論不能不注意，獨斷不能不謹慎。左右的人不是不能親近，然而有人交結私情；大夫不是不貴，然而有對恩仇的不同對待。至於國人都說賢，都說不能用，就是所謂的公論。公論所以存在，是已經考察了，一定要看到賢處然後再任用，看到不能用然後再罷免，就是所謂的獨斷。但公論在獨斷形成之前，在聽到公論之後謹慎地獨斷，君主要國家的治理，又怎能治理不好呢！我看到朝廷的事情，和皇上剛即位的時候有很大差別，相隔僅半年，很快已經成爲這樣，從今往後，將會怎樣？希望陛下深加考慮。"

改爲起居舍人，進升中書舍人。他又上奏："陛下繼承神宗的遺志，祖述神宗之業，孝德已經很高。尚且還有五朝的聖政盛德，希望查考而繼承，發揚七代的光彩，造福萬代。"升任兵部、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到杭、越州。

當初，鄒浩還朝，皇上首先提及他勸諫立后的事，再三贊嘆，詢問諫書草稿在什麼地方。他回答說："燒掉了。"退下告訴陳瓘，陳瓘說："你的禍患將會在這件事上了。他時奸臣假造一奏章，就無法辯解了。"蔡京掌權，早就忌恨鄒浩，便讓他的黨徒僞造假奏章，說劉后殺了卓氏而奪走了她的兒子。於是又被貶爲衡州別駕，事情載在本書《獻愍太子傳》。不久流放到昭州，五年後纔得以回來。

當初，鄒浩任諫官，怕給親人帶來憂慮，想堅決拒絕。母親張氏說："兒子能够報答國家，

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毋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争，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

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田晝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録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有前輩風。

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王回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

無愧於公論，我有何擔憂!”等鄒浩兩次被貶謫到嶺表，他母親不改變初衷。不久又直龍圖閣。瘴病發作，非常危險。楊時經過常州，前去探望。他虚弱得僅僅留有一點氣息，仍然眷眷地詢問國事，説話不涉及私事。去世，年五十二歲。高宗即位，下詔説:“鄒浩在元符年間，任諫諍之職，正言直論，朝野推崇敬仰。”追復爲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號忠。

和鄒浩相交游的田晝、王回、曾誕，都是賢良之士。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他是樞密使田况的侄子，以其才能被任命爲校書郎。調任磁州録事參軍，知西河縣，有政績，百姓非常感激他。慷慨議論，有前輩的遺風。

和鄒浩以氣節互相激勵。元符年間，鄒浩任諫官，田晝監視京城的大門，去見鄒浩説:“平生和你相許如何，現在你做了何官?”鄒浩説:“皇上對待群臣，不曾假以言辭臉色，惟獨對我稍有喜色。天下的事本來也説不完，想等到被深加信任後再説，貴在有益。”田晝同意他的意見。後來因病回到許州，邸報有立皇后的事，田晝説:“志完不説話，可以和他絶交了。”鄒浩得罪，田晝在路上迎接他。鄒浩流下眼淚，田晝正色責備他説:“假如你在京城默不作聲地做官，遇到寒病不出汗，五天就死了。難道衹有嶺海之外能死人嗎?希望你不要因這個舉動而自滿，士人所應當做的，不止於這些。”鄒浩茫然若失，感謝他道:“你贈給我的多了。”

建中靖國初年，入朝任大宗正丞。曾布多次網羅他，他不被屈服;想任他提舉常平官，他也辭掉。請求知淮陽軍，這一年有大瘟疫流行，他每天給那些挾醫問病的人藥吃，得病而死。淮陽人把他當作土神祭祀。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考中進士，調任松滋縣令。荆、沔兩地的風俗用人祭鬼，王回抓捕懲辦很嚴，風氣於是被革除。知鹿邑縣，入朝爲宗正寺簿。元符年間，葉祖洽推薦他任睦親宅講

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

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

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覿、賈易上章，乞録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曾誕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

書。和鄒浩友好，劉氏被立爲皇后，鄒浩將要議論這件事，偷偷地告訴王回，王回說："事情難道有比這還大的嗎？你雖然有母親，然而移孝爲忠，也是太夫人的志願。"

鄒浩南遷，没有人敢看望他。王回收取和他相交游的人的錢給鄒浩置備行裝，來往辦理事情，并且安慰他的母親。巡邏的人聽說了，把他逮到獄中，衆人都害怕，王回坦然處之。御史責問他，他回答說："確實曾參預議論，不敢欺騙。"於是背誦鄒浩所上的奏章，近二千字。案情上報，被除名停廢。他步行走出都城大門，走了幾十里，他的兒子追上他，問他家中的事，他不回答。葉祖洽也被貶黜。

徽宗即位，召回恢復他原有的官職，擢升監察御史。幾天後去世，年五十三歲。岑象求、王覿、賈易上奏，請求録用他的兒子，救濟他家，以獎勵勸勉忠義的人。下詔任他的兒子王渙老爲郊社齋郎，蔡京任宰相，奪去他的官職，把他列入黨籍。

曾誕，是曾公亮的從孫。孟后被廢時，曾誕三次給鄒浩寫信，勸他盡力請求恢復孟后，鄒浩没有回答。鄒浩因爲進言被南遷，曾誕寫了《玉山主人對客問》來譏諷他，大意是說："客人問道：鄒浩可以作爲有道之士嗎？主人說：鄒浩怎能知道。雖然如此，我在這個時候議論鄒浩，這是因爲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說這件事作爲後世借鑒。《周易》說：'懂天機就是神人了嗎？'又說：'知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惟有聖人嗎？'孟后剛被廢掉，人們都知道劉氏將要被立，到了四年之後册封的命令没有實行，這是天子知道了清議可畏。假如在當時，鄒浩盡力提出恢復孟后，能够感動天子使他醒悟，就没有今天劉氏的事情，留給朝廷錯誤的舉動，再三進言也不聽從，在道義上也適當了。假如這時得罪，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殘酷而給老母親帶來憂慮了。哎！像鄒浩這樣的人，雖然不能被稱爲是懂得天機之人，然而百代之下，頑劣的人廉潔，軟弱的人立志，尚且不失爲聖人的清臣。"他的書出來

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後，有見識的人比作韓愈的《諫臣論》。曾誕也沒有做大官。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户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年少時喜歡讀書，不喜歡爲做官而學習。父母親用頂立門户的事來勉勵他，他纔應舉，一次就考中了進士甲科。調任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官蔡卞察覺他的賢能，每件事情都對他加以禮遇，而陳瓘測度了他的心機，常常想疏遠他，多次稱病請求回去，奏章不能遞上。通知他攝通判明州。蔡卞一貫敬重道人張懷素，認爲他不是凡人，這時將要來越，蔡卞留陳瓘稍等，陳瓘不願停留，說：“你不語怪力亂神，這人近於怪了。你既然誠信敬重，百姓將會追隨風俗。不認識他，未必是不幸。”後來過了二十年張懷素被殺。明州職田的收入很豐厚，陳瓘不收取，都留給官府而歸。

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章惇入任宰相，陳瓘跟從衆人在道路上拜見。章惇聽到過他的名聲，單獨邀請陳瓘和他同車，詢問當代的事情，陳瓘說：“請讓我用所乘的船作比喻：偏重一邊能航行嗎？把左邊的移到右邊，偏重是一樣的，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航行了。天子等待你治政，敢問你將先做什麽？”章惇說：“司馬光奸詐，應當首先處理，沒有比這更急的。”陳瓘說：“你錯了。這就像想平衡船而把東西從左邊移到右邊一樣，如果真是這樣，將會失去天下人的期望。”章惇嚴厲地說：“司馬光不務求繼承先輩的遺制，却大肆更改已成的制度，像這樣誤害國家，不是奸邪之人嗎？”陳瓘說：“不察明他的內心而懷疑他的行迹，不是沒有罪；如果認爲他是奸邪之人，再更改，誤害國家就更加厲害了。現在要考慮的，惟有消除朋黨，保持中正之道，纔可以拯救。”他的意思雖然和章惇相抵觸，然而奇突，很有兼收并蓄之意。

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

到達京城，任用他爲太學博士。蔡卞和章惇齊心協力，正論隨即被廢黜。蔡卞的同黨薛昂、林自在學省任官，討論詆毀《資治通鑑》，陳瓘因策士題援引神宗所製序文來問，薛昂、林自的意見受阻。

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説盛，

升任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説盛行，陳瓘上

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悦，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暗昧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黄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

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决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争辨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

奏哲宗説："堯、舜、禹都以'若稽古'爲教誨。'若'，是順從而實行的意思；'稽'，是考查是否適當，一定要合乎民情，以成就帝王之治。天子的孝，和士大夫的孝不一樣。"皇上反復詢問，感動喜悦，約定陳瓘再次來見。執政聽到後對他不滿，讓他出朝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他爲右正言，升左司諫。陳瓘議論事情保持公正，務必保存大體，不以小事爲藉口，不曾涉及到别人的愚昧過錯。他曾説："君主以耳目寄托言官，實在不應當用淺近的見聞，來迷惑皇上。"極力論述蔡卞、章惇、安惇、邢恕的罪過。

御史龔夬攻擊蔡京，朝廷將要驅逐龔夬，陳瓘上奏："紹聖以來，七年中五次驅逐言官，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這五人，都是和蔡京有不同意見而被逐去。現在又要罷免龔夬，將把公道置於何地?"於是起草奏疏論蔡京，還没有來得及奏上，這時皇太后已經還政，陳瓘説外戚向宗良兄弟和侍從中企求寵幸的人相勾結，致使議論紛紛，説皇太后現在仍然干預政事。因此被罷監揚州糧料院。陳瓘出了都門，上四章奏論這件事，并且説明宣仁后被誣陷誹謗的事情。皇上秘密派人賜給他黄金一百兩，宣仁后也命他不要立刻離去，給十僧人度牒作爲行資，改知無爲軍。

第二年，還任著作郎，升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讓客人把將要實授的事告訴他，陳瓘告訴他的兒子陳正彙説："我和丞相討論事情大多意見不合，現在他這樣做，是想用官爵來引誘我。如果接受他的舉薦被提升，再有不同，對於公議和私情，都有愧了。我有一封信論他的過錯，將投上去來决定離去還是就任，你給我寫下來。衹是離郊祀之日不遠，他如果不相容，你就不能受皇上的恩澤，你能不介意嗎?"陳正彙願意抄寫書信。早上他拿着書信入省，曾布派幾人來邀請他相見，剛坐下，就立刻拿出了書信，曾布大怒。兩人争辯了很長時間，曾布甚至伸開脚坐着謾駡他，陳瓘不動聲色，慢慢站起來説道："剛纔所議論的是國家大事，是非自有公議，

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

你不必失去待人的禮節。”曾布左右驚顧變了臉色。住了兩夜，出知泰州。崇寧年間，被除名流放袁州、廉州，改到郴州，不久恢復宣德郎。

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摇東宫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并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説，又義所不爲。京之奸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内侍黄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

陳正彙在杭州，控告蔡京有動摇東宫的迹象。杭州守官蔡薿把他抓起來送到京城，事先飛快地傳信告訴蔡京使他定計策。事情下到開封府辦理獄事，并且逮捕了陳瓘。府尹李孝稱威逼他證明事情是假的，陳瓘説：“正彙聽説蔡京將有不利於國家的事情，在道路上傳播，我怎麽會預先知道？以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忘掉父子的恩情而指出是假的，在感情上不能忍心；挾私人的感情來符合他的説法，又義所不能。蔡京的奸詐邪惡，必然導致國家禍患，我本來曾經在諫省議論過，也不等今天再來説。”宦官黄經臣審問，聽到他的話，失聲嘆息，對他説：“皇上正想得到實情，像你説的那樣回答就行了。”案件辦完，陳正彙因爲他所控告失實而被流放海上，陳瓘也安置通州。

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録》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悈爲怯而罷之。

陳瓘著有《尊堯集》，説紹聖時的史官專門根據王安石的《日録》修改《神宗史》，混淆是非，不能相信；應改正誣妄，校正君臣的道義。張商英任宰相，拿出他的書，呈上之後，張商英被罷免，陳瓘又被調到台州。宰相命令凡是他所經過的州都派兵士押送。到了台州，每十天就有一個命令，并且命令惡人石悈知州事，把陳瓘抓到庭堂，大陳刑具，用死來威脅他。陳瓘揣度到他的意思，大叫道：“今天的事情，難道你接受了上面的命令了嗎！”石悈驚慌失措，纔告訴他説：“朝廷命令我取《尊堯集》罷了。”陳瓘説：“爲何要如此。你知道爲何起名‘尊堯’嗎？是以神考爲堯，皇上爲舜，幫助舜尊奉堯，爲何有罪？現任宰相學術淺短，被人愚弄。你得到了多少，却也不怕公議，而干犯名分嗎？”石悈慚愧，作揖退下。雖然對他進行了百般的困窘侮辱，終究不能加害。宰相還認爲石悈膽怯而罷免了他。

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

在台州五年，得以自由。剛恢復承事郎，皇上批示進呈條目，認爲擬定不適當，命令另給一官，給與差遣，執政不執行。卜居江州，又有誣

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黄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

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莅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絶，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内，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户不閉。

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

陷他的人，甚至不許他經常出城。很快又讓他到南康，剛到，又移到楚。陳瓘一生論蔡京、蔡卞，都披露他們的奸心，揭發他們的隱情，是他們最忌恨的，所以得到了最嚴酷的禍難，不讓他有一天稍微安寧。宣和六年去世，年六十五歲。

陳瓘謙和不和别人競爭，閑居時矜持莊重，不隨便發話。精通《易》，多次談論國家大事，後來大多被驗證。靖康初年，下詔贈爲諫議大夫，召陳正彙爲官。紹興二十六年，高宗對輔佐大臣説："陳瓘過去做諫官，很有正直的見解。近來看了他著的《尊堯集》，辨明君臣的大分，和《周易》的天尊地卑以及《春秋》的尊王之法相合。王安石號稱精通經術，而他的話却説'對於道高德好的人，天子應當詢問他'，背經悖理很厲害。應該特别賜予陳瓘謚號來表彰他。"謚號爲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親任孜，字遵聖，他的學問和氣節被鄉里所推重，名聲和蘇洵等同，官至光禄寺丞。弟弟任伋，字師中，也很知名，曾經通判黄州，後又知瀘州。當時被稱作"大任"、"小任"。

任伯雨從幼年起，已經鶴立鷄群，對經術鑽研得很精深，筆力雄健。考中進士，調任施州清江主簿。知州發文讓他管公庫，他笑着説："里名叫勝母，曾子不去，爲何把這個職務給我呢？"拒絶不接受。知雍丘縣，治理吏人嚴酷急切，安撫百姓却不使受傷害。縣臨汴水，漕運不斷，過去苦於盜賊多，却没有被抓獲的，人們不知道是什麽緣故。任伯雨下令綱運船不能在境内留宿，開始時不聽從，他命令凡是東下的船用斧子砍斷纜繩，去往京城的要押送出去，從此百姓夜不閉户。

使臣奏報他的政績，被召爲大宗正丞，剛到，擢升爲左正言。當時徽宗剛臨政，采納正直的言論，任伯雨首先論章惇，他上奏説："章惇長久竊用朝廷的大權，迷惑國人欺騙皇上，毒害士大夫，乘先帝的變故倉促，暫時得逞，傲視皇

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

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并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并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勛。

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浸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

帝，不再有臣子的恭敬。假如他的計謀得逞，將把陛下和皇太后置於何地！如果寬恕而不殺，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我聽到遼國使者說，去年遼主正在吃飯，聽說我國廢黜章惇，放下筷子站起來，兩次說很好，認爲南朝錯用了這個人。遼使又問，爲何僅這樣處置？以此來看，不僅是孟子所說的'國人都說可殺'，即使是蠻貊之國，都認爲他可殺。"八次上章，貶逐章惇到雷州。接着又論述蔡卞的六大罪狀，記載在本書《蔡卞傳》中。

建中靖國改年號，當權的人想調和元祐、紹聖時的人，所以用"中"起名。任伯雨說："人才本來不應當分黨，然而自古以來没有君子和小人混雜共進可以達到天下治理的。君子容易退，小人難以退，二者都被任用，最後君子都離去，留下小人。唐德宗因此導致流離遷徙的禍患，建中是他的年號，不能不警戒。"

當時議論的人想專門任用武臣來主管西北各州，任伯雨說："李林甫導致安祿山叛亂的，就是因爲這個。"又論述鍾傳、王贍引起湟、鄯邊事，失去民心，應該放棄那些地方，以安定邊疆使百姓休養生息；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人應該留在朝廷。他上書給皇太后，請求揭露蔡京的罪惡，召回陳瓘，以成全擁立之功。

當時因正月初一早晨有赤氣的怪異現象，到火星觀來祭告消災，任伯雨上疏說："聽說修養道德來消除災害，没有聽說過祈禱來消災變。《洪範》用五事配五行，解說的人認爲不明察事情，就會有赤眚、赤祥。請求皇上獨攬國家權力綱紀來實行獎賞和處罰，用威嚴來對待功罪，使皇上聖明赫赫，每事作出處理，災變怪異，就會轉變爲祥。"他又上奏："連日聖旨很多，有人恐怕假傳制命。漢朝的鴻都賣爵，唐朝的墨敕斜封，這是值得借鑒的。"

王覿任御史中丞，仍兼任史官，任伯雨說道："史院由宰相監修，現在中丞爲屬下，這不是用來重視御史臺，避免嫌疑的辦法。"不久王

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爾。”

覿爲翰林，任伯雨又論道：“學士的官秩次序，都在中丞上面。現在王覿擔任，這是諫官議論事情，不僅朝廷不行，還足以給人升官。”

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長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奸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傅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

任伯雨在諫省半年，奏上一百零八疏，大臣害怕他多説話，想任他權給事中，秘密地告訴他少説話就會成爲實任。任伯雨没有聽從，抗争論述更加用力，并且將要彈劾曾布。曾布察覺到這件事，把他改爲度支員外郎，很快知虢州。崇寧時黨論興起，被削職爲民編管通州。被蔡卞所陷害，和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都被流放，任伯雨被單獨遷到昌化。奸人還不甘心，用匿名信又逮捕他的二兒子任申先到獄中，他的妻子剛在淮去世，訃告傳來。任伯雨像平常那樣對待，説：“死去的人已經死去了，活着的人對不起朝廷，也應當從現在起訣别，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上天豈不是殺無辜了！”任申先在獄中，經過拷打也没有辦法給他羅織罪名，被釋放，在海南住了三年後回來。宣和初年，去世，年七十三歲。

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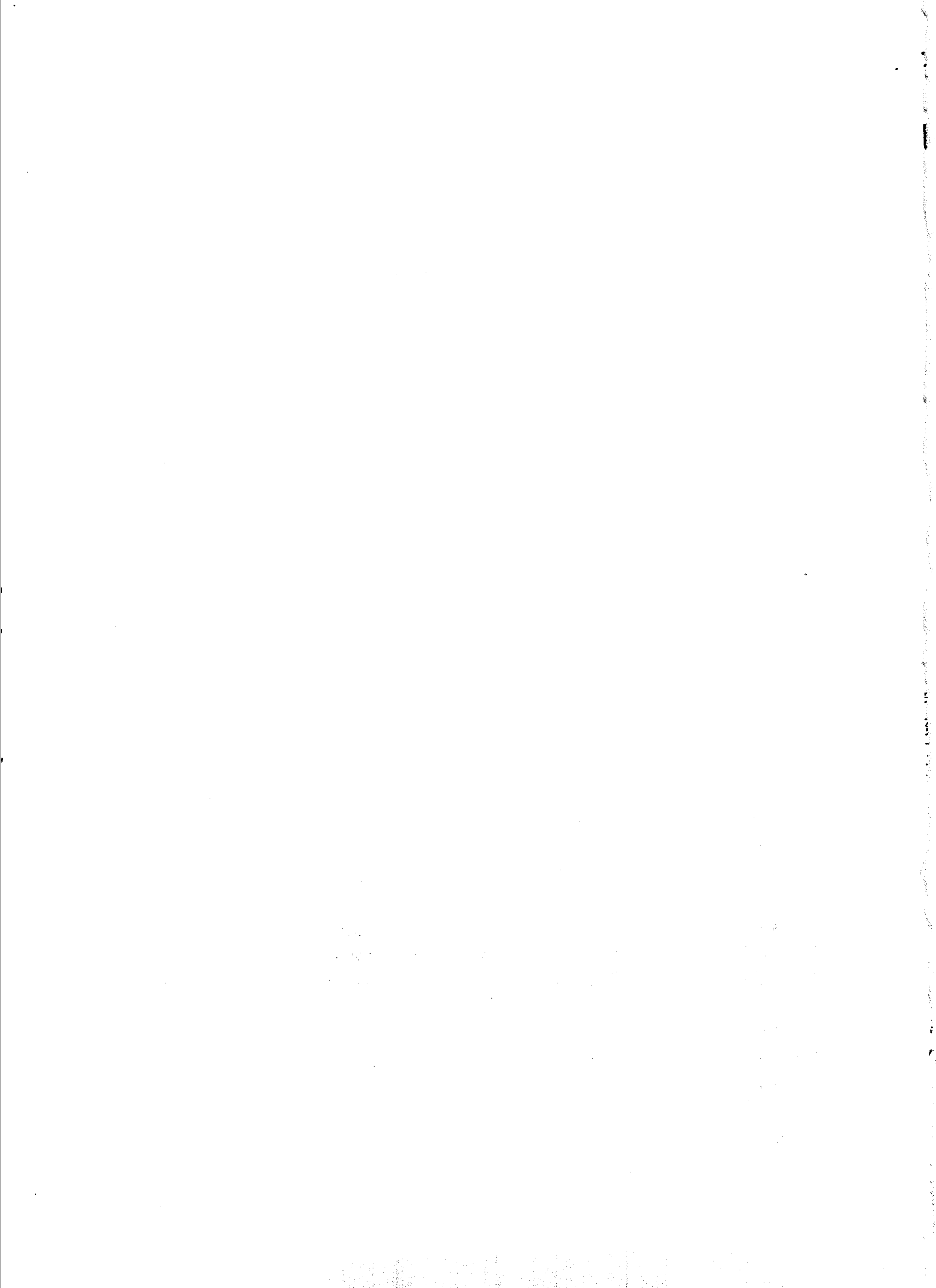
長子任象先，登世科，又考中詞學兼茂舉，官吏打開封卷，看到他是黨人的兒子，没有上報，調任秦州户曹掾。聽説父親被貶謫，棄官去供養。王安中召辟他做燕山宣撫的幕員，勉强答應，路上又稱病回來，終身不再做官。任申先以百姓官至中書舍人。

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紹興初年，高宗下詔贈任伯雨直龍圖閣，又加爲諫議大夫，采納他的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確記録了他們誣陷宣仁后的事通告天下。淳熙年間，賜謚號爲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彦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論曰：劉安世回覆文彦博的話，當時他尚年少，然而他的話就是元祐的初政，也就是司馬光的用心。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盡人所難以説的話。二人任諫官，都告訴母親，母親都用盡忠報國來勉勵他們，没有一分一毫顧慮後患的意思。哎，真是好人啊！陳瓘、任伯雨抗争疏遠權臣，在朝中缺少援助，却揭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的罪行，没有一點害怕和顧忌，這就是古代所説的剛正不屈者！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 汝方　吕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説》，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吴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税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黄履薦，爲監察御史。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進入太學，當時學官剛得到王安石的《字説》，招諸生訓釋，陳次升訓釋後説："丞相豈不是秦學嗎？美言商鞅能推行仁政，却爲李斯解事，不是秦學是什麽？"因此受到摒退斥責。不久考中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吴居厚因聚斂被進用，通知縣尉到遠郊欺騙徵税，得到農民家裏的破棉絮，就把他們抓捕送到縣裏，陳次升放還了他們。吴居厚發怒，將要根據條文治他的罪，御史中丞黄履舉薦他，任監察御史。

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

哲宗即位，派他察訪江、湖。在此之前，蹇周輔父子管理江右的鹽法，給百姓帶來危害，陳次升檢舉彈劾他們。回來説："額外上供的數量没有除去，他日一定會有非法聚斂，希望把從熙寧以來實行的封樁名錢都赦免。役法没有定下來，人心迷惑，請求迅速制定差顧以及均數的等級，先給符節而小心實行。"提點淮南、河東刑獄。

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奸，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宫，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

紹聖年間，又任御史，轉爲殿中。論章惇、蔡卞培植同黨狼狽爲奸，請求收回皇上大權。宫中起火，西方出現彗星，陳次升請求皇上修養道德求直言，以消除天變。掖庭審訊厭魅的案件，陳次升上奏："事情涉及到中宫，應該交付外朝審理。現在交給宦官去辦，萬一有冤枉失真的地方，會被後世譏笑。"濟陽郡王宗景請求把妾作妻，陳次升論他作爲宗室而廢除禮儀，牽累聖

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赦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赦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

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絶。"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三。逮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

朝。

起初，章惇、蔡卞因陳次升在元祐年間被外遷，認爲他不能没有怨憤，蔡卞又和他是同鄉，所以把他延引到御史的職位，想讓他出力幫助他們，排擠賢人；他却一點也不依附他們。當時正在編元祐時的章疏，流毒士大夫。陳次升說："陛下剛即位，首先下達詔令，引導人納諫；親政以來，又揭赦榜，允許他們改過自新。現在如果考究一句話的失誤，導致被譴責牽累，前面的詔令就會使天下人受害，後面的赦榜欺騙了天下人，不是顯示誠信。"又論蔡卞的賓客周穜貪婪卑鄙，鄭居中諂媚奸邪。因此章惇、蔡卞先後嫉恨他，讓依附他們的太府少卿林顔傳達他們的意思，以官職來勸誘他。陳次升說："我僅守職就行，你作爲天子的卿士，却替宰相傳遞消息嗎?"章惇、蔡卞更加不高興，乘機向皇上進言讓他任河北轉運使，皇上說："漕臣容易找到，陳次升敢於發表言論，不應當讓他離開。"進升他爲左司諫。

有追廢宣仁太后的議論，陳次升秘密對皇上說："先太后保佑皇上，始終親密無間，希望不要聽信小人讒言毁謗。"皇上說："你從何處聽到的?"回答說："我的職責允許我風聞而言，陛下不要問從哪裏傳來的就行了。"呂升卿到廣南察訪，陳次升說："陛下没有殺掉流亡人的意思，却派遣呂升卿出使。呂升卿性情殘忍刻薄，喜歡尋求别人的過錯，現在讓他得逞，他何事不可爲?"於是没有派遣。

陳次升多次上章彈劾章惇，都被扣留在宫中。皇上曾對他說："不要讓章惇的文字斷絶。"陳次升退下告訴了王鞏，王鞏說："你怎麽不說：諫臣，是國家的耳目；帝王，是國家的心。皇上所不知道的，就由耳目爲他傳達；已經知道，還用耳目做什麽呢?"過了幾天，又入朝見皇上，皇上重申了前面的意旨，陳次升就用王鞏說的話來回答。皇上說："是這樣。但没有代替他的人。"終於没能使章惇離職。京城富貴人家的乳婢恨她的主人，讓小兒坐在上位三次高呼萬歲。被逮捕入獄。陳次升請求告誡官吏不要觀望。皇

其毁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税，帝以爲遠，改南安軍。

上問大臣陳次升指何而言，蔡卞説："是説觀望陛下。"誣陷他詆毁先輩，擬議謫監全州酒税，皇上認爲太遠，改爲南安軍。

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

徽宗即位，召爲侍御史。極力論述章惇、蔡卞、曾布、蔡京的惡端，章惇被流放到雷州，蔡卞居於池州，蔡京驅逐到江寧。升爲右諫議大夫。獻上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他的話大多合乎實際。崇寧初年，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爲集賢殿修撰，接着又落修撰，被削職爲民流放建昌，編管循州，都是因爲論蔡京、蔡卞的緣故。政和年間，赦免恢復舊有的官職，去世，年七十六歲。

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吕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次升三次處在諫官的職位，建議從不苟合於他人，劉安世稱贊他爲元祐人立下了功勞，是説他能够遏制吕升卿。他所論的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純禮、蘇軾等人，公議不以爲然。

陳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俊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閲其文，屢讀屢嘆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年間，游歷太學，有俊才名聲。神宗知他有才，廷試時，奏名在甲乙之間，神宗偶然翻閲他的文章，屢讀屢贊，對侍臣説："這一定是陳師錫的文章。"啓封果然是他，擢升爲第三名。調任昭慶軍掌書記，太守蘇軾器重他，依靠他處理政事。蘇軾得罪，被抓捕到臺獄，親朋好友大多害怕躲避不敢見，陳師錫獨自出來爲他餞行，又安頓他的家屬。

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吕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

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奏説："宋立國以來，在位時間長久號稱太平的，是仁宗，考究他治理的根本，不過是引直言，管百官，進用好人斥退邪人罷了。明道年間，日理萬機，政事多有不振，輔佐大臣失職，從吕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人以下，一天之内都被罷免離去。寶元初年，冬天打雷地震，采用諫官韓琦的建議，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被貶黜。在此之後，不按次第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成就慶曆、嘉祐之治。希望稽考皇祖納諫、御用大臣的意旨，以振興國家。"皇上稱贊他的建議。

功。"帝善其言。

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説，出知宿遷縣。

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踪於古人，文章冠絶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托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内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閲，群卒嘩噪，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閲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嘆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吕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潜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

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日夜交結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内行污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

當時下詔進士學習律法，陳師錫上奏："陛下正要大興學校，用經術教育士人，不應當用刑名之學搞亂。道德，是根本；刑名，是末流。以根本進行教育，人們仍然趨向末流，何況用末流教育呢？希望追回這一規定，使學生都着意於根本之學。"掌權的人認爲他倡導邪説，出知宿遷縣。

元祐初年，蘇軾三次上章，推薦陳師錫學術有淵源，修身克己，議論正直，器度見識謙恭深刻，德行追隨古人，文章冠絶當世。入朝爲秘書省校書郎，升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他建議説："選拔官吏的方法，被選拔的人因舉薦而遷升，每年有一定的名額。現在請托者很多，而出身寒微有才能的人又有不足的憂慮，請限定約束。"京城内將官苛刻殘酷失去士卒信任，正要大檢閲，士卒們喧嘩叫嚷，將官不知所措。陳師錫急到軍中，把首惡的人法辦，按照原計劃檢閲，并彈劾斥責將領，縣人都贊嘆佩服。樞密院以没有事先報告爲罪名，罷免他知解州。歷任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

徽宗即位，召爲殿中侍御史。上疏説："元豐末年，朝廷内外混亂。宣仁太后再次安撫天下，治理國事，有司馬光、吕公著。章惇誣陷他們包藏禍心，以致被追貶。上天輔助陛下，繼承傳統，而章惇仍占據高位，司馬光等人謚號没有追還，墓碑没有修復。希望皇上早日處理，以合朝廷内外期望。"

蔡京爲翰林學士，陳師錫上奏："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都是惡人，迷亂國家延誤朝廷。蔡京好大喜功，急於改作，日夜交結宦官、親戚同鄉，希望大用。如果真的任用了他，天下將大亂了，祖宗的基業從此被毁壞。蔡京援引的死黨達到數百人，鄧洵武的品行骯髒，爲士大夫所不齒，怎能玷污史筆？向宗回、向宗良也暗中幫助蔡京。這都是國家的大禍，我替陛下擔憂，替宗廟擔憂，替賢人君子擔憂。如果把他們逐出朝廷，是國家之福。"皇上説："這件事和東宮有

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册，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官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

詔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藴，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

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奬；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關，你替我處理。"他回答説："已經審查了，我會都告訴太后的。"於是遞上密封的章奏説："自從昔日母后臨朝，天下危亂，記載在史册中，可以考知。至於手書還政，没有如母后的，謙遜退讓，真可作爲萬代的榜樣。而蔡京暗地裏和二向勾結，妄稱宮中干預政事，誣諂母后的聖德，不能不審察。"

皇上下詔索取秘閣圖畫，陳師錫上奏："《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的史籍，祖宗的圖畫，天人的深奥，性命的玄妙，治亂安危的天機，善惡邪正的迹象都在上面。希望加以注意，以唐代的山水圖代替《無逸》作爲警戒。"

不久改爲考功郎中，陳師錫上奏章抗争説："我任職幾個月，所説的都是當今急切要辦的事。如果認爲不對，陛下正在開放言路采納意見進行褒奬；如果認爲對，就不應該馬上解去我言官的職務。如果像蔡京那樣掌管法規不公正，我甘願接受流放貶逐。"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因黨論之事，監衡州酒税；又削官置於郴州。去世，年六十九歲。陳師錫當初和陳瓘一起論蔡京、蔡卞，當時號稱"二陳"。紹興年間，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潭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

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吕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考中進士第一。歷任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潭州軍事推官。王安石看到他著的《詩義》，補爲國子直講，改爲大理寺丞，擢升太子中允，後來又嫉恨他。

御史中丞鄧綰將要舉薦彭汝礪爲御史，召見他不來；已經上奏章，又把自己列入失察的行列。神宗發怒，逐去鄧綰，任用彭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他首先陳述十件事：一是律己，二是用人，三是守法，四是理財，五是養民，六是賑濟，七是興事，八是變法，九是青苗，十是鹽事。指陳利害，大多是别人所難説的。又論述吕嘉問市易法聚斂不合法，應當罷免；俞充諂媚太監王中正，甚至讓妻子拜見他，不應當檢正中書

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嘆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

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藎。代還，提點京西刑獄。

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逾年，遷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

五房事。神宗爲其罷免俞充，責問他從哪裏聽到的，彭汝礪說："如果是這樣，不是廣開言路的辦法。"終於没有奉詔。王中正和李憲掌管西師，彭汝礪説不應該把兵權交給太監，於是談到漢、唐發生禍亂的事。神宗不高興，出語駁斥他，彭汝礪拱手站着不動，伺機又説，神宗改變了態度，當時朝上的人都贊嘆佩服。宗室有人把女兒賣嫁到民間，官吏奏請罷免他。彭汝礪上奏："這雖然是遠親，却都是皇家的子孫後代，不能讓民間卑賤之人拿財物來换取，希望改寫婚法。"

元豐初年，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辭别皇上時，又説："現在不擔心没有順從的大臣，擔心没有諫諍的大臣；不擔心没有敢作敢爲的大臣，擔心没有敢直言的大臣。"神宗贊賞他的忠心。任滿回朝，提點京西刑獄。

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宰相問他對新舊之政的看法，回答説："政策没有彼此之分，對就可以。現在變更大的，是取士和差役法，實行之後士人百姓都很不利，没有看到好處。"過了一年，升爲中書舍人，賜金紫。起草的文書文雅端正，有古人的風格。論詩賦、黄河回流的事情尤其恰當，大臣有保持公正的，都在他左右，想求得進取的人恨他，想排擠他的同類，又没有理由。

知漢陽軍的吳處厚得到蔡確安州的詩奏上，穿鑿附會地加以解釋，認爲是蔡確誹謗皇帝。諫官交相上章請求治他的罪，又假造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想把他依法治罪。彭汝礪上奏："這是羅織罪名。"多次把這件事告訴執政，不能救助他，於是上疏論述，皇上没有聽從。正在家裏待罪，得蔡確被貶謫除目草詞，説："我不出來，誰來擔任這個職責。"就來到中書省，封還了除目，辯論更加急切。諫官指責彭汝礪是朋黨，宣仁后説："彭汝礪怎麽會和蔡確結黨，他也是爲朝廷議論事情罷了。"蔡確被貶到新州，又需要彭汝礪起草制詞，於是落職知徐州。當初，彭汝礪在御史臺時，論述呂嘉問之事，和蔡確意見不一。被逐外任十年，是蔡確之力。後來辦呂嘉問其他的官司，不逢迎執政，因而被奪去兩官。到

人以此益賢之。

此，又因爲蔡確而得罪，人們因此更加認爲他是好人。

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吏部侍郎。

加爲集賢殿修撰，入朝權兵、刑二部侍郎。有一案件應當寬恕，執政以特旨要把他殺了，彭汝礪堅持不能殺。執政發怒，罰他的屬下。彭汝礪說："制書有不方便的地方，允許上奏辯論，這是法令。屬下有何罪!"於是自己彈劾請求離去，四次上章。下詔免去對屬下處罰，把彭汝礪調到禮部，實任吏部侍郎。

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

哲宗親政，恢復熙寧、元豐時的政事，人們都爭着獻上自己所聽説過的事，惟獨彭汝礪沒有建議。有人問他，他回答說："以前不敢説的，現在人人都能說了。"升權吏部尚書。有人説他曾經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還沒有出發，數次上章，又降爲待制、知江州。將要出發，哲宗問他想説什麽，他回答説："陛下現在所恢復的，政事不可能沒有是非，人不可能沒有賢和不賢。政策按照正確的實行，就沒有不好的；任用賢能者，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至郡數月而病卒。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悦，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到州幾個月後因病去世。遺表大略是説："土地已經有了剩餘，希望用仁政；財物已富饒，希望以禮來約束。佞邪之人起初好取悦，而禍患在後面；忠直的言論起初可恨，帶來的好處很多。"至於救濟河北流亡的移民，體察江南的水旱災害，總共有幾百字。朝廷正要任命爲樞密都承旨而他已經去世，就告賜他的家人。死時五十四歲。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彭汝礪讀書寫文章，有大志向，言行取捨，必合乎禮義，和人交往，竭盡真誠和恭敬。他的哥哥沒有兒子，他爲哥哥立後代，并使其得官。年少時以桐廬倪天隱爲老師，倪天隱死後，把他和母親妻子合葬，并供養他的女兒。和他同時考中進士的宋渙死後，照料他的後代，如對待自己的孩子。著有《易義》、、《詩義》、《詩文》共五十卷。弟弟彭汝霖、彭汝方。

彭汝霖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

彭汝霖字巖老。考中進士，因曾布的舉薦，爲秘書丞，擢升爲殿中侍御史，因此他依附曾

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彦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

布。當時紹述之論又重新興起，都水丞李夷行請求恢復詩賦取士，彭汝霖彈劾他。韓忠彦議論權且實行合祭，彭汝霖説這不合禮儀。升爲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和曾布不和，曾布首先暗示江公望攻擊李清臣，將要讓江公望任諫議大夫，江公望没有聽從。彭汝霖竟然驅逐了李清臣，果然得到諫議大夫的官職。

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吴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審問趙諗謀反案件，追捕盡他的同黨。元祐黨禍再次興起，吴材、王能甫排斥異己不止，彭汝霖説："元祐諸人的罪，已經經過紹聖時貶黜削官，案籍都在，衹可依根據而行，不必等指名彈劾。"於是司馬光以下又再次被貶黜。曾布失去官位，彭汝霖被罷知泰州，又貶謫爲濮州團練副使。後來以顯謨閣待制去世。

彭汝方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榮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録。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

彭汝方字宜老。因彭汝礪恩蔭爲榮陽縣尉、臨城主簿。彭汝礪去世，他回去葬喪。豐稷留守南京，召他爲司録。宣和初年，通判衢州，使臣上疏報告他的政績，擢升爲知州事。

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嘆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方臘在睦州的青溪起事，和衢州交界。方臘到了，没有士兵可以抵禦，衆人望風奔逃。獨有彭汝方和他的僚屬段約穿着鎧甲守衛孤城，三天後被攻陷，大罵盗賊而死，年六十六歲。徽宗贊嘆，破格贈爲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號忠毅，給他家七人授官。

吕陶

吕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游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

吕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出守蜀時，引很多士人入學，親自考查他們的文章，曾得到吕陶的論文，召集學生誦讀，説："這像賈誼的文章。"吕陶當時十三歲，在座的人都很吃驚。從此在賓客筵席上待之以禮。一天，和他一起游歷僧舍，共讀寺裹的碑文，喝完了酒，蔣堂提筆寫了十張碑文，行斷句缺，拿給吕陶看并説："我年老了不能都回憶出來，你替我補足。"吕陶寫完了送上，不錯一個字。

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訴，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

考中進士，調任銅梁縣令。百姓龐氏姊妹三人冒充隱瞞了小弟弟的田地，弟弟長大後，向官府訴説没有得到田産，貧窮以至於給别人做傭奴。這時又來訴説，吕陶一經審問，三人都認

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罪，弟弟哭泣拜謝，願意以田地的一半作佛事來報答。吕陶開導他説："三位姐姐都和你是一致的，在你幼小時，替你主管；要不是這樣，也會被其他的人所欺騙。與其捐出一半來供佛，不如給你的姐姐，再爲好姐弟，難道不是美事嗎?"弟弟又拜謝聽命。

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説，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兹一舉矣。"

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召辟他爲簽書判官，閑暇時和他促膝交談，把立朝事君的大體告訴他，説："你是朝中的人才。"因爲唐介推薦，應考熙寧制科。當時王安石爲相，改爲新法，吕陶對策時歷數新法的過失，大概是説："賢良的宗旨，以冒犯爲貴而不以隱瞞爲貴。我雖愚鈍，怎敢忘記這個宗旨。陛下剛即位，希望不惑於理財的説法，不疏遠年高德重者的謀略，不發動戰爭。陛下用心立法，自稱要學堯、舜，然而陛下的心是這樣，天下的議論却是那樣，能不反過來想想嗎?"，等到發榜時，神宗讓王安石取來考卷誦讀，還未讀到一半，王安石的神色非常沮喪。神宗察覺，讓馮京讀完，認爲他説的有道理。司馬光、范鎮看到吕陶，都説："自從王安石掌權，我們的話不再有效，没想到你達到這種地步，一生的聲名威望，在此一舉了。"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

王安石既然惱怒孔文仲，科舉也隨即被罷免，吕陶雖然入了等，僅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求廢除永康軍，下到别的州，吕陶認爲不行。吕陶知彭州，威、茂夷來進犯，吕陶召集大姓暗地準備守備，城門像平常那樣打開和關閉，因此把前面議論永康軍的觀點報告朝廷，永康軍於是没有被廢除。

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戾，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摧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産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摧。茶園本是税地，均出賦租，自來數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晋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税。

王中正爲將官，蜀人因畏懼事奉他非常謹慎，但他所施行的都是錯誤的事情，吕陶上奏召回他。李杞、蒲宗閔來商討茶事，西州騷動不安。吕陶上奏："川蜀出産茶葉，和東南相比不及他們的十分之一，各路已經都進行通商，惟獨兩川禁榷。茶園本來是税地，都交賦租，自古以來靠賣了茶葉來供給吃穿，和解鹽、晋礬不同。現在立法太嚴，收取利息太重，使善良的百姓白白地陷入刑罰之中，這不是陛下仁民愛物的本意。"蒲宗閔生氣，彈劾他敗壞新法，責監懷安

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

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

蘇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争辨不已。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

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

商税。有人前去安慰他，吕陶説："我想以外州的虚名，來救助蜀地百萬民衆的實際禍害。我的話一旦得以實行，所救濟的就多了，怎敢有榮辱進退的想法。"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年，擢升爲殿中侍御史，首先獻上對邪正之辨道："君子小人被分辨，王道就可以成就，君子小人雜處在朝廷上，政體就不純潔。現在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前朝，就和小人相互表裏，實行傷民害物的政策，使君主的德澤不能往下傳播；今天，却觀望反覆多變，爲他日子孫考慮。安燾、李清臣又依附逢迎在他們中間，以便看到誰能得勢就歸依誰。過去對不起先帝，今天對不起陛下。希望趕快對他們加以斥責貶逐，以便使朝廷純潔。"於是幾人相繼被罷免離去。

當時討論實行差役法，吕陶説："州縣的風俗習慣不一樣，百姓的貧富不均等，在這變更法令之際，如果不預先防止，百姓雖然没有交錢的苦勞，反而有失於偏頗的害處。不如用新舊兩法，經過裁減衡量取用適中的。"吕陶拜謁回來，下詔到本路決定意見。吕陶考查精細嚴密，百姓認爲有利。回到朝廷，便即糾劾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的罪行；又上奏十件事，都是有關於蜀地的利害的。

蘇軾策試館職，被朱光庭所議論，蘇軾也請求補州，争辯不止。吕陶説："臺諫應當遵循最公正的原則，不能以議事的權力來報私。議論的人都説蘇軾曾經戲弄輕視程頤，朱光庭是他的門人，所以爲他報仇。要想給蘇軾加上罪名，用什麽不行，非要指斥他的策問是譏諷誹謗，恐怕朋黨的弊端，從此興起。"由此兩方都處置。

吕陶和同僚議論張舜民的事情意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擊他，太皇太后没有接納，升任吕陶爲左諫議，繼而讓他出任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朝任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來到殿上，有人請求屏退左右以及史官，吕陶説："屏退左右已經不行，何况史官呢？大臣奏事而史官不能聽到，這就是所説的私事。"下詔定爲法令。升爲中書舍人。奉命出使契丹回來，

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

請求修整邊防守備。哲宗高興地說："大臣談論邊防之事，衹講到陝西，没有提及河北。却不知道河北如有警報，就十倍於陝西！你說得很好。"升爲給事中。

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太后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奸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哲宗剛親政，吕陶上奏："太皇太后保祐了九年，是陛下所深知的，尊敬并報答她，惟恐有做不到的地方。然而我仍然以不可懷疑爲疑慮，不必說而說，萬一有奸邪不正的陰謀，迷惑皇上的視聽，說某人應該再次被任用，某事應該重新實行，這是治亂安危的關鍵，不能不審察。"不久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河陽、潞州，依例奪職，再貶爲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即位，復任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退休。去世，年七十七歲。

張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别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鋭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考中進士高等，調任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時經科被廢，通判漢州。入朝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因以書信告别鄒浩被免職。徽宗召他入對，任著作佐郎，擢升右正言。皇上正鋭意圖治，提拔引進忠心耿直的人，張庭堅和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都在諫官之列，一時大家一致稱贊得到人才。

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宫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悦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删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

張庭堅任職一個多月，多次上密奏言事，其主要内容是："世上的人談論孝，一定說要繼承恢復神宗所實行的，然後纔稱作孝。前後時機不同，法令也要隨着改變，而想一切都恢復，就會偏廢，時間長了一定會不利於百姓而招致怨恨，如此稱作孝，可以嗎？司馬光因時進行變革，以方便百姓，這是人心所向，不能說對國家没有補益；陳瓘仗義直言，將斥退小人，這是士論所推崇的，不能說對皇宫没有益處。請求把贈給司馬光的官職都加以恢復以悦人心，召還陳瓘言官職務以安慰士人。還有士大夫大多以繼承遺志遵循原有的事來勸陛下，我擔心一定有營私的人，想以言論來推銷自己，認爲恢復繼承先輩的遺志必須用他們這些人纔行，將要以繼承遵循爲名，而實際上是要肆意實行自己的主張。現在遠方的戰事損耗皇上的精力，放棄而不防守，戰事就可以

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稿。

停止；特旨重於法的，删去下不爲例，刑事就可以减省。最近因爲青唐反叛，放棄了鄯州守湟州。既然認爲鄯州可以丢棄，區區湟州，也值得一守？我認爲把湟州也丢棄爲好。”張庭堅的言論深刻切實，退下就把草稿燒掉了。

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吕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嘗别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争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

這時，議論的人往往指責元祐舊臣在朝廷的人太多。張庭堅給皇上談司馬光、吕公著是賢才，并且説：“陛下即位以來，符合人心的事情很多，但對邪正太没有區别。像司馬光、吕公著的甄别，僅用赦恩，并不曾甄别他們没有罪。”又舉薦蘇軾、蘇轍可以任用，和皇上的旨意多有抵觸。曾布因而説他的議論不適當，皇上命令把他改爲郎，不久爲京東轉運判官。任伯雨説張庭堅立身處事有本末之分，不應該被罷去言職。張庭堅也辭去新任官，改知汝州，又送到吏部。任伯雨又爲他争辯，請求把張庭堅的奏章交給朝外，查考他所説的話，不要讓進言的人被三省所脅迫。李清臣趁機排擠他，改爲通判陳州。

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瑶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起初，蔡京守蜀，張庭堅在幕府和他友好。蔡京回到朝廷，想引薦他聽從自己，先讓同鄉暗示告訴他，張庭堅不肯前往。蔡京非常氣憤，後來就把他列入黨籍。又因爲曾經談論瑶華無罪的事，編管虢州，再改到鼎州、象州。過了一段時間，恢復原來的官職。去世，年五十七歲。紹興初年，下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清正自守，很有名望。中進士第三名，簽書河陽判官。在瀛州跟從曾布。紹聖初年，擢爲監察御史，因爲父母年老，請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悦，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説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

徽宗即位，召爲殿中侍御史。初上殿，就上疏抗争請求辨明忠邪，説：“好壞没有分明，就會迷失方向；忠邪没有判别，必然有疑慮。現在聖政日益更新，遠近的人都高興，人才的進退，都出於睿智的判斷，這是好的舉動。但奸黨既然已經失敗，他們一定要日夜謀劃，爲他們自身打算。有的立刻革舊以求自新，有的伸張邪説抗拒正直的言論，有的假稱禍福以動摇朝廷，有的假托祖宗的言論以脅迫君主。巧妙地事奉貴戚，暗

變亂是非，奸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决。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奸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

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内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

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

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册位號，及元符后不當并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册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

中左右勾結，擾亂是非，奸計百出，慶幸他們失敗而再次被用，已經斥去的又留下。君子依直道而行，必然墜入他們的陰謀之中。然而治理天下，未必預知。所以應該洞察忠邪，果斷地行動。如果小不忍，就會害大政。我希望陛下辨明好壞示衆，使遠近的人知道進用賢人斥退奸人的旨意，天下太平，不難達到。”他又説：“朝廷多次下達赦免令，平反元祐時犯罪遭罰的人，至於官職蔭恩，大多没有恢復。希望重申詔令給有司，趕快施行，以伸張先帝寬厚仁慈的意旨。”

當時章惇、蔡卞掌權，龔夬首先論他們的罪惡，大意是：“過去丁謂當權，被稱爲恣意胡爲，然而僅陷害寇準一人罷了。到了章惇，那些故老、元輔、侍從、臺省的大臣，凡是天下所説的賢人，一天之内，布滿嶺海，自從有宋以來，没有聽説過。這時，章惇的威勢震蕩海内，這是陛下親自見到的。他捏造謡言，因文章而羅致背逆的罪名，因此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使他們的朽骨含冤於地下，子孫被禁錮在炎熱荒凉之地，忠臣義士，憤恨却不敢説話，天下之人，得以把怨憤歸咎於先帝。他的罪行到了這種地步，爲何不把他正刑呢？蔡卞事奉皇上不忠，懷奸邪之心深加阻撓，凡是章惇所做的，都是蔡卞幫助，出力很多。希望采納最公正的意見，貶黜他們而昭示天下。”

他又論道：“蔡京處理文及甫案，本來是公報私仇，開始時就誣陷宣仁后，最後却歸咎於先帝，一定要族滅無辜，使他的私欲滿足。我料想當時一定有案牘章疏，可以查見他的羅織附會。像方天若那樣凶狠邪惡之人，蔡京却把他收留在門下，依靠他的險惡，把他作爲心腹，興起冤獄，排斥很多好人，天下人都以爲冤枉，都是蔡京和方天若造成的。希望查考實情，判處奸臣之罪。”於是三人都被斥逐。

又上疏請求糾正元祐后册封之事，以及元符后不該并立，奏章報上。後來元祐后的册封再次被廢，進言的人論述龔夬始終建議，下詔被削去名籍，編管房州。接着改到象州，又改到化州。他步行走到被貶謫的地方，拿着扇子討錢來養活

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

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

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

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

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

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

自己。遇到赦免令得以回來，政和元年去世，年五十五歲。紹興元年，贈爲直龍圖閣。六年，再贈爲右諫議大夫，授予他的後代兩人官。

弟弟龔大壯，從小就有名聲，清正自立。跟從哥哥在河陽做官，曾布想見他，不能見到，就去見龔夬，邀請他出來，一整天從容交談，在墻壁上題詩，有"得見兩龔"的話。龔夬任御史，龔大壯勸他早日離去，龔夬把他作爲畏友。不幸早死。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親孫文用，以誠信厚道被鄉里人稱道，死後謚號慈靜居士。孫諤從小就獨立不群，被張方平所器重。考中進士，調任哲信主簿，被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被免職。

元祐初年，起用爲太常博士，升爲太常丞。哲宗卜問后事，太史被陰陽之說所迷惑，孫諤給太皇太后上疏說："家人里巷中的話，不能够用來決定大計，希望太后決斷。"出朝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授禮部員外郎、左正言。

紹聖時懲治元祐黨人，孫諤上奏："漢、唐朋黨之禍，教訓還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孫諤又上奏："朝廷應當顯示誠信，以便使天下安定。請按前面的詔書那樣，一切都不要過問。"曾在侍對皇上時，論述行星的變災，希望修養反省以消災，停止去西池以及宮內授官。皇上常擔憂缺乏臺諫人才，孫諤說："世上怎能缺乏人才，衹是陛下不知道罷了。"馬上疏奏了可以任用的有二十二人。章惇恨他不順從自己，出知廣德軍，改到唐州，提點湖南刑獄。

徽宗即位，又爲右司諫，首先論大臣的邪正、政事的廢革，皇上稱贊他耿直。議論的人想把群臣封任的事情交給朝外詳細審定，孫諤說："君主不保密就會失掉大臣，這將會加速忠臣的禍患，不應該宣傳泄露。"中止。升爲左司諫，不久因病去世。

孫諤和彭汝礪以氣節相崇尚，彭汝礪去世，孫諤對他的知心朋友說："我處在言官的職位，

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并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習暴横，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

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贏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净，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户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

無愧於器資在地下了。”再次進入諫省，不到一月，時人感到可惜。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考中進士第二名，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年間，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升中書舍人。他上疏説：“祖宗舊有的制度，各路的帥守、使臣辭别的時候，都在便殿召見使他們回答問題，不僅可以詳細瞭解事情的利害，也可以觀察人才。現在上朝幾刻就退下了，僅有執政大臣得以去皇上的住所，有時經過十天一月，臺諫官纔能見皇上，其餘時間都没有理由去見，這不是所説的廣覽兼聽。希望下詔有關部門，按祖宗的舊制。”他又上奏：“巡檢所在的地方，招募游手好閑的惡少讓他們隸屬於土軍，習慣於殘暴横行，造成禍患，請用廂兵來代替。”都聽從了他的意見。高麗來進貢，陳軒做陪客，使者要求買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録鄭、衛的曲譜，都報告皇帝。禮部尚書蘇軾彈劾他有失大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改到杭州、江寧潁昌府。

徽宗即位，任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經常更换監司、守臣的弊端，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之間更换了三十二人，希望任期稍長。他又上奏：“近來改定役法，想緩和民力，但官吏生事，急於收取餘利。散發青苗錢以抑兼并，拯救災難困苦，不應該因爲散發的多而給予獎賞。”入侍皇宫，常常勸説皇上治理天下貴在清静無爲，希望效法文帝、景帝的恭敬節儉，皇上聽從他的意見并加以實行。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没有去，改知杭州、福州。去世，年八十四歲。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考中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爲左司諫。當時御史中丞趙挺之和户部尚書王古根據皇上的赦恩處理拖欠的事情，王古免除了很多拖欠，趙挺之彈劾他私免天下之財爲私恩。江公望認爲天子登極大赦，讓天下人更新，所以一切都給百姓，怎能容忍王古施行私恩，就上疏説：“君主想要知道時政的利害、大臣的忠邪，没有比諫官、御史更可信的。

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

如果他們挾私欺騙，滿足自己的私憤來欺騙皇上，就不能不審察。我聽說趙挺之和王古討論事情常常意見不一，多次在言辭上使氣，懷不平之心，伺機而發。俚語有這樣的話：'私事官仇'，這是小人所不做的事，趙挺之怎能做，這難道是忠臣嗎?"

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

他又上疏說："自從哲宗有了紹述之意，輔佐政事者不適當，依附者看作同類，忠於君主者看作異己。一句話不符合時事，被看作流俗；一次談話和時事不相容，被指責爲橫加議論。以權勢滿足私仇，用擾亂君臣父子的名分來感動君主，使天下混亂，泰陵不能實現繼承祖述美事。元祐時的人才，都是從熙寧、元豐時培養出來的，遭受紹聖年間驅逐流放之後，生存下來的没有幾個。神宗和元祐時的大臣，最初并没有管仲射中齊桓公、寺人披斬去重耳衣袂那樣的隔閡，先帝相信仇人而把他們貶黜。陛下如果立元祐黨人之罪，必有元豐、紹聖與之對立，有了對立就會有爭論，爭論一興起，朋黨就有了。陛下下詔改元，也想建立好的帝王統治，也曾端正好惡來昭示於人，以中和爲本來建立統治秩序，皇天后土，確實聽到了這些話。現在如果想改變，把皇天后土放在什麼位置呢?"

内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内苑養了一些珍禽奇獸，江公望極力闡述不是皇上初政所應該做的。過了幾天入朝對答，皇上說："已經放掉了，祇有一白鷴因爲養了很長時間，不肯離去。"在此之前，皇上用柱杖驅趕白鷴，白鷴不肯離去，他就把江公望的名字刻在杖頭上記識他的勸諫。蔡王趙似的府史因爲說話懷疑蔡王趙似而入獄，江公望極力爲他說話救助，出知淮陽軍。不久，被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主政，把他編管南安軍。遇到赦免回家，去世。建炎年間，和陳瓘同時被贈爲右諫議大夫。

陳祐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考中進士。元符末年，以吏部員外郎爲右正言。上疏徽宗說："皇上有旨命令我和任伯雨論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僚的

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黄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别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

事情。考察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黄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都可以被任用，但他們的事迹近於嫌疑罷了。現在如果劃分黨類，天下的人，一定會妄加推測陛下驅逐元祐時的大臣，又興用紹聖時的政事。現在紹聖時的人在朝廷上比比皆是，却一概不説，元祐時的大臣僅有幾十人，往往攻擊不止，這是朝廷之上，公開立朋黨。”

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奸人詆毁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升爲右司諫。上奏：“林希在紹聖初年掌管中書起草制令，起草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人的制文，都盡力符合章惇的意旨。陛下剛采用大臣的意見革除了他的職務，從大名移到揚州，而林希的謝表説都出於前朝。奸邪之人詆毁好人，事情成功發泄自己的憤恨，事情失敗就把過錯歸給君主。至於過失還没有成形而訓辭就先準備好了，怎能是被斥責的人的實情呢？經過詆毁誣衊而侵犯先聖，怎能是臣子應該做的呢？不過一二年，任樞密使，而林希尚且敢於忿忿不平，謝章對皇上不恭敬。是可忍，孰不可忍！”林希被再次降官知舒州。他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和皇上的旨意相抵觸，通判滁州。蔡卞請求貶斥任伯雨等人，陳祐也在其中，編管澧州，改歸州。恢復承議郎，去世。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十四歲時，進入太學，有俊才的美名。熙寧時用經來考取進士，學習的人都宗法王氏，惟獨常安民不改變。春試時，考取第一名，主考官打開封卷，看到他年紀輕，想把他排在後面。判監常秩不同意，説：“糊住姓名比較才能，怎能隨便改動？”把情况全都告訴了王安石。王安石稱贊常安民的文章，命令學生作爲標準，從此他的名氣更大。王安石想見他，他不肯去。考中熙寧六年進士，神宗喜歡他的策論，將要讓他成爲衆多士人的魁首。執政認爲他不熟悉經學，把他排在第十名。

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奸詐，嘗偕謁府帥，輒毁素所厚善者。安民退

任應天府軍巡判官，選爲成都府教授。和安惇是同僚，安惇陰險奸詐，曾經和他一起去拜謁府帥，總是詆毁和他要好的人。常安民回來對安

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

惇說："那個人不是和你交往深厚嗎？爲何要深加詆毀呢。"安惇說："我内心裏實在是討厭他，姑且作爲表面交往罷了。"常安民說："你所說的隱匿怨恨而和他交友，這是李林甫做的事。"安惇笑着說："直道歸於你，富貴送於我。"常安民回答說："處厚顯貴，天下的事情就可以預知了，我應當歸隱山林，怎會再和你計較是非！祇恐你會牽累陰德吧。"後來安惇顯貴，就誣陷常安民，但安惇的兒子犯了法被殺死，正像常安民所說的那樣。任期滿後住在京城。妻子孫氏和蔡確的妻子，是姊妹。蔡確當時任宰相，常安民討厭他的爲人，斷絕不相往來。蔡確的夫人派人招他妻子，妻子也不去。

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禄、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

調知長洲縣，以守信進行治理，百姓也不欺騙他。縣内過去有很多盜賊，常安民爲曾經有過偷盜行爲的人登記，在他們的衣服上書寫上標記，門上揭貼布告，約定能够得到其他的盜賊纔能解除，盜賊因此而止息。追要科税不下達給官吏，讓百姓自己交納，比其他的縣邑先辦好。轉運使許懋、孫昌齡來到縣境，縣中的百姓頌贊他的政績，都稱他是古代的好官。元祐初年，李常、孫覺、范百禄、蘇軾、鮮于侁連續上章推薦他，擢升爲大理、鴻臚丞。

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説以摇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

這時，元豐時掌權的大臣，雖然離開了朝廷，然而他們的黨徒分布在朝廷内外，發私議來動摇朝政。常安民擔憂這件事，給呂公著寫信說："善於觀察天下的大勢，就好像好的醫生給病人看病，安寧無事的時候，對人說：'以後一定會有大病'，衆人一定會感到驚訝好笑。惟有那些看到事情的隱微之士，能推知以後。在需要擔憂的時候不擔憂，而在不需要擔憂的時候却擔憂，這是最大的憂患。現在天下的形勢，可以說是有很大憂患。雖然提拔了一些忠良之士，却不能羅致海内的英才，讓他們都會集在朝廷上，使小人斷絶，恐怕那些正直的人，不能高枕無憂。所以斥退小人不是難事，而使小人斷絶是難事。陳蕃、竇武同心協心，選拔任用有名望的人，天下希望太平，却最終死在曹節手中，成爲黨錮之禍。張柬之等五郡王中興唐朝，認爲可福流萬

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

歷太常博士，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願陛下奬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并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静，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説邪？”惇益怒。

中官裴彦臣建慈雲院，户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强毁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奸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

代，等到武三思一得志，以至於被流放淪喪。這些都是前代已經發生過的大禍。現在任用賢人就像倚靠一棟梁，選拔士人就像轉動一巨石，雖然有奇特卓越的才能，却不能實行志願，實在讓人嘆惜。猛虎背靠着山，没有人敢觸犯，但最終被人戰勝，是人多而虎少。所以用十人制服一虎人就取勝，用一人制服十虎老虎就取勝，怎能以幾十人來對付一千隻老虎呢？現在已經積下了怨恨，一旦發作危害必定很大，這是大憂患！”等到章惇任宰相，他的話便應驗了。

歷任太常博士，轉爲太常丞。和少卿朱光庭意見不一，出任江西轉運判官，没有去，改爲宗正丞。蘇轍推薦他任御史，宰相不高興，任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年，召他入對，他對哲宗説：“現在所擔憂的，没有比士人不知羞耻更大的了。希望陛下奬賞進用廉潔有操守的人，以嚴肅風俗。元祐時進言的人，認爲熙寧、元豐時不對，現在進言的人則相反，都是偏激之論。希望公正地聽取一起觀察，選擇不偏不倚之人。”任監察御史。論章惇專掌大權培植黨羽，請求收回權力而抑制他，多次論説，堅持不下。章惇派親信對他説：“你本來因文學才能而聞名於時，爲何要把進言作爲自己的責任，和人結仇呢？稍微安静一些，會把你作爲左右親信來相處的。”常安民嚴正斥責他説：“你是替現在的宰相游説嗎？”章惇更加惱怒。

宦官裴彦臣修建慈雲院，户部尚書蔡京和他交往很深，毁壞人家的住房。上訴到朝廷，下詔御史劾治。常安民上奏：“事有情節嚴重却處理很輕，宦官强横，和侍從官相勾結，共同編造騙局，這樣的邪惡情况，恐怕不是法律所能完全處理的。希望重加降職貶責，以整肅百官。”立案後，章惇盡力爲他作主，僅罰金處理。常安民於是論蔡京道：“奸詐足以迷惑人，辯解足以飾非，乖巧足以改變君主的視聽，權力足以顛倒天下黑白。在内勾結宦官，在外勾結朝臣，一不依附自己，就用元祐黨人來誣陷，非議先帝的法令，一定要把他們排擠出朝而罷休。現在朝廷大臣，蔡京的黨徒超過半數，陛下不能不早日覺察醒悟而

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説，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毁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

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官。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并論，曾布亦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

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税。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温州。

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

把他驅逐出朝。以後他的羽翼豐滿，後悔就來不及了。”這時，蔡京的邪惡剛萌芽，人們大多没有察覺，惟有常安民首先揭發。

他又上奏：“現在大臣的紹述之説，都是藉名義來報私怨，結黨依附者，便跟從應和。張商英在元祐時呈上呂公著的詩請求進用，無耻奉承，最近又請求毁壞司馬光以及呂公著的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自議定司馬光謚號文正，最近却請求開棺鞭尸。陛下考察這些人的言論，確實是出於公論嗎?”前後上了上百次章疏，想到終究不能挽回局面，於是請求去外地，皇上對他進行安慰勉勵。

在明堂舉行盛大祭供，劉賢妃隨從侍奉齋宫。常安民認爲萬衆觀看，對皇上的聖德有損害，話語非常急切爽直，皇上有些生氣。曾布起初以爲常安民多次對章惇不滿，想讓他依附自己，多次在朝廷上稱贊他。後來常安民把他和章惇并論，曾布也很惱恨，於是和章惇一起排擠他，拿他給呂公著寫的信上呈皇上。一天，皇上對常安民説：“你上交給宰相的信，把我比作漢靈帝，是爲何呢?”常安民説：“這是奸臣指責我的話，推究歷史來用文辭羅致我的罪名，即使分辯，又有何益?”

董敦逸再任御史，想彈劾蘇軾兄弟，常安民説二蘇享有天下文名，恐怕不妥當。到這時，董敦逸上奏説他的壞話，下詔讓他爲知軍，章惇定他監滁州酒税。到了滁州，每天親自處理小事。知州曾肇請他到山林游玩，説：“依慣例被貶謫的官不理事。”常安民辭謝道：“得俸禄而怠慢事情，不行。”滿了三年，通判温州。

徽宗即位，朝廷議論想讓他復官任諫官，曾布阻止，讓他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掌權，把他編入黨籍，流落了二十年。政和末年，去世，年七十歲。建炎四年，贈爲右諫議大夫。兒子常同，任御史中丞，本書另有傳。

論曰：陳次升不慌不忙一席話，阻止了呂升卿的出使嶺南，對元祐大臣立下了大功。陳師錫

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救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榷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以清净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袪之隙，而終不能移奸邪先入之言。夬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群奸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説蔡京如果被任用，天下的治亂從此分明，可惜他的話没有在當時實行，而徒然在後來應驗。彭汝礪辯論救助蔡確，以公正報怨。吕陶談論榷茶是西南的禍害，毅然觸犯蒲宗閔、李杞的鋒芒，張庭堅論述繼承恢復不足以竭盡孝道。孫諤説世上不缺人才，是擔心皇上不知道，推薦了二十二位可以任用的人，號稱耿直，對國家補益最多。陳軒力陳青苗法造成的危害，希望以清静無爲進行治理。陳祐攻擊林希，并論章惇、蔡京、蔡卞之流，被貶斥至死而不反悔。江公望説神宗和元祐衆大臣之間没有像管仲射中齊桓公、寺人披斬去重耳衣袂那樣的隔閡，但終究未能移掉奸邪先入的話。龔夬抨擊逐去章惇、蔡京、蔡卞於外，也足以稍微發泄了天下大臣百姓的憤恨；然而蔡京、蔡卞剛被推倒就起來了，剛離開又回來，又至於臨危而不悟。昏庸的君主，能够對他進言嗎！常安民用人和老虎的多少作比喻，惴惴不安地害怕不足以戰勝小人。不幸的是奸臣相繼掌權，朝廷的忠直大臣，動不動就因事被排斥，導致靖康之禍，其根源很遠了。小人掌權，真是可怕！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

孫鼛　吴時　李昭玘　吴師禮　王漢之（弟）渙之
黄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顔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鼛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鼛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奸狀，立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父親孫直言，調到揚州的江都。孫鼛十五歲時，游歷太學，蘇洵、滕甫稱贊他。因父親恩蔭爲官，調任武平縣尉，捕獲幾十個有名的盜賊，辭去獎賞没有接受。又調任越州司法參軍，知州趙抃舉薦他。知偃師縣，蒲中唱戲的人穿着僧人的服裝隱藏在民間，以不合時宜的話來迷惑衆人，傳説有特異的魔法，人們都投奔他。孫鼛逮捕他查清奸情，立刻使他伏法。韓縝鎮守長安，召辟他進府；韓縝離去，後來的人仍然挽留，待了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有人把他推薦給朝廷，召他入對，擢升爲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年，調到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被召爲屯田員外郎。

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鼛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

孫鼛没有做官的時候和蔡京友善，常説："蔡子，是貴人；然而他的品德不及才能，恐怕會給天下造成憂患。"這時，蔡京回朝，在路上遇見他。見了他後，蔡京對他説："如果我被天子重用，希望你幫助我。"孫鼛説："你果真能够嚴謹地遵守祖宗的法令，以正確的意見來輔助君王，在百官中首先表現出節約和勤儉，絶口不提用兵，天下就很幸運了。我能如何呢。"蔡京默不作聲。做宰相後，讓他出朝提點江東刑獄。

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户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鼛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

不久，入朝爲少府少監、户部郎中。縣官的用度没有準則，孫鼛和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商量説："財用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加，

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鼛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

天下的財物怎能供給呢?”一起上疏論述這件事。掌權的人不高興，曾孝廣、許幾因此被罷免，把孫鼛調到開封。升爲太僕卿、殿中少監。

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謡，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鴻慶宫。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通靖。

建四輔時，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因爲論初建規劃的功勞，轉爲太中大夫，改到鄆州。州人的兒子造“草祭”的謡言，實指蔡京。孫鼛把這話奏報皇帝，蔡京惱怒，讓言官以其他事來誣陷他，提舉鴻慶宫。復職知單州，於是退休。靖康二年去世，年八十六歲。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號通靖。

鼛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黄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鼛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孫鼛忠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被貶謫居住在惠州，極力幫他説話。兩個兒子分别娶了晁補之、黄庭堅的女兒，黨論興起，家人恐懼害怕，孫鼛毫不擔憂。當時的人稱贊他。

吴時

吴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餫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户耳。古者用師則贏粮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

吴時字伸道，邛州人。第一次應舉進士，考取學究出身；再次參加考試，考中進士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通知州運五萬斛米送到長安，鄭縣承擔三萬斛。吴時給轉運使寫信説：“計算三萬斛米的費用，用車需要一千五百輛，需要士卒五萬，縣内的百姓可供使役的僅有二百五十八户。古代用兵背着糧食去供給，没有戰争時移動軍隊以便得到糧食，如果能够把軍隊調到華州，前面所説的費用就可以免去。華州、雍州相距一百六十里，一旦用兵，軍隊早上出發晚上就可到達。”轉運使聽從了他的話。

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楶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却之，時建言，乃得達。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

陸師閔經管秦、蜀茶馬事，召辟他爲屬下。章楶想推薦他爲御史，極力辭絶。徽宗求直言，遠方的大臣上章，封口標識大多不能遵照格式，有關部門都退回，吴時提出建議，使奏章得以呈達。任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的學生有觸犯忌諱的，教授想上報，説：“他們所説的話，都是我不忍心聽到的。”吴時立即燒了他的信，説：“你不忍心聽到，却讓君主聽到嗎?”

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黄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

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爲禮部員外郎，兼任辟雍司業。大觀時興起算學，議論把黄帝作爲先師。吴時説：“現在春祭聖祖，祝板上寫上大臣

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

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内侍何訢謫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

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爲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宫。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

時敏於爲文，未嘗屬稿，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的名字，而祭奠孔子，僅列中祭。數學，是六藝之一，當用何禮對待呢？”於是停止。升爲太僕少卿。

張商英被罷相，言官指責吴時是他的同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没有赴任，提舉河東常平司。荒年，發放官庫糧賑濟百姓。童貫經略北方，常以邊防的事務問他，他總是不回答。還朝爲大晟府典樂，擢升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宦官何訢謫監衡州酒税，仍領節度使，吴時上奏而取消他節度使之職。

上朝入對時論及奪取燕州之事，説：“祖宗盟誓的血迹還没有乾，改變必定會加速禍亂。”蔡攸聽到之後，告訴了王黼，王黼生氣，斥責他是腐儒。吴時請求離朝，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不久提舉上清太平宫。回去時，碰到了鄉人趙雍，對他説：“攻取燕州必定招來禍患，我老了，能够不遭受災變，很幸運。”幾年後去世，年七十八歲。

吴時做文章很敏捷，從不打草稿，下筆就寫成，兩學把他看作“立地書厨”。

李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歡甚。用李清臣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秘閣校理。

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

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彦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摇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説，罷主管鴻慶宫，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静先生。寓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年少時和晁補之齊名，被蘇軾所知。考中進士，爲徐州教授。知徐州孫覺禮遇他，常常從容地爲他講授學問以及古人修身處世的根本，相處得非常高興。由李清臣推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秘閣校理。

通判潞州，潞州的百姓死了大多不埋葬，李昭玘指定官地，劃出墓穴範圍，準備棺材和衣服，寫出公文曉諭他們，風俗爲之一變。入朝爲秘書丞、開封推官，不久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因是元符黨人被奪去官職。

徽宗即位，召爲右司員外郎，升太常少卿。韓忠彦想任用他爲起居舍人，曾布和他作對，曾布爲山陵使，命令纔下達。被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年，下詔李昭玘曾經排擠先輩，常常改動元豐時的敕令，倡導從寬的邪説，被罷職主管鴻慶宫，隨即列入黨籍之中。閑居十五年，自號樂静先生。着意於書法、繪畫，存在十個袋

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

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吴師禮　吴師仁

吴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官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

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奬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

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它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説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

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

子中，起名叫“燕游十友”，作序，認爲：“和當今的人交朋友，因依附陷入禍害，我寧肯和這十個袋子爲友，時間越長越有趣味。”

起初，李昭玘校試高密，得到侯蒙。侯蒙執政，想到過去的恩情，派人傳達自己的意思，李昭玘僅要了秘閣的法帖。出使陝西時，延安有個小將叫車吉的被誣陷是盜寇，李昭玘經過審察知道没有這件事。車吉後來立了戰功，官至皇城使，在京城碰到李昭玘，上前拜見説：“爲了感謝您使我生存下來的大恩，希望把名馬獻給您。”李昭玘笑着拒絶。

晚年知歙州，推辭没有去。靖康初年，又以起居舍人被召入朝，却已經去世。紹興初年，追復直徽猷閣。

吴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由太學上舍生賜進士，調任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因爲參預餞别鄒浩的事，被免職。徽宗初年，任開封府推官。蔡王趙似宫的官吏有不敬的話，把他下到府處理，吴師禮主持處理這件事。案件辦好後，不讓有一句話涉及到蔡王；官吏雖然有被處死的，也不給他加上指斥的罪名。擢升爲右司諫，改爲右司員外郎。

吴師禮工於翰墨，皇上曾經問他字學，回答説：“陛下剛剛登極，應當在大的方面立志，我不敢用不重要的事情來回答。”聽到的人誇奬他説話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去世。

吴師禮游歷太學時，他的哥哥吴師仁是太學正，研究《春秋》學。其他的學官有恨他的，列出其中的疑問之處考問諸生，吴師禮全部用哥哥的説法來回答。學官發怒，敲響大鼓坐在堂上，衆人質問他，吴師禮引據《三傳》，應對自如。江公望當時在旁，暗暗高興。後來在泌陽和他相遇，江公望對他説：“你有一天得志了，將如何？”他説：“讓人獲得豐年罷了。”於是他們定下交情。

吴師仁字坦求，刻苦學習磨煉意志，不參加科舉考試。父母親去世，他在墓旁搭房子住下守

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潁川、吴王宫教授，卒。

喪，每天請旁邊寺中和尚爲自己做一碗飯來充飢，不再有做飯的人及僮僕。知州陳襄、鄧潤甫、蒲宗孟都把他作爲遺逸推薦給朝廷。元祐初年，召他爲太學正，升爲博士，十年内没有升官。後來升潁川、吴王宫教授，去世。

王漢之

王漢之字彦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户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

王漢之字彦昭，衢州常山人。父親王介，應舉制科，以正直聞名，官至秘閣校理。王漢之考中進士甲科，調任秀州司户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真州。當時下詔各路經理規劃錢財費用報告朝廷，王漢之上奏："我所在地没有户籍，因此不能詳細查校他們的收獲和損耗。希望下令州縣先設户籍，歸到各路，天下的事情就瞭如指掌。"聽從。入京任開封府推官，歷任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

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户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濼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爲堤道，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寖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户請蠲税，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

蔡京設置講議司。王漢之，是他的門客，被引薦爲參詳官。擢升禮部侍郎，轉爲户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上奏："自從何承矩規劃水塘湖泊之地爲屯田，東達海邊。後來又修築保塞等五州的大堤路，準備種植易活的樹木達三百萬棵，這是給我國萬代造福。現在逐漸失去了原來的道路，希望加以研究實行。"雄州的歸信、容城發生災害，有交兩税任務的家庭要求免税，官吏不答應。王漢之説："雄州謀求小利，失去大體，萬一契丹免除兩税，給朝廷帶來羞耻。"

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悦，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

調到江寧、河南府，不去，而知蘇、潭、洪三州。召爲兵部侍郎，又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未去，連着調了五個州，入朝任工部侍郎。奉命出使契丹，回來後，説契丹的君主不撫恤民政，却徵收苛捐重税荒淫無耻，滅亡指日可待。徽宗高興，讓他知定州。不久，調到江寧。

方臘之亂，録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弟涣之。

方臘作亂，有抵禦捕捉的功勞，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升爲延康殿學士。去世，年七十歲。弟弟王涣之。

王涣之

涣之字彦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

王涣之字彦舟。不到二十歲，升爲上等，有關部門疑慮他的年紀不到選任的資格，特補爲武

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黄本秘書。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録》。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説。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虚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説，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

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

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爲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宫。又四年卒，年四十五。

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

勝軍節度推官。新設學官，讓他任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年間，爲太學博士，校對黄本秘書。通判衛州，入朝編修《兩朝魯衛信録》。

徽宗即位，因爲出現日食而求直言。王渙之由大臣交相推薦而被召入對，於是他説："求直言不難，聽到直言難；聽到直言不難，審察而采用難。現在國家每次下達求直言的詔令，但下面報到上面的，有時却不是那樣，把指出政治的缺陷和失誤看作譏諷皇上，把阿諛看作是尊敬君主，把議論趨時作爲國是，把可否相成看作邪説。志士仁人知道説出來也没有益處，就不再説話，而小人却有欺騙驚駭之論，苟且偷生。希望陛下虚心聽取意見，不論説的是背逆還是謙遜，對就聽從；事情無論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適當就可貴；人不管是意見相同還是不同，正直就任用。人心就會喜悦，國家就會治理，就能合天意。"皇上高興采納，想任用他任諫官、御史。他辭謝説："我由大臣推薦，不能任這樣的官職。"任吏部員外郎，升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升爲中書舍人。去中書省的時候，有三十三條命官任職的諭旨，他下筆即成。

崇寧初年，進升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官論王渙之在元祐末年，和陳瓘、龔夬、張庭堅相交游，已經在紹聖時被棄去，而現在又使他復出，對於初政有害。被解去職務知舒州，列入黨籍。不久知福州，没有去，又調到廣州。蕃人殺了奴隸，市舶使根據舊制，僅把他送到官府杖打，王渙之不同意，依法處治。

召他到朝廷，言官又拾起以前説的話來詆毁他，被罷知洪州。改知滁州，歷知潭、杭、揚三州。張商英任宰相，任給事中、吏部侍郎。張商英被罷，也出守外地。過了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討論北伐的事，王渙之因病提舉明道宫。過了四年去世，年四十五歲。

王渙之性情淡泊，不想做官，他常常説："乘車的時候經常以將要墜落的心情處之，乘船

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的時候常以翻倒被淹没的心情處之，做官的時候不被知遇處之，就没有事了。”他的志趣就像這様。

黄廉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据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晋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考中進士，歷任州縣長官。熙寧初年，有人把他舉薦給王安石。王安石和他談話，問他免役法之事，黄廉根據舊法來回答，非常熟悉。王安石說：“像他這様一定能够辦理新法。”告訴神宗，召他訪詢時下之事，他回答說：“陛下的旨意在於方便百姓，法令不是不好，但任用的官吏不好。朝廷立法的本意一致，但是四方推廣奉行的，却各不相同，所以法令實行而百姓憂慮，陛下不能全都察覺到。河朔遭受水災，河南、齊、晋發生旱災，淮、浙飛來蝗蟲，江南流行瘟疫，陛下不能都知道。”皇上命令黄廉體察賑濟東部地區，任司農丞。回來報告稱旨，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又任司農丞。

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虚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累給并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

爲監察御史裏行，他建議說：“成就天下之事，没有比人才更急需的，希望命令兩制近臣以及轉運使每人都要舉薦賢士。”皇上下詔每人舉薦一人。他接着說：“出身寒微偏遠的下屬官吏，既然皇上聽到了他們的名字，希望命令中書省審查他們的才能而進用，急需人才的詔令，就不在天下虚行了。”他又說：“連年水旱災害，百姓蒙受借貸暫停的恩惠，今年幸好取得豐收，有關部門應當全部催收。百姓長久饑荒莊稼剛成熟，多次給予一起償還，這是使百姓遇到豐收而想到歉收的年成，請命令各地慢慢催促收取。”

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

他論俞充勾結王中正達到宰相屬下的地位，并説王中正的權力太大。皇上說：“人才不分類，看對他如何使用罷了。”他回答說：“雖然是這様，但我擔心此風不能長。”

河决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廪振飢，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粮，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

黄河在曹村决口，毁壞田地三十萬頃、百姓的房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放倉庫的糧食賑濟飢民，遠處不能到的，分派官吏送給他們，選擇高處建造房屋讓百姓居住，流亡百姓路過不許徵錢，轉道而走的給他們糧食，私人抵押的牛要給他們錢，養活那些被拋棄在路上的男

二十五萬。

女，對於青壯年讓他們服役，共救活二十五萬人。

相州獄起，鄧温伯、上官均論其冤，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

相州的獄事興起，鄧温伯、上官均論其冤，被譴責離去，下詔讓黄廉查辦這件事，他也不能改正。不久案成，他纔感到後悔。加任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

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雁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剥至骨，斟酌不乏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

遼國索要代北地，黄廉上奏："分水劃分國界，失去我國的險要屏障，開啓豺狼的野心。"後來契丹果然占了兩方都没有耕種的土地，下臨雁門，鄉親以此爲憾。王中正調動西部的兵力，用一却調二，轉運使又附和他，黄廉説："百姓極窮困，斟酌不打敗仗，就足够了！難道忍心斷絶根本嗎?"上奏説："軍隊一定不會有戰功，怎樣妥善處理後事?"作戰之後，大軍潰敗回來，王中正嫁禍於轉送糧餉。黄廉到上黨和他當面論理，因而被貶官。

元祐元年，召爲户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泰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畦將受其敝。請榷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閣提舉。

元祐元年，被召爲户部郎中。陸師閔的茶法給川、陜地區造成危害，派黄廉出使蜀地審察，到後就奏報罷免過於嚴厲的法令。并且説："前面所做的確實給百姓帶來了害處，如果全都免去了，邊防費用就不够，蜀地的貨物不流通，茶園的百姓將會受到禍害。請置熙、秦的茶事不改變，而允許東路通商；禁止南茶進入陜西，以利於蜀貨。規定换取馬匹的數額一年是一萬八千匹。"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議，讓他以直秘閣提舉公事。

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第二年，回朝，任左司郎中，升爲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他以前依附蔡確的獄事，改爲陜西都轉運使。任給事中，去世，年五十九歲。

朱服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考中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任修撰、經義局檢討，歷任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年間，擢升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派好友袁默、周之道見朱服，向他傳達引薦的意圖施予恩惠，朱服全都彈劾他們。章惇被出補州職，免去了袁默、周之道的官職。

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

受詔審理朱明之的案件。按照慣例，皇上下

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

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

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令辦的案件允許上殿，不是按原章所說的那樣都要取得聖旨。朱服論案件不是實情，被取消。不久知諫院，升爲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調任泉、婺、寧、廬、壽五州。廬州饑荒，他自己作主賑濟保護，使十多萬人全都存活。第二年大瘟疫，又督促醫生拿着好藥分頭拯救他們，依靠醫治轉危爲安的人很多。

元祐時，没有一天在朝，不能没有怨氣。正值紹聖初政，他趁着上表祝賀的機會，極力攻擊變亂法令的原因。被召爲中書舍人。出使遼國，没有返回而母親死了，下詔因爲他家貧窮，賜給帛三百。服喪期滿，爲禮部侍郎。湖州知州馬城説他在守喪期間遠離几案而獨自住在别的屋子裏，被貶謫知萊州。

徽宗即位，加任集賢殿修撰，再知廬州；過了兩個月，調到廣州。祭哲宗時，朱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的詩句，被本部的使臣奏上，被貶知袁州。又因和蘇軾交游，被貶爲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到興國軍，去世。

張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强内所以弱内，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争利，可耻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税。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考中進士，任襄樂縣令。王安石倡導新法，張舜民上書説："以使百姓富裕的名義使百姓受窮，以加强國内的力量的名義來削弱國内的力量，以排除國家的禍患爲名却使國家不安，堂堂天下，却和小小百姓争奪利益，是可耻的。"當時的人認爲他勇敢。元豐年間，朝廷征討西夏，陳留縣分五路出兵，環慶將領高遵裕召辟他掌機宜文字。軍隊没有立下戰功，張舜民在靈武作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以及官軍砍斷受降城的柳樹作爲柴火的詩句，被貶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究赴鄜延詔案，改爲監郴州酒税。

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强臣争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彦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

赦免回到北方，司馬光舉薦他才氣優秀，剛直敢説，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他上疏論西夏的强臣争權，不應該給他們加封爵位，應當興師問罪，涉及到文彦博，被貶職監登聞鼓院。御史臺諫官交相上章請求歸還他的職務，皇上没有聽從。通判虢州，提點秦鳳路刑獄。被召爲殿中侍

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使遼，加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

御史，他堅決推辭，改爲金部員外郎。進升秘書少監，出使遼國，加任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年間，被罷職交給東臺銓選，知坊州、鳳翔，都没有赴任。

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争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

徽宗即位，擢升爲右諫議大夫，任職僅七天，就上奏章六十篇。陳述陝西的弊端説："用平庸的將領統率疲弱的軍隊，役使飢餓的人民争荒地。"極力論述河朔的困境，説的話大多尖刻。調任吏部侍郎，很快又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知同州。犯元祐黨人罪，貶謫爲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恢復集賢殿修撰，去世。

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張舜民慷慨喜歡議論事情，善寫文章，自號浮休居士。出使遼國，看到遼主的太孫耶律禧喜好音樂、美女、名茶、古畫，認爲以後一定會像唐張義潮那樣帶着十三州來歸附，不超過四十年就會看到。後來正像他所説的一樣。紹興年間，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藉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考中進士。熙寧年間，任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的事情，他回答説："朝廷爲了方便百姓省去勞役，討論廢除州縣，實在是便利的事情。然而沿邊的地勢相互連接，像北平到海不超過五百里，其間排列了十五座城，祖宗的意圖是有目的的，希望仍然保持舊有的樣子。"慶州李復圭輕視敵人敗壞國家，程昉開導河流没有立功，以水政騷擾州縣，他都上奏論述他們的過錯。他們二人實際上是由王安石所主，盛陶没有一點屈服，出朝簽書隨州判官。

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目睹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

過了很久，入朝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直到侍御史。陳述官吏繁多的弊病，認爲通過恩澤選舉人才，應該用嘉祐、治平時的制度；選人改爲任官，應該用熙寧、元豐時的法令。諫官劉安世等人攻擊蔡確作了誹謗的詩，盛陶説："蔡確因弟弟蔡碩有罪，僅被罷去職務，不應該懷有怨恨。注釋詩歌的語句，近似於斷章取義，不能够助長誣告揭發的風氣。"劉安世上疏説："盛陶處在諫官的位置，目睹了對

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

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皇上無禮的人，却附會觀望，國家的綱紀依靠誰。"出知汝州，改到晉州，被召爲太常少卿。

議論合祭天地，請求遵從先帝在北郊祭祀的意旨；後來合祭，盛陶奉行，不再辯論爭執。升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年間，奪去職務，去世，年六十七歲。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鼛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吴時却童貫，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黄廉附蔡確獄，有愧鼛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論曰：王安石、章惇、蔡京當權，士大夫知道不順從他們必然遭到貶斥，附和他們必然能够進升，而孫鼛正色地告訴蔡京，不肯給他幫助；吴時辭却童貫，觸犯王黼，以罷免歸鄉爲幸事；李昭玘辭却侯蒙的延引；朱服揭發章惇的引薦；張舜民攻擊新法；而盛陶不屈從王安石：他們的大節都是可取的。惟獨王漢之做蔡京的門客，黄廉附會蔡確的案件，和孫鼛等人相比，慚愧的地方有很多了。《易經》説："像磐石那樣堅固，君子見機而作，不等終日，大吉。"所以君子貴於知道事物的微妙變化。

章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挂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

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删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掇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考取進士第一名。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爲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財物有名而無實，他奏請免除。又説："三司的經費，取領而不分多少，一概不能預先知道。情況緊急就向百姓收斂，倉促追逼，所以百姓以難以供給爲苦。希望下令三部判官，改正登記簿上的數量，一旦有要交納賦税的事情，提前下達給百姓，使公私都能兼顧。"三司使嫉妒他的才能，使他出知汝州、潁州。

熙寧初年，還朝判太常寺。他建議説："自從唐朝開元年間纂改禮書，把'國恤'這一章作爲凶事，删除去掉。所以不幸遇到凶事，就摘取殘句，茫然没有根據。現在應該編《厚陵集禮》，以便流傳萬代。"聽從了他的建議。

出知鄭州，奏請撤銷原武監，以四千二百頃牧地給百姓。又判太常寺，知審官西院。出使遼國，宴射時連續中的，遼國人認爲他文武兼備，

爲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

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内銓，嘗有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説，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内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

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

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卒，年七十五。

顔復

顔復字長道，魯人，顔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晋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

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

對待他和别的使者不一樣。回來上報，説遼國境内没有防備，乘這時可以收復山後八州。皇上没有聽從。

章衡擔心學生不知古今的事情，纂集歷代帝王世系，名叫《編年通載》，神宗看了以後認爲很好，説在衆史書中是最好的；并且想到他考試時曾經排在許多人之前，提拔任用惟獨在後面，當面賜給他三品服。判吏部流内銓，曾有缺員，他擬定官員，三班院任用後，反而訴訟吏部。宰相主張吏部的説法，章衡接連上疏和他們辯論。有人説宰相的勢力，恐怕不能深加計較，章衡不因此而停止，以致訴訟於皇上面前。神宗命令宦官帶他到中書省，宰相看到他很生氣，章衡説："我是爲了朝廷的法令罷了。"把狀紙遞上請他看，宰相醒悟説："如果是這樣，吏部是對的。"就判三班院有罪。

不久，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授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説："你是仁宗朝進士第一名，寶文閣是收藏御集的地方，未曾任人，現在讓你任這裏的職務。"章衡下拜致謝。到了澶州，官吏立法禁止百姓販鹽，章衡説："百姓靠鹽來生存，爲了生存，即使犯法他們也不顧。空讓牢獄犯人增加，請讓他們像原來那樣爲便。"調知成德軍，因爲犯事被免職。

元祐年間，歷知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又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去世，年七十五歲。

顔復字長道，魯地人，是顔子的第四十八代孫。父親顔太初，作爲有名儒士任國子監直講，出朝任臨晋主簿。嘉祐年間，下詔州縣督促訪求遺逸人才，京東把顔復報上。在中書省參加考試的總共有二十二人，考官歐陽脩奏報顔復爲第一名。賜進士，任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年間，任國子直講。王安石變更學法，録取進士一概依照自己的意願，讓常秩等人校核各直講所出的考題和考卷，決定優劣，顔復等五人都被罷去。

元祐初年，被召爲太常博士。他建議説：

"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考正祀典，凡干讖緯曲學、污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

"士人百姓的禮儀制度不立，下面就無法效法。請命令禮官薈萃古今的典範事迹編成五禮書。又請求考校改正祀典，凡是涉及讖緯曲學、污穢醜陋的規定、道士們設壇祭祀、術家的詛咒之法，都加以删除。使大小的祭祀都和聖人的經典相符合，作爲後代的法規。"升任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求尊奉孔子，顔復因而奏上五條建議，想專門祭祀供饗孔子，使其後代田地和俸祿優厚，免去廟裏的事務，依孔子法，訓導他的子孫。朝廷大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兼崇政殿説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考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逾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

兼任崇政殿説書，升任起居舍人兼侍講，轉爲起居郎。請求選擇有修養的儒士，補充爲各縣的教官；凡是學生，考核他們的學業，不經教官舉薦，不能參加貢舉、升入太學。授爲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他上奏："太學的學生，有誘導的方法，惟獨教官不表彰判别，不是嚴師勸勉學生的方法。"不過一年，因病改爲天章閣待制，没有上任而去世，年五十七歲。王巖叟等人説顔復學業品行超過别人特别突出，應該給予優厚的待遇，皇上下詔賜錢五十萬。他的兒子顔岐，建炎年間任門下侍郎。

孫升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奸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并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考中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即位，任監察御史。朝廷變更法度，驅逐奸邪之人，很多是孫升提的建議。他曾上疏説："自從帝后親政，提拔任用正直的人，天下所説的忠信端良之人，豪傑俊偉之士，都被集中并加以使用，近代任用賢人的盛況，没有像今天這樣的。君子日益被進用而小人日益被斥退，正直的風氣日益增長而邪惡的風氣日益消失，朝廷上人才濟濟有成周時的風氣，這是首先廣開言路的功效。希望對作爲耳目的大臣，在議論事情的時候，不要對其有黨附的懷疑，杜絶小人有空可鑽；如果懷疑離間的風氣一打開，進諫的人就不安心自己的職責了。進諫的人不安心自己的職責，因循沉默的風氣就熾烈起來，言路堵塞事情被掩蓋所造成的禍患就會發生，這不是朝廷之福。"升爲殿中侍御史。

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

梁燾譴責張問，孫升跟從他攻擊張問，執政

指爲附燾，出知濟州。逾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溫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摭升過，改集賢院學士。

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

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指出他依附梁燾，使他出知濟州。過了一年，提點京西刑獄，被召爲金部員外郎，又爲殿中侍御史，進升爲侍御史。當時翰林承旨鄧溫伯被臺臣所攻擊，孫升和賈易論責尤其盡力。說他起草蔡確的制書，稱他定策的功勞好比漢朝的周勃，欺騙天子辜負國家，怎能任承旨之職？没有被采用。由起居郎擢升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摘取孫升的過錯，被改爲集賢院學士。

紹聖初年，翟思、張商英又彈劾他，被削職，知房州、歸州；貶爲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爲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去世，年六十二歲。

孫升在元祐初年，曾上奏："王安石擅長名世的學說，被一代文人所宗法。進升做了大官，拿出他私人的智謀，掩蓋天下聰明的人，於是造成大禍。現在蘇軾的文章和學問，被中外的人所佩服，然而道德修養和器度見識，有些不足的地方。任翰林學士，已經達到他任職的頂端，如果讓他輔佐朝廷，希望以王安石爲鑒。"世人譏諷他說話失當。

韓川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法。"從之。

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者，得之爲多；至

韓川字元伯，陝人。考中進士上等，歷任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年，由劉摯推薦，任監察御史。極力論述市易法的危害，認爲："雖然説是爲了平均貨物的價值，但實際上免不了通過交換貨物牟取利益，即使有所收入，尚且不能做，更何況所獲得的不如所失去的，這是爲何？希望量情留下官吏，給他們一定的期限，讓他們趕快罷除這一法令"。聽從了他的意見。

升爲殿中侍御史。上疏説："朝廷對於人才，常常想推最公正的人以便博采衆長，出現弊端，就幾乎對有權勢的人有利而抑制出身貧寒的人；常常想用有勤奮政績的人，其最終的結果，却是收取了虛名却廢棄了實效。近來太中大夫以上的官每年推舉出守的大臣，遇到大州有缺員，就從所上表的人中選取；其他人雖然考核成績是上等，都不能參預。推究原來的旨意，本是想得到人才。然而所説的太中大夫以上的人，一概都在

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嘗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

京城，惟有奔馳前來請求的人，得到的比較多；以至於淹留經歷州縣治理執法的人，反而在他們的下面，這就是謹身修潔的人，不如通過一篇文章而求得迅速升官的人。”於是下詔吏部變更立法。

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册，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等爲舜民争之。川與吕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張舜民論述西夏的事情，請求停止册封，朝廷認爲他打開了邊防的争端，罷去他御史的職務。梁燾等人替張舜民論争。韓川、吕陶、上官均認爲張舜民的話實際上不能實行。梁燾等人離朝，韓川也改爲太常少卿，没有接受，加集賢校理、知潁州。回朝任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升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又知潁州，調到虢州。和孫升同時受到斥責，由坊州、郢州貶爲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即位，得到原來的官職，知青、襄二州，去世。

龔鼎臣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潴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

龔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父親龔誘衷，任武陵縣令。龔鼎臣幼年父親去世自己獨立，景祐元年考中進士，任平陰主簿，疏放積水，得到良田數百上千頃。調任孟州司法參軍，因被舉薦，任泰寧軍節度掌書記。

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兖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濮陽縣，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説，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

徂徠石介去世，進讒言的人説石介北逃到遼國，下詔兖州揭發罪狀。太守杜衍會審，屬下官吏没有回答的，惟獨龔鼎臣説："石介如果有這種事，我願意以全家來證明他無罪。"杜衍從懷裏取出奏稿給他看，説道："我已經擔保石介了，你年紀輕輕却這樣見義勇爲，前途不可估量。"舉薦他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推薦他試館職，因爲和石介友善，没有被召用。調知濮陽縣，轉爲秘書丞。母親去世，服喪後，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被召試秘閣，轉爲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州過去偏僻没有學者，龔鼎臣向朝廷請示，建立廟學，選拔城鎮人爲學生，每天講習，設立學習檢查制度，百姓被勸導，開始有考中進士的人。州人給他畫像事奉他。

召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

召入朝編校史館的書籍，轉爲都官，擢升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這一年冬季乾旱，將要舉行

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内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奸者，宜著爲令；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仁宗悉從之。

春宴，龔鼎臣說："旱災太厲害，不是君臣同樂的時候，請罷除宴會來報答上天的告誡。"將要發生日食，陰雲密布不能見到，龔鼎臣說："陽精已經虧損，四方的人一定都看見了，造成災異更大，希望精思力行，進用賢人遠離奸佞，以應答上天。"又論述内侍都知鄧保信的罪狀，不應讓他出入於宫中；蘇安靜年不到五十歲，不應該提前押班；妃嬪贈予三代，超越了皇后的禮儀；董淑妃被賜謚號，不對；凡是舉行大禮進行赦免，請以太平興國時的詔書爲依據，前面下達的禁令，後面有違犯的不加原諒，以杜絶利用赦免作惡的人，應該納入法令之中；開封三司在法外斷案，朝廷大多曲意遵循他們的奏請，希望首先交中書審核。仁宗全部聽從了他的意見。

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并免行焉。

不久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細審定緩解民力的奏議。淮南發生災害，讓龔鼎臣去安撫，免除拖欠的債務進行賑濟借貸，使百姓存活很多。任遼國正旦使，龔鼎臣稟報説："景德年間，遼國進犯淄州、青州，我的祖母、哥哥、姐姐都被掠走，在道義上不忍心前去。"允許他的請求，并下詔後來的子孫都免去。

俄拜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蓄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奸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决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

不久任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給三品服。轉爲吏、禮二部郎中。論述宗室應該每年考試補任外官，請求汰除多餘的官和多餘的兵，滋生財用，禁止奢侈。連續彈劾薛向奸邪殘暴，賣鹽、買馬都欺騙皇上。英宗即位，多次請求延引訪詢臣下，親自決斷國家大事。上疏勸諫皇太后早日還政；皇太后還政却没有歸還御璽，他又極力論述。認爲昭陵應該節儉喪事費用，景靈神御殿不應該增加奢華，以便彰明先帝恭敬的恩德。龔鼎臣在諫官位上好幾年，寬恕細小的事情，對於大事，没有顧忌。然而他的話優游平和，不説苛刻過激的話，使皇上容易聽從，退下也不曾告訴别人，所以他説的事情大多得以施行。

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

改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調到江寧府。被召回朝，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銓、太常寺。選人得到官職，等待跟從押班去辭謝，大都被留滯。龔鼎臣上奏改在門下辭

易爲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悦。求補外，知兗州。

謝，非常方便。討論明堂配享的皇帝，有人説以真宗配享，有人説以仁宗配享。龔鼎臣説：“表明父親的尊嚴没有比讓他配享上天更大的了，没有聽説以祖父來配享的。”即尊奉英宗配享。王安石侍講，想賜坐。此事下達禮官商議，龔鼎臣説不行，王安石不高興。請求補外，知兗州。

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概取税虚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等，一無所增，兗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宫。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陛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

這時，各路方田的使臣希求獎賞，一概收取虚額以及曾經免除的税，加在舊有的户籍來害民。惟獨龔鼎臣按照户籍分爲十等，一點也没有增收，兗州的百姓都感激他。改到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宫。又判太常寺，留守南京。告辭皇上，神宗和他交談到太陽西移，高興地説：“别人説你老了不能任事，你很精明，不久將任用你。”

時河决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宫。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當時黄河在曹村决口，流亡餓死的人布滿荒野，龔鼎臣費力地前來賑濟安撫，回家的人不可勝計。爲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爲太中大夫，請求告老，提舉亳州太清宫。隨即以正議大夫退休，年七十七歲，元祐元年去世。

鄭穆

鄭穆字閎中，福州候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

鄭穆字閎中，福州候官人。性情醇厚嚴謹好學，爲了讀書以致忘記梳洗，進退舉止遵循禮儀。門人以千計，和陳襄、陳烈、周希孟爲友，號稱“四先生”。考進士，鄉試考了四個第一，隨即考中進士，任壽安主簿。被召爲國子監直講，任編校集賢院書籍。滿一年，爲館閣校勘，積官爲太常博士。請求交納一官，在南郊前追封父母，聽從了他的請求。改爲集賢校理，請求到外地補官，通判汾州。

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説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

熙寧三年，被召爲岐王侍講。嘉王出就封國後，改爲諸王侍講。府官缺人，御史陳襄請求選擇人，神宗説：“像鄭穆的品德操守，就是應該輔佐王室的人。”共在館閣三十年，在王府有十二年，没有公事不到執政之家。講説有法度，可以作爲勸誡的，一定反復誦讀，岐、嘉二王都尊敬禮待他。

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連年水

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在此之前，鑑湖乾旱，百姓因而在湖中種田，綿延百里，官府登記收税。後來連年水滿，百姓拖欠官

溢，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

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問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托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揚王、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揚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

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宫。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嘆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方的租税積累起來達到萬緡，鄭穆奏請免去。任期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

元祐初年，召爲國子祭酒。每次講課，不管寒暑，即使是兒童也一定穿着朝服在庭堂接待，用禮儀歡送迎接。學生都尊崇他的經術，佩服他的教育訓導。舊交叫張景晟的死了，給他五百兩白金，把兒子托付給他，鄭穆説："撫恤孤兒，是我分内的事，爲何給錢呢?"把白金送回并收養了他的兒子，撫養他長大。三年，揚王、荆王請他爲侍講，罷去祭酒，任直集賢院，又進入王府。荆王死，任揚王的翊善。太學生請他做老師，又任祭酒，兼任徐王翊善。四年，爲給事中兼祭酒；五年，任寶文閣待制，仍任祭酒。

元祐六年，請求告老，提舉洞霄宫。敕書給過門下省，給事中范祖禹上奏："鄭穆年齡超過七十，精力尚且强健。古代大夫七十退休，有不能辭謝的，就賜給他几案拐杖。祭酒處於師資的地位，正應該有老成的人，希望不要輕易地聽任他離去。"没有回音。太學生有數千人，拿着狀書拜謁司業，又拜謁宰相請求把他留下，也没有聽從。於是公卿大夫每人都寫詩贈給他爲他送行。太學生都出來在汴梁的東門外祭祀路神爲他餞行，都城裏圍觀的人很多，感嘆不曾見過這樣的場面。第二年去世，年七十五歲。兒子鄭璆，任軍事推官。

席旦

席旦字晋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删定官。

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册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

席旦字晋仲，河南人。七歲就能作詩，曾經登上沉黎嶺，寫下警拔的詩句，看到的人非常吃驚。元豐年間，應舉進士，禮部没有奏名。當時正要開拓邊疆，席旦到朝廷上書説："通過戰争取得勝利容易，通過防守取得勝利困難，知道了得到，就知道應該怎樣守住。"神宗高興地接納了他的意見，命令廷試時賜進士。歷任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删定官。

徽宗召他入對，擢升爲右正言，升爲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領同僚請求廢除元祐皇后而册封劉氏爲皇太后，席旦當面對質認爲不能這樣做。錢遹彈劾席旦暗中輔佐元祐時之政，被降轉

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

内侍郝隨驕横，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爲户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羡，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爲卿損數百萬虚券，而别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

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爲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奸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悦，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湯延俊納土，樞密院用以訹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

旦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爲吏部員外郎。改爲太常少卿，升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令他爲監，不久任御史中丞兼侍講。

宦官郝隨驕横跋扈，席旦彈劾罷免了他，京城人贊揚他正直。皇上因爲他的奏章中有“媚惑先帝”的話，懷疑他有所指斥，隨即把他改爲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入朝任户部侍郎，回吏部。郝隨又入侍，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自從趙諗因爲有狂妄的陰謀被殺後，蜀多次出現妖邪的言論，議事的人説蜀地慣於叛亂。有人勸導席旦嚴法治理，席旦治政平和，被調到鄭州。入朝拜見，説：“蜀人性情善良柔順，自古以來起兵背叛的，都不是本土的習俗，希望不要憂慮。”於是又説：“蜀地使用鐵錢，因爲難於轉移，所以暫且用楮幣，而有關部門希望得到餘利，發行越來越多，使百姓不敢相信。”皇上説：“我減掉幾百萬虚券，另外給緡錢用於本業，可以嗎?”他回答説：“陛下有幸給遠方的百姓加恩，不惜用重費來補救，這是古代聖王的用心。”從此錢引稍微像原來那樣。

犯了拖延進朝入對之罪，被貶知滁州。過了一段時間，皇上想到他治蜀的功勞，又讓他知成都。朝廷開發西南夷，黎州守官到他的幕府來報告事情，説雲南大理國請求入朝進獻，席旦援引唐朝南詔給蜀造成禍患，加以拒絶。不久威州守官焦才叔説，想誘導保、霸二州依附。席旦上章彈劾焦才叔爲了私利聚斂困窘各蕃國的情狀，宰相不高興，讓龐恭孫代替他的職務，却把席旦調到永興。龐恭孫不久因犯罪離去，加任席旦爲述古殿直學士，又知成都。當時郅永壽、湯延俊歸附，樞密院以此威脅席旦，席旦説：“我以爲朝廷後悔開發疆土造成了禍患，現在仍然還是那樣嗎?”極力要求辭去。在長安去世，年六十二歲，贈爲太中大夫。

席旦在朝廷上不依附順從别人，被任爲中丞的時候，蔡王趙似正因被懷疑在府第，席旦彈劾他私自出府，請求官吏治辦，議論的人譏笑他。兒子席益，字大光，紹興初年，爲參知政

事。

喬執中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創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創也。"卒不能奪。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進入太學，補爲《五經》講書，五年没有請過假。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見到後很器重他，命令他的子弟和他交游。擢爲進士，調任須城主簿。當時黄河勞役大興，管勞役的人不勝任，一天晚上，勞工混亂潰散，造成大案。喬執中前去代替他，終於安定下來。富人賄賂官吏，將要建橋取利，喬執中疏奏其害，使臣上奏官吏的意見同意建橋，喬執中説："我的官職可以去掉，橋不能建。"終於未建。

王安石爲政，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絶，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録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

王安石掌管政事，引薦喬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爲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伐五溪，令喬執中攻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絶，時間臨近，喬執中僅讓一校官跑去告諭他們的酋長，就率領部下歸附。記録功勞應當升官，他把恩惠轉給父母。

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

就地任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各縣的牧地，百姓長期耕作，議論的人將要收回，要夷平墳墓，砍掉桑柘樹木，萬户人家聚在一起哭泣。喬執中向朝廷請求，神宗下詔重新給百姓。改爲提點京西北路刑獄。當時黄河在廣武决口，用埽築成的堤壩非常危險，大家聚在一起不敢上去。喬執中不顧一切，站在上面，大家也跟隨他像螞蟻那樣附在上面，不到一天堤壩築成。

元祐初，爲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録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摇，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

元祐初年，任吏部郎中，請求選人由縣令、録事參軍退休的，升爲朝官，得以加封他們的雙親，兼任徐王府侍講、翊善，升爲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關部門想對牢中犯罪生死不均者同時判罪，喬執中駁斥他説："先王重視入而輕視出，這是體恤刑法的至道。現在一旦均衡，恐怕從此法官常要判死罪，這不是愛護生靈使百姓融洽的本意。"升爲中書舍人。邢恕遇到赦免甄别復官，喬執中上奏："邢恕和蔡確交結深厚，摇旗吶喊，現在恢復他的官職，恐怕使中外疑心。"升給事中、刑部侍郎。

紹聖初，上官均摭執中爲吕大防

紹聖初年，上官均以喬執中被吕大防所任用

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爲由，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喬執中寬厚有仁慈之心，多次管刑獄，洗清罪名使人活下來的數以百計。第二年，夢見神人告訴他爲騎都尉，第二天早晨給客人説這件事，過了一會兒，談笑着去世，年六十三歲。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顔復、鄭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論曰：宋朝的人才，自從祖宗培養，到了中葉，已經很多了。顔復、鄭穆是醇厚的儒士，應處於師表的位置。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改變他們的操守，真是難得。章衡想恢復山後八州，給國家開啓了災禍；孫升把蘇軾和王安石的爲人相比；韓川詆毁張舜民的話不能實行；席旦因蔡王被懷疑，趁機排擠他。然而瑕不掩瑜，其餘的善處也有可以稱道的。古代稱“才難不其然”，就是如此嗎？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彦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傅楫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户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奸猾屏迹。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 且外官，己所當得也。"遂去不顧。

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迹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説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莅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

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從小刻苦磨煉自己，跟從孫覺、陳襄學習。考中進士，調任揚州司户參軍，攝天長縣令，打擊隱藏的壞人，奸詐狡猾的人絶迹。轉爲福清縣丞，知龍泉縣。孫覺任御史中丞，對他説："朝廷想任用你，何不稍微停留?"傅楫説："做官之所以樂於居在朝中的原因，是爲了免去外臺監督。現在俯首於權貴門下，和外臺何擇? 而且到外地做官，是自己應當得到的。"於是離朝而不顧。

在路上被授爲太學博士，待了四年，不曾一次進過大臣的門。任期滿後，徑直到銓曹。傅楫任福清縣丞時，被太守曾鞏所信任，曾鞏的弟弟曾布正執政，因此他被推薦爲太常博士。徽宗讓端王到資善堂學習，選擇老師給他講課，提升傅楫爲記室參軍，進升爲侍講、翊善。宦官到府辦事，大多和宫中官戲狎，惟獨傅楫漠然處之不可親近，全府人都尊敬害怕他。五年没有升官。鄒浩犯了罪遭到貶黜，傅楫因爲贈送他禮物送行被免去官職。

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任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任中書舍人。當時曾布當權，自以爲對傅楫有薦引之恩，希望能被他所用。傅楫没有依附他，凡是命令不適當，用人不能讓人心服，都極力論述，雖然屢次阻止他也不改變，曾布非常失望。皇上因爲他過去在太學的

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

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寖異，竊嘆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緣故，多次在朝廷詢問他，傅楫每次都以遵循祖宗法度、安静自然回答。有一天，李清臣勸説皇上要清心省事，皇上説："近臣中惟有傅楫曾經説過這樣的話。"

傅楫在朝廷一年多，看到時政逐漸變壞，私下嘆息説："禍患將從此開始！"聽到的人認爲説得太厲害了，傅楫笑着説："以後你就會相信我説的話。"於是上疏請求離朝，以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去世，年六十一歲。皇上想到他是王邸的舊臣，賜給絹三百匹。

沈畸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尚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剴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盗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

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内侍從數騎絶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内省迹治，竟抵罪。

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盗鑄罪，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考中進士，歷官州縣。崇寧年間，任尚書議禮局編修官，召他入對，擢升爲監察御史。沈畸上任，想有所建議，但六察没有言事的權力，就到匭院遞書十件事，説種花移石煩擾百姓，興動土木給國家帶來危害，冗費太多，恩澤太濫，議論不一，下情阻隔。論述當十錢、夾錫錢最爲切實恰當，大略是説："小錢方便於百姓，很久了。古代因打仗財用匱乏，有時以一當百，甚至於以一當千，這是權宜之計，不能在太平無事的時代實行。現在以一當十的議論，固然足以緩解目前的情況，然而使游手好閑之徒鼓風鑄造，就有了加倍的利息，還怕什麽而不去做呢？雖然每天都加以罪斬，勢頭不能止住。恐怕不到一年，東南地區小錢就貶值，錢輕則物貴，物貴則百姓就更加貧困，這就是盗賊興起的原因。陝西過去没有銅錢，所以夾錫錢很貴重，全都改鑄，就像以前的鐵錢那樣。現在東南地區正在私自鑄錢，又要使西北地區效法，這是引導百姓犯法。"

升任殿中侍御史。曾經過國子監的大門，有一個小宦官跟着幾個騎兵突然横穿而過，騎馬的侍從追問他們也不停止，御史臺通告各司追捕没有抓到。沈畸説："臺諫之地，能够就這樣罷休嗎？"入朝説這件事，徽宗下令内省處理，終於使他們抵罪。

蔡京興治蘇州錢案，想陷害章綖兄弟，派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審問。被株連逮捕的達到千百人，强制他們承擔盗鑄錢的罪名，死去的

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日决釋無左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税，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瀁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瀁官至右正言。

人很多，蔡京仍然覺得慢。皇上認爲他們没有罪，派沈畸以及御史蕭服前去代理。蔡京將用顯要的官職引誘他，禀報讓他任左正言，又擢升侍御史。沈畸到了蘇州，當天决定釋放没有證據的有七百人，感嘆説："作爲天子的耳目官，却可以附會權要，靠殺人來苟且富貴嗎?"於是查閲實情加以平反并上報。蔡京非常惱怒，削掉沈畸三級官，貶監信州酒税，不久，去世。後來案件結束，又追貶羈管明州。使臣拿着敕書到他家，將要打開棺材驗身，沈畸的兒子沈瀁哭訴，纔停止。建炎初年，贈爲龍圖閣直學士。沈瀁官至右正言。

蕭服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迹，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笋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盗，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

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堲讒説。纚纚數百言，徽宗謂有争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使鞠獄，坐羈管處州，逾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考中進士，調望江縣令，治政以教化爲本。訪求古迹，找到王祥的卧冰池、孟宗的泣笋臺，都建了亭子。又把唐朝縣令鞠信陵的文章刻在石頭上，使百姓知道效法。後來縣内朱氏的女兒割大腿上的肉治愈母親的病，人們傳頌她，認爲是教化的結果。知高安縣，縣尉捕獲到凶惡的盗賊，已經結案，蕭服審查他的言辭，懷疑這件事，并看他的刀鞘和刀刃不相合，不久殺人者被抓到，囚犯是個平民。改知康州，没有去，改爲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

因爲出使的事情得以入朝對答，論述君主聽取建議的大要，認爲唐、虞盛世，還害怕巧言憎恨讒言。洋洋數百言，徽宗説他有諫諍之臣的風格，擢升爲監察御史。奉命作《崇寧備官記》，皇上稱贊，下詔輔臣説："蕭服文辭剛勁華麗，應該讓他待在翰苑。我喜歡他的耿直，臺諫中怎能缺少這個人呢?"不久和沈畸一同審問蘇州盗鑄錢的案件，因犯錯誤羈管處州，過了一年得以回朝。張商英當權，引薦他爲吏部員外郎。出送遼國的使者，在路上生病，於是退休。病好以後，恢復舊有官職，因父親年老，得以請求知蘄州。去世，年五十六歲。

徐勣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吴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考中進士，調任吴江縣尉，選爲桂州教授。軍人討伐交趾，轉

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飢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争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禼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逵、禼果皆以無功貶。

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宫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堤，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堤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見其文，諭奬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

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彦。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

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録》，各爲之説，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録，何

運使檄文通告徐勣從軍。運送糧餉的道路有瘴氣很危險，百姓應當服役的大多逃避隱藏，抓到一千多人，使臣讓徐勣杖打他們，徐勣説："這些人固然有罪，然而他們都是飢餓羸弱病殘之人，經不住杖打，姑且刺臂以示警告，也可以。"使臣發怒，想一并彈劾徐勣，徐勣奮力論争不改變，使臣不能勝。郭逵停留不前進，徐勣對副使趙禼説："軍隊出發耽誤時間，主帥没有討賊的意圖，怎能成功?"把蠻人的情况上疏給朝廷，説決斷是君主的事，現在衆將畏懼不前，祇有皇上按照自己的意圖作出決斷。後來郭逵、趙禼果然都因没有立功而被貶職。

舒亶聽到他的名聲，將要推薦他任御史，徐勣討厭舒亶的爲人，没有答應。請求知建平縣，入朝爲諸王宫教授，通判通州。臨海有堤壩，被廢棄，每年苦於淹没。徐勣親自督促士兵保護修築，堤壩修成後，百姓得益。又教授廣陵、申王院，改爲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看到他的文章，下令奬勵他，想等滿一年後讓他任左右史，未來得及任用。

徽宗即位，擢升爲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升中書舍人，修《神宗史》。這時紹聖時的黨徒尚且在朝廷，人人都懷着不同的打算，以毁壞新政。皇上對徐勣説："我每次聽大臣回答事情，不是欺詐就是迎合；惟有你耿直正派，是我所依賴的人。"於是談論選擇宰相難，説已經召范純仁、韓忠彦。徐勣叩頭祝賀説："得到了人!"皇上下詔讓他和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徐勣不肯和蔡京共同任職，堅決要辭去，他奏報蔡京的罪惡，引用盧杞作比喻。升任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述六件事：一是現時的要事，二是任用賢才，三是求進諫，四是選拔任用，五是消除朋黨，六是判明功罪。

國史很久没有修成，徐勣上奏："《神宗正史》，至今已過了五年，未能成書。是因爲元祐、紹聖時的史臣好惡不一，范祖禹等人專門以司馬光家藏的記事爲主，蔡京兄弟純粹用王安石的《日録》，各自有主張，所以議論紛亂不統一。當時宰相之家，家藏記録，怎能没有?我認爲應該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

帝之初政，鋭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説。帝不能决，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

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官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奈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勣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奸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

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

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禄易之哉？”京慚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全都拿來使用，參考訂正是非，編成大典。”皇上同意他的意見，命令徐勣起草詔令告誡史官，用心取捨，不要失去真實。

徽宗初政，急欲去掉新法危害百姓的方面，曾布開始認爲對，不久就秘密地陳述紹述之説。皇上不能決定，詢問徐勣，徐勣説：“皇上的意思難道是想兩方面都保存嗎？現在是非没有判定，政事没有統一，如果不考究實際情況，兩方面都保存，我没有看到有可能。”又論述放棄湟州的事，請“從今以後不要妄自挑起邊境的事，没有邊境的事就是朝廷之福，有了邊境的事就是臣下之利。自古以來因輕舉妄動失敗而悔恨的，都屬於這一類。”

徐勣和何執中同在王府事奉過皇上，蔡京作爲舊臣，常常曲己奉承兩人，徐勣没有一點降低自己的氣節。請假回家看望父親的病情，有人説翰林學士没有到外地去的，皇上説：“徐勣是請假要求回家，不是離開朝廷，爲何要輕易地奪去他的職務！”不久父親去世。蔡京入朝任宰相，何執中也參預政事，摘取徐勣寫給章惇的言詞，認爲他詆毁先輩。服喪期滿，主管靈仙觀，被編入黨籍。復官知江寧府，言官又論述他是元祐奸黨，不能推行學政，被罷免。

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見，極力論述茶鹽法給百姓帶來危害，皇上説：“因爲費用不够的緣故。”他回答説：“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現在國家費用不够，在於陛下明確下詔有關部門，推廣而盡力執行。”皇上説：“很久没有見到你，今天聽到了你的好主意。”加任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

蔡京從錢塘被召回，經過南京見到徐勣，拉攏他説：“你的資歷在何執中之上，何執中已經是宰相了。”徐勣笑着説：“人各有志，我怎能因爲利禄而改變呢？”蔡京慚愧不能回答，徐勣終究不再被任用。因爲生病，授顯謨閣學士退休。去世，年七十九歲。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徐勣保持正氣，尤其被皇上禮遇看重，却没有被委以大任，當時的輿論爲他感到可惜。

張汝明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黄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

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黄、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效，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岳廟，費巨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者，則毁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

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寘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悦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録》，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

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内。時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閲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賕謝，而税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鍾，求上獻。汝明曰："天

張汝明字舜之，祖上是廬陵人，移居真州。哥哥是侍御史張汝賢，元豐年間因爲論尚書左丞王安禮，和他都被罷免。不久，去世。張汝明從小愛好學習，刻意寫文章，下筆千言。進入太學，一時名聲很大。國子司業黄隱將要把女兒嫁給他，張汝明約定不許奢侈，協力使親人高興，然後纔娶她爲妻。

考中進士，歷任衛真、江陰、宜黄、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縣丞。母親生毒瘡，换了幾個醫生都不見效，張汝明刺血調藥，貼在患處而病好。江陰縣尉貧窮并且生病，買東西不按時付錢，本部使臣想繩之以法，張汝明爲他賣了行裝，代他償還了錢。華陰縣修建岳廟，要用巨額錢財，縣令把這件事交給張汝明。張汝明嚴格地定了期限，百姓感激他不擾民，互相出力作勞役，按期完成。其他不是祭祀，而是妖婆巫怪迷惑衆人的廟，毁壞并懲治當事人。在州縣滯留了二十年，不曾求人升官，所以没有舉薦他的人。

大觀年間，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被召入學制局，參預貢士的考試，對去取都有品評。反對他的人誣陷他背離了王氏的學説，下詔查究這件事，得到所謂《去取録》，徽宗看後説："他盡心考校，怎能有這種事情?"特改爲宣教郎。

擢升爲監察御史。曾攝殿中侍御史，當天就上疏彈劾政府賣恩招權，以蔡京爲首。皇上誇獎他耿介正直。蔡京非常怕他，改爲司門員外郎，還擔心他再次任事，極力排擠他，使他出外通判寧化軍。該地和遼國交界，文書多次來往，張汝明的名字觸犯避諱，遼國通過檄文使朝廷知道。安撫使詢問緣故，衆人想把罪責加到吏人身上，張汝明説："欺騙君主，我不做。"因而被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免，簽書漢陽判官。田法實行，他接受文書巡視境内。當時主持的人大多不親自去辦，張汝明讓四方準備官吏到來，而自己却親自去察閲實情，即使雨雪天也不變，所以官吏不能通過賄賂謝免，而税收在一路最公平。晚年知岳州，所屬的城邑得到古代的編鐘，請求獻上。

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

張汝明說：“天子命令我管理千里之地，我恐怕不能仰承恩德，怎敢越職希求獎賞呢？”在官任上去世，年五十四歲。

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脱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太究經》傳於世。

張汝明對親人孝敬，服喪時，三天没有喝水吃飯，每天不吃飯，而是喝水，没有油鹽醬醋蔬菜的滋味。染上疾病身體羸弱，一走路就跌倒。他夢見父親教他服天南星法，他用後，很靈驗，人們認爲是他的孝心所感應。張汝明學問精深，研究象數，貫穿經史百家，著作不沿襲前人的話，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太究經》流傳於世。

黄葆光

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减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籙宫，作千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

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縣人。應舉進士没有考中，因爲跟從出使高麗得到官職，參加吏部銓選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任太學博士，升爲秘書省校書郎，擢升爲監察御史、左司諫。剛上任，就上奏：“三省的官吏太多，像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不是元豐舊制，有十大弊端，希望全都革除。”徽宗當即命令改正，當時士論一致。而蔡京恨他不依附自己，秘密地告訴皇上，請求下聖旨道：“在太平盛世之時，出了衰亂减損的計謀。”改黄葆光爲符寶郎。省吏凑錢交到寶籙宫，作千道齋報皇上的大恩，皇上想到他的忠心，第二年，又任侍御史。

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秘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概言“良嗣凶黠忿驁，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逭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秘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禄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

遼國人李良嗣來歸附，上《平夷書》求進用，擢升爲秘書丞。黄葆光從五個方面論述他不能擔任，大概是說：“李良嗣凶惡狡猾殘忍，在鄰國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逃命避死，妄自作《平夷》等書，萬一泄露出去，造成的禍患不小。中秘是藏圖書的地方，怎適合讓罪人主持呢？應該對他厚加禄賜，安排在京城之外的地方。”又說：“君主尊嚴如天，大臣卑下如地。剛健是君主的品德，道義不能受屈；柔順是臣下的綱常，名分不能過分。假如委曲而求和，則傷害仁義，不是統治下臣的辦法；假如超越而求進，就是違犯名分，不是尊重君主。”皇上感動醒悟，命令近臣在殿中宣讀他的上奏。

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財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

自崇寧以後，增加朝官，兼任官職的人很多，黄葆光由此上奏。皇上命令蔡京裁定，蔡京表面上請求全都廢除罷免，以便激怒士大夫。黄葆光又上奏："像禮制局的評議官達到七員、檢討官達十六員，製造局達三十多員，難道不能减去一兩個，以表明天子的意圖？"當時的人都稱贊他勇敢。

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强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

政和末年，旱災，皇上非常擔憂。黄葆光上疏説："陛下的德足以感動上天，恩足以感動百姓，檢查自身治理政事，常常怕有做不到的地方，却不能感召和氣，我不能没有疑慮。是君主有屈己對待下面的心情，但大臣没有報答聖上之意，而導致陰陽變化；皇上有仁慈擔憂的心情，但大臣没有順從聖意，而導致陰陽變化。陛下恭敬節儉敦厚樸素給天下作出榜樣，但太師蔡京奢侈大大超過規定，不是君臣的名分；陛下以紹述爲意，而蔡京所推行的却違背元豐時的法度，强横專斷，不肯上承聖德之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逃避責任，不能承擔天下的職責。這是天氣下而地氣不應，大臣不能崇尚聖德以應陛下到了這種地步。"奏疏呈入没有回音。

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它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收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秘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

他將要再次上章，蔡京的權勢極大，朝廷大臣都不敢説話，惟有黄葆光盡力抨擊。蔡京害怕，以其他的事情中傷，被貶知昭州立山縣。蔡京又讓諫官論述黄葆光附會交結，泄露秘密，皇上下詔把他的章疏張貼在朝堂，安置昭州。蔡京退休，被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處州處於方臘變亂之後，他盡心管理使百姓休養生息，百姓把他的治績上報。加直秘閣，連任，去世，年五十八歲，州人爲他建立祠堂祭供。

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横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宫，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宓、岳州傅惟肖、祁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决罰道流，

黄葆光善於論事，寫文章切合事理，不被權勢所轉移，時人非常推崇他。他出於鄭居中的門下，所以極力論述蔡京而不顧忌，然而其他方面不能不迎合時人的喜好。正要建神霄萬壽宫，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都因此得罪。黄葆光於是上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宓、岳州傅惟肖、祁門縣令葛長卿不立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以及處罰道家，請求依次流放貶黜，於是

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都被停職廢黜，議論的人指責他。

石公弼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 使上林虎豹絶檻害人，可無殺乎? 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鬥，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鬥，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捽丙髮，指脱瘡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考中進士，調任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養的馬跑出來，吃了人家種的稻子，被田地的主人打傷。當時放牧法非常嚴密，太守韓宗哲想把他判重罪。石公弼判定這個人没有罪，韓宗哲説："人打傷了官方的馬，爲什麽没有罪呢?"石公弼説："禽獸吃了人的糧食，主人怎能不防守，防守怎能没有傷? 如果上林的虎豹越過檻欄傷害人，能不殺虎豹嗎? 現在應當懲罰養馬的人，百姓不能被判罪。"韓宗哲發怒，處罰傷馬者。後來使臣來甄别囚犯，按照石公弼的意見處理。獲嘉百姓甲和乙鬥毆，傷了手指，病稍好，又和丙打鬥，病手指流血而死去。州吏辦案，乙和丙用器物打傷人，應當定爲死罪，石公弼認爲值得懷疑，駁回并審訊，原來是甲揪住丙的頭髮，手指脱落中風而死，不是因爲打傷。乙、丙兩人都得以免罪。

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資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説。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章惇找太學官，有人舉薦石公弼，讓他去見章惇。他謝絶説："丞相輕侮别人，去見的人阿諛討好，我不能如此。"又調爲漣水縣丞。供奉官高公備綱舟行駛在淮河上，因溺水來報告。石公弼説："幾天没有風，怎會有這種情况?"讓縣尉查核船上所載的東西，錢丢失百萬。把船上的人叫來審問，是高公備和門客的妻子私通，殺了其丈夫，害怕事情被發覺，以至於偷了官錢賄賂他的下屬，所以僞造了這種説法。立即把他們逮捕追查，都供認不諱。

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争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争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删定敕令官、寺監丞簿，比

知廣德縣，被召爲宗正寺主簿。入朝謁見皇帝，説："朝廷連日所做的事情，很少聽到直言，頌贊的聲音却交相聽到，没有爲陛下在朝廷争論可否的人。希望崇尚忠誠正直消除阿諛奸佞，暢通諫諍消除堵塞言路。"徽宗認爲很好。擢升爲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三舍法實行，士子計較等級，很多人揭發誣告。石公弼説："設立學校的目的，是要用仁義感化教育，讓人們有士君子的品行。反而使他們相互誣告揭發，不是建立學校的本意。"他又説："删定敕令官、寺監丞

多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

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爲"有兵之籍，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奏。"

遷侍御史。蘇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寖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官，例得金繒之賜二百萬，公弼辭不受。

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

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决壞鉅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削一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掊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宫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

簿，大多讓執政近臣的子弟擔任，没有經過資格考核，不熟悉政事。請全都淘汰，以便打開貧寒士人任官的道路。"聽從他的意見。

由右正言改爲左司諫。論述東南軍政的弊端，認爲"有士兵的名册，没有士兵的武藝。用一大半的賦税，養活無用的士兵，將來恐怕有預想不到的禍患。"後來睦州的盜賊興起，正如他所説的那樣。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因假稱聖旨而得罪，但没有察覺的內侍都没有判罪。石公弼上奏説："這些人都是假稱詔令和旨意，怎能不論罪呢？請從今以後宫廷發出的詔令即使不應當審核的，也命令有關部門審核奏報。"

升侍御史。蘇杭造作局興盛，石公弼陳述危害百姓，請求革除奢華的工藝品，罷除一些供品，皇上接納了他的意見。蔡京起初和石公弼勾結，所以得到進升，到這時，看法逐漸不同，蔡京忌恨他。改爲太常少卿，升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按照慣例，剛到王宫，照例得到金子和絲織品的賜予二百萬，石公弼推辭没有接受。

大觀二年，爲御史中丞。執政上奏説："國朝没有從左史任中執法的。"皇上説："石公弼曾經做過侍御史。"當天出賣元豐庫存的絹帛，低算價值，允許朝士分擔出售都有定額，從官達到二千匹。石公弼得到證券，交還。宰相有已經領取萬匹的，當天返還。

水官趙霆建議開直河流，認爲從此没有水患，後來在鉅鹿决口，依法應當斬首。趙霆善於交結，僅削掉一官，仍任太僕少卿。石公弼論述這是刑罰失當，趙霆獲罪被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想以方田的户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的税收，石公弼認爲"方田的制度，奠定了徵收天下田地税收，正要公平賦税，而張徽言却加重收斂，百姓怎能忍受？"皇上下詔罷免。他於是彈劾蔡京的罪惡，奏上數十次，蔡京被罷免。又説官吏冗多，違背元豐的舊制。於是由都堂選用歸吏部的有幾千人，罷免宫廟官一千人、都水知埽官六十人，不是大州的縣都省去縣丞，在京的茶事管理

歸之户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塗爲清。

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録。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斷之决，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因之飢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

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吴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逾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

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云。

歸户部，各路市舶歸轉運司，仕途受到清理。

蔡京雖然上交了相印，仍然提舉修實録。石公弼又上奏："蔡京在京城周旋没有離去的意願，他的餘威震懾着群臣。希望拿定果斷的主意，以消除後悔。"又以星變論奏他，終於使蔡京離開京城到杭州。劉逵主政，石公弼又論述他廢除紹述之良法，啓用元祐邪黨的學説，人們因此知道他對正道不是一心一意。升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説："崇寧以來，臣下專心務求惹事生非，開拓邊疆追求財利，經營徭役，動摇百姓的根本，百姓因而忍飢挨餓。汴河西部運來花石，廢棄農桑，白白地破壞原有用的東西，以從事没用的事情。應該停止，以承受天意。"

張商英入朝任宰相，想引用他爲執政，何執中、吴居厚交相詆毁他，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一群不得志的人在鄉里爲俠客，自稱"亡命社"。石公弼抓來他們的首領狠狠地整治，"亡命社"於是潰散。長江的盜賊在蘆草中巢居，白天出來搶劫，官吏畏懼不敢過問。石公弼嚴肅賞罰督捕，全都把他們消滅。改爲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次輔佐政事，羅致他的罪名，貶責爲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過了一年，遇赦免回朝。去世，年五十五歲。三年以後，追復他原官。

石公弼初名石公輔，徽宗因他和楊公輔同名，所以改爲公弼。

張克公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逾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慝，語在《京傳》。

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考中進士後得官。大觀年間，任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蔡京再次任宰相，張克公和中丞石公弼論奏他的罪行，蔡京被罷去，張克公改爲起居舍人。過了一月，進升中書舍人，改爲右諫議大夫。蔡京仍然留在京城，正逢有星文變化，張克公又論奏蔡京，擊中他隱匿的事情，事見本書《蔡京傳》。

蔡京退休後，張商英任宰相，和鄭居中不和。張克公由兵部侍郎升爲御史中丞，處理中書省官吏的訴訟，歸罪於張商英，并且疏奏他的十條罪行。張商英被罷免，蔡京又被召入，對張克

知之，爲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摘其知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公懷恨在心而不用。徽宗知道了這件事，把他改爲吏部尚書。蔡京想用銓選考核失誤來中傷張克公，之後又指責他知貢舉的事情，皇上認爲他録取的人適當，没有過問。在吏部待了六年，去世，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吴執中薦爲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即以爲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考中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都因善於治政而著稱。大觀年間，御史中丞吴執中舉薦他爲御史，下詔賜對，没來上任而吴執中被罷免，毛注辭朝。徽宗堅持任命他，見到他之後，對他説："現在的士大夫寡廉少耻，而惟獨你懂得道義，所以特地召用你。"讓他任主客員外郎，很快擢升爲殿中侍御史。

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摇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

蔡京被免去宰相留在京城，毛注疏奏他擅弄權勢，動摇朝廷内外的人心，以葉夢得爲心腹，培植黨徒。皇上爲此逐去葉夢得，而升遷毛注爲侍御史。於是他極力論奏蔡京"接受孟翊妖邪奸惡的書信，和背逆之人張懷素來往，引用凶黨林攄把他安置在政府中，用他所親近的宋喬年任京尹。他的門人散播流言，都説陛下對他恩眷不減，行將再次任用。"於是論奏的人相繼出現，蔡京退休。

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别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譏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

四年，彗星再次出現，毛注又上奏："我多次論述蔡京罪大惡極，天人交相譴責他，他雖然罷相退休，仍然仗恩恃寵，居住在賜予的府第中，以致上天發怒。天所責怪的，確實在於蔡京。考查蔡京的罪行，一言難盡：陛下去掉《黨碑》以開自新之路，蔡京恨他們不依附自己而另外設防禁；陛下頒布詔令以便接受天下言論，蔡京討厭他們議論自己而致於重法；用嚴酷的刑罰脅持海内的人，用官禄交結人心，錢鈔多次更换而商賈不通行，邊防的事情多次興起而國力衰竭。他氣焰囂張，朝廷内外都憤恨，應該早日讓他離開國都，消除災異。"奏疏遞上，蔡京纔到錢塘居住。

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

毛注又采集當世急需做的事情，稱爲省邊防之事，補足財政費用，收攏士人之心，禁止工巧之事。大概是説："近年以來，邊地的百姓苟且

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它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并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悦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

偷生：過去入貢的人，現在必定建城設州縣；過去聯絡的，現在全都接納了他們的疆土。用内地的金帛，而用在窮荒不能估計的費用上。現在黔南已經作了處理，像夔、渝這些新的邊地，應該在裁省之列。運鹽過去用漕運的辦法，現在移給其他部門去辦；常平過去積存在外地的州，現在輸送到都城。經費怎能不匱乏，財政怎麽轉移？希望詔令有關部門，全都恢復元豐的舊制。湯遭受旱災，以士人失去職務爲由。現在學校培養士人，有一定的數額，數額以外的人，不再能接受教育得到培養，每年的貢試之外，没有可以進升的餘地。希望留下三分貢士名額，暫時存入科舉，給學校外面的人，使他們不要失去官職。東南地區製作奇異的玩物，花石綱舟，和後苑工匠、京城經營修繕，都應該暫時罷去，以便抑制末業敦促本業。所有這些，都是聖政所應當先做的，人心高興天意就消解。”毛注所論述的切合世務大多像這樣。

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宫，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升任左諫議大夫。張商英任宰相，進言的人極力攻擊他，毛注也説他没有大臣體統，然而終究因和他相交往，被罷爲提舉洞霄宫，在家住了幾年，去世。建炎末年，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却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郴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考中進士，調任常熟縣尉。帶着母親去上任，到了之後，前任的縣尉想延長三個月以求舉薦，而把俸禄拿出一半給他。洪彥昇住在僧舍，拒絶俸禄不接納，到了約定的期限，纔交給他印章。歷任郴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

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才，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辛義可御史，及陛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閲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

洪彥昇曾被徵召到廣西經略府，有人稱贊他的才能，擢升爲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推薦剛提舉廣西學事的辛義可以擔任御史，辭别皇上時，正好和洪彥昇是同一天，徽宗把他們兩人都留下來，隨即任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洪彥昇孤立無援，擔任進言的官職經歷了五年時間，他論述説：“蔡京再次居於宰相的位置，假藉紹述的名義，把一切都加以改變，敗壞先朝的法度，朋黨爲奸危害國家，公私都遭到困難和毁壞。既然已經交上了相印，却在都城傲慢無禮，

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薿、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幾、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一不爲回隱。

以皇上眷顧他的恩情，專橫跋扈。希望早早地作出英明的決斷，把他打發出京城。”“何執中因爲在府邸的舊情，德行不淳厚而地位尊貴，處在中樞的位置，不做事情，見利忘義，衹貪圖財貨。希望解除他的樞密職務，以保全他的晚節。”“呂惠卿和張懷素交往深厚，爲他所注釋的《般若心經》作序說：‘我對待張懷素就像黃石之師一樣。’張良學了黃石的計策，爲漢高祖平定天下，呂惠卿怎能動輒和他相比?”其他像鄧洵仁、蔡薿、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幾、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洪彥昇都分條列出他們的過錯，不替他們回護隱瞞。

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教。

右僕射張商英和給事中劉嗣明爭論是非曲直，事情下達給御史。洪彥昇認爲張商英有罪，張商英被罷去。又多次上疏抨擊郭天信因爲談論命相而被提拔任用，交結同黨排斥他人；於是請求禁止士大夫不要談論命術，不要研習佛教。

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爲奸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在此之前，詔令各路監司整理法令不完備之處，如果是對於百姓不方便的，時間長的就不必上報。洪彥昇上奏：“下面的官吏對情勢習以爲常，隨時改變，不能上承聖德，趁機爲奸的人很多。有趁着追稅而想損害熙寧時保伍之法，通過人口而故意動搖崇寧時學校的政令，省察現在的事情和原來的情況，應當有所規勸和阻止。應該派遣官吏彙編，辨明邪惡和正直，以便實行賞罰。”聽從了他的意見。升爲給事中。曾經請了一天假，而張商英恢復官職的旨令經過門下省，進言的人認爲他不過是爲了避開封還詔令，使他出知滁州。不久加任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過了一段時間，知潭州，没有去，去世，年六十三歲。贈爲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焱焰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乃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畸、服不阿，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勣官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

論曰：蔡京掌權，氣焰囂張，他的威勢没有人敢於阻擋。這幾個人，却盡力數説他的罪行而連續攻擊他，非常相似。然而黃葆光、張克公由鄭居中支持，石公弼、毛注和張商英爲朋黨，都不是端正正直的人。像傅楫的先見，沈畸、蕭服的不阿附，張汝明的不欺騙，洪彥昇孤身而立，大概是賢士吧！惟有徐勣是諸王宮邸舊有的學

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嗤於郭亡也。

官，衆望所歸，却不讓他躋身政地；以致蔡京剛被罷免就立刻又復官，始終被任用。好人不能任用，壞人却不能除去，徽宗已經這樣做了，這就是齊桓公被郭人嗤笑而滅亡的原因。

鍾傳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爲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原是書生，由李憲的舉薦，任蘭州推官。犯了查對案件不真實的罪，羈管郴州。紹聖年間，章惇在邊防用兵，上奏歸還他官職。得以入朝對答，對哲宗說："作戰貴在智謀而不以兵力爲貴，夏國兵多而且勇敢，難以一次全都消滅。應該選擇險要之地，以糾正他們不朝貢并削奪土地的方法，坐等他們的滅亡。"皇上認爲他說得對，任命他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

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没煙寨，傳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安西城，論功加秘閣校理。章楶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

夏國攻陷金明，渭州將領毛漸發兵攻打没煙寨，鍾傳合力擊破，又和熙州的王文郁進築安西城，論功加爲秘閣校理。章楶統率渭州，命令鍾傳所派的大將苗履率領各軍到涇原的靈平會合，夏國以全部兵力來抗拒，鍾傳率領步騎兵二萬人，出其不意造河橋使軍隊渡河，隨即建金城關，又獻上白草原的戰利品，接連進升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鍾傳從初任官到現在，僅有兩年時間。於是擅自率領熙、秦四萬騎兵出塞，没有立下戰功而回。章惇正支持他，没有給他加罪。

初，傳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乩囉、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傳，曾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税，再貶連州别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西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

起初，鍾傳請求集合三路兵力從青南訥心或者顛耳關修築天都城，以便包圍淺井、乩囉、和市。勞工已經集合，又說水源不充沛，不能動工。朝廷議論認爲他所稟報的前後相背，將要罷免鍾傳，曾布替他説話，僅削職。不久在白草原詐稱增加了首虜的事情被察覺，降監永州税，再貶爲連州别駕。崇寧年間，又復官知河中府，歷任鄆、瀛、渭三州，擢升爲顯謨閣待制。他建議説："黄河以南重要的地方，靈武是根本。西部十五州，六個州是我國領土。東部從清遠距離羅山去靈州不到一百里地，夏國以五監軍統轄。如果選擇將領率輕便軍隊先打，讓夏軍去韋州，可以截斷其右臂。再招納背離逃叛的人，逐漸規勸他們進攻奪取，最後在蕭關築城，可以截斷其左

事，未報。

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鋭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别將高永年没於西，而可適遇雨失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氐欺妄，故屢起屢債云。

陶節夫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晋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爲廣州録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盗，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楶重其材，楶帥涇原，辟入府。

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既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堝！"亟發鐵騎來争。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

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彦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

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

臂。"并分條奏上十四件事，没有回答。

詔令各路進攻討伐，鍾傳派大將折可適率領精鋭騎兵從蕭關出發，到靈州川，立了戰功，進升龍圖閣直學士。另一將領高永年在西寧州全軍覆没，而折可適遇雨迷失了道路，被敵人追逐，帶領軍隊回來。鍾傳因停留觀望，被黜知汝州，奪去學士。不久，又知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原有官職去世。贈端明殿學士。鍾傳從普通人到顯赫的地位，所做的事情大都欺妄，所以多次貶官又復官。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晋代大司馬陶侃的後代。考中進士，初任廣州録事參軍。楊元在山谷爲寇，把他抓入獄中，多次越獄逃跑，并且不承認做過盜寇，有好幾年。陶節夫用幾句話責問他，楊元就吐露實情服從了，將要處决，和衆囚犯訣别説："陶公是長者，我即使死了也不遺憾了。"知新會縣，廣州守臣章楶器重他的才能，章楶任涇原的統帥，召辟他進入府中。

崇寧初年，任講議司檢討官，進升爲虞部員外郎，升任陝西轉運副使，改知延安府。因爲招降羌人有功勞，加集賢殿修撰。修築石堡等四城。石堡把天澗作爲護城壕，前往的僅一條道路，夏國挖窖藏糧，有數千斤。歸宋所有後，他們的酋長驚嘆説："漢人占取了我們的金窟堝！"立即發鐵騎兵來搶。陶節夫分派部下的將士抵抗，斬殺捕獲他們的將領以下上百人。夏國估計得不到，收兵退回。接連被擢升爲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

正議論在銀州築城，諜報夏國已經東來。陶節夫預料他們必西去涇原，官屬不肯聽從。陶節夫説："我的計策已經考慮好了。"就派遣副將耿端彦迅速到銀州，五天修好城，夏國果然從涇原來到，但城的守備已經加固，於是逃走。進升爲樞密直學士。

陶節夫在延安的時間很長，蔡京、張康國都從中幫助他，所以他惟蔡京的意圖是從。夏國想講和，他拒絶不受。碰到放牧的人就抓起來殺掉，夏國怨恨，大舉侵入鎮戎軍，殺掠數萬人。

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内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

陶節夫不久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上奏說："現在已經得到石堡，又在銀州築城，西夏的洪、宥都在我們顧盼之中。橫山之地，已占十分之七八，興州的巢穴淺顯直露，可以以計謀攻取。"隨即陳述了攻取興州、靈州的計策。加爲龍圖閣學士。朝廷罷掉經制司，又丟棄了所築城之地，陶節夫即請求到内地做官。調到洪州，改江寧府，歷知青秦二州、太原府。

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李勉等盜賊在遼州、北平之間興起，河東、河北一帶騷動不安，兩路的將官、檢官都因罪離去，讓臺郎督察捕捉他們。陶節夫請求把所派遣的軍隊全都罷去，最終用計捕獲李勉。因犯了上疏請求留下本路的軍隊不要移守罪，被降爲待制知永興軍，幾個月後，去世。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考中進士，知寧鄉縣。熙寧時治理五溪，毛漸條陳利害交給察訪使，使臣以州縣建制推托，於是建新化、安化二縣。毛漸因此得任著作佐郎、知安化縣。被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

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傜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復大入鈔略，覆官軍，荊土爲大擾。

元祐初年，知高郵軍，升任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騷擾邊地。近臣說毛漸熟悉瞭解蠻地的事情，把他改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當時朝廷議論放棄邊地，毛漸上奏："瑶蠻叛變服從無常，不稍微動用武力威震，不容易感化。現在他們稍一犯邊就放棄土地，不是好計策。"没有回答。渠陽被放棄以後，蠻人又大舉侵入掠奪，使官軍覆没，荊湖一帶受到很大騷擾。

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崐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

毛漸歷任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江地區被水所淹，皇上下詔賜給緡錢二百萬賑濟。毛漸上奏："幾州遭受災害就捐助二百萬，若連年這樣，將何以來維持？"按錢氏擁有吳越時的舊制，起於長安堰到鹽官，貫通清水浦入大海；開導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的疎涇、梅里進入大江；又開崐山的七耳、茜涇、下張等水浦，使其東北取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使其下經金山的小官浦而入海。從此不再發生水災。

自是水不爲患。

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没煙寨。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加任集賢校理，入朝任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任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不久，又攝帥涇原。日夜治軍，乘夏國進犯邊境，派將領攻打他們薄弱的地方，隨即打下没煙寨。進升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令下達，去世，年五十九歲。厚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吕惠卿遣禁卒饋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諸路，入爲户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書少監，再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考中進士，又應舉制科，恰值制科被罷除，調任韓城縣尉，知松陽、白馬二縣。任司農丞、監察御史。多次論述政事，因爲論奏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有私情、延州吕惠卿派禁兵饋送徐禧公用物不對，改爲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任各路使臣，入朝爲户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進言陝西的兵力不可削減，徽宗認爲他論述事情無法實行，迎合苟且，讓他出知海州。任秘書少監，再知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

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寨，爲立學。

蔡京開發邊疆，王祖道想乘機求得富貴，引誘王江的酋長楊晟免等人降順，誇大其辭，上奏説："以前敬慕宋朝的有一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多萬人，和旁邊相通的江洞的衆人，尚且没有算在内。王江位於諸江合流的地方，山川形勢，占據衆峒的要害之處，幅員二千里。應該建城，控制百蠻，讓武臣守護，設溪峒司掌管。"皇上下詔讓他知懷遠軍，并且頒發諸司使至殿侍軍將的任命，依次補任其首領。設兩寨，爲他們設學校。

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鬧、那州羅更從皆内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静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

他又上奏説："黎族人禍亂六十年，道路不通。現在願意成爲臣民，可以得到土地一千五百里。"於是把安口隘作爲允州，中古州作爲格州，增加提舉溪峒的官吏三人。他又上奏羈縻知地州的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鬧、那州的羅更從都歸附，請在黎母山中設立鎮州，作爲下都督府，賜給軍額叫静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把萬安軍遷到水口。南丹州的莫公佞抗拒命令，調發軍隊討伐捉拿他，於是把懷遠軍建爲平

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

州，把格州改爲從州，南丹州改爲觀州，合允、地、文、蘭、那五州設置黔南路。擢升王祖道爲顯謨閣待制，進升爲龍圖閣直學士。

召爲兵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猺、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福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

召爲兵部尚書，没有到任，和融州的張莊密謀，讓張莊奏報海南的一千零二十峒都已經組成歸附，没有得到的有一百七十峒，現在黎族人被感化，没有得到的僅十分之一。於是瑶、黎的統帥憤怒，蜂擁而起搶劫，包圍新設的萬安軍以及觀州，殺死官吏。起初，王祖道移城的時候，説黎人砍伐木材助役。等到這時下詔詢問，他不能回答。蔡京庇護他，仍任端明殿學士、知福州，又以刑部尚書被召。大觀二年，去世，贈宣奉大夫。

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内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氐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王祖道在桂四年時間，用優厚的官爵金帛引誘諸夷，建立城邑，調集軍隊鎮守，輸入内地的錢財布匹、鹽米，没有限度。該地有瘴氣，守衛的人每年死去十之五六，實際上没有一尺地方一個百姓對國家有益。蔡京却認爲是功勞，以至於説："合中原風氣的不同之處，占有天下版圖的一半。"王祖道因此擢升顯要官職。張商英任宰相，懲治他的荒誕欺罔，追貶爲昭信軍節度副使。蔡京再次輔佐政事，又還他原職。然而他所創建命名的州縣，轉眼之間都被罷去。此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都因開拓邊地受到獎賞，都是模仿王祖道。王祖道起家於冗散官，很快得到好的官職，而朝廷却受害。

張莊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

張莊，應天府人。元豐三年，考中進士。歷任提舉司、講議司檢討官，出外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任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升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

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

王祖道請求設朱崖諸州縣，調到萬安軍之後，詔令張莊檢查辦理，實際上是和王祖道互爲表裏。王祖道爲兵部尚書，授張莊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王祖道被留下之後，讓張莊知融州。後來王祖道調到福州，張莊又知桂州。他上奏道：

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黄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户，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

"安化納上三州一鎮的疆土，以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黄光明等人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多户，二十六萬二千多人，幅員九千多里。"不久又奏報："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總計二萬人，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多峒，幅員萬里。"蔡京率領百官上表祝賀，進升張莊兼任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

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既城，乃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弦耳。"因以利啖諸蠻使納土，立里堠。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爲己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毁其烽表、橋梁。渠陽蠻酋楊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

王子武，是惠恭皇后族人的後代。靖州的邊界和平、允、從三州相連，王子武想開通邊界，因而請求恢復元祐時所廢棄的渠陽軍。渠陽軍建城後，進言："湖北到廣西，由湖南而往就迂迴像弓背，從渠陽而往，就像弓弦了。"趁機以利誘惑諸蠻納土，設烽火臺。張莊忌恨他，并且想讓蠻人歸屬廣西作爲自己的功勞，因而誘使復水蠻石盛唐毁壞他的烽表、橋梁。渠陽蠻的酋長楊惟聰請求討伐他，王子武把這件事上報，朝廷議論認爲他横生事端，罷免了王子武。

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黄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溪州，别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摔，超等没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

不久，安化蠻納土，張莊派黄忱前去修築州城。黄忱，是蠻人將領，知道蠻人的情況，極力陳述不能這樣做。張莊發怒，派黄忱去保護修築溪州，另外派遣胡超、儂昌等人修築安化城，果然被蠻人襲擊，胡超等死亡近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上奏："王祖道以及張莊擅自動用兵力，引起災禍邀功請賞，妄稱諸蠻順從，歸附納地。當時的權臣説有安撫四夷的功勞，上奏祝賀獎賞，擴大事態。自古以來欺騙君主的，没有比這更大。"朝廷追貶王祖道後，張莊被責貶爲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改到和州。

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圮，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宫。卒，贈宣奉大夫。

復官知荆南府，改到江寧。又進升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因犯了修繕東平城没有加功就又摧毁之罪，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宫。去世，贈宣奉大夫。

趙遹

趙遹，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司判官。

趙遹，開封人。大觀初年，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歸順，

瀘、戎諸夷納土，命遹相置，以建立純州縣、寨勞，加直秘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

命令趙遹管理，因爲建純州縣、寨的功勞，加直秘閣。升爲轉運副使，不久授龍圖閣直學士，任正使。

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寨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器飲卜漏等酒，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寨，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遹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却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遹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以遹爲瀘南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峨州近而固，遹遣王育先破之，村囤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穀食士卒。

政和五年，晏州夷的酋長卜漏反叛，攻陷梅嶺堡，知寨高公老逃跑。高公老的妻子，是宗室的女兒，經常拿出金玉器皿和卜漏等人飲酒，卜漏喜歡她。瀘州帥賈宗諒因爲搜括竹木騷擾夷部，并且誣陷酋長斗箇旁等人有罪，夷人非常怨恨。卜漏等人於是相互勾結，趁着元宵日張燈襲擊攻破寨子，俘虜高公老的妻子以及器物，到處剽掠。趙遹巡行到昌州，聽説這件事，趕往瀘州。亂賊分頭進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賈宗諒派遣將領抗拒打退了他們。後來樂共城監押潘虎引誘殺掉羅始党族的首領五十人，同族蠻人憤怒，聯合卜漏等人再次進攻樂共城。趙遹一并彈劾，詔令斬殺潘虎，罷免賈宗諒，以康延魯代替他，而由趙遹統管。趙遹暗中有討伐的意圖，戰事擴大。於是詔令調發陝西的軍隊、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由趙遹任瀘南招討使。趙遹和另外兩個將領馬覺、張思正分路出發，預定在晏州會合。思峨州城地近而且堅固，趙遹派王育首先破城，村囤各個部落相繼被攻克，用他們聚集的穀物供給士兵。

既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栅，當道穿坑阱，仆巨枿，布渠答，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遹軍不能進。間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絶，賊恃之無守備。遹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

到達晏州後，馬覺、張思正分別帶兵來會合。卜漏占據輪縛大囤，山有數百仞高，樹竹又深又密，夷人潰敗逃跑的都奔往這裏。壘起石頭作爲城墻，在外面樹起木栅欄，在路上挖陷阱，砍倒大樹枝，布置守城抵禦的戰具，以屏障相夾雜，俯瞰官軍。箭石所打中的都粉身碎骨，趙遹不能前進。間或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巡視，旁邊的山崖石壁特別陡峭險絶，亂賊靠險境没有守備。趙遹想襲擊攻取，命令种友直、田祐恭把軍隊帶到崖下，自己帶兵在亂賊的要道上，輪番發兵進攻敵人。天未亮，擊鼓前進，傍晚就停止，敵人全力抗拒作戰，不能休息。

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

种友直的部下大多是思、黔當地人，習於登山，山上有很多猿猴，趙遹派土兵捕獲。砍去密蔽的樹竹，沿着崩裂的石頭抓住藤葛而上，得到幾十頭猿猴，捆扎麻繩做成火炬，澆上油脂和

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蠟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栅，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栅，遹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遹爲建城寨，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羲叟爲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

蠟，捆在猿猴的背上。剛到夜晚，又派土兵背着繩子和梯子登上崖頂，用繩子拴着梯子放下，人人銜枚，帶着猿猴像螞蟻那樣爬上山去。等到鷄叫時，种友直、田祐恭和部下都登上山，拿着刀斧穿過竹林進入。到了敵人的栅欄，點燃火炬，猿猴因受熱而狂跳，敵人的房屋都由茅竹搭成，猿猴竄到上面，燃起大火，敵人呼號奔跑撲打，猿猴更加驚恐，火燒得更旺。官軍呐喊着攻破栅欄，趙遹看到火光，指揮軍隊登上雲梯在前進攻敵人。兩部相互接應，敵人被打亂，不再能抵抗，跳到火裏和從懸崖上掉下而死的不計其數，俘獲斬殺幾千人。卜漏突圍逃跑，到了輪多囤，被追兵抓獲。晏州被平定，諸夷部落都投降，開拓土地環繞二千里。趙遹立城寨，劃分土地和田畝，招募人進行耕種，并且熟練作戰和防守，稱爲"勝兵"。詔令設沿邊安撫司，由轉運副使孫羲叟任安撫使。高公老的妻子不堪受辱而死，下詔贈爲節義族姬。

加遹龍圖閣直學士、熙河蘭湟經略安撫使。遹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遹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

加封趙遹爲龍圖閣直學士、熙河蘭湟經略安撫使。趙遹因病請求爲宫觀官，没有被允許。入對後，賜上舍出身，爲兵部尚書。趙遹和童貫有隔閡，極力請求離朝，任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政和六年，出知成德軍，爲延康殿學士，賜他的兒子趙永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

涞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爲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遹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遹，遹曰："帥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遹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遹，遹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遹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遹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遹至，

涞水人董才犯罪逃亡，聚集衆人成爲亂賊，攻下城邑，遼國不能平定。中山帥府暗中和董才交往，誘惑他前來歸順，董才不久被遼國打敗，於是上書請求攻取燕效力。王黼、童貫非常高興，將要答應他，趙遹説不行。門客以敗壞朝廷的密謀阻止趙遹，趙遹説："帥臣所管轄的地方，封境雖然不同，但事情没有差别。况且論思納言，是侍從的職責，我現在以侍從官備任帥臣，而真定、中山邊境相連接，仇恨如果一開，我的境内能够平安無事嗎？"上疏奏，皇上同意他的意見，駁回董才的上書。董才窮困窘迫，轉入河東。皇上下詔詢問趙遹，趙遹又上疏極力論述他的危害。趙遹調到熙州，王黼等人終於招納了董才，又擔心趙遹經過宫闕入見皇上有所陳述，讓

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争出鋤耨，牛價爲頓高。

他從便道奔赴守鎮。各蕃部聽説趙遹來到，相互慶賀説："我們的父母官來了，朝廷真心想讓天下平安無事了!"争着拿出鋤耨去耕作，耕牛的價格因此猛漲。

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遹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宫。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遹赴闕，尋卒。

當時議論更换陝西的大鐵錢，價值和銅錢等同。趙遹進言説："銅的份量重鐵的份量輕，是自然現象，現在相反，百姓誰能相信？人爲造錢，雖然嚴厲禁止，最終也不能實行。"過了幾個月，因病請求退休，任提舉嵩山崇福宫。又復官知中山、順宫、應昌府。金發兵進犯，召趙遹赴朝廷，不久去世。

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遹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趙永裔歷知眉州。進言的人論奏趙遹欺騙朝廷來邀得軍功，趙永裔隨即被罷官。

論曰：夏人時蹈寂，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己功，不亦傎乎？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鵂𪃟與居，況無敢闖吾圉。京乃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内貪外，馴召禍敗，迹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論曰：夏國當時來犯，驅逐他們使其離開國境就行了。章惇、蔡京故意要打仗，使邊境人民肝腦塗地，以求得自己的功勞，不是也癲狂了嗎？諸夷溪峒，茅草瘴氣不是人適合住的地方，鵂𪃟雜居，況且没有敢於闖入邊境的。蔡京却讓王祖道、張莊等人虚報作爲功勞，拿着中原大國的財物，投到不毛之地，却文飾奸邪罪惡，渲染張揚上表祝賀，徽宗竟然接受他們的欺騙。以好大喜功之心，引起攻取燕朔的謀略。《詩經》説："池水枯竭，不知在水邊；泉水枯竭，不知在其中。"徽宗内部損耗而貪圖外功，招致災禍失敗，尋找其原因，這是根本。嗚呼！能不引以爲戒嗎!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麟（子）雄古　楊遂　劉舜卿　宋守約（子）球

郝質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強爲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朏將兵護軍須饋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朏行邊，至柏谷，敵壍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鬥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栅，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内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

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

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年參軍，拉硬弓居第一名。充殿前行門，換爲供奉官，任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和田朏一起帶兵護送軍需品饋贈給麟州，在路上碰到西夏的幾千名騎兵搶掠，郝質首先奮戰，斬殺、繳獲馬匹數百。又和田朏巡行邊境，到了柏谷，敵人挖了壍道來阻擋官軍，郝質在寒嶺下抵禦，戰鬥追逐敗北的敵人，隨即修復了寧遠各栅，阻扼敵人的通路。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舉薦他，并且分條奏上他前後立功的情況，被破格提拔内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的賈昌朝又推薦他爲路鈐轄。

征討貝州，文彥博來到，命令他在城西部署。河上有一亭子非常壯觀，文彥博擔心被敵人焚燒，派小校蘭千把守，但郝質讓蘭千去其他地方準備戰具，蘭千辭絶，郝質説："如果亭子被焚燒了，我擔當責任。"蘭千離去而亭子被焚燒。文彥博將要斬殺蘭千，郝質趕到帳下説："蘭千的離去，是我讓他去的，是我的罪過，希望讓我代替蘭千去死。"文彥博贊賞他仗義，把他們兩人都釋放了。郝質從此更加知名。

亂賊被平定以後，升爲六宅使，歷任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奉詔在豐州建城，進升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

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安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

衛，改到馬軍。英宗即位，升爲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任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即位，改爲安武軍節度使，任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去世，皇上親臨他的喪事，贈侍中，謚號武莊。

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己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義。田朏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伐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郝質治理軍隊有紀律約束，違犯的人嚴懲不貸，但獎賞犒勞豐厚，公用錢不够，就拿出自己的俸禄來資助。平時生活簡單節儉，吃飯少吃肉，篤守信義。田朏無法挽救而死去，爲了表彰他以前的功勞，讓他的一個孫子做官。在并州的時候，和朝士董熙相友好，約定成爲兒女姻親。董熙死後，家中貧窮没有依靠，郝質已是節度使，最終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董家。自己做官，不追求功績和資歷，從低微到顯貴，都是因爲他的功績依次升遷。

賈逵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都知，换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既陳，青誓衆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衄，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屬拱聖軍爲士卒，官至殿前班副都知，换爲西染院副使。跟從狄青征討儂智高，在歸仁驛作戰，擺好陣勢後，狄青向衆人發誓説："不等發令而動的斬首！"當時左將孫節在戰鬥中死去，賈逵是右先鋒將軍，私下想到所在部的士兵多次受困易於失敗，按兵法首先占據高處的就取得勝利，如果再待命而敵人乘勝先登上高處，我們就要失敗。當天就帶兵朝山上進發。安定下來之後，敵人來到，賈逵指揮士兵奔馳下山，拿着劍大聲呼喊，把敵軍截成二段。敵人頭尾不能相救，於是潰敗。賈逵到狄青處請罪，狄青拍着他的肩背慰勞感謝他。邕州城空，狄青讓賈逵入城收括公家和私人遺留下來的東西，賈逵堅決拒絶。這時，將校大多以搜查隱藏的東西爲名盗竊金銀財寶，惟有賈逵没有如此。升爲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

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秦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采伐。羌酋馳至，畫地立表約决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伏，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

起初，賈逵年少父親去世，他用很多錢財賄賂繼父，得到他的母親把她帶回來奉養。到這時，因爲母親年老而辭職，没有被允許，賜給他母親帽子和披肩。秦山上有很多大樹，和夏國的土地相接，賈逵帶領輕兵前去采伐。羌人酋長奔馳而到，劃分地界立下標志約定决一勝負。賈逵

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户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兵。一夕，烽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卧不應。旦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脱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爇遺物也。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恩敗。朝廷以逵爲能，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鄜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

拉弓連中三的，酋長下馬拜伏，聽從賈逵滿載而回。調到并代路，專門主管麟府的軍馬。熟户分散居住在邊關，爲敵寇的搶掠所苦，賈逵按照遠近加以區别，使他們聚成二十七堡，依次相望，從此災害停止。劃分鐵作爲目標，激勵部族中强悍的人射箭，時間一長都成爲强兵。一天晚上，烽火多次發出信號，左右的人説應當起兵，賈逵躺着不答應。天亮之後對人説："這一定是假的，如果有警報，可以在晚上發兵嗎?"慢慢地查問這件事，果然是邊地的人在燒遺棄的東西。又調到秦鳳，離開那裏十天以後，代替他的郭恩被打敗。朝廷認爲賈逵能幹，接連擢升他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歷任涇原、高陽關、鄜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朝任步軍副都指揮使。

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堤以泄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决之。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啓鑰如平時。逵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

都城的西南部水暴漲溢出，注入安上門，都水監因爲情况緊急而奏報。英宗派賈逵去督察，迅速地用口袋盛土塞住大門，水被止住。議論的人想在大堤上挖洞來傾泄水勢，賈逵請求觀察水的走向，告訴居民移到高處避水，然後把堤穴打開。軍校在城外駐營的，每次定期入朝，在天不亮時打開門鎖，有時停止視朝而未通報，却還像平時一樣打開門鎖。賈逵説："禁城對於大門的開閉應當謹慎，不應該依靠通報的人。"煉鐵鑄成"常朝"的字樣，讓他們拿着以作信符。

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鄜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逵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逵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户，今乃千二百户耳，逋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啻太半。諤徒欲妄興邊事以自爲功，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

升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又總領鄜延兵。延州過去有夾着河的兩個城，開始時，元昊來侵犯占據險要的地方，城幾乎不能守住。賈逵察看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以窺探偵察，請求在這個地方修築屏障，和城相望，對延州人很有利。轉爲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賈逵上奏："种諤在綏州使偏遠地方的人納降，最初説有一萬三千户，現在僅有一千二百户了，除了逃亡的，剩下的僅有八百户。蕃漢兩方面被殺傷的，數以萬餘計。從延州運糧到懷寧，都以四百錢送一石。而在邊地居住的人，壯年每天僅給一升，弄虚作假的何止一大半。种諤想亂興邊事爲自己立功，不能不審查。"元豐初年，爲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求不等到郊赦贈給他三代官，神宗説：

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賈逵是武官，能有爲親人着想的心願，特别答應他。"幾個月後去世，年六十九歲。贈爲侍中，謚號武恪。

竇舜卿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税。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禄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歡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盗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因恩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税。有一僧人想教給他把汞變成白金的法術，他辭謝説："我的俸禄足够養活親人，不想學。"被召辟爲府州兵馬監押。西夏人進犯邊塞，竇舜卿想襲擊他們，燃起烽火向大將王凱求援，王凱没有響應。竇舜卿估量事情緊急，領州兵作戰，戰勝了敵人。第二天，經略使查問情况，王凱害怕，要求他一起去報告。竇舜卿高興地答應了，不以爲是自己的功勞。任青淄路都監。海盗搶劫，抓走了博昌鎮的官吏，肆意剽掠，竇舜卿招募三百名兵士，全都把海盗抓獲了。出使契丹，主客馬祐説："過去你的父親爲客省使而善於射箭，你應當傳受家法。"以酒席請他射箭，竇舜卿一發就中。馬祐讓奴僕拿兩弓給他看，他一拉都拉斷。

湖北蠻傜彭仕羲叛，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强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剿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羲願内附，特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羲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宫。以光禄大夫致仕，再轉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八十八。謚曰康敏。

湖北蠻傜人彭仕羲叛亂，被改爲鈐轄，兼知辰州。他建議請求修築州城，不打擾百姓而辦理。率領軍隊攻取富州，蠻將萬年州占據石狗崖。竇舜卿挑選强兵奮力進攻，蠻人的箭石齊下，士兵用盾牌遮着前進，以强弓射擊，萬年州在懸崖下被射死，於是攻克。左右的人想把萬年州的部下全都消滅，竇舜卿没有答應，説："彭仕羲願意依附，而是被萬年州所脅迫，現在他死了，爲何還要殺更多的人?"帶領軍隊進入北江，彭仕羲投降。竇舜卿被擢升爲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厢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升爲邕州觀察使，歷任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年間，十次上章請求退休，并請求改爲文官官階。被改爲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宫。以光禄大夫退休，再轉爲金紫光禄大夫。去世，年八十八歲。謚號康敏。

劉昌祚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没于定川。録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寨。青唐聚兵鹽井，經年不散。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親劉賀，戰死在定川。劉昌祚被録爲右班殿直，主管秦州威遠寨。青唐在鹽井聚集兵力，整年不離開。劉昌祚

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鹽井。"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毋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

遵奉將帥的命令前去責問他們，衆酋長説："聽説漢人想奪取我們的鹽井。"劉昌祚説："國家富有四海，豈用和你們爭這地方呢?"和酋長們一起回來，犒勞賞賜他們，他們都高興地率領衆人離去。被升爲西路都巡檢。出使遼國回來，神宗親臨考試騎馬射箭，被授爲通事舍人。西夏入侵劉溝堡，劉昌祚率領騎兵二千人出發增援。敵人在黑山埋伏了一萬騎兵而假裝逃跑，突然和他們相遇，戰鬥不利。黄昏時，敵首領前來，劉昌祚抽出箭，一箭把他射死，其餘的人都逃跑。將帥李師中把他的戰功報告説："自從西部興起戰事以來，用少量兵力抵抗衆多的敵人，没有像劉昌祚這樣的。"知階州，討伐平定毋家等族，又平定疊州。轉爲作坊使，任熙河路都監。

從王中正入蜀，破箠箕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朝廷謂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鋭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内，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噪。遵裕圍城十

跟從王中正入蜀，打敗箠箕羌。加任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任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任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下詔讓他和總管姚麟率領少數民族和漢族士兵五萬人，接受環慶的高遵裕指揮。命令兩路軍隊合擊，入境後，環慶軍却没有到。劉昌祚率軍走出胡盧川，臨時駐兵磨齊隘，西夏有十萬兵力控制住險要而不能前進。劉昌祚帶着兩個盾牌先登，西夏人稍微後退，軍隊乘着這個機會，殺敵一千七百人。進而駐兵鳴沙川，取出敵窖的糧食，迫近靈州。靈州城門没有來得及關閉，先鋒奪取城門將要進入，高遵裕派使臣奔馳而來阻止，劉昌祚説："很快能攻下城，假如朝廷説我爭功，怎麽辦呢?"命令按兵不動。當晚，環慶的軍隊距城三十里駐軍，碰上敵人交戰，劉昌祚派數千騎兵趕往。黎明時，敵人已被打退，於是他拜謁高遵裕，高遵裕驚訝他增援緩慢，有誅殺劉昌祚的意圖。見了之後，問他攻城如何，劉昌祚説："我們正要攻打城池，因爲幕府在後面而不敢。前天經過磨齊之戰，西夏的兵力退保東關，如果乘着鋭氣攻破他們，城必定被攻下。"高遵裕不同意，説："我晚上用一萬人背着土袋築堡壘，到天明就攻入了。"他的怒氣還没有消除，想奪去劉昌祚的兵權交給姚麟，姚麟不敢接受，纔罷休。第二天，派劉昌祚巡視兵

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粮盡，士争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

營，凡是所得到的馬糧，都被環慶兵拿走，涇原兵憤怒喧嘩。高遵裕圍城十八天，不能攻下，西夏决開七級渠淹灌高遵裕的軍隊，軍隊遂即潰敗。南回時，又命令涇原軍作爲殿後。劉昌祚在水上按劍，等衆人都渡過之後纔走，被敵人趕上，劉昌祚打退了他們。到了渭州，糧食吃完，士兵争着進入州城，不再按隊伍前進，劉昌祚因而被貶爲永興軍鈐轄。

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寨，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强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寨，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吪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

第二年，又調到涇原，加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當時永樂剛失陷，士氣不振，劉昌祚首先修訂馬政，命令軍隊比試武藝，優勝的給馬。從義合到德靖寨，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火臺不相呼應。劉昌祚估量駐屯守衛的險易、地望的遠近、兵力的强弱，立成規定，報到朝廷。西夏入侵塞門、安遠寨，劉昌祚抵禦打敗了他們，殺死他們的統帥葉悖麻、咩吪埋二人，他們就是起初策劃攻打永樂的人。畫像進獻。皇上歡喜，派宦官慰勞軍隊。

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爲復初。又括隴山閒田得萬頃，募士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寨，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

哲宗即位，進升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任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州的土地適合放牧，所以當時的弓箭手每人授給田地二頃，有馬的再增加，叫做“馬口分地”。以後馬死了不再補給，但還像原來那樣據有土地。劉昌祚依法檢查，不到二年，損耗的馬又像原來那樣多。又搜查出隴山閑置的田地萬頃，招募五千名士兵，另設將領統率，强勁慓悍高出各軍。朝廷歸還西夏四寨，劉昌祚認爲不行。再升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去世，年六十八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毅肅。

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劉昌祚氣貌雄偉，最善於騎馬射箭，箭能射出百步以外。西夏人得到箭以爲是神人所用，拿回去供奉。著有《射法》流傳於世。

盧政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説平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跟從劉平在延州對西夏作戰。敵人逼近西南角，軍隊不能排成行列，盧政帶着幾個騎兵挑戰，發出二百箭射退了他們。天將要黑的時候，盧政勸劉平說：

曰："今處山間，又逼污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决鬥；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脱身歸，黄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緪絓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内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

"現在處在山間，又逼近臭水坑，應該趕快撤退保住後山，等待天亮時决鬥；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夜間出兵，乘着高處使我們困窘，我們怎能抵禦他們？"劉平不聽，於是失敗。盧政脱身回來，黄德和誣陷劉平投降了敵人，仁宗叫來盧政詢問情況，盧政説："劉平是被抓住的，不是投降。"於是陳述丢失主將應當被處死。皇上認爲他很忠義，赦免了他，讓他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參預討伐貝州，率領數百勇士，拋出繩索鈎在矮墻上而攀登，守衛的人不能抵抗，大軍乘機進入。被升爲内殿承制。南征儂智高時，也立下戰功。

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真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五，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踊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歷任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年間，任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真定四路副都總管，多次升官爲祁州團練使、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爲武泰軍節度使，盧政當時年七十五歲，氣質面貌没有衰老，侍立在殿下，即使時間很長也没有懈怠的樣子，能够騎上馬奔馳，看到的人很佩服他。早上上朝時突然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内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寨。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决，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也，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上閤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兒童時，和同輩的孩子戲耍，總是擺出軍陣列隊樣，長老認爲他很優異。長大以後，容貌魁梧，善於騎馬射箭。因爲才能和武藝成爲禁兵，被授爲内殿崇班，任延州巡檢，戍守懷寧寨。西夏三萬騎兵逼近城，戰鬥一整天没有勝負，燕達的部下僅有五百人，他躍上戰馬奮力搏擊，所向披靡。擢升爲鄜延都監，多次率兵深入敵境，九次作戰都得勝而回。囉兀失守，派燕達援取戍守士兵和輜重，被敵人所襲擊，邊打邊南去，失散的人很多。神宗因燕達孤軍和敵人作戰，活下來的士卒也不少，多次升遷爲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任秦鳳副總管。征討打敗河州羌，於是木征投降。升爲東上閤門使、副都總管，實授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郭逵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

郭逵招討安南，擔任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朝辭别，神宗告訴他説："你的名聲地位已經

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爲家基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源。師次富良江，蠻艤鬥舸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

很重，不必親自作戰，衹激發勉勵將士就行了。”燕達叩頭致謝說：“我得以靠威靈滅敵，死了也不怕！”初次度嶺，聽說前鋒遇到敵人苦戰，想前去救援，校官說應當先替家考慮然後再前進，燕達說：“那裏戰鬥已經危急，豈忍心爲了保全自己而考慮。”下令敢談論安營的人斬首。起兵前往，士兵都很振奮，傳呼太尉來了，蠻人驚慌潰敗，立刻平定了廣源。軍隊駐在富良江邊，蠻人把戰船停靠在南岸，想交戰却不能，燕達默默計議說：“兵法制人却不被人所制，我們以虛假的情況顯示，他們一定會來作戰。”不久蠻人果然來了，攻打他們，蠻人大敗，請求投降。歸來，爲榮州防禦使。因爲主帥犯了罪而獨自受到獎賞，請求同時受處分，没有聽從。

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敏。

元豐年間，升任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爲馬軍都虞候，破格任副都指揮使。因訓練檢閲精細整齊，授他的一個兒子爲閤門祇候。多次受到下詔獎賞，進升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即位，升爲使，調節度武信軍。去世，贈爲開府儀同三司，謚毅敏。

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燕達起於行伍，喜歡讀書，神宗因爲他忠實可靠，每次宴會，從容交談。曾經問他說：“用兵應當以何爲先？”他回答說：“是愛。”皇上說：“以威統愛行嗎？”燕達說：“不是不用威，要把愛放在最先罷了。”皇上認爲他說得好。

姚兕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寨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歡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鬥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親姚寶，戰死在定川，姚兕補爲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和西夏作戰，一箭射死了他們的首領，衆敵潰散，乘勝追擊，打下蘭浪。敵人大舉入侵邊境，各寨都被包圍。姚兕當時駐兵在荔原堡，起初羌人没有到，他依據險要設疑兵，等方便時出擊。有一强悍的首領臨陣非常勇敢，姚兕上前射中他的眼睛，斬首而回，全軍歡呼。第二天，敵人前來進攻更急，姚兕射中幾百人，手指裂開流出鮮血。又派兒子姚雄帶領勇敢的騎兵在他的後面奔馳掩護，所向必克。敵人估量不能取勝，退回進攻大順城。姚兕又前去救援，輾轉作戰三天，共殺敵數

叛，兕以親兵守西關，盗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爲亂。

千，終於保住了兩城。環慶軍叛亂，姚兕讓士兵守住西關，盜賊不能進入而逃。姚兕追上，下馬和他們説話，他們都感動得哭泣下拜，發誓不再叛亂。

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阯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閤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

神宗聽到他的名聲，召他入朝進見，用騎馬射箭來考他，他屢次中的，賜給銀槍、袍帶。升爲路都監，調到鄜延、涇原。跟從攻打河州，飛箭從身邊穿過，他打得更加賣力。攻占河州，又被鬼章包圍，姚兕説："解圍的方法，應當進攻他們一定要救助之地。"就去進攻隴宗，包圍於是被解除。多次升官爲皇城使，進升爲鈐轄。跟從攻打交阯有功勞，領雅州刺史。打敗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升爲副總管，升爲東上閤門使，改到熙河。和种誼合兵在洮州討伐鬼章，打下六逋宗城，晚上砍斷浮橋，增援部隊不能渡河，於是擒獲鬼章。實任通州團練使。在鄜延總管任上去世，贈忠州防禦使。

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顔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姚兕幼年失去父親，對待母親很孝順，凡是圖畫器具，都刻上"仇讎未報"的字樣。努力學習兵法，到老不廢棄書法，尤其喜歡顔真卿的字迹，説："我羨慕這個人。"他的弟弟姚麟，也有名聲，關中稱爲"二姚"。兒子姚雄、姚古。

姚麟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强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朴。再轉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哆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爲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絶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

姚麟字君瑞，哥哥姚兕攻打河州時，他和哥哥都在軍中。中箭穿透骨頭，箭頭留在骨内拔不出，用强弓拔出來，談笑自若。多次立功任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跟從李憲討伐生羌，擒獲冷鷄朴。再轉爲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元豐時西征，爲涇原副總管跟從劉昌祚出戰，在磨哆隘取勝。轉而在鳴沙作戰，趕往靈州，高遵裕失敗回來，他被降爲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又作涇原副總管。西夏來進貢，請求蘭會的疆土，姚麟上奏："西夏囚禁了君主，王師進行征討。現在秉常没有被廢掉，就是順從命令，可以趁此停止出兵。惟獨蘭會不能給他們。希望告誡將帥整飭邊防守備，表現出進攻征討的樣子，以斷絶他們的希望。"聽從了他的意見。督領衆將討伐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報他立功的情況，賜金帛六百。

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

元祐初年，擢升爲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厢

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願加敕儆，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贍取青唐，麟以爲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贍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

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都指揮使，歷任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求留下他，曾布上奏："我曾經詢問姚麟守衛邊地的策略以及熙河的疆域，他都不知道。希望對他加以告誡，使他盡力。"韓忠彥上奏說："曾布說的話，不能用來責怪他。"哲宗留下姚麟没有派遣。不久爲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贍攻打青唐，姚麟認爲朝廷討伐剛停息，爲何又生出大禍。後來王贍果然失敗。徽宗即位，進升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去世，皇上到他的府第祭奠，贈開府儀同三司。

姚麟作爲將帥沉着堅毅，管理軍隊没有一點放縱。宿衛士兵曾經犯了法，下詔釋放他，姚麟在庭堂杖打他然後請求承擔抗拒詔令的罪過，所以他所到之處軍紀肅然。

姚雄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官累左騏驥使。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鬥，流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却，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没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

明年，虜攻平夏，勢鋭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却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贍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贍言蘭溪宗有遺寇，宜席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

姚雄字毅夫，少年時勇猛有謀略，十八歲就輔佐父親出征討伐。跟從討伐金湯，以一百名騎兵首先登上險要之地，又立了荔原的戰功。韓絳推薦他的才能，在延和殿檢閱考試。安南、瀘川戰役，他都在軍中。歷任涇原、秦鳳將，駐在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多次升官任左騏驥使。紹聖年間，渭州將章楶在平夏建城，姚雄率領熙河兵計劃援助，西夏傾國而來，和他們激戰，飛箭中肩，戰鬥更激烈，敵人撤退，他們追趕把敵人打得大敗，殺掉三千人，俘虜數萬人。前五天，折可適在没煙戰敗，士氣正消沉，姚雄求得勇敢而才能出衆的人，各路得以合力。城建成，被擢升爲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

第二年，敵人進攻平夏，氣勢非常鋭猛，城幾乎不能守住。姚雄和弟弟姚古聯合打退了他們。改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贍搶略青唐地，羌人進攻湟、鄯，詔令姚雄和苗履支援。邈川形勢正急迫的時候，姚雄正好趕到，羌人看到塵土飛揚，驚慌而潰散。圍困被解除之後，隨即趕往鄯州。苗履後來纔到，王贍説蘭溪宗有遺留的敵寇，應乘勝平定他們。苗履前去，姚雄勸他不

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没，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

聽，告誡他的部下加强防備等待。不久苗履撤退，敵人追上，姚雄集合衆兵迎擊敵人，打敗了他們，獻上兩千敵人的左耳。哲宗派宦官帶着詔令慰問，把他調到河州。种朴戰死，王贍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姚雄從鄯州到湟州，四次戰鬥都告捷，把王贍軍救出。隨即修建安鄉關，在黄河兩旁設壘，保護浮橋，開通湟水的漕運，商旅背着東西到湟州做買賣，在道路上接連不斷，加姚雄爲復州防禦使。

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絶，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爲中太一宫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建中靖國初年，討論放棄湟州的事，皇上下詔詢問姚雄利害。姚雄認爲可以放棄，於是把湟州賜給趙懷德，把姚雄調到熙州，進升他爲華州觀察使。蔡京任用王厚收復河湟，治放棄土地之罪，停姚雄的官，讓他居住光州。三年，得以自由。後來又認爲處罰輕，把他流放到金州。第二年，聽任他回來。高永年死後，西寧各戍守的地方阻絶，起用姚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又知熙州，升爲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升爲武康軍節度使。召他到宫，任中太一宫使。因病交符節和斧鉞，改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度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换了十六位大帥，惟有姚雄三次到任，共六年。不久，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退休。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武憲。

姚古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彦質、折可求等俱勤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却敵，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斡离不營。謀泄，反爲所敗。

姚古也因爲守邊的功勞，官至熙河經略使。靖康元年，金兵逼近京城，姚古和秦鳳經略使种師中以及折彦質、折可求等率兵勤王。當時朝廷命令种師道任京畿、河北路制置使，前去召他，种師道和姚古的兒子姚平仲事先已進兵。欽宗任种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姚平仲任都統制。皇上依靠种師道等打退敵人，但种氏、姚氏是山西的大族，兩家的子弟各自不相上下。姚平仲害怕功勞被种氏獨占，嫉妒他，就以士兵不能速戰爲由，想在晚上奪取斡离不的營地。計謀泄露，反而被敵人打敗。

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内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趨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後來議和，金兵撤退，詔令姚古和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人帶領十多萬士兵護送。粘罕攻陷隆德府，姚古爲河東制置使，种師中爲副使。姚古統領軍隊支援太原，种師中支援中山、河間各州。粘罕圍攻太原，内外不能聯絡。姚古進兵收復了隆德府、威勝軍，阻塞南北關，和金兵作戰，互相有勝有負。太原没有解圍，詔令姚古和种師中夾擊牽制敵人，种師中進駐平定軍，乘勝收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多次派遣使臣催促作戰，种師中和姚古以及張灝約定兩軍一齊前進，但其他兩人過期没有到達。种師中趕到榆次，軍隊被打敗而死。金兵進軍迎戰姚古，在盤陀遭遇，姚古的軍隊潰敗，退保隆德。詔令讓解潛代替他。姚古屯兵威勝軍，軍營中統制官焦安節假傳敵寇來到以動摇軍心，既而又勸説姚古逃走，所以兩州都潰敗。李綱召來焦安節，在瓊林苑把他斬首。中丞陳過庭奏告姚古的罪過不可饒恕，下詔把他安置廣州。

楊遂

楊遂，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勝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濮宫火，英宗識其面，及即位，以爲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

遂初穴貝州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楊遂，開封人。善於騎馬射箭，應招募到軍隊，跟從征討貝州，在城墻下挖洞穴而進入。敵人被平定，功勞居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跟從征討儂蠻，多次挑戰，親手殺掉幾十人，衆人乘機取得勝利。擢升爲萬勝都指揮使，升爲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濮王宫中的大火，英宗見過他，英宗即位，授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任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升爲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去世，贈侍中，謚號莊敏。

楊遂當初在挖貝州城的洞穴時，被叛軍打傷，同行的士兵劉順救了他，得免一死。等他顯貴時，劉順已經死了，他非常周到地訪問撫恤他的家人。過去要好的人的妻子兒女貧困不能活下去的，他都收留養活他們。人們推崇他有道義。

劉舜卿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録爲供奉官，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親劉鈞，監鎮戎兵馬，慶曆年間，和他的兒子劉堯卿戰死在好水。劉舜卿十歲時，被録爲供奉官，歷任昌州駐

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

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閱於內殿，帝嘆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仇，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

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遣諜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鐍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諜者。

轉西上閤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游騎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爲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

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領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邦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

泊都監。招降瀘水蠻八百人，殺了他們中的桀驁不馴者。知水洛城。

神宗開拓西部邊地，近臣舉薦他的才能，皇上召見他詢問情況，他回答說："自從元昊稱臣，秦中不再警戒嚴密。現在應該首先治理。"皇上認爲他說得好，命令他訓練京東的將兵。過了一年，入朝在內殿檢閱，皇上感嘆說："坐作有法度，可以任用了。你不要忘記世仇，希望你忠孝，期望你殺盡敵人。"劉舜卿感泣致謝，當天加通事舍人。

環慶有警報，詔令他率領長安的軍隊奔赴環慶，單身騎馬馳往慶州，到那兒之後警報已經解除。知原州，改爲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首先登上城立了功，升爲皇城副使。過了一段時間，知代州，加爲客省副使。遼國派間諜偷盜西關的門鎖，劉舜卿秘密地換了一個大的鎖環。幾天後，敵人拿着鎖來歸還，劉舜卿說："我們不曾丟失過鎖。"引其去看，交還的鎖不能接受鎖環，敵人慚愧離去，殺了那個間諜。

轉爲西上閤門使、知雄州。剛理事，有人報告契丹游動騎兵會集，請求穿上鎧甲來等待他們，劉舜卿不信，真是假的。契丹抓走了雄州的百姓，他發檄文索要，契丹人不聽。恰有契丹使者來到，趁機逮捕了其中的一個人和契丹相交換，一定要釋放了百姓纔放使者。在雄州六年，恩信普遍深入。

元祐初年，進升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西夏在天都聚集軍隊，聯合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在洮州建城，將要大舉入侵，劉舜卿想趁他們還沒有集合時攻打他們，會集衆將討論謀略。讓姚兕指揮洮西，率領武勝的兵力聯合河州的熟羌搗毀講珠城，派人從小路燒掉河上的大橋斷絕西部的援兵；种誼指揮洮東，從哥龍谷在晚上渡過邦金川，黎明時，到達臨洮城下，一鼓戰勝了他們，俘虜鬼章和首領共九人，斬俘幾千人。升爲馬軍都虞候，再升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他回朝宿衛，没有上路，去世，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號毅敏。

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劉舜卿愛讀書，通曉吏事，文法嚴謹，善於估計敵人，聞名於北部各州。

宋守約 宋球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爲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選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爲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因父親的恩蔭任爲左班殿直，官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選知恩州。仁宗把亂後安撫的意圖告訴他，他回答說："恩州和其他州郡相同，但知州仍然把他們作爲謀反的人對待，所以人心不能自安。我願意盡力。"調爲益州路鈐轄，多次升官爲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任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

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嘩噪，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爲？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屯營可并者并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寘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凶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代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莅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

入朝宿衛，升爲洋州觀察使。衛兵因爲供給的糧食陳腐而喧鬧，執政將要交給官府治罪，宋守約說："統領軍隊怎能用文官的法令！"派一小校官對他們說："是天子太倉裏的糧食，不要如何辦？我不寬貸你們。"衆人害怕而聽從命令。進升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因爲禁軍驕横懶惰，制訂了簡練的法令，屯駐的軍營可以合并的合并。宋守約率先推行，管理嚴峻，士兵開始時怨恨而最終服從。有人說他管理軍隊太厲害，皇上秘密地告誡他，他回答說："我爲陛下申明紀律，不忍心讓恩惠歸大臣，而怨恨歸陛下。"皇上稱贊他，想提升他到樞密院，宰相阻難，中止。按照慣例，應當郊祭之年，在此之前先把士卒中凶悍的列出名單，發配到下軍以警告衆人，應當接受糧食却請別人代爲背負的要受罰，時間長了逐漸不執行，宋守約全都遵照執行。他所住的地方寂静没有人的聲音，甚至連蟬在庭院鳴叫也被打走，人們認爲過分。任職十年後去世，年七十一歲。贈安武軍節度使，謚號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爲之。"契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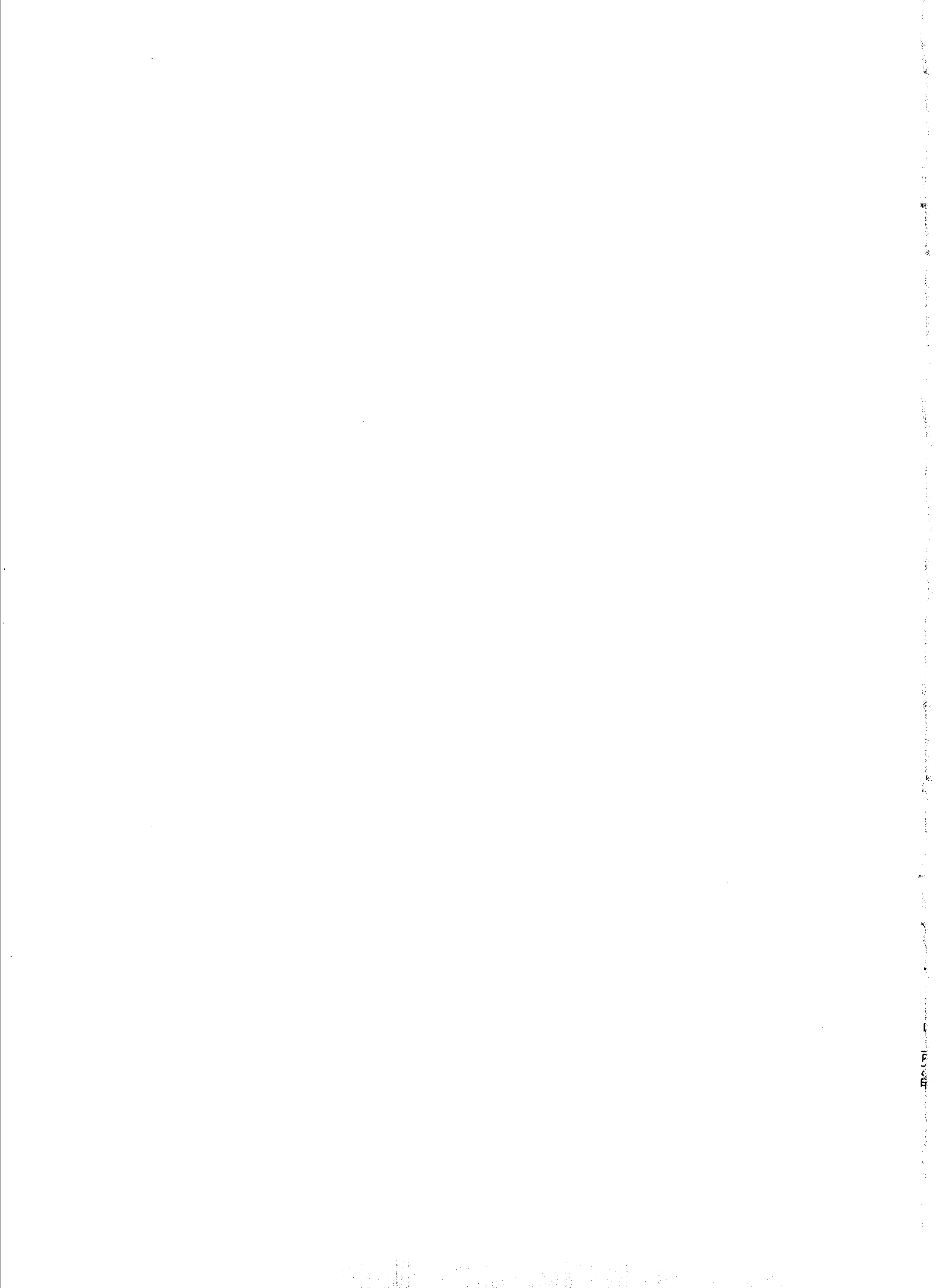
兒子宋球，因恩蔭幹當禮賓院。條奏秦、川券馬的四大弊病，群牧采用了他的意見，給馬商帶來了方便。兩次出使高麗，秘密地尋訪山川形勢、風俗習尚，出使回來，把繪的圖和記録呈上，神宗稱贊很好，進升爲通事舍人。皇上去世，去契丹報喪，到了之後，却讓他換上吉服，宋球說："我們通和的時間很長，憂患是相同的，等國家轉危爲安就穿。"契丹人不能改變他的意

旨。爲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志。升遷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爲人謹慎嚴密，上朝時聽到皇上所説的話，即使是家人也不告訴。在官任上去世。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悃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禄，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并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論曰：從郝質到宋守約，都忠直誠信，是一時的名將。適逢世道太平，邊疆事少，擁持節旄，立在殿上，高官厚禄，長壽而去世，是應該的。姚氏世代是武將，姚兕和弟弟姚麟都有威名，關中稱他們爲“二姚”。姚兕的兒子姚雄，也因爲戰功官至節度使，而姚古却因爲失敗遭貶，他們是否有才能從中可以看到。



宋史卷三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闃　郭成　賈嵓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親苗京，慶曆年間，以死堅守麟州抵抗元昊。苗授少年時跟從胡翼之學習，補任國子監生員，因父親恩蔭做官至供備庫副使。

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雖敗，氣尚鋭，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羌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氈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

王韶攻取鎮洮，苗授做先鋒，攻破了香子城及河府。羌軍雖然失敗，但士氣還很旺盛，就包圍了香子，并就此迎擊王韶的歸師。王韶派遣將領田瓊去救援，田瓊戰死，王韶就精選五百騎兵讓苗授率領前往，苗授奮力擊敗了敵人。將士休整二日後，羌軍又在架麻平截擊，箭射如雨，將士懼怕，苗授命令道："衹管前進，不要恐慌！數百個氈牌立即就到。"隊伍前頭的士兵相互傳呼，羌軍驚亂。苗授的部隊數十次奮力衝擊，殺敵四千人。又在牛精谷大敗敵人，攻下珂諾城，全部收復了河湟地區。

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

任德順軍知軍，三次升遷爲西上閤門使。鬼章侵犯河州，皇帝命令苗授進軍，一次戰鬥就攻克了撒宗，論功時列爲第一，於是知州事。加官任四方館使、榮州刺史。跟從燕達攻取銀川，降伏木征，送往京城獻俘，加官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

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萬

奉召出使契丹，神宗慰勞他道："以前香子之役，如果不是你以寡勝多，我的事情就幾乎失敗。"任命他爲秦鳳副總管，調到熙河，再次任河州知州。輔佐李憲在露骨山討伐生羌，殺敵萬

級，獲其大酋冷雞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内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

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藏花麻諸族，降户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逾天都山，焚南牟，屯没煙，凡師行百日，轉鬥千里，始入塞。

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籛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即止。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逾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宫，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

人，俘虜了大酋長冷雞朴，羌族十萬七千個帳落降附，威震洮西。拜任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調任雄州、熙州知州。

元豐年間向西征討，苗授路經古渭攻取定西，掃蕩了禹藏花麻等部落，五萬户降附。修築蘭州城，在女遮谷遇到數萬敵賊，就登山迎戰，使敵賊退回堡壘中，半夜逃去。苗授越過天都山，焚燒南牟，駐守没煙，共行軍百日，轉戰千里，纔進入邊塞。

苗授遇事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隨便附和。以前在德順，有人主張在籛南修城，苗授説："這個地方受大河阻隔，糧道不通，築城不是萬全之計。"工役就停止了。出師征討靈武時，皇帝命令他去支援高遵裕，苗授就措詞非常嚴厲地上書列舉進軍或退兵的利害。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任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過了一年，以保康節度爲潞州知州，任上清太平宫提舉，再任殿前副都指揮使。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稱爲莊敏。兒子苗履。

苗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閤門祗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閤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税。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

詔同王贍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巃羌籛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列陣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鬥，梟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劍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

苗履少年時就從軍征戰。苗授降服木征時，苗履押送木征回京，得到閤門祗候的官職。歷任熙、延、渭、秦四路鈐轄，任鎮戎軍知軍。到他做父親時，已升爲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了。因有罪被放逐到房州，後來起用爲西上閤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罰授任爲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税。元符初年，全部恢復原官職，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爲蘭州知州。

皇帝下詔命令苗履跟王贍一起攻克青唐，與姚雄合兵征討巃羌籛羅結。王贍的部將李忠戰敗，羅結大規模集聚衆兵，宣稱要包圍青唐。苗履、姚雄將要趕到，羌軍列陣以待，軍勢很盛大。苗履呼喊將士把弓收回韃中，拔刀衝入敵陣。羌軍憑藉自己占據的地盤而殊死搏鬥，猛將陳迪、王亨等都向後逃跑，惟獨苗履停馬不動。有個穿青袍騎白馬的酋長突然向前衝來，持劍刺苗履，苗履的部下王拱用弓阻擋，纔幸免於死。

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

敵人又繞道從苗履的背後衝出來，想把苗履的部隊斷爲兩截，别將高永年率領部下奮力戰鬥數十個回合，羌軍退去，苗履軍乘勝包圍了蘭宗堡，没能攻下。傍晚，收兵回營，羌軍夜間潰逃。第二天，苗履縱兵四處掠搶，焚燒了羌人的族帳而歸。

既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録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傅，在《叛臣傳》。

不久阿章叛亂，皇帝命令苗履與种朴一起過河討伐，苗履以兵少爲由推辭，种朴就孤軍前往而覆没。綜合苗履以前的功勞，提拔他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任慶州知州，又調到渭州任職，進升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以後的事迹失傳。兒子苗傅，事迹在《叛臣傳》中。

王君萬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别羌新羅結不從。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撾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閤門祗候。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任秦鳳指揮使。王韶領兵開拓疆土時，青唐大酋長俞龍珂歸附，惟獨别羌新羅結不歸順。經略使韓縝限期部下一個月攻下。王君萬裝扮成獵人追趕野鳥，到達新羅結的居住地，與新羅結逐漸地相互親近，就一起打獵，王君萬找機會把他打下馬，斬首奔馳而歸，獻上首級。剛過一個月，就積功升爲閤門祗候。

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厮逋邀劫于闐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略地。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横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厮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

朝廷大軍平定武勝時，敵軍首領藥厮逋攔路搶劫于闐來進貢的物品，大軍前去討伐。王君萬取道南山，歷經艱險占領土地。羌人潛伏在山谷間，忽然一個騎兵躍出來，持矛就要刺中王君萬，王君萬急忙側身躲過，回頭奮力反擊，將他斬首示衆。羌人驚叫起來，共同前來聽命，被斬首的就是藥厮逋。又攻破北關、南市，立功最多，提升爲熙河路鈐轄，又升爲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匹。

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爲南撒宗城小而堅，强勇所聚，若并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之，鞫于秦、隴，又貶爲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

洮西羌人叛亂，包圍了河州，王君萬向王韶請示，認爲南撒宗城雖小但堅固，有强兵聚集，如果合兵攻破它，河州之圍自然而解。王韶聽取了他的計策，果然解圍。王君萬累官任客省使，做副總管。因私借結糴錢數萬緡，被轉運使孫迥所舉發，降官一級。後因征討西山、鐵城有功，恢復原官職。王君萬怨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告孫迥，在秦、隴進行審訊，因這件事，王君萬又被貶爲鳳翔鈐轄，被籍没家中財産來抵償欠

瞻。

王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瞻具伏詐增首級，因説詢云："青唐人有叛瞎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瞻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命孫迥究實。獄上，奪瞻十一官，猶令領州。

瞻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爲可取。瞻遂引兵趣邈川。路知瞻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瞻副。瞻爲前鋒渡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紿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瞻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顓以兵柄付愍，而留瞻屯邈川。

宗哥酋舍欽脚求内附，瞻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瞻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瞻而不直路，曰："首謀者瞻也，路欲掩其功，故抑瞻。"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

時瞎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氊父子百餘人在。瞻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温之子隴拶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

款，他於是憤怨而死。兒子王瞻。

王瞻開始依靠李憲而進升。後立戰功，積官升爲皇城使，兼任開州團練使。元符年間，任河州知州。熙河路帥臣鍾傳謊報攻取了白草原，以求得獎賞，因而犯罪，在秦審理此案，皇帝命令轉運使張詢傳命將士們可以投案自首。王瞻全部承認虛增斬敵首級數量的罪過，又對張詢説："青唐人有叛變瞎征的意思，可以攻取。"張詢信以爲真，就上奏説已命王瞻立下軍約起兵。哲宗和大臣們不滿張詢的狂妄專斷，立即給予免職，命令孫迥調查事實。案情文書上交，朝廷剥奪王瞻十一級官階，但還讓他負責州的事務。

王瞻想以功贖過，就秘密策劃攻取青唐的策略，派人到章惇那裏去説明自己的打算。章惇把這件事下交給了孫路，孫路認爲王瞻的計策可用。王瞻就領兵進軍邈川。孫路知道王瞻狡詐，難以控制，就讓總管王愍統率軍隊，而讓王瞻做副職。王瞻作爲先鋒先渡河，攻下隴朱黑城。他忌怕王愍分享自己的軍功，就騙王愍説："早飯後出發。"王愍信以爲真。半夜，王瞻忽然傳令自己的隊伍出發。天亮時，攻入邈川，占據了官府倉庫，直接上奏捷書，而不告訴軍府。王愍的隊伍午後纔趕到，就向孫路控訴此事，孫路也大怒，就把兵權全部付予王愍，而讓王瞻留守邈川。

宗哥的酋長舍欽脚請求歸附，王瞻派遣裨將王詠率領五千騎兵趕去。剛進去，羌人又變卦，王詠忙派人回去告急，王厚讓高永年前往救援，纔免於事態惡化。王瞻與王愍交替上訴，又控訴孫路指揮不當。章惇偏向王瞻而不認爲孫路有理，説："開始策劃此事的是王瞻，孫路想遮掩他的功勞，所以纔貶抑王瞻。"於是就調孫路到河南，免去王愍的統制官職，任命胡宗回爲主帥。

當時瞎征已經來投降，守衛青唐的衹有心牟欽氊父子一百多人。王瞻不立即攻取，二羌就迎接溪巴温的兒子隴拶進城守衛。原先，孫路請求先完備邈川及河南北各城鎮的守衛，然後進軍。

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愍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黄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

贍縱所部剽敚，羌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鬥。賓逾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羌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

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籛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

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没，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譓、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氊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

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遹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王贍怨恨孫路，所以就聲稱不用大兵就可以攻克青唐，而孫路又停留不前，失去機會。當胡宗回到來時，又説夏人正要謀攻邈川，應當守備，不應攻打青唐。胡宗回斥責他反覆無常，日夜督促他出兵作戰，派人以軍法威脅他，并且揚言要讓王愍代替他爲大將。王贍很害怕，急忙進攻隴拶及心牟欽氊等，敵人都出降。王贍占領了他們的城郭。皇帝命令就在此地設置鄯州，提升王贍任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黄履説賞賜還不够，就又任命爲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

王贍放縱他的部隊進行搶掠，羌人都存有離心，心牟欽氊等人聯絡各個部落謀劃收復青唐，約好在山南的部落先發兵。王贍派將領李賓率領二千騎兵去襲擊心牟欽氊的下屬部隊，自守西城與羌人戰鬥。李賓越過南山進入保敦谷掃蕩，羌軍戰敗向北奔去，四周山谷都空了。王贍殺死心牟欽氊等九人，將城中羌人都逮捕斬首，首級堆積如山。

起初，王贍讓各位酋長登記下勇士在手臂上刺字塗墨，無人響應。籛羅結請求率領部下回去按册點名，王贍就聽任他們回去，他們於是就聚集在城外叛亂，以數千人包圍了邈川，夏國十萬人前來援助，城中局勢非常危急。苗履、姚雄前來救援，纔解圍。

不久王吉、魏釗、种朴相繼覆滅，將士喪失勇氣。邊塞文書傳來，皇帝震驚，這時候轉運使李譓、秦希甫彈劾王贍搶掠二城的財物，因此導致叛變；又殺死心牟欽氊以滅口。曾布上言説王贍製造事端而釀成邊地禍害，即使萬死也不能抵償他的罪責。皇帝詔命貶王贍爲右千牛將軍，在房州安置。諫臣仍彈劾不已，熙河那裏又奏報青唐的各個部族對王贍恨之入骨，日夜圖謀報復，樞密院請求斬王贍以向一方謝罪。皇帝就命令把王贍發配到昌化軍，中途在穰縣被縊死。

崇寧初年，蔡京入朝當宰相，錢遹上訴王贍的功勞；後來到王厚平定鄯、廓時，就追贈王贍爲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授任他的兒子王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寨，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脩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因父親恩蔭主管原州截原寨，招安羌酋長水令逋等十七個部族共一萬一千個帳落。任廣南走馬承受公事，從儂寇滋事以來，兩年中四次入朝，陳述南方形勢的利弊，都被采用。歐陽脩推薦他有智慧謀略、通曉邊塞事務，因而提拔爲融州知州。峒將吳儂憑藉地形險要而成爲邊境禍患，張守約前往將他捕殺。歐陽脩又舉薦張守約可擔任將帥，授任他爲定州路駐泊都監，調到秦鳳。在職共六年，搜括生羌隱瞞的田地約一千頃，以此招募弓箭手。築硤石堡、甘谷城，論軍功最多。

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却。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强弩殪其酋，敵遂退。

夏人一萬名騎兵來侵犯，張守約正好在巡視邊境，與他們相遇，就馬不解鞍，挑選五百騎兵迎戰，寡不敵衆，陣勢稍微退却。夏人從兩面包抄，張守約挺身立在陣前，親自擂金鼓，并引發强弩射死敵方的首領，敵人就退走了。

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

神宗準備開拓熙河，召問張守約說："王韶有能力辦好這件事嗎？"答道："以皇帝的天威去討伐，没有不成功的事情；衹是董氊忠誠順從，恐怕不宜逼迫。"又請求把古渭改爲軍的設置，以從根本上鞏固隴右。皇帝答應，就建立爲通遠軍。張守約加任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然統率秦鳳羌兵駐守通遠。

河州羌率衆三萬屯于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還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

河州羌率領三萬軍隊駐扎在敦波，想收復失地，張守約渡過洮水打敗了他們，獲得了他們藏在地窖裏的粟米，來供自己的部隊食用。羌人的老弱和牲畜逃往南山，張守約的部下想進行攔劫，説可以繳獲很多。張守約說："他們不敢再迎戰，衹是逃生罷了，擅自出擊的人斬首！"鬼章包圍岷州，張守約帶領敢死隊在高山上鳴鼓樹旗，賊軍驚慌而逃，張守約於是任岷州知州，降伏了鬼章將領一千七百人。提升爲西上閤門使、鎮戎軍知軍，調往環州。

慕家族頡佷難制，摇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

慕家族强狠難制，鼓動部落衆人滋事生害，張守約統率部隊進行征伐將其擒拿，敵人餘衆逃入夏國。張守約駐軍邊境之上，傳檄追捕不捨，過了幾天，都用枷鎖拘來，在街市斬首。

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

隨從征討靈武，到達清遠軍，對高遵裕說：

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搗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録。

"這裏距離靈州不到三百里，可用前軍先出發，直搗靈州城。目前夏人以孤軍微力，應付五路而來的進攻，橫山中没有敵軍，靈州城中惟有幾百個僧人道士。如果帶十天的乾糧，急行軍三天就可以趕到，軍隊就可以萬事大捷了。"又勸告高遵裕命令士兵保護好糧餉，以防被掠搶，但他的勸告不被理會，結果兵敗而歸。張守約有捍衛海南鹹平的功勞，也不被登録。

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堤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壖，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

進職爲環慶都鈐轄、邠州知州，又調任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兼康州刺史。夏人在南牟駐軍十萬，畏懼張守約的威名，都退走了。任涇州知州，涇水經常暴發危及城郭，每年春天都必須加固堤壩，所花費用不計其數。正值荒年，張守約停罷了這一工役。有人問："怎麽對付水害?"張守約答道："饑荒之年役使民衆，比水害還要厲害，我再慢慢想辦法。"河神祠原來在河南岸，守約祈禱之後將它遷往河北岸，以這種方法來制止河水發怒。有一次夜裏雷雨大作，第二天，河水改而向南流動，河北就成爲沙灘。朝廷召張守約回朝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途中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張守約前後共掌管了七個州，都有惠愛百姓的德政可記載。神宗曾問他哪些武臣可以任用，他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來答對，這些人後來都成爲名將，當時人都稱贊張守約能識别人才。

王文郁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閤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任府州巡檢。韓琦向上推薦他的才能，加任閤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

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强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

熙寧年間征討夏國，王文郁在吐渾河一帶打敗敵人。敵軍將領香崖夜間派使者送來劍作爲憑證，説要率軍投降，得到許可。白天敵軍趕到，一起行軍，突然士兵嘩變，喧鬧着逃走。王文郁領兵攻擊，追趕二十里。敵軍占據險要地勢大戰，箭射如雨，王文郁緩兵渡河，對將士説："向前追擊强敵，背靠天險，韓信帶領着市民都能擊敗趙軍，何况你們都是身經百戰的驍將呢?"將士們奮勇進擊，夏人大敗，二千人投降。王文

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

郁升任通事舍人。夏人越過屈野河搶掠邊境，王文郁一直追擊到長城坂，全部奪回所掠走的財物而歸。

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决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

神宗召見，問道："前不久你招降香崖，人們議論不一，説説你的看法。"王文郁答道："這是戰勝敵人的上策，遺憾的是這種情況還不多罷了。靠近邊境一帶的生羌擅長騎馬奔馳，識於嚮導，如果能安撫他們，就是所謂的以外夷而攻外夷。"皇帝於是决心招納，多得到其效用。知道王文郁善於左射，就把他的子弟一起招到殿前大庭檢閲，王文郁九發八中，皇帝下詔任用他的兩個兒子爲官。

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騏驥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

任鎮戎、德順軍知軍，參與平定洮、河，升任左騏驥副使、麟州知州。夏兵來踐踏莊稼，文郁襲擊打敗他們，部使者説這是故意製造事端，因而剥奪了他的郡印。

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羌户萬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拔營去。擢東上閤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皋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不多久，任熙河統領官。李憲征討靈武時，文郁降伏羌人一萬多户，提升爲路鈐轄。夏人包圍蘭州，已經奪取了兩個關門，王文郁招募敢死隊夜間用繩索縋下城墻，持短刀襲擊賊軍，敵人拔營而逃。提拔爲東上閤門使、蘭州知州。偵察得知夏人將要大舉進犯，就下令清野以待，果然敵人舉國奔向皋蘭，王文郁據城抗擊，殺傷敵人成堆，九天後解除了包圍，收集敵人尸體封土成冢，以慶祝勝利。加任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爲河州知州。修築安西城、金城關，進升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周永清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閤門祗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

周永清字肅之，世代家住靈州，靈州失陷後，祖父周美回到京師。周永清因爲父親恩蔭做官，宰相龐籍稱贊他忠信勇敢，提拔爲閤門祗候。押送應時衣物賜給夏國，到達宥州，夏人受賜而不下跪，周永清責問他們，纔惶恐而跪。遷任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州士兵勇猛但不講究排列陣伍，周永清用李靖之法加以訓練。主帥蔡挺贊賞他的部隊陣形齊整，繪成圖獻上，皇帝詔命推廣到各道。

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酋

任德順軍知軍，夏人入侵，周永清擊敗他們

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塞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

并生擒首領呂效忠。又招募勇士夜間奔馳一百里，直搗敵賊的巢穴，殺敵三百人，俘虜數千人，繳獲駱駝、甲馬數以萬計，而城中人們還不知道。沿着營壘的禁地有三百里，外人盜用耕地，無法禁止，周永清增加籍入土地數千頃，設置弓箭手二千人，聲震敵國。降服的人都安排在部下，同等對待不加懷疑，後來多得到他們的以死效力。

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調任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代州知州。契丹毫無名目地求取疆土，朝廷命令韓縝劃分，周永清作爲副職，入朝說："疆土不能輕易給别人，臣下的職務是守衛疆土，不願爲此事前往。"朝廷堅決要派遣他，他就上奏章陳述這件事的利害關係，最後以母親病重爲理由推辭。歷任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任涇州、保州知州，又任定州路副總管，最後任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内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毁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録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粮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毁其栅，至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内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代任諸族巡檢，父親劉懷忠，任内殿崇班、閤門祇候。趙元昊叛亂，用豐厚的錢財及官爵來招降劉懷忠，劉懷忠毁掉官印殺死來使，當趙元昊來犯時，奮勇戰鬥直到犧牲。朝廷録用劉紹能任右班殿直，賜給他名字，做軍北巡檢。在順寧打敗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粮率領的數萬部隊。夏人包圍大順城，劉紹能做部隊前鋒，搗毁了敵人的軍營栅欄，追到奈王川，在長城嶺截擊敵人；熙寧年間，又在破囉川打敗夏軍，論功最高。歷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按過去的制度，歸附的人不能與漢人平等地升官加爵，到此時，對劉紹能却一視同仁，還讓他的兒子承襲舊職。

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偫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粮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譴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圉四

元豐年間朝廷西征，召劉紹能到朝廷，神宗向他詢問計策，回答道："大軍遠征，軍需儲備不能接續是最致命的。如果西征成功後，就能充實軍糧深入敵人疆域，從而大獲全勝。"皇帝認爲很對，就命令他統率兩軍出征討伐。劉紹能世代任邊疆將領，被敵人所畏忌，常常設置疑計進行離間，惟獨皇帝明白真相，親自寫詔書說："劉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這必定是夏人畏忌劉紹能而設置的離間詭計。"劉紹能捧着詔書

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感動得流下眼淚。曾經因有人讒害而遭逮捕訊問，經過核查最後没有事實根據。劉紹能守衛邊疆四十七年，身經大小戰役五十次，後來任皇城使、簡州團練使直到去世。

王光祖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録光祖爲供奉官、閤門祇候。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親王珪，是涇原勇將，號稱"王鐵鞭"，在好水川戰死。朝廷録用王光祖任供奉官、閤門祇候。

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户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

熙寧年間，同提點河北刑獄，改任沿邊安撫都監，升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亂北方邊地，致使契丹數萬大兵壓境，建造浮橋，像要準備渡河。王光祖在船上，打開全部門窗面對敵軍。有人説："契丹列下陣勢，而我們以一條船相對，發生意外怎麽辦?"王光祖説："敵人所要求的，是信用；他們出兵，衹是想獲得趙用罷了。我們若迴避，他們就會更加囂張，那麽就是我死也不能抵償罪責。"

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吴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

一會兒契丹軍要求對話，王光祖立即命令兒子王襄前往。敵軍持兵器立在四周，但是其話題衹是有關趙用，王襄隨機搪塞過去。敵軍將領蕭禧就揮兵退去，還邀請王襄吃飯，把自己所戴的青羅泥金笠作爲雙方和約的憑據送給王襄，王光祖就上交給朝廷。當時已有詔書罷免王光祖的官職，吴充説："前日如果不是王光祖隻身對敵，又讓兒子冒着刀槍取得和約，那麽事情發展就不可預料。本來應當獎賞但却罷免職位，這怎麽能用來懲惡勸善?"於是就任王光祖爲真定鈐轄。

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内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黄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絶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歧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

調任梓夔。渝僚叛亂，皇帝命令熊本前去安撫，又命令内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王光祖一同去討伐，都受熊本管轄。熊本懷疑王光祖不受任用，就分三路進軍，讓王光祖率領後軍，路經黄沙坎。到出發時，天色已晚，士卒用刀槍摸索路面，相互攙扶而行，半夜，抵達山頂。天明時，僚人發現了王光祖的部隊，大驚，剛一交戰就潰逃了。楊萬等人被困在松谿，光祖又急忙前往救援。出石門，經險阻，敦促黔兵先登城襲擊賊軍，賊軍棄城而逃。王光祖夜間駐扎在松嶺上，天亮時纔遇到楊萬等人，就一起返回。熊本慚愧致歉，把他的功勞列

爲第一等上報。

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鋭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

吐蕃包圍茂州，王光祖率領三千士兵，會合王中正攻破雞宗關，賊軍據守石鼓村，在半道攔截。王中正召集衆將詢問計策，王光祖請求獨軍前往。抵達石鼓後，挑選精兵分路襲擊吐蕃部隊的背後，出其不意，敵人都驚惶逃去，於是就在茂州與王中正會師。

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决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覼决。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瀘夷乞弟殺死王宣，皇帝命令王光祖跟從韓存寶去討伐，在梅嶺駐軍。數萬夷人出來駐守在落箇棧，想使我軍疲憊困乏。連綿大雨不止，王光祖勸韓存寶趁早决戰，不被采納。林廣到來，王光祖又跟從出征，掃蕩了敵人的巢穴。積功升至四方館使、瀘州知州。朝廷設置瀘南安撫使，讓他兼領，邊地的事情都聽他專决。升爲客省使、嘉州刺史。歷任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去世。

李浩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

李浩字直夫，本來家住綏州，遷到西河。李浩致力於學習，通曉兵法，因父親李定恩蔭，從軍打敗儂智高。韓絳修築囉兀城時，李浩領兵戰於賞堡嶺川，殺死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一千三百多級。累積任官爲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

裒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敘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栅，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猪狑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猪狑，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

李浩搜集西北邊疆的事情寫成《安邊策》一書，謁見王安石。王安石轉告給神宗，召見應對，調任管幹麟州兵馬。還没到任，又跟從章惇到南江，由三路出兵駐扎鎮江，進入敘州，討伐舒光貴，攻破盈口栅，占領天府，在洽州會師，進軍懿州。蠻人酋長田元猛、元喆夥同猪狑抗拒官軍，李浩分兵攻擊，殺死猪狑，降伏元猛、元喆，於是修築懿州城。進軍討伐黔江蠻，又修築黔江城。章惇向朝廷上報李浩的功勞，説不應與其他將領相比，朝廷就提拔他任引進副使、熙河鈐轄。

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嗺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上閤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

李憲討伐山後羌，李浩率領右軍到合龍嶺會戰，派遣羌人降將乞嗺領輕騎兵突然襲擊敵人軍帳，俘虜了酋長冷雞朴、李密撒，割取敵人三千個左耳以報功。進升爲東上閤門使，任副總管、河州知州、洮西安撫。五路大軍大舉進攻，李浩

州。還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瓦井連立功，復之。

率領前軍，收復蘭州。升爲引進使、隴州防禦使、蘭州知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因爲西關失守以及上報不實而得罪，兩次降低官階。不久因與吃囉、瓦井作戰連續立功，官復原職。

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哲宗即位，李浩官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升爲黔州觀察使，歷任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次任蘭州知州。去世，贈官安化軍留後。

和斌 和詵

和斌字勝之，濮州鄄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捍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没，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冤既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俁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

和斌字勝之，濮州鄄城人。經銓選隸屬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在職五年，屢次抵禦敵人，身受十多處重傷。知軍事劉兼濟因爲兄長劉平覆滅，而被押送到京師，并逮捕了他的全家。和斌前去安慰調護，替他把金帛轉移到别處，密告劉兼濟不要惦念家事。劉平的冤案平反，劉兼濟得到寬免，全家依賴和斌纔得以保全。定川之役中，將領曹俁失去了所乘戰馬，和斌把自己的馬給他騎，且戰且行，一起得到脱免。

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

狄青南征，讓和斌帶領騎兵作爲前鋒。狄青駐扎在賓州十天，以使敵寇倦怠，然後就一日行兩日的路程進軍。和斌認爲軍隊會因敵方占據險要地勢而疲憊，應該速戰以爭取主動，就當天越過山關。在歸仁驛與賊鏖戰，孫節戰死，和斌帶領騎兵血戰，繞道到賊軍背後，就打敗了敵人。回師後，和斌把戰勝賊軍的用兵布陣展示在殿廷，仁宗加以慰勞，提升爲文思副使、代理廣西鈐轄。調任秦鳳，廣西方面以蠻人之事爲理由請求留下和斌，秦州方面也請求和斌赴任，最後皇帝命令他留在廣西。

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嘆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

數年後，調任涇原。皇帝召見他應對，有人認爲交州可以攻取，和斌極力説明這樣做有害無益，希望告誡邊臣不要妄動。神宗嘆息道："你這樣樸實正直，今天纔知道兩路都爭相請你，此事不假啊。"提升爲帶御器械。渭部遭受饑荒，帥臣王廣淵命令官吏去救濟，和斌説："救濟他們而没有有效的方法，那就等於殺害他們啊。"王廣淵就把救濟的事委托給和斌，和斌選擇地點蓋房以安置災民，供養有方，保全了數萬人的生

命。

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内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

安南人入侵，和斌又被調派到廣西。累積升遷爲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侵犯宜州，守將戰死。和斌帶領步騎兵三千人前往討伐，正值暑天，晝夜行軍，到懷遠寨，說："這是要害之地，得到它就可以打勝仗。"有人問："爲什麼背靠龍江？"和斌笑着回答："這就是打勝仗的原因。"接着故意顯示軍力軟弱，使敵人驕傲，蠻軍果然都趕來，和斌選擇將領迎敵，告誡他遇到敵人就退逃，把敵人引誘到平坦的山坡上，布列八陣以等待。布置疑兵在左右山上，蠻軍登上山頂看見，就開始驚亂起來。和斌把騎兵分開列在兩旁，自己披甲步行向前，身先士卒，與敵人殊死搏鬥。蠻軍大敗，羅世念率領部下四千八百人歸附。於是就任命和斌以榮州團練使爲宜州知州，升任西上閤門使、邕州知州，以年老爲理由請求還鄉，授任高陽關副總管，歷任永興軍路副總管。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官至步軍都虞候，去世，享年八十歲。贈官寧州防禦使。

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諜報啓釁，亦必折其奸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和斌一生做邊塞將帥，憑藉恩惠信用深得邊地人心，嶺南的珍寶財物，一點兒也没有蓄存。邊塞軍吏有的人想故意製造戰事邀求功勞，都懼怕和斌而不敢進行；也有人謊報情報以引起衝突，和斌一定會拆穿他們的陰謀。所以他管治的地方都平安無事，士大夫們都稱贊他。

子詵，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强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召詵計事，悦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劾詵覘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

兒子和詵，因爲父親恩蔭任爲河北副將，累積做官爲右武大夫、威州刺史、雄州知州。向朝廷獻上制勝强遠弓式，能在三百步以外射穿堅硬目標，邊地人稱之爲"鳳凰弓"。進升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善於偵察瞭解敵人軍情。童貫攻打燕，召和詵做參謀，很賞識他。分出自己的部下士兵給和詵，讓他任副統制，跟從种師道在白溝駐軍，十二天後撤軍。追兵趕來，颳北風，下雹子，將士不能相視。契丹責備他們違背盟約，傍晚，纔回到軍營。因而童貫認爲契丹還强盛，不可攻取，彈劾和詵偵察不實，和詵被貶爲濠州團練副使，安置在筠州。

詵始興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

和詵開始提出攻取燕的計謀，見形勢逐漸發

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生變異，則又認爲不宜攻取，因而平定燕後朝廷大赦，惟獨和詵不能歸還。後來復官，去世。

劉仲武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寨，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諜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州，進東上閤門使、知河州。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年間，在殿廷考試射術成績優異，補授官職。數次從軍，累積任官爲禮賓使，任涇原將領。夏人謀劃進犯天聖寨，渭州主帥傳檄各地將領會兵，約定說："過某一天如果賊軍不來，就撤回去。"劉仲武偵探到敵人出兵的準確日期，請求暫緩分路退兵。主帥不高興，僅留下一位將領和劉仲武的部隊，敵人如期到達，劉仲武奮力作戰將其擊退。升任皇城使、熙河都監。跟從大軍收復湟州，進升爲東上閤門使、河州知州。

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

吐蕃趙懷德、狼阿章率數萬人叛亂，劉仲武與敵相持數日，暗中派遣兩位將領率一千騎兵去衝擊敵營，告誡說："敵人如果出兵，不要相戰，趕快撤還，道路左邊布有埋伏。"兩位將領退兵，羌人果然追來，遇到伏兵而潰敗，斬首三千級，收復了西寧州。不久，懷德、阿章投降。累積進升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

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

輔佐高永年西征。劉仲武主張應穩重防守，高永年則輕敵出戰，於是大敗。劉仲武引咎自我彈劾，坐罪流放嶺南。處分令還没下達，劉仲武又與夏人交戰，足部受傷。朝廷憐憫他，寬免了他的罪過，任命爲西寧都護。

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玻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閤門祇候。

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復積石軍，邀請劉仲武計劃這件事。劉仲武說："朝廷大軍進發，羌軍必降；殘兵退守敵穴，我們可乘勝追擊。但在河上築橋費功大，决非幾天的事情，緊要之事是要預先準備的。如果向上請示再等待答覆，恐怕會失去時機。"童貫允許他因利乘便、見機行事。臧征僕哥果然來相約投降，但要索取一子爲人質。劉仲武就派遣兒子劉錫前往，河橋也修好了。劉仲武率師渡河，捉拿羌王而歸。童貫遮掩劉仲武的軍功，劉仲武也不自加說明。徽宗派遣使者帶着賞功的玉瑗趕到邊塞，賜給俘虜羌王的人。詢訪到劉仲武，皇帝召見應對，慰勞道："高永年因爲不用你的建議而軍隊失利，臧征僕哥的投降，河南的平定，都是你的功勞啊。"

又問他有幾個兒子，答道：“九個。”都授予官爵，劉錫被授任閤門祇候。

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静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宫，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曰威肅。子錡，别有傳。

劉仲武任西寧州知州，調任渭州，召任龍、神衛都指揮使，又赴熙州、秦州，任步軍副都指揮使。熙主帥劉法死，劉仲武又任熙、渭都統制主持全部事務。歷任徐州觀察使、保静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因年老，任明道宫提舉，再次赴熙州任職。任職期間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追贈檢校少保，謚號爲威肅。兒子劉錡，另有傳記。

曲珍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代是有名望的族姓。寶元、康定年間，夏人數次入寇，曲珍的叔伯父糾集族人抵抗，使敵人不敢侵犯。於是曲氏家族就以具有武才長期聞名於邊塞。

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鬥，遂俱脱。秦鳳都鈐轄劉温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温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閤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内殿崇班。

曲珍喜歡馳馬習劍，曾與叔父出塞打獵，突然遇到夏人，陷入包圍之中，就呼喊着奔馳衝擊，敵兵潰散，得以逃出，回頭發現叔父没有趕到，就又手持短劍返回戰鬥，終於一起逃脱。秦鳳都鈐轄劉温潤非常賞識曲珍的才能，有一天，出示寶劍命令道：“誰能在百步以外射中一枚銅錢，就給他這把寶劍。”許多少年射了一百次也不能射中，曲珍後來趕到，一箭就射中。跟從劉温潤修築古渭城，與羌人激戰，首先衝鋒陷陣。任綏德城監押，帶領孤軍抗拒敵寇，殺死他們的酋長，加官閤門祗候。因在洮西有功，升任内殿崇班。

郭逵、趙卨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源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形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劍、鞍勒，命有司蠲其鄉徭賦，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

郭逵、趙卨南征時，曲珍任第一將。自右江進軍，招撫接管了廣源三州十二縣，降伏大小僞官一百六十人，老少三萬六千人。這次出兵，曲珍功蓋其他將領，升任西染院使。患病，乘車還京，神宗派使者來問候，一會兒，命令他進宫應對。曲珍考慮到兩位主帥不和睦，皇上召見必定會提及這件事，如果發言肯定會涉及到誰是誰非，將無法回答，於是就以病未痊愈爲理由推辭了。皇上再次派人獎勞，賜給弓劍、鞍勒，命令有關部門免他家鄉的徭賦，提升爲鄜延鈐轄，進任副總管。

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

跟從种諤攻打金湯、永平川，殺敵二千人。

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曰："敵兵衆甚，公宜退處内栅，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嗇，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摇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没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

累遷客省使，升爲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徐禧築永樂城，曲珍領兵跟隨。剛開始動工，羌人數十個騎兵渡過無定河前來探察工程，曲珍要去追殺，徐禧不許。偵察兵報告説夏人正在緊急聚集軍隊，曲珍請徐禧回米脂自守。第二天敵人果然來到，徐禧又趕到，曲珍説："敵兵很多，你應該退回營栅内，傳告其他將領助戰。"徐禧笑道："曲侯老將，怕什麽呀？"夏兵正在渡河，曲珍請求乘敵人還没集合就發動攻擊，又没得到允許。到敵軍緊急攻城時，又勸徐禧説："城中井深水少，士卒非常口渴，恐怕不能堅持多久。應該乘我軍士氣未衰，突圍而出，讓人們各自求生。"徐禧説："這座城占據重要地勢，爲什麽要抛棄？而且身爲將帥却逃跑，軍心就會動摇了。"曲珍説："我并非愛惜自己，衹是想到國家的敕使、謀臣一起死於此地，有辱國家罷了。"幾天後永樂城陷落，曲珍縋城而出幸免於難，子弟死了六人。因而坐罪貶爲皇城使。皇帝瞭解到曲珍并没有罪過，就傳令他自加安養，等待以後效用。

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虚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元祐初年，任環慶副總管。夏人入寇涇原，號稱四十萬人，曲珍領兵奔走三百里直搗敵人的空虚之地，在曲律山大敗敵人，俘虜、殺死一千八百人，解了涇原之圍。進升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去世，享年五十九歲。曲珍善於撫愛士兵，能得到他們的以死效力。雖然不瞭解詩書，但却忠誠質樸、愛好仁義，這是出於天性。

劉闃

劉闃字静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彦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闃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闃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彦博以爲然。穴成，闃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

劉闃字静叔，青州北海人。憑武藝力氣任軍校，跟從延州軍出塞時遇到敵人，左耳中箭，而繼續戰鬥，人們都佩服他的勇敢。跟從文彦博征討貝州，趕到城下，想攀墻登城，賊兵用曲戟鈎住了他的鎧甲，劉闃撕裂鎧甲得以墜下。有人建議挖地道進入城中，劉闃説："掘地就要堆積泥土，賊軍就能發現。這座城靠着河水，如果白天用囊盛土，夜間投入河中，就不會被發現。"文彦博認爲可行。地道挖成，劉闃手持短劍首先衝入，士卒們跟隨着，於是登上陴墻，攀繩而上，天亮時，部隊全部攻入城中。平定貝州，劉

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

閬功勞最大，升爲虎翼指揮使。積功升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

韓絳宣撫陝西，詔閬自河東爲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閬自殿後，率鋭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

韓絳宣撫陝西，詔命劉閬自河東出兵呼應。到達鐵冶溝，夏人聚集而來。士卒懼怕，劉閬親自走在部隊後面，帶領精兵驍將與敵搏鬥，飛射來的箭遮蓋身體而不退却，敵人終於撤退。

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堤防墊急，閬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閬躬往浚决，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任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堤壩陷塌，劉閬請求郡守掘開青楊道口來泄洪，但没有人敢承擔這個責任。劉閬親自去掘壩泄洪，洪水退去，冀地的人們都依賴他而免遭不幸。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郭成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咩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從軍，任供奉官。朝廷大軍進發靈武，郭成率領涇原部隊在漫咩隘擊敗夏軍。到達城下，有個騎白馬的羌兵奔馳到陣前，大將劉昌祚説："誰能拿下這個人?"郭成躍馬向前，斬其首級獻上，因而進升四級官階。

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寨。渭帥章楶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争，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没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并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婿。

朝廷築平夏城，要安排將領守衛，并在四周建立五個營壘。渭州主帥章楶問諸位將領誰能守衛，都説："非郭成不可。"就讓他去守衛。夏人怨恨失去疆土，要傾國而出争奪土地，謀劃説："平夏在各個營壘中最大，郭成最懂得用兵。"於是就從没煙峽開始連營百里，射來飛石火炬，晝夜不息。郭成和折可適商定乘勝深入，率領一萬騎兵分頭并進，於是俘虜了阿埋、都逋兩位大首領。捷報傳到朝廷，進升他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命令各路部隊合力修築綏戎、懷戎兩個堡壘，郭成獨自擔當匯合水流的工役，暴露雪中，患病而死。皇帝非常哀悼，賜給錢帛來助辦喪事，讓他的女婿擔任官職。

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没，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郭成輕視錢財喜好施捨，名震西部邊疆。去世後，廉訪使者王孝竭告訴了朝廷，皇帝親筆書寫回報説："郭成盡忠報國，對人民有功，應列入祭祀的禮儀之中。"把他的祭廟題爲"仁勇"。兒子郭浩，紹興年間任西部邊塞大將，官至節度使。

賈嵓

賈嵓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

賈嵓字民瞻，開封人。年輕時，精通騎馬射

騎射，喟然嘆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

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寨甚急，嵓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嘆，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

嵓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箭，曾長嘆道："大丈夫生在世上，應當自强奮發，去揚名聲耀家族。"於是就離家從戎。神宗選拔有武藝的人才，任賈嵓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

林廣討伐瀘夷，徵召賈嵓任前鋒。又做河東將領，在明堂川大敗西夏部隊。累積功勞升任莊宅副使及路監。紹聖年間，夏兵數萬人包圍了麟州神堂寨，情况危急，賈嵓率領數百名騎兵前往救援，命令部下説："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育你們，正是爲了在關鍵時候使用啊。今天我們雖然力量不如敵人，但要誓死報國！"衆人感奮激勵，就沿屈野河行軍，走了五里路，占據北攔坡嶺的高地，一箭射死了敵人的酋長，敵人驚惶潰散。哲宗贊嘆，賜給他袍帶。任皇城使、威州刺史，升任路鈐轄。

賈嵓在兵戎間二十年，有智謀才略，能够安撫控御士卒，每戰必勝。正值朝廷召見良將，賈嵓就被留下提升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升任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去世，享年五十二歲，贈官雄州防禦使。

張整

張整字成伯，亳州酇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

調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猺獠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則噪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艨艟，建旗鼓，溯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鬥，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猺，責監

張整字成伯，亳州酇陽人。最初隸屬皇城司御龍軍籍，補授供奉官，任利州、文州都巡檢使。邊區夷人每年都到內地搶掠，官吏們習慣於不去計較抵抗，甚至還送給他們財物，他們逗留很久纔離開。張整恨他們貪暴没有休止，就秘密招募敢死隊，等到他們來到時幾乎把他們全部消滅。有司彈劾張整製造事端，但神宗贊許他，并不追究。

調任荆湖將領，開拓溪蠻一帶的疆土，修築九座城池，駐兵鎮守。又在大田戰勝蠻軍，一年中三次升職。猺獠一萬人乘舟屯駐托口，逼近黔江城，當時纔有五百個守兵，大家非常恐懼。張整把一半部隊埋伏在托口旁，命令説："等我天亮時渡過金斗崖後，舉旗爲信號，你們就鼓噪而上。"到天亮，率領另一半部隊，裝備戰船，樹立旗鼓，逆流猛進。賊軍望見後大笑。舉旗後伏兵躍出，前後合擊，人人殊死拼搏，蠻兵奔跑踐踏掉入江中，被殺的和被俘的不計其數。任廣西

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

鈐轄，因殺死投降的徭人，貶官監江州酒稅。後又任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

整莅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整治軍嚴明，哲宗曾向各位大臣詢問起他，召見張整入對，提拔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去世，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歡噪。

張蘊字積之，開封的將家子弟。從軍做小校，在劉昌祚部下。進軍靈州，遇敵中箭，張蘊拔出箭鏃繼續戰鬥，立功而被賜以金帶。跟從大軍征討安南，到達富良江，其他將領猶豫不前，張蘊撩起衣服首先渡河，衆人在後跟隨。蠻兵逃跑，讓巫師散髮登上山崖詛咒制勝，張蘊用箭射擊，巫師應弦而死，全軍歡騰。

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吴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狹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

歷任京西、涇原將領，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知軍，儲備粟米多達三十萬斛。領兵攻取宥州，在大吴神流堆戰勝夏軍。宥州監軍率領一千鐵騎奔向松林堡，張蘊得到情報，就在長城嶺駐兵等待，告誡部下説："賊軍遠道而來士氣旺盛，但一旦停下就會疲憊，趁其疲憊而攻擊他們，必勝。"果然獲勝而歸。夏人侵犯順寧，張蘊在峽谷裏設下埋伏，約好聽到呼聲就衝鋒，俘虜、消滅一百一十人，繳獲很多戰馬、器械。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

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毅。

顯肅皇后的母親從鄭氏那裏再嫁給張蘊，徽宗屢次要以皇恩提升他的官職，張蘊都極力推辭而不接受，人們都認爲他賢良。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贈官感德軍節度使，謚號爲榮毅。

王恩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强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鬥，意氣彌厲。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遥與語，一夕，羌引去。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因擅長射箭而進入羽林軍，神宗檢閲衛士時，王恩挽强弓射中目標，而且神宗欣賞他容貌不凡，授任供備庫副使。做河州巡檢時，夏羌侵犯蘭州，王恩在城下戰鬥，身中兩箭，拔去再戰，鬥志更加昂揚。升任涇原將領。曾帶兵進軍萬惠嶺，士卒飢餓想吃飯休息，王恩却下令加倍速度趕路，衆人議論紛紛。不久就遇到數萬敵軍，王恩率部隊先進入營壘，裏面水井和炊竈都齊備，部下纔佩服他。羌軍趕到營壘前求見，王恩單槍匹馬出來，遠遠地與羌

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射，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嘆息。

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争鋒，宜以全制其敝。彼野無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羌既退師，果大獲。

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

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眷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塘濼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堤防爲長衢，浚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

軍對話，一夜後，羌軍退去。

哲宗召見王恩，對左右大臣説："我父王的隨身衛兵，都像他這樣雄壯非凡。"留下任龍、神衛都指揮使，又任馬軍都虞候。契丹的使者來朝，皇帝命令王恩陪射，使者問："聽説涇原有王騎將，就是這位吧？"回答道："對。"射三箭都射中靶心，使者的隨從們都交口贊嘆。

出任涇原副都總管，總領秦、渭、延、熙四路兵馬，修築西安城，建成臨羌、天都十多座堡壘。羌軍包圍平夏，部下們都想出戰，王恩説："賊軍全國出動遠道而來，很難和他們正面争鬥以决勝負，應該以我們的優勢制服他們的缺陷。野外没有東西可掠奪，他們必定會撤離，退兵時遇到埋伏，定會大敗。"就先派一萬士卒去設下埋伏，羌軍退兵後，王恩的伏兵果然大獲全勝。

徽宗繼位，王恩以衛州防禦使的身份調到熙河，又改任渭州知州。搜括隱瞞未報的土地二萬三千頃，安排弓箭手耕種駐守，分爲三十一部，用這種方式來减省軍糧的供給。有的邊疆大臣提建議用戰車打仗，皇帝詢問王恩，王恩説："戰車古代就有，如偏箱、鹿角都是，今天與古代相距甚遠，人們都不熟悉，恐怕有緊急之事時難以實用。使用不熟悉的武器，與敵人周旋，那就是先自取失敗了。"皇帝認爲他説的對。任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

曾經淘汰禁軍士卒數十人，樞密院請求讓都承旨復審，王恩説："朝廷選三帥，授予軍政大權，今天免去數十名庸劣的士卒還有懷疑，其他事情就會什麽也做不好。"皇帝爲之立即停止派官復審。皇帝對王恩非常恩寵，賜給住宅，又把城西之地賜給他作爲園林。生病，以檢校司徒退休。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贈官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是章惠皇后的族孫。歷任官職爲信安保定軍知軍、霸州知州。堤壩與湖水之間地勢低濕，很容易積水，當地居民鋪上木板纔能走過。應詢命令增高堤壩築成大路，疏通兩旁從而排出積水，百姓依賴它得到便利。任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因爲歸信、容城兩縣弓箭手爲

懼，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盗，彼安能禁我？"卒增之。

契丹所畏懼，就想增加到一千人，有人説這樣做恐怕會生發事端，楊應詢説："我們是爲了防備别的盗賊，他們哪能干涉我們的事情呢？"最後增加了士兵。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并塞，中外恫疑。應詢曰："是特爲虚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温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

任雄州知州，朝廷奪取了很多西夏的土地，契丹以婚姻關係爲理由，派遣使者來請求歸還，没得到同意，就在邊境上聚集軍隊，朝廷内外又恐懼又懷疑。楊應詢説："這是特意虚張聲勢來恐嚇我們罷了。希望整兵積糧來顯示我們有準備，敵人就會聞風自已收兵。"第二年，敵人果然撤軍。契丹又派遣宰相蕭保先、牛温舒前來請見，皇帝詔命楊應詢在邊境上接迎。楊應詢回來後，皇帝問他們來幹什麽，楊應詢答道："他們希望遵守以前的協議。"不久他兼任高陽關路鈐轄。

邊人捕得北盗吕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盗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邊地有人捕獲了北方盗賊吕懺兒，契丹宣稱這是掠搶平民，皇帝詔命釋放。楊應詢説："我知道抓獲的是盗賊，因爲敵人的請求就把他送回去，這是膽怯的表示。"不放掉。敵方就抓我方的平民爲人質，堅決要追回吕懺兒。楊應詢因爲違反詔命而降低官階，再次升遷爲洋州觀察使。入朝任萬壽觀提舉。接待契丹使者時，應當賜給使者柑，但因進貢没到，有關部門就用别的物品來代替柑子，使者不接受，楊應詢用言語折服他，他纔下拜接受。又任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贈官昭化軍節度使，謚號爲康理。

趙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鬥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蘇。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因勇敢應募入軍，跟從王韶攻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受重傷，對趙隆説："我渴得要死，有水喝就能活下來。"當時天已黑，泉水靠近敵人的軍營，趙隆獨自偷偷地過去，把衣服泡入水中浸濕。賊兵發覺，趙隆邊戰邊走，終於回來，把衣服裏的水擠出來給姚麟喝，姚麟纔蘇醒過來。又跟從李憲攻破西市。大軍討伐鬼章，河外的各羌部落都派兵救援。趙隆率領部隊首先趕到，砍斷了橋梁，鬼章失去了援兵，就被抓獲。

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

任涇原將領，平夏川之戰，他的功勞最多。

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

崇寧年間，統領熙河部隊，率前軍出邈川，參與收復鄯、廓。夏人侵犯涇原，皇帝命令熙河部隊深入敵後拖住敵軍，不要讓他們全力攻打東方。部隊到達鐵山，趙隆首先衝鋒，戰士們都殊死拼搏，夏人終於撤退了。趙隆被召到宫中，徽宗慰勞他說："鐵山之戰，都是你的功勞。"

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羌豪信服，十二種户三萬六千，願比内地。

童貫曾與趙隆討論燕雲的事情，趙隆堅決主張不要攻打。童貫說："您如果能與我一起做這件事，以後一定會得到特殊提拔。"趙隆說："我是一個武夫，豈敢爲了得到獎賞而敗壞祖宗二百年來的和好？以後雙方如果出現裂痕，我萬死也不足以抵償我的罪責。"童貫知道不可强求，就上報讓他知西寧州，任隴右都護。羌人首領信任佩服他，共十二個部落三萬六千户，願意歸附内地。

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羌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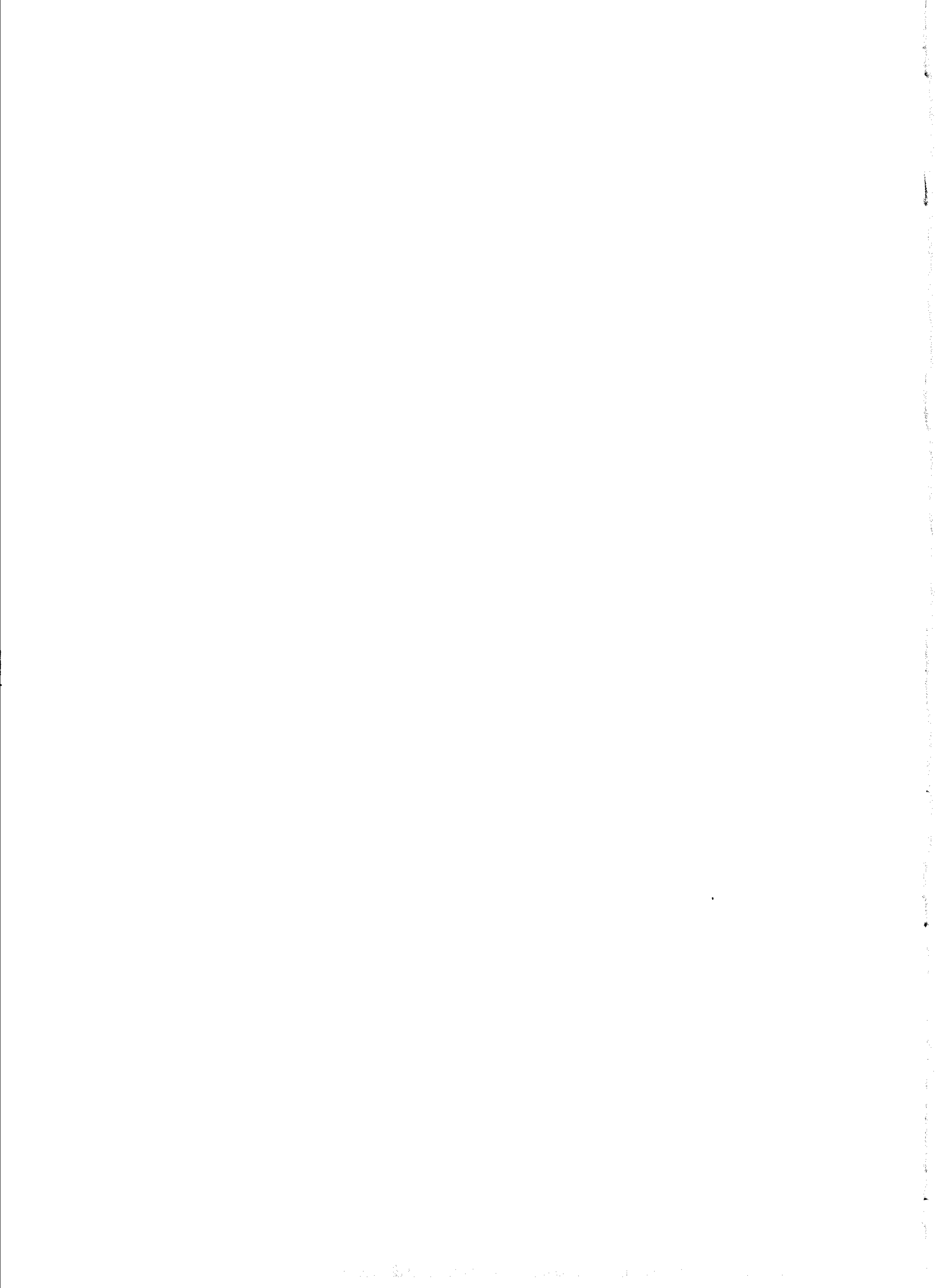
主帥劉法西征，趙隆用奇兵襲擊羌軍，羌軍潰敗，就修築震武城。任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任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去世，贈官鎮潼軍節度使，皇帝命令文學侍從之臣撰寫碑文，親筆用篆字書寫碑額爲"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嘆。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籛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崖，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嵓、恩之善射，閿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贍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誂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

論曰：統治國家的人不可忘記軍事裝備，所以高祖以武力奪取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感嘆。但是身爲將領的人最可貴的，不祗是武勇，而必須以忠誠爲主導，以智慧爲根本，以勇敢來行事，關於他們的功績，雖有大小的區别，但都足以尊崇君主衛護民衆。苗授主張籛南不可築城，苗履不肯討伐阿章，周永清不出讓疆土給敵人，王文郁撫納香崖，劉紹能忠誠勇猛，曲珍忠樸好義，王光祖、楊應詢對敵情明瞭，張守約和張整治軍嚴明，和斌、李浩善於作戰，賈嵓、王恩善於射箭，劉閿出擊就搶先登城，撤退就勇於殿後，這些人雖然才能各異，但在邊境上勝任征戰抵禦侵略的職責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郭成因爲捍衛邊陲，辛勤國事而犧牲，詔命贊美，得以獨自立廟享受祭祀，理應如此啊。王君萬以誣陷報復私仇，王贍狡詐喜功，國家有一定的刑罰，父子二人都貶謫致死，也是應該的。和誂最初提議攻打燕，最終又改變了主張，朝廷既然罷

己，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免了他的官職而很快就恢復了，這是執法不當。至於劉仲武兵敗就引咎責己，勝利就不宣揚功勞，趙隆不願意挑起爭端去求取獎賞，張蘊安分守己而推辭榮華富貴，均有士君子的品行，更是武士所難能做到的。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梃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决，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

趙挺之字正夫，是密州諸城人。考取進士。熙寧年間興建學校時，派往登、棣二州任教授，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給士卒緡錢，知府貪婪而昏庸，没有及時發放，士卒憤怒喧鬧，手持白梃衝入官府。知府急忙躲避，左右的人都跑光了。趙挺之坐在堂上，大聲問明情况，立即發放庫中的賞錢，又懲處了帶頭鬧事者，衆人立即安定下來。魏地一帶的黄河屢次决口，議政事的官員想要搬遷宗城縣。轉運使傳檄趙挺之前往察視，趙挺之説："縣城依傍高原近千年了，河水從未侵犯過它。現在所選的縣城新址不如舊址，肯定會成爲民衆的禍害。"當政者最終還是搬遷了城址，僅僅過了二年，黄河水果然毁壞新城，把居民幾乎都冲走。

召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

召入趙挺之試任館職，任秘閣校理，遷任監察御史。起初，趙挺之在德州，本想施行市易法。黄庭堅監德安鎮，認爲鎮小民貧，經不住徵斂索求。到被召用時，蘇軾説："趙挺之徵斂百姓，學識和品行都不可取，怎能受到選用。"到現在，趙挺之彈劾蘇軾草麻中説到"民衆勞苦"，認爲是誹謗前朝皇帝。不久因不檢舉蔡確而獲罪，通判徐州，很快爲楚州知州。

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

召入任國子司業，歷任太常少卿，代理吏部侍郎，授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出使遼，遼主正患病，不親自設宴款待，而讓近臣去客館招待。一年的用餐都在客省，與其他小國的使者一樣，

等，挺之始爭正其禮。

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

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奸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挐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趙挺之隨即要求遼端正禮節。

徽宗即位後，任禮部侍郎。哲宗的靈位要祔祭於祖廟，有大臣議論也要遷祔宣祖靈位入廟，趙挺之建議："皇上跟哲宗是兄弟，同一世；宣祖不應當遷祔。"皇帝聽從了。拜授御史中丞，任欽聖后陵墓儀仗使。曾布因使官事宜兼任職務，知道宮禁中的密旨，指使趙挺之建議恢復以前新法，這時趙挺之排斥抨擊元祐黨人不遺餘力。由吏部尚書拜授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當時蔡京獨任宰相，皇帝打算配置輔佐，蔡京極力推薦趙挺之，於是就拜任爲尚書右僕射。

任相後，與蔡京爭權，屢次上書陳說他的邪惡，并且請求辭職以迴避。作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任京城。請求回到青州，就在入宮辭行時，恰好彗星出現，皇帝心想是災禍的徵兆，就全部撤消了蔡京的那些弊政惡法，罷免他的相位，召見趙挺之説："蔡京的所作所爲，都如卿所說的那樣。"加任趙挺之特進，仍然任右僕射。蔡京在崇寧初年，開始興起邊塞戰事，用兵連年不斷。皇帝臨朝處理國事，告訴大臣說："朝廷不可跟四夷産生紛爭，一旦開始紛爭，禍害招來，不可解除，士兵和百姓肝腦塗地，這哪裏是人主愛民恤物的本意！"趙挺之退朝時對同僚說："皇上志在息兵罷戰，我們理應順從。"不久蔡京恢復相位，趙挺之仍然以大學士使佑神觀。不久後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追贈司徒，謚號稱爲清憲。

張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俶儻，豪視一世。調通川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

張商英字天覺，是蜀州新津人。身材魁偉，容貌恣態如玉石聳立。自負卓異，雄視世間。調任通川主簿。渝州蠻叛亂，他說服酋長投降。徵召知南川縣。章惇治理夔夷，侮辱郡縣官吏，没人敢跟他共語。部下使者想到惟獨張商英有能力跟他抗衡，就傳檄召到夔。章惇詢問人才，使者介紹張商英，章惇就召喚到屋裏一起吃飯。張商英穿着道士服裝，長揖後坐下。章惇隨意狂言亂語，張商英不時加以辯駁，智慧更高一籌。章惇極爲高興，把他作爲上等客人招待。回到朝廷，把他推薦給王安石，因而被皇帝召見問話，從檢

史。

正中書禮房升任爲監察御史。

臺獄失出刼盗，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忿，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彦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税，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溈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税。

御史臺管轄的牢獄對劫盗判罪太輕，樞密檢詳官劉奉世上書駁議，皇上下詔讓糾察司彈劾治罪。張商英上奏說："彈劾這件事是出於大臣的私忿，請求皇上作主，使我們這些耳目官不被皇上親近的大臣所迫害。"神宗因而就不治罪。張商英隨即上書説劉奉世庇護博州地方重判囚犯，由此羅列樞密院官吏十二件徇私事件，抨擊樞密院大臣，於是文彦博等人上交官印請求辭職。下詔責成張商英監督荆南税收，十年後，纔任命爲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張商英曾經薦舉舒亶是可用的人才，這時，舒亶知諫院，張商英把女婿王溈之的詩文送給他看，舒亶把這些詩文上交并奏告，認爲是托人求情，朝廷因此責成張商英監赤岸鹽税。

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廋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駡祖"之語。吕公著聞之，不悦。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

哲宗初年，任開封府推官，屢次找執政者要求晋升職務。朝廷逐漸改變新法中那些對民衆不利的法規，張商英上書說："'三年也不改變父親的做法，可以説是孝了。'如今先帝墳土還没有乾，就要改變原來的法規，這算作孝嗎?"又寫信給蘇軾請求到臺院任職，其中隱語有"老僧想住烏鴉寺廟，呵駡佛祖"的話。吕公著聽説了，不高興。出任提點河東刑獄，連續任河北、江西、淮南使者。

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絶今古，而司馬光、吕公著、劉摯、吕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内，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内侍陳衍以摇宣仁，至比之吕、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毁冢；言文彦博背負國恩，

哲宗親自當政時，召任爲右正言、左司諫。張商英怨恨元祐大臣不任用自己，就極力攻擊他們，上疏說："先帝的崇高品德和宏大事業，空前絶後，而司馬光、吕公著、劉摯、吕大防却提拔親朋好友，大膽進行譏諷非議。詳定局所建置的策略，中書所議定的，户部所施行的，百官所評論的，文人所寫作的，無非都是指摘挑剔，鄙視嗤笑，想在内清除陛下的輔佐，在外驅逐陛下的大臣，天下形勢，非常危險啊。如今皇天清明，賞罰還不公正，懇請發放禁省中前後所檢閲審核的文件，交給臣等詳細看閲，貼簽揭出，做上標識後呈上，陛下和大臣們加以斟酌并决定是非。"隨即指責内侍陳衍以動摇宣仁太后，甚至與吕、武相提并論；請求收回贈給司馬光、吕公著的謚號，搗毁他們的墓碑和墳墓；説文彦博忘

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捭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概類此。

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

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

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峽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恩負義，以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等人，都相繼受到譴責。又説："希望陛下不忘元祐的時候，章惇不忘汝州的時候，安燾不忘許昌的時候，李清臣、曾布不忘河陽的時候。"張商英的論説帶着挑撥和煽動，用聳人聽聞的語言激怒世人，大概就類似這些。

章惇、安燾相互仇恨，張商英想幫助章惇，尋求可以陷害安燾的事情。陽翟百姓蓋氏的養子蓋漸，起初被祖母趕出家門，家中財産歸女兒所有，元豐年間上訴後得不到公平裁決。張商英議論這件事冤枉，誘導蓋漸蒙蔽官府，并到御史府揭發安燾的親家爲蓋家女兒説情疏通。哲宗不支持張商英，改任爲左司員外郎。不久，與蓋漸暗地勾結的事情都暴露了，被責成監江寧酒税。起用爲洪州知州，任江、淮發運副使，入朝代理工部侍郎，遷任中書舍人。謝恩的奏表中常詆毁元祐時各位賢臣，衆人更加畏忌他的言論。徽宗時出任爲河北都轉運使，降職爲隨州知州。

崇寧初年，任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任宰相，張商英跟他友善，遇到草擬朝廷公文時，就大加褒美。不久拜任尚書右丞，轉任左丞。又跟蔡京政見不同，數次詆毁蔡京"身爲宰相，却一心迎合君主"。御史認爲這不是他所應説的話，并且找來張商英所寫的《元祐嘉禾頌》以及《司馬光祭文》，斥責他立場反覆無常。罷職後知亳州，列入元祐黨籍。

蔡京被革去宰相職務并且在官籍中除名時，張商英知鄂州。蔡京恢復相職時，他以散官的身份被安置在歸、峽兩州。大觀四年，蔡京再次被放逐時，張商英被起用爲杭州知州。入宫接受召見，上奏説："神宗制定法律，目的是除去大害、興建大利，如今若是真正一一施行，就可以達到恢復新法的完美了。新法如果有弊病，不能不變動，但不要丢失它的基本意願就行了。"留在朝中任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很快，任命其爲中書侍郎，於是拜任尚書右僕射。蔡京長久以來竊奪國家政權，朝廷上下都怨恨憤慨，看到張商英敢於提出異議，多次稱贊他是賢臣，徽宗因爲他有聲望就任他做宰相。當時長期乾旱，某日彗

星出現在天空，當天晚上，彗星消失，第二日，下雨。徽宗欣喜，大字書寫“商霖”二字賜給張商英。

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横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内侍無至團練使。有勛勞當陟，則别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

張商英處理政務公平，認爲蔡京雖然標榜恢復新法，但却不過是藉此來威脅控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罷了。這時候就大力變革弊政，廢除當十錢進而理順貨幣，恢復轉般倉進而廢除直接輸運，施行紙錢以便於通商旅行，免除無理的税賦以便減輕百姓的負擔。勸説徽宗節制浮華奢侈的生活，停止興建土木，貶退投機佞臣。皇帝對他頗有幾分畏懼，曾經修飾裝潢升平樓，告誡主管官吏凡是遇到張丞相騎馬趕到，都得把工匠藏在樓下，直到他走過去纔恢復工作。任楊戩爲節度使，張商英説：“祖宗法規，内侍不晋升爲團練使。有功勛而應當提升的人，則應另外設置昭宣、宣政等使官加以褒獎，從没有聽説過要授予旄鉞掌軍權的。”堅持不簽發任命，輿論更加稱贊他。

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眷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

然而他志大才疏，凡是要做某事，先公然聲稱，所以那些不受益的人得以預先商量對策。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釀羅織他的短處，先使人在朝廷非議張商英的門下客唐庚，放逐到惠州。有位叫郭天信的人，以方技的身份從屬於太史局，徽宗還没被立爲太子時，他曾説徽宗將會登上皇位，從那時起逐漸受到寵愛。張商英因爲僧德洪、門客彭几的關係與他有談話往來，事情被覺察，在開封府受審訊。御史中丞張克公上疏攻擊他，他因而就以觀文殿大學士爲河南府知府，不久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在衡州安置。郭天信也被驅逐致死。蔡京因而重新被任用。

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

不久後，太學諸生議論張商英冤枉，蔡京恐懼，就請求皇上讓自己安適閑居。張商英隨即又恢復原官職。宣和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追贈爲少保。

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張商英任宰相，正好在蔡京之後，稍稍改變一些弊政，如同飢餓的人容易滿足一樣，所以他得到忠直的名聲。靖康時表彰司馬光、范仲淹，而張商英也被追贈爲太保。紹興年間，又賜給謚號叫文忠，天下人都認爲不合適。其兄叫張唐

英。

張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羡。

張唐英字次功。少年時刻苦讀書，以致成年累月不知肉味。進士及第，翰林學士孫抃看了他的《正義》五十篇，認爲可與馬周、魏元忠相比也不過分。推薦考試賢良方正科，不去。調任穀城令。縣府的菜園每年種植生薑，出租給百姓種植，百姓交還應付的部分，縣府再賣出取得利息，上級檢查官員認爲這是富縣。張唐英來到這裏，空閑園地，種植一千棵柳樹，在當中建立一個柳亭，知道這事的人都贊賞羨慕。

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潁王爲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

英宗繼皇位，張唐英呈上《謹始書》說："後嗣被立爲儲君，恐怕以後肯定會有人引用漢朝彭越封定陶的典故來迷惑皇上的視聽，希望皇上及早加以制止。"隨即濮議果然興起。皇帝病了，皇太后垂簾聽政，張唐英又上書請求立潁王爲皇太子。神宗做了皇帝，瞭解張唐英的爲人，升任爲殿中侍御史。入宫對議，皇帝問他爲什麽還穿綠色官服，回答道："我應穿的紅色官服當然得到了，我交給了我的父親。"皇帝嘉獎他的孝心，賜五品官服。

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巨，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

皇帝正在勵精圖治，急需人才，張唐英說："江寧府知府王安石有才略道德，適合在陛下左右。"又議論皇家宗室俸祿多費用大，應當用讓他們擔任公務的辦法來削減；天下苦於差役不均，爲什麽不想一些減輕百姓負擔、爲民衆代勞的辦法呢。他的辦法後來施行了一些。皇帝正想重用他，因遭父喪而離職，不久去世。

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

張唐英具有著史才能，曾經撰寫《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流傳於世。

劉正夫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虚、吴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末級。久之，爲太學録、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

劉正夫字德初，是衢州西安人。未成年時就進入太學，有名聲，與范致虚、吴材、江嶼一起號稱"四俊"。元豐八年，尚書省的奏書把他的名字列爲授官的優秀人選，但是犯了高魯王的諱，共五人都被列在廢除之列。宣仁后說："皇家以外的私諱剛頒布不久，不能因這事妨礙寒士。"命令把他列在靠後的名次。過了一段時間，任太學録、太常博士。爲母親服喪期滿，御史中

除左司諫。

丞石豫薦舉他，被召進京，途中授任左司諫。

時方究蔡邸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謡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説，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閲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

當時朝廷正究查蔡邸案，劉正夫入宫應對，徽宗説話時談到這件事，他很自然地引用寫漢文帝弟淮南王劉長的“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這首漢代民謡來對答。皇帝感動，撤銷了此案，對待蔡王像原來一樣。有一天，對劉正夫説：“兄弟之間的事，是人們所很難插話的，惟獨卿能做到這種程度，以後必定能成爲國家輔臣。”又説：“元祐、紹聖年間所修訂的《神宗史》，相互都有得失之處，應當折中它們的觀點，把真實的史事傳布萬世。”於是下詔訂正成爲定本，就讓劉正夫以起居舍人任編修官。不到一個月，遷任中書舍人，進爲給事中、禮部侍郎。

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録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閲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綖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衮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衮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

蔡京占據宰相職位，劉正夫想依附并扶持他，上奏説道：“最近朝廷有關官員正編纂登録朝廷繼承貫徹先王法度的志向及施行的政事，本人希望能爲這件事貢獻自己的力量。”下詔讓他詳細審閲。蔡京被罷官，劉正夫又與鄭居中暗中支持蔡京。蔡京對劉逵恨之入骨，而劉逵與劉正夫友好，蔡京雖然得到劉正夫的幫助，但是也不喜歡他。由於章綖鑄錢案件涉及到劉正夫，當時劉正夫正出使遼回國，蔡京暗中指使有關官員追捕他。皇帝瞭解事情的真象，衹是降了劉正夫兩級官職。蔡京又把他貶到成都，劉正夫入宫告辭，被留下任翰林學士。蔡京更不罷休，策劃是非來陷害他。劉正夫在春天宴會上所作的樂語中，有“紫宸朝罷衮衣閑”的句子，蔡京的同黨張康國秘密告訴皇帝説：“身穿衮服的帝王和大臣怎能説是清閑？”結果改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南府知府。

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

召入任工部尚書，拜任右丞，進升中書侍郎。太學諸生學習音樂結業，蔡京準備封官給他們。劉正夫説道：“朝廷長期培育人才，依據計劃法規按時録用，如果把他們與伶官的情況混爲一談，以録用伶官的方式來進入仕途，這能不使學子們感到羞慚嗎？”東去封禪的儀禮物品都已具備，劉正夫請求諫議此事，竭力陳説不可行的理由，皇帝的想法都被他説服而停止實施，更加

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内殿，長子皐民掖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静軍，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禄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皐民爲兵部侍郎；少子皐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巨，悉委以剸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强明，官吏望風震慴，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

喜歡他不與蔡京同聲相應。

政和六年，升任爲特進、少宰。剛過半年，藉口有病，三次上書要求告老辭職，以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的職位退休。病情稍微好轉，乞求東歸家鄉，皇帝下詔讓他乘肩輿到内殿，長子皐民扶他入座。從容談起燕雲的戰事，説："臣下是由書生步入仕途，軍旅的事情不熟悉，然而兩代天子誠信誓言的持久，四海百姓的衆多，希望皇帝對這些要深思熟慮。"第二天，改任安静軍節度使，任命爲中太一宫使，封康國公。臨行時，皇帝賜詩以及很多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一類的東西。劉正夫獻詩謝恩，皇帝又作和詩來贊美他光榮歸鄉。走到盱眙，病危，吩咐子侄們作遺書，親自寫下"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於是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追贈太保，謚號叫文憲，又追贈爲太傅。

劉正夫以博士的職位進入都城，逐漸達到宰相的地位，能適應形勢沉浮官場，保持官禄和權力。性格吝嗇，惟恐財産不够。晚年，在杭州萬松嶺建築住宅，藉口建閣以備恭敬地接受御書，全部從周圍的軍營民居那裏搜取建築材料，人們都譏諷他。皇帝對他懷念不停，任劉皐民爲兵部侍郎；小兒子劉皐民，任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伯通，是處州龍泉人。進士考中高名次，調任台、亳二州判官。亳州數次變動知州，政務不能很好地治理。曾鞏上任，很想加以整頓，觀察各位官吏没有一位可以信賴的，一見到何執中就心中滿意，事無巨細，全部讓他裁决。有一起怪異的案件很久解决不了，株連很多人。何執中審訊一些囚犯，聽到他們之間説話，都把牛羊的角稱呼爲"股"，追問原故，都不肯説，而且相視色變。何執中説："這一定是避師長張角的諱。"囚犯們立即叩頭承認。蔣之奇到淮甸負責政務，號稱嚴明，官吏望風慴服，蔣之奇見到何執中時高興地説："一州六個縣，幸虧有您啊。"知海鹽縣，政務管理上區别緩急先後，縣裏人都流傳他在治理上有十點與衆不同的地方。

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鄰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却，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傅，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仿其法。

蔡京籍上書人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

崇寧四年，拜尚書左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府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巨額以示寵。

執中與蔡京并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愖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

入朝任太學博士，因遭母喪而離職，寓居蘇州。鄰居家半夜起火，何執中正一人獨居，驚恐萬分又不能離開，抱柩號慟大哭，發誓與靈柩一同被焚。周圍的人既憐憫他的孝順又憂慮他的危險處境，一會兒火勢減弱，靈柩得救。紹聖年間，五王要從師就學，他被選任爲記室，轉任侍講。端王即位，就是徽宗，破格拜任他爲寶文閣待制，遷任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科舉過程中的法規檔案，官吏大都把它們藏置在家中，進而拿這些條文向別人敲詐索取賄賂。何執中建議放置在朝廷的庫架上，讓官員監視，此後六曹官府都仿效這個做法。

蔡京造册登記心懷惡意上書的人，起初没有不讓他們朝拜以及進入都城的禁令，何執中請示皇帝把他們當中在京任職的人都遣放出去。辟雍建成，何執中請求開放學堂，使京城的成年男女自由參觀，很爲輿論所貶責。

崇寧四年，拜任尚書左丞。大觀初年，進升中書、門下侍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專心謹慎事奉蔡京，三年，就任代尚書左僕射，加任特進。詔誥下達，太學諸生陳朝老到皇宫上書道："陛下知道蔡京奸惡，解下了他的相印，天下人受到鼓舞，如同再生。但是任何執中爲宰相，朝廷内外默然失望。何執中雖然不敢像蔡京的禍國殃民那樣横行不法，但是碌碌無能，原本就没有過人才能。天下敗壞到目前的地步，如同人身，邪氣已經進入内臟深處，難道是庸醫所能治好的嗎？何執中鑽營攀附，官位到了樞密院和中書省二府，已經是很幸運的了，竟然讓他治理國家百姓，這就好像用蚊子背山，實在是難以勝任。"疏奏没有受到重視，反而更加愛重他。起初，賜給信陵坊的住宅，覺得不寬敞，又遷到金順坊的豪華宅第。建築嘉會成功閣，皇帝親筆書寫大匾額以表示愛重。

何執中與蔡京一同任相，凡所實施的都是既定成規，大體上没有什麽建樹。等到張商英任宰相時，何執中厭惡他比自己强，就與鄭居中一起排擠他。陳瓘在台州，何執中起用被貶官的石愖任知州，指使他逼出《尊堯集》，計謀一定害死

死，執中怒罷悈。

陳瓘；陳瓘没死，何執中一怒之下罷免了石悈。

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閼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

政和二年，皇帝爲姑姑辦喪事，取消了上元節端門觀燈的活動，何執中進言："不應當因爲皇帝姑姑的事而掃衆人的興，希望皇上特意下命令過一天舉行觀燈的活動，以表示與民同樂的意願。"皇帝重視并接受了他的請求，還延長了五天期限。皇帝恩賜他負責編修《哲宗史紀》，加任少保。參加太清樓的宴會，賜給白玉帶。正逢訂正宰相官名，轉任少傅，任太宰；又遷任少師，封爲榮國公。

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卧疾甚，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

何執中輔佐朝政十多年，年齡已高。政和五年，卧病不起，皇帝恩賜寬免他的朝告。以後朝見，衹讓他每月參見六次表示問候，退居家中辦公。第二年，安排給他太傅官職的宅第，許可他每月初一和十五朝謁，配給的物品和糧食，一切都跟他做宰相時一樣。入朝謁見，皇帝說："從宰相位置上退休下來做一般大臣，幾十年没有這樣了。"答道："過去張士遜也是因爲通曉舊學得到機遇，在太傅的位置上退休，與臣下的情況正好一樣。"皇帝說："當時對他的恩情禮遇，恐怕未必像現在這樣。"何執中頓首謝恩。他在政事堂任職時，曾告誡邊塞官吏切勿惹起事端，慎重改革常規，愛惜人才，寬減民衆負擔。雖然身居富貴，但是從未忘記貧賤的時候。取出一萬緡錢建置義莊作爲宗族公産，用來供給宗族内貧户。性格謹小慎微，至於迎順皇帝的意願，贊美粉飾太平，則始終如一，不能改變。

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皇帝親臨他的家，爲没及時探望他的病情感到遺憾，停止臨朝聽政三天，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謚號叫正獻。

鄭居中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

鄭居中字達夫，是開封人。進士及第。崇寧年間，任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升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起初，鄭居中自稱是貴妃的堂兄弟，貴妃是從諸侯王的府第進入宮中，家世低微，也很需要倚靠鄭居中，所以他連續得到進升。有一次貴妃父親鄭紳的門客祝安中，上書中有誹謗之詞，諫官們牽涉到鄭居中，鄭居中罷官知和州，改調到潁州。第二年，恢復原官，遷升

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宫，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黄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

爲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當時貴妃已經在後宮中最受寵愛，對鄭居中没有什麽可依賴，就采用宦官黄經臣的計策，以忌諱外戚當政爲藉口辭去他的職務。改任資政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

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

蔡京因爲星象變化的緣故被罷免，趙挺之任宰相，與劉逵合謀全部改變蔡京的政治措施。不久，徽宗很後悔變革得太巨烈，外人對此都不知道。鄭居中往來鄭紳的住所，知道徽宗的想法，就入宫謁見説："陛下建學校、興禮樂，用以增飾太平；設置居處、安排濟院，用以拯救窮困，什麽地方違反了天意以至於受到嚴厲譴責呢?"皇帝豁然覺悟。鄭居中退回後告訴禮部侍郎劉正夫，劉正夫繼而請求召見對話，説的與他相同。皇帝的心意又轉向蔡京。蔡京再次得到政權，這兩人的幫助最多。

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持權，力抗前説，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己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黄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宫，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

鄭居中要求蔡京從重報答他，蔡京就聲稱樞密院是指揮軍隊的地方，與三省不同，對任用國戚不用避嫌。黄經臣當時正控制權力，極力反駁這個説法，蔡京的言論没有奏效。鄭居中懷疑他不幫助自己，開始怨恨他，就跟張康國一起離間蔡京。都水使者趙霖從黄河裏逮到一隻兩頭龜，獻上來説是瑞祥物。蔡京説："這就是齊國小白所説的'象罔'，出現了就表示君主能稱霸天下的那種東西。"鄭居中説："頭怎麽能有兩個？人們都害怕怪異，而蔡京偏偏認爲重要，恐怕是居心叵測。"皇帝命令把龜扔到金明池，説是"鄭居中敬愛我"，就重申先前的任命，進升他知院事。四年，蔡京又遭罷官。鄭居中自以爲一定能得到相位，但是皇帝有所察覺，没有任用他。貴妃被扶正爲皇后，又因爲要避嫌，罷官去任觀文殿學士。

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逾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

政和年間，再次知樞密院，累次封官特進。正值蔡京控制三省，更加變亂法度。鄭居中經常告訴皇帝，皇帝也討厭蔡京專權，很快就拜任鄭居中爲少保、太宰，讓他偵伺蔡京。鄭居中堅持法度，嚴守法令，抑制趨炎鑽營的人，提拔受到壓抑的人才，輿論都翕然對國家整治懷有希望。遭母喪，不久詔命復職。隔一年，加任少傅，得

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

到批准守完喪期。居喪期滿，以威武軍節度使的職位任佑神觀使。又領任樞密院職務，加任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

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

朝廷派遣使者去跟金約好夾攻契丹，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持這件事。鄭居中極力陳說不可這樣做，對蔡京說："公身爲大臣，國家的元老，不能遵守兩國的盟約，動輒製造事端，實在不是妙計。"蔡京說："皇上厭惡每年送去五十萬錢，所以這樣做。"鄭居中說："公爲什麼不想想漢代在講和與用兵動武兩者上的花費有什麼區别呢？假使百萬生命慘死戰亂，那實際上就是公的所做所爲。"因此用兵的主張逐漸止息。後來金人數次進攻，契丹的形勢日益緊迫，王黼、童貫再次主張舉兵，鄭居中又說："最好不要幸災樂禍地發兵進軍，等候他們自行滅亡就行了。"没有被采納。燕山平定，進升他任太保，他自己聲稱没有功勞，不接受任命。

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

入宫朝拜，突然發病回到家中，幾天後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師、華原郡王，謚號稱爲文正。皇帝親自爲他的墓道題字："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

居中始仕，蔡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鄭居中在開始步入仕途時，蔡京就推薦他是國家棟梁之材。産生矛盾後，就藉蔡渭處理父親蔡確的功狀，繼續打擊王珪。鄭居中，是王珪的女婿，所以就藉此整治他，然而最終還是不能加害於他。

子脩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

其子鄭脩年、鄭億年，都任侍從。鄭億年遭靖康之難，淪陷在金占領區。後來被派遣去事奉劉豫，晚年得以南歸，秦檜因爲妻家親戚關係提升他爲資政殿大學士，視同執政。秦檜死，他也貶死在撫州。

安堯臣

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

當時又有一個叫安堯臣的人，也曾經上書議論燕雲的事情，他說：

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

宦官專權，謀劃國事，燕雲的戰役一旦發生，邊地的災禍就隨即而來；宦官的權力增大，國家的法紀就得不到整頓。

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

昔日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時遼左的軍隊，唐明皇時幽薊的寇兵，

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

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鋭，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奸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他們的失策就是那樣。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防備北邊，元帝采納賈捐之的建議，光武帝斥退臧宮、馬武的方案，他們的所得又是這樣。藝祖撥亂反正，親自披挂盔甲，當時將相大臣，都是能奪取天下的人，難道他們的勇略智力，不能攻下幽燕嗎？大概是因爲那區區之地，契丹一定要爭奪，我們能忍心使百姓屢次處於槍箭之中！章聖澶淵之役，跟他們交戰取勝，就同意講和，也是想鞏固國力和休養百姓啊。

如今童貫緊密勾結蔡京，一同任用趙良嗣作爲主要謀策者，因而建議平定燕地的方案。臣下恐怕以後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機，狼子養精蓄鋭，隨時尋找時機進而達到陰謀得逞，這就是臣下之所以日夜寒心的原因。伏首盼望陛下回想祖宗經歷的艱難，借鑒歷代君臣的得失，杜絶邊地發生戰事，保持過去的友好關係，不要使外夷乘機謀取中國，上可以安定國家，下可以撫慰百姓。

徽宗認爲有道理，命令授給安堯臣官職；後來想不到竟被惡人使用陰謀奪走。安堯臣曾經考進士科不及第，大概是安惇的族子。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抵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顓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没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媢嫉，至用石愻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

論曰：君子和小人，就像冰和炭那樣一天都不能相處。趙挺之作爲小官，才能微薄，在熙寧年間實行新法時，迎合上司行事，元祐時政局變動，理應被各位賢臣所唾棄。至於紹聖時期，首倡紹述新法的策略，排斥正直的人，無所不到。他非議蔡京，不過是爭寵奪權的計策而已，正是所謂“楚固然有過失，但齊也未必做得對”。徽宗知道對蔡京不能專任，就把張商英、鄭居中這些敢與蔡京持異議的人一起任用。殊不知這二人，支持和反對、追求和捨棄都是以私利爲準則，哪裏還管公衆的輿論？張商英用不正直的行爲，竊取忠直的名聲，到死還受到贊揚，他是如此的欺世盜名！何執中攀附舊學，官位升到兩府，無所建樹，就知道嫉妒，以致讓石愻威脅陳瓘交出《尊堯集》，想藉此殺害陳瓘，這是爲什

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睒眒出没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麽呀？宣和、政和時期任命宰相，用這樣的人，還能盼望國家大治嗎？劉正夫一生的所作所爲，在正風與邪氣之間閃爍出没，是張商英一流的人。張唐英具有優秀才能并且不失操守，但惟獨在推薦王安石的事情上有過錯；然而王安石没有做宰相時，正直之士誰不推許他，這又怎麽能對張唐英求全責備呢！

張康國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户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

張康國字賓老，是揚州人。進士及第，爲雍丘縣知縣。紹聖年間，户部尚書蔡京整頓役法，推薦他來參謀詳審利弊，讓他提舉兩浙常平市易司推行新法，不法豪强迫於風頭收斂屈服。開倉救荒，救活了數萬江南吃救濟糧的人。調任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召入任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任中書舍人。徽宗知道他善於詞章，不考核就加以任命。遷任翰林學士。三年，進升爲承旨，拜任尚書左丞，而任用其兄張康伯替代他做學士。不久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從朝廷外官升爲郎，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

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寖爲崖異。帝惡京專愎，陰令沮其奸，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

開始是由於蔡京的關係得到晋升，蔡京制定元祐黨籍時，審理講議司，編彙奏章文件，都參與密謀，因而急切地提拔他，皇帝也器重他。等到仕途得志，就逐漸自行其是。皇帝憎惡蔡京專權獨斷，就暗地裏讓張康國阻撓他的邪惡行爲，還許願讓他做宰相。當時，西北邊疆的將帥大多把下屬自行安排在美官位置上，憑武功而不憑才能。張康國説："各處邊塞都應當選擇有才的人來解除憂患，怎麽能給私自所親善的人呢？"就按官缺選用，定爲法規。

京使御史中丞吴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

蔡京指使御史中丞吴執中攻擊張康國，張康國預先得知了這個情况。早朝上奏事情，留下告訴皇帝説："吴執中今天入宫談事情，必定是替蔡京非議臣下，臣下願意避開。"一會兒吴執中上奏，果然陳説那種事情，皇帝把他呵斥出去。後來，張康國在退朝時，急速奔回殿房，突然發病，仰天吐舌頭，被抬到待漏院後死去，有人懷疑是中毒而死。享年五十四歲。被追贈爲開府儀

書。

朱諤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堤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閤，延群臣，從容論道。"

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奸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仁太后之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

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

同三司，謚號叫文簡。張康伯，官至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最初名叫朱紱。考中進士第二名，調任忠正軍推官。崇寧初年，由太常丞提升爲殿中侍御史，遷任侍御史、給事中。因爲與元祐黨籍的一個人姓名相同，所以改名。晉爲御史中丞，入朝謝恩，徽宗說："如今朝廷清平，上下無事，應慎重考慮大事纔能符合朕的心意。"對答道："以前朝中執法者都不明瞭自己的職守，上奏事情大多越軌，甚至經過天津橋，看見汴堤有一角塌陷，就請求修整。這些細小事情，哪值得上奏論說？"皇帝說："是啊。近來石豫、許敦仁亂上奏，都是這種情況。"朱諤隨即奏道："希望按照神宗的先例，在朝會聽政以外，開放內閤，廣延群臣，從容議論天下大事。"

又說："陛下屢次下達親筆詔書，滿懷憂慮希求天下大治。然而執行命令的官吏大多僅求草率應付，或者三心二意，棄置不施行，使皇帝的恩德及教化無法下達。希望皇上分別派遣使者到各道去偵察揭發，對接到命令而不去執行以及執行命令而不盡心盡職的人，如同古代定爲滯留命令、毀壞命令的罪名，這樣就能使詔令順達而朝廷尊貴啊。元祐年間變亂更改，凡是在熙寧、元豐年間有罪的人，不問是否，都陳訴冤屈，自稱沒有過錯，顯露前朝的刑法不當，企圖應合奸臣，貪求晉升。門下侍郎許將最近進入御史獄，上疏直言說：'自己的所作所爲絲毫沒有過錯，父子一起抓來成爲囚犯，追捕下屬官吏十六人，拘留患病的人一百零三天，最終還是沒有合適的罪名，於是就以供詞不真實的罪名來定刑。'追查這麼多下屬官吏，拘留病人這麼久，到最後還沒有可治的罪名，那麼先帝所定的刑法幹什麼用了？許將對哲廟作的表，都是泛泛之詞；對宣仁太后以前的事情，則叫冤喊痛。這樣的言辭，對陛下成就繼續完成先帝新政的事業，是不是有些損傷？"詔命許將外出到河南任職。

六察官嚴治違法事件，近年來察舉事件多的

輒推賞，有僥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

人就得到推賞，從而有求取僥幸利益的弊端。朱諤請求罷免獎賞，使六察官們各自安守職務，皇帝同意他的建議。不久兼任侍讀，徙任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任右丞。任職三個月後死去，終年四十歲。追贈爲光祿大夫，謚號忠靖。

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朱諤出自蔡京門下，善於附和，不能做到有所建議陳述。死後，蔡京爲他作墓志銘。

劉逵

劉逵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連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户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

劉逵字公路，是隨州隨縣人。進士考試中高名次，調任越州觀察判官。入朝任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年間，連續提升爲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户部侍郎。出使高麗，遷任尚書。由兵部同知樞密院，拜爲中書侍郎。

逵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終其説。逵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

劉逵没有其他才能，起初由於攀附蔡京的緣故被越級提升。蔡京因爲彗星出現而罷去相位，當時劉逵協助中書省事務，首先勸説徽宗毁掉《元祐黨碑》，寬解禁止上書及著述的命令；凡是蔡京所施行的違背情理虐待民衆的事情，都逐步加以澄清糾正。劉逵與趙挺之同心；然而趙挺之智謀多，顧及到後患，每次建議陳述，衹是開個頭，而讓劉逵把意見講完整。劉逵想歸功於自己，就不加顧及地率直陳説。不到一年，皇帝疑心劉逵擅斷政權，可是鄭居中、劉正夫的主意却兜售出去了。

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綖，使之盜鑄。罷知亳州。

皇帝的想法已經改變，這時御史余深、石公弼就抨擊劉逵專權恣意反覆無常，投機鑽營，把繼承新法的事業全部廢除；愚弄丞相，蔑視同僚；凡是所任用的人，大多是搞邪黨學術的以及邪籍中的子弟；包庇婦兄章綖，讓他私鑄貨幣。罷官爲亳州知州。

京復相，再貴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蔡京恢復相位，又貶他任鎮江節度副使，居住安州。蔡京再次因爲星象有異變而離職時，逐漸起用知杭州，加任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的職名召入，趕到京城時死去，時年五十歲。追贈爲光祿大夫。

林攄

林攄字彦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

林攄字彦振，福州人，遷居到蘇。父親林邵，是顯謨閣直學士。林攄因先世有功勛而推恩任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年間的歷史往事，引用他作爲屬官，遷任屯田、右司員外郎。

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絶。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

正趕上朝廷派遣官員視察各道，林攄出使河北。入宫辭行時，説大州府應該選擇合適統帥，邊地州府應該選擇合適的官守，西山的樹木不宜采伐，推行保甲法有功勞的人應推舉到朝廷上來，驕横的部隊應换防，擅自將錢幣、文書帶出國界外的現象應杜絶。徽宗喜悦地説："你所陳説的事情，已經包括河朔的全部利害關係，就無須前往了。"賜他進士及第，提拔爲起居舍人，進升爲中書舍人。很快就任直學士院，翰林院中官員并不缺乏，皇帝詔命特批，就任翰林學士。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栅。攄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絶烟火，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

起初，朝廷數次攻取西夏領地，夏向遼求援，遼就替夏入朝請命。林攄作爲使者回訪，蔡京秘密地指使他去激怒對方從而惹起事端。進入遼國境内，盛氣凌人地對待迎接的人，稍微不符合儀禮，就加以分辯詰問。直到見遼主，剛剛跪下呈送國書，就直接數落夏人的罪過，批評北朝不僅不責備他們反而替他們請命。這在正常禮節上是出人意料的，遼的君臣不知所答。到辭行時，遼讓林攄捎帶奏章，要求重新去修築夏人的城栅。林攄的回答又出言不遜，遼人大爲惱火，斷絶客館的飲食，不提供烟火，甚至連客館外的積水也用屎尿弄髒，使林攄一行没吃没喝。持續三天，纔讓回國，連肉食禮品、餞送筵席都不設。歸朝彙報，諫官們説他對鄰國惹是生非，但是還授任禮部尚書。不久遼人説他失禮，出朝爲潁州知州。

尋召爲開封尹。大駔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駔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决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

不久召入任開封尹。市場上的大經紀人欠商人的錢很久也不償還，有一天，把滿滿一車當十錢送來，商人産生懷疑從而不收納，經紀人就將此事上訴。林攄騎馬飛奔到蔡京的住所，問道："錢幣法令改變了嗎?"蔡京驚詫地説："正在商議，没有决定。"林攄説："法令還没公布而商人却先知道，必定有跟他們内外串通的人。"回來

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宫。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鋤大俠，繩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尸瀆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録子偉直秘閣，數月偉死，嗣遂絶。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

後就進行審訊，查出省級官吏中的主謀，置之於法。

張懷素的陰謀被發覺，林攄和御史中丞余深以及內侍官一起進行審理，得到數百封民間人士所寫的勾結書信，林攄請求把它們全部燒毁，以防案件反復，被衆人稱爲厚道人，恰恰蔡京與張懷素的交游最親密，林攄實際上是爲蔡京着想。蔡京深深感激他，用審案公正的名義，進升兩級官職。改任兵部尚書，進升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天至二年五月，由朝散大夫多次升職後任右光禄大夫。

集英殿上唱名傳呼貢士，林攄負責傳叫姓名。不認識"甄盎"二字，皇帝笑道："你是不是錯了?"林攄不道歉，反而詆毁同僚。御史抨擊他没有學問，倨傲不恭，不守人臣的禮節，貶官爲滁州知州。諫官們還不滿意，罷官，提舉洞霄宫。起任爲越州、永興軍，都藉口雙親年高而推辭。拜任端明殿學士，許久，爲揚州知州，在政務治理上以明察聞名，鏟鋤大俠，法辦污吏，部下不敢欺瞞蒙混。有位商販寓居旅館，早晨出去後就没回來，旅館人員報告這事，林攄説："這個人可能没走遠，可能是有人貪圖他的錢財而把他殺了。"追踪察找，在瀆中找到尸體，果然是市民張某所幹的。

調到大名府。路過皇宫，對皇帝説："近來出使遼，見到他們國内一些懷有異心的人，如果把他們争取過來，我們就勢不可擋。"林攄大概是因爲以前受到侮辱，所以要藉此報怨。後來北伐，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加官觀文殿學士，拜任慶遠軍節度使。諫官又進行抨擊從而把他罷官。回到姑蘇，因頭部生瘡而死，享年五十九歲。皇帝惦念他奉命出使的勤勞，加贈他開府儀同三司，録用他的兒子林偉任職直秘閣，數月後林偉死去，後代就斷絶了。靖康元年，以蔡京死黨的罪名，追貶爲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是處州龍泉人。進士及第，任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建昌軍知軍，政績很好。提拔爲右正言、左司諫。議論蘇軾、

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奸，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

蘇轍詆毀熙寧新政，他們的門下人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等人不應在朝廷任職，因而驅逐了他們。河北濱、棣等州連年遭遇水災，百姓都流亡未歸，但租賦還登記在録，管師仁請求全部减免，從而安撫和招回他們，因此一個地區得到了恩惠。遷任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負責銓選官吏的官員大多違法亂紀，管師仁暫時攝領這項工作，揭發其中的邪惡，對一些人審查判罪，輿論都稱贊他。改在吏部任職，進升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爲鄧州知州，還没上任，改爲揚州知州，又調到定州。

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胄。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閑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當時天下太平一百多年，邊防的軍備都没整頓，遼的驕横使者又到來，爲西人請求擴展地盤。朝廷詔命管師仁整頓設立軍備，他上任後就下令增砌城墻和疏通濠溝，整修盔甲。下屬恐懼，不知怎樣去做。管師仁預先做好計劃，每天用十萬民工，轉眼間就完工，外人都不知道。當時他每天與賓客一起舉行宴會，來表示閑暇無事，使敵人不懷疑。皇帝親手寫詔書進行獎勵。召入任吏部尚書，不久同知樞密院。剛剛兩個月，患病。拜任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爲正奉大夫。

侯蒙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柏鄉縣。民訟皆决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黄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閲理文書，欲翻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

侯蒙字元功，是密州高密人。還没成年，就有好名聲，積極行義喜好施捨，有時一天就拿出千金。考進士科及第，調任寶鷄尉，柏鄉縣知縣。民事訴訟都在廳堂當衆裁決，受罰的人因而没有怨言。轉運使黄湜聽説他的名聲，準備推薦他，召他來行臺報告政務，侯蒙藉口越境而不肯前往。黄湜惱怒，後來有一天巡行縣府，審閲文書，想翻轉來找他的罪名；但却没有一點疵瑕可指責，這纔以賓客的禮節相見，説："您真是有才能的官吏啊。"率領各位使者一起推薦他。調爲襄邑縣知縣，擢升爲監察御史，進爲殿中侍御史。

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别賢否，絶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閹寺毋假權。徽宗聽納，

崇寧年間朝廷因爲星象變異而徵求諫議，侯蒙上疏議論十件事，即除去冗官，寬容諫臣，明確嫡出和庶出，分清賢與不賢，杜絶僥幸鑽營，戒忌濫施恩賜，寬免疲乏百姓的賦税，節儉胡亂

有大用意。遷侍御史。

的花費，外戚宗室不得干預政事，宦官不要篡權。徽宗聽取采納了，很想重用他。遷任侍御史。

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

西部邊將高永年在羌地戰死，皇帝憤怒，親筆寫下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敕命侯蒙前往秦州去逮捕治罪。出發後，拜任給事中。到達秦州，劉仲武等人主動穿上囚服聽候處治，侯蒙告知他們說："你們都是侯伯大官，無須用獄吏來審訊從而使你們感到屈辱，衹管如實回答。"案件還没呈上，又拜任御史中丞。侯蒙上奏說："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子玉上吊而使晉侯歡喜，孔明死亡而使蜀國輕微。現在羌殺了我們一位都護，却使十八位將帥因此而死，這是自殘肢體啊。想身體不得重病，行嗎？"皇帝醒悟過來，釋放了他們并不加追問。

遷刑部尚書，改户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嶷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嶷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

遷任刑部尚書，改任户部。近年郊廟祭祀提前辦妥告成，尚書就執政。到這時，皇帝秘密地告訴他這種情况。回答道："因爲財利的緣故來要求君主提拔自己，這不是臣下所敢做的事情。"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恢復原職，於是就同知樞密院。進升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原先，御史中丞蔡嶷極力詆毁張商英的私事，聖旨命令在朝廷上分辯。侯蒙說："張商英雖說有罪，但他是宰相；蔡嶷雖說是諫官，可他是從臣。讓他們在朝廷上分辯，難道不是有損於國家的體面嗎？"皇帝認爲很對。有一天，皇帝從容問道："蔡京這個人怎麽樣？"回答道："假使蔡京能够端正心術，既使古代賢相也没法超過。"皇帝點頭，并且讓他暗中探察蔡京的所作所爲。蔡京知道這事後懷恨在心。

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

大面值錢幣的流通制度有弊病，朝廷商議貶值十分之七，府庫主管官來報告說："各部門都用車裝載大面值錢幣到店鋪買貨物，都疑心貨幣制度要變更。"侯蒙說："我們府庫中有多少貯存？"回答道："八千緡。"侯蒙大聲呵斥道："怎麽能有變動而我却不知道！"第二天，法令頒布。又曾經有幾件事情侯蒙獨自接受聖旨，蔡京不知道；蔡京偵探到這些事，告訴皇帝，皇帝說："侯蒙也這樣嗎？"罷官爲亳州知州。很快加任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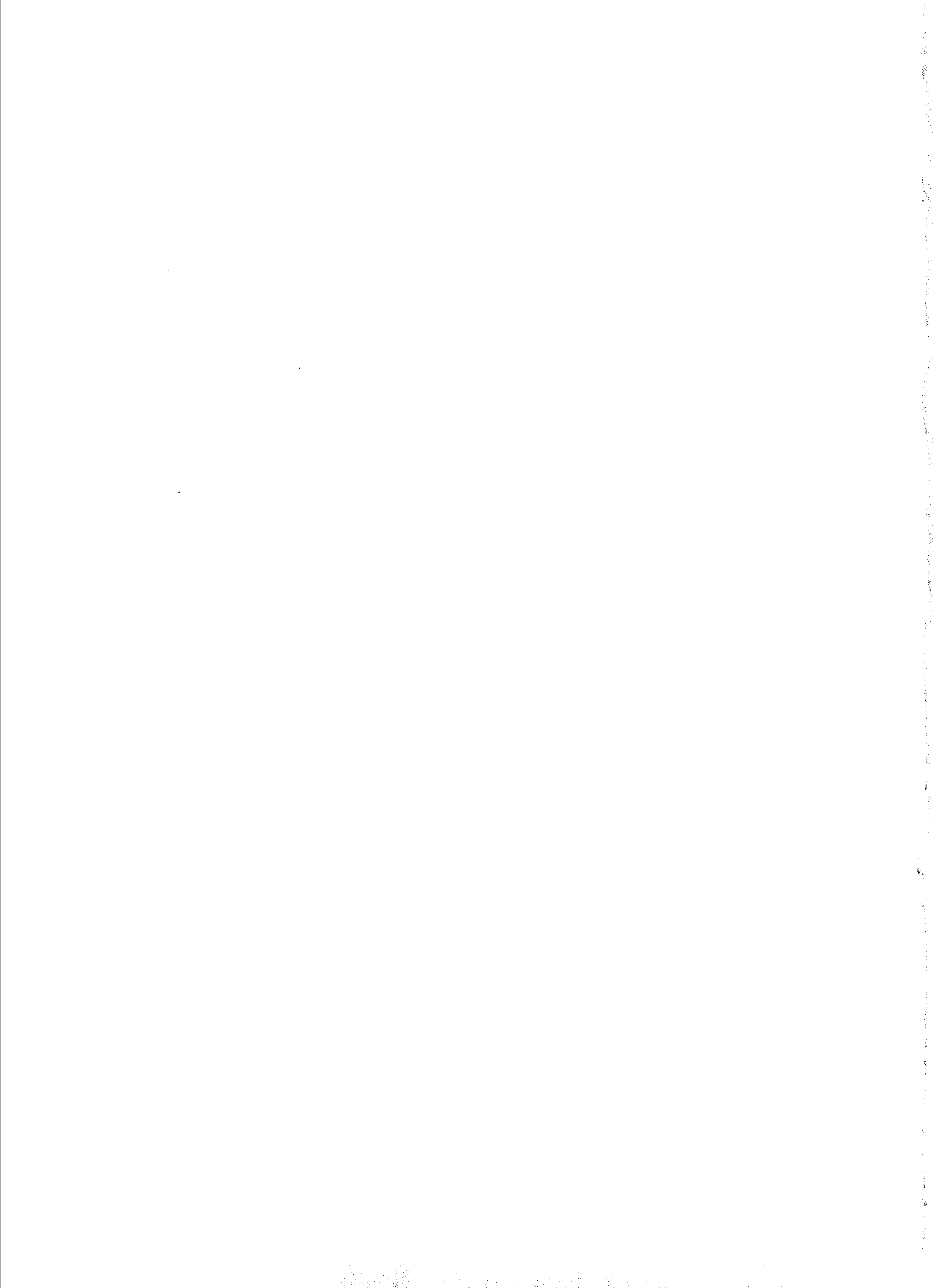
政殿學士。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

宋江進犯京東，侯蒙上書説："宋江率領三十六人横行齊、魏，數萬官軍中没有一人敢去抵抗，他的才能肯定超過常人。今天青溪强盗出現，不如赦免宋江，讓他討伐方臘來贖罪。"皇帝説："侯蒙身居外地却不忘君主，是忠臣。"詔命知東平府，還没上任就死去，享年六十八歲。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奸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攄奉京奸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論曰：崇寧、宣和年間，蔡京操縱朝政，罷官後很快又復職，奸黨日益發展。一時間那些患得患失的小人，心想徽宗終究不能除去他們，没有不去投靠他們門下的。如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一些人，都是這種情況。張康國、劉逵雖然中途與蔡京離異，然而他們的才智都不能與蔡京相匹敵，最終被蔡京的幫派所擊敗。林攄奉蔡京的陰謀，激怒鄰國，違背協約挑起事端，没有什麽罪過比這還大。《易》説："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就是説這樣的情况啊！管師仁執政僅兩個月，以患病爲理由請求辭職，這還是應該推尚的。侯蒙逮捕處治五路將帥，盡力爲他們申明理由，十八個人因此得以免罪，這不就是仁人賢士爲别人説的好話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吴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争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奸，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

唐恪字欽叟，是杭州錢塘人。四歲喪父，聽到别人提及他的父親，就悲傷哭泣。因爲祖先的功勛而受恩賞登第，調任郴縣尉。縣中有位百姓被殺害却找不到尸體，縣吏拘捕他的鄰居，想冤枉他去被迫認罪，縣令以爲是真實的。唐恪爲那人争辯，縣令説："如果您辯護錯了就會牽累您。"唐恪説："我身爲縣尉却没能抓到盜賊，哪能再使無辜的人去死?"親自外出調查，晚上，有個人來告發，天亮時就找到尸體，隨後抓獲盜賊。爲榆次知縣，縣裏一個豪强子弟稱雄鄉下，收留逃犯庇護壞人，不交納公家賦税，歷來的縣令没有一人敢去查辦。唐恪以道理善意開導他，他覺悟過來悔恨自己，轉變成爲一個厚道人。政績卓著上報朝廷，提升爲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

大觀中，牂牁内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束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歡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它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

大觀年間，牂牁要來歸附，唐恪被召入任屯田員外郎，奉命出使去招納夷人。夷人起初又恐懼又懷疑，内穿甲衣來迎接，唐恪讓幾十名衛兵都留下，一人獨往。夷人望見後歡呼，放下兵器聽從命令。因爲奉命出使稱職，遷任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接遼的使者後回到朝廷，説河北的邊疆軍備鬆弛廢棄，應當趁目前没有戰事，及時整治好。徽宗贊許他，説："除你之外誰能合適做這件事。"詔命任都轉運使，加官集賢殿修撰。宦官聲稱説詔書中有什麽交易，唐恪不回答，憤憤地回到住所，後來由於别的事情，降職

爲直龍圖閣、梓州知州。

歷五年，徙滄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舡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閲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悦。

過了五年，調到滄州任職。黄河决口，洪水冲到城下，唐恪登城搶修。都水孟昌齡通知要徵集船隻和士兵，唐恪回報説水勢正猛，船應當留下以備急用；滄州是最遠的邊境，没有聖旨就不敢派遣兵卒。孟昌齡發怒，就彈劾他，唐恪不因此動摇，更加努力治水。洪水退去，城得以保全，皇帝下詔給予嘉獎。於是就上疏請求暫免滄州保甲、保馬事務的呈閲以及免去各縣的租賦，按不同情况分别進行救濟和借貸，從而使遭到水災的民衆得到寬鬆。還没得到答覆，就自行靈活地施行罷免租賦的工作，百姓非常高興。

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决南堤以紓宫城之患，恪曰："水漲堤壞，此亡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魚鱉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决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京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

進升爲龍圖閣待制、揚州知州，召入拜任户部侍郎。京城遭洪水襲擊，汴河水將溢出，朝廷安排唐恪去治理。有人請求决開南堤從而解除宫城的危險，唐恪説："水漲堤毁，我們對此無可奈何，今天要是决堤淹没田地，這是讓我們的百姓成爲魚鱉啊。"屢次乘小船，考察水流水勢，想辦法對洪水因勢利導，最後决通金隄使洪水流往黄河。十天後洪水退下，入宫應對，皇帝慰勞他説："宗廟社稷獲得平安，是因爲卿的努力。"唐恪兩次拜首，隨即上疏説："水，是屬於陰類，來侵犯京城，上天是不是用陰盛的災氣來警告陛下呢？希望陛下關心時事，更加恭敬地對待上天的戒告。"

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逾制，提舉鴻慶宫。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户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

宣和初年，遷任尚書，皇帝答應他準備讓他掌管二府。被宰相王黼陷害，罷免爲滁州知州。諫官們説他在歷陽建住宅，打擾百姓并且超越規定的規模，提舉鴻慶宫。五年，起用爲青州知州；没上任，召入任吏部尚書，調到户部。又請求外調，就以延康殿學士爲潭州知州，請求前往錢塘掃墓，然後上任，於是改爲杭州知州。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既

靖康初年，金兵進入汴，李邦彦推薦他，拜任同知樞密院事，到京城時則任中書侍郎。當時提建議的人大多論説宣和年間的事情，唐恪對欽宗説："改革弊政應當逐漸地進行，最好選擇今天的緊急事件先處理。可是諫官不顧大局，甚至列舉以前的瑣碎小事，以求得發泄一時憤慨的痛快，這難道不是傷了太上道君的心嗎？蔡京、蔡

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宫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閣，力辭之。

攸、王黼、童貫之流既然受到貶斥，也就姑且可以了，等以後邊境的戰事平定下來，然後再告訴道君，請下一道詔書，與天下人共同把他們打倒，誰能説不行。”皇帝説：“你的觀點非常好，爲我草擬詔書，把這個意思通告各位大臣。”因此賜給他上萬卷的東宫舊書，并且按最近的慣例任命他的兒子唐璟爲直秘閣，被極力推辭掉。

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侍郎，恪計不用。

八月，進升拜任少宰兼中書侍郎，皇帝很器重他。然而唐恪做宰相，没有挽救局勢的雄才大略。金軍騎兵又進犯，要求割讓三鎮，唐恪召集朝廷大臣商議，認爲應當割讓的大臣占十分之九，唐恪聽從了。使者已經派出，這時候各道勤王的部隊全部集合起來了，他就傳令停止不要進軍，都回師而去。等到金軍兵臨城下，纔開始後悔這件事，秘密地告訴皇帝説：“唐朝之所以能在天寶以後屢次衰落屢次復興，就是因爲天子在京都外可以號召四方。今天應該仿照景德年間的往事，留下太子居守京城而陛下西行去洛，把秦、雍連爲一體作爲根據地，親自率領天下人征討，從而争取復興國家。”皇帝準備聽從他的建議，可是開封尹何㮚入宫求見，引用蘇軾的論點，認爲周朝在計謀上所犯的錯誤，没有比東遷國都這件事情更厲害的了。皇帝幡然悔改，用脚頓地説：“今天定當以死來守社稷。”晋升何㮚任門下侍郎，唐恪的計策没被取用。

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内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罷，㮚代爲相。

跟從皇帝巡視城防，被一些京城人截擊，用鞭擊馬得以逃脱，隨後就閉門在家請求辭職。御史胡舜陟又彈劾他的罪行，説“唐恪的能力不足以承擔管理邊防事務，却擅長於交結宦官，當今國家形勢日益緊迫，實在是不能再占着官位。”於是就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罷免宰相職務，何㮚取代他任宰相。

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宫，恪迎拜道左，請入觀，㮚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吴幵、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京城失守，皇帝前往金帥的營帳，唐恪説：“這樣做有失誤啊。一旦進入敵營，就不能回還了。”不久後回到宫中，唐恪在路旁迎拜，請求入宫朝見，何㮚不許可。二年正月，皇帝又去金營，唐恪説：“一次就足够了，哪能再去?”後來金人逼迫朝廷百官擁立張邦昌爲帝，命令吴幵、莫儔入城去取推奉擁戴的文狀，唐恪在文狀上簽

完名後，服藥自殺。

李邦彦

李邦彦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彦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彦。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彦聲譽弈弈。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

邦彦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争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彦善事中人，争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

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彦起復，與王黼不協，乃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譏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徽宗内禪，命爲龍德宫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逼，抗疏丐宫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彦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彦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彦退朝，群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彦疾驅得免。乃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宫使。不旬日，吴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李邦彦字士美，是懷州人。父親李浦，是銀器工匠。李邦彦喜歡與進士交游，河東的舉人去京城，定要取道懷州來走訪李邦彦。要做某件事情，李浦也停止工作來幫忙，并且還資助他們路費，從此李邦彦的聲譽更加盛美。召入朝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作爲上舍生及第，授任秘書省校書郎，試任符寶郎。

李邦彦英俊颯爽，風姿美好，寫文章敏捷并且工整。然而因爲在鄉村長大，熟悉雜濫卑賤的事情，應答問題快捷；善於唱小調講笑話，會蹴鞠，常常把街巷的俚語編成詞曲，人們争相傳唱，自號李浪子。諫官彈劾他到處游蕩不檢點，罷免符寶郎，重新任校書郎。不久以吏部員外郎的身份領議禮局，出朝爲河陽知府，召入任起居郎。李邦彦善於事奉宦官，宦官争相推薦他，屢經升遷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

宣和三年，拜任尚書右丞；五年，轉任左丞。李浦死，追贈爲龍圖閣直學士，謚號叫宣簡。李邦彦喪期没滿就復職，與王黼不和，就暗地裏交結蔡攸、梁師成等人，譏毁王黼致使他被罷官。第二年，拜任少宰，没有建樹，祇是阿諛逢迎來保住官位罷了，京都人説他是"浪子宰相"。

徽宗讓位給太子時，詔命李邦彦任龍德宫使，升任太宰。自知輿論對自己不利，外患日益迫近，就上書直言請求去管理宫祠。金人已兵臨城下，李綱、种師道罷官，李邦彦堅決主張割讓土地。太學生陳東等數百人在宣德門跪伏上書，説李邦彦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一流是社稷的内賊，請求貶斥他們。李邦彦退朝時，衆人指着他的鼻子責駡，并且還要毆打他，李邦彦趕快騎馬逃離得免。就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的身份充任太一宫使。没過十天，吴敏爲他求情，重新起任爲太宰。人們都驚愕，諫官們交替抨擊他。出京知鄧州，隨後就請求繼續服喪，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初年，因爲主張講和誤害國家，被貶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安置在

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

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悦。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奸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赦恩，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

潯州。

當時蔡京、王黼掌權，把許多依附他們的人提拔到政府中，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趙野，史書對他們的事迹都没加記載，所以附在這裏。

余深，是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任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任司封員外郎，拜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任辟雍司業。

多次任御史中丞兼侍讀。處理張懷素案件，案情牽連到蔡京，跟開封尹林攄設法巧妙遮蓋，審訊文件中涉及到蔡京的，就焚毁。蔡京於是就極力提拔余深和林攄，迅速達到執政的官位。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的身份拜任尚書左丞。三年，轉任中書侍郎；四年，轉任門下侍郎。蔡京退休後，余深感到很不自安，幾次上疏請求免職，於是就以資政殿學士爲青州知州。

政和二年，蔡京重新回到尚書省官府主管政務，這時余深重新召入任門下侍郎。七年，拜任少宰。宣和元年，任太宰，進升拜任少保，封爲豐國公。又封爲衛國公，加官少傅。當時福建因爲搜取花果朝貢而侵擾百姓，余深批評這事，徽宗不高興。於是請求罷官，出朝爲鎮江軍節度使、福州知州。靖康初年，加恩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按過去慣例，凡是僕射、使相、宣徽使都判州府，余深以少傅、節度爲福州知州，這是有關部門的錯誤。

余深巴結依附蔡京，結爲死黨。蔡京的陰謀詭計得到許多人的協助，余深爲首，林攄爲次。諫官屢次上奏彈劾余深，余深更加懼怕，請求退休。建炎二年，降爲中大夫，在臨江軍居住。不久因爲宋朝渡江後大赦天下的恩惠，回到家鄉，死去。兒子叫余日章，也從諫官任上罷免後任徽猷閣待制。

薛昂，是杭州人，元豐八年進士及第。崇寧初年，歷任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任殿中侍御史，試任起居郎，改任中書舍人兼侍講，

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講，升給事中兼大司成。

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

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吴敏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秘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争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盗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

徽宗將内禪，蔡攸探知上意，引

升任給事中兼大司成。

薛昂不學無術，對考生中有引用《史記》、《漢書》話語的人，就不録取。在哲宗時，經常請求廢除史學，哲宗責斥他是庸俗的佞臣。拜任翰林學士，由於不稱職而改任刑部尚書，後調到兵部。大觀三年，拜任尚書左丞。第二年，請求到京外任職，出朝爲江寧知府，調到河南。很久以後，提舉嵩山崇福宮。

政和三年，蔡京重新當政，薛昂又從尚書右丞調任左丞，遷任門下侍郎。不久請求免職，授任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任特進，充任資政殿大學士、應天府知府。薛昂與余深、林攄始終依附蔡京，甚至全家都爲蔡京避諱。如果有人不小心犯諱，就加以鞭笞責駡，薛昂曾經不小心犯諱，就打自己的嘴巴。靖康初年，諫官指責他的罪過，詔令以金紫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杭州軍隊動亂，薛昂不請示就主持州中事務，被責罰到徽州居住。

薛昂主攻王氏學説，曾經坐在王安石旁邊，下圍棋賭詩，棋局敗後，薛昂却不會作詩，王安石替他作，當時人們都傳爲笑話。

吴敏字元中，是真州人。大觀二年，在辟雍私試中第一個被録取。蔡京喜歡他的文章，想把女兒嫁給他，吴敏謝絶了。從而提拔爲浙東學事司幹官，任秘書省校書郎，蔡京推薦他充任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認爲吴敏未曾在省府一級任職，不能這樣做，蔡京就請求御筆特召入宫，授任右司郎官。御筆這一稱號從此開始出現，違反者都被作爲嚴重失禮的人來處置，因此争權鑽營的人争求御筆，而繳駁這一職務就廢除了。晋升爲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任給事中。吴敏是蔡京所推薦的人，鄭居中當時正執政，吴敏屢次指出他的過失，鄭居中懷恨在心。爲應當處死的强盗辯護而獲罪，罷官任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宫。很久後，復職任給事中、代理直學士院兼侍講。

徽宗準備讓位給太子，蔡攸探知到皇上的意

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户部尚書李棁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棁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决，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彦，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

圖，就帶引吴敏入宫應對，宰相大臣等執政者都在，吴敏上前奏事，并且説："金人違背盟約，舉兵侵犯，陛下將怎麽樣對待？"皇上緊皺眉頭説："這可怎麽辦！"當時向東撤離的計策已經决定了，詔命户部尚書李棁先出守金陵。吴敏退下，到政府辦公廳説："朝廷就想着抛棄京城，爲什麽？這個命令果真要施行，我們必須誓死不奉詔命。"大臣們認爲很對，李棁於是就取消行動。皇太子授任開封尹，皇上撤離的意圖更加堅决，吴敏因爲要奏請事情而得到召見，就推薦李綱。李綱曾經告訴吴敏皇上應當傳位，效仿唐朝天寶時的先例，所以推薦他，希望皇上能過問些别的事情。第二天，宰相大臣們上朝奏事，徽宗惟獨留下李邦彦，議論吴敏的意見。詔命授其爲門下侍郎，輔佐太子。吴敏驚恐地説："臣下已經計劃好了，要跟從陛下出京巡視。陛下即將傳位了，而臣子却受到不尋常的提拔，臣子怎麽敢當？"皇上説："想不到卿這麽敢於直言。"當時就詔命吴敏起草傳位的詔書。

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宫，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宫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芘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宫祠，乃提舉洞霄宫。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欽宗繼位後，太上皇遷出到龍德宫居住，吴敏與蔡攸一同任龍德宫副使，遷任知樞密院事，拜任少宰。吴敏主張和談，跟太宰徐處仁的意見不合，在皇上面前爭吵。御史中丞李回彈劾他們，他與徐處仁都被罷官，任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久，諫官抨擊他包庇蔡京父子，於是出朝爲揚州知州，又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在涪州安置。建炎初年，調任到柳州。不久後因爲范宗尹的推薦，起用爲潭州知州，吴敏推辭免任，請求去管理宫祠，於是就提舉洞霄宫。紹興元年，恢復觀文殿大學士，任廣西、湖南宣撫使，任職期間死去。

王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秘書少監除中書

王安中字履道，是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任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任秘書省著作郎。政和年間，天下爭相傳言有瑞祥，朝廷大臣就寫奏表祝賀，徽宗看了王安中寫的奏表，稱贊他是奇才。有一天，特意發下三題制詔讓他起草，馬上就完成了，皇上在草稿最後批示道："可以任中書舍人。"不久，從秘書少監授任中書

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迹盜，盜脱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狀，即出民，抵吏罪。

舍人，升任御史中丞。開封的巡邏兵夜間捕捉盜賊，盜賊逃脱了，有位市民受驚出來正好與士兵相遇，就被當成盜賊抓起來；市民向州府訴訟，經受不了拷打的慘痛，於是就無辜服罪。王安中調查到這個案件，審查後定爲冤案，就放出那位市民，治州府官吏之罪。

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説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坑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坑，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

有個叫徐禋的人，用擴大冶煉銅鐵來鑄錢的主張向蔡京獻媚，蔡京奏請派遣徐禋去主管東南九路的銅礦事務，并且命令他搜集訪求珍寶。徐禋繪出礦山及冶煉爐的圖紙，比過去增加了幾十倍，并且請求開采洪州嚴陽山礦山，逼迫有關部門答應每年數十兩的定額。他們所冶煉的，其實僅有一點兒而已。徐禋的伎倆用盡，就謊稱得到希世珍寶和古代寶器，請求回到書藝局，蔡京替他説話。王安中却獨自議論徐禋欺上亂下，應該命令九路監司審查他，徐禋最後被判有罪。

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

當時皇上正向往神仙一類的事情，蔡京引薦方士王仔昔以所謂的妖術朝見皇上，朝廷大臣以及親戚同鄉都藉此攀附拉關係。王安中上疏請求從今以後朝廷招攬山林道術人員，都要責成有關部門保任，宣召出入的時候，一定要察探他所經由的地方，繼續申明朝臣跟百姓交往時所要遵守的禁令；并上奏蔡京欺君犯上、禍國殃民等一些事情。皇上都悚然地接納了。不久又上疏蔡京的罪行，皇上説："本來要立即按照你的奏章辦，可是馬上要到天寧節了，等過了這段時間，就爲你罷免蔡京。"蔡京探知到這事，非常恐懼，他的兒子蔡攸日夜在内宫侍候，哭泣拜請懇求寬恕。皇上爲此遷任王安中爲翰林學士，又遷任承旨。

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

宣和元年，拜任尚書右丞；三年，任左丞。金人歸還燕地，朝廷考慮帥臣的人選，王安中請求前往。王黼在皇上面前稱贊他，於是授任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的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郭藥師横行跋扈，對府中事務專行獨斷，王安中無力制服，就忍讓順從，所以郭藥師就更加驕横。不久加任檢校少保，改任少師。當時山後各個州都已經陷落，惟有平州被張覺所占據。金人入燕，任張覺

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籙宫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

爲臨海軍節度使。後來又背叛金，金人去攻打他，張覺戰敗後投靠燕。金人趕來索取很是急迫，王安中不得已，就絞殺他，把頭顱裝在盒子裏送給金。郭藥師揚言説："金人要張覺就立即送去，如果要郭藥師，也將送去嗎？"王安中恐懼，把這些話上奏，并力求罷免他。郭藥師也因此離散而去，金人最終也因爲此事挑起事端。王安中以上清寶籙宫使兼侍讀的身份被召還，授任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

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

靖康初年，諫官們上奏他締結王黼、童貫以及没能預先覺察郭藥師的背叛，罷官任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又責授爲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在隨州居住；又貶爲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後，内調到道州，不久讓他閑居。紹興初年，復職左中大夫。兒子王辟章爲泉州知州，接迎王安中去住，不久後死去，享年五十九歲。

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韵以紀其事。詩成，賞嘆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安中寫文章豐潤敏捷，尤其擅長四六文的體制。徽宗曾在睿謨殿設宴，命令王安中賦詩一百韵來記載這件事。詩寫成後，贊賞不已，讓他用大字書寫在殿堂屏風上，并把副本賜給全部侍臣。他就是如此受到器重。著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在社會上流傳。

王襄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禄少卿，出察訪陝西。還，爲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决遣，四旬俱盡；又閲月，獄再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兵部，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爲左司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

王襄起初名叫王寧，是鄧州南陽人，進士及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的職務進諫議事符合皇帝的心意，晋升爲庫部員外郎，改任光禄少卿，出京察訪陝西。歸來，任顯謨閣待制、代理開封府知府。府中事務浩繁，衆多的訴訟案件株連到一千多人，監獄裏塞滿了被拘捕的人。王襄晝夜進行裁决遣放的工作，四十多天後都釋放了；又審案一個月，監獄裏就空無一人。遷任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調出知杭州；没到達，改任知海州；又改爲應天府知府，調到鄆州。召入任禮部尚書，調到兵部，出朝爲潁州知州，改爲永興軍知軍。蒲城妖賊王寧恰好跟他姓名相同，就請示改名叫王宓。受到左司諫石公弼的彈

劾，調往汝州，不久被免去學士職務，提舉南京鴻慶宮。

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

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爲潭州知州，改任兵部侍郎，出使高麗。回還後在朝廷上對答很符合皇帝的心意，下詔賜名叫王襄。歷任工部、吏部尚書，拜任同知樞密院事。因薦引身邊親近侍從獲罪，以延康殿學士罷官出朝爲亳州知州；又因勾結郭天信獲罪被撤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很久後，起用爲郢州知州，恢復學士的官職，不久加官資政殿學士，調職爲淮寧府知府。因爲議論時事得罪了王黼，又提舉崇福宮。

宣和六年，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縣。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宣和六年，起任爲河南尹。金人再次入犯，他出任西道都總管，張杲任副職。高宗設置大元帥府，王襄帶領部下軍隊在虞城縣會師。皇帝即位，命王襄爲河南府知府。王襄起初與趙野分別總領西北道諸軍，金人包圍京師，皇帝徵召軍隊來增援，二人因故走了彎道以致留宿耽擱一夜在路上。到這時，降爲寧遠軍節度副使，在永州安置，死去。

趙野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

趙野，是開封人。政和二年進士及第。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任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很快遷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大司成，拜任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當時蔡京、王黼更替掌權，扶植同黨相互排擠，一進一退，沒有人能兩全其美，而趙野在兩者之間處事却都合雙方心意，蔡京、王黼也對他不懷疑。宣和七年，拜任尚書右丞，提升爲左丞。

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貴，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

靖康初年，任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命趙野爲行宮奉迎使。因爲左司諫陳公輔的進諫，趙野被罷官免行，出任北道都總管，顏岐任副官。後來被免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置後，詔命他與范訥任宣撫司，留守東京，不久率師駐扎在宛亭，等待朝廷的大軍。王襄遭貶責後，趙野也被貶爲安遠軍節度副使，在邵州安置。

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彦等乘間作亂，追

建炎元年，重新起用爲密州知州。當時正值盜賊布滿山東，皇帝已去淮南，朝廷的命令被隔絕，趙野棄城而逃。軍校杜彦等人乘機作亂，把

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趙野追回來。杜彥坐在堂上責備他說："你身爲知州却携家先逃，這全州的人，誰爲他們做主?"趙野無言回答，就被殺害。家屬都被賊所害，惟有兒子趙學老得以免死。

曹輔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詞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

曹輔字載德，是南劍州人。進士及第。政和二年，因考中通仕郎中詞學兼茂科，擔任秘書省正字。

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

自政和年以後，皇帝經常便裝出行，乘坐小轎子，幾位近臣導路跟從。臨行時經過門下省官局，官局的官員以皇帝出行的那天稱爲是有宴會，次日未歸，就傳旨聲稱患瘡痍，不能坐朝。開始，民間還不知道這情況。等看到蔡京的謝表中有"輕車小輦，七次恩賜光臨"的話語，從此邸報就把這事傳遍四方，而朝中臣僚阿諛奉承，無人敢進諫。曹輔上疏說：

> 陛下厭居法宫，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常，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其或傷。一旦宫闈不禁，衛士輒逾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祐。俚語有之，'盗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盗哉?况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蜂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 陛下厭倦了居住理政的正殿，時常乘坐小轎子，在巷陌之中、效野之外出入，直到游樂盡興了纔返回。小道上的謡言開始還有所忌諱，如今却成爲常談，説某日由某路到某地，什麽時候回去，又説車轎的裝飾醒目得使人能分辨出來進而迴避。臣下想不到陛下身當宗廟社稷托付的重任，玩忽國家的安危，以致到這種地步。君主與民衆的關係，根本在於人心的合拍，合拍了就如同肝膽相照，離散了就如同楚、越阻隔，叛離或者歸服就在片刻之間，這是非常可怕的呀。過去仁祖視民如子，憐憫百姓惟恐他們受到傷害。一旦宫闈失去禁嚴，衛兵們就逾越禁城，差一點兒觸犯了皇家眷屬。承受上天的善德，皇上要自身保佑。俚語曾說，'盗憎主人'，主人有什麽地方負於盗啊?况且如今革除冗官，斥退胡亂的貢奉，抑制佛教，誅殺不法小吏，那些愚昧的百姓，哪能每人都引咎安分?萬一當皇帝乘坐小轎而不戒備時，碰上爲非作歹之徒，懷有惡心，像蜂蝎那樣生發毒汁，像窮途末路的野獸那樣施展詭計，雖有神靈保護，但也可能使皇威嚴重地受到損傷。又况且有些臣子還不願進諫，

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迹，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奸望，不猶愈乎？

這能不警戒嗎！

下臣願陛下深居安坐，聲威沉默，以至高蒼穹的姿勢來臨視朝政，像日月行之有度那樣安排行動。外出的時候，應有太史選擇吉日，有關部門清除道路，禁衛軍及百官，前後簇擁。如果要减省煩瑣節約經費，公私兩便，那就臨時降旨，存留那些不可缺少的，减少那些未曾用的。這雖然不是祖宗的成規，但比起微服隱迹，形同下臣庶民，廟堂衰落，百姓萌生邪念，不是更好嗎？

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户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

皇上得到奏疏，出示給大臣，下令去都堂審問。太宰余深說："曹輔你這個小官，爲什麽敢談論國家大事？"曹輔答道："大官不說，所以小官來說。官有大小，但愛君的心意，却是一樣的。"少宰王黼假裝看着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說："有這事嗎？"都說不知道。曹輔說："這事情就連巷陌小民都知道，相公掌管國家，却獨獨不知道嗎？要是不知道，那要相公有什麽用！"王黼惱怒他冒犯自己，命令下吏讓曹輔寫下供辭。曹輔執筆說："區區之心，一無所求，祇有愛君而已。"退下，在家中等待治罪。王黼上奏說如果不對曹輔嚴加責罰，就不能平息謠言，於是就在郴州編管。曹輔準備著文進諫，知道肯定會被判罪，把兒子曹紳召來，把家事托付給他，就閉門寫上疏草稿。傍晚時有惡鳥在屋頂鳴叫，如同紡輪發出的聲音一樣，心中知道這是不祥的兆頭，但并不擔憂。在郴住了六年，因爲王黼當權而不能調動，曹輔也怡然不介意。

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

靖康元年，召入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授任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到十日，拜爲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没多久，免簽書。金人包圍汴都，要挾親王、大臣出城會盟，曹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到粘罕軍。康王在相州建置元帥府，金人請欽宗下詔把他召來，於是就派遣曹輔前往迎接。行至曹州，没有被允許接見就返回了，於是就跟從二帝留在金軍中。張邦昌請求送回曹輔，曹輔歸來，請求去侍奉宮祠，張邦昌不准許。康王駐扎在南京，張邦昌派曹輔來

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見面。康王即位，曹輔仍然任舊職。不久死去，詔命優厚地撫恤他的家屬。

耿南仲

耿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歷提舉兩浙常平，徙河北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户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宫十年。

耿南仲，是開封人。與余深同年進士及第，歷任提舉兩浙常平，調到河北西路，改任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召入任户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因事受牽連而罷官爲衢州知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授任太子右庶子，改任定王、嘉王侍讀，不久試任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任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宫十年。

欽宗辭内禪，得疾，出卧福寧殿，宰相百官班俟，日暮不敢退。李邦彦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吴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宫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欽宗推辭内禪，患病，出宫在福寧殿休養，宰相百官輪班等候，從早到晚不敢退下。李邦彦說："皇太子素來親近耿南仲，可以召他進來。"耿南仲與吴敏到殿中在病床旁侍候。次日，皇帝即位，拜任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久，免簽書。皇帝認爲耿南仲是東宫舊臣，禮待器重他，賜給一套住宅，升任爲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吴幵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即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

金人再次向京師舉兵，請求給他們割讓三鎮來講和，議事大臣們多主張以武力來守衛，惟有耿南仲與吴幵堅决主張割讓土地。康王到前綫去，請求讓耿南仲陪同。皇帝覺得他年紀太老，就命令他的兒子中書舍人耿延禧代行。金人駐扎洛陽，不再提割讓三鎮，而是直接提出以黄河作爲國界。當時朝廷商議派遣大臣前往，耿南仲以年老爲藉口推辭，聶昌以父母病喪爲藉口推辭。皇上非常生氣，立即命令耿南仲前往河東、聶昌前往河北，商議割地的事。

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宫，首當柄用，而吴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己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惟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汭往衛州。鄉兵危殺汭，汭脱去，南仲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

起初，耿南仲自認爲曾在東宫事奉過皇帝，是第一個應當掌握國家大權的人，但吴敏、李綱越級升職，位置在自己的上面，心中不平。因而每次議事都提出異議，排斥不依從自己的人。李綱等人認爲不能講和，但耿南仲竭力阻止，衹是主張和議，所以戰備都撤消了。康王在相州，耿南仲偕同金的使者王汭前往衛州。地方武裝差點兒殺了王汭，王汭逃脱了，耿南仲獨自奔赴衛，衛人不接納。奔向相州，詐稱奉帝命催促康王發

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

動河北軍隊去保衛京師，自己還在聯名揭貼出的募兵榜上署名，人們的情緒纔安定下來。二位皇帝北行，耿南仲與文武官吏勸康王即帝位。

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仇。"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高宗即位後，看不起耿南仲的爲人，趁他訴説老邁之際，罷官任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爲宣州知州。後來諫官們論説他主張和談以致誤國的罪行，詔命削去學士職位，延禧也被削職去管理道觀宮祠。不久貶責耿南仲在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澂又説："耿南仲催促李綱去救河東，以致軍隊潰敗，大概是不體恤國事，用這種方式來報仇。"皇帝説："耿南仲對淵聖的錯誤，天下人都知道，朕曾經想拿劍砍他。"詔命貶官授任別駕，在南雄安置，走到吉州時死去。建炎四年，恢復觀文殿大學士的職位。

王寓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王寓字元忠，是江州人。父親叫王易簡，是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王寓歷任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業，任起居舍人，改任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即位時，以給事中的身份被詔命兼任邇英殿經筵侍講，轉任吏部侍郎，升任爲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官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康王去出使金的時候，用王寓爲尚書左丞來輔佐他。王寓害怕這次出行，就以夢中兆頭不吉利來請求免於此行，王易簡也上書幫助請求。皇上極爲憤怒，撤回任他左丞的詔命，降職任單州團練副使，在新州安置，并且貶謫王易簡去管理宮祠。建炎四年，賊馬進攻破江州，王易簡等三百人都被殺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确，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覵京

論曰：三代以後，擁有天下而延續長久的，衹有漢、唐、宋。漢、唐末期，朋黨相爭，小人掌權，然而還有君子扶持朝廷存在，逐漸衰落；從來没有像宋中葉那樣，純用小人，以至於君主受辱國家崩潰那樣厲害。蔡京以繼承新法爲幌子，網羅正派官吏、正直之士來做事，從上到下都控制起來，他的權術真是巧妙啊。徽宗也有些覺悟，間或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等人，來争

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恇縮無策，苟生丏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劘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奪蔡京的權力。用不正派的人去替換不正派的人，就好像去掉野葛而又用附子來取代，難道能治好嗎！在那時，王、蔡二黨，憑藉蔡京而升官的就庇護蔡京，勾結王黼的就擁護王黼，聚集在省臺，輪流地相互指罵，貪求戰功而挑動邊患，汴、洛危急了，就縮手無策，苟且偷生求取講和。對李邦彥、王安中、余深、吴敏之輩的誤國罪行，理當治罪正法，可是欽宗、高宗二君祇是依從貶流之制，實在是不守刑法啊。唐恪既然參預擁立張邦昌的事，在推戴狀上署名後纔自殺，這不足以爲他贖罪。曹輔身爲小臣敢於對皇上直言勸諫，當面責備大臣，遭到貶斥却志節不變，獨然始終没有同流合污，他是賢明的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二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卣

何㮚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

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㮚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奸邪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尤豫未決。㮚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㮚亦以徽猷閣待制知泰州。

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斡离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㮚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㮚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

何㮚字文縝，是仙井人。政和五年考取進士第一名，提拔爲秘書省校書郎。第二年，提舉京畿學事，召入任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任中書舍人兼侍講。

徽宗數次向他咨詢事情，想托付給他進諫的職責。有人抨擊何㮚跟蘇軾是同鄉，尊崇他的偏頗學說，出朝爲遂寧府知府。不久留下任御史中丞，彈劾王黼邪惡專橫的十五項罪狀，王黼就上書請求辭職，但皇帝猶豫不决。何㮚連續上書七章，王黼及其朋黨胡松年、胡益等人都罷官，何㮚也以徽猷閣待制爲泰州知州。

欽宗即位，又把他召入任中丞。過了一個月，任翰林學士，進升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當時王雲出使金帥斡离不的軍隊後歸來，說金人很生氣割讓三鎮的事情進行緩慢，拒不接受送去的錢幣，説二十天後使者還不來，就再次進軍。到這時百官就商議要聽從他們的請求。何㮚說："三鎮，是國家的根本所在，怎麽能一下子就捨棄它們。況且金人狡詐莫測，怎能保證確守信用？割讓三鎮他們也來，不割讓他們也來。"宰相主張割讓，何㮚繼續論説分析，說："河北民衆，都是我們的赤子。捨棄土地就把那裏的民衆也捨棄了，這難道符合父母之心嗎?"皇帝大悟。何㮚請求建置四道總管，以便統率部隊趕來救援，讓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兵。救兵

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

已經響應號召，而唐恪、耿南仲、聶昌堅持和談，互相商量說："剛剛要和好安定百姓却又不停地調兵遣將，假使金人聽到了，怎麽辦？"急忙發出檄文制止。

㮚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下，帝罷恪相，而拜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㮚建議請以爲元帥，密草詔稿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彦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㮚、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朔庭，㮚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何㮚被解除了政事職務，不久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尹。金兵長驅直入兵臨城下，皇帝罷去唐恪的宰相職務，而拜任何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開始恢復三省舊制。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何㮚建議請康王做元帥，秘密起草詔書稿呈上。於是讓康王充任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充任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彦充任副元帥。京城失守，何㮚跟從皇帝去金的帥營，於是就留下没有返回。後來商議擁立異姓爲帝，金人說："惟有何㮚、李若水不得參預政事。"後來身陷北方敵人後方，何㮚仰天慟哭，絶食死去，年僅三十九歲。

建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禄其家。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建炎初年，下詔封他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家屬封官受禄。訃告傳來，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諫官們指責他有誤國的過錯，就没有追贈。秦檜從北方歸來，詳細叙說何㮚死時的狀况，於是改贈大學士，家中有七人被封官。

孫傅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翛爲尚書，傅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更，不然必敗。翛不能用。遷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

孫傅字伯野，是海州人。進士及第，考中詞學兼茂科，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當時蔡翛做尚書，孫傅對他談論天下的事情，勸他趕快做些改革，不然的話肯定壞事。蔡翛没有聽從。遷任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

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傅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傅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

宣和末年，高麗前來進貢，使者所經過的地方，安排車夫舟船，引起許多麻煩及浪費。孫傅說："索取民力妨礙農時，對我們國家没有絲毫的好處。"宰相說他的觀點跟蘇軾一樣，上奏貶他去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認爲孫傅的議論祇是偶然與蘇軾相同，也没有其他惡意，對這種依職責論事的處罰太過分了。許翰也罷官離京。靖康元年，召入任給事中，進升兵部尚書。上書請求恢復祖宗制度，欽宗詢問理由，孫傅說："祖宗的制度對人民有利，熙、豐時的制度對國家有利，崇、觀時的制度對奸臣有利。"當時認爲是

同知樞密院。

名言。十一月，拜任尚書右丞，不久改任同知樞密院。

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失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

金人包圍京城，孫傅冒着箭石日夜親自去巡視。讀丘濬《感事詩》，其中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一句話，就在市民中尋找到了劉無忌，在龍衛兵中尋找到了郭京。喜歡多事的人説郭京能使用六甲法，可以用它來生擒兩位將軍并掃蕩全軍，這個方法需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詔命封官，賜給金錢絲帛數萬之多，讓他獨自去募兵，不問是否會技藝，衹是挑選所謂壽命符合六甲的人。所得到的人都是街坊中游閑懶惰之徒，十天就招集滿了。有位武臣想要來做將佐，郭京不允許，説："您雖然勇敢，但是明年正月會死，恐怕會成爲我的牽累。"如此荒誕不經。

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㮚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敵人攻城更加緊急，郭京談笑自如，説："選擇吉日發兵三百人，就能獲得太平，一直襲擊到陰山方肯罷休。"孫傅與何㮚尤其相信，安心等待。有人上書對孫傅説："自古以來没有聽説用這種方法來打勝仗的。即使聽信他的話，給他軍隊也要留有餘地，等有了一些功勞，再逐漸進升職務。現在對他的委任太過分，恐怕必定會使國家蒙受耻辱。"孫傅生氣地説："郭京大概是應時代而生的，敵軍中的無名小卒都知道他。幸虧是您跟我孫傅説話，要是跟其他人説，就會因敗壞出師而獲罪。"拱手辭退那個人。又有人自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等，大多都是仿效郭京的行爲，明智的人對這些感到很不安。郭京説："不到非常危急的時候，我的部隊不出兵。"何㮚數次催促他，他再三推延期限後，纔打開宣化門出兵，警衛城墻的士兵都得走下來，不能偷看。郭京和張叔夜坐在城樓上。金兵分爲四路吶喊衝上前，郭京的部隊敗退，墮入護龍河，尸體都填滿了河，城門急速關閉。郭京趕忙告訴張叔夜説："我必須親自下去作法。"就走下城墻來，帶領殘兵向南逃走了。當天，金人就登上城墻。

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

二年正月，欽宗到金帥營去，安排孫傅輔佐太子留守京城，仍然兼任少傅。皇帝二十天後還

返，傅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别求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争鬥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

没有返回，孫傅屢次寫信請求返回。等到廢立的檄書來了，孫傅非常悲哀地說："我祇知道惟有我們的君王能做中國的皇帝，如果立異姓人做皇帝，我就爲此而死。"金人來索取太上皇、皇后、諸王、妃主，孫傅留下太子不遣送。密謀藏在民間，另外找了一個貌似太子的人和兩個貌似宦官的人殺了，并且殺了十幾個死囚，帶着首級送去，騙金人說："宦官想把太子偷偷放走，京城的人趕來争鬥殺了他們，誤傷太子。因而率兵去平定，殺了作亂的人獻來。如果這樣還不行的話，那就把死的太子送去。"過了五天，没有人肯擔任這件事情。孫傅說："我是太子少傅，應當和太子生死與共。金人雖然不索取我本人，我也應當跟太子一起去，求見兩位酋長當面譴責他們，或者還有可能把事情辦好。"孫傅值班住在皇城司，他的兒子來看望他。他大聲呵斥道："讓你不要來，而你偏要來！我已經命中注定爲國而死，即使你們都來了又有什麽用處！"揮手讓兒子快回去。兒子也哭道："大人以身殉國，兒子還有什麽話可說。"孫傅把留守的事情托付給王時雍後就跟從太子出京。到南薰門，范瓊極力制止他，金守門的人說："祇想要太子，你這作爲留守的來參預什麽?"孫傅說："我是宋的大臣，并且還是太子少傅，應當到死隨從。"當天晚上，在門口住宿；第二天，金人召他去。第二年二月，死在北方朝廷。

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紹興年間，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忠定。

陳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痹，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陳過庭字賓王，是越州山陰人。進士及第，任館陶主簿、澶州教授、中牟縣知縣，授任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重他的才能，推薦他，提升爲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出使契丹，陳過庭起初名叫揚庭，辭行那天，徽宗改賜現在的名字。當時有的人傳言契丹主患風痹，又被箭射瞎了一隻眼睛，陳過庭回來後證明這是胡說，并且勸皇帝關心邊地戰備。遷任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

宣和二年，進升爲中書舍人；僅過七天，遷

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翻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勛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并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嘆息，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

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肅。

張叔夜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録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天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

任禮部侍郎；不到一個月，又遷任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暗中行動，陳過庭說："導致出現匪寇的是蔡京，養成寇患的是王黼，流放這二人，匪寇就自然平定。還有朱勔父子，本來是刑餘小人，交結權貴近臣，竊取國家職權，罪惡累累，理應繩之以法，以謝天下。"從此跟權貴們極其矛盾，反而被陷害爲不舉劾的罪名，罷官爲蘄州知州。行程還没過半，就責罰爲海州團練副使，在黃州安置。三年，得以自便。

欽宗即位，以集英殿修撰爲潭州知州；没上路，召入任兵部侍郎，在途中授任中丞。最初入宫受接見，皇帝告訴他國家多難，對每件事情都應當盡心盡意地建議。當時節度使范訥請求歸京任禁衛官，陳過庭就說："自從崇寧以來，掌軍權的人多數不是因爲有功勛，請求授任皇家宗室中以及將帥中立功的人，其餘的都按照范訥的例子安排。"又請求申辯宣仁后受誣謗一事。姚古擁兵不援救太原，陳過庭陳説他七項可判死刑的罪名，把他流放到嶺表。進升爲禮部尚書，提拔爲右丞、中書侍郎。朝廷議論派遣大臣割讓兩河給金，耿南仲以年老爲理由、聶昌以雙親病喪爲理由推辭，陳過庭說："君主憂愁是臣子的耻辱，我願意盡死效力。"皇帝爲此揮淚嘆息，堅决要派遣耿南仲、聶昌去。等到京城陷落，陳過庭也起程前往，金人把他拘留在軍中，因此留在那裏不得返回。

建炎四年，在燕山死去，享年六十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張耆的孫子。少年時喜歡談論軍事，因爲祖上的蔭庇被封爲蘭州録事參軍。這個州本來是漢朝時的金城郡，地理位置最邊遠，依靠黃河作爲防守，每年到黃河結冰的時候，都必定要嚴兵以待，戰士幾個月都不解下盔甲。張叔夜說："這不是個辦法。如果不尋找一個戰略要地守衛，而是讓敵人逼近黃河，那麼我們就危險了。"有個地方叫天都，在五條大路之間，羌人入侵，必然先到那個地點集合，然後商議進軍方向，每一次集合都使五路恐懼。張叔夜

是蘭無羌患。

考察它的地形，計劃攻取的策略，等到把它占領了，建立爲西安州，從此蘭州就没有羌人進犯。

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爲文，知舒、海、泰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

爲襄城、陳留縣知縣，蔣之奇薦舉他，改任禮賓副使、通事舍人、安肅軍知軍，諫官說這太優厚，恢復原官職。呈獻自己所作的文章，爲舒、海、泰三州知州。大觀年間，任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再次呈獻文章，召入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任右司員外郎。

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嘆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摭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黄”。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

出使遼，宴會上進行射箭游戲，他第一個射中靶心。遼人驚詫，要求檢查他所用的弓，他認爲没有這樣的先例，拒絶給他們看。回國，把遼的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畫下來分爲五篇，獻給朝廷。堂弟張克公彈劾蔡京，蔡京遷怒於張叔夜，搜羅一些公務上的小失誤，貶官監西安草場。很久後，召入任秘書少監，提拔爲中書舍人、給事中。當時官吏們懶惰散漫，凡是門下省頒布詔書，都預先列好官銜，讓下面的人寫上姓名并慢慢填上事情的内容，這稱作“空黄”。張叔夜極力陳說革除這個弊端。進升爲禮部侍郎，又被蔡京所忌恨，以徽猷閣待制再次爲海州知州。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擄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江在河朔起兵，來回轉移控制了十個郡，官軍中没有人敢觸犯他的軍威。傳言他們將要來到，張叔夜派間諜偵探他們的動向，賊徑直去海邊，搶劫大船十幾隻，裝載所搶掠的物品。這時張叔夜就招募了一千敢死兵，在城附近設下埋伏，又出輕兵去海邊，誘敵出戰。事先在海邊藏下强壯士兵，等到兵力會合，舉火焚燒了舟船。賊兵知道了，都失去鬥志，伏兵乘機進攻，生擒了賊兵副將，宋江就投降了。

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群盗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盗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盗狐疑相持，至暮未决。叔夜發卒五千人，乘其惰擊之，盗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

加官直學士，調任濟南府。山東群盗忽然攻來，張叔夜估量自己的兵力敵不過，對部下說：“如果束手坐等援兵，百姓就無人能活，應當運用緩兵之計。讓他們延緩三天，我們的計策就成功了。”就找來以前的赦賊文書，使郵卒傳送到各郡，盗賊聽說後，果然有點鬆懈。張叔夜在譙門設宴會，表示閑暇無慮，派遣官吏傳諭皇帝的恩旨。盗賊猶豫等待，到傍晚了還不能决定。張叔夜出兵五千，乘他們懈怠發動攻擊，盗賊逃

直學士、知青州。

奔，追擊殺了幾千人。憑功勞進升龍圖閣直學士、青州知州。

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鋭，願如唐明皇之避禄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稽仲努力！"

改新年號爲靖康那年，金人南下，張叔夜再次上書請求帶領騎兵，與各位將軍一起截斷敵人的歸路，没有答覆。調任鄧州。在四道設置安撫使，張叔夜兼任南道都總管。金兵再次到來，欽宗親筆寫信催促他入京保衛。就自己率領中軍，兒子張伯奮率領前軍，張仲熊率領後軍，共三萬人，第二天就上路。走到尉氏，跟金的散兵相遇，轉戰前進。十一月三十日，到京城，皇帝親自到南薰門接見，軍容非常整齊。入宫談話，認爲敵賊士氣正盛，希望如同唐明皇避安禄山那樣，暫時去襄陽再安排去雍。皇帝點頭。加官延康殿學士。閏十一月，皇帝登上城樓，張叔夜在玉津園列兵，鎧甲閃亮，在城下施禮舞蹈。皇帝更加高興，進升爲資政殿學士，詔令他可以帶兵入城，不久就任簽書樞密院。接連四天，與金人大戰，殺了兩名他們的金環貴將。皇帝派遣使者携帶封在蠟丸内的文書，把稱贊寵愛張叔夜的事情通告各道，可是最終也没有援兵來。京城陷落，張叔夜受傷，但父子還是盡力戰鬥。皇帝車駕再次出城去郊外，張叔夜就趕來拜見勒馬進諫，皇帝説："我爲了百姓，不得不親自前往。"張叔夜號哭悲慟再拜，衆人都哭了。皇帝回首叫着他的表字説："稽仲努力！"

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金人商議立異姓爲皇帝，張叔夜對孫傅説："事到如今，衹有死了。"傳書給金軍二帥，請求立太子來順從人民的希望。二帥生氣，將他拘捕到軍中，趕到就像開始那樣直言請求，於是就跟着往北去。途中不吃飯，衹是有時喝水。來到白溝後，駕車人説："過界河了。"張叔夜就大驚地站起來，仰天大呼，隨即就不再説話。第二天，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訃告傳來，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文。

聶昌

聶昌字貴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秘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

聶昌字貴遠，是撫州臨川人。開始是從太學上舍步入仕途，任相州教授。由於蔡攸的推薦，召入授任秘書郎，提拔爲右司員外郎。當時三省的大吏高官認爲身爲卿監的人，却任都司以上官

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使，還爲太府卿、户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爲户部。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

職，聶昌没有名分，所以激烈抨擊這件事情。詔命從今開始衹進升到朝請大夫爲止。以直龍圖閣的身份任湖南轉運使，回京任太府卿、户部侍郎，改任開封府尹，又回到户部任職。聶昌本來跟王黼親近，後來又跟從蔡京，被王黼所中傷，罷官爲德安府知府。又因爲當地人訴訟他，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在衡州安置。

欽宗立，吴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己，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户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

欽宗即位，吴敏掌權，覺得聶昌做事情嚴厲直率可以輔助自己，就把他從閑職提升爲顯謨閣直學士、開德府知府，途中又拜任爲兵部侍郎，進升爲户部尚書，兼任開封府尹。聶昌遇事奮不顧身，敢於誅殺。吴敏猜度他不爲自己所用，開始懼怕他，就召引唐恪、徐處仁等人共同理政，惟獨剩下聶昌。

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内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

李綱罷官的時候，太學生陳東以及文人學士和百姓十幾萬人，在皇宫門外擊鼓守候，幾日不退，遇到内侍就殺，府尹王時雍趕不走他們。皇帝讓聶昌出來宣布聖旨，他們就相繼聽從命令。王時雍想把陳東等人送進監獄，聶昌堅决不同意，這纔罷休。

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爲盗，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盗，持仗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莫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弈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

聶昌再次任開封府尹，惡劣青年趁動亂，白天盗竊，進入官府民宅搶金錢絲帛；臨走時，就自己捆綁兩三個同夥，聲稱是抓强盗，手持兵器走過小巷，就鬆綁，把所搶的東西分了離去。人們都不能平安生活。聶昌都按法律嚴厲打擊，却放任他們下棋玩耍不去過問，有人説這也是法令所禁止的，聶昌説："姑且放縱他們的嗜好，使他們懈怠分心不去謀劃壞事，這正是禁止他們爲非作歹的計策。"聶昌舊名叫聶山，到這時，皇帝説他有周昌那樣堅持原則的道義，就詔命他的名叫"昌"。

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即陳捍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

京城再次戒嚴時，拜任同知樞密院。入朝謝恩，隨即陳説抵禦敵人的計策，説："三關四鎮，是國家的屏障，聽説要割讓給敵人，一旦盟約被撕毁，怎麽能去制止？希望不要輕易給予，而要傳檄天下軍隊到國都集合，堅守京城來遏止敵人的衝擊，精簡禁軍以準備出擊，控制黄河來切斷敵人的歸路。前有堅固的城墻，後有大河，精兵從四面而來，敵人如果南下，那就落入我們的網

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

中了。臣下願意迅速集合勇敢正義的戰士，設埋伏開道路，出其不意掃蕩敵人陣營來回報皇上。”皇帝稱贊他壯勇，詔命他提舉防禦，可以見機靈活行事。

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議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黏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徹傘，令用榜子贊名引見，昌不可，争辨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臠之，年四十九。

正逢金人再次來講和，朝廷要割讓兩河，需要大臣去出使回訪。詔命耿南仲和聶昌前往，聶昌説：“兩河的民衆忠義强悍，萬一不聽從，必定被他們拘捕，臣下死不瞑目啊。假如講和不成，臣下就分遣各級官吏，催促救援朝廷的軍隊去保衛。”皇帝答應了。走到永安，跟金將黏罕相遇，隨從自稱是閤門舍人，讓聶昌站住并且撤去傘蓋，命令聶昌用上奏文書高聲呼名的禮節接見，聶昌不同意，争論了一個多時辰，最終以接待客人的禮節相見。聶昌前往河東，到絳，絳人閉門拒絶。聶昌手持詔書走到城墻下，用繩索攀上去。州鈐轄趙子清指揮衆人害死聶昌，把他的眼睛挖出來并且把尸體剁碎，享年四十九歲。

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

建炎四年，纔追贈觀文殿大學士，謚號叫忠愍。父親聶用之，享年九十歲，因憂慮而死。

昌爲人疏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尸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説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聶昌爲人通達聰敏，喜歡救人所急，但是對恩怨太分明，小怨小恨也要報復。王黼的死，實際上是聶昌派遣刺客殺的，棄尸在道旁。隨即依附耿南仲取得顯要官職，左右他的觀點以致誤國誤民，最終遇到災禍，自身不能逃脱。

論曰：何㮚、孫傅、聶昌皆疏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㮚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傅匿太子之謀甚疏，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論曰：何㮚、孫傅、聶昌都是通達并有才智的人，但品質低劣，讓他們在艱難時期擔當重任，宋朝的事情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欽宗再次去金的軍營，實在是何㮚的錯誤，他雖然死了也不足以抵償。孫傅隱藏太子的謀劃太粗陋，聶昌的河東之行尤其荒謬，没有真正地爲國效死，白白地損傷了他的勇猛。陳過庭在方臘作亂之際，請求誅殺蔡京、王黼、朱勔來向天下人交待，這還有點兒敢於進諫的風範。

張閣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

張閣字臺卿，是河陽人。進士及第。崇寧初年，由衛尉主簿遷任祠部員外郎；資歷淺，被掌

資閱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

管起草詔書的人所非議，蔡京把持這件事情，所以没再追究。不久調到吏部，遷任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因患病不能上朝，改任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病愈後，拜任給事中、殿中監，任翰林學士。

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稿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遒拔，人士多傳誦之。

河北各將帥把修城的工程完成了，皇帝頒布奬勵的詔書，有中貴人爲他們説話，將要接着記功頒賞。張閣説："這是州郡長官的本職工作，如果加以奬賞，恐怕會成爲先例使他們爲了請功而隨便做事。"徽宗説："卿的話有道理。"没有下達詔令。曾經在嚴寒的夜裏起草文書稿件呈送皇帝，皇帝一直坐在那裏，稱賞他的敏捷，賜給他詩歌來表示寵愛。蔡京罷相位，張閣正掌管起草詔書，一一列舉他的過錯，語言遒勁，文人學士多傳誦這篇文稿。

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户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敍，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蔡京恢復相位時，他以龍圖閣學士爲杭州知州。浙地和買絹，杭州獨占十分之三，以致有的人家要攤派幾百匹，張閣請示跟其他郡在數量上要平均。杭州一直缺少治理，張閣治理有方，清除惡劣青年中危害民衆的人，杭州以安定聞名。召入拜任兵部尚書兼侍讀，重新任學士，初一那天皇上特賜敕詔，并且有重用的意思，不久，死去，享年四十六歲。張閣起初出守杭，盤算怎樣能保持受寵愛，辭别那天，請求親自負責花石綱的事務，給皇帝供應進獻的風氣從此慢慢興盛起來。

張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吕温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温卿譊不肯置對，近言："温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

張近字幾仲，是開封人。進士及第，屢經升遷任大理正、發運使。吕温卿以不守法律著稱，張近接受詔命去審理，哲宗對他説："這是我的命令，你不要怕惠卿。"回答道："法律面前，就是陛下也不能使臣下去判罪有輕重，何况是惠卿？"吕温卿亂説不肯回答問題，張近説："吕温卿所犯的罪是明白的，要是聽他胡言亂語，恐怕會牽累那些受株連的人。"詔命用衆人的證詞來定他的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召入任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爲瀛州知州。

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

遼的使者來爲夏人求情，但却事先備兵來逼

我，近請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謀。邊人呂儠兒入瓦橋爲盗，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鬥，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决。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爲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盗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

近我國，張近請示也派遣秦兵去守衛北部邊疆，破壞敵人的計劃。國界那邊的民兵呂儠兒到瓦橋盗竊，被官府拘捕，遼人就搶掠宋的平民作爲人質。張近説："朝廷正在講和并且休養百姓，最好使他們理虧。一個偷盗犯的得失，無關緊要，把他放了爲便。"滄州的百姓在海上捕魚，遼的士卒貪圖他們富饒的漁産，私自去撒網捕魚。守衛部隊跟他們戰鬥，殺死敵軍三十二人，滄州將帥請求獎賞他們。也有人説所殺的是平民，應該按法律處理，争議不休。張近説："邊地衛兵貪求利益喜歡立功，倘若獎賞他們，就給國家招引來怨恨；然而敵人帶兵進入我們的領地，説他們不是强盗能行嗎？如果把邊地衛兵判爲擅自發兵的罪過，那麽以後還會讓誰去抵禦敵人？最好對他們賞罰同施，不再多過問。"朝廷同意他的意見。

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宫。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户，近悉斂諸民而不予直，爲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年六十五。

出朝在高陽鎮守了八年，累積加官顯謨閣待制、直學士，調任爲太原府知府，因爲患病，提舉洞霄宫。起先，接受詔命給牧民買了三千匹馬，張近都是從百姓那裏徵收的但却不付錢給他們，被御史所彈劾，失去學士職位。二年而復職。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鄭僅

鄭僅字彦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户參軍。留守文彦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彦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决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閲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决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争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盗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盗，詰治之，盗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

鄭僅字彦能，是徐州彭城人。進士及第，任大名府司户參軍。留守文彦博認爲他有才能，府署裏的使者出通告調鄭僅去别的郡，文彦博説："像鄭參軍這樣的人怎能屢次下令外調？"上奏改任爲司法參軍，遷任冠氏令。黄河在府西决口，連夜緊急下達檄文調動民工搶險，鄭僅正在批閲保甲户籍，批閲完就立即出發，比其他邑的民工先趕到，隨即堵塞了决口。使者怒氣衝衝地彈劾他，留守王拱辰在朝廷上争辯説："要是没有冠氏的人來搶救，城裏的人們就成爲水中的魚了。"最後還是獲罪罰金。當時河朔饑荒，盗匪出現，惟獨冠氏没有出現，并且盗匪不進入境内。别的邑抓獲盗匪，審問他們，盗匪就説："鄭冠氏仁義，所以我們互相告誡不去侵犯。"爲福昌縣知縣，又正值荒年，全力救濟，没有百姓流亡。理當按功獎賞，但他不肯上報。

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户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爲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寧高永年戰没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羌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

提舉京東常平，召入任户部員外郎，官至太府卿，加官直龍圖閣，任陝西都轉運使。因給河湟供給軍餉有功，進升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鄭僅請求把無主的荒地清理登記作爲官府田莊，當年，鎮戎、德順收穫十多萬穀物。正趕上西寧高永年在熙河戰敗，將帥大臣們歸咎於官府田莊搶奪了羌的屬地，以致引起怨恨，詔命停止設置官府田莊，諫官們都認爲可惜。

改知慶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强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内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争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

改任慶州知州，各支軍隊大多去追殺老弱敵人，手持首級申請獎賞。鄭僅下令能活捉老弱的獎賞一半。有一位投降的羌兵追擊敵寇，碰到一位老人，不忍心殺，生擒過來一看，竟是他的父親，相抱哭泣，全軍都受感動。當時各路争先進軍討伐上奏捷報，惟獨鄭僅保衛境内不挑起事端，外寇也不侵犯。

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户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禄大夫，謚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調任秦州，重新任都轉運使，召入拜任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徐州知州。在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的職位上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爲光禄大夫，謚號叫修敏。兒子鄭望之，另外有傳。

宇文昌齡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寨，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

宇文昌齡字伯修，是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及第，調任榮州推官。熊本經制梓夔時，徵召爲幹當公事。凡討伐招撫，到修建南平各城堡壘，都是出自他的謀劃。遷任大理丞。熊本歸京，叙述他的功勞，升爲提舉秦鳳路常平，改任兩浙。

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厘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即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

神宗嫌司農管理圖書不嚴，選拔官吏來整治，宇文昌齡因出使夔路入朝辭行，留爲寺主簿，就拜任監察御史。鄜延的將帥上奏部下劉紹能跟西羌勾結，將成爲禍患。皇帝覺察到不真實，命令宇文昌齡去鄜州審問，果然是假的。宇文昌齡奏請皇上嚴肅告誡守將，不要挑起戰火求取獎賞，進而安定邊區的人心。出使歸朝，賜五品官服。

尚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

建置尚書省，任他爲比部員外郎。當時官員更新，制度不全，宇文昌齡全力工作，雖然到天黑考核官吏也不停止。呈上所撰寫的制度綱要，請示朝廷來實行。三司的舊官吏習慣於玩忽職

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

守，感到現在很不方便，就想找事陷害他。指使巡夜士兵檢舉他在值夜班時派遣小吏去取衣被的事情，大臣要按用私役的罪名論處，皇帝因他本職工作嚴肅認真，就不加問罪。改任吏部員外郎，出任京西轉運副使，召入任左司員外郎。

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

送遼使者到雄州，在宴席上，使者的隨從不作揖就坐下，宇文昌齡譏誚使者說："我們兩國相互訪問和好有一百年了，入境安排宴席，不祗是今日，作揖而後入座，這個禮節還能缺少嗎?"使者表面上流露出不服氣，而内心知道不對，最終按照禮節辭行回國。

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合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

遷任太常少卿，詔命商議是否一起祭祀天地，爭論不一。宇文昌齡說："祭祀天地是有常規的，從高貴和低卑來説則應設置不同的位置，從禮儀制度來説則應有不同的安排，從音樂舞蹈來説則有不同的方式；至於衣服的花色，使用的器具，開始的時間，都有區別不能混淆。祭祀是以存在的東西來感動虛無，以實在來跟虛空相通，一定要按類别來感應，按自然特性來聯合，聯合之後纔可以得到它親近它，可以有希望與天地感通。如今在祭天的圜丘那裏祭地，按自然性質來説不是所應聯合的，按類别來説不是能感應的，這樣去求取高天厚土來享用祭祀，不是很難嗎?"後來竟采用了他的建議。改官直秘閣、梓州知州，又連續爲壽州知州、河中府知府、鄧鄆青三州知州。

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户部侍郎。陝西餽餉糧於邊，舊制令内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户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徽宗即位，召入任刑部侍郎，調任户部侍郎。陝西供給邊塞糧草，過去的規定是命令内地郡縣車運過去，成爲百姓的痛苦。宇文昌齡建議祇在邊地州縣裏收納糧草，而命令公平地收取道路里程費來資助邊塞糴糧，被采納。每年節省五百萬糴糧的錢，公私都合適。以寶文閣待制的身份知開封府，又任户部侍郎，爲青、杭、越三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詔命通知沿途各關護送歸鄉，官府供給埋葬的費用。兒子叫宇文常。

宇文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

宇文常字權可。政和末年，爲黎州知州。有人上書請求在大渡河外建立城邑以便貿易往來，

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携貳，邊隙寖開，非中國之福也。"

詔命向宇文常詢問。宇文常說："自從孟氏入朝，藝祖取蜀地的地圖來看，把大渡河劃爲國境綫，經歷了一百五十年没有西南夷的邊患。如今如果在河外建城設邑，敵虜就會懷有二心，邊戰就會逐漸發生，這決非中國的福氣。"

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奸，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接着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年以來，每年的買馬數量逐漸增加；到崇、觀年間，這方面的法規開始敗壞。提舉官每年把買入的馬作爲羨餘進貢，官吏們乘機幹壞事，把馬價裁減十分之一、二，并且欠負現款，夷人都有怨氣。宇文常徹底改革這些弊政，於是馬匹數量就滿額。加官直秘閣，改任夔州知州，進升秘閣修撰。官至中大夫，去世。

許幾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托僧尼爲奸者數百人。

許幾字先之，是信州貴溪人。年經時以諸生的身份在魏謁見韓琦，韓琦勉勵他進太學。科舉及第後，調任高安、樂平主簿，南陵縣知縣，把數百個冒充僧尼幹壞事的平民還俗。

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奸欺，凡斫削、塗塈、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即概給其廪，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户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

提舉京西常平，任開封府推官，晋升爲將作監。官吏和工匠共同欺詐，凡是木匠、泥瓦匠、油漆匠應當按次序使用，但是施工一開始就一概供給他們的工糧，花費失去限度而且還造成分配不均。許幾預先規劃工程，費用節省而功效倍增。又遷任太僕卿、户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爲鄆州知州。

梁山濼多盗，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脱者。

梁山濼有許多强盗，都成爲漁民投奔的巢穴。許幾把漁民每十人登記在一起相互擔保，讓他們晨出夕歸，否則就報告官府，就窮究審訊，這樣就没有一人逃離。

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户部至尚書。嘗以摇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禄，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許幾有吏治的才幹，善於理財，因此四次在户部任職官至尚書。曾經因干擾錢幣法而罷官，又在審理染院事件中犯錯誤，知婺州。進任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調任成德軍知軍、太原府知府。張商英裁減官吏俸禄，許幾參與議事，貶永州團練副使，在袁州安置。遇恩赦，復官爲中大夫，去世。

程之邵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

程之邵字懿叔，是眉州眉山人。曾祖父程仁霸，審判案件積有陰德。程之邵以父親的蔭庇被

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概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强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

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帥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録功轉太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封爲新繁主簿。熙寧年間變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想把州縣的民力劃一，以便使窮富互補。程之邵說："這種募役法是成周協調民力的老做法，應當按一邑的民力來雇募這個邑的差役，哪能用一個邑來資助別的邑呢？"使者慚愧地聽從了，徵召程之邵爲屬官，聽從他的做法。熊本察訪蜀道歸朝，在朝廷上說："募役法開始實施，成都路做得最周詳，這是程之邵的功勞啊。"詔命召見，成都守趙抃上奏挽留。召入任三司磨勘官，查出贓款數十萬緡。跟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業，還朝，授任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年，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犯罪，他也罷官爲祥符縣知縣。很快爲泗州知州，任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凶狠不遵守法律，他彈劾指出夔守的罪行。大寧井鹽獲利豐厚，前任常把鹽儲存下一半供給官府，餘下的賣給百姓，叫他們先交納現錢，給的鹽却不够重量，百姓上告這個弊病。程之邵把所儲存的鹽全部拿出給百姓，商貿流通了，關税增加了數倍。授任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除黎州買馬方面的弊端，每年從仲秋開始貿易，滿四個月爲止，用剩餘的茶到熙、秦去交換戰馬，得到很多良馬。

爲鳳翔府知府，有人負債無法償還，就把房屋自焚了，而欺騙别人説是失火；有個人隱藏官吏殺害四個婢女，没有人發覺。程之邵揭發了事實，岐人傳誦。調任鄭州。

元符年間再任主管茶馬，買馬達萬匹，收得茶税四百萬緡。童貫在熙、岷作戰，程之邵不等報批，就運茶到那裏大量買糧食，支出二十萬億錢資助軍費。接連加官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次晋升，任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詔命他去籌劃，馬上就集合了備有三百天軍糧的十萬騎兵。徽宗很高興，提升爲顯謨閣待制。敵人侵犯熙河，程之邵代理元帥指揮軍事，在邊境上駐軍巡邏，敵軍退去。不久因病去世。正要記功轉任太中大夫，没趕上拜任，追贈爲龍圖閣直學士，官府派人護喪歸鄉。兒子程唐，官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而輟行？此漢儒陋説爾，願亟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

龔原字深之，是處州遂昌人。年輕時與陸佃一同拜王安石爲師。進士考中高名次，元豐年間任國子直講，因虞蕃控訴他而免職。哲宗即位時，到訴理所上訴得到公正處理，任國子丞、太常博士。當時正議論在北郊祭祀，龔原説："合祭，是不符合道理的。天子應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既然不能因爲天寒就廢除祭祀，還能因爲暑熱停止前往？合祭祇不過是漢儒的淺陋學説，希望立即糾正。"加官秘閣校理，充任徐王府記室，出朝爲兩浙轉運判官。

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

紹聖初年，召入拜任國子司業，入宫對答，皇帝問道："你任徐王邸官，爲什麽委任外職，莫非是大臣的私意？"回答道："臣下出使家鄉地區，瞭解民間情況，臣下就知道這些，不知道原因。"很快兼任侍講，遷任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代理工部侍郎。受曾布器重，安惇提起他任直講時的事情，就以集賢殿修撰爲潤州知州。

徽宗初，入爲秘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

徽宗初年，召入任秘書監，進升給事中。當時授任五位郎官，都是當權者有婚姻關係的親戚，他把他們全部檢舉；又彈劾郝隨有罪，不能在京城居住，鄧洵武不宜再進史院。朝廷中議論皇帝爲哲宗服喪，應當效開寶的先例，定爲齊衰喪期。龔原説："三年的喪期，從天子到平民百姓，是一樣的。"主議的大臣斥責他狂妄，貶謫爲南康軍知軍，改爲壽州知州。不久後采用了守三年喪期的意見，就復職爲修撰，爲揚州知州。還朝，歷任兵、工部二部侍郎，授任寶文閣待制、廬州知州。陳瓘打蔡京，龔原跟陳瓘友善，有人説實際上龔原是指使者，於是就削職去和州居住。起用在亳州任職，詔命剛下就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説》、《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

起初，王安石改革學校制度，用龔原幫助自己，龔原也爲他盡力。後來，司馬光召見他談話，譏誚王氏，龔原反復辯駁一點也不屈服。司馬光嘆息道："王氏的風格就是這樣啊！"任司業時，申請把王安石所撰寫的《字説》、《洪範傳》以及兒子王雱的《論語》、《孟子義》刻板刊行傳

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授給學生。因此一時間學校中被薦舉應試士人的文章，都隨即效仿，這個弊端是從龔原開始的。

崔公度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絶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户讀書。歐陽脩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

崔公度字伯易，是高郵人。口吃不能流暢地談話，但是内秀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劉沆推薦他爲優異茂才，他推托有病不接受。承襲父親的官職，補任三班差使，非他所好，就關門讀書。歐陽脩得到他寫作的《感山賦》，拿給韓琦看，韓琦上呈給英宗，就把他安排在史館。授任和州防禦推官，任國子直講，以母親老邁爲理由辭職。

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禄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删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王安石掌權時，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王安石脱下官服握着他的手，邀請他談話。詔命到延和殿對答，進升光禄丞，陽武縣知縣。京官謁見京尹，按慣例應當在庭下拜見，崔公度懷疑京尹侮辱自己，就直接找王安石告狀，王安石讓鄧綰舉薦他爲御史。不久，任崇文校書，删定三司令式，這時就公開説京官不應該在庭下謁見京尹，王安石爲此到編敕所更改了法規。加官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厠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耻。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秘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崔公度從平民百姓起家，没有什麽靠山，衹知道巴結王安石，不分早晚去請示，就是在厠所裏見他，他也不介意。曾經在王安石身後拿起衣帶帶尾，王安石回頭看，崔公度笑着説："相公衣帶有塵垢，我正用我的衣袍替您擦去。"看見的人都笑，他也恬然不覺得耻辱。申請知海州。元祐、紹聖年之間，歷任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授任秘書少監、起居郎，都推辭不接受。爲潁、潤、宣、通四州知州，官至直龍圖閣時去世。

蒲卣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户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

蒲卣字君錫，是閬州人。母親任氏知書達禮，鄉里人稱爲"任五經"，蒲卣幼年以聰明通達聞名。進士及第，歷任利州司户參軍、三泉主簿、合江金水縣知縣。通判文州，有人建議開通文州通往陝西的道路，蒲卣説："洮、岷、積石到文州的路很近，從文州去江油，是鄧艾攻取蜀的老路。後來鬼章想從這裏進犯蜀，因爲有險阻關隘就没有行動。夏人很久就想這樣做，我們能

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寢。

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卣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卣言：“地盈千頃，户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

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糴、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卣之議稅榷，皆有可稱道。若閎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搢紳所不齒也。

爲他們打通道路嗎？”建議就廢止了。

任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年間實行均田法，轉運使因爲費用不足，想按照費用來確定賦稅，蒲卣說：“詔命就是爲了恩惠人民，本意不在增加賦稅。”宛、穰地區廣闊肥沃，開國初年招募百姓墾田，成爲世代相傳的産業，命令别人不要輕易上訴，大概已有一百年了，好訴訟的人逐漸地以佃法改革爲理由加以干擾，蒲卣一切禁止。有人手持從權貴那裏得到的中旨要求變動，蒲卣說：“方圓一千頃，還有數百户人家，子孫相傳很久，一旦改動，民衆就會不安定。先朝明詔都在，不能變動。”朝廷同意他的觀點。

提點湖南刑獄，爲鼎、遼、隴、寧四州知州，又提舉潼川路刑獄。有人建議在瀘、敘地區專賣酒，説每年能收得二十萬錢。蒲卣說：“先朝惦念這裏夷漢雜居，所以放鬆專賣禁令，來安穩邊區人心。如今要是實行專賣，是不利的。”就停止實行。官至中大夫，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論曰：《傳》中說：“尺長有所不及，寸深有所不够。”觀看二張治理郡縣，鄭僅守衛邊疆，宇文父子方便邊地糴糧、改革買馬法規，許幾、程之邵經營錢財運輸，蒲卣評論賦稅專賣，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其他如張閎依賴花石綱來維持受寵，龔原、崔公度堅持王氏學説來諂媚王安石，則是爲士大夫所不齒的。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三

沈銖（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黄寔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彦　霍端友　俞㮚　蔡嶷

沈銖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婿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争自列，銖獨不言。

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崇政殿説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吴居厚除户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沈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户參軍。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概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

沈銖字子平，是真州揚子人。父親沈季長，是王安石的妹婿。沈銖年輕時學習王安石的學説，進士考中高名次，官至國子直講。沈季長領任監事時，改任審官主簿，因虞蕃案件獲罪而免職歸家。元祐年間設置訴理所，被判罪的人都争先申辯，惟獨沈銖不言語。

紹聖初年，起用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崇政殿説書，領旨共同編輯元祐臣僚章疏。由於進講辭理通達，拜任右司諫，推辭，改任起居郎、代理中書舍人。吴居原除任户部尚書時，沈銖指責他使京東時搜括財貨，詔命説明事實，説不出來，被罰款。講解《詩·南山有臺》一詩，到"萬壽無期"，認爲這是太平的基礎，把它標榜出來可以太平長久并且有應驗，哲宗屢次首肯他。正式拜任中書舍人兼侍講，不久托病辭官，以龍圖閣待制爲宣州知州去世。弟弟叫沈錫。

沈錫字子昭，因王安禮的薦舉而被委任官職，爲鄂州司户參軍。崇寧初年，任講議司檢討。蔡京正在審查元符年間的上書人，想定罪，沈錫説："遠方的文人，不能瞭解朝廷的好惡，如果一概論罪，恐怕不是開導社會激勵人民的策略。"蔡京不聽。授任衛尉丞，遷任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婺州知州。召入任左司員外郎，兼任定、嘉二王侍講，進任太常少卿，拜任兵部

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

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脱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爲應天府知府，調任江寧府。

張懷素被處死，朝廷懷疑他的同黨有逃脱的，江、淮間往往發生誣告案件。沈錫來到郡中，有人誣告别人，調查一番，原來是虚構的。向朝廷寫了奏疏，因此其他郡被錯抓的人都得到釋放。歷任海、泰、汝、宣四州知州，在通議大夫的職務上退休。去世，追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鞫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右司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

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

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横决，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

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虚妄之法，以靖訐訴。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路昌衡字持正，是開封祥符人。從進士步入仕途，官至太常博士。參加審訊陳世儒的案件，嚴刑峻法，從士大夫到受有封號的婦女，都逃脱不了。遷右司員外郎，歷任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廣州知州，調任荆南，又調任潭州，加官直龍圖閣、慶州知州。

紹聖年間，召入任衛尉、大理卿，遷任工部侍郎，不久以寶文閣待制爲開封府知府。李清臣受到一位發狂婦女的控訴，路昌衡判他重罪。出京知瀛州，調到永興軍，進升爲直學士、成都知府。

徽宗即位時，他應詔上書説："多年以來，西部國家軍隊入侵，導致發生戰争，財政衰竭，佞臣蒙蔽君主，這四方面都是因爲陰氣過盛。自陝以西地區，民力傷殘，民不聊生。災異的變化，是由天地的不和而發生，是由人心的怨望而出現。所以妖星出現，黄河潰决，秋雨連綿不斷，各路饑荒，抛尸路旁，棄妻抛子，家産破敗，這都應驗了星象。辛勞憔悴，死中逃生，面對這樣景象，還想不怨聲載道，難啊。"

不久因李清臣案件獲罪，貶爲司農少卿分司，在郢州居住。第二年，起用在滁州、定州任職，恢復直學士、開封府知府。請求嚴明對於誣陷誹謗的訴訟法，以便制止無中生有地揭發别人的隱私。調任南京留守，又因以前上書一事被削職，劃入黨籍，去世。宣和五年，追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

謝文瓘字聖藻，是陳州人。進士甲科及第，

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掊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

教授大名府。元豐年間，上疏說："臣僚們推行新法，很多都失去了本意，鞭笞禁閉，百姓深受其害，用苛捐雜税搜刮民財，名目繁多。那些不迫急的税收，無理的索取，理應罷免。"大臣們認爲這是詆毀朝廷，建議把他判罪。神宗說："他衹是說執法的人壞，不是詆毀朝廷。"

哲宗時，御史中丞黄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别利害，罷其役。

哲宗時，御史中丞黄履推薦他任主簿，三年不去執政者的府第。召入對答，授任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年，都水使者建議修建廣武四個閘門石堤，朝廷詔命謝文瓘先去修建幾十步的堤壩，以驗證是否可行。黄河水流湍急，民工很多被淹死，對那一帶很不利，没有功效，但那位都水使者却極力申述先前的建議。謝文瓘逐條分析利弊，制止了那項工程。

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

徽宗即位，提升爲起居舍人、給事中。詔命修撰《神宗寶訓》，謝文瓘請求擇取當時的政治大事、重大官員的升降，節取要旨，進而著書立說呈送皇帝。然而所論述的都是王安石，說神宗能够看清衆人的誹謗，堅信不疑地任用他，因而那時朋黨消解權威樹立，其他的論述都類似這樣。遼主洪基死，謝文瓘出使前往弔唁，命令隨從穿着變更的服裝進去，因此被降了兩級官職。

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吕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乃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

崇寧元年，出朝爲濮州知州。不久朝廷審理黨人案件，他因元豐年間上疏以及曾經給吕公著寫信而獲罪，又貶官到邵武軍，移往處州。皇帝披閱黨籍時說："朕畢竟瞭解謝文瓘的本末。"詔命把他解除黨籍，於是任爲集英殿修撰、濟州知州，去世。

子貺，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子名謝貺，宣和年間，任駕部員外郎、汝州知州。欽宗時，呈上四篇密封章奏，評論時事懇切恰當。到金出使，歸來，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侵犯汝州，謝貺從襄陽領兵前往救援，在戰鬥中犧牲。

陸蘊

陸蘊字敦信，福州候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

陸蘊字敦信，是福州候官人。年輕時就有名氣，進士及第，任太學《春秋》博士。經學廢除官員裁減，改任國朝會要所檢閲文字。

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

崇寧年間，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入對答，說："元祐時期的大臣心懷異意推行世俗流行的學說，既不能爲我所用，近來詔命不讓他們使某一路，但是却又能做郡守縣令，臣下愚昧不知爲什麽能這樣。"隨即拜任禮部員外郎，轉任吏部，遷任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諫議另外設廟没有被同意，貶職知瑞金縣。歸京任太常，進升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求整修各州的天慶觀，設立學事負責考課制度。遷任大司成，晋升爲御史中丞。因爲門下侍郎余深跟自己有親戚關係而主動要求迴避，徽宗說："親戚迴避的制度，是防止有關部門不能盡心盡意爲公，侍從是我所信任的，難道能跟下面的庶僚們一樣嗎？"不同意。

藴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

陸藴經常評論時事，曾經說：皇帝御筆一天中寫下好幾次詔書，但前後矛盾，這不是强調命令的方法；宰相大臣，宦官的親戚，受恩賜營造府第，拆除民居，縣官向百姓買木材，却不付給現款；貴族子弟以侍從官的名義領任閑局，任奉朝請，官員雜濫繁多，無益於事；還有恩賜超越標準，朝廷裹外的開支超出賦税收入；數次駕幸私人宅第，違背尊卑的區分，也不是臣子們的福氣。這些話都切中時弊。

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過藴，合樂燕歗，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宫。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藴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以龍圖閣待制爲福州知州，改爲建州知州。正值弟陸藻從列曹侍郎出任泉州知州，路過陸藴那裹，設樂款待，閩人稱爲盛會。加官顯謨閣直學士，托病辭職，提舉鴻慶宫。當時二浙正在作戰，附近的郡都在整頓備戰，陸藴却接到任職詔命就上路，使者彈劾他逃避國事，被削職。後來復職任集英殿修撰，去世。

黄寔

黄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

黄寔字師是，是陳州人。進士及第，歷任司農主簿，官至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年，朝廷討論撤銷提舉官，詔命還没公布，黄寔的舅舅章惇就吩咐蔡確調黄寔去提點開封縣鎮。遷任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

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

哲宗認爲黄寔任監司職務很久了，想召用他，曾布暗地裹阻撓。林希說："黄寔的兩個女

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

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内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兒都嫁給蘇軾的兒子，行爲不正，不宜使用。”於是就爲陝州知州，任江、淮發運副使。去祝賀遼主即位，走到國境，迎接的人呈上文書，稱他爲賀登寶位使。黄寔回答説自己接受使命時没有“寶”字，拒絶接受文書。回朝授任太僕卿，又提升爲寶文閣待制、瀛州知州，調任定州。朝廷命令徵集民兵，附近郡縣趁機擾亂索取，黄寔壓下檄書不下達，却陳述利弊請示朝廷，使這件事情得以停止。在職位上死去，追贈龍圖閣直學士。

黄寔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厚和睦，人們稱贊他平日家居的操行。蘇轍在陳時與黄寔交游，因而結爲婚姻親戚，後來又與蘇軾友善。紹聖年間黨禍興起，黄寔因爲是章惇的外甥而獲免，然而也不能長期在朝廷任要職。

姚祐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悦，留爲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説，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爲殿中監。

逾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粮，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

姚祐字伯受，是湖州長興人。元豐末年，進士及第。徽宗初年，授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正要上路，恰逢皇帝駕幸禁苑親手拉弓射箭，姚祐上奏《聖武臨射賦》。皇帝非常喜悦，留下任右正言。陳述繼承新法的學説，遷任左司諫。建議設置輔郡用來環繞京都，進升爲殿中監。六尚局的官局制度已制定，凡是有關祭祀供獻的教令規定、選拔官員檢查紀律、考核勤惰情況的法規，都由姚祐裁定。因爲雙親老邁請求出任郡守，授任顯謨閣待制、江寧府知府。當時正下詔逮捕張懷素，姚祐把他追捕到了，恢復殿中監的職務。

過了一年，以直學士爲鄭州知州，改爲秦州知州。有人請示朝廷調熙河弓箭手到邊塞服役，省得輪流换人戍邊。姚祐認爲懷念鄉土重視遷移是人之常情，請求以兩年作爲更换的期限，對期滿後那些安居樂業願意留下的人，就聽從他們。并且請求選擇熙、秦的富裕百姓按人口授予田地，寬免勞役借貸糧食，進而勉勵耕種。更加擴展秦地的東西川，修建城墻堡壘，嚴加守衛，以控制熙河、涇原。都得到同意。復職爲殿中監，改任吏部侍郎，詔命去鎮守蜀，因爲母親老邁辭職。遷任工部尚書，加任龍圖閣學士，任大名府尹，進升爲延康殿學士，復職工部尚書，調

任禮部。母親病故，授任太原府知府。

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厭己，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并徙他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説。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籙宫卒，贈特進，謚曰文禧。

縣中有個小吏建造墳墓緊靠他的祖先墓地，姚祐疑心這是在壓伏自己，請求辭官守喪。原先，詔命允許姚祐把墳墓旁的地都買下，於是就把其他墳墓一起遷走，小吏不聽從，所以姚祐拿這件事情來要求解官歸鄉。諫官説他挾私仇要挾君主，這纔停止。在提舉上清寶籙宫任上去世，追贈特進，謚號叫文禧。

樓异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綉院，知大宗正丞，遷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

樓异字試可，是明州奉化人。進士考中高名次，調任汾州司理參軍，調往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綉院，知大宗正丞，遷任度支員外郎。以事奉雙親爲理由要求爲泗州知州，又任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授任直秘閣、秀州知州。

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創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説。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内帑緡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

政和末年，爲隨州知州，入宫推辭，請求在明州設置高麗一司，首創百隻舟船，滿足使者的需要，來遵循元豐時期的舊規章。州有廣德湖，開墾後成爲田地，收取的租税可以供給官府使用。徽宗聽從了他的意見。改爲明州知州，賜金紫。從國庫支出六萬緡錢作爲造船費，治理湖田七百二十頃，每年收穫三萬六千斤穀物。加官直龍圖閣、秘閣修撰，官至徽猷閣待制。郡中由於湖水灌溉，有很大好處，過去被周圍的百姓侵占，樓异就命令把湖水都放乾以便開墾田地。從此常常乾旱，當地人都怨恨他。

在郡五年，既請温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在郡五年，請求温州的船隸屬官府以便勞役，又請求越州、台州運鹽來資助經費，詔書責備他説："郡中自有鹽民却不能調動，却想向東邊的台州索取，向西邊的越州索取，這是以鄰爲壑傷害别人。"睦州出現盗寇，他安排軍備守衛有成績，進升徽猷閣直學士、平江府知府，去世。

沈積中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户部員外郎，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户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任辟雍正、户部員外郎，官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入拜任户部侍郎，進升爲尚書，河間知府、真定府知府。

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

沈積中本來是王黼所提拔的，王黼正要謀取

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燕地，派他去偵察邊地軍情。中書舍人程振告訴他說："應當想到以後滅族之禍。"沈積中感激這個誡告，到軍鎮後，寫信感謝程振，竭力說不可收復燕地，程振在朝廷上宣讀。後來在白溝軍隊被打敗，童貫歸京，罷免沈積中去提舉上清寶籙宮。收復燕山後，又詔命他任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没有起程就死了，有人說被盜賊所殺，有人說被婢女殺害，最終也搞不明白。童貫厭惡他過去說的話，追削官職。建炎年間，宰相上其書後，纔全部官復原職。

李伯宗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税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

李伯宗字會之，是河陽人。進士及第，爲內丘、咸陽、太康縣知縣。建議說："朝廷推行方田均税法，詔令在豐年推行。如今州縣官吏，草率簡單并且懷有異心的人把豐年說成災年，而貪求晉升封賞的人則把災年說成豐年，希望嚴肅追查這些違法亂紀的人，進行懲罰。"搜集縣中壯丁當兵，有上千人，上報他們的户籍與查驗審核的方法。知樞密院蔡卞高興地推薦他，提舉京畿保甲，允許他施行他的方法，增加二萬民兵。不久有上訴的人，上訴文書達到八百七十封，降爲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礦山鑄錢，召入任將作少監。

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

開封有個人賣飾有龍圖案的神祠故帽，官吏認爲這是御用服飾，李伯宗說："這没有别的，當判非法販賣罪而已。"尹不同意，寫狀請示，朝廷支持李伯宗的意見。歷任大理卿，入宫對答時說："如今對看重人情輕視法律的人批准他們的奏請，而對不看人情重視法律的人則不批准，恐怕不是仁聖忠恕的本意。"徽宗接受了他的意見。遷任刑部侍郎。與王黼不和睦，由於下屬一點兒錯誤而罷官，提舉崇福宮。

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禄大夫，謚曰榮。

第二年，爲同州知州，調任陝西都轉運使。任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時去世，追贈光禄大夫，謚號叫榮。

汪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

汪澥字仲容，是宣州旌德人。年輕時跟從胡瑗學習《易》。又跟從王安石學習，著《三經義傳》，汪澥參與王安石理論的形成，又首先詮釋

說。

熙寧太學成，分録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又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宫。卒，贈宣奉大夫。

澥自布衣録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他的學説。

熙寧時期太學建成，他分管學政。進士及第，調任鼎州司理參軍、爲黟縣知縣，召入任太學正，屢經升遷爲國子祭酒，兼任定、嘉二王翊善，晋升爲中書舍人，任大司成。因進諫學校制度意見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爲婺州知州，改爲潁昌知府，又改爲陳、壽兩州知州，調任應天府。上書辭行，提舉崇福宫。去世，追贈宣奉大夫。

汪澥從平民被録用在太學，官至太學正，任司業、祭酒，最終任司成，以儒者的名義做官三十年，當時人們都推重他。

何常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毁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强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

何常字德固，是京兆人。進士及第，任開封府兵曹。紹聖初年，有人説蘇軾把持考選文士的大權，録取詆毁國家的人，何常在中間參與，出京通判原州。歷任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諫官建議貸給百姓金帛，讓他們把米粟送至塞下。何常説："車牛運輸，民力已經精疲力盡，然而還不至於死亡，這是因爲官府負責輸送米粟，百姓不受傷害。如今勉强給予金帛，讓他們自己輸送米粟，恐怕對貧弱百姓來説没有好處。"熙河將帥以及監軍彈劾他，降職，調往成都路。

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綉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

宦官帶着皇帝御書到達，命令紡織二千匹飾有戲龍圖案的絲羅，綉五百面旗幟。何常上奏道："旗幟，是裝飾軍隊器械的，怎敢不奉詔命。而戲龍絲羅却是衹供御用，每日穿一匹，一年不過三百多匹；如今要數倍的數量，對百姓不利。"詔命獎勵他的話，因而數量減去四分之三。

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諜告夏人多築堡栅，朝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煩有爲也。"從之。

授任直龍圖閣，加官集賢殿修撰，調任使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爲秦州知州，轉任通議大夫。間諜報告夏人修築許多堡壘營栅，朝廷議論要出兵牽制，何常説："羌人生來擅長射箭打獵，如今困在圍墻當中，捨棄自己的所長，使用自己的所短，我們可以拱手坐等他們疲憊，用不着去行動。"朝廷聽從了。

鎮秦六歲，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毁其曆。獄具，貴

鎮守秦地六年，察訪方邵彈劾他非法賣酒，向官府供米麵却銷毁賬本。判罪定案，貶責他爲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後，恢復原官職。死於右文殿修撰任上，享年七十三歲。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懦，遂底于亡。東都諸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論曰：西漢末期，士大夫阿諛奉承軟弱怯懦，以致亡國。東漢各位賢人共同遵崇氣節，最後爆發黨錮之禍。宋代元祐時期類似東漢，崇寧至宣和時期類似西漢末世，大概都是忠直的大臣受到懲處，釀成阿諛奉迎的風氣。君主驕奢而臣下諂媚，這就是國家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啊。觀看沈銖等人的行爲，都祇是隨波逐流，不能有所作爲，哪裏能稱得上是志士！

葉祖洽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簽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

葉祖洽字敦禮，是邵武人。熙寧初年，策試進士，葉祖洽的對策，專門投合掌權的人，考官宋敏求、蘇軾想貶退他，呂惠卿將其擢爲第一。簽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爲湖州知州，留任爲校書郎。

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

元祐初年，歷任職方、兵部員外郎，加官集賢校理，進任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抨擊他的對策誹謗了國家，葉祖洽自我申辯，案件送到侍從官那裏去定奪。蘇軾、劉攽說："葉祖洽是說先朝的法律制度，因循簡陋，希望朝廷與大臣合謀去更新。可以說這是議論荒謬，不能說是誹謗。"於是祇是出朝任提點淮西刑獄。

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册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黄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情，决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

紹聖年間，召入任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葉祖洽性格狠毒固執，喜歡阿諛巴結，秘密上告王珪在册立太皇太后時有反對意見。哲宗說："宣仁聖烈，是婦人中的堯、舜。關於國家大計，素來有權聖斷，朕已經命令發布詔書，明確陳述朕的旨意。"葉祖洽又說："如果覺得王珪没有罪證，可是黄履、劉拯都相繼抨擊他，我願意去搜集大家的意見，請陛下獨斷。"王珪於是就遭到追查受貶。又說："司馬光、呂公著壽終正寢，受到隆重的恩禮；蔡確受命制定國策，却貶死嶺外，請求撫恤他們的家屬。"他的諫議大致是這些。林希推薦葉祖洽，說他跟别

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

人比較最正派，皇帝説不可重用，於是不再提起。因舉薦王回而獲罪出朝爲濟州知州，調任洪州，以牟利貪財而聞名。

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奸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冲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葉祖洽與曾布交情深厚，被人們看作爲凶狠狡詐的“小訓狐”。曾布執政，想徵召他任吏部侍郎，韓忠彥不同意，請求委任他爲寶文閣待制、青州知州。不等起程，曾布還是推舉他爲吏部侍郎。曾布罷官後，他就出朝爲定州知州，臨行時，在皇上面前大發議論，甚至説：“當時如果蔡確稍微失掉時機，王珪陰謀得逞，那麼神宗就會得不到子孫繼承正統，不知道如今的政權歸誰。下臣以爲國家朝廷能明確蔡確的功勞，揭露王珪的罪行，在千萬年中獎勵忠良遏制奸邪，這樣就能充分報答神宗啊。”徽宗對他的浮躁狂妄很生氣，降爲集賢殿修撰、提舉冲佑觀，從此以後不再起用。過了一段時間，爲洪州知州，改任亳州，加官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年，去世。

時彥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潁昌判官，入爲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遼還，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

時彥字邦美，是開封人。舉進士及第，簽書潁昌判官，召入任秘書省正字，屢經升遷官至集賢校理。紹聖年間，遷任右司員外郎。出使遼時工作失職，獲罪被撤職，很快復官任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出使遼回京後，他又因爲先前出使時接受贈品而增加拜禮，而且不稟報，再次獲罪被免職。

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户部，爲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徽宗即位，召入任吏部員外郎，提升爲起居舍人，改任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任河東轉運使，加官集賢殿修撰、廣州知州。没等起程，拜任吏部侍郎，調任户部，爲開封府尹。以往都城有很多盜賊使人們身受其害，逮捕到他們，發現都是些逃兵，官吏們懼怕跟軍隊往來調查，往往就釋放了。時彥一上任就經請示一律要按國家正式文件名單來檢驗，如果不是軍人則拘捕等待批示，街坊裏稍微安定，監獄裏屢次閑空。數月後，遷任工部尚書，進升到吏部，去世。

霍端友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

霍端友字仁仲，是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進士考試制策第一名，授任宣義郎。不到一個月，提升爲秘書省校書郎，遷任著作佐郎、起居

郎、起居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絶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請補郡，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

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污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泄。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按常例衹能穿用黑角帶，皇帝轉頭看見了，說："給事、舍人是一個等級，而穿戴則這樣不同。"就詔命他用犀帶佩金魚。

進升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霍端友說："朝廷顧全安定，重視朝內輕視朝外。可以詔命內外侍從交替出入任職，進而事奉宮廷，鎮守邦國，使天下的形勢達到平衡，以求消除首重尾輕的禍害。"疏奏呈上，就申請去外郡任職，就以顯謨閣待制爲平江知府。

改爲陳州知州，行政管理上以寬鬆政策聞名，不要威風。陳地勢低下，下雨時間一長就積水，當時疏通一條八百里的新河，可是離淮水還很遠，雨水不能及時排泄。霍端友請示再開通二百里，通到淮水，從此水患就消除了。內侍石燾傳詔索取瑞香花數十株，霍端友不同意，上疏請求制止。又召入到禮部任職，轉任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去世，追贈宣奉大夫。

俞㮚

俞㮚字衹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㮚駁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逾年，竟出爲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

俞㮚字衹若，是江寧人。崇寧四年，作爲上舍生被恩賜進士及第，簽書鎮南軍判官。没等赴任，任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任定、嘉兩王記室，提升爲中書舍人。過了三個月，晋升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停止增建煤場，俞㮚批駁他的錯誤。授任顯謨閣待制、蔡州知州，第二天又留下來。次年，還是出朝爲襄州知州。回京，拜任給事中，上書說："學校，是三代傳下來的學校。然而對崇寧四年以前的學校，官員們認爲好，對崇寧五年的，就說不好；大觀三年以前的，官員們認爲好，四年的，就批評說不好。難道學校本身是這樣的嗎？那衹是旁觀者的不同說法罷了。必須使學生成才，没有人批評，學校中不出現醜惡的事情，這樣纔能辦好。"議論頗有見地。

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己，葉夢得言㮚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户部尚書劉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爲腹心，戾其意，

蔡京再度任相，恨向來是自己所提拔的人大多背叛自己，葉夢得說惟獨俞㮚不是這樣，就拜任御史中丞。陳述文人士子風氣的六種弊病，又揭發户部尚書劉炳身爲舉子時的陰私。蔡京正倚

改㮚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論衛前事謫言者，謂㮚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靠劉炳作爲心腹，不聽俞㮚的意見，改任俞㮚爲翰林學士。遷任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爲開德府知府。石公弼在襄州，因爲諫官議論衛前事而貶謫了他們，説這實際上是俞㮚倡導的，俞㮚被罷官，提舉崇禧觀。最後因爲誹謗紹聖年間的政策制度，貶爲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在太平州。還没到達，又任述古殿直學士、江寧府知府，去世。

蔡嶷

蔡嶷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摇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絶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

蔡嶷字文饒，是開封人。崇寧五年，作爲諸生參加試策考試，估計蔡京就要被重新起用，就在對策中説："熙寧、元豐時期的功德業績，足够跟上天相比，不幸的是接着是元祐時期；紹聖年間繼承前業，足以作爲依靠的基礎，不幸後面是靖國時期。陛下兩次下詔徵求諫議，希望能聽到至理名言、收到實效。但是在元符末年出現的那些人，正要想僥幸碰到時局變化而肆意發表奸邪言論，趁朝廷中的矛盾而曲意逢迎，無所顧忌地詆毁祖先的功業，肆無忌憚地干擾朝政。希望在他們發展興盛之前根除他們的根源。"因而録取爲第一名，把他的對策向天下頒布。剛剛入仕，就授任秘書省正字，遷任起居舍人。不久，任中書舍人。從平民升到侍從官，祇有九個月，是前所未有的。

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嶷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

很快就進升爲給事中。一心依附蔡京，按同族譜系排列，尊他爲叔父。蔡京命令蔡攸、蔡修等出來相見，蔡嶷急忙説："以前真是大錯特錯，公應當是叔祖，這些人是父輩。"趕快一一行拜。八寶赦恩，詔命兩省逐一審核元祐黨人，情節輕的人就注銷黨籍。蔡嶷不肯辦理，諫官們批評他不能推廣皇上的恩德，使多年以前被判罪的人有機會得到洗刷罪名。出京知和州。第二年，加官顯謨閣待制、杭州知州。

始，嶷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絶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嶷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悈治瓘，幾不

開始，蔡嶷没及第時，寫書信進謁陳瓘，稱贊他的諫疏像陸贄，剛烈正直像狄仁傑，申明真理像韓愈。到對策時，所陳述的論點立即改變，於是就想陷害陳瓘以絶口。因爲他的兒子陳正彙控告蔡京行爲不軌，就把他拘捕到京城。蔡嶷又召入任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合謀，指使石悈

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奸以定國，而薿巧言惑衆，造爲釁端。”疏入不報。

整治陳瓘，使陳瓘幾乎遭難，事情具見《陳瓘傳》。御史毛注説：“陛下完善仁政來順應上天，貶斥邪惡來安定國家，但蔡薿却巧言惑衆，製造事端。”疏奏呈上後没有答覆。

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薿言：“柔中嘗毁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仇。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薿弟莢剽其稿示薿，即論之以摇商英。薿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宫。起知建寧府。

范柔中，不久前因爲上書被劃爲奸邪，到這時要準備提升官職。蔡薿説：“范柔中曾經詆毁神考，哲宗對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從今年春天以來黨人恢復官職，輿論驚愕，甚至有人懷疑是否要繼承神宗的法制。請求削去他的官職，分清善良與邪惡。”被聽從。張商英做宰相，常安民給他寫信，激勵他好好任職。蔡薿弟蔡莢偷取了信稿給蔡薿看，蔡薿就大加議論攻擊張商英。蔡薿遷任翰林學士，因妄自議論政事而獲罪罷官，提舉洞霄宫。起用爲建寧府知府。

方建神霄宫，薿先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逾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薿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抉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

正要修建神霄宫，蔡薿領先一路奏請操辦，下詔褒獎他，召入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曾經暗地裏巴結權貴，事情被發覺，徽宗命令他入宫對答，準備當面責問他。過了一個月還不奉詔，皇帝生氣，詔命貶謫他。御史説：“蔡薿在太學交游時，就用詭計來壓制諸生；身居侍從時，就揭發隱私來威脅宰相；任職門下省時，就藉國法來泄私憤；官居郡守時，就狂妄自大蔑視監司。從金陵召回時，儼然以丞相自居，升爲宗伯後，又心懷不滿。應嚴懲不貸。”於是貶爲單州團練副使，在房州安置。

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薿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强取之。卒怒，乘薿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薿知事勢洶洶，逾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宣和年間，復職任龍圖閣直學士，再次爲杭州知州。政事治理上喜怒無常，任意使用嚴刑。方臘動亂後，西北部隊的士卒换防後要回去，每人都得到犒勞的絲絹，蔡薿禁止百姓跟他們買賣，而降低價格，向他們强買。士卒憤怒，趁蔡薿夜間與客人宴飲，縱火焚燒了州府，等他出來救火，就把他殺掉。蔡薿知道事態緊急，越墻逃走，纔免於一死。詔命把他削職罷官歸田。第二年，以徽猷閣待制死去。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躐取華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

論曰：自從太宗每年設置大科進行特别考試，以招致更多的士人，名列榜首的人獲得顯貴的官職，有人不到十年就官至宰相，也大多是忠厚正直，成爲當時的名臣。到治平時期則改爲三

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㮚、馬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齪齪，祖洽、俞㮚、蔡薿憸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憯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年一次特別考試，接着是王安石推行新法，士人的風氣開始變化。哲宗、徽宗繼承新法，崇尚王氏學說，反對的人不能考取高第。葉祖洽首先迎合當時宰相的心意，考取第一，從此以後士人風氣一下子受到很大毀壞，得到的人選也衰弱無能，同時皇上恩賜的官祿也微薄。熙寧時期以後，一直到宣和時期，考中第一的有十八人，惟獨何㮚、馬涓和上述五人留下傳記，然而時彥、霍端友拘謹，葉祖洽、俞㮚、蔡薿是奸猾的小人。都是由於王氏的學說不正，害人心術，崩潰散亂，連同國家一起覆没，如此慘痛，這正是孟子之所以要辯駁異端邪說、端正人心的理由。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賈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

年逾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

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并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

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

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

賈易字明叔，是無爲人。七歲喪父。母親彭氏，以紡績來維持生活，每天給賈易十個錢，讓他去讀書學習。賈易不忍心花費每個錢，每隔十天，就還給母親。

成年後，進士甲科及第，調任常州司法參軍。自稱是讀書人不精通法令，每年審議案件，祇看是否合乎人之常情，說："人情在什麼地方，法律也就在什麼地方。"直到去任，郡中都稱贊他公平。

元祐初年，任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任左司諫。議論呂陶不爲張舜民爭辯的事情，與呂陶互相攻擊，隨即彈劾呂陶依附蘇軾兄弟，并連帶攻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對他的攻擊行爲很生氣，想貶謫他，呂公著極力挽救，出京知懷州。御史批評他的謝恩奏表掩飾自己的過錯，調到廣德軍。第二年，提點江東刑獄，召入拜任殿中侍御史。於是就上疏說文彥博在至和年間建議設立太子是錯誤的，宣仁后命令交付史館處理，文彥博自感不安，最後竟辭去宰相的重任。蘇轍任中丞，賈易因爲以前的仇怨而要求迴避，改任度支員外郎，孫升認爲這是貶職。又改任國子司業，不接受任命，提點淮東刑獄。

又被召入，任侍御史。上書說：

天下的形勢有五個方面令人恐懼：第一是上下相互欺騙，致使褒貶不真實。所以人主受蒙蔽而視聽不明，下情不能上達；奸邪

正無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嘆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免之奸，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

和正道没有區别，以致君子的事業日益消亡，小人的幫派日益發展。第二是政治懶散，官員不盡職責。所以治國的事業没有成效，萬事毁棄，醜惡的官吏們進行奸邪的勾當却逍遥自在，良民受到傷害却無處控訴；憂愁嘆息的不平之氣，充滿了宇宙，干擾了陰陽的平和。第三是經費不充裕，而且生財之道不得要領。所以公私困乏，没有及時預備的對策，衣食的來源日益窘迫；太平無事的時候尚且有憂慮，如果不幸突然遇上多事之秋，那就會狼狽不堪以致大禍臨頭。第四是人才缺乏，而且在教育培養人才上也没有正確的方法。所以士人君子們都没有真才實幹，而那些愚笨不成器的人却充斥朝廷；同流合污苟且偷安的風氣滋長起來，背上欺君的歪風更加蔓延，士氣衰弱，將有誰來一起建立太平的基石。第五是賞罰失去公正，而人們不知誰是誰非。所以把錯誤的當成正確的，把黑的當成白的，相互欺騙，蒙蔽朝廷；賜給高官厚禄却没有受到鼓勵，進行嚴肅懲罰却不感到懼怕，這樣不擇手段求取利益的行徑，貪贜枉法的風氣，將會遍地都是。

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

然則欲知毁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必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耻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

如今兩位聖上焦慮勞累治理國家，然而天下的形勢還是這樣，掌權的人不能不憂慮。這正如同在柴禾上睡覺，火還没燒到身上，而自以爲安全，能不可怕嗎？

然而如果要知道褒貶及真僞的實情，那麽最好是眼明心亮，使下臣没有蒙蔽之患。如果要官員都盡職盡責，那麽最好進行調查研究，循名責實。如果要合理生財，那麽最好是鼓勵農業抑制商業，崇尚勤儉節約戒除奢侈越軌。如果要運用得當的方法教育培養人才，那麽最好廣開認真招攬的道路，嚴明廉潔知耻的節操，使公卿大臣都舉薦所瞭解的人才，召入對答進行詢問，來觀察他們是否有能力，好的就任用，不好的就罷免。如果要人們同心同德，那麽最好運用獎賞來勉勵優秀，運用刑罰來懲處奸惡，不以親疏貴

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矣。

賤來區分輕重。這樣就能使民心安定，消滅恣意妄爲的狀態。

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

他的這些話雖然很懇切直率，但却都是老生常談，是想抨擊時事，没有什麽特殊有效的方案。

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静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

蘇軾守杭，報告説浙西的水災很嚴重。賈易帶領屬僚楊畏、安鼎批評蘇軾失去原則地求取聲譽，迷惑朝廷的視聽，請求給予檢查處分。詔書下達，給事中范祖禹認爲不妥并封還詔書，主張應該寬恕不去過問，以求拯救百姓。賈易就説："蘇軾不久前在揚州題詩，把遵奉先帝的遺詔説成是'聞好語'；起草《吕大防制》説'民衆勞苦'，引用周厲王時的詩句來比喻熙寧、元豐時的政治。弟蘇轍早年應試制科，文章荒謬不符合格式，僥幸地被胡亂録取，與蘇軾一起在以前誹謗先朝皇帝，不具備人臣的禮節，以致拿李林甫、楊國忠來做比喻。"諫官們因此鄙視賈易，出朝爲宣州知州。授任京西轉運副使，調任蘇州、徐州，加官直秘閣。元符年間，經幾次貶謫任保静軍行軍司馬，在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徽宗即位，召入任太常少卿，進升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抨擊他是曾布的門下客，改任代理刑部侍郎，歷任工部、吏部，不到一年就得到正式任命。以寶文閣待制爲鄧州知州，不久被列入黨籍。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董敦逸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

董敦逸字夢授，是吉州永豐人。進士及第，調任連州司理參軍、穰縣知縣。當時正興修水利，提舉官調動民工開鑿馬渡港，據説可以灌溉二百頃田地，董敦逸向朝廷報告，認爲弊大於利，經核實正如董敦逸所説的那樣。解除了服役民夫十六萬人，挽救了舊田三千六百頃。調去知弋陽縣，寶豐銅礦的民夫很多因爲受到誘騙掠奪而困苦不堪，有人勞累致死，董敦逸審查工程本末，有數百人被遣送回鄉。逐漸遷任梓州路轉運判官。

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黄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

元祐六年，召入任監察御史，同御史黄慶基一起説："蘇軾以前任中書舍人時，在制誥中指責先朝皇帝的事情，他的弟弟蘇轍與其相互呼

裹，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强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悦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摇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并罷。敦逸出爲湖北運判，改知臨江軍。

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須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污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

應，擾亂朝政。”宰相呂大防上奏道：“董敦逸、黄慶基批評蘇軾所撰寫的制誥，認爲是詆毀先朝皇帝。臣下我個人認爲先帝的聖意，本想要富國强兵，鞭撻錯誤，當時群臣順勢進行得太過分，所做的事可能有失當之處。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政，按照百姓的願望，根據不同的具體事情隨時補救改革，這是符合事理的。過去漢武帝喜好用兵，大加徵斂傷害了百姓，昭帝繼位，博采衆議，都加以制止，明帝重視審察，屢次出現慘案，章帝以寬厚來加以糾正，天下人都心悦誠服，没人認爲那是詆毀先帝。再如本朝真宗即位，放鬆追究拖欠的賦税進而豐富百姓的財産；仁宗即位，停止修建宫殿道觀以便使民力得到休息。凡是這些都是因時制宜，以修補前朝政治的過失，也没聽説當時哪位士大夫説那是詆毀先帝。最近衹有元祐年以來，諫官們用這個説法來中傷士人，想同時擾亂朝廷，用意極其不良。”蘇轍又上奏道：“臣下昨天取來兄蘇軾所撰寫的《呂惠卿告》閲讀，其中説到先帝的，是説：‘開始是以帝堯的仁義，姑且試用伯鯀；最終是如同孔子的聖知，不信宰予。’兄蘇軾哪裏還是詆毀先帝？臣下聽説先帝晚年，也非常後悔自己已做的事情，但衹是來不及改正罷了。元祐時期加以糾正，那都是繼承先帝的美好願望而已。”宣仁后説：“先帝追悔往事，以至於流下眼淚。”呂大防説：“先帝衹是一時過分的舉動，并不是他的本意。”宣仁后説：“皇帝理應深知這些。”因而董敦逸、黄慶基一同罷官。董敦逸出任湖北運判，改任臨江軍知軍。

紹聖初年，蘇軾、蘇轍被免職，劉拯爲董敦逸申辯無罪。哲宗記得他，説：“莫非是先前那位白鬍鬚的御史嗎？”恢復官職任監察御史。批評常安民是二蘇的黨羽，凡是議論主張元祐時期政策的，都加以貶斥去職。改任工部員外郎，遷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宫謝恩説：“臣下再次玷污進諫的途徑，衹是恐怕遭到排擠，不能長久履行彈劾糾察的職責。”哲宗説：“你能進諫，就不要擔心我不能聽；你講實話，就不要擔心我不能去做。”

瑶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録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瑶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閲録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録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

瑶華秘密案件已經審理完畢，詔令他去宫廷審查此案。董敦逸瞭解這個冤案，握着筆不忍心書寫，郝隨從旁邊威脅他，他不敢有異議。案件呈上，心中一直不安。過了將近二十天，還是上疏了，其中大略説："瑶華的廢除，事有所因，情有可察。下詔書的那天，天空布滿陰霾，那是表示天意不想廢除；人人爲此流淚，那是人們不想廢除。臣下曾經參與案件的審理，恐怕要得罪天下。"哲宗讀後非常生氣，蔡卞想對他嚴加貶謫，章惇、曾布認爲不能，説："陛下本來因爲這個禁城案件發生在親近身上，所以讓臺端審判，希望藉此得到朝廷内外的信任。如今要貶謫董敦逸，怎麽能阻止天下後世的非議。"哲宗打消了貶謫他的念頭。第二年，因爲别的事情出任興國軍知軍，調任江州。

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徽宗即位，加官直龍圖閣、荆南知府，召入朝廷，任左諫議大夫，董敦逸極力抨擊蔡京、蔡卞的罪惡。遷任户部侍郎。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上官均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裹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托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

上官均字彦衡，是邵武人。神宗熙寧年間親自策試進士，考取第二名，任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年間，蔡確推薦他爲監察御史裹行。當時相州富人子弟殺人，案件的審理受到審刑、大理部門的懷疑，京城中謡傳法官竇莘等人接受賄賂。蔡確安排殘暴陰險的官吏數十人，殘酷地整治竇莘等人，無人敢去申明冤情。上官均上疏説明，請求下詔讓大臣參加審理，獲罪，謫知光澤縣。竇莘等人最終無罪，天下人都佩服上官均的公平。有個巫人假托神靈并且説能使人有福，發家致富，上官均焚燒了他的神像并痛打巫人，趕出縣境。回京，監都進奏院。

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

哲宗即位，晋升爲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年，復職任監察御史。諫官有人請示兼用詩賦來考試士人，宰相就想廢除考試經義。上官均説："經學以理爲主，使人所獲得的是根本；詩賦以文爲主，使人追逐的是末梢小節。如今不考慮本末的區别，而要承襲考試詩賦的弊端，不知道有什麽好處。"自熙寧時期以來，京城的衆多官府禁止

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糴糶之法。

接待外人。上官均説：“以誠待人，别人就竭力盡忠；用懷疑的態度去待人接物，人們就會得過且過。希望除了開封、大理外，其餘的官府都解除禁令，來表明洞察信任的誠意。”隨即又評論青苗法，認爲它衹有惠及百姓的名聲却没有惠及百姓的實效，雖有眼前的利益但却成爲常年的禍患，希望停止實行而恢復常平糴糶法。

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

又評論冗官的弊病，請求撤銷因繳納粟米而補任的官吏，裁減因父兄的功績而得到保任的官員，節制特奏任官的泛濫，對代理官員的舉薦人數要增加，抑制官吏的僥幸晋升，進而清理整頓官員的來源。詔命有司商議，很久不能進行裁減。他又上疏説：“如今議事的大臣，畏懼世俗的譏評，不顧朝廷的利害，憐憫那些鄙陋糊塗的老人得不到進升，不管有才華的人在閑置，這不是完善的政策。”因而請求接見，極力陳述。宣仁后説：“應當從我家開始。”就把從太后家屬以下直至大夫的有關官員，全部加以裁減。

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望風趣辨，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

又説：“治理天下的方式衹有兩個，就是寬容和猛烈。寬容過分就會散漫進而損傷了道義，猛烈過分就會迫急進而損傷了恩情。方法雖然不同，但是從敗壞政治傷害民衆來説，是一致的。最近，監司一心嚴厲追究，郡縣官吏望風而動督促操辦，想不到要對百姓有利。陛下臨政，全力追求寬大，而官吏們又馬虎草率自由散漫，猛烈和寬容這兩方面都失去了。希望下詔明告四方，使官吏們做到寬容却不放縱邪惡，猛烈却不損傷恩惠，進而振興中和的風氣。”詔命下發他的奏章。

蔡確弟碩盗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

蔡確的弟弟蔡碩非法借貸官府的錢幣數以萬計，案件呈上，上官均抨擊蔡確身爲宰相，却夥同壞人犯法，應當揭露他的罪行，來告誡百官。張璪、李清臣掌權，與正直的人志向不同，陸續受到上官均的攻擊而免職。監察御史張舜民議論邊塞事情，因爲涉及到宰相文彥博，張舜民被貶官。上官均説：“御史官員可以議論傳聞的事情，這有利於增廣見聞。張舜民的話正確，就應當聽從；他的話不對，就應當寬容。希望恢復張舜民的職務。”没被批准。御史臺和諫院約定再進諫，

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内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

上官均説事情小不宜再進諫，王巖叟就彈劾他反覆無常，王巖叟被調動官職。上官均遷任殿中侍御史，自感内心不安，藉故請求離職，改任禮部員外郎。三年後，又復職爲殿中侍御史。

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卨計，棄四寨，至是，又請蘭州爲寨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争蘭州寨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虚，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祗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西夏自從永樂之戰後，倚仗勝利而士氣驕横，想奪回舊地。朝廷使用趙卨的計策，放棄四個軍寨，到這時，西夏又要求得到蘭州作爲軍寨駐地。上官均上疏説："前朝皇上抵禦外國，懂得武力威懾不能單方面存在，所以藉恩惠來輔助威懾，懂得恩惠也不能單方面給予，所以必須要以威懾的方式來施行恩惠，這樣外國就又感激又畏懼，不再有怨恨輕視的想法。如今西夏所争奪的蘭州軍寨，都控制交通要道，如果輕易給予他們，恐怕夏人乘虚而入，熙河等幾個郡，孤立難守。如果他們接着要求收回過去占領的熙河地區，將用什麼話去拒絶呢？所以這是給老虎插上翅膀，是把武器借給强盗，不但没有好處，而且還足以成爲禍患。不如準備兵力囤積糧草，守衛邊境，使夏人明白地知道朝廷的用意。"

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右丞，韓忠彦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

當時傅堯俞任中書侍郎，許將任右丞，韓忠彦任同知樞密院。這三個人，討論國事經常出現分歧，都要求辭職。上官均説："大臣的職責與國家休戚相關，在朝廷上應當做到協調和諧，使朝廷内外的人，全然不知道有意見分歧的迹象。如果忿然不平地辯論，不顧大局，怎麽能給百官做出表率。傅堯俞等人雖然有辯論争吵的過失，然而都是跟公事有關，并没有明顯重大的罪過，希望詔命就職。"下詔同意。

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并力，以傾摇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

御史中丞蘇轍等人還繼續對這事進諫。上官均上疏説："提拔或貶退大臣如果得當，那麽天下人就能信服陛下的英明，而且大臣也能安心盡職。提拔或貶退如果不得當，那麽就會牽累陛下的英明，而且使諫官們從此以後結成朋黨，合謀同力，來攻擊大臣。天下大事，首先要分清是非。所討論的事情如果正確，雖然有分歧，也不影響事情的完善；所討論的事情如果錯誤，雖然意見一致，也是不好的。如今傅堯俞等人祇是不能協調中和，實在没有大過錯。蘇轍就指責許將本來已經同意共同决議，後來又違背同僚的决

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奸臣爾，非朝廷之利也。”

議，獨自上奏攻擊。臣下認爲是美好的事情就順從，是邪惡的事情就糾正，難道要每件事情都惟命是聽，即使錯誤了也不改正，這纔是忠嗎？許將背棄同僚的决議，遵奉上面的聖旨，這是表明能順從皇上的完美，不應當反而認爲是過錯罪惡。如果不忠，雖然與同僚協調一致，但却是奸臣，并非對朝廷有利。”

將罷，均又言：“吕大防堅强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别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

許將罷官，上官均又説：“吕大防固執倔强自以爲是，每當有差錯，同僚們不敢有不同意見，惟獨許將經常提出不同意見。蘇轍素來與吕大防友好，極力排擠許將，期望一定能取勝。臣下恐怕國策法令，從此就敗壞了。”因而進諫：“御史，是國家的耳目職務；中丞，是御史臺的長官。蘇轍應當公正地判斷是非，分清善惡，而不應當胡説。”隨即請求罷官，出朝爲廣德軍知軍，改任提點河北東路刑獄。

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并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己，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

紹聖初年，召入拜任左正言。當時吕大防、蘇轍已經罷官，上官均列舉吕大防、蘇轍六項罪過，就再貶吕大防，歷史上的禍亂從此開始。又上奏請求廢除詩賦科，專門考試經學來録取士人。宰相章惇想更改政事，獨攬貶謫進升的權柄，暗地裏除掉異己，派吏部尚書彭汝礪出京任知成都府，召入朱服任中書舍人。上官均説彭汝礪不能外派，朱服不可任用。章惇生氣，遷任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不久後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任梓州淮南轉運副使、越州知州。

徽宗立，入爲秘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録》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宫。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

徽宗即位，召入爲秘書少監，遷任起居郎，拜任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録》修撰，遷任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評論時事，獲罪遭貶斥，上官均説：“張寅亮雖然不懂忌諱，但是用心不邪惡。陛下既然招他來，又懲罰他説話，恐怕會阻擋士人們的勇氣。”張寅亮得到免罪。當時宰相想暗示上官均要全部遵循熙寧、永豐時期的制度并繼承下來，上官均説：“制度衹要是正確的就遵從，没有那時這時的區别。”因此不和睦，以龍圖閣待制爲永興軍知軍，調任襄州。崇寧初年，列入元祐黨籍，削職，主管崇禧觀。政和年間，又任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宫。很久後，恢復龍圖閣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

卒，年七十八。

十八歲。

來之邵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參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黄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污行，左遷將作丞。

來之邵字祖德，是開封咸平人。進士及第，由潞州司理參軍轉爲刑部詳斷官。元豐年間，改任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黄履推薦他爲監察御史。不久，買倡家女子作爲妾，黄履彈劾他的醜行，貶爲將作丞。

哲宗即位，爲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奸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吕惠卿。

哲宗即位，任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召入爲開封府推官，再次拜任監察御史，遷任殿中侍御史。來之邵性格奸猾，與楊畏一起攻擊蘇頌，指責蘇頌扣留派賈易爲蘇州知州的詔命。又指責梁燾攀緣劉摯的親黨，以致當上丞弼。又諫議范純仁不可恢復相職，請求任用章惇、安燾、吕惠卿。

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吕大防。惇既相，擢爲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紹聖初年，時局大變，來之邵預先得知形勢對誰不利，先彈劾吕大防。章惇任宰相後，晋升爲侍御史。王安石的靈位被允許配享神宗受到祭祀，來之邵又請求加封美好的謚號。上疏説："司馬光等人叛道逆理，掌管刑法不公正，連鬼得到他都要殺他。衹有劉摯還在，實在是天意讓他留下給陛下。"他就是如此阿諛恣肆毫無忌憚。

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夫。

進升爲刑部侍郎。陽翟百姓蓋漸向有關部門上訴，來之邵的兩個兒子都娶蓋氏女，誣告蓋漸不是蓋氏的兒子，從而謀取他的財產。諫官張商英抨擊這事，來之邵就以直龍圖閣出朝爲蔡州知州。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蔡京做宰相後，特追贈爲太中大夫。

葉濤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婿也，即往從安石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爲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吕公著、王巖叟追貶，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

葉濤字致遠，是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及第，任國子直講。虞蕃案件開始審判，葉濤因接受諸生茶紙而獲罪被免官。葉濤，是王氏的女婿，就去金陵跟從王安石，學習寫文章。哲宗即位時，葉濤上書自述，得到太學正的職務，遷任博士。紹聖初年，任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推薦爲起居舍人，晋升爲中書舍人。司馬光、吕公著、王巖叟被追貶，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被貶官，都是葉濤起草的制詞，文詞極力進行醜化詆毀。安燾

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降爲學士，葉濤退回詔命表示反對，說："安燾在元祐時，曾經攻擊文彥博丢棄熙河，成全了先帝的千秋功業，不宜加罪。"蔡京彈劾他勾結私黨，罷官爲光州知州。又因爲判案有過錯，被范鏜所攻擊，接連三次遭貶。曾布舉薦他任給事中，任職數月後患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去世。

楊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吕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辨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

楊畏字子安，祖先是遂寧人，父輩遷到洛陽。楊畏幼年喪父喜好學習，事奉母親盡孝心，不參加科舉考試。朋友們時常勸他，隨後進士及第。調任成紀主簿，不上任，刻苦致力於學術，帶着自己的著作去謁見王安石、吕惠卿，任鄆州教授。從此後尊崇王安石的學說，認爲這是獲得了聖人的主張。授任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推薦他爲監察御史裏行。當時有位出京任郡守的御史中丞，監司薦舉他，楊畏說："侍從官們是否賢良，皇上素來瞭解，監司却敢妄自薦舉，大概是爲以後着想，希望戒備他的企圖。"舒亶犯有盜竊學士院厨房錢款的罪，被王安禮所控告，楊畏上書直言分辯，認爲這可以說是過失，不可以說是大罪。舒亶罷官，楊畏獲罪貶爲宗正丞，出京提點夔州路刑獄。

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吕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

元祐初年，請求任閑散的祠禄官歸洛。楊畏怕得罪司馬光，曾說："我在夔峽任職，雖然那裏有深山群僚，但聽說要任用司馬光，都相互慶賀，可見他很有盛德。"到司馬光去世，楊畏又說："司馬光如果懂得大道理，便是臯、夔、稷、契；正因爲不懂得大道理，所以政治事務做得不完善。"吕大防、劉摯任宰相，都與楊畏友善，任用楊畏爲工部員外郎，授任監察御史，升爲殿中侍御史。楊畏幫助吕大防批駁劉摯的十項過失，并且說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都是他的死黨，肯定要替他講話。不久梁燾等人果然援救劉摯，都没被采納。劉摯罷官，蘇頌任宰相，楊畏又攻擊蘇頌，把扣留賈易的任命書作爲蘇頌的罪過。蘇頌罷官，楊畏心中希望蘇轍任宰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任右僕射，楊畏又攻擊范純仁，没有得到答覆。楊畏本想依附蘇轍，知道

如此，百僚莫不側目。

蘇轍没有當上宰相，又上疏詆毁蘇轍不可任用。他就是這樣奸詐反覆無常，百官們没有不憤恨的。

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彦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彦據經論理，若彦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

遷爲侍御史，楊畏諫議國事有四項没有得到整治：即邊疆、治理黄河、役法、内外官政。當時有旨命令兩省官員舉薦臺官，楊畏説："御史臺與宰相，是最相關的機構。宰相既然不自己安排好，却讓下屬薦舉，行嗎?"太常博士朱彦因爲對商議在皇地祭祀持不同意見，自己陳説請求罷官。楊畏説："朱彦引經據典地論述，如果朱彦被罷免出京，恐怕從此以後人們都一心遇事觀望，不敢履行道義職責。"

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吕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以爲第一。

宣仁后去世，吕大防想任用楊畏爲諫議大夫，范純仁認爲楊畏不是正直的人，不同意，吕大防就遷任楊畏爲禮部侍郎。等到吕大防任宣仁后山陵使，楊畏首先背叛吕大防，贊美熙寧、元豐時期的政治以及王安石的學術，哲宗信任他，他就薦舉章惇、吕惠卿可以重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出的策試題有繼承新法的意思，考官把主張元祐政治制度的考生録取在榜首，楊畏主持復考，把這些人全部撤下，選拔畢漸爲第一名。

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吕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吕、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章惇入朝任宰相，楊畏派遣親信暗地裏巴結他，説："楊畏以前考慮到形勢的輕重，因而跟隨吕大防、蘇轍去清除劉摯、梁燾。正想要清除吕、蘇，兩人覺察到了，罷免了楊畏的諫官職務。楊畏表面上支持元祐政治，但心在熙寧政治，是首先爲相公開路的人。"章惇上任，調楊畏到吏部，用他輔佐自己。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章惇不和，楊畏又暗地依附安、李，章惇覺察到他的意圖，另外曾布、蔡卞把楊畏平時的所作所爲告訴章惇，因而楊畏就以寶文閣待制的身份出京知真定府。這個時候天下人稱他是"楊三變"，是説他在元豐時期晋升，在元祐時期顯達，在紹聖時期被謫。

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宫，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

不久降職爲虢州知州，列入元祐黨籍。後來爲郢州知州，又任集賢殿修撰、襄州知州，移任荆南，提舉洞霄宫，居住洛。不久，爲鄧州知州，再次要求任祠禄閑職，因爲諫官們批評他而削職，主管崇禧觀。

蔡京爲相，畏遣子侄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疏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搢紳禍云。

蔡京任宰相，楊畏派遣子侄見蔡京，用自己在元祐末期議論蘇轍不可重用等奏章來表白自己，又因爲蔡京的黨羽河南尹薛昂向蔡京講情，於是就撤銷黨籍。不久復職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來到宫門，請求封禪嵩山，楊畏上書幾千言，極其阿諛奉承。正要準備上路，患病死去，享年六十九歲。

楊畏很鑽研縱横學，有才善辯而且擅長分化拉攏，與邢恕結爲朋友，他倆在喜好功名富貴方面也相同。然而邢恕疏忽并且經常失算，楊畏却有謀必中，他們終究都成爲士大夫的禍害。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彦博、范純仁，而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與黄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諸臣，甚至瑶華之冤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救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吕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横，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吕惠卿，又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污迹，擢第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况無可述者乎！

論曰：賈易起初以剛直聞名，看他的兩次彈劾文彦博、范純仁，又猛烈排斥蘇軾、蘇轍，哪裏還有剛直？董敦逸在元祐末期跟黄慶基一起誣陷二蘇，開啓了紹聖的禍患，到紹聖時又肆意詆毁元祐時期的大臣，甚至在瑶華冤案中立場也不公正，雖然最終後悔而進諫，也無法補救。等到看見蔡京、蔡卞罪惡累累，纔批判他們的罪過來掩飾自己，那是一杯水救不了一大車着火的柴草。上官均進諫切中時事，從他不同意繼承新法的論議來看，他的爲人好像還有可取之處，然而攻擊吕大防、蘇轍，因此使他們再次遭貶，這也是在支持繼承新法。楊畏奸詐反覆無常，周而復始，就是張儀、蘇秦的縱横術，也無法超過他，哪裏還祇有三次變卦。至於提倡繼承新法來求得哲宗的信任，又説王安石的學術具有聖人的精神，可以説是肆無忌憚的小人啊。來之邵全面攻擊當時的賢臣却薦舉章惇、安燾、吕惠卿，又請示加封美好的謚號給王安石，他的罪惡没有休止，又誣告别人不是其父的兒子從而想奪走别人的資財，真是無所不至。葉濤在太學時，就有劣行，考中進士後，諂媚王安石并遵從他的學術，後來得到曾布的推薦，草擬對元祐名賢的貶責制辭中，他都肆意醜化詆毁，即使有優點也不能洗刷自己，更何况他并没有什麽優點可以去記述！

崔台符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

崔台符字平叔，是蒲陰人。考中明法科，任

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彦博薦爲群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

大理詳斷官，在殿前考試時，仁宗賜給他“盡美”兩個字。熙寧年間，文彦博推薦他爲群牧判官，授任河北監牧使，召入判大理寺。起初，王安石制定審查檢舉法，整個朝廷都不同意，惟獨崔台符舉手在額上説：“幾百年來誤用刑名，今天纔得以糾正。”王安石高興他依附自己，因而任用他。歷任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又回大理獄，拜任右諫議大夫，任大理卿。當時宦官石得一設置皇城巡邏兵來辦案，崔台符與少監楊汲就迎合他的意願，在官府用羅織罪名和酷刑來定案，京都的人很恐懼，甚至不敢相對私語。數年間，登記在案的有上萬人。推行官制，遷任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年，御史林旦、上官均揭發他的罪惡，出京知潞州，又貶官降級調到相州。後來兼任監牧使。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舊制，武臣至内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儐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儐者懼，贊導如儀。

按舊官制，武臣官至内殿崇班，纔能使後代受到封賞。崔台符説：“文官是州判司尚允許得到蔭封資格，武臣五年一晋升，挂爲虚職四十年後纔能進入朝廷的名册，待遇不成比例。請求從供奉官就有受到蔭封的資格。”得到同意。曾經出使遼，到達他們的朝廷，立在帳前很久，迎接的人也不舉行贊導的儀式。詢問原因，答道：“太子没到。”崔台符譏誚道：“哪裏有君父臨朝而臣子却傲慢不到，讓使者長久站立在外，這符合禮嗎?”迎客的人懼怕，按禮節舉行贊導儀式。

楊汲

楊汲字潛古，泉州晋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侄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紿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

楊汲字潛古，是泉州晋江人。進士及第，調任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兄長對他不好，兄長的兒子也侮辱他。曹潯持刀追兄長的兒子，兄長帶着兒子跑開，曹潯説：“兄長不要避開，我衹是找侄兒。”來到官府，兄長的兒子説：“我叔想騙我父親，不讓他跑想殺他。”官吏就以爲曹潯是謀殺兄長，楊汲説：“曹潯喊兄長叫他不要避開，怎麼能説是謀殺。如果拿心中的想法來判案，百姓就會無所適從啊。”州衙門同意他的觀點，進行重新審判，曹潯没被判爲死刑。

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

主管開封府界常平，代理都水丞，與侯叔獻一起推行汴水淤泥水灌溉田地的方法，就疏導汴

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大理卿，遷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黄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爲户部侍郎，卒。

水漲出的積水去灌溉西部，貧瘠的土地都變成良田。神宗嘉獎他，把他淤溉的一千畝田地賜給他。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築古芍陂，引漢泉水灌田上萬頃。召入判都水監，任大理卿，遷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年，以寶文閣待制爲廬州知州。崔台符被彈劾，楊汲亦削職知黄州。歷任徐、襄、越州。紹聖年間，復職爲户部侍郎，去世。

吕嘉問

吕嘉問字望之，以廕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權户部判官，管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辨自解，至譏神宗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

吕嘉問字望之，因祖輩的官爵而被蔭封爲官。熙寧初年，條例司徵引他任屬官，代理户部判官，管理各司的庫防事務。在酒坊中推行連竈法，每年節省十六萬緡的柴草錢。王安石采用魏繼宗的建議，在京城設置市易務，命吕嘉問任提舉。向上建議做十三項事情，其中第一項是要在現行法律之外禁止兼并大户獨自收取利税，神宗要撤去他的職務，王安石堅決不同意。兩年期間，連續因爲税收盈餘受獎賞。神宗聽説他騷擾百姓，就告訴王安石。王安石説：“吕嘉問奉行法律不公正，所以招致怨恨。”神宗説：“徵收免行錢太瑣碎，市易法對水果買賣也要管理，大大損害了國家體統。”王安石虚僞地自我辯解，甚至譏諷神宗細碎，不瞭解帝王謀略，并且説：“除非吕嘉問，誰還敢不避皇上左右近臣？除非臣下我，誰能爲吕嘉問分辯？”神宗説：“既然這樣，士大夫爲什麽不同意？”王安石請求説出他們的姓名，命吕嘉問去逐條解釋。

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禄稟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

熙寧七年，大旱，皇帝憂心忡忡，叫韓維、孫永去招集商人徵求意見，要減免店鋪商人上千萬的免行錢。王安石就手持吕嘉問的分析意見上奏道：“這些都是百姓的心願，并不像人們所説的那樣。”吕嘉問説：“朝廷之所以允許百姓交納錢款來免去行役，主要是由於人之常情是願意安居樂業，不願意被催促騷擾，如果一概免役，就没有人去服差役。另外官吏的俸禄微薄，勢必不得不向百姓索求，不用嚴厲法規就不能禁止。在俸禄微薄的情況下申明嚴厲法規，法規就會時常收不到成效。讓縣中官吏去供職，而三司中的經費又有限，如今收取百姓少量的錢款，使官吏知

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禄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禄，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

道自重，這是臣等推行免役法的本意。有人議論要廢除，這是不對的。百姓歷來懼怕官吏，正顧慮到去服差役會時常遭到處罰，想出錢免役，還求之不得呢。如今官吏俸禄可以説很豐厚，然而還花費不到先前向百姓收取錢款的一半，市易法所徵收的免行錢，也不够抵償實行倉法需要增加的官員俸禄，這樣去推論，就可以立即看出這件事情的利弊。”

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吕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四方笑?”神宗領之。事未决，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

起初，市易法方面的事務隸於三司，吕嘉問仗勢凌辱薛向，凌駕其上。曾布接替薛向，内心不平。正值神宗頒下手札詢問曾布，曾布走訪魏繼宗，魏繼宗憤恨吕嘉問搶了自己的功勞，就羅列了他與起初政策相異的行爲。曾布得到了實際材料，就一一向上彙報了吕嘉問多收利息求取獎賞，憑藉官府的權勢搞兼并的事情。神宗準備委托曾布去查問，王安石説這二人有私忿，於是就詔命曾布與吕惠卿一同去處理。吕惠卿以前就對曾布不滿，來到三司，召來魏繼宗及商人察問情形，他們的言辭都相同，就又逼脅魏繼宗誣告曾布言過其實，魏繼宗不服從。曾布上告吕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準備聽從，王安石不同意。神宗就詔令中書説：“朝廷設置市易，本意是平準物價以方便民衆，如同《周禮·地官》中所説的錢府職能。今天看到使中産人家失業，應當修定這項法規。”曾布拜見神宗説：“臣下常聞皇上的恩詔，想憑藉着王道去治理天下，而今天所做的衹是急於徵收房屋間架税、除陌錢等雜税啊。吕嘉問又請求販鹽賣帛，難道不是讓四方笑話嗎?”神宗點頭。事情决定不下，王安石罷相，吕嘉問拉着他的手哭泣，王安石安慰他説：“我已經推薦吕惠卿了。”吕惠卿執政後，先前的案子就定審了，曾布定爲有罪，吕嘉問也出朝爲常州知州。

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户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禄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

第二年，王安石恢復相位，召入他任檢正中書户房。王安石罷相時，他知江寧府。一年多後，轉運使何琬彈劾吕嘉問營建屋宅違法，調職到潤州，再次獲罪免官。很久以後，召入任吏部郎中、光禄卿。諫官們都批評市易法的弊病，遍及天下。官府本錢大概是一千二百萬緡，都是取

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

年息二分，五到十年之間，利息本當數倍，但是現在僅相當於本錢。大概是因爲買物入官府，還未轉售就先計算利息來求賞；至於貨物惡劣，上下互相蒙騙，虧損日益增多，衹不過是空有虛名。於是呂嘉問削官三級，貶官爲淮陽軍知軍，對先前被賞的人全部判罪。

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户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婿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

紹聖年間，提升任寶文閣待制、户部侍郎，加官直學士、開封府知府。專心依附章惇、蔡卞，多殺無辜，焚毀案牘來滅口。曾經推薦鄒浩，鄒浩貶官南方，他因而獲罪罷官知懷州。徽宗時，屢次揭露他過去的罪惡，以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而被蔡氏所看重，他的女婿劉逵、蹇序辰、死黨鄧洵武庇護他，所以不久後就復職。以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的官位死去，享年七十七歲，追贈爲資政殿學士。

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起初，呂嘉問竊取從祖呂公弼論新法的奏稿，給王安石看，呂公弼因此被貶於朝外，呂氏稱他爲“家賊”，所以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毁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産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任浦江令。郡中有個奸猾的官吏恃仗郡守的權勢欺凌縣官，不交納虧欠的租稅，李南公把他逮捕。郡守很生氣，通判説道：“能制服郡吏，這是有才能的縣令。”最終還是把郡吏按法處理。知長沙縣，有位寡婦携兒改嫁，七年後，前夫的家族來索取這個兒子，婦人説他不是前夫的兒子，上訴到官府。李南公問孩子的年齡，前夫族人説九歲，婦人説七歲。詢問牙齡的情況，答道：“去年换的牙。”李南公説：“男孩八歲换牙，還争辯什麽?”判孩子歸前夫族人。熙寧年間，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召入任屯田員外郎。李南公的女兒都已嫁人，但胞妹三十歲還没有出嫁，寄養在其他妹妹家，被御史所指責，罷官主管崇福宫。

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埽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

任河北轉運副使。在這以前，澶州知州王令圖奏請開通迎陽埽舊河道，在孫村動工使河水東流，李南公與范子奇認爲可行，并且準備在大吴

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

北面修築鋸牙狀河堤促使黄河水勢回歸故道。朝廷命使者來視察，兩人又説先前的奏議不對，説：“迎陽地勢俯瞰京城，孫村的水勢不好治理。”又遭到御史的指責，詔命罰款。

加直秘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虚，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

加官直秘閣、延安府知府。夏人侵犯涇原，李南公出師直搗他們空虚之處，夏人撤兵回去。進升直龍圖閣，升任寶文閣待制、瀛州知州，拜任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書。歷任永興軍知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等知府知州，升官龍圖閣直學士。

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禮官争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

起初，哲宗的牌位進入宗廟時，李南公奉侍祭祀，希望得到執政者的好感，奏請在東夾室與祖先合祭，因禮官力争而没有批准。到後來重建廟室，因先前奏議不當而獲罪，剥奪了學士職位。不久後，復官，又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鋭，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譓。

李南公做官六十年，明鋭地周旋於時局，然而反覆無常放肆譎詐，缺乏操守，明智的人都指責他。兒子叫李譓。

李譓

譓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償逋負，譓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譓、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役，除秘閣校理。以母憂去。

李譓字智甫。進士及第。紹聖年間，爲章丘縣知縣。陝西小麥成熟，朝廷商議派遣官員到各州，讓百姓一齊償還拖欠的租税，李譓與余景在被選之列。即將賜見，曾布對哲宗説：“無法知道是豐年還是凶年，李譓、余景都很刻薄，肯定趁機暴斂，使百姓憂苦。陛下臨政以來，接見的人士不多，像這兩個人，恐怕不宜入宫奏對。”就傳命戒勉修身。出使歸來，任河東轉運判官，調任陝西。進京修築京城，竣工後，授任秘閣校理。因遭母喪辭職。

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譓隳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譓與之異，召爲光禄卿。厚奏功，罷譓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

正在修建永泰陵，起任出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説：“祖宗在世時，朝廷有大事，邊境有戰事，召任將相大臣爲侍從，不得已纔起用服喪未滿的人。目前修建山陵的事很多人都可以去辦，何至於起用一個李譓來毁壞事體呢?”詔命於是就被阻止。服滿三年喪期後，以直龍圖閣爲熙州知州。蔡京讓王厚去收復河湟，李譓持不同觀點，召入爲光禄卿。王厚兵勝奏功，李譓罷官去守號。因爲曾經説招納政策不合適而得罪，停

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踴貴，譓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譓移府勒上户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譓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毁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譓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與譓争，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違道干譽，謫永州。譓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

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吕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

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猺人款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寨，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

職。

數年以後，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猛漲，李譓與府縣商議向百姓議價購買，百姓不肯降低價格。李譓通知州府强制大户停止買進，府帥徐處仁不聽，并且指責他。李譓很憤怒，上奏説徐處仁阻擋詔令，欺凌使者。詔命貶黜徐處仁，而提升李譓任顯謨閣待制，取代徐處仁的職務。鄜延帥錢昂上奏説："徐處仁本來是認爲官府買進小麥會使糧價减低，與李譓争論，這是爲民着想的長久之計，不當貶黜。"詔命説錢昂違反常道求取名譽，謫官永州。李譓又代任鄜延，再調任永興。做假蟾芝獻給皇帝，徽宗懷疑地説："蟾，是動物，哪能生出靈芝？"命人浸泡在水盆中，經過一宿就溶化了。犯欺騙皇帝的罪，貶爲散官安置，三年後官復原職。歷任數郡，去世。

董必字子彊，是宣州南陵人。曾經在金陵謁見王安石，咨詢辨析各類經書疑義，受到王安石的稱許。登進士第。紹聖年間，提舉湖南常平。當時宰相章惇正要對一些賢人君子定罪。孔平仲在衡州，因爲官倉粟米腐爛，趁饑荒之年，稍微减價售出。董必就彈劾他違背常平法，在長沙審訊，來奉承章惇的意願，被無辜逮捕審訊的人很多都死去。孔平仲獲罪調任韶州。

章惇與蔡卞準備對流放的人大加誅殺，派遣吕升卿前往廣東，董必前往廣西察訪。哲宗已經命令停止治罪，然而董必所到之處，還是用酷刑逼脅大耍威風，作五篇書奏歸朝呈上。授任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詔命；詔命交給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再次封還駁正不下達。董必於是控訴郭知章、陳次升爲元祐黨人。因不應上訴而獲罪，出京知江州，改任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入爲左司員外郎。

起初，舒亶鎮守荆南，惹起邊地戰事，一切都是欺詐荒誕，説瑶人誠心歸附，其實不然，董必大概是參與了謀劃。到這時，舒亶突然死去，加封董必爲直龍圖閣前往代替。就修築了通道等六座營壘，在靖州推廣市易法，并且命令越山扎營戍邊。公家及私人都受到耗費，荆人很憂慮。

制。卒，年五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進升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追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繼薦之，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

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静爲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静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疏，而曰吾鎮静、吾持重者。"又乞詔内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

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户部侍郎。歷刑部、户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

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户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考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

虞策字經臣，是杭州錢塘人。進士及第，調任台州推官、烏程縣知縣、通判蘄州。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使進京呈交計簿，神宗訪問東南地區的人才，蔣之奇以虞策應對。王安禮、李常相繼推薦他，升爲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

元祐五年，召入任監察御史，進升右正言。屢次上書評説國事，認爲國君接納進諫是有福，治理社會應以清静爲本。西夏没有順從詔命，虞策説："如今邊防軍備鬆弛，戰備不整治。古代的人，善於鎮静的布置警備工作極周密，穩重固守的心中有謀略，從没有自己鹵莽粗疏，還説我如何鎮静、我如何持重的。"又請求下詔在内的省曹、寺監，在外的監司、守令，各司其職陳説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象有異變，他請求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想到治心修身的道理，不要以宴飲安逸爲樂。哲宗納娶皇后，他上奏《正始要言》。遷任左司諫。

曾肇因爲議論在京城北郊祭祀的事情，與朝廷的意見不合，免去禮部侍郎，調任徐州。虞策當時權給事中，封還詔命，認爲曾肇是禮官，不應當因爲議論禮儀得罪。没被批准。皇帝親政，虞策列舉五十六件應當先做的事項，後來許多都施行了。遷任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爲青州知州，改爲杭州知州。進宫謁拜，留任户部侍郎。歷任刑部、户部尚事，拜任樞密直學士，爲永興軍知軍、成都府知府。

入朝任吏部尚書，上奏徽宗，請求節約財政，説："臣下先前在户部，瞭解京城經費每年六百萬，與全國上交的賦税數量相差無幾。我曾經用先朝祖宗的情況來比較，皇祐時期總共收入三千九百萬，而京城經費纔占三分之一；治平時期收入四千四百萬，但經費占五分之一；熙寧時期收入五千零六十萬，但全用作京城經費。如今各道按照朝廷每月所需，立即聚斂，急切得連一天都等不得。希望能大力裁減不必要的開支，以

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

便緩和用度。"托病請求外任，加官龍圖閣學士、潤州知州，赴任途中死去，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左正議大夫。

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己獨得免。弟奕。

虞策在元祐、紹聖時期，都是身居諫官職務。雖然不是見人行事，但也搖擺於兩端，所以在朋黨爭議激烈之際，自己得以避免。弟弟叫虞奕。

虞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悦。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閲月可定。轉運使張摶以爲不可，宰相主摶策，數月不效，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

虞奕字純臣。進士及第。崇寧時期，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洺、相發生饑荒，調往東路。入宫對答，徽宗問出發日期，答道："臣退下後就出發，假如流民不能按時回還，來年的農耕桑種就會全部廢棄了。"皇帝喜悦。不久後西邊出現盜賊，又調任提點刑獄。當時朝廷準備派兵追捕，虞奕列舉策略呈上，請求不要用兵，而要自己設計謀討伐賊盜，認爲不過一個月就可平定。轉運使張摶認爲不可行，宰相同意張摶的策略，但好幾個月也不見效果，最終采用了虞奕的建議，把盜賊全部降伏。擢升爲監察御史。

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

皇上親自去北郊祭祀，燕人趙良嗣任秘書丞陪從祭祀，虞奕對自己的長官説："如今親近衛兵不用三路人，而趙良嗣以外國降臣的身份，得以參預郊祠的事情，可以嗎?"長官采用了他的觀點，寫下奏表請示，没有答覆。陽武有位平民給一個富家做傭工，這位平民的妻子貌美，富家的兒子想占有她，没得逞，惱怒地殺了她，又賄賂她的丈夫讓他不要説出去。事情被發覺後，府縣長官以及大理因訟得賄，虞奕受詔去審訊，他們都服罪。因泄露禁語而獲罪罷官離職。

再逾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濼，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

又過了一年，恢復原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首創在邊地設池溝以來，國境有定界。宦官掌管邊防後，就以屯田開荒邀功，肆意侵占民田，百姓上訴，朝廷屢次派出使者去調查處治，都不敢直言。虞奕把事情的曲折經過向朝廷彙報，上疏説明五條反對意見，詔命取消屯田。加官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

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

召入任開封少尹。過去大理、開封審理案件，必須憑實證判罪，後來就都任情而不依法，法律更加被抛棄不用。虞奕進言説："廷尉維持

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兩秩。

天下的公平，京師是國家的根本，法律尚且不能執行，憑什麼去明示萬國。請求從現在起禁止任情，如果判罪跟證據不相符的，不要立即上報。"得到同意。遷任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出現叛亂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鎮江府知府。賊寇平定後，論功勞升官兩級。

還爲户部。内侍總領内藏，予奪顓己，視户部如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内侍，而徙奕工部。

還京任户部侍郎。内侍官總領宫内庫房，對給予和剥奪專執己見，把户部視如僚屬。度支郎正要整頓滯留庫藏，奉中旨，命令開封尹與總領的内侍官來。虞奕對宰相説："考慮到臣下没有才能，應當離職而换上有才能的人，不可讓别人越犯這個職守。"就自我彈劾不稱職。詔命罷免内侍官，而把虞奕調到工部。

襲慶守張漴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多盗，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悦，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襲慶太守張漴派郡裹的人到皇宫來請求皇帝登山封禪，東平太守王靚諫議認爲京東正值荒年多盗，不應當請求封禪。當權的人不高興，準備治罪王靚，虞奕説："王靚憂民愛君，理所當然應獎勵，哪能治罪呢?"王靚得到免罪。不久去世，享年六十歲，追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縣。黄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御史。

郭知章字明叔，是吉州龍泉人。進士及第，跟從劉彝在廣西幕府，爲浮梁、分寧縣知縣。黄履推薦爲御史，因服家喪而不能赴朝拜任，爲海州、濮州知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又因鄭雍、顧臨的推薦，任監察御史。

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考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

在哲宗親自處理朝政時，上書請求按淳化、天禧時的詔書增加諫官人數，説："館職一無所用，但是朝廷毫不猶豫地設置；諫官最急需，却經常不足。這是對無用的着急，對應當着急的却緩辦。還有近年來選授監司，多來自寺監丞，不過是知縣的資歷。外官没有部使那樣受重用，哪能這樣輕用?應當稍微加以限制。比如轉運判官選擇能勝任通判的人，提點刑獄選擇能勝任郡守的人，然後考核他們的政績，選拔任用。"又説："自從大河東、北分流，人民被害。如今河水東流的趨勢已經不可遏制，順勢疏導，閉塞北口而東流，將得利百倍啊。"

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

遷任殿中侍御史，上言説："先帝開拓疆地，

進壤，建策四寨，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賾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

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

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蕞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

在邊境建寨設營，據高臨下，扼制西戎咽喉。元祐年間當政的人拋棄了這些，希望能深究議奏，公布黜罰。"史院追究《神宗實錄》以不實之辭進行誣蔑誹謗，郭知章請求貶治呂大防等人。紹聖時恢復制科考試，郭知章主管檢察考試事宜，上言說："先朝録取進士，已經取消這門科目，近年又恢復設立，實在没什麽用處。"就又再次取消。又請求恢復元豐役法，大多是迎合時好。

進升爲左司員外郎，改任左司諫。曾經上言說："爵禄慶賞，是爲了勉勵天下的好人，希望不要把這個權力借給大臣，讓他們行使私恩；刑罰誅戮，是爲了嚴懲天下的惡人，希望不要把這個權力借給大臣，讓他們發泄私憤。忠於陛下的人，必定遭到大臣的忌妒；跟隨大臣的人，必定對陛下負心。希望明主洞察。"代理工部侍郎，任中書舍人。

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求歸還河西土地，朝廷命郭知章報答回訪。蕭德崇説："兩國長久通好，小國的一點兒疆土，歸還給他們行嗎？"郭知章説："夏人屢次侵犯邊疆，理當進行討伐，但因北朝勸和的緣故，應當寬容。他們倘若能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這就不是使者所能預知的了。"歸朝還未至京城，因曾經主張疏導河水東流，以集賢殿修撰爲和州知州。

徽宗登位，曾布任用他爲工部侍郎，加任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入拜任刑部尚書、知開封府，任翰林學士。諫官又奏議河水改流的事情，罷官爲鄧州知州，不久後入黨籍。數年後，復職任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年，去世。

論曰：神宗的性格好大喜功，王安石、呂惠卿出來跟他遇合，流毒不能制止。哲宗、徽宗時代，一變而成爲蔡確、章惇、曾布當權，又變爲蔡京、蔡卞當權，流毒日益加深，天下也就滅亡了。乘時起來趨附的人很多，例如崔台符、楊汲藉審案殺民；呂嘉問藉均輸法困擾百姓；董必肆虐，想陷害被流放的人來取悦權貴；李南公反覆無常放肆譎詐；虞策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并且揭發實録的誣陷。觀察這些人的學識和

好，且發實録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爲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熏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諸人乎？世道污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政績，已有許多值得尊重，爲何樂於做這些惡事？不過是看一時君相的好尚，爲了藉此取得富貴而已。假使神宗學習仁宗的治理，哲宗、徽宗加以繼承，肯定不會出現紹述的禍害，就是王安石之輩也將有所熏陶，而未必肆意妄行到這種地步，更何况這些人呢？世道盛衰，風氣升降，關鍵在於人主一時觀念的趣向，能不引以爲戒！能不使人畏懼！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遹 石豫 左膚(附)　許敦仁　吴執中　吴材
劉昺　宋喬年 (子)昇　强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静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

劉拯字彦脩，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爲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

紹聖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録，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毁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驚視不悏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

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彦，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

劉拯字彦脩，是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爲常熟縣知縣，做出很好的政績，縣裏人稱贊他。元豐年間，任監察御史，歷任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

紹聖初年，復職任御史，上言説："元祐時撰寫先帝實録，用司馬光、蘇軾的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去寫作，對事情竄改增減，誣毁先烈，希望依國法公開處置。"又説："蘇軾貪婪卑鄙狂妄猖獗，没有事奉君主的德行，曾經因謬論罪該當死，先帝對他赦免，他還敢在詔誥中表達怨忿，深加毁謗誣衊。館職考試制策，以致説及王莽、曹操的事情，正值目前心懷異志的臣下，分據要路，而蘇軾却問及這些事情，傳到四方，忠義之士，爲此而寒心扼腕。希望對他公開治罪，以示天下。"當時范祖禹等人已經遭貶，蘇軾謫官英州，但劉拯還是怒視不滿。進升爲右正言，屢經升遷官至給事中。

徽宗即位，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入葬，大臣要按妃禮。劉拯説："母親因爲兒子而顯貴，兒子是天子，則母親就是后，應當改園陵爲山陵。"又説："門下侍郎韓忠彦，雖説是憑德行選拔上來，然而不可開貴戚干預朝政之端。"皇帝懷疑他胸有私心覬覦朝政，貶爲濠州知州。改爲廣州知州，加官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入還朝。皇帝稱贊他對欽慈后事情的建議，嘉獎升官

遷户部尚書。

蔡京編次元祐奸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户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

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憒，吏乘爲奸，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昇并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宫，卒。

錢遹

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

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奸黨，擠紹聖忠賢，布去。

遷侍御史，閲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汹汹，乃至疏遠小臣，詣闕上書，忠議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彦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

兩級，遷任户部尚書。

蔡京編排元祐奸黨的次序，劉拯進言説：“漢、唐時代政治混亂，都是因爲朋黨，今天指責前人爲朋黨，怎麽能知道後人不説今天的人爲朋黨呢？不如定爲三等，某事爲上等，某事爲中等，某事爲下等，而不指名道姓。”蔡京不高興。又説户部每月的賦税收入還不够所支出的。蔡京更加氣憤，調他到兵部。隨即罷官爲蘄州知州，調任潤州。

張商英入朝爲相時，召入爲吏部尚書。劉拯已經年老昏憒，官吏們乘機作惡，又降職到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爲同州知州。當時張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昇一并彈劾他，削職，提舉鴻慶宫，去世。

錢遹字德循，是婺州浦江人。因進士甲科及第調任洪州推官，歷任通判越州，官至校書郎。

徽宗即位，被擢升爲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上書批評他爲人不正不可授任御史，但没有批覆。豐稷又説“如果一定要任用錢遹則臣下自願罷官”，這纔改任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年，召入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彈劾曾布援助元祐奸黨，排擠紹聖忠賢，曾布離職。

遷任侍御史，兩個月後，進升中丞。要求審理元符末年大臣曾經請求復立孟后而廢劉后的事情，韓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以及諫官曾肇、豐稷、陳瓘、龔夬都坐罪貶官。就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上言説：“元祐皇后在先朝時有罪，昭示於宗廟，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哲宗逝世，太母聽政。當權大臣都想搞亂紹聖時期的事情，來滿足私心，因爲一位平民何大正的狂言，就重新恢復廢后的名號。當時衆人就議論紛紛，以致邊遠小臣，來到闕下上書，忠義激切，當時天下的輿論可想而知。現今朝廷既然已經貶謫忠彦等人，又追奪何大正的誤恩，那麽元祐皇后的名義不妥當。孔子説：‘必須要正名啊，名不正則言不順。’在先朝則稱后，今天則稱爲元祐皇后，名分不正；先朝廢后而陛下恢復皇后的名

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

號，事理不順。查考典禮，則古今無據可依；回顧本朝，也没有先例；詢問師長，則都不認爲合適。更何况被先朝所廢棄，所以當宗廟祭祀，每年按時供奉，在人事上留下疑惑難明的遺迹，神靈也感到厭惡，萬世以後，將無法進行配享附祭，應該儘早糾正這件事情，用大義來定斷，不要受流俗謬論的牽掣，以致使聖朝受到禍害。”

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瑶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并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遹、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爲崇恩太后。

第二天，又上言説：“典法禮儀，確實關係到朝廷的治與亂，就是尊貴的皇帝也不能自作主張，更何况小小的臣下，敢輕易變動嗎？元祐皇后在先朝獲罪，廢棄在瑶華，制誥一頒布，天下没有反對的。把皇后與嫡妻并列在一起，連《春秋》都譏諷，難道應該在盛明的朝代，還因循衰世不符合禮節的事情嗎？”在這時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趙挺之、右丞張商英上言説：“元祐皇后再次恢復位號，查考典法禮儀，將來宗廟無法從享，陵寢無法附祭合祀。按照禮制，都不合適，請求按照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皇后因此又廢掉。錢遹、石豫於是就説元符皇后的名位不合適，就册封爲崇恩太后。

遹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

錢遹奏章所説小臣上書的人，是昌州推官馮澥。他的上書認爲：“先帝已經逝世，那麽皇后就没有單立的名義；考察逆順的道理，陛下没有封立嫂的禮節；縱觀事情發展的始末，皇太后也不能伸張慈婦的恩惠。雖然是既定事實，難以挽救的過失，但是覺悟後補救改正，有什麽不可以的呢？”馮澥因此得以召入接見，任鴻臚主簿。

蔡京謀取青唐，遹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遹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户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逾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凛凛，搢紳嘆服。”言者又疏其罪，

蔡京計劃收取青唐，錢遹協助他的奏議。正值登記元祐黨人，錢遹認爲有不少遺漏，給事中劉逵加以駁斥，就降職轉任户部侍郎，很快遷任工部尚書兼侍讀。過了一年，以樞密直學士爲潁昌府知府。諫官上奏陳述他的罪過，貶官滁州，稍後復官任顯謨閣待制、直學士，調任宣州。又爲工部尚書，舉薦馮澥代替自己，説：“馮澥的志趣和節操端正剛勁，與古人齊名，曾經申明典法禮儀，忠義凛凛，朝臣們都贊嘆佩服。”諫官

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遹逃奔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又上奏陳述他的罪過，以待制爲秀州知州；中書舍人侯綬對詔書加以駁正封還，又削去待制職務。很久，恢復原職，改任述古殿直學士。隱居十五年，方臘攻陷婺州，錢遹逃奔到蘭溪，被賊人殺害，享年七十二歲。

石豫　左膚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鞠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

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户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

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户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石豫，是寧陵人，進士及第。因安惇的推薦，任監察御史。與左膚一起審訊鄒浩的案件，在判辭中說成是重大案件，又指使廣東鍾正甫逮捕鄒浩，想害死他。石豫議論邊防事宜，認爲中國與四夷，相互結交成爲君臣，相與交往如同賓客。徽宗認爲他的言論没有道理，并且有辱國家，貶出任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究對鄒浩羅織罪名的事情，降爲通判亳州。

崇寧元年，召入拜任殿中侍御史。於是夥同錢遹製造廢元祐皇后的奏議，幾次遷任侍御史，官至中丞。請求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的官職，自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王巖叟以下。後來，以進諫罷免了軍器監蔡碩，蔡碩把石豫平時跟别人交往的情況寫成狀子上訴，石豫貶官爲陳州知州，調往鄧州。經過朝廷，留下任工部侍郎，進升到户部，兼侍讀。因徵調賦税不及時，降官一級，調往刑部。祖母死，因身爲嫡孫需承擔喪祭的重任而離職，喪期還没服滿就死去。

左膚是廬州人，也是因爲安惇的推薦擔任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相同。遷任侍御史，屢經升遷官至刑、兵、户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爲河南府知府，改爲永興軍知軍，去世。

許敦仁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奸臣用事，内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

許敦仁，是興化人。進士及第。崇寧初年，召入任校書郎。蔡京因同鄉舊交的關係，擢升爲監察御史，很快遷升爲右正言、起居郎，視爲心腹。許敦仁所有的建議請示，都是按蔡京的旨意，上言說："元符末年，奸臣掌權，皇宮内外的制詔，多屬捏造。請求把今天以前的制詔，委托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過去遇到皇帝外出，衹有值班的人隨從，許敦仁首次請求都去侍從皇帝車駕。

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吕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顓竊國命，蓋指此也。

遷任殿中監，拜任御史中丞。剛剛上任，就上奏請求皇帝每五天一次臨朝聽政。徽宗認爲他的話不合適，違背自己起早貪黑勵精圖治的意願，詔命罰款，并且降爲兵部侍郎；後來，由於朱諤上書，就想驅逐許敦仁，但是蔡京大加庇護，許敦仁也處之泰然。兩年後死去。靖康年間，諫官吕好問批評蔡京指使許敦仁請求每五天一次臨朝聽政，企圖獨自竊奪國家的命脉，大概指這件事情。

吴執中

吴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婿吕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

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内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請，詔奬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决獄，將作之營繕，榷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

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爲執中反覆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宫，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

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遹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

吴執中字子權，是建州松溪人。嘉祐年間進士及第，歷任州縣官職。他的連襟吕惠卿正顯貴一時，吴執中却不肯攀附以求進升。過了三十多年，纔提舉河南常平，連續調任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召入任庫部、吏部、右司郎中。

大觀初年，擢升爲兵部侍郎。二年，進升爲御史中丞，抨擊開封府、内侍省、京畿、秦鳳違法托人説情，詔命嘉奬他有御史的風範。又上言説："開封府治理政事，大理寺審判案件，將作監修建宫室，貨物專賣的所得收入府中，這都是本職工作所應當做的，但却荒誕地作爲功勞，一年就升官到五、六品，理應加以限制。"於是詔命自今以後衹賜給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吴執中上言説外戚不宜身居政府要職，皇帝批覆了他的奏章，并告知他任用鄭居中的意圖。

起初，蔡京忌恨張康國，所以任用吴執中身居諫官要職。吴執中先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都是蔡京的門客。皇帝曾經告訴執政者，贊美他剛正不阿。張康國説："那衹是爲驅逐臣作打算罷了。"一會兒奏章果然呈來。皇帝憤怒，貶官爲滁州知州。不久，調任越州。石公弼認爲吴執中再三受到懲處，不宜鎮守大府。改提舉洞霄宫，以集賢殿修撰爲揚州知州，加官顯謨閣待制、河南府知府。途中經過京都，又拜任中丞。

皇帝因星象有變而驅逐蔡京，諫官上言不斷，吴執中認爲對大臣的晋升或貶謫，應當以禮相待，於是爲蔡京下詔，蔡京得以不重貶。龐恭孫、趙遹在梓、夔各夷州開拓疆土，吴執中請求

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考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

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吴材

吴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青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左司諫。

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彦實爲之首。"忠彦遂罷。

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陛見，有所陳，京不悦。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説行，權臣顯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蜮内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摭實録以肆詆，錢遹斥孟后以遍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吴材摘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吴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説殄行，虞帝攸塈；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對他們判罪。又説："用孝、悌、睦、姻、任、恤、忠、和這八種品行來舉薦人才，所得到的都是鄉里平常人物，不足以做士，希望通過太學，考核他們的學問和技能來加以任用或去職。"所建議的大多施行。遷任禮部尚書。

張商英罷官，御史張克公上言説，吴執中與張商英都是由於郭天信的推薦而進升，於是授任樞密直學士、越州知州。不久降爲待制，又削去官職。死在家中。

吴材字聖取，是處州龍泉人。進士及第，歷任青溪主簿、咸平縣尉、江都縣知縣。召入任太學博士，因趙挺之的推薦，擢升爲右正言，遷任左司諫。

黨派争論又開始，吴材首先批評范純禮依附朋黨，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因而任用他執政，不宜恢復他的職務；程之元爲蘇軾的心腹，不宜官居九卿；張舜民起初當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的身份在家鄉居住。後來受曾布指使，與王能甫一起上疏説："元符末年，變更神考的美政，驅逐神考時的人才，韓忠彦就是罪魁禍首。"韓忠彦就被罷官。

吴材凶狠殘忍，嫉恨善良的人，排斥驅逐的人最多。進升爲起居郎，因服喪離職。蔡京任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謁見皇帝，有所陳述，蔡京不高興。以天章閣待制爲光州知州。趙挺之作宰相時，召入拜任工部侍郎，去世。

論曰：繼承新法的主張實行，權臣擅政藉以攻擊元祐正直人士；網羅既盡，又藉此攻擊異己。鷹犬在外攫取，鬼蜮在内窺伺，正好是小人得志而朝廷空虚。所以劉拯湊集實録來肆意詆毁，錢遹責斥孟后來全面打擊，石豫指責繪像來貶抑各位賢臣，吴材挑撥黨派争論進而鏟除賢良；許敦仁請求五天一次臨朝聽政，吴執中説對大臣要以禮相待，都是蔡京心腹的計策。讒言横行，虞帝都痛恨；似是而非，孔聖也憎惡這種佞人。掌握國家的人，能不引以爲鑒。

劉昺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起初名叫炳，現今的名是恩賜的。元符末年，進士甲科及第，從太學博士起家做官，遷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

兄焞，通樂律。焞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吴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

其兄叫劉焞，熟悉樂律。劉焞死，蔡京提升劉昺爲大司樂，給他安排樂正官吏。於是就引用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劉昺撰寫《鼎書》、《新樂書》，都是魏漢津妄自杜撰，而劉昺加以文飾，情况詳見《樂志》。幾經升遷任給事中。蔡京設置官署商討禮儀，劉昺又作爲首領。任翰林學士，改任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增删，受到吴執中的批評，以顯謨閣直學士爲陳州知州。

昺與弟焕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户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奸利事，京徙㮚他官。

劉昺與弟弟劉焕都身爲侍從，但雙親病喪而不舉行葬禮，坐罪削職罷免州郡官職，又因别的事情免官。蔡京再度輔政，召入任户部尚書。劉昺曾經爲蔡京出謀劃策，排擠鄭居中，所以蔡京竭力援救劉昺，從貶謫之列回到原職務。御史中丞俞㮚揭發他非法取得利益的事情，蔡京就把俞㮚調離官職。

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閲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宫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東宫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户部。

徽宗存儲三代彝器，詔命劉昺探究定名，凡尊爵、俎豆、盤匜一類的器皿，全部改爲古代樣式，并把所製作的器皿運到祭祀儀式上，命令太學學生們學習雅樂。檢閲考試那天，劉昺與大司成劉嗣明一起上奏説，有仙鶴在宫廷中懸挂樂器的支架上空飛翔。再次任翰林學士，設立太子後，任太子賓客，又回到户部。

大理議户絶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昺曰："計一歲諸路户絶，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絶户，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禄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虚爲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大理寺議論户絶法，倘若祖父有子尚未婚娶就死亡，就不許收養孫子作爲繼承人。劉昺説："統計一下一年當中各路户絶法的税收，不過收入一萬緡錢。讓每年失去一萬緡錢使天下没有絶户，難道不行嗎?"詔命同意他的建議。加任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官職升到金紫光禄大夫。跟王寀交往，事情敗露，開封尹盛章諫議應判死刑，刑部尚書范致虚爲他請命，於是流放到邊遠的瓊州。去世，時年五十七歲。

宋喬年 宋充國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太中大夫，卒。

宋喬年字仙民，是宰相宋庠的孫子。父親宋充國，刻苦治學，鄉試後選拔去禮部考試；後來，自稱是宰相的兒子，就不再舉薦。仁宗知道這事情，就召入在學士院考試，賜予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把英宗與祖先在祖廟合祭，諫官建議把僖祖的祖位遷走藏入夾室，宋充國請求配祭感生帝作爲宋的始祖，朝廷聽取了他的意見。東西府建成，奏上兩篇箴言勸誡大臣，大臣們不高興。正趕上在宗廟中進行祭祀齋戒時，他的妻子派兩妾來到寺廟，宋充國自我彈劾，罷免禮院職務，於是就退休。宋充國性格剛介，盡孝心事奉雙親，平時有一點兒東西，必定先供奉家廟，然後纔敢嘗。官至太中大夫，去世。

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昪。

宋喬年因爲父親的恩蔭監市易，因跟倡女私交以及私自使用官吏而犯罪失去官職，窮困失意二十年。女兒嫁給蔡京的兒子蔡攸。蔡京當政，纔又起用。崇寧年間，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任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受恩賜進士及第，加官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升爲顯謨閣待制，任都轉運使，改任開封府尹，以龍圖閣學士爲河南府知府。蔡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執中交替攻擊他，貶爲保靜軍節度副使，在蘄州安置。蔡京恢復相位時，重新任原官職，知陳州。政和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謚號忠文。兒子叫宋昪。

宋昪

昪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敕令删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昪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

宋昪字景裕。崇寧初年，從譙縣尉轉爲敕令删定官，數年後，任殿中少監。當時宋喬年爲京尹，父子兩人依憑蔡氏，欺壓士大夫，私下勾結諫官蔡居厚，讓他做爪牙。以徽猷閣待制爲陳州知州。宋喬年貶官，宋昪也降爲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不久，爲應天府知府。

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莅葺西宫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昪治宫城，廣袤十六

在宋喬年死後，喪期未滿即被起用爲京西都轉運使，履行職務整修西宫以及修三山新河，擢升爲顯謨閣學士。在那時，徽宗打算去謁拜各處皇陵，有關部門就爲皇帝西去巡察做準備。宋昪

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修建宫城，廣袤十六里，建廊屋四百四十間，耗費不可勝數。在塗黑漆時，甚至用人骨灰作爲鋪墊物，每斤值數千錢。把洛城外二十里的古墳全部挖掘，凡是士大夫的墓界，大多遭到粗暴的挖掘。因此遷任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修三陵泄水坑澗，勞役合計花費了四百九十萬工。不久，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學士，謚號恭敏。

强淵明

强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

强淵明字隱季，是杭州錢塘人。其父叫强至，憑文學才華受到韓琦的賞識，最後任祠部郎中。强淵明進士及第，調任海州司法參軍，歷任濟、杭二州教授，爲蔡州確山縣知縣，通判保定軍。召入任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長浚明及葉夢得跟蔡京結爲生死之交，建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都是這三人做的，於是就形成黨禍。强淵明因此多次遷任爲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

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摛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大觀三年，蔡京罷相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永興軍知軍，調任鄭、越二州。召入爲禮部尚書，再次拜任學士，進升爲承旨。翰林院擴建值夜班的住所，皇帝書寫"摛文堂"榜額賜給他。兼任太子賓客。因爲患病，改任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謚號文憲。强浚明先前死去。

蔡居厚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吕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

蔡居厚字寬夫，是熙寧時期御史蔡延禧的兒子。蔡延禧曾經抨擊吕惠卿兄弟，享有正直的名聲。蔡居厚進士及第，幾次遷升做到吏部員外郎。

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絶擬，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摇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

大觀初年，拜任右正言，上疏奏道："神宗創立法度，曠古未有，雖然元符、元祐時的朋黨奮力傾軋，但是最終還是不能動摇新法，就是因爲新法代表了人心義理。陛下繼承遺志弘揚國威，政治方面萬事具興，希望能頒布詔敕命令有關部門形成文書，闡明一個時代的制度。"遷任起居郎，進升爲右諫議大夫。論述東南軍隊事務

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

的七種弊端，又説學官書局都是要職，應該公開選拔真才實學的人士，不要讓平庸之輩得到僥幸進升的機會。

河北、河東群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户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

河北、河東群盗涌起，太原、真定的郡守都因不能加以擒捕而獲罪免職。蔡居厚説："將帥之才，平時不加以儲備，所以在危急時無人可用，最好命令觀察使以上官員，各自薦舉所瞭解的人。"又説："近來從事朝廷的官員，都姑息小吏，吏强官弱，漸漸成爲風氣。大凡皇帝身邊，小吏狡猾，所以怯懦的人有所畏忌，以致被用爲耳目，當成嚮導，巧言令色，卑躬屈膝，風氣蔓延到侍從。今天在朝廷上，應逐漸改變，希望重新建立制度。"改任户部侍郎。諫官説他在諫省時，受到宋喬年父子的任用，於是就以集賢殿修撰的身份知秦州。州中歸降的羌人跑入京師上訴，蔡居厚因督察失職的過錯，削職罷官。

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宫，度地污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户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當蔡京再次任宰相時，起用爲滄、陳、齊三州知州，加官徽猷閣待制，任應天府、河南府尹。起初建神霄宫時，選址低窪，道士連續上訴，因而調任汝州。很久，爲東平府知府。又召入任户部侍郎，還没到京，又爲青州知州。因病不能赴任，不久去世。

劉嗣明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

劉嗣明，是開封祥符人。進入太學，累積因爲考試學業成績好，在太學生中名列前茅。崇寧年間，皇帝親臨太學時，他入仕補任承事郎，歷任校書郎至給事中。

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敕語，共造奸謀，三人俱坐責。

張商英身居相位時，恨劉嗣明不投靠自己。當時鄭居中雖然因有嫌疑而免去樞密職務，但是還在暗地裏培植黨羽，加强窺伺準備圖謀。劉嗣明跟他勾結，陰謀排擠掉張商英。門下省的官吏張天忱貶官降職，劉嗣明上疏駁正而没有批覆，張商英跟他爭執。詔命御史臺去判定是非，張商英因這件事情而罷官。劉嗣明於是抨擊張商英薦引李士觀、尹天民進入政典局，假傳聖旨，共造奸謀，因此三人都受到斥責。

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

劉嗣明遷任大司成。太學生們練習雅樂受到恩賜，劉嗣明也晉升職務跟學士相等同。不久後

論其取悦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諫官彈劾他討好權貴，妄自讓國子監學生升級，干擾三舍法來壓抑寒士，因而貶官知潁州。不久，召入任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死去，追贈爲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蔣静

蔣静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静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

蔣静字叔明，是常州宜興人。進士及第，調任安仁令。當地風俗迷信巫神，瘟疫流行時，患者寧死也不服藥，蔣静把巫師全部判罪，搜集他們所使用的邪惡偶像，共有三百尊，搗毁後投進江中。爲陳留縣知縣，與守將不和，罷官離職。

徽宗初立，求言，静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吴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

徽宗初立時，徵求諫議，蔣静上言，大多是詆毁元祐年間的事情，蔡京把他列爲正等，擢升爲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吴伯舉對任命駁正封還，蔡京憤怒，貶退吴伯舉。第二年，遷任國子司業。皇帝親臨太學，詔命他講解《尚書·無逸篇》，賜予服金紫，進升爲祭酒，任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爲壽州知州，調任江寧府。

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奸利，奪民葦場，强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静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宫。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茅山道士劉混康憑藉道術得到封賞，賜號“先生”。他的門徒仗勢非法謀取暴利，奪取平民的葦場，强迫買房舍，控訴書呈到府中，官吏們都觀望不敢進行懲處，蔣静把他們全部依法判罪。調任睦州，上書稱病，提舉洞霄宫。經過九年，召入任大司成，出朝爲洪州知州。又請假回家，加官直學士。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爲通議大夫。

賈偉節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秘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户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賈偉節，是開封人。進士及第，屢經升遷爲兩浙轉運判官。上奏逐條分析民間利弊，加官直秘閣，任江、淮發運副使。蔡京破壞東南轉般法變爲直達綱，賈偉節率先響應，每年把上供物品直接送到京都，催促徵收各道拖欠的税賦，造巨船二千四百艘，如果運載的不是供奉物品，就請示按違反制度論處。急切地徵收花石、海產品，就是從這時興起。按功晋級，於是拜任户部侍郎，改任刑部。一年多以後，以顯謨閣直學士的身份提舉醴泉觀，後去世。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真朋，小人

論曰：歐陽脩對朋黨的評論真好啊，他説：“君子因道義相同而成爲真朋友，小人因利益相

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疏而相賊害矣。"蘇軾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奸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禹、强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變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同而成爲假朋友，道義相同帶來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小人見利就爭先恐後，利益完畢就相互疏遠陷害。"蘇軾補充歐陽脩的觀點，說："君子不得志就引退獨善其身，安貧樂道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懷僥幸心理希望重新任用，衹想到報仇，這就是他們不能取勝的原因。"秦觀也說："君子或者小人，都不免有黨派。皇帝分辨不出邪惡與正直，必然導致兩者都廢棄；假如兩者都存在，那麼最終會小人得志，君子受害。"這種觀點很明瞭，徽宗没有覺察出來。衹是受紹述新法的學說的蒙蔽，推崇奸邪壓抑正直，黨派鬥爭就滋生起來。於是紹聖時期的大臣就指責元祐時期的大臣是朋黨，崇寧時期的大臣就指責元符時期的大臣是朋黨，進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等人互相指責對方爲朋黨，無法辨明。開始因朋黨而害人，最終因朋黨而害國，衣冠之士慘遭其害，達三十年，禍害一直波及到東都、白馬，到這時上述三人的話就生效了。劉禹、强淵明、宋喬年、劉嗣明那些衹不過是才識短淺的小人，也能上竄下跳胡作非爲，攻擊賢良無所顧忌，小人的權術可真是用到了盡頭。嗚呼！朋黨鬥爭，真能使國家虧空衰敗到這種地步啊。

崔鶠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户參軍、筠州推官。

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

> 臣聞諫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

崔鶠字德符，是雍丘人。其父叫崔毗，遷居到潁州，於是成爲陽翟人。進士及第，調任鳳州司户參軍、筠州推官。

徽宗起初登位時，因出現日食而徵求諫議，崔鶠上書說：

> 臣下聽說過諫諍的規律，那就是不激切就不足以引起皇帝的注意，但激切就接近訕笑毀謗。因而作爲臣子的就被認爲是在訕笑毀謗，所以讒言邪說容易乘機而入，皇帝不覺悟，天下人都捲舌吞聲，戒懼進諫。臣下曾經閱讀史書，讀到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的事迹，每次都合書興嘆，驟然升起退居山林不復返的思想。近來聽説國家因爲出現日食的特殊天象，詢求直言，伏身讀詔書，看到所謂"言論不恰當，朕不加罪"，覺得陛

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

下這樣吐真情，擴胸襟，來詢求天下的諫言，如果對自己所聽說的事情秘而不宣，不敢吐一字，那就是臣子辜負了陛下的期望。

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

當今法令煩多苛刻，百姓無法忍受這些侵擾，世風邪惡敗壞，法律無法控制，來不及一一陳述，因而在這裏着重說明應以判斷左右近臣的忠邪爲根本。臣下生在鄉野，不瞭解朝廷上的人士，非常驚詫左右大臣當中，有人指責元祐大臣是奸黨，那肯定是惡人。假使漢代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争，再次在今天出現，真是可怕極了。

夫毁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

毁謗或贊譽，是朝廷的輿論。所以貶責授任朱崖軍司户的司馬光，左右近臣認爲他奸邪，而天下人都說他忠良；現今宰相章惇，左右近臣認爲他忠良，而天下人都說他奸邪。這是什麽道理呢？請允許臣下略論奸臣的表現特徵：乘機鑽營來盜取富貴，察言觀色來鞏固自己的權勢和寵幸地位，可稱作是奸邪；包庇的人充滿了家門，私下謁見的人擠滿了路口，暗地裏結交不逞之徒，朝廷裏結黨營私，可稱作是奸邪；用詭計偷機取巧擾亂皇帝的心，用倡優女色來敗壞君主的德，獨攬賞罰大權，報復自己的恩怨，可稱作是奸邪；蒙蔽君主的視聽，排斥正直的人，把規勸皇帝的人扣上諷刺的罪名，把直諫的人陷害成責斥皇帝，進而杜絶天下的諫言，掩蓋自己的滔天罪行，可稱作是奸邪。凡是上述幾種表現，是司馬光有？還是章惇有？

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

有客觀事實也就有隨之而來的名聲，沒有那種客觀事實却蒙上那種名聲，誰肯相信？經書《傳》中說："把狐當成狸，這不僅是不認識狐，也不認識狸。"所以把奸佞當成忠良，那必定會把忠良當成奸佞，於是就出現濫用賞罰。賞罰混亂，佞人逍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還不亂，真是前所未有。

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

司馬光忠信正直，華夷聞名，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過，却說他奸邪，這是欺

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

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

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鶠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

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

騙天下啊。至於章惇狡詐凶險，天下士大夫稱呼他是"惇賊"。貴爲宰相，職位顯赫，直呼其名，又指爲賊，難道不是因爲他辜負皇帝的恩德，竊奪國家大權，忠臣痛恨，義士不服，所以説他是賊，揭露他的實際作爲進而加上賊的稱號。京城裏説"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就是指章惇和御史中丞安惇。小人就如同蝮蛇與蝎子，他們凶殘害人，是天性決定的，一旦遇到時機就會發作。天下無事時，衹不過陷害忠良，打擊好人；一旦到危急時刻，肯定會有叛變賣國、飛揚跋扈的野心。

近年來，諫官不談論政策得失，御史不彈劾奸邪，門下不駁正詔令，一片緘默，自以爲不錯。昔日李林甫竊奪相位達十九年，海内怨恨，而君主不知覺。最近鄒浩因爲進諫而受到處罰，大臣們袖手旁觀，同僚中没有一個説話的，而且還一起排擠他。皇帝的輔佐大臣，關係到國家的治亂安危，但是面臨目前這一切情況，陛下雖有堯、舜般的聰明，將使誰進諫，使誰實行。

日是陽，出現虧食就是陰。四月屬於正陽的月份，是陽極盛、陰極衰的時候，而陰却干犯陽，所以是大變。希望陛下敬畏天威、聽從天命，使乾剛大力運行，使邪惡與正直更加分明，不違背經義，不壓抑民心，那麼天意就會舒解。至於擊鼓奉幣穿素服撤樂器，而没有修德善政的實際行動，那就做不到應承天意。

皇帝讀後加以贊許，授任爲相州教授。

後來蔡京登記上書人，把崔鶠列爲邪行的等級中，免去官職。很久後，調任績溪令。請病假歸家，開始居住在郟城，整理數畝田地，修成婆娑園。隱居十多年，人們無論貴賤老少，都尊他爲師。

宣和六年，起任通判寧化軍，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入朝逢欽宗登位，授任右正言。上疏説：

正言。上疏曰：

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

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説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黄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

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兹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六月一日頒布詔書，命諫臣直率地議論朝廷的得失，做到實事求是，可見陛下希望治理好國家的心情很急切。數十年來，王公卿相，都由蔡京決定任免。想要一位門生死，另外一位門生就任用；驅逐一位舊官吏，另外一位舊官吏就回來。并且把持政權，達到没有一個人有異議，没有一個人傷害自己，這就是蔡京的本來目的。怎麽能有實事求是的話，傳到陛下的耳中？

諫議大夫馮澥最近上奏説："學士們没有不同的議論，這是太學的盛況。"馮澥怎麽敢説這種奸邪的話。王安石鏟除異己，用他所著的《三經》學説來録取學士，天下一片雷同，衰落下去以致大亂，這就是没有異議的效果。蔡京又以學校法規駕馭士人，如同用軍法駕馭士卒那樣，一旦有異論，就牽累到學官。諸如蘇軾、黄庭堅的文章，范鎮、沈括的著作，全部按嚴刑處理，禁止收藏，禁錮衆多士人，也太細密了。但馮澥還説這是太學的盛况，真是欺騙得太過分了。追究蔡京與馮澥的罪行，是關係到天地順逆，國家治亂，就決定在這件事上，不可忽視。

仁宗、英宗選拔敦厚樸實敢言的官員留給後人，王安石視爲流俗之人，都驅逐出去。司馬光重新起用，達到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後來章惇、蔡京倡導繼承新法的政策，欺蒙君主。繼承單一的道德，就會導致天下都諂佞；繼承同一個風俗，就會導致天下都欺蒙；繼承理財法就會使公私兩竭；繼承學校法就會使人才衰亡；繼承邊防新法就會使敵人兵臨城下。元符時期響應詔命上書的有數千人，蔡京派心腹加以考定，把跟自己一致的人定爲正，把不跟自己一致的人定爲邪，馮澥跟蔡京一致，所以列在正的那一類。蔡京搞權術破壞天下，在這裏到了極點，還能容忍他的餘黨再破壞嗎？蔡京的奸邪詭計很類似王莽，并且朋黨人數又超過了

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王莽，希望把他斬首以謝天下。

累章極論，時議歸重。

幾次上奏都很尖鋭，對輿論影響極大。

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鶠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婿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忽然患上攣縮的病，不能行動。三次請求離職，皇帝愛惜他，不准許。呂好問、徐秉哲幫助求情，於是就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主管嵩山崇福宮，任命下達時去世。崔鶠平生寫文章很多，經常被人取去，没有保留在書箱中。尤其擅長寫詩，風格清峭雄深，有法度。没有兒子，女婿衛昂收集他的遺文，編成三十卷，流傳於世。

張根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

張根字知常，是饒州德興人。少年時入太學，剛剛結髮戴冠成爲成人，就考中進士。調任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正當改任京官時，因爲家有四親，就希望把對父母的恩賜改封給祖父祖母，而把妻子的封誥轉贈給母親，於是就退休，任通直郎，實現了他的願望。時年三十一歲。鄉裏的賢人彭汝礪記叙他的事迹，認爲自己不如他。

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

隱居十年，曾布、曾肇、鄒浩以及本道使者上書表揚他的操行與道義，徽宗把他召入皇宫。對皇帝説："皇帝日理萬機，憑的是心智。一旦被事務拖累，就會使聰明智慧損耗，賢良與壞人相混淆，使國家綱紀不振啊。願陛下清心省欲，來消除禍亂的根源。"於是請求撤銷錢塘製造局。皇帝高興地贊美他，任命爲親賢宅教授。

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户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斂。"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

不久，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非法用軍費的一半來供給軍衣，從轉運使、郡守以下官員全部罷免。張根上言説："東南軍法與西北軍法不同，這件事情的做法已有一百五十年了。帥守、監司，分擔朝廷的憂愁，即使有罪，也應當審查處理，怎麽能因爲小小宦官的一紙書奏就把十郡的官吏全撤乾净呢？"詔命全部恢復原職。又上言説："本道去年减免租税共四十萬錢，可是户部却還按原來的數目追究賦税。先帝曾確立發運上供的數額，并且給予數百萬緡本錢，以便擴大糴買備用。近來那些企求恩寵的人就作爲羨餘上貢，所以每年的本錢都不够用，於是就立一些無名税收來聚斂。"詔命

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

寬免所減收的租税，并且把糴買本錢歸還給六路。洪州官府中的賞賜物品失盜，就把上千多兵吏逮捕審訊。張根説："這是有關部門不仔細察管的過錯。如今捕獲無罪的人，索求那些找不回來的物品，怎麽能帶來和氣?"就撤銷了這個案件。

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毁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敕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户均出役錢，以絶奸僞；市易惟取净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買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户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

大觀年間，入宫對皇帝説："陛下掃除了煩法苛政，打破了朋黨，但士大夫却議論不一，袖手旁觀得過且過，没有人肯盡心盡力。陛下銷毁石刻，取消黨籍，更新天下，但有關部門却因大臣間的仇怨，擅自對别人罷官并禁止再任職。治理國家的危害，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希望考慮能頒布敕命加以糾正。"隨即任命爲轉運副使，改任淮南轉運使，加封直龍圖閣。上書請示説："常平法衹管理收納利息，進而堵塞兼并；下等人户均出役錢，進而防止奸邪詭詐；市易法衹徵收净利，來控制商人。雖然名稱好像不正，但是跟和買法那種付給百姓的價錢不到十分之一，還讓他們成倍地交納額外無名無數賦税的做法，是有區别的。"又請示説："把薦舉授任的官職分爲三科：一是縣令，二是學官，三是縣丞曹。州郡的官職也分爲三等。注明某人有什麽才能可以充當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根據這些材料考察後擬定官職，這樣就使縣令的銓選逐漸公正清明，比簡單生硬的分配好多了。"詔命吏部、户部相互商議後上報。張根又因爲水災多，請求減免租賦，分發洛口米糧、常平青苗米，救濟流民。詔命通告表揚他。

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干澤

調任兩浙，辭職不赴任，就寫下疏表通過驛站郵遞上奏。大略説："現今州郡没有兩個月的儲備，太倉中没有一年的積蓄，軍需缺乏，邊防不足。東南方不斷出現水災旱災、盜賊，西、北二國長久窺伺，怎麽能不預定計策呢?"因而列舉分析茶鹽、常平等的數項利弊，於是説道："制定目前的措施，應當節制那些大的項目，最大的就是土木工程。現今賜給群臣一所宅第，有的耗費百萬。臣下所管轄的二十州，一年上供的錢財衹不過有三十萬緡，還不够建造一所宅第。恩賜給德行偉大的元勛，恐怕還不相稱，更何况

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

給那些鄉間出來乞求恩澤的人。即使趙普、韓琦這樣的輔國定策的功臣也没有得到，希望陛下節儉一點兒。其次如田園、邸店，雖然不像賜予宅第那樣多，但也希望能日削月損。如金帛之類的恩賜物品，也不可不節儉。又其次如賜帶，價錢雖然衹有數百緡，但也是徵收數百家的賦税纔能達到，現今下至僕隸也佩戴，混淆在公卿間，賢良與不肖分辨不出來。如果因爲他們是左右的隨從，不好佩戴墨綬，就應當另外立下制度，以便顯示等級以及威嚴就可以了。"疏表奏上，權貴寵臣很怨恨，就謀取可以中傷他的事情，交替上奏，皇帝明察張根是忠誠的，就不對他加罪。

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摇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

不久以後因爲花石綱强行占用漕運船隻，甚至官買一根竹子就花費五十緡，并且大多進入了群臣的家宅。張根極力陳述這種弊病，越發冒犯了權貴寵臣，他們就挑剔張根所寫的奏牘注切草略，説是傲慢不恭，於是貶官監信州酒。後來又説張根毁謗常平法，騷擾繼承新法的政策，再次貶官任濠州團練副使，在郴州安置。不久因爲討伐淮賊有功，獲准居住自便。以朝散大夫的身份死於家中，享年六十歲。

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張根性格非常孝順，父親患病神志惑亂戒食鹽，張根因此不食鹽。母親嗜好吃河豚和蟹，母親去世後，張根不再吃河豚和蟹。母親剛患病時，每當到鷄鳴時就蘇醒一點兒，後來張根不忍心聞鷄鳴。兒子叫張燾，另有傳記。弟弟叫張樸。

張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録，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

張樸字見素。進士及第。歷任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録，升任博士，改任禮部員外郎。當高麗遣子弟入太學肄業時，他又兼任博士，遷任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

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黄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擿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

鄭居中撤職時，張樸上言説："朋黨互相攻擊，不是朝廷的福氣，倘若不剪滅這些罪人，長久下去就難以解決。"於是宇文黄中、賈安宅等六人都被罷免，凡是蔡京所恨的，都指責爲鄭居中的黨羽加以驅逐。當時郎員多并且濫，以致達到五十五人。徽宗命張樸對他們考評排列，列出

外。

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大晟府典樂，樸論爲“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逾”，乃罷爲樂令。未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十六個平庸無能的人，上疏請求貶斥出京。

徐處仁建議設置裕民局，安排蔡京任提舉，蔡京不高興，張樸上言說“國家法令明白具體，有過不讓百姓富裕的時候嗎？現今設置裕民局是不對的”，最終取消了這件事。重新起用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任大晟府典樂，張樸評論田爲“貪贓枉法，名聲極壞，而且典樂的職務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一類的冗官不應超編”，於是就罷官爲樂令。不久，又恢復先前的任命，張樸爭論不休，改任秘書少監。蔡攸引用他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去世。

任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户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户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

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迹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廪不繼，陰閲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諜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

任諒字子諒，是眉山人，遷居汝陽。九歲時喪父，舅舅想讓母親改嫁，任諒拉着母親的衣襟哭道：“難道還有兒子不能供養母親的嗎！”母親受感動而没有改嫁。任諒發奮學習，十四歲，就名列鄉試首位。進士考中高名次，調任河南户曹。帶着兵書謁見樞密曾布，曾布派人邀請他來宫中，見面後，任諒覺得不能志同道合，徑自離去。曾布成爲宰相，還想任用他。任諒呈上書信，用李德裕的事情規誡他，曾布開始恨他。蔣之奇、章楶在樞府任職，推薦他爲編修官，曾布把持他們的奏表不傳達，任爲懷州教授。徽宗看到他所作的《新學碑》，説：“這是讀書能文的人才。”擢升提舉夔路學事，調任到京西、河北、京東，改任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是户口的升降，官吏的增减，以及一年中財物出納積蓄的數量，開卷即見，呈給朝廷。張商英見到這書，説他是天下部使者中最好的。

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的漁民行盜相沿成習，毫無户籍可查，任諒使他們五家爲一伍，船上刻下標志，不是當地人不能擅自進入。跟鄰縣境地交錯的地方，就插埋石碑作爲標志。有盜出現，就督促官吏指名逮捕，没有人敢不盡力，他們的行踪無法逃脱。加任直秘閣，調任陝西轉運副使。歸降的李訛哆知道邊防軍糧供給不上，就暗中挖地窖藏下粟米後叛逃，給西夏統軍寫信，聲稱定邊唾手可取。任諒得到情報知道其中的詭計，迅速把軍糧輸送到定邊以及各個城堡，并且

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

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没，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没者兩板。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

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别立耶律氏之宗，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乃復起諒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

募人挖掘地窖，得到糧食數十萬石。李訛哆果然入寇，丟失了所藏的粟米，七天後退去。後來又圍攻觀化堡，但是邊城儲備已經充足，李訛哆就撤兵離去。

加官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把東南轉般漕運法改爲直達綱，應募的人都是游手好閑及亡命之徒，侵吞公家或别人的財物，無法核查，没人敢説。任諒入宫進諫，首先抨擊這件事情，蔡京憤怒。正值汴、泗發大水，泗州城衹剩下兩板的高度没被淹没。任諒親自率領士卒築堤，把百姓遷到高處，發放米粟救災。洪水退下，人民安全無事，蔡京却誣告有上千人淹死，因而獲罪削職歸家。有的執政者説："解决水災是守臣的職責，發運使有什麽罪?"皇帝也知道任諒冤枉，復職任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不久恢復徽猷閣待制，進升直學士。童貫更改錢法，必須要鐵錢和銅錢等值，物價下跌十分之九。詔命任諒跟童貫商議，任諒上言説這會危害六路，制止了這項政策。加任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知府，調到渭州。因母親逝世去職。

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宫、修國史。起初，朝廷準備對燕進行軍事行動，任諒説："中國真是有憂慮啊。"就上書給宰相説："目前契丹的形勢，很清楚是要滅亡的，應當漸漸地攻取，不可没有名義就出師。應該另外立耶律氏宗族的人，讓他任君長散職，那麽我們就有復存亡國延續絶嗣的名義，他們就有四分五裂的弱勢，跟崛起的鄰邦金國，形勢很不一樣。"同時，又上言説郭藥師肯定反叛。皇帝不聽，大臣認爲他瘋了，出京提舉嵩山崇福宫。這年冬天，金人舉兵進犯燕山，郭藥師叛降，都像任諒所説的那樣。於是又起任任諒到京兆任職，不久後，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周常字仲修，是建州人。進士及第。帶着自己的著作《禮檀弓義》謁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讚他，補任國子直講、太常博士。因爲奉養雙親，請求教授揚州。不到五十歲就退休。

久之，御史中丞黄履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説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誡。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宫，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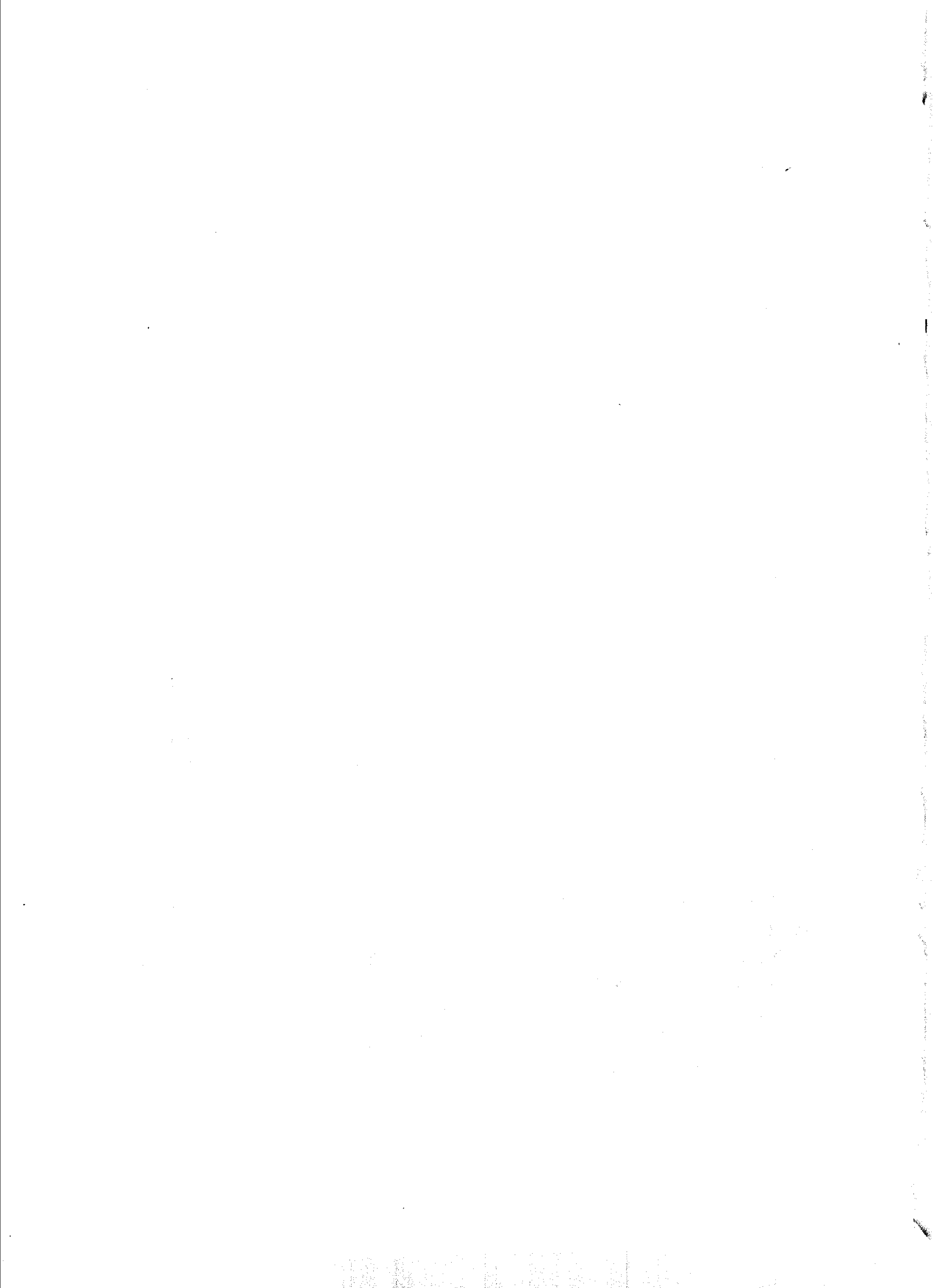
很久後，御史中丞黄履説他恬退加以薦舉，起任爲太常博士，被推辭。元符初年，又重申先前的任命，兼任崇政殿説書，遷任著作佐郎。他上疏説：“祖宗諸陵墓器物上衹用塗金，服飾也没有珠玉，就是要務求質樸素簡，昭示訓戒。從裕陵到宣仁后寢宫，施加金玉珠寶，希望收回貯存在景靈殿，做到遵守遺訓。”詔命放置到奉宸庫。擢升爲起居舍人。鄒浩被判罪，周常在講壇上議論援救，貶官監郴州酒。徽宗即位時，召入任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上言説：“自古追求大治的君主，没有不是把弘揚志向列爲第一位的。然而沉弱在富貴逸樂中，受到諂諛迎合的蒙蔽，因此志向也就隨着喪失，不可不引以爲戒。元祐時期的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廢。”

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暾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録，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當時因爲正值暑天，詔令記注官於卯時漏正就不要奏事，并形成定令。周常進言説：“本朝記注官大多兼任諫員，所以大凡遇到什麼言行，能對所見所聞來議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但也允許在崇政殿、延和殿前引史事直接陳述。陛下正當非常炎熱的時候，暫停進對，也是人之常情。但倘若寫成定令，那麼就必定記於日録，寫在史書，使後人看見了，還會以爲皇帝厭倦聽朝納諫，忘了先帝美好的意願呢。”此事於是作罷。進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擅權，不能容納他，就以寶文閣待制的身份出朝爲湖州知州。不久又削職，在婺州居住。復任集賢殿修撰。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奸，不鳴者進，習爲腆熟。鶠、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鶠、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毋惑乎狂諒之言也。

論曰：徽宗荒廢國家的治理，寵臣滿朝，政權落入奸臣手中，無能之輩得到晋升，習以爲常。崔鶠、張根、任諒、周常氣節剛直，指切時弊，能直言不諱。最終敵不過讒言，張根、周常死在外地，崔鶠、任諒剛剛被任用就被病魔奪去生命，真是可悲啊！金人已經舉兵，郭藥師已叛變，朝廷還不覺悟，更何况能預見隱伏待發的禍患，不懷疑狂人任諒的話了。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爲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爲府州、火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爲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逡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

何灌字仲源，是開封祥符人。通過武選登第，任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然數次考試他的才能，但常壓抑他，不授他官職。很久後縝對他說："您真是奇才，以後會接任我的職位。"任府州、火山軍巡檢。强盜蘇延福狡猾强悍，成爲邊地雙方的禍患，何灌親自把他斬首示衆。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取水，何灌親自前往劃定界堠，遏制敵人來犯，敵人憤而舉兵進犯。何灌迎前射擊，每發必中，有的箭頭都射進崖石中，敵人驚詫地以爲是神，頃刻退去。三十年後，契丹蕭太師與何灌相會，談論過去的事，説到何巡檢的神箭，何灌説："那就是我。"蕭太師驚惶地起身下拜。

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胸出背，叠貫後騎，羌懼而引却。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任河東將領，跟夏人相遇，鐵騎來追，何灌射出的箭都穿過敵人的鎧甲，甚至穿胸出背，射到了後面的騎兵，羌恐懼地引兵撤退。爲寧化軍知軍、豐州知州，調任熙河都監，見到童貫不拜，童貫懷恨在心。張康國向徽宗推薦他，召入接見，詢問西北邊地的形勢，他用笏板在御榻前比劃，指着座位衣罩上的花紋來説明地理形勢。皇帝説："敵人的情况都在我的眼中了。"

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

提點河東刑獄，遷任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因修治城堡有功，轉任引進使。詔命運三十萬石粟到邊塞三州，何灌進言説："水淺浮不起舟船，應當用八千乘車陸運，邊地正值麥收，希望用運費增價就地糴買。"建議奏上，批覆同意。安撫使忌恨他，彈劾他築城工程還未

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

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閑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爲震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炮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千級。正拜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吕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

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夔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别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軍司。

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嘆，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

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

完畢就虚報領賞，因而削去他所遷任的官職，并且再度貶職，罷官而去。

不久，爲岷州知州，引邈川水灌溉上千頃閑田，湟人稱爲廣利渠。調到河州，又再次任岷州知州，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京進言説：“漢代金城、湟中穀價每斛八錢，那就是今天西寧、湟、廓一帶地區，漢、唐時的渠道還能找到。倘若先修渠引水，使田地不受病害旱災，那麽人們就願意應募，從而射士的名額就充足了。”被批准。僅半年，就修整出良田二萬六千頃，招募到七千四百人，成爲各路中最多的。童貫對西部邊塞用兵，何灌攻取古骨龍成爲震武軍，加官吉州防禦使，改爲蘭州知州。又進攻仁多泉城，不顧炮彈傷脚，最終攻克了該城，敵軍五千人被斬首。正式拜任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年，劉法被敵軍困陷，震武非常危險，熙帥劉仲武派何灌前往救援。何灌因爲寡不敵衆，衹是虚張聲勢恐嚇敵人，夏人夜間逃去。何灌怕敵人偵探到真實情報，就迅速回師，劉仲武仍然上奏説他帶兵逗留不前，因而罷官任淮西鈐轄。隨軍平定方臘，抓獲賊帥吕師囊，遷任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調任浙西。

童貫北征時，檄統制兵馬，涿、易平定，因而爲易州知州，遷任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任龍、神衛都指揮使。夔离不攻取景州城，圍困薊州。童貫把軍事委托給他，他隨即收復景州，解除了薊州的圍困。郭藥師統領蕃、漢兵，何灌説：“近年折氏歸順朝廷，朝廷專門設置一司，使他衹帶領漢人部隊，至於克行，纔允許蕃、漢兵同營。今天最好衹讓郭藥師統率常勝軍，而把漢兵委托給何灌等人帶領。”童貫不聽。召還回京，管幹步軍司。

陪遼使在玉津園射箭，一發中的，第二發則没中。客人説：“太尉射不中吧?”回答道：“不是，這衹是以禮讓客罷了。”整弓後又射中，觀衆交口稱贊，皇帝親自賜酒慰勞他。遷任步軍都虞候。

金師南下，朝廷把禁軍全部托付給梁方平帶領出守黎陽。何灌對宰相白時中説：“金人傾國

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鋭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强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

遠來，鋒芒不可阻擋。現今梁方平帶領全部精鋭北上，萬一不能支撑，拿什麽來保證後方，爲什麽不留下來保衛根本。”意見没被接受，第二天，又命令何灌出發，何灌以部隊無法戰鬥爲藉口推辭，强迫他出行，拜任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還没出兵而皇帝内禪，何灌領兵入宫保衛。鄆王趙楷來到皇宫門前想進入，何灌説：“大事已定，王受什麽命令來這裏?”前往導路的人懼怕地退回。何灌最終出發，二萬援兵不够，就聽任他招募百姓充數。

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黄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彦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

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在滑州駐扎，梁方平南逃，何灌也望風而逃。黄河南岸没有一人禦敵，金軍於是直逼京城。何灌至京，請求接見，不許，并且命令他鎮守西城角。背對京城共抵抗了三天，受傷，死於戰場，享年六十二歲。部下韓綜、雷彦興，是奇士，各自殺死數名敵人後，跟隨何灌死去。欽宗哀悼，追賜金帛，命官府護葬。事後諫官批評他不守黄河渡口，於是就追削官職。

長子薊，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蘚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長子叫何薊，官至閤門宣贊舍人。隨從父親戰鬥，箭頭射穿左臂，他把它拔出，受重傷而死。紹興四年，中子何蘚在朝廷哭訴何灌的事迹，詔命復任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熙靖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譏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録、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是唐代衛公李德裕的九世孫。祖父李均、父李公弼都進士及第。李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因爲批評三舍法不合時宜，使者彈劾他阻止詔令，獲罪削職貶官死去。李熙靖及第，又考中詞學兼茂科，選爲辟雍録、太學正，升任博士。因爲父親年老請求出京任外官，授任提舉淮東學事以便於供養，任命頒下，任職之地却是河東；到淮東任職的，是臧祐之。可能是省吏收取了臧祐之的賄賂，私自改動的。有人慫恿他自己去上告，李熙靖説：“事奉國君不必選擇地點，我能去揭發别人的私情，來求得自己的方便嗎?”宰相聽説這事認爲他賢明，留任爲兵部員外郎。遭父親去世離職，還京，任右司員外郎。

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

王黼以太宰的身份領應奉司，又正值對燕雲

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躐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

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

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宫，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内禪事，曰："外人以爲吴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

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延康殿學士。

王雲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黄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

用兵，在中書省内設立經撫房并獨自專權，其他執政者都不得參預。李熙靖對他説："應奉司的職務，不是宰相所應當參預的。尚書、樞密中都有兵房，足以管理邊防事務，經撫房是幹什麽的呢?"王黼不高興。同事五人都越級晋升爲禁中侍從，惟獨他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過錯轉移到李熙靖身上，降了他兩級官職，又準備降爲國子司業，執政大臣相繼上言認爲不可，僅降爲太常少卿。王黼罷官後，他纔拜任中書舍人，蔡攸又恨他，使他出朝爲拱州知州。

過了兩個月，官復原職被召回，入宫進言説："燕山雖然平定，也應該更加想到思患預防的訓誡。"徽宗説："這就是《詩經》中所説的'趁着天還未下雨，剥取桑根的皮把巢室的縫隙纏縛緊'。"李熙靖説："孔子説：'作這首詩的人，是瞭解道的啊！能治理好他的國家，誰敢侮辱他?'希望陛下做長遠的計策。"皇帝嘉獎他。

靖康初年，同譚世勣一起在龍德宫任職，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對他很好，經常從容談及内禪的事，説："外人以爲是吴敏的功勞，殊不知這是出自我的心意，我如果不想這樣做，别人説這方面的話就得滅族，誰敢啊？有人説我像唐睿宗那樣畏懼天戒，所以這樣做，我很久以來就有這樣的想法了。"李熙靖再次跪拜祝賀。吴敏聽説這事後就忌恨他，以進言不合時宜爲理由加以懲罰。

抗拒了張邦昌的命令後，憂憤得吃不下飯，家人端上粥藥并且寬慰勸解他，最終没有存生之心。老朋友來探病，他拉着手抽噎哭泣，要筆書寫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詩句，第二天就逝世，享年五十三歲，與譚世勣一同追贈爲延康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是澤州人。父親叫王獻可，官至英州刺史、瀘州知州。黄庭堅貶謫到涪，王獻可對他非常好，當時人稱贊他。王雲進士及第，作爲隨從出使高麗，撰寫《雞林志》獻給朝廷。擢升爲秘書省校書郎，出朝爲簡州知州，遷任陝西轉運副使。宣和年間，在童貫宣撫幕中做隨

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

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

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却，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

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爲奸，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雲兄霽，崇寧時，爲講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從，召入任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

靖康元年，以給事中的身份出使斡离不軍，商議割讓三鎮來講和。出使歸來，得到情報知道斡离不的想法，是因爲黏罕得到朝廷給余覩的蠟書，堅持説中國不可信，準備撕毀和約。執政認爲事情没做好，王雲罷官任徽猷閣待制、唐州知州。

金人攻陷太原時，召入拜任刑部尚書，再次出使，允許出讓三鎮的賦税收入。王雲來到真定，派遣從吏李裕回京説："金人不再求取領土，衹索求皇帝使用的五種車駕以及封給的尊號，姑且需要康王來，纔能結爲和好。"欽宗全部聽從他，并且命令康王以及馮澥前往。還没出發，而送去的車駕到長垣，却被退回，王雲也歸朝。馮澥上奏説王雲狂妄誤國，王雲説："形勢發生變化，金人一定要得到三鎮，不然的話，就進軍攻取汴都。"朝廷内外震驚，詔命召集百官商議，王雲堅持説："康王過去跟斡离不很熟悉，可以承當使命。"皇帝擔心被扣留，王雲説："和議談成，定無扣留康王的理由，臣下敢以我全家擔保。"康王於是接受詔命，而王雲以資政殿學士的身份作爲副官。

不久前王雲奉使經過磁、相，勸兩郡把近城民舍拆除，運粟加以儲藏，實行清野政策，百姓怨憤。到這時，駐扎磁州，又跟守臣宗澤有怨隙。當時康王出來拜謁嘉應神祠，王雲在後面，百姓攔路説道："肅王已經被金人所扣留，康王不宜北去。"并厲聲指着王雲説："實行清野的人，真是奸賊啊。"康王出廟進發時，有人打開王雲的竹箱，發現有黑粗綢短巾，可能王雲素來患有風眩疾病，睡覺時就用它護圍頭部。百姓更加相信他是奸賊，喧嘩中把他殺死，康王見事態動蕩不安，就南去回到相州。在這場騷亂中，假如王雲不死，康王必定北去，議者説這正驗證了天命。建炎初年，追贈爲觀文殿學士。

王雲的哥哥叫王霽，崇寧時期，任講議司詳議官，上書告發蔡京的罪行，受墨刑流放到海島服役。欽宗恢復了他的官職，跟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翻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鄰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

譚世勣字彥成，是潭州長沙人。進士及第，教授郴州。當時王氏學說盛行，譚世勣很不喜歡。有人問他，回答道："那種學說觀點繁雜而屢變，沒有固定的論點。"不看那些書。又考中詞學兼茂科，授任秘書省正字。當時宰相蔡京的兒子蔡攸領任書局，同僚們大多去依附來求取高官。譚世勣獨坐居所，整天翻閱書籍。梁師成的門客跟他是鄰居，幾次向他表示梁師成願意交往的意思，他謝絕不應。

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己，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

在學館六年得不到遷升，蔡京罷官，很久他纔任爲司門員外郎。又過了三年，遷任吏部。蔡京復相職後，嫌他不歸附自己，罷官提點太平宮。很久，復官回到吏部。寵臣們無視法律憑恃自己所受的恩澤要求給兒子任官職，譚世勣堅持不授予。小吏告訴他有某先例，世勣說："難道能用一時的例子來破壞法規！"後來接到皇帝的詔諭纔執行。晋爲少府監，擢升爲中書舍人，上奏謹守命令、愛惜名器、廣開言路、節儉恩賜、理順上供、消除浪費六件事，又爲當權者所嫉恨。以徽猷閣待制爲婺州知州，還没出行，就又留任。

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瑶華，大享神祖乃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

徽宗禪位東巡，將要還京，讓譚世勣與李熙靖輔佐執政大臣奉迎，於是就一同主管龍德宮。請求糾正國史對宣仁太后的毁謗，追述欽聖的遺旨來爲瑶華事件平反，隆重祭享神祖并用富弼配祭，祭奠先聖不應當用王安石來相配，後來都施行了。

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内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决。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樂。改禮部侍郎。

秋季七月，東方出現彗星，大臣中有人認爲這是四夷即將衰落的先兆，譚世勣當面對皇帝上奏道："天象顯示的徵兆是可敬畏的，應當修養道德來順應天意，不宜被阿諛奉承的話語所迷惑。"進升爲給事中兼侍讀。内侍爲殿門問題而爭吵，詔命以財物贖罪來處理，譚世勣辯駁説這樣做不嚴肅，因而上言道："童貫一類起初的行爲也很不顯眼，對細小的壞事不懲治，就將釀成大禍患。"疏奏呈上，那些人都恨他。何㮚建議把外郡分爲四道，設置都總管，遇到事情能集中解決。譚世勣上言説："把天下分裂托付給四個

人，而王畿所管轄的衹有十六縣，難道没有尾大不掉的憂慮嗎?”何㮚不高興。改任禮部侍郎。

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㮚議。再扈車駕至金帥帳，以十害説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

金軍騎兵急速南下，譚世勳上言説：“守邊塞是上策；如今邊塞守不住，就鎮守黄河使京畿牢固，這是中策；出巡江、淮，會合東南部隊來抵抗敵人，這是下策。”金人渡河後，他又請求派遣大將秦元用京畿的保甲部隊，分兵守護國門，使兵勢相連，首尾相援，金人就不敢逼近。孫傅非常贊同，但被何㮚的進言所阻止。再次隨從皇帝去金帥的營帳，用十種危害來説服敵方的決策人，説明講和的好處，言辭真誠激昂，金人恭聽。

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張邦昌僭國稱帝，命令譚世勳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他們都假稱卧病不起，因憂憤而去世，時年五十四歲。建炎初年，表彰他守節，追贈爲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敕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强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梅執禮字和勝，是婺州浦江人。進士及第，調任常山尉但未赴任，被推薦任爲敕令删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强淵明認爲他有賢才，就向宰相推薦，宰相因爲從來没有見面而感到遺憾。梅執禮聽到這件事後説：“因别人的話而得到的東西，也必定會因别人的話而失去，我衹需保持我自己的爲人。”始終不去謁見。

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急。執禮一閲，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

歷任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務負責稽查財貨，文牘堆積如山，都來不及過目。有位宫苑官吏把高達三百萬錢的茶券拿來，聲稱是楊戩的旨意要急需領取。梅執禮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想揭發，比部長官副長官猶豫不敢，他就獨自上奏，果然是詐騙。改任度支、吏部，進升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任左司員外郎，擢升爲中書舍人、給事中。

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奸，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内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

林攄憑着以前是執政大臣的關係進入皇城留宿，企圖官復原職，梅執禮建議趕走他。孟昌齡在鄆把房屋抵押給别人，應當贖回而不肯付贖金，并且請求下詔書奪回來；上萬名外郡兵卒在京都服役，發泄不滿而爲非作歹，詔命全部遣還，楊戩口奏不遣還；内侍張佑督察修葺太廟，弄虚作假求取獎賞：上述這些都因梅執禮的駁奏

而没實行。遷任禮部侍郎。

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吴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

素與王黼友好，王黼曾經在自己的宅第裏擺設酒宴，誇示繁盛的園池妓妾，態度驕慢。梅執禮説："公作爲宰相，應當與天下同憂樂。現今方臘在吴地作惡，瘡痍滿目，現在哪裏是歌舞宴樂的時候呢?"退下後又用詩勸誡他。王黼惱羞成怒，正遇梅執禮在初次祭祀原廟時遲到，就以顯謨閣待制爲蘄州知州，又被免去職務。

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

第二年，調到滁州，復官任集英殿修撰。當時鹽賦出現虧額，滁州也苦於强行攤徵税物。梅執禮説："這裏還比不上蘇、杭一個邑，但食鹽賦税却比粟糧賦税多數倍，百姓怎麽能承受?"請示朝廷，詔命減免二十萬，滁州人民都感謝他的仁德。

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户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内錢隸有司，凡六宫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黄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黄門。

欽宗即位，調任鎮江府知府，召入任翰林學士，赴任途中授任吏部尚書，很快又改任户部。正值戰争興起，而賦税徵調不足，梅執禮請求把禁宫内的錢撥給有關部門，凡是六宫的供給，全部經過度支纔能下發。曾有位小黄門手持宫中的批件來到户部取錢，但上面没有蓋璽印，覺察到有過錯後，又回去重新蓋章。梅執禮上奏審查，詔命責罰管理印璽的夫人而杖打那位黄門。

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户，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换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遂前曰："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

金人圍京都，梅執禮勸皇帝親自征伐，而請求太上帝后、皇后、太子都出京避難，當權的大臣加以阻止。到失守時，金人用天子作爲人質，要求索取數百上千萬的金帛，説："和議已簽定，祇要如數滿足我們所要求的，就奉送天子還京。"梅執禮與同事陳知質、程振、安扶都是主管搜求財貨的，四人同情百姓貧困，相互商量説："金人的欲望没有限度，就是銅鐵也不能給，爲何不按軍法裁决罪名，這或許能遏止他們的索求。"過去有怨仇的宦官告訴金帥説："城中七百萬户，所搜取的還不到百分之一，祇許百姓用金銀换取粟麥，百姓應當有願意出錢的。"後來果然是這樣。酋長憤怒，傳呼四人大加斥責，回答道："天子遭受垢辱，臣民都願致死相救，就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辭，可是哪裏有金帛啊?祇見房屋空虚，百姓逃亡保命。"酋長問誰是長官，程振怕梅執禮獲罪，就上前説："我們都是長官。"酋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

長更加憤怒，先把副官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帶上來，各打一百杖。梅執禮等人還爲他們請命，不久遣送還京，將到門口，把他喊下馬來打死，并懸頭示衆，時間正是靖康二年二月。當天，天空昏暗，臣民百姓都涕淚憤嘆。

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吴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起初，皇帝車駕再次出京時，梅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吴革等人計劃聚集兵力奪取萬勝門，夜擣金帥營帳，迎接兩位皇帝歸來。但是王時雍、徐秉哲派范瓊泄露了他們的計劃，所以没有成功。死時，四十九歲。高宗即位，詔命追贈爲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諫官認爲還不够，又加官資政殿學士。

程振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録，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程振字伯起，是饒州樂平人。少年時才能出衆，進入太學，當時很多名流同他交往。徽宗親臨太學，讓他擔任太學生中的高職，任辟雍録，升爲博士，遷任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示在鄒立廟祭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人配祭，建議被接受。

提舉京西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宫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奬異。

提舉京西常平，召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開始上任，就上言説："古時隆重祭祀時獻餕受爵，必定要通過太子，《禮經》上已有記載，并且元豐時期的法典也都有。昨日天子在明堂展示禮儀，而殿下没有參加，這不是尊崇宗廟、敬重社稷的辦法。"太子驚嘆道："以前宫裏官僚没有説到這件事情的。"因此特加奬勵。

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爲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復還故官。

方臘起義時，程振對王黼説應該趁着這個時候改革天下的弊端，進而上承天意，下順民心。王黼不高興，説："皇帝要是懷疑我拿賊寇問題恃以自重，怎麽辦?"程振知道王黼妒忌這些建議，就趕快退出，然而太子極力推薦他，就擢升爲給事中。王黼認爲程振資歷淺，而且很擅長草擬文書命令，就奏請任其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朝爲亳州知州，王黼怨恨馮熙載，就想讓程振用惡語詆毁他，程振不肯。王黼就使諫官彈劾程振結黨，於是罷官提舉冲佑觀。過了三年，又恢復原官職。

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

靖康元年，進升爲吏部侍郎，向欽宗上言說："當權的大臣相互不和，諫議大多被駁回，詔令輕易被改動，耽誤了時機。金人起兵交戰半年，但至今不撤兵解圍，原因就是講和還是戰爭意見不一致。抑制隨便獎賞，如同黑白分明，但是數月之間，政策改變了三次，這是因爲私心沒有消除，各自包庇自己的黨羽。今日一人進諫，認爲正確就實行；明日一人進諫，又以爲錯誤而制止。或者聖上的觀點欠妥但來不及咨詢，或者大臣有偏見却順利傳播，結果行動未必完美，處理未必適宜，因而就時常反悔，所以形勢不得不到達這種地步。"

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掎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

正值金兵到達河北，程振請求糾集各道兵力夾擊敵人，說："他們如此猖獗，陛下還想信守和議，難道不想使他們受到懲治而感到戒懼嗎？"皇帝嘆賞他的話，但受朝外勢力的牽制，沒有采用他的建議。拜任開封府尹。過去，處以死刑的犯人如果值得同情，一般是奏請寬赦；崇寧年以來，諫官主張皇帝先駁回，全都編寫判詞後殺掉。程振請求恢復原來的制度。詔命追捕逃跑兵卒，抓到數千人，程振請求把他們整編到步兵中而解除他們的罪名。步軍司要依法論處，程振說："正值多事之秋，要是一日殺數千人，必定駭人聽聞。"就全部釋放了他們。改任刑部侍郎。

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

金的騎兵在城郊，邀請皇帝車駕出城，程振對何㮚說："最好想出對付他們的計策。"何㮚不聽。不久，就遭難，時年五十七歲。金人離去，他的侄子程庭找到他的頭顱運回來埋葬。起初，王黼讓自己的門客沈積中主持謀取燕，程振告誡他有後禍，沈積中懼怕而諫議不要謀取。不久程振却因此而死，別人聽說這事後都爲他悲痛。

初，宣和崇道家之説，振侍坐東宫，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

起初，宣和時期崇尚道家學說，程振給太子講學時，從容地說："孔子認爲《鴟鴞》這首詩懂得道理，但詩句衹不過是說'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罷了。老子也說：'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今不在平穩無事時期鞏固根本，却安然自得，這不是兩位聖人的原意。"後來，太子告訴了徽宗。徽宗覺悟了，很想制止貪欲，疏遠左右近臣，但宦官楊戩之流正大興土木建造

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惎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寬其罪，不使有纖介可指。

宮室，怕不能肆意妄爲，因而就誹謗太子家令楊馮，說他企圖輔佐太子以求將來朝廷有什麼變動。徽宗非常氣憤，把楊馮殺了，同時太子的話也廢置。程振任京尹時，兩宮正受到離間，程振極力掩飾，審理龍德梁忻案件時，寬恕他的罪行，不使細小的可指責的問題出現。

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高宗即位時，升官七級，并且兒子及親屬三人都得到封官，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年，曾孫程東請求給予謚號，賜謚號剛愍。同時遇難的禮部侍郎陳知質，事迹失傳；給事中安扶，事迹附見他的父親《安燾傳》。

劉延慶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

劉延慶，是保安軍人。世代爲將領之家，雄豪勇敢，數次隨軍西伐，建立戰功，官職升到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任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任承宣使。擊敗夏人於成德軍，生擒酋長賞屈，降伏王子益麻党征。拜任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隨從童貫平定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軍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的身份統率十萬兵，渡白溝。

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决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

劉延慶用兵没有法度，郭藥師攔住他的馬進諫説："如今大軍全部出動却不安排後備軍，倘若敵人設下埋伏截擊，我軍首尾不相應，就會望風而逃啊。"諫議没有被聽取。到達良鄉，遼將蕭幹率軍來戰，劉延慶同他們戰鬥，戰敗，就守住營壘不出兵。郭藥師説："蕭幹的兵力不過萬人，目前全力抗拒我軍，燕山必定空虛，我希望用五千奇兵，兼程而行去襲擊，令公之子三將軍選精兵作爲後繼。"劉延慶批准，派遣大將高世宣與郭藥師先出發，攻入燕城，蕭幹派精兵三千人進行巷戰。三將軍，就是劉光世。

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

後備軍超過約期不到，郭藥師得不到援兵後敗退，高世宣陣亡。劉延慶在盧溝南扎營，蕭幹分兵切斷糧道，生擒護糧將王淵，俘獲漢兵二人，蒙住他們的眼，留在營帳中，半夜假裝交談説："聽説漢軍十萬大兵壓境，我軍是他們的三倍，抵擋他們綽綽有餘。準備兵分左右兩翼，精兵在中路衝鋒，左右兩翼相呼應，把他們殲滅。"

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

暗地裏把其中一人放走報告。第二天早晨，劉延慶看到火光升起，以爲敵軍到來，就燒營後逃奔，在一百多里行程中有許多人相互踐踏而死。自熙寧、元豐以來，所儲蓄的軍備幾乎喪盡。退回守衛雄州，燕人作賦以及詩歌譏誚他。朝廷議論劉延慶喪失軍隊，不可不繩之以法，坐罪貶率府率，在筠州安置。契丹知道中國不會用兵，從此以後就輕視宋。

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不久，復官任鎮海軍節度使。靖康國難時，劉延慶安排部隊守衛京城，京城陷落，就帶秦兵萬人奪下開遠門逃出，到龜兒寺，被追來的騎兵所殺。劉光世另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强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勳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没。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絶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論曰：靖康事變時，梅執禮、程振不忍心國都生靈塗炭，抗拒强敵貪得無厭的欲望，以身遇難。李熙靖、譚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主，悲憤絶食而死。何灌、劉延慶戰敗身亡。這些人，遭遇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死於國難。王雲的死，雖然是咎由自取，但也是上天不想斷絶宋的國運；不然的話，那次出行，康王危險啊！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七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從其祖父開始住在無錫。李綱的父親李夔，官至龍圖閣待制。李綱，徽宗政和二年進士及第。多次升任官至監察御史兼代殿中侍御史，因議論事情違背了權貴，改任比部員外郎，後改任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城汴梁發大水，李綱上奏書說當時陰氣太重，朝廷應當以盜賊和外族侵擾爲患難。朝廷對李綱的奏書十分反感，貶李綱爲監南劍州沙縣稅務的小官。

宣和七年，李綱任太常少卿。這時北方金國背信棄義，撕毀盟約，向南進犯，邊防急報頻頻傳入朝廷。皇帝召集朝臣商議退敵之策。朝廷下詔書起兵勤王，朝廷命令皇太子任開封牧。命令侍從官員將自己的見解上書報告朝廷。李綱上書闡明抗敵策略五條。并且寄語與好友給事中吳敏說："朝廷任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的決議，難道不是要委派給他留守的大任嗎？當前大敵如此猖狂，來勢凶猛，不用傳以帝位的辦法，是不能够招集天下英雄豪傑的。皇太子恭謹謙遜的美德聞名於全國，可以讓他守護國家社稷。您以進獻治國之論爲本職，爲什麽不向朝廷極力進言論述道理呢?"吳敏說："監國可以嗎?"李綱說："唐肅宗在靈武即位之事，如果不登大位建帝號是不能恢復國家的。然而建帝號的提議不是出自唐明皇，後世之人感到十分可惜。當今皇上聰明仁厚，您的言論建議一旦被采納實施，將會見到金人後悔製造兵禍，國家社稷得到安寧，人民受到您的恩惠。"

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内禪之議乃决。

第二天，吴敏請求當朝策對，詳細叙説了他的建議，乘機説李綱的議論全都與他的建議相同。皇帝下旨召見李綱入朝參加朝議。李綱刺破手臂，用血寫下奏章説："皇太子監國是普通的典禮，當今大敵當前，國家社稷的安全和存亡在呼吸之間，這時還死守常規能行嗎？名分不正而掌大權，拿什麽來號召天下，以期望取得萬一的成功呢？如果皇太子即位立帝號，讓他爲陛下守護朝廷社稷，收取衆將士的盡忠之心，以死抗敵，國家可以得以保全。"奏疏呈上，於是徽宗决定禪位。

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宫，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

欽宗登帝位，李綱上密封奏書説："當今本國國勢消弱，君子之道消失無存，法度紀綱蕩然無存，没有體統。陛下即位之初，應當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剪除外族侵擾之患，使本國的國勢强大威震四夷。鏟除内奸，發揚君子之道，使之源遠流長。使其符合道君皇帝的托付。"欽宗召李綱到延和殿去對話，皇上主動上前對李綱説："我不久以前在東宫，看見你論述水災的奏疏，至今我還能背誦出來。"李鄴出使金國商議割地事宜，李綱上奏説："祖宗留下的國土疆域，應當以死相守，絶不允許有一尺一寸送與他人。"欽宗嘉獎李綱并接納了他的奏疏，授任李綱爲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以吴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

靖康元年，任命吴敏爲行營副使，李綱爲參謀官。金國將領斡离不率兵渡過黄河，徽宗逃到東南，宰執大臣建議請欽宗暫時避讓一下敵人的精鋭部隊。李綱説："道君皇帝把國家社稷交給陛下，陛下却委身放棄離去，可以嗎？"皇帝沉默不語。太宰白時中説京都城池不可守了，李綱説："全國的城池，哪裏有和京城那樣險要的，而且宗廟社稷、滿朝的文武百官和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都在京城裏，抛棄離開他們要到哪裏去呢？"欽宗皇帝看着宰執大臣説："還有什麽好辦法？"李綱進言道："今天的辦法應當整頓軍隊，團結民心，跟他們一起堅守京城，等待救援大軍到來。"皇上問誰可以做將領，李綱説："國家以高官厚禄資養着衆大臣，是要在有戰事的時候用他們爲國出力。白時中、李邦彦等人雖然不一定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

通曉兵法,熟悉帶兵,然而他們正當其職,正在其位,安撫將士抵抗敵軍精鋭部隊,這是他們的職責呀!"白時中生氣地説:"李綱不能帶兵出戰嗎?"李綱説:"陛下不認爲我軟弱無用,假如允許我帶兵,我將願意以死報國。"於是任命李綱爲尚書右丞。

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毁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疏虞。"綱皇恐受命。

執政的大臣們還死守着躲避敵軍的主張,朝廷有旨任命李綱爲東京留守,李綱向欽宗極力陳述不可以離去的原因,而且説:"唐明皇聽説潼關失守,立即逃跑到四川,宗廟、朝廷都毁於叛賊之手,范祖禹認爲唐玄宗的失策在於不能堅守京城等待援救大軍的到來。今天,全國的救駕大軍不久就會集中到來,陛下爲什麽盲目行動重赴唐玄宗失敗的老路呢?"欽宗皇帝頗有省悟。過了一會兒内侍奏報説中宫已經動身上路了,欽宗臉色大變,慌忙從龍床上跳下來説:"我不能再留下來了。"李綱聲淚俱下地跪在欽宗面前,以死請求欽宗留下。欽宗看着李綱説:"我今天看在你死諫的面子上留下,治軍抗敵的重任就交給你了,千萬不要有什麽失誤。"李綱誠惶誠恐地接受了皇命。

未幾,復决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

不久,欽宗又决定要南下,李綱急忙趕到朝廷,禁衛軍士已整裝待發,皇帝的龍輿已經套好馬匹待發。李綱急忙高聲對禁衛軍士説:"你們願意堅守宗廟社稷,還是願意跟隨皇帝南下?"軍士們都説:"願意死守京城。"李綱入朝晉見皇帝説:"陛下已經答應我留下,爲什麽又下令出行呢?今天六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裏,他們都願意以死守城。萬一他們半路跑散,陛下由誰來保衛呢?敵軍已經逼近,知道皇帝的龍輿没有走遠,騎駿馬快追的話,怎麽防禦敵人的騎兵呢?"欽宗聽後明白了過來,於是命令停了下來。李綱傳皇帝聖旨與左右朝臣説:"膽敢再説逃離的人殺頭!"禁衛軍都跪拜於地高呼萬歲,六軍聽説後,没有不感動得哭泣流涕的。

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

李綱被任命爲親征行營使,遇事可以先斬後奏見機處理。李綱設置守城作戰的器具,很快就置辦完畢。敵軍攻城,李綱身先士卒親自督戰,他招募來英勇雄壯的軍士用繩子吊放到城下攻擊

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棁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棁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爲質。

敵人，斬殺敵軍首領十多人，殺死敵軍好幾千人。金國人知道宋軍有防備，又聽説皇上已經禪讓，於是就退兵了。朝廷物色到金軍中去議和的大臣人選，李綱自告奮勇請命出任議和大臣。皇上派遣李棁出任議和大臣，李綱説："國家安危就在此一舉，我恐怕李棁怯弱害怕而誤了國家大事呀。"欽宗不聽從李綱的勸説，最終派遣李棁前往金國議和。議和中金人提出必須賠償金幣數以千萬計，并且要求割讓太原、中山、河間等地，還要以親王和宰相作爲人質扣在金國。李棁接受了金人的各項無理要求，没有説一句辯駁的話就返回稟報朝廷。李綱説："金人索要的金幣，就是把全國的金幣都拿來也不够，何况衹是一個京城呢？金人要求割讓的三鎮，是國家的屏障，割讓給金國，我們拿什麼立國呀？至於遣送人質到金國，宰相可以去，親王不可以去。假若派遣能言善辯之士，姑且與他們商議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在金國停留幾日，等到全國保駕的大軍集結，金軍孤軍深入，雖然没有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也衹能立刻撤軍回去。這時再與金國議和簽訂盟約，金人就不敢輕視我國，而且和平的局面就可以持久了。"執政大臣商議不能統一，李綱不能説服他們，要求辭去官職離去，欽宗勸他説："你衹管帶好你的兵，這些事應當慢慢商議。"李綱退下，然而宋朝與金國議和的誓書已寫好送往金國，金國的一切無理要求都得到滿足，以欽宗的弟弟康王和少宰張邦昌爲人質扣在金國。

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阱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

當時宋朝每天都要向金國輸送金幣，而金人的要求仍然没有停止，每天侵擾宋土燒殺掠搶。全國各地保駕的軍隊漸漸到達，种師道、姚平仲也帶領涇原、秦鳳的部隊到達。李綱上奏説："金人貪心没有止境，凶殘到了極點，這種形勢非得動用軍隊武力解决不可。而且敵兵號稱有六萬人，而我們來保駕的軍隊在城下結集的就有二十多萬；他們是以孤軍入重地，就像虎豹掉進了捉獸陷阱，理當用計謀來捕獲他們，不必和他們决戰决勝。假若控制占領黄河上的關口，斷絶了他們的糧道，分出兵馬收復京城以北諸縣，而且

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

用重兵與敵軍對峙靠近敵營，但不要出戰，就像周亞夫圍困七國軍隊一樣。等到敵人的糧草耗盡，精疲力竭時，然後用一紙檄文換回誓書，收復三鎮，放縱金兵向北撤退，等到金兵渡黄河渡過一半時，我們便發兵攻擊他們，這是必然取勝的計策。”欽宗深信這是對的，商定好日子進攻。

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内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

姚平仲勇而無謀，急於立功，行動之前先率領一萬步騎兵，夜襲金營，想要活捉斡离不并且奪取人質康王歸國。半夜，中使傳聖旨給李綱説：“姚平仲已經發兵，你快去支援他。”李綱率領諸將士一早出了封丘門，與金兵在幕天坡交戰，用神臂弓射金兵，敵人退却。姚平仲竟然因爲偷襲金營失敗，害怕被殺而逃跑。金國使臣來到，宰相李邦彦對他説：“發兵進攻金國的是李綱、姚平仲，不是朝廷的意思。”於是罷免了李綱的官職，用蔡懋代替李綱。太學生陳東等到朝廷上書，説明李綱没有罪。軍民不約而同集結幾十萬人，呼聲驚天動地，衆人憤怒不能上報，以致殺傷了幾個内侍。欽宗緊急召見李綱，李綱入朝面見欽宗，哭泣着跪拜請死。欽宗也哭了，命令李綱官復尚書右丞，兼京城四壁守禦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并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

起初，金兵攻城，蔡懋下令不准軍士隨便扔石頭和放弓箭，守城將士憋了一肚子氣。這時，李綱下令重賞殺敵立功者，廣大將士没有不奮勇殺敵的。金兵害怕了，稍微地向後撤退了一點。因爲已經得到了割讓三鎮詔書和親王人質，於是金兵就退走了。李綱出任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請像以前澶淵之盟時一樣派兵督送金兵撤退。并告誡宋軍大將，如有機會能够襲擊金兵就攻打他們，於是以十萬大軍分道前進。宋軍將士得到命令踴躍出發。起先，金軍統帥粘罕包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的部隊都被打敗了。平陽府的義兵也反叛，帶領着金兵進入南北關，奪取了隆德府，到這時，就攻打高平。宰相責怪李綱把城外的部隊都派去追敵軍了，害怕京城會發生突變而措手不及，急忙徵調追金兵的各部將士返回。各部將領已經追擊金兵到了邢、趙交界的地方，突然得到撤軍的命令，没有不握拳嘆息的。當李綱以理力爭，恢復追擊金兵的命令時，各部將士

已經解散了。

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

欽宗下詔商議迎接太上皇回京城事。當初，徽宗到南方去，童貫、高俅等人領兵護送。已經出發了，聽説京城被包圍，於是停止了東南驛道的郵傳和勤王的部隊進發。路上人聲嘈雜，傳言童貫等人叛變投敵了。陳東上書奏請殺了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人。朝廷商議派聶山爲發運使前往設法執行。李綱説："如果聶山真的能够完成這件事，就要驚動太上皇，而憂心不安的是皇上。萬一他完成不了這件事，這幾個人將挾太上皇在東南地區，謀求劍南一道，到那時皇上您將怎麽辦呀？還不如停止派遣聶山去做這事，請求太上皇除去這幾個人，這豈不是不用辛勞就可以達到目的。"欽宗聽從李綱的建議。

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

徽宗在還都的路上到達南都，寫書信詢問改革政事的原因，并且召見吳敏、李綱。有人擔心太上皇有意想不到的變故，李綱請求前往，説："他没有什麽意思，不過就是想要知道朝廷裏都發生了什麽事罷了。"李綱到達後，細説當今皇上孝心想念太上皇，想要治理好國家及早日迎請太上皇還都的心情。徽宗哭泣淚下，問："你後來爲什麽辭職離去？"李綱回答説："我以前任左史，因爲錯誤地論説水災，蒙受皇恩躲過殺身之罪，衹是被罷免官職。然而我當時所説的言論，是説天地的變化都是相互所對應的，正好應了今天金兵包圍攻打京城的徵兆。災禍的發生，事態的變異，就像一個人的身體，病發生在五臟，然而却表現在氣色上，顯形於脉象上，懂得醫術的人就能知道。所以聖明的人觀察天地的變化就能推測出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自我找到變革治理的辦法，所以能够治國保衛國家，而没有國危政亂的憂慮。"徽宗説對。

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宫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宫隔絶，朝廷應副行宫，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

徽宗又問近日金兵圍攻京城和守城禦敵的計劃，徽宗與李綱的對話漸漸融洽起來。徽宗説及到達行宫後，禁止傳遞郵件封鎖消息的事時説："當時恐怕金人知道行宫的地址，没有别的想法。"李綱上奏説："正當危急時刻，兩宫相互隔離没有聯係，朝廷對於行宫的要求又怎麽能事事

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上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宫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

周到，這在於聖上的明見而已。”并且説：“皇帝仁義孝順，惟恐有一件事辦得不合太上皇的意願，每當收到受指責的詔書，就憂慮害怕地吃不下飯，我私下做個比喻，就好像家中大人外出而强盗來了，孩子中管事的就不得不見機行事處置。大人衹應當以他能保住家園的大局而慰勞他，如果還追究細小的過失，做爲孩子又怎能逃脱責怪呢？皇帝即位之初，陛下出游，正當大敵入侵攻城，爲祖宗社稷着想，對一些日常小事不得不進行改革。陛下回宫，我認爲最好從大處着想來安慰皇帝，不要問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了。”徽宗明白了李綱的意思，拿出玉帶、金魚袋、象簡賞賜給李綱，并且説：“行宫裏的人得知你來了都很高興，用這些東西來表示我的心意，你可以隨便使用。”而且説：“你輔助皇帝、保衛守護祖宗社稷有大功，如能協調父子間的疑心阻礙，就應當把你的功勞記載在史册裏，名垂千古萬代。”李綱感動得哭泣再次跪下拜謝。

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暗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

李綱回到京城，把太上皇的話全部説給欽宗，執政大臣進奉迎接太上皇回京的禮儀，耿南仲建議要把太上皇左右的大臣屏退，然後纔叫太上皇車輿馬隊進宫。李綱説：“這樣做，對他們來説是顯示猜疑。天下的道理，不過是誠實與猜疑、光明與陰暗而已。以誠實和光明來推求可以追及堯、舜；以猜疑和陰暗來推求其禍患真是説也説不完呀！耿南仲不用堯、舜之道來輔佐陛下，却陰暗而多疑。”耿南仲十分氣憤地説：“我剛纔看見左司諫陳公輔，他就是爲李綱結集士民跪伏在殿下請願的人。請將他捉下送到御史臺治罪。”欽宗聽後十分驚訝。李綱説：“我和耿南仲所談論的是國家大事，耿南仲竟説出這樣的言論，我怎敢再有所辯解？願意把陳公輔交與御史臺，我好辭職等待定罪。”奏章接連上了十餘份，皇帝不同意。

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宫，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悦

太上皇回還，李綱在國門跪拜迎接。第二天在龍德宫朝見，退朝後，又上奏章誠懇辭職。皇上親手擬了一份詔書安撫説：“以前敵人就在附近，士民跪伏在殿前請願，倉猝之間，民衆達到幾十萬人，他們都是被忠心和義憤激勵而來，不

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

約而同意見一致，這哪裏是人爲能辦得到的事？不高興看到這種局面的人製造謠言，以致使你心裏感到不安，我深深地體諒理解你，這一切不值得叫你記在心裏。强大的敵人剛剛撤退，朝廷正仰賴着你共度難關，暫且勉爲其難爲了我留下不要辭官吧！”李綱沒有辦法而就職。同時奏上備邊禦敵八件事。

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宫，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吴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

當時金兵已離去，太上皇也回宫了，朝廷上下安逸無事，於是將邊防事宜放置，無人過問。祇有李綱一人感到憂慮，他和同知樞密院事許翰商議調兵安排秋天的防務。吴敏上書請求建立詳議司審查法律制度，以改革弊政。皇帝下詔書以李綱任提舉官，耿南仲從中作梗，阻止任命李綱。李綱上書奏道：“邊患正緊，然而給邊防調去的給養物資都不够，應當適當地控制一下各方面開支的超額和濫用浪費，以滿足國事費用。比如節度使到邊遠州任刺史，本來是用來授給有功的將臣的，而今天都被一些親戚、同鄉和有裙帶關係的人得到了。衙門裏的小官吏要轉成朝廷命官，原來最大祇能轉成正郎，而到了崇寧、大觀年間開始能够轉爲中奉大夫，今天都應當恢復舊制度。”執政拿到李綱的奏書，將其貼到街口繁華地段，因李綱得士民之心，想要用這種方法來離間他們。正趕上守禦司奏請補兩名副尉，皇上親自批文：“大臣專權，此風不可漸長。”李綱上奏書説：“以前得到聖旨給我空名告敕，讓我見機行事。這兩個人有功，應當補官，因此將這些情况全部上奏，讓皇上知曉，這是遵旨辦事，不是專權。”

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游説，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

當時，太原還没有解圍，种師中戰死，种師道生病返回。耿南仲説：“要想援救太原，非李綱去不可。”欽宗任命李綱爲河東、河北宣撫使。李綱説：“我祇不過是一個書生，實在不懂軍事不會帶兵，在金兵包圍京城時，不得已爲皇上管理打仗的事。今天派遣我爲大帥，恐怕要誤了國家的大事。”於是李綱跪拜辭謝，欽宗不答應。退朝後又轉稱有病，懇求辭官，上奏章十多道，就是不准。臺諫官説李綱不可以離開朝廷，欽宗認爲是諫官爲大臣游説，訓斥了他。有人對李綱

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吴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

說:“您知道爲什麽一定要派您去的意思嗎?這不是因爲邊防上的事，是要藉這個事由而排擠您出朝廷，這樣京城裹就没有人説話了。如果您堅持稱病不起，進讒言的人更加放肆，皇上惱怒會發生什麽情况難以預料，那可怎麽辦呀?”許翰寫了“杜郵”二字送給李綱。李綱惶恐地接受任命。欽宗親自書寫了《裴度傳》送給李綱，李綱説:“吴元濟以小小的蔡州周圍的地方來與唐朝對抗，這無法與金人的强弱相比較，而我也比不上裴度的萬分之一。然而外敵邊患可以攘除，那些勢利小人在朝掌權，災害難以除去。如果朝廷正氣滋長，正人君子之道占上風，則抵禦外侵之敵没有什麽難處。”於是書寫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的主要内容呈進給皇上，欽宗以禮相待回答了他。

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管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吕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奸，任之不已，後必誤國。

宣撫司統領軍隊祇有一萬二千人，尚未集合在一起，李綱請求延期發兵，欽宗親筆批示認爲延期發兵是抗拒成命。李綱上奏疏説明没能發兵的原因，并且説:“陛下上次認爲我專權，今天又認爲我抗旨拒絶執行成命。原本想要派遣大帥去解太原城的重圍，却任命了一個專權、抗拒成命的人去執行，這樣做不可以吧?我願意辭去職務，解除樞密使的官職。”欽宗多次召見李綱説:“你這次爲我巡視一下邊防，完事就可以回朝。”李綱説:“我這次出征，就没有返回的道理。從前范仲淹以參知政事的官職安撫西部邊疆，路過鄭州，拜見吕夷簡，吕夷簡説:‘參政你還能回去嗎?’後來果然没回去。今天臣因愚笨直率而不被朝廷所容納，我出征之後，就要進軍與敵軍死拼决戰於疆場，這是我的願望。萬一朝廷意見不堅定，我應當請求辭職離去，陛下應當洞察我對朝廷的忠心，以保全君臣之間的情義。”欽宗聽後，爲他的話所感動。等出兵前向欽宗辭行時，李綱談到唐恪、聶山的奸詐，如果不停止任用他們，今後必定要誤國誤民。

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强

進軍到河陽，謁拜了各個陵墓，再次給皇帝上奏疏説:“我統領大軍進軍到鞏縣、洛陽，遥望着陵墓，跪拜祖先，不禁淚下，以恭敬的心情感到祖宗創下事業并恪守成業已延傳了二百年。

敵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

傳到陛下，正好遇到艱難的時刻，强大的敵人向内地侵犯，我國國勢衰弱，這正是陛下卧薪嘗膽，激勵自己求得治理的時刻。希望陛下深深思考祖宗法規，一一推廣執行。提拔重用君子，疏遠斥退小人，鞏固國家的根業，以圖重新振興國家，向上可以安慰九朝先帝的靈魂，向下爲億萬平民百姓所依靠，這纔是天下百姓的幸福。”

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

大軍到達懷州，朝廷有詔書命令解散各地徵召來的軍隊，李綱上書奏道：“太原的圍困還没有解除，河東的形勢還十分危急，秋高氣爽戰馬肥壯，敵人必然會深入侵犯，國家社稷的安危尚還無法確定。即使秋防的軍隊兵員足够使用，尚還不能保證没有敵人的騎兵渡過黄河的危險。何況我出使的時間没幾天，而朝廷就把以前的成命全都改了。所能召集來的軍隊，全部解散。今天河北、河東一天比一天危急，没有一兵一騎應他們的要求到達支援他們，纔結集起來的軍隊又要全部遣散，我實在是不能勝任這個任務。而且用軍法勒令各地派發軍隊，今天用一張寸紙就給遣散了，我真害怕以後有什麽號召，再也没有響應的了。”奏疏交上，不給回答。皇上批示催促解除太原城的包圍，而諸將軍又接到特别關照，凡事都要直接聽命於朝廷，宣撫司空有統領之名。李綱上疏，極力諫明不能統一指揮的弊端。

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吴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吴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

這時正當議和，朝廷下詔命令李綱停止進兵。不久，徐處仁、吴敏被罷免了宰相，而唐恪當了宰相。許翰被罷免同知樞密院，而升聶山、陳過庭、李回等人官職。吴敏再次被貶官到涪州。李綱聽説後，嘆息説：“没有可做的事了！”立刻上疏奏請免職。於是朝廷任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的身份接管宣撫司的職務。朝廷召李綱回朝。不久又任命李綱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統統上奏辭掉。不久朝廷以李綱專門主張抗戰，導致軍隊失敗，耗費錢財，降爲提舉亳州明道宫，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然後再被貶到寧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

金兵再次進犯，欽宗明白了上次和議的錯誤，任命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兼管開封府事。李綱出發到達長沙，接到命令，立刻率領湖南保

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

駕的部隊入京支援。部隊還没到達，京城就失守了。此前，康王到北方金軍中做人質，被金人所懼，請求派肅王替代他。到此時，康王建立大元帥府，承制恢復了李綱的舊官職，并送書信給李綱説："今天全國百姓生命垂危，如果不是有蓋世的才能，怎麽能幫助把事情辦成功。你的學識窮盡天人，你的忠心比金石還堅固，應當挽起袖子挺身而起，擔當大任，以副百姓的願望。"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内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

高宗受位當了皇帝，李綱官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接命趕回朝廷。中丞顏岐上奏説："張邦昌被金人寵愛，雖説他已官至三公、郡王，當再加官同平章事，提高他的地位以示重視。李綱不討金人喜歡，雖然已經被命爲宰相，應當在他没有到達之前罷免了他。"顏岐接連上了五次奏章，高宗説："像我這樣即位當了皇上，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歡的。"顏岐没話可説退下朝去。顏岐又將他的奏章封寄給李綱，想要阻止李綱回朝。高宗聽説李綱馬上就要到來，派遣官員去迎接慰勞，賜宴給他接風，然後在後宫接見他。李綱見到高宗，十分激動，以至涕淚流下，高宗也被感動。於是李綱上奏説："金人不講道義，專門以欺詐取勝，我們還没省悟，完全中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幸虧天命没有改變，皇上統率大軍在外，受到全國軍民的擁護愛戴。對内整治國家，對外抗擊金兵，迎接徽、欽二帝回朝，安撫周邊各國。這個大任就由皇上和宰相擔任了。我知道自己有許多不足之處，不足以擔當陛下委托給我的大任，請求陛下收回成命。而且我在回京的路上，顏岐曾經把他的奏章封寄給我，他説我被金人所厭惡，不應當任宰相，像我這樣愚笨的人，衹知道天下有趙氏，不知道有金人，所以被金人所痛恨。然而説我的才能不足以出任宰相可以，如果説我因被金人所痛恨不應當任宰相這是不行的。"説罷堅決要辭去宰相。高宗爲了安慰李綱將范宗尹外放舒州，顏岐爲宫觀官。李綱仍然堅辭宰相，高宗説："我很久就知道你忠誠講道義、有智慧謀略，要想叫敵人害怕，全國四方平安寧静，非得由你出任宰相不可，你就不要再推辭了。"李綱叩頭哭着表示感謝説：

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我愚笨没有可取之處，蒙受陛下的知遇之恩，然而今天拯救國家於危急之中，企圖復興，擔任這個重任的是陛下而不是臣下。我没有左右大臣先行容納，陛下首次就加以賞識提拔，交付給我宰相權勢，無奈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何能够擔當起輔佐陛下以完成復興的大任呢？然而“什麽事都有個開頭，却很少有能够很好地完成的”。我孑然一身，没有什麽交往，希望陛下能明察像管仲批評諸侯王的言論，小心分辨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區别，使我能盡心盡力報效國家而無後顧之憂，這樣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麽遺憾。當年唐明皇想要拜姚崇爲宰相，姚崇列舉了十件大事，都説中了當時的弊病，今天我也舉十件事請陛下聽，陛下考慮其中可以執行的，請陛下批准允許我去做，這樣我纔敢接受任命。

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

一是關於國家大事。指的是我國對周邊各族各國的防禦，衹有能守住自己的邊防，纔談得上與之交戰，衹有能够戰勝他們纔談得上與他們議和，而在靖康末年，這些條件我們都没有了。現在想要與之交戰，而力量又不足，想要議和又不可能，不如先把自己治理好，專門以守爲國策，等到我們治理好我國的政事，全國上下士氣振作，然後便可商議復興救國、抗敵收復山河的大事。

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

二是有關皇上出巡一事。説是皇帝的車隊要到京城去一趟，謁拜宗廟，以安慰都城人們的心，考慮京城不一定能居住了，就計劃出巡之事。以全國形勢來看，以到達長安爲上策，到達襄陽爲其次，到達建康又次一等，但都應當下詔叫有關衙門有所準備。

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祖宗。

三是有關赦令。是説祖宗關於登基即位所發大赦天下的赦令，都有一定的規矩和格式。前幾天發出的赦書，那是以張邦昌僞赦書爲法則，比如大赦壞人叛賊及犯了罪被罷官的官員都恢復了官職。這樣赦免太泛濫無法執行。最好能按祖宗之法來改正。

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

四是關於僭逆。是説張邦昌身爲國家重

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

臣，不能在國難時以死報國，而是挾金人的勢力變換國號，應當依法殺頭，以告誡子孫萬代。

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勵士風。

五是關於僞命。是說國家遇到大的國難變革，很少有人以高尚的情操仗義而守死節，而接受僞官職、屈膝於僞朝廷的人却數也數不完。從前肅宗平叛反賊後，對於接受僞政權任命的定六等罪，今天應當效仿這做法以激勵士大夫風氣端正。

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

六是有關打仗。是説國家的軍政大事已經很長時間被廢棄無人過問了，士兵膽小懶惰已成風氣，應當制訂新的軍紀，必須做到獎罰分明，以重新振作軍隊的士氣。

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

七是關於防守。是説敵人十分狡詐，他們一定還會再次南侵，最好是能够沿着黄河、長江、淮河大修防禦工事，以控制敵人進攻的道路。

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

八是關於本政。是説朝廷的政策由多個部門制訂，紀律和法規都十分紊亂。應當全部統歸中書省管理，這樣朝廷纔能保持至高無尚的地位。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九是關於久任。是説靖康年間進退大臣太快，其功效實在是太小，應當謹慎選擇人選然後在一個任上長時間地使用他，促使他做出成績來。

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十是關於修養德性。是説皇帝剛剛即位，應當更好地修養孝悌，追求恭儉，以對得起天下百姓的期望，以致達到復興。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

第二天，將李綱的上書在朝廷上宣讀，祇是把僭逆、僞命二事扣留没有宣讀，李綱説：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宫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

這兩件事是今天政治和法規中最重要的大事。張邦昌在道君朝時，在政府中任職十年，淵聖皇帝即位，他首先被提拔任宰相。正當國家遭遇到國難的時候，金人陰謀要改朝换代，張邦昌如果能够以死守節，宣明天下百姓擁戴宋的大義，以此感動金人的心，敵人也許會對其發動禍國殃民的侵犯戰争而感到後悔而將趙宋保留下來。而張邦昌却自以爲得計，居然很心安理得地登上皇位，確

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

立國號，住在宮闈中，擅自發布僞詔書，用以阻止四面八方的救駕軍隊進軍。當他知道全國人民都不響應他時，不得以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并商議迎接皇上回朝。張邦昌的僭逆前後原本經過就是這樣，而參加商議的人意見不同，我請求將各種議論搜集起來再根據《春秋》之法來斷定。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

所謂京城裏的人之所以感激張邦昌，說是因爲他僭位而使百姓得以生存，并且免除了沉重的科稅和上交金銀的負擔。元帥府饒恕張邦昌，說是他没有等到大軍去征討就派遣使者前往迎奉皇上回朝。如果說全國憤恨張邦昌的人，是因爲張邦昌僭位立號的原因，而張邦昌迎奉皇上回朝是出於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爲之。京城百姓感謝他，元帥府原諒他，都是出於私心，全國人民憤恨他，是出於公心。《春秋》之法，人臣不允許專權，專權必被殺頭；趙盾不去討伐叛賊，就被記爲弑君載入史册。今天張邦昌已經僭位立國，金兵退兵後還不許勤王軍隊前來，這决不衹是專權和不討伐叛賊的問題了。

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劉盆子以漢宗室的身份，被赤眉軍所擁立，赤眉軍失敗後他帶領十萬起義大軍投降於漢光武帝，而他衹是得到免於一死等待處理的結局。張邦昌以臣子的身份僭位自立爲君，其罪行大於劉盆子，迫不得已纔回歸朝廷，朝廷既不量刑依法定他的罪，反而又對他加以尊崇，這是什麼道理呢，陛下想要建立復興宋的大業，却尊崇僭位、叛逆的大臣，以此告示天下，還有誰能盡忠爲朝廷效力呢？還有張邦昌僞任的一些大臣官吏，朝廷對此一概不聞不問，又如何能够激勵天下士大夫正義的氣節呢？

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黄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吕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

當時，朝廷的政要中有持不同意見的人，高宗把黄潛善等人召來把李綱的奏書告訴了他們。黄潛善極力爲張邦昌說話開脱，高宗問吕好問說："在圍城時你正在城中，知道當時的詳細情况，你的看法如何？"吕好問附和黄潛善，又不

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争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

得罪雙方，不置可否説：“張邦昌僭位另立國號，是人所共知的事，但他又能自己主動回歸，請陛下裁斷處理。”李綱説：“張邦昌這個僭位盜號的逆賊，怎麽還能使他在朝爲官，這會讓路人指着他説‘這是一代帝王’呀！”於是李綱就哭拜在地説：“我不能與張邦昌一同在朝爲官，應用朝笏板來擊打他。皇上一定要啓用張邦昌，請先罷免了我的官職。”高宗聽後十分感動，於是汪伯彥説：“李綱剛强正直有氣節，是我們不能相比的。”於是下詔書貶張邦昌到潭州，吳幵、莫儔以下的人都被貶官。李綱又説：“近幾年來士大夫不知羞耻，不懂君臣之間的道義。靖康年間的國禍中，能够主持道義保持民族氣節的人，在朝廷之内衹有李若水，在朝外衹有霍安國，希望朝廷能够追贈撫恤他們。”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同時下詔書尋找以死來保持其氣節者，讓各地官府查找上報。皇帝對李綱説：“你前日諫諍張邦昌一事，内侍們都哭泣，現在你可以受命了。”李綱拜謝。

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

朝廷下詔李綱兼任御營使。李綱入朝，上奏説：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

今天國力已遠不如靖康年間了，然而之所以大業還可以挽回，在上有皇上英明果斷，在下有廣大臣子團結一致和睦相處。希望革除靖康年間的弊端，復興大業是可以完成的。然而如果不大張旗鼓地行動而且有輕重緩急，孰先孰後，那麽復興大業是無法完成的。

夫外禦强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

對外防禦强大的敵人，在國内鏟除盜賊，整治軍政，改變社會風氣，充裕國家財力，寬鬆待民，減輕他們的負擔，改革不好的法律，削減多餘的官員，真誠發布號令以感動人心，賞罰要分明守信用，纔能振作士氣，選拔帥臣來擔任一方面的重任，選拔監司和一郡的地方長官讓他們執行新政。等到我們自己能够治理好政事，然後就可以向金人興師問罪了。迎奉二帝，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大規模的復興大業。至於當務之急優先去做的事，即是管理有關

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晋，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

河北、河東的事務。因爲河北、河東兩路是我們國家的屏障。祇有處理好這兩路的事務，纔能使中原有保障，使東南地區安寧。今天河東路丢失的有忻、代、太原、澤、潞、汾、晋，其他的州還保留在我們手裏。河北路所失去的不過有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他二十多州都有朝廷部隊守着。這兩路的士人、百姓、官兵、將領們，之所以擁戴宋的原因，是他們的決心十分堅定，他們都推選英雄豪傑爲他們的領袖，他們的隊伍多的有幾萬人，少的也有萬餘人。朝廷還不趁此時機建立機構，派使臣慰問安撫他們，派出軍隊去援助有危急的部隊，我恐怕等到他們糧盡力竭的時候，受到金人的圍困，坐以待斃。雖然懷有忠義之心，但援救的軍隊不到，危急没地方去告求，那時他們必定會怨恨朝廷。金人稍加安撫便可利用他們，那可都是精鋭的軍隊呀！

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

最好在河北設置招撫司，在河東設置經制司，選拔有雄才大略的人爲使臣，向他們宣讀皇帝的恩德，及朝廷不想放棄河北、河東給敵國的決心。有能够收復一州、保全一州的人授官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就像唐朝方鎮的兵制，讓他們各自防守，不僅能够斷絶他們投敵之心，又可以增加他們防禦敵人的力量，使朝廷從此永遠没有來自北方的擔憂，這就是今日最應優先考慮的事務。

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

高宗稱贊李綱的建議很好，問他誰能擔此大任，李綱推薦張所、傅亮。張所以前曾經任過監察御史，在靖康年間金兵圍困京城時，用蠟書招募河北士兵，河北的士兵百姓得到蠟書，高興地説："朝廷拋棄了我，惟獨張察院能選拔并使用我們。"響應招募的人有十七萬之多，於是張所的聲勢威震河北。所以李綱認爲要想收復河北，非張所不可。傅亮，以前因守邊立有戰功而得到官職，曾經帶兵於河朔。京城被包圍時，傅亮率領三萬多救駕士兵多次立有戰功。李綱觀察傅亮的智慧與韜略是可以授以大任的，想要用此事來

使。

考察他。高宗於是任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制副使。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寨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

皇子出生，按慣例應當大赦天下。李綱上奏書說："陛下登上皇位，宏大的皇恩惟獨送給河北、河東，却没有給救駕的部隊，全國人都感到遺憾。河北、河東兩路的士兵爲朝廷堅守疆土，而大赦令却傳及不到他們，人們都說他們被朝廷拋棄了，用什麽來安慰這些忠臣義士的心呢？應詔前來救駕的部隊，在路上行軍了半年多，每天胄甲不離身兵器刀戈不離肩，風餐露宿，雖然没有用上，但也十分勞累了。加上疾病死亡，如果皇恩赦令撫恤不到他們，以後再有緊急事件，危難時刻，可怎麽使用人呀！希望乘這次恩赦來廣泛表示皇恩浩蕩。"高宗很高興地采納了李綱的意見。於是河北、河東兩路都知道了皇上的恩德之意，人們心往一處想，齊心協力，不時有打敗敵軍的捷報傳來。金人圍困各州的軍隊，不時有撤退離去的。而山寨的兵士響應招撫、經制二司招募的也很多。

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沿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

有許高、許亢，因爲防守黄河而逃跑了，被貶官到嶺南，行至南康陰謀叛變，守城的一名長吏將他們殺了。有人議論是自作主張亂殺人。李綱說："許高、許亢二人受命去防守黄河，而敵寇還没有到來他們就逃跑了，沿途又搶掠百姓，其行爲比强盜還可惡。對於這樣的人朝廷不能以軍法處之，而一守城的長吏却依法處之，這真是一個健吏。讓那些擔有抗敵防禦重任而想逃跑的人，知道州縣中的官吏都能殺了他們，讓他們稍微知道有所畏懼！"高宗認爲李綱說的很對。降旨命令將這守城官吏轉一官。開封府尹空缺，李綱認爲留守一職非宗澤出任不可，極力推薦他。宗澤到任後，安撫軍民，修理整治城樓，多次出擊打敗了敵軍。

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

李綱訂立一項軍法，五個人組成一伍，伍長用一木牌將伍中其他四人的名字寫在上面，二十五人組成一甲，甲正用木牌寫上五個伍長的名字。一百人組成一隊，隊長將四個甲正的名字寫在一木牌上。五百人組成一部，部將把正副隊長十人的名字寫在木牌上。二千五百人組成一軍，

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并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

統制官將正副部將十人的名字寫在木牌上。命令招募建置新軍和御營司兵，并依照新軍法將他們統領起來，如有什麼呼召、使令都按牌派遣任務。另外在三省、樞密院置建賞功司，那些收受賄賂索要賄賂的都要以軍法處置。遇到敵人不戰而逃潰不成軍的人殺頭，而由逃兵進而當了强盜的，殺他的家屬。所有的軍政條例申明更改的有十多條。

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閲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李綱又上奏説步兵打不過騎兵，騎兵又打不過車兵，請旨把製造戰車尺寸制度公布在京東、京西，建造戰車，并教練兵士使用，檢閲訓練效果。李綱又上奏章請求建造戰艦，招募水軍，并且尋訪各路中有才略的武將大臣以備後用。李綱又進三道奏疏：一是關於招募士兵，二是關於買戰馬，三是關於號召百姓出錢資助軍費開支。諫議大夫宋齊愈聽説後譏笑李綱，他對虞部員外郎張浚説："李丞相的三項奏議，没有一項是能够行得通的。"張浚問他爲什麽，宋齊愈説："百姓的錢財不能够全部搜括乾净；西北的戰馬不能買到，而東南的馬又不能作戰。至於説招募士兵的數量，假如一州增兵二千人，那麽一年就要用千萬緡的軍費，這筆軍費開支將從哪裏來？我宋齊愈將要對此辯論到底。"張浚説："先生遭受災禍自今天開始了。"

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宫，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

當時朝廷正商議派遣使者到金國去，李綱上奏説："堯、舜的道德主張，不過就是孝和悌兩種而已。孝與悌做到極點，就可以與神明相通。陛下因爲二帝被扣押在遥遠的北方沙漠，而吃飯没味道，睡覺不安穩，思念着迎奉二帝回宫，使二帝得到天下的奉養，這就是孝悌達到了極點，這正是堯、舜的用心所在。今天的形勢，正應當枕戈待旦，卧薪嘗膽，對内要整改修正政治，對外要防禦抵抗外族的侵犯。而使國家刑法政治得到修正改革，使得中原大國强盛壯大，這樣二帝等不到去迎奉就自己歸朝了。不然，即使派遣的使者一個跟着一個，相互可以看到他們車上的冠蓋，到了金國卑顔屈膝，以厚禮相送恐怕也是無濟於事的。今天所派遣去的使者，衹應當奉旨表達陛下對二帝的關心慰問，和每天想念二帝的心

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

意。”高宗於是命令李綱草擬一表，任命周望、傅雱爲二聖通問使，拿着慰問的表書前往金國。同時請求頒降詔書以表示哀痛，用以感動天下百姓，讓他們同心協力，相互幫助，以至於完成復興宋的大業。李綱又請求高宗批准裁減多餘的官員，節省不必要的浪費。皇上全都照李綱所說的辦。當時，各地被擊散的士兵做了盜賊的人有十餘萬，他們在山東、淮南、襄漢之間騷擾作亂，李綱任命將領將他們統統剿滅平定了。

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

一天，朝廷議論靖康之變時的事情，高宗說：“淵聖皇帝勤於政事，閱讀奏章，始終是通宿不睡覺，然而最後還是被擄走，爲什麽呢?”李綱說：“人主的職責在於知人善任。接近正人君子而躲避遠離小人壞人，這樣可以完成大事業。不然的話即使你成天埋頭於事務之中陷於奏書之中也無濟於事。”乘機議論靖康初年朝廷應付敵人政策的得失，而且着重分析了金人兩次攻到京城，宋能够堅守和失城的原因；因此李綱藉此勉勵高宗要分辨好壞讓人言無不盡，要以恭儉節約作風處理國事費用，以英明果斷的精神處理國家大事。高宗都高興地接受了。李綱又上奏：“我曾經說皇上所長駐的地方，以關中爲最好，襄陽其次，到建康爲最不好。陛下即使不能采用上策，也應當去襄陽、鄧州，用以表示陛下不忘記以前的都城，用以安慰維係全國百姓的心。不然的話中原地區就再也不會歸我大宋所有了，陛下還都遥遥無期，全國的形勢也就衰敗再也無法復興了。”高宗爲此發下詔書告諭兩京百姓朝廷要回都的意思，看到詔書的人没有不落淚的。

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

不久，有詔書說，高宗要到東南地區去躲避敵軍，李綱極力論述不可行的道理。他說：“自古以來想要復興大業的帝王，都起兵於西北地區，這樣完全可以占領中原而控制東南地區。如果起兵於東南就不能收復中原而控制西北。何况全國的精鋭部隊都在西北，一旦放棄了中原，不僅僅是金兵將要乘機騷擾中原，那些强盜們也將蠢蠢欲動，起兵作亂。敵兵和盜賊所占據的地盤跨州連縣，皇上要想回到京城就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要想帶領軍隊打敗敵人，迎奉徽、欽二帝

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而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决。”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争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盗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盗，豈由置司乃有盗賊乎?”

回歸這樣的事了？南陽是漢光武帝復興漢朝大業的所在地，有高山和險峻的山嶺可以把守，有寬廣的城市和平坦的田野可以屯駐軍隊；西邊與關、陝相鄰，可以招募將士；向東可以到達長江、淮河，江河裏可以漕運糧草給養；向南可以到達荆湖、巴蜀地區，可以有豐富的物資供應；向北與三都遥遥相望，可以派遣軍隊前往救援。暫時商議陛下先駐在南陽，然後再考慮返還汴都，計策没有再比這個好的了。今天乘船順流而下駛向東南地區。固然十分安全方便，但是一旦丢失了中原地區，東南地區就無法保證能够平安無事。雖説衹想退守一小偏角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更何況陛下曾經下詔書答應留駐中原，百姓都十分高興敬服。怎能詔書的墨迹還没乾，就在全國百姓心裏失去大的信義。”高宗於是答應出巡到南陽。然而黄潛善、汪伯彦暗中却想讓高宗到東南地區。食客謀士中有人對李綱説：“外面議論紛紛，都説已經决定東巡了。”李綱説：“國家的存亡，由此可見分曉，我應當去以理力争。”起初，每當李綱有建議向皇上進諫時，雖然言語都很懇切直率，没有不被接受的。而到這時，李綱的進言奏書常常被扣留不向皇上上報。這以後，李綱被改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任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張所請求在北京建置招撫司，等到安排妥當了，於是就渡過黄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是黄潛善一黨，上奏書説招撫司進行騷擾，又説自從設立了招撫司於河北，盗賊日益增加十分厲害。李綱説：“張所還留在京城没走呢，張益謙如何知道招撫司有騷擾，河北百姓没有歸宿，便聚居在一起成爲盗賊，這哪裏是因爲設置了招撫司使他們成爲盗賊呢?”

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彦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詔罷

朝廷有旨命令留守宗澤統領傅亮，當天就得渡過黄河。傅亮説：“各項措施都没有準備安排好就渡黄河，恐怕要耽誤了國家的大事。”李綱説：“招撫司、經制司都是我建議建立的，而張所和傅亮又都是我推薦任命的。今天黄潛善、汪伯彦敗壞詆毁張所和傅亮，也就是敗壞和詆毁我。我常回想靖康年間大臣們不和睦的壞處，所以没有不和黄潛善、汪伯彦商議後纔去做的。可

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争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還幸，與潛善、伯彦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决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是這兩人却有如此存心，希望皇上虛心觀察冷静判斷一下。”不久朝廷下詔書撤銷經制司，召回傅亮。李綱説：“皇上一定决心要罷免傅亮，請求陛下把御書發給黄潛善來審批執行，我請求辭職回家去種地。”李綱退出，而傅亮竟然被罷免，於是李綱再次上奏疏請求辭職回家，高宗説：“你所争論的都是小事，爲什麽呀!”李綱説：“當今選用人才，最急需的就是將才帥才，這恐怕不是小事，我昨天議論改變巡幸的地方，這與黄潛善和汪伯彦所主張的不同，會被他們所嫉恨。然而我是東南地區的人，哪有不願意讓陛下向東巡幸更爲方便、安全的呢？衹是一旦想到離開中原，後患無窮説也説不完呀！願陛下能以祖宗社稷爲心，以全國百姓的生命爲意，以二帝没能迎奉回朝爲念，不要因爲我辭職回鄉而改變决議，我雖不能在陛下身邊，但不敢有一天忘記陛下。”於是哭着告辭而離去。有人説：“先生在進與退之間做出的决定，雖説得到了道義，但是如何來對付那些讒言穢語呢?”李綱説：“我知道竭盡全力爲皇上辦事，達不到我的願望，衹能保全進退的氣節。是災是禍不是我應當想的。”

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吴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又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還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逾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彦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

當年，徽、欽二帝被金兵擄去向北去時，金人商議要另立異姓皇帝。吏部尚書王時雍問吴幵、莫儔，他們兩人暗示金人的意思是想立張邦昌爲帝，王時雍不以爲然，正當這時宋齊愈從金人的營寨回來，王時雍又問他，宋齊愈拿出一小片紙寫上“張邦昌”三個字，王時雍這時纔下了决心，於是把張邦昌的姓名寫到與金人的議書上。到這時，宋齊愈論述李綱三項事情的錯誤，朝廷没答覆。宋齊愈又重寫奏章再次上報。有一個與宋齊愈有矛盾的同鄉，偷偷地把宋齊愈草擬的奏章給李綱看，當時朝廷正在討論清查與僭位有關和投靠僞政權的人的罪行，於是逮捕了宋齊愈，可是宋齊愈不承認，獄吏説：“王尚書這幫人罪過不輕，然而衹是貶官到嶺南，宋大諫你要是承認了，最多貶官也不過嶺南。”宋齊愈於是就認了罪，然後就被判在東市殺頭。張浚任御史，彈劾李綱以私心殺死侍從，同時議論李綱買馬招兵的罪。高宗下詔書罷李綱爲觀文殿大學

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

士、提舉洞霄宫。尚書右丞許翰説李綱忠誠有道義，除了他没有人能够輔佐皇上完成復興宋的大業。正當這時高宗召見陳東，陳東説："黄潛善、汪伯彦不能够任用，李綱不可以離去呀!"陳東被治死罪殺頭。許翰説："我與陳東都是爲李綱争辯的人，陳東被殺在東市，我怎麽能在朝廷裹待下去呢?"於是請求辭職離去。後來有聖旨，李綱被撤職居住鄂州。

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毁關輔，而中原盗賊蜂起矣。

自從李綱被罷官以後，張所也被治罪撤職離去，傅亮以母親生病爲藉口辭官回家，招撫司、經制司全都廢棄。高宗於是向東出巡，河東、河北的州縣一個接一個地被金兵占領，凡是李綱所規劃的軍民各項設施，全都被廢棄。金兵攻打京東、京西。大肆破壞搶掠關輔地區，而中原地區的盗賊蜂起。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群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宫。

紹興二年，任李綱爲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當時荆湖長江、湘江之間，流民、被打散了的士兵，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變成盜賊，人數之多，數也數不過來，多的能達到幾萬人，李綱把他們都平定了。上書給朝廷說："荆湖，是國家地形的上游，它的地域有幾千里，諸葛亮説是軍事重地，兵家必争的地方。今天朝廷能够保住東南地區，控制住西北地區。像鼎、澧、岳、鄂和荆南一帶，都應當駐屯重兵，占領最佳的有利地形，使四川的號令可以暢通無阻。使襄、漢可以得到聲援。這樣纔能漸漸收復中原。"李綱的意見還没來得及施行，而諫官徐俯、劉斐彈劾李綱。李綱被罷官，出任提舉西京崇福宫。

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

紹興四年冬天，金國和僞齊大舉進犯，李綱提出禦敵抗戰的三項策略，説："僞齊政權派所有的軍隊都向南進軍了，他們管轄的地方一定空虚，假若在他們没有防備，没有意料到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擊他們，就可攻占潁昌，逼近京郊。他們一定會被這次攻擊所震驚，馬上會撤軍回救的。我們朝廷大軍可乘勝追擊，一定能取得勝利，這是上策。如果朝廷大軍駐扎在長江上，詔命上游的軍隊順江而下，以助軍威，擴大戰勢，鳴金擂鼓，摇旗吶喊，一望千里。雖然敵人兵多，但也不敢貿然渡江南進。然後我們用重兵進駐戰略要地，設妙計，出奇兵打擊敵兵阻止他們進攻，切斷他們運糧的道路，等待他們撤兵，然後再慢慢商議攻討敵軍之計，這

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奸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晋，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

是中策。如果陛下衹假藉親征的名義，不做任何準備，衹是順着形勢而走，這樣部隊就要潰散，控制住的險要防地就要失守，敵人就會乘機長驅直入，各州縣官兵會望風潰逃，這樣這場災禍就無法估計有多大了。以前，金人入侵衹是爲了搶掠財物，又是在夏暑天氣裏，搶完財物必定會撤兵北回。宋朝還算是能够再得到安定。而今天不同，有僞齊人做嚮導，看形勢他們不會空手而歸，一定是圖謀要割讓土地給他們占據。那些壞人和被打散跑了的士兵就都投靠了他們，敵人的聲勢十分囂張凶惡。如果苟且偷生退讓避之，這樣就没什麽辦法來收拾殘局。以前，前秦苻堅用號稱百萬的大軍進犯晋朝，而謝安用一支不是主力部隊的軍隊就把他打敗了。如果朝廷執行的策略都正確，將士又都聽從命令，怎麽知道來自北方的敵人不會向我們投降呢？這衹不過是你能看準了機會罷了。希望陛下能把我的奏章下交給幾個大臣詳細討論一下。"高宗下詔書説：李綱所説的是當務之急的大事，發給三省、樞密院去執行。這時韓世忠多次打敗金兵於淮河、楚地一帶，高宗下旨督促劉光世、張俊領兵渡過長江，皇帝到長江邊上慰勞部隊。

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

> 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强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紹興五年，高宗下詔書詢問作戰、防禦、設施、安撫的策略，李綱上奏書説：

> 希望陛下不要拿敵人撤退當作喜事，而是要把對敵人的仇恨未報而感到憤恨；不要認爲東南地區可以安身而安心，而要以中原地區未能收復、全國土地大部分被敵人占領而感到耻辱；不要以一些將領多次送來擊敵捷報而喜悦慶賀，而要以軍隊和政事没有修整，部隊士氣不振而强大的敵人還可以逃跑而感到憂慮。衹有這樣復興的大業纔有希望，纔可指日以待。

> 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

> 議論的人有人認爲敵人的兵馬既然已經退回去了，就應當立刻發兵大舉進攻。我私下認爲不可以。國家機體尚未鞏固，就想要以僥幸的心理去打仗取得偶然的勝利，就絶非是制勝敵人的辦法，漢高祖衹有首先保守住關中地區，纔能够向東進軍與項籍争天

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

下。漢光武帝衹有先保守住河內地區，纔能够招降赤眉、銅馬的義軍歸順。唐肅宗衹有先保守住靈武地區，纔能够鎮壓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亂收復洛陽、長安兩座京城。今天朝廷以東南地區爲國家的根本，將士風餐露宿已經很長時間了，財物頻繁地調用，老百姓被捐税拖累已經很困難了。如果還不認真修整守備，痛下决心進行治理，首先使自己的基礎得到鞏固，又怎能萬無一失地戰勝敵人呢？

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晋，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

議論的人又説敵人已經撤退了，就應當保住這東南一角，用以偏安苟且偷生。我又認爲這不對。秦軍三次討伐晋，以報在殽地的一戰之仇；諸葛亮輔佐蜀漢，接連幾年出征試圖收復中原地區，不這樣做就不能够建立國家。漢高祖在漢中對蕭何説："我也想向東去。"漢光武帝攻破隗囂，跟着就平定了隴地，又想着蜀地。這都是以整個國家爲尺度去考慮問題，不這樣做就無法統一國家，平定叛亂。更何况祖宗留下的疆土，怎麽能坐視被金人占領，而不圖謀收復？今年不出征，明年又不與敵交戰，使得敵人的勢力日益强大擴張。而我們能够招集來的精鋭軍隊，一天天地自我耗損掉，又用什麽去打敗敵人呢？穩固了防守，修整好軍政之後，就可以進攻討伐敵人了，這纔是取勝的計謀。這是守備與攻戰二者之間的次序。

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

至於合適守備的地方，就應當重視淮南、荆襄，把這些地區變爲東南地區的屏障。六朝時期之所以能够保守住江左地區，就是因爲當時的强兵重鎮，都在淮南、荆襄之間。所以以魏武帝的雄武，苻堅、石勒的兵多將廣，宇文氏、拓拔氏的强盛，都不能窺視江表。後唐李氏衹占據了淮南，就能够在金陵建都立國，後來淮南被周世宗所攻取，於是後唐就衰弱了。這幾年以來，大將軍屯駐重兵在江南，官吏們在江北坐守空城，雖然有長江天險，但是却没有水軍戰艦交給他們。所以敵人纔能够經

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

常過來偷偷地侵擾并且虎視眈眈地望着江南。今天應當在淮河的東西，和荆襄設置三大元帥，駐重兵把守，同時分别派遣小股部隊進守周圍的州縣，并且增加戰艦和水師。上下連接一起，各自防守。敵人兵馬雖多，也不敢輕易侵犯。這樣邊疆的防禦强盛了，會有無窮無盡的好處的。有了守備，然後就可再議攻戰的好處，按責任分命各路承擔，因利乘便，收復京城周圍和舊都。復興建國的大業是我們的志向，要當機立斷不要失去機會，這樣就能够以弱變强，戰勝敵人取得威望，平定叛亂誅殺叛臣。强大的敵人可以被消滅，攻戰的好處没有比這更大的了。

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宫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

至於皇帝的居所一定要選擇一處形勝之地駐入，然後纔能够制服中外，以圖謀大業。建康自古以來就號稱是帝王的居住地，那裏江山雄偉壯麗，地形寬廣博大。六朝交替在這裏建都。我以前列舉天下形勢説的話，説關中爲最好，今天以東南的形勢而言，就應該説以建康爲最合適。今天皇帝還没有到故都，不如暫且把建康當作皇帝的居住地。願皇上下詔書命令守城的官員修理城池，修建宫殿，建立官府衙門，興建軍營壁壘。使其大概形成都城的規模，等待皇上巡幸到達。因爲有了都城，然後人心就不害怕了，有官府衙門以後政府的事情就可以辦了。有軍營壁壘，然後可供士兵使用。這些事情是應當優先辦理的。

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强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内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悦，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至於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忠心臣民，身負祖宗的教誨涵養極深。在他們的心裏没有一天淡忘了宋。而他們在强大的敵人特别的統治下，陷身於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所以無法自己回到宋。這一切必定會震怒上天，在敵人鐵蹄下掙扎的人一定會三五成群結伴回歸朝廷願意做内應。應當分配給他們土地耕田，授與他們官爵賞賜，安撫從優，叫他們重新走向新生活，讓那些生活在敵人水深火熱統治下的百姓

知道有所依靠，没有不感到感激與喜悦的，使他們愈發堅定對宋的愛戴心情。這正是安撫綏懷政策應當首先去做的事情呀。

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

我私下觀察陛下聰明智慧，有英雄威武敢做大事的志向，但是自從臨朝聽政以來，至今已九年了，國土没有能够得到開闢擴展而一天天地縮小，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領兵的將軍十分驕慢無法駕御。士兵懶惰又不受訓練，國庫空虚没有一點餘資儲蓄。百姓受到戰爭的困擾，而没有休養生息的日子。陛下憂心於國家，勤勞於朝政，而復興宋的大業，見效甚少，像聽也聽不到。這一切都是衆大臣們貽誤了的原故呀！

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

陛下觀察一下近年來所使用的大臣，能以國家大任爲自己的重任的人有幾個？平日閑居無事可做，小心謹慎，似無過錯，但是突然間國家受到侵擾有突發事件發生，這時他們則驚呆而手足無措，不過就是辭職還鄉，把拯救國家憂患危機的重任，全都推給了陛下而已。有這樣的大臣，真不知道對於國家有什麽用處。然而陛下也采取這樣偷安的辦法？都説使用人就與使用醫生一樣，必須先知道他有醫術可以爲人看病，這樣纔能讓他開藥，以求看病成功。今天不詳細考察他的醫術而就凑合着讓他們去治病，雖然是一天换一個大夫，也對治病没有任何好處。白白地使病加重而已。大略近年來，和平時就把與敵議和看成自我得計，而以整頓軍隊抗敵認爲是失策；國家發生突變，就以辭職還鄉當作是愛君的表現，反而把積極防禦抗敵看成是誤國。全國上上下下全都苟且偷安，不以國家長久的利益考慮，國家的步履艱難，國勢越來越衰弱，如此的用人，正是造成當今形勢的原因呀！

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睹

今天陛下得到上天的衷告，明白了上次和議與退避的錯誤，親自帶領軍隊面對着强大的敵人。陛下的龍威降臨，所以北方的金軍雖然有數十萬人之多，也被嚇的不敢向南渡過長江，而是趁着黑夜偷偷地逃跑了。這

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

樣和議與整治軍隊，退却與防禦，效果就可一目瞭然了。敵兵雖然已經退却了，但并未受到大的懲罰和創傷，怎麽知道他們等到秋天，天高氣爽，兵强馬壯時不會再次南下騷擾我國邊疆，使我們疲於來回奔跑呢？

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惟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

我整天整夜地爲陛下想如何能處理好今後的計策，衹是自己想古代凡是創立江山祖業社稷、復興帝業朝廷的君主，必然都親自冒箭雨石陣，駕戰車親征疆埸絶不後退。所以漢高祖得到天下後，攻擊韓王韓信、陳豨、黥布，没有一個不是自己親自領兵。漢光武帝從登基到平叛公孫述，十三年中，没有一年不是御駕親征。我朝太祖、太宗，平定惟揚，征戰澤、潞二州，進軍河東，全都是親駕戰車戰鬥。宋真宗也有澶淵之旅，使全國得以安定。這正是所説的從憂患勤苦開始而最終得到安逸享樂呀！

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惟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惟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

假若采取撤退避讓的政策，衹能是權宜之計，絶不可以作爲長久的策略。衹能做一次絶不許有第二次。後退一步，就丢失一步，退一尺就丢一尺的土地。以前自南都後退到惟揚，於是關陝、河北、河東就丢失了；從惟揚退到江、浙，於是京東、京西就淪喪。萬一再有一兵一騎的敵人南侵，我們再次采取後退避讓的策略，真不知退到什麽地方纔算是合適呀？躲避金兵逃入大海，乘船避難的政策，陛下以萬乘之尊，在海上冒狂風波濤洶湧不測的危險，這又是不可行的辦法。衹有在國家没有什麽事情發生的時候，嚴明政治法律，整頓軍隊，挑選帶兵的將軍和統兵的元帥，修理戰車，準備作戰用的器械，屯積糧食積攢錢財。敵人膽敢前來進犯，就抵禦，等到時機到來，就一舉進攻，可以光復中興祖宗的大業，這是最好的策略。我希望陛下從此以後不要再采取退守後撤逃避的政策了，可以嗎？

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

我又觀察自古以來要想與國家的敵國改善關係，就有采取聯姻和親政策的，有仇恨的兩個國家，很少能再次相互派遣使者的。

理故耶？東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决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

這難道不是因爲彼此之間結怨很深了，根本就没有和好改善關係和睦的道理嗎？東晋渡長江，石勒派使者到晋國去，晋元帝命令焚毁了送來的幣帛并且遣送回使者。他派使者來，却都要却之不見，怎麽還能派使者去呢？借道僭位立國號之地，衹能自找污辱，於事無補没有一點好處，衹能傷害國體。金人製造怨仇太深了，知道我們一定會報仇的，他們該如何打算呢？而我們却卑躬屈膝，備了豐厚的禮品錢財低三下四地去求他們，他們是不會與我們推心置腹以誠相見守信義的，這是肯定的。置辦器物錢幣禮物花費不少，派使者往來又大傷了我們的士氣，而又邀請我們去做我們必然不會去做的事，又强迫我們去幹我們必然不敢去幹的陰謀，像這樣和議是達不成的，而衹能白白爲此打擾自己。不僅是這樣，金人對於我們的自治自强的計策還動不動加以騷擾，這的確對我們是十分有害的。金國二十多年來用這樣的策略打敗了契丹，困擾了中原，而我們至今都没有醒悟，對於辨别是與非，利與害，人心都是一樣的。難道是真的不明白嗎？爲什麽還用這種方法來求得僥幸萬一得到的東西，難道就不知道這曾經對我們的危害很大。這就是古人所説的能有幾個存有僥幸心理做事而不使其喪失自己的國家的人呢？我願從今以後，陛下不要再派遣和議的使臣了，行嗎？

二説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廪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决矣。

這兩種説法既然已經定下來了，就應當選擇應該去做的事去執行，一切都要誠心誠意地去完成。等到我國的國政得到治理，使糧食充實，府庫豐實，兵器完備，軍隊士氣大振，國力可以有所作爲時，於是就要商議大舉進軍完成復興大業。兩軍都不用交兵，而勝負的態勢就已决定了。

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强敵，近

我知道朝廷社稷是國家的根本，而邊疆藩鎮是國家的枝葉，祇有根本鞏固了强大了，枝葉纔能茂盛。朝廷是國家的心腹，而武將士兵是國家的爪牙。今天遠處有强大的

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

敵人，近處有敵人的傀儡大臣，朝廷所依賴能够保家衛國的人在藩鎮，能够出力爲國征討打仗的是將士，但是根本可以依靠的心腹人物則是在朝廷。衹有陛下以公正的心來對待朝廷百官，使君子和小人清楚地分辨開來，是非要分明，賞罰要得當，自然藩鎮會齊心協力幫助朝廷，將士們會聽從命令，雖然面對的是强大的敵人但也不值得害怕。對反叛的逆臣也不值得擔憂。這些事都將取决於陛下的胸中。

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

我冒死上奏六件事：一是要信任輔佐的大臣，二是開明公正選拔人才，三是要改革士風，四是要愛惜時間，五是要務盡人事，六是要敬畏天威。

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

那麽什麽是信任輔佐大臣呢？凡是能够興邦撥亂的君主，一定有與他同心同德的大臣輔佐他有所作爲。就好像一個人的頭與軀幹在一起，父與子，兄與弟在一家裏一樣纔能互相同心協力。今天陛下選擇人才，重用他們，於是就能捍衛國家抵禦强敵，可以説是得到了應得的人才。然而我希望陛下能誠心實意來對待他們。没有什麽疑慮，能够長久地使用他們，讓他們有所作爲。不要叫那些小人乘機鑽了空子挑撥離間。這樣君臣的美德，將千古傳播。

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

什麽是公正選拔人才呢？凡是統治國家的君主，必須得到人才的幫助。那些創立國家大業，復興祖宗社稷的君主，需要的幫助就更加多。什麽原因呢？因爲繼承國家的舊體制，墨守成規，都源出於舊的規章制度，能得到一些中庸的人才，也就够用了。至於在有國難的艱難時刻，不能得到出類拔萃超凡的偉大人才，就可能不能成大業。凡是有大作爲立大業的君主，必然有超群絶世的人才出來，參與輔佐來完成立國、創業、復興大業。然而自古以來凡是胸懷超群才能的人才，大多要被小人所忌恨，或者是被人中傷説成是心地昏暗的無能之輩，或是被人指責爲與人勾結成黨，或是被誣衊是犯有大罪的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嘆，盍少留意而致察焉！

人，或者找點小事大加渲染指責。而那些以道義來爲君主做事的人，事情没做完就退了下來，很難自我進見，羞於自我表白，雖然被人嚴重誹謗，遭人深重譴責，却也不再自我申辯。如果不是非常深明大義的君主，能够深察人情的真假，又怎麽能辨别他的行爲是無辜的呢？陛下登基以來，用人多了，那些被人稱爲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往往是被廢棄在一旁而閑置不用。而陛下在枕席側卧睡覺的時候，常有感到缺乏輔佐人才的嘆息，是不加留心考察人才的結果。

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讒謗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核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

什麽是改革士風呢？都説治兵打仗與士風好像没有關係，而實際上是互爲表裏的。士風忠厚純樸於是議論正直，是非就分明。朝廷的賞罰正合功過人們就心服口服，參考一下本朝嘉祐、治平年以前就可以知道了。幾十年來，大臣中對名利的追求日益嚴重，議論以私情爲重，胡説歪理隨口而出，足以迷惑陛下的視聽。元祐年間的大臣中，能够持有正直論説的如同司馬光之流，都是朝廷國家的重臣呀，然而衆狂妄無耻之徒却忌嫉他們，指罵他們是奸黨，顛倒是非，破壞國家政事，導致靖康之變，絶非是偶然事件。我個人觀察，這幾年來士風尤其淺薄，好惡常變，貪圖資歷官職，誹謗成風，這難道是朝廷的福氣嗎？大概朝廷設監官諫官，固然允許他們以聽聞作爲彈劾的依據，但是如果是大問題必須先查明事實而後上報。如果不講事實，於是就誣陷人的罪行，聽信讒言搜集隱藏邪惡言論用來中傷善良的好人，這都不利於政事。

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

什麽是愛惜時間呢？創建祖宗社稷大業，復興朝廷就如同建設大厦，廳堂深處，其規模一天便可完成。但是糾集工人準備材料就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事情了。陛下自登基以來已經九年了，失去的國土一寸未光復，僭位的逆賊至今未滅。與敵人的深仇大恨一點也没報，中興大業還處在停止不動的原因是什麽呢，的確是因爲開始

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

時没有造成規模，而以後又没有爲其積累物質財富的原因呀！邊防事務剛剛粗略安定的時候，朝廷所推行實施的祇不過是一些關於簿書期會不切實際的雞毛小事。至於進攻防禦，是國家大事，都從來没有留意過。天下没有不能做的事，也没有不能做事的時機。失去做事的時機，於是小事一天天地變成了大事，容易做的事一天天地變成了難做的事了。

何謂務盡人事？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宫，必有日矣。

什麽是務盡人事呢？天道與人道，其實是一樣的，人所做的事，即是天所要做的事。人完成自己應做的事在先，則天對應完成天理在其後。這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創立江山、復興社稷朝廷的君主，要盡自己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事業。然而能成功的功勞應當歸於上天。今天尚未做到人應當盡力去做的事，敵人一來，而自己先退却屈服了，却想要責怪上天，這怎麽能成呢？我希望陛下下詔書命令二三個大臣，同心同力盡力完成人應做到的事，然後等待天命，這樣就能恢復失土，剪除害蟲，迎奉二帝回宫，必然指日可待了。

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

什麽是敬畏天威呢？上天對於帝王，就像父母對待兒子，愛護到了極點，所以對他的勸誡也到了極點，所以君主對於上天的告誡必須誠惶誠恐地修身反省，以達到其真誠敬畏。幾年以來，火星亂了次序，太白金星白天就出現了，發生地震，洪水泛濫，或者是久陰不下雨，或者是連降大雨不晴天，或者是應當是暑熱天氣反而天寒地凍，於是正月初一有日食。這些都是上天眷顧保佑陛下，對陛下諄諄反復教導，直到告誡。希望陛下以至誠的心來修正以前做錯的事來回應天意，就能變災難爲吉祥。

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

凡此六條，都是與復興大業有關係的事，而陛下應當首先去做的。

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

如今朝廷不缺乏人才，將士也足够用的，財物也富裕，足够作爲中興大業的資本。陛下正當鼎盛年華，想要有大的作爲，

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怎麽不可以呢？重要的是要改變以前的制度不按前車之轍而行，就要果斷地推行改革。當年唐太宗説魏徵是敢言，魏徵説："是陛下引導我説的話，不然的話哪有膽量敢逆着皇上説話呀！"今天我没有魏徵敢説話，然而我儘量把我心底的想法展現出來，這也是我極力想到的事。衹是希望陛下能赦免我的愚笨忠直，衹看在我的拳拳忠心吧！

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内殿。朝廷方鋭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

奏疏呈上，高宗看後下詔書褒獎李綱，任命他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朝廷有旨，命令李綱到朝廷奏事後再赴任。紹興六年，李綱到達，引他入内宫與高宗對話。朝廷這時決議要大舉進攻征討金。李綱勸阻説，今天派兵大舉進攻會失敗的原因有四，其舉措没有想周到的地方有五，應當準備得當的地方有三，應當做好善後工作的地方有二。

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掎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淝之上。

這時，宋朝大軍與金兵、僞齊政權相互對峙於淮河、泗水流域已有半年之久，李綱上奏疏："兩軍相對峙，不出奇兵偷襲敵人是不能够取得勝利的。希望能迅速派遣驍勇的將領，自淮南邀請岳飛形成掎角的態勢，兩面出兵夾擊敵人。大功就可告成。"不久宋朝大軍多次打勝仗，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在淮河、淝水一帶把僞齊政權的軍隊打敗。

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

高宗來到建康。李綱上奏疏請求加緊多修理打仗的設施與器具，修築沿淮河一綫的城池和壁壘，并且説："希望陛下不要因爲去年冬天取得的幾次勝利就放鬆自己，不要以今天得到的初步安定而自以爲平安無事了，凡是可以導致復興大宋事業的事都要去做，凡是可以傷害復興大宋事業的事都應被清除。要以修正改革國家政事，賞罰分明有信義，是與非要分明，分辨邪惡與正義，廣招人才，鼓勵軍隊的士氣，要愛護民力，以順應民心爲先導。這麽多的事都做到，於是將帥之間和睦，士兵樂於打仗，作戰打仗能有不取勝的嗎？"

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

淮西酈瓊領全軍投降了僞齊劉豫，李綱陳述了朝廷有措施不對的、令人深刻痛心以及對以

及嘗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武帝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

> 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鬥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
>
> 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

前的失誤能爲今後借鑒的共有十五件事上奏朝廷。張浚引咎辭去丞相，有人把這事與漢武帝誅殺王恢的事相比較。李綱上奏說："我私下看張浚辭去相位，有人將此事與漢武帝殺王恢相比較。我恐怕謀士們閉口不談軍事，忠誠正義的人緊握手腕而無處發泄他們的激恨。將士使軍隊瓦解，不聽從命令，州縣長官望風而逃再也沒有堅守的城池，陛下將依靠誰來立國興邦呢？張浚措施有誤，的確有罪，然而他的區區報國之心，是有可同情的地方。希望稍加寬大諒解，要他報效朝廷以觀後效。"

這時，高宗來到平江，李綱認爲平江離建康不遠，白白頂了退避的名義，不應當輕舉妄動，又重新上奏疏說：

> 我聽說自古以來能創江山立大業的人，必須先穩定人心，鼓勵士氣，占據有利的地勢而不肯先退兵，盡力做好應當做的事而不肯先屈服。楚王項羽與漢王劉邦於滎陽、成皋之間兩軍對壘。漢高祖雖然多次戰敗都不向後撤退寸尺之地。既然割劃鴻溝爲界，項羽就帶兵向東進軍，於是這纔有了在垓下被圍自刎身亡。曹操、袁紹交戰於官渡，曹操雖然兵力衰弱，糧草又不够，荀彧阻止了曹操向後退避，於是焚燒了袁紹的後勤給養，袁紹衹能帶兵撤回，然後被打敗喪命於河北。從這些事來看，今天的事，怎麼能因爲一員叛將的原故，就懼敵望風而逃，自己屈身逃跑呢？果然出此計謀，皇帝的車馬回駕以後，人心動搖，都沒有了堅定的志向，士氣削弱，失去鬥志。我們後撤他們前進，致使敵人的兵馬向南渡過長江。敵人得一縣守一縣，得一州守一州，得一路守一路，那些叛臣，造反的賊民，狡黠的官員，奸詐的流民，都順從歸附了敵人，如虎踞鴟張。到那時陛下想要像從前一樣駕車回朝，重新建立朝廷於野草廢墟之上，也是不可能的了。
>
> 假如與敵人騎兵衝突，不得已而暫時先躲避一下，好像還可以這麼說。今天戰場上沒有緊急的戰報，將士們當初沒有戰敗，朝

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廷正好可以總結一下往事，修整軍政，審查號令，嚴明賞罰制度，增加防務鞏固守城。然而都急忙爲此紛亂，放棄以前所建的功勛，蹈入了災患，自取失敗災禍，這難道不太可惜了嗎！

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宫。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説也。至去年春，兩宫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宫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

紹興八年，王倫出使金國歸來。李綱聽説後上奏疏説：

我私下認爲朝廷派遣王倫出使金國，是去迎二帝的棺木。今天王倫的回歸，是與金國使臣同來，就以“詔諭江南”爲名，不寫上大宋的國號而衹説“江南”，不説“通問”而説“詔諭”，這是什麼禮節呀？我請求試着代替陛下説一説這個事情。金人毁我大宋祖宗社稷，逼迫二帝，而陛下應天理順民心，誓要光復祖宗舊業。從我們的角度看金人，他們是我們的仇人，從他們的角度看我們，我們則是他們的心腹大患。這怎麼可能有議和的道理呢？然而朝廷派遣使臣去通問，在路上絡繹不絶，卑言厚幣，没有什麼可惜，就是因爲二帝在他們的地盤裏。爲了自己的親人而委屈自己，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事，這還有話可説。至去年春天，二帝的死信傳來，派使去迎接二帝的棺椁，應當快去快回，當初，不得其要領。今天王倫出使，當初以奉迎二帝棺椁爲旨要，然而金國使臣的到來，却以詔諭江南爲名義，循名責實，自己相互抵觸不一致。於是他們所以欺騙朝廷而製造後患，不用問就能知道了。

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

我在遥遠的地方，雖説不能詳細知道事情發展的詳情，然而以我所猜想的，金國以這個名義派遣使者，他們的要求大概會有五個：必然會頒降詔書，想要陛下彎腰屈體以投降的禮節聽他們使唤。這是第一。必定有赦文，想要在朝廷之上當朝宣讀，然後在州縣張貼，這是第二。必然要簽訂條約，想要叫陛下奉藩向他們稱臣，稟承他們的號令，這是第三。必然要求我們每年向他們朝貢財物，漸漸擴大數目，使我們坐困待斃，這是第四。必然要求割讓土地，要求以長江爲界

一，則大事去矣。

綫，淮南、荆襄、四川都想得到，這是第五。這五條，朝廷祇要答應一條，於是大勢就丢失了。

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金人變化多端，奸詐不可猜測，貪心没有止境，就算是陛下聽從他們的詔令，奉藩稱臣，他們的貪心也不一定得到滿足。必然會接着再有新的號令，或者是要叫陛下親自去金國迎奉二帝的棺椁，或者是叫陛下單獨一人進金國去朝見，或是改换將軍和丞相，或是要我們改革政事，或者拼命收取租賦，或者是慢慢蠶蝕我疆土。聽從他們則全國没了綱紀天下將大亂。有一樣不聽從他們的，則我們所做的努力全都廢盡毁於一旦，反而會招來兵禍事端。要説找一權宜之計，暫時答應他們的要求，可以不後悔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誣妄。如果使國家勢單力薄，果然不足以自我振奮而出此權宜之策，實是不得以而爲之，情有可原；何况國土之廣還有半壁江山，臣子百姓的心，愛戴大宋而不忘，和有見識的人一起謀議，還是可以大有作爲的，怎麽能忘記祖宗的江山社稷大業，全國百姓的希望呢？不憂慮不進取，就急急忙忙的屈服投降，希望苟延生命於早晚之間？

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

我希望陛下特别留下聖意，千萬不要輕易答應，詔令群臣，向他們講明利害關係和可以長久的策略，選擇好的而實行。

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李綱的奏疏，雖説與大家所議論的不太符合，但是高宗也不認爲是違反了聖意，并説："當大臣的就應當如此。"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

紹興九年，任命李綱爲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極力上奏推辭説："我已迂腐又不識時務無明哲保身之術，不時地會説出一些讓人厭煩的話來。我現在剛剛從江西罷官歸來還没有幾天，又蒙陛下薦拔，委以軍權。古代漢文帝聽説季布賢良，召他入朝，不久又將季布罷免回家。季布説：'皇上以一個人的贊譽就把我召來入朝，又以一個人的毁譽而將我罷免，我恐怕天下有人以此來暗暗探查陛下的城府深淺。'固然我一個人的升降，是一件小事，不值得一提。然

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

而幾年之間多次被提拔，多次被罷黜，對上會傷害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這實在是關於國體的大事呀！”高宗下詔書，以李綱多次上奏，不願再任職，朝廷也不想再次違背李綱的心意，於是就批准了李綱的請求。第二年李綱去世，時年五十八歲。訃告傳入朝廷，高宗深表哀悼，派遣使臣拿着贈物前去安撫其家屬，賜給喪葬的費用。贈李綱少師，將其家屬親族十人授與官職。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説》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札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録》。

李綱没有辜負天下老百姓對他的期望，捨棄自己的生家性命爲國家社稷、生民的安危而奮鬥。雖然有時不爲朝廷所重用，就是重用了爲時也不久，然而李綱對國家社稷的忠誠義氣，大義凛然對社會的震動影響長久深遠。每當宋朝派遣的使者到燕山，必然會被問及李綱、趙鼎安否，李綱被金人害怕到如此程度。李綱有著作《易傳内篇》十卷、《易傳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説》十卷，另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還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札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録》。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黄潛善、汪伯彦、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論曰：以李綱的賢明，在靖康、建炎年間耗費了他全部的精力，從來没有屈服軟弱過。都像他一樣，徽、欽怎能被金兵俘虜押向北方。而大宋朝廷怎能向南渡過長江偏安於一隅呀？所以説重用君子國家則平安，重用小人國家就危險，這是無法改變的道理。人們都喜歡平安厭惡危難。然而李綱在相位上祇有七十天，他的計謀未被接納，宋高宗惟獨對黄潛善、汪伯彦、秦檜的話聽之，對他們信任重用，平時的承諾没有不答應的，爲什麼高宗的見識，與别人不同呀？李綱雖然多次批駁，然而忠誠却多次被貶官，但他不以朝廷對自己是重用是罷棄而沉默不語。對國家懷有赤子忠心就像是小孩子愛慕自己的母親，被生氣的母親訓斥責駡了仍然拉着母親的衣裙緊緊跟隨着母親一樣。可嘆啊！復興大宋江山的大業不振興，君子雖説是天命，像李綱的心，不正是諸葛孔明的用心嗎？

宋史卷三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十九

宗澤 趙鼎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親劉氏，夢見天打大雷電，電光照亮她全身，第二天就生下了宗澤。宗澤從小就性格豪爽有大的志向，元祐六年，進士及第。殿試時極力陳述當時社會的弊病，考官厭惡他的直率，將他的排名列爲末甲最低一等。

調大名館陶尉。吕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爲屬，辭。

調任到大名任館陶尉。吕惠卿任鄜延帥時，傳檄文給宗澤，命他與縣令視察黄河堤防，檄文到達時，正趕上宗澤的大兒子去世，宗澤接下檄文一刻沒停留馬上就上路了。吕惠卿聽說後說："真可以說是爲國而忘家的人呀！"這時正當朝廷大興開鑿皇家河道工程，當時正當三九隆冬，服徭役的挖河民工被凍死在道路上，但是中使仍然急促督工。宗澤說疏通河道是小事，於是就上書給他的統帥說："現在冷得滴水成冰，白白地勞苦了民工而很難收到功效。稍稍停一下，到了初春可以沒有什麽煩擾就把事辦成了。"然後就把他說的話報給朝廷知道，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吕惠卿要徵召宗澤爲屬下，宗澤推辭了。

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

調任到衢州任龍游縣令。當地百姓從來没有聽說過學校，宗澤爲他們建立了官辦學堂，招聘了儒學教師，講解儒家經典學術，縣裏社會風氣大爲改變。從此以後登科中舉的人源源不斷。

調晋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

宗澤調到晋州任趙城縣令。剛一到任就請求將縣升級爲軍，奏書呈上，朝廷看了奏書，没有完全按宗澤的要求批覆，宗澤說："在平時不會有什麽憂慮，等到有緊急情況時，就知道我的話

是對的了。”

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黄，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黄。今和氣横流，牛安得黄?”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

到萊州任掖縣令。朝廷派使臣到這裏買牛黄，宗澤上報説：“當發生疾疫時，牛飲食其毒就要結長牛黄。而現在陰陽之氣和合，牛怎麽能結長牛黄呢?”使臣聽後大怒，想要彈劾縣官。宗澤説：“這是我的意思。”并以個人名義簽署了奏書。

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横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

調到登州任通判。登州境内有數百頃不毛之地，每年都要交税萬餘緡，大多是從老百姓那裏横徵暴斂來的，宗澤上奏書請求免徵其税。朝廷派遣使臣在登州與金講和，結盟於海上，圖謀夾攻契丹，宗澤與他的親友説：“天下自今天開始多事了。”於是宗澤隱居東陽，用茅草蓋屋在山谷間居住。

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

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人一起推薦宗澤，藉宗正少卿的名義充當和議使。宗澤説：“這次差行就不用活着回來了。”有的人問爲什麽。宗澤説：“敵人如果能够悔過退兵固然很好，不然怎麽能够屈辱名節向金人卑躬屈膝有辱皇上的命令呀!”議論的人説宗澤剛直不阿，不會屈服，恐怕壞了和議大事，皇上不派他去了，任命他出任磁州長官。

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禄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

這時，太原失守，出任兩河一帶的官員都藉故不上任。宗澤説：“拿着國家俸禄而在一旁避難，這不行。”當天就一個人騎匹馬上大道上任去了，跟從的疲弱兵卒有十多人。磁州經過金兵鐵騎踐踏後，百姓都逃跑搬家了，倉庫空蕩如野。宗澤到任後，修繕城池，疏浚護城河，置辦作戰器械，招募義勇兵士，開始爲固守城池不轉移的戰略打算。上奏書説：“邢、洺、磁、趙、相五州各存蓄精鋭士兵二萬人，金兵攻打一州時，其他四州都響應幫助。這樣我一州的兵力就常有十萬之多。”皇上看後嘉獎了他，任命宗澤爲河北義兵都總管。金兵攻占了真定，帶領大軍向南攻打慶源，從李固渡渡過黄河，害怕宗澤斷其後路，派遣幾千騎兵直奔磁州城，攻打之。宗澤披戴環甲登上城樓，命令强壯的士兵用神臂强弓射退金兵後，打開城門追擊，殺死敵人幾百人。把所繳獲的羊馬、金帛都如數賞給了參戰將

士。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

康王再次出使金國，走到磁州，宗澤出營迎接説：“肅王出使金國一去不返，今天敵人又設詭計來害大王，希望您不要去。”康王於是就回到了相州。

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寨。

朝廷下詔書命令宗澤任副元帥，跟隨康王發兵去援助。宗澤進言説應當馬上出兵到李固渡去會合，切斷敵人的退路，大多將士不聽從宗澤的建議，於是率領本部軍馬急渡，路上遇上了金兵，宗澤派秦光弼、張德兩軍夾擊金兵，大敗金兵。金兵戰敗了，於是留下部分部隊分别屯駐。宗澤派遣健壯士兵夜間偷襲金軍，攻破了三十多個營寨。

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賫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彦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這時，康王建置大元帥府，發檄文邀宋軍會師大名。宗澤踏冰渡過黄河來見康王，説京城被圍困的時間太久，派遣援兵的事不可再推遲了。正當這時，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帶着蠟封的欽宗親筆詔書，來到了京城，説和議的事可以談成。宗澤説：“金人狡詐，是想要欺騙我大軍。君父盼望援兵到達勝過飢渴，應該迅速帶領大軍直奔澶淵，一個個地依次建築營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人有什麽其他陰謀，這時我大宋大軍已兵臨城下了。”汪伯彦等都面有難色不願意發兵，力勸康王先派宗澤出兵，從此以後宗澤就不能參預元帥府的議事了。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彦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彦、孔彦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

靖康二年正月，宗澤到達開德，十三次與金兵交戰都獲得勝利，宗澤寫信給康王勸他下令命各路援兵到京城會師。又另外給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使范訥、興仁府知府曾楙寫信請他們聯合軍馬入京城援助。三個人都認爲宗澤狂妄，不與理睬。宗澤衹能孤軍深入，都統陳淬説金兵勢正盛，不可輕舉妄動。宗澤大怒，要殺陳淬，衆將官請求寬恕陳淬，讓他戴罪立功，以死相報。宗澤命令陳淬進軍，遇到金兵，打了敗仗。金兵攻打開德，宗澤派孔彦威與金兵交戰，又戰敗了。宗澤猜測金兵必然去進攻濮陽，事先派了三千騎兵前去支援，金兵果然到來，被宋軍打敗了。金兵返過來又進攻開德，權邦彦、孔彦威聯合在一起夾擊金兵，又把金兵打得大敗。

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

宗澤進軍至衛南，考慮到缺將少兵，不深入就不能取勝。先鋒部隊說前面有敵營，宗澤便指揮大軍直勇向前與敵人交戰，把金兵打敗。又向東進軍與敵交戰，敵人援兵到達，王孝忠戰死，前後到處都是金兵的營壘。宗澤下命令說："今天，進與退都是死，我們不能不從死裏求生。"士兵們知道反正是死定了，没有不以一當百勇敢殺敵，斬殺金兵幾千人。金兵大敗，後撤了幾十里路。宗澤算計着，敵人比我軍人數多出十倍，今天衹一戰就退却了，他們勢必會再來，派遣他們全部鐵騎兵夜襲我軍就危險了。於天黑前調走了軍隊，徙移了營寨。金兵夜襲得到的衹是一座座的空寨，大驚失色，自此很是害怕宗澤，不敢再出兵了。宗澤出其不意，遣宋軍渡過黄河襲擊金兵，打敗了金兵。於是康王授宗澤爲徽猷閣待制。

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

這時，金人逼迫徽、欽二帝向北走，宗澤聽說後，立即帶領大軍到達滑州，走過黎陽到大名府，想要一直渡黄河，據守住金兵返回的退路，截回徽、欽二帝，然而救駕的軍隊没有一支到達的。又聽說張邦昌篡位建僞政權，想要先去征討。此時恰得元帥府的文書，約定先進軍到都城附近，按兵不動以觀形勢的變化。宗澤給康王回信說："臣子豈有穿紅袍，撑打大紅色的華蓋，坐在金鑾殿上的正位上的呢？自古以來奸臣都表面上看來很恭敬虔順而内心裏却藏殺機禍心，竊取皇帝寶位，改元换號，大肆赦免的罪惡昭著都趕不上張邦昌。今天二帝和諸位大臣都渡過黄河向北去了，惟獨您留在濟州，這是天意可知呀！應該馬上替天討伐，復興祖宗社稷。"又說："張邦昌僞政權的赦令，或許打動了一些奸詐的人物，希望派遣使臣分别告諭各路，以安定民心。"

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

又上奏書說："今天，全國百姓所仰望的人衹有您了，大王做事得其道而行，以此來告慰全國百姓的心願。所謂的道，就是親近剛正不阿正直的人，遠離那些阿諛奉承柔弱奸詐的人。采納直言規勸而拒絶阿諛拍馬的讒言。崇尚恭敬儉樸，而抑制驕侈淫佚，親身憂慮勤勉，而要忘記安逸享樂。提倡大公無私實實在在的作風，摒退

自私自利虚僞不實的作風。”宗澤多次上書勸告康王繼承皇位。

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

康王在南京登基，宗澤入朝面見高宗，聲淚俱下地與高宗陳述復興大宋朝廷的大計。當宗澤與李綱一同入朝廷對，在殿堂裏相見一同議論國家大事，慷慨激昂地涕淚滿面。李綱認爲宗澤是一個傑出人物。高宗要留下宗澤，黄潛善等人阻止。任命宗澤爲龍圖閣學士、襄陽府知府。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陜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陜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

當時，金人有要求割地的議論，宗澤上奏疏說："天下是宋太祖、宋太宗打下的天下，陛下應兢兢業業地守業，想念着將祖宗江山大業萬代相傳下去，爲什麽剛剛議了割讓河東、河西，又急忙議割陜西蒲、解呢？自從金人再次南下，朝廷從没有派過一將，發出一支軍隊，衹聽說奸詐的惡臣，早上進了一言就宣告議和了，晚上入朝說了一言就乞求金人結盟，最終導致二帝被擄北行，給祖宗社稷蒙上耻辱。我認爲陛下應當赫然震怒，明令賞罰，從而再造大宋王朝。到今天，陛下登基已經四十天了，没看到有大的舉動發布重要號令，衹見刑部指揮說‘不許謄抄赦文傳播到河東、河西，陜之蒲、解’的話。這是鎮壓天下忠良義士的士氣，而我們自絶於人民呀！我雖然十分愚笨怯弱，但是我願意親身去冒敵人石林箭雨，爲衆將軍開路。能够以身報國我心足矣。”皇上看後很贊許。於是宗澤改任青州知州，當時宗澤已經六十九歲了。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盗賊縱横，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盗者，贓無輕重，并從軍法。"由是盗賊屏息，民賴以安。

開封尹空缺，李綱說要想收復舊都，非得宗澤不行。於是改任宗澤爲開封府知府。當時金兵的騎兵留下屯駐在黄河邊上。戰場上的鑼鼓聲早晚都能聽到，然而這時京城裏的戰船全都廢棄不用了，士兵和百姓雜居在一起，强盗四處作惡，人心不安。宗澤的威望一向都很高，到了京城，首先就捕殺了强盗幾個人。下令說："偷盗的人，不論你偷盗的贓物大小多少貴重，都一律按軍法處置。"於是盗賊都消聲匿迹。百姓賴以平安。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有個叫王善的人，是河東的大盗寇，擁有寇衆七十萬人，一萬輛車，想要占據京城，宗澤單人一騎跑到王善的大營裏，哭着對王善說："朝廷正當危難時期，如果能有一兩個像你一樣的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人，哪裏還有什麼金兵入侵之患呀！今天正是你爲國立功的時候，機不可失呀。"王善聽了宗澤的一番話，感動得哭了，說："怎敢不爲國效力。"於是脱下胄甲投降了朝廷。當時楊進號稱沒角牛，擁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人各自擁兵數萬人，在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一帶活動，騷擾百姓爲患。宗澤派人向他們説明了利害禍福，全部都招安了。上奏疏請皇上還舊都。不久有詔書下來説：荆、襄、江、淮都做好了準備以待皇帝巡幸。宗澤上奏疏説："開封市場上的物價，已經漸漸地恢復了平時的物價。軍中將士、農民、商人、士大夫凡心懷忠義的人，沒有不想陛下快快回京師，以此來寬慰人心。那些提倡反對的人，都不是陛下的忠誠謀士，不過是和張邦昌一樣的人，暗中與金人相勾結。"又任命宗澤爲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

當時，金人以派人出使僞楚政權爲名來到開封府，宗澤説："他們名義上是出使，實際上是來窺視偵察我們的虛實。"把金使扣下抓起來，請旨要殺。朝廷有旨説所扣拘的金使改關在別館，宗澤説："國家平静了二百年，不知道什麼是戰爭，以敵國的欺騙認爲可以相信，從來不懷疑。不僅不進行研究征討金兵的周密計劃，反而對付那些忠心報國、不忘國耻、民族大恨、真心抗敵的人，文官不是認爲他們瘋狂了，就是認爲他們狂妄，以至於纔有前些日的靖康國耻災難。對於張邦昌、耿南仲之流的所作所爲，陛下是親眼所見呀。今天金人假藉出使僞楚政權，來探我們的虛實，我忠心地請求殺了金使，來打破金人的奸計。然而陛下却被他們的謠言所惑，反叫金使遷居賓館，好吃好喝地款待他，我不敢遵詔書去做，這樣會表現我國軟弱。"高宗親筆寫信給宗澤，最後仍然將金使給放了。有的人附和黄潛善的意思，都説宗澤扣拘金使不對。尚書左丞許景衡上奏疏反對他們的説法，以理力辯，他説："宗澤作爲開封府尹，名鎮四方，政績卓然，成績超人，今天官員中，沒有人能與他相比的。請求對他重加使用，來完成防禦敵兵、治理國家百姓的大業。"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

真定、懷、衛之間，敵兵兵力强大，必須嚴密計劃，加緊修造作戰用具纔是攻打敵人的辦法方略，然而文武官員却不爲這些事考慮，不去練兵防禦修軍備，宗澤爲此十分擔心。於是就渡過黄河，邀請各位將軍共同商議抗金事宜，以圖收復北方，而在京城城墻周圍設置徵召兵勇的防禦使。又在京城之外根據地形設置二十四處堅固的防禦墻，這些設施，沿着黄河一綫，形成連環的營寨，連接河東、河北的水寨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京西各路軍隊，都願意聽從宗澤的指揮調動。高宗下詔書，想要巡幸淮甸。宗澤上奏表勸諫阻止，朝廷不理。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

秉義郎岳飛因觸犯法律要被刑法處置，宗澤看見岳飛後十分驚奇，說："這是大將的人才呀！"正巧這時金兵來攻打汜水，宗澤交給岳飛五百騎兵，叫他去戴罪立功。岳飛一舉大敗金兵而歸，於是提升岳飛爲統制，岳飛由此而有名。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

宗澤到河北視察軍隊回來，上奏疏說："陛下還住在南都，路上人們議論紛紛，都認爲陛下放棄了祖宗廟宇，使國家社稷失去了依靠，百姓失去敬戴，生命失去依靠。陛下應該儘快回到汴京，以安慰百姓的心。"没有回音。宗澤再次上疏抗争說："我國與金人結盟友好，目的在於使百姓休養生息，但結果是導致了金兵的劫掠侵犯，没有他們没做到的了，這是因爲保守議和是不能使百姓休養生息的。當時有些人委屈求全順從迎奉以求富貴，也有不順從而獲罪的人。在皇上看來，當年是貪生求富貴的人對呢？還是當時被判有罪的人對呢？今天説遷移游幸的人，就跟當年説議和可行的人一樣；今天説不能遷移游幸的人，就和當年説議和不可行的人一樣。希望陛下能够三思然後多觀察，審察後再決定。而且國都汴梁有二百多年來積累下的基業，陛下怎能輕易地放棄送給敵國呢？"

詔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

高宗下詔書迎奉六宫前往金陵，宗澤上奏疏說："京師，是全國的中心。兩河地區雖然説没有全部安寧，也衹是一隻手臂不能信賴而已，今天却要放棄它，這就不僅僅是放棄了一隻手臂，而是連心腹重地全都放棄了。當年景德年間，契

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

丹侵犯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就勸遷幸金陵，陳堯叟四川人就勸遷幸成都，衹有寇準毅然決然請求皇帝親自征討，最後取得了勝利。我怎麼敢比做寇準，然而也不敢不以陛下比做章聖皇帝。"又奏上五件事，其中一件是説黃潛善、汪伯彥贊成南巡的錯誤。宗澤前後幾次建議的奏疏都要經過三省、樞密院，大多都被黃潛善之流所扣壓，每當他們看到宗澤的奏疏，都譏笑他狂妄。

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金兵將領兀朮帶領金兵渡過黃河，陰謀攻打汴京。各位將領都建議先截斷河上的橋梁，嚴加防守，宗澤笑着説："去年冬天，金國的騎兵直奔而來，正是因爲截斷了河上的橋。"於是命令手下將領劉衍去滑州、劉達去鄭州，用來分散敵兵强大的攻勢，并且告誡諸將要盡力保護橋梁，以等待大軍集結到來。金兵聽到這個消息後，連夜拆斷了橋梁逃跑了。

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建炎二年，金兵從鄭州發兵到達白沙，離汴京十分近了，京都裏的人都害怕極了。同僚和部下們都來問宗澤怎麼辦。宗澤這纔與客人們在營中圍坐交談，笑着説："有什麼事值得這麼慌張，劉衍等將在外面一定能抵禦敵人的。"於是精選幾千名士兵，叫他們繞到敵人背後，伏擊敵人的退路。金兵剛剛與劉衍交戰，埋伏的士兵突起，宋軍前後夾擊之下，金兵果然大敗。

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

金將黏罕占領了西京，與宗澤兩軍相對。宗澤派遣部下將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直奔鄭州，遇到金兵，與金兵大戰，閻中立戰死，郭俊民投降金兵，李景良棄軍逃跑。宗澤抓住了李景良對他説："打仗不勝，罪可寬恕；私自棄軍逃跑，是你眼中無視主將。"砍下頭用來警告將士。不久郭俊民與金將姓史的和燕人何仲祖等人拿着金國的書信來招降宗澤，宗澤譏諷訓斥郭俊民説："你打仗失利戰死，還是我宋的忠義鬼魂，而今天你投敵後反而拿着書信前來誘降於我，你有什麼臉面來見我。"把他殺了。又對史姓金將説："我受大宋恩典來守這塊土地，以死相守。你爲金將，却不能以死來打敗我，反而用兒女情長的話語來誘惑我。"也殺了史姓金將。

并說燕人何仲祖是被迫來的，赦免了他。

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

劉衍返回，金兵再次侵入滑州，部將張撝請求前去救援，宗澤選五千兵士給他，并告誡張撝不要輕舉出兵，要等待援助大軍到達。張撝至滑州就迎戰金兵，金兵騎兵十倍於張撝軍隊，各位將軍勸張撝先避一下敵人精鋭鋒芒，張撝却說："避開就是偷生怕死，有什麽臉面去見宗澤大人。"奮力抵抗戰死。宗澤聽說張撝危急了，派遣王宣率五千人馬去救張撝。張撝死後二日，王宣大軍纔到達，和金兵交戰將金兵打敗趕走。宗澤迎接張撝尸首回來，撫恤張撝家屬，宗澤任王宣暫代滑州知州，金兵自此不再來侵犯東京。

山東盗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争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争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爲盗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寨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山東强盗興起，執掌朝政的官員説他們多數是以義軍的名義起兵的，請求下令停止勤王。宗澤上奏疏説："自從敵人圍困京城，忠誠正義的人士因憤怒争先起義，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福建、長江、淮河一帶，跨越幾千里，争先來勤王救駕。當時的大臣們没有長遠的見識和雄韜大略，不能够安撫利用他們，使他們處在飢困交加的境界，體弱的死了就埋在溝壑裏，强壯的就淪爲强盗。這絶不是保駕的罪過，而是朝廷一時處置事情不當所致。今天河東、河西不順從金兵而保衛山寨的人不計其數；各路有氣節有義氣的人，在臉上刻字也争先恐後要去救駕。這些人又多的不計其數。朝廷的詔書一旦發出，我恐怕這草莽義軍一旦解散，朝廷再碰到什麽危機，誰還能再次精忠報國呢。"

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虚實，盡得其詳，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

王策原本是遼國的一個酋長，在金國任將軍，在黄河一帶巡防。宗澤活捉了他，將王策請到大堂上，當面爲王策解開捆縛的繩子請他當堂而坐并對他説："遼國原本是宋國的兄弟之國，今天女真侮辱我國皇帝，又滅了你們遼國，我們應當義不容辭地聯合起來報仇雪耻。"王策聽了宗澤一席話感動得直落淚，并表示願意以死效命。於是宗澤就問王策金國實際情況，并取得了金國全部詳細情報，於是就决定大舉進攻的計謀，召集各位將領説："你們如果有精忠報國之心，就應當協助謀劃剿滅金兵。期盼二帝歸還，來立下大功。"説完就哭了，各位將軍都哭着聽

從命令。金兵打仗不順利，全軍撤退。

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

宗澤上奏疏勸諫高宗南巡，說："我爲陛下保衛京城，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又有三個月了，陛下不早日回歸京城，那麼全國人民又能依靠敬戴誰呢。"宗澤被任命爲資政殿學士。

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

宗澤又派兒子宗穎到朝廷呈上奏疏說："天下的事情時機一到就要做，到時候就要行動，這樣就没有做不成功的事情。今天收復了伊闕、洛陽，金軍又北渡了黄河，保衛滑臺而金兵又多次遭到失敗，河東、河北的山寨義軍，整天并肩站立等待朝廷大軍到來。不論從機遇還是從時間上來說，復興大宋江山的徵兆已經顯現，而金人滅亡的時間已經到來，而陛下衹要抓住時機就行了。"又說："古代楚人在郢建國都，史學家給予低下的評論，今天聽說朝廷有旨命令在儀真訓練水軍演習水戰，看其架式是想要在江南偏安一隅稱霸一角。這不是叫人十分鄙視看不起的嗎？傳說四起，必說中原地區守不住了，於是纔把堅守江寧作爲防禦的計謀。"

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没，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

此前，宗澤去磁州，把知州的事交給了兵馬鈐轄李侃，可是統制趙世隆殺了李侃，這時，趙世隆和他弟弟趙世興率領三萬兵馬來投降，大家都怕他倆叛變，宗澤說："趙世隆原本衹是我的一員小軍校，怎麼能叛變。"趙世隆到來，宗澤指責他說："河北淪陷了，難道我大宋的法令與上下身份的分別也都没有了嗎？"命令把趙世隆殺了。當時趙世興持刀站在一旁，衆兵將都拔出刀劍站在庭下，宗澤慢慢地對趙世興說："你哥被殺了，你能够決心奮發鬥志立功報國，也可以雪洗耻辱。"趙世興感動地哭了。金兵攻打滑州，宗澤派趙世興前往救援，趙世興到那裏後，趁金兵没有防備，打敗了金兵。

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宗澤威望名聲一天比一天大，金人聽到他的名字十分敬畏，而宋人說到他時，必稱他宗爺爺。

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剿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宗澤上奏疏說："丁進願率幾十萬大軍守京城，李成願意隨駕護衛還朝，然後渡過黄河去剿滅金兵，楊進等擁兵百萬，也願意渡過黄河，一同以死全力抗擊金兵。我聽說：'受到很多人的

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宫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宫室。望改修寶籙宫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潜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群盗，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潁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潁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潁屢争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群聚城下者復去爲盗，而中原不守矣。潁官終兵部郎中。

幫助，天下就會歸順你。’陛下在這個時候回京城，於是大衆百姓同心協力，還有什麽敵國可擔憂的呢?”又奏説：“聖人愛自己的雙親并涉及别人的雙親，所以就教導人們要孝；尊敬自己的兄長并推及别人的兄長，所以教導人們要友愛。陛下應當與忠臣義士合謀征討，迎奉二帝回歸。今天太上皇所居住的龍德宫仍然完整如初，衹是淵聖皇帝還没有宫室，希望改建寶籙宫爲迎奉二帝回宫居住的地方，使全國的人們知道孝敬父親、友愛於兄，這是以身作則的身教呀。”高宗於是下詔書，選擇好日子回京。

宗澤前後共上奏疏二十多次請求高宗回京，多次都被黄潜善之流所扣留，宗澤憂國憂民又十分氣憤，積憤成疾，背上長了個疽。各位將領入府問病，宗澤雙目緊盯着衆將軍説：“我是因爲二帝蒙難而積憤變成這樣，你們如果能够殲滅金兵，我就可以死而無恨。”衆將軍都流着淚説：“怎麽敢不盡力殺敵!”各位將軍退出後，宗澤嘆氣説：“‘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第二天，天色陰沉風雨交加，宗澤關於家事没説一句話，衹是連呼三聲“過河”而死。京城裏的人全都大哭。宗澤的遺書仍然極力主張高宗回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號忠簡。

宗澤性格直爽講義氣，親戚朋友中貧困的人大多都依靠他活命。而自己給自己的東西却十分少。常説：“皇帝還在那裏卧心嘗膽，作臣子的怎麽能安心居住，吃着美味食品呢?”起初，宗澤徵召一些盗寇，收攏軍隊儲存糧食，集結各路起義的士兵，聯絡燕、趙一帶的豪紳英傑，自稱渡過黄河收復失地指日可待。有大志而未完成，有識之士爲之悔恨。

宗澤的兒子宗潁，在軍營中一向深得軍士的愛戴，宗澤死去多日，將士離開的衹有一半，京城的人請求由宗潁繼續擔任父親的職位。恰好這時朝廷已經派杜充來出任留守，於是就任命宗潁爲判官。杜充反對宗澤的所作所爲，十分失去人心，宗潁多次與他以理力争，杜充都不聽，於是就請求回家守喪。自此是英雄豪傑不被重用，聚集在城下的人就再次去充當强盗了，於是中原地

區就不再設防。宗穎官終於兵部郎中。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長到四歲喪父，由母親樊氏教養長大，精通經史百家著作。崇寧五年，進士及第，考卷答的題目是斥責章惇誤國。多次遷任後出任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道他有才能，提拔他任開封士曹。

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

金兵攻陷太原，朝廷要議和割讓三鎮地給金人。趙鼎說："祖宗傳給我們的土地不可以割讓給他人，有什麼可商議的？"這時京城已經失守，徽、欽二帝被迫北行。金人商議要立張邦昌爲僞帝，趙鼎與胡寅、張浚逃到太學裏躲了起來，不給起草議狀。

高宗即位，除權户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宫所止爲行宫，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

高宗登基即位，任趙鼎爲權户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推薦趙鼎，任司勳郎官。高宗巡幸建康，下詔書陳述秋天防務事宜，趙鼎說："最好以六宫所停止的地方爲行宫，車馬所停止的地方爲行營，選精兵做儀衛，其餘的兵士沿長江、淮河分布，使金兵找不到巡幸的固定駐所。"高宗采納了趙鼎的意見。

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虚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

久雨不晴，下詔上朝議政。趙鼎說："自從熙寧年間王安石執政，改變了祖宗的法治，而百姓開始受其所害。假藉開闢國土陰謀，製造發生了邊患；假藉振興理財的政策，使百姓貧困；設立無爲而治的虚無學説，教壞了人才。到崇寧初年，蔡京假托紹述之名，完全仿效王安石的新政。凡是今天的後患都始於王安石而形成於蔡京。今天王安石的畫像還配享挂在廟庭，而蔡京的黨徒尚未清除，時政的闕失怎能大於這些呢。"高宗於是停止王安石畫像配享廟庭。提拔趙鼎任右司諫，後又改任殿中侍御史。

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

劉光世部下將領王德擅自殺了韓世忠的將領，而韓世忠要率領家將攻取建康府衙。趙鼎說："王德領兵在外，專權殺人没有顧忌，這樣不利治理，誰能不這樣做？"皇上命趙鼎抓起王德。而趙鼎又請高宗下詔書直切斥責韓世忠，并指定抓起他的將吏交給有關衙門治罪，諸將官都肅然無聲。高宗說："唐肅宗在復興大業中在靈武得到一個李勉，朝廷開始受到尊敬。今天我得

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到你趙鼎，就没有什麽可愧對古人的了。"中丞范宗尹説，舊制没有從司諫升爲殿中的，高宗説："趙鼎在諫官中是十分稱職的，他所舉諫的四十件事，已有三十六件實施了。"於是趙鼎升任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瓊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黄，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争，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兵已攻到長江邊上，高宗到達會稽，召見臺諫官員商議去留事宜，趙鼎向高宗分析講述了戰、守、避三種策略，趙鼎被任命御史中丞。請他監督王瓊進軍宣州，周望帶領一支部隊從廣德出發，劉光世渡過長江屯駐蘄、黄，作爲攻擊金兵的計劃。又言："經略中原地區應當先從經略關中地區開始，而經略關中地區又要先從經略蜀地開始。要想到蜀地，應當先自荆、襄地區開始。吴、越地區衹是地處一角，絶不是進取中原地區的基地。荆、襄地區向左可以顧及到川、陜地區，向右可以控制湖湘地區，向下可看到京城和洛陽，這是三國相争之地，應當以公安爲行宫，駐重兵於襄陽，用江、浙的糧草供給川、陜的部隊，經略大業的謀略無不出之於此。"

韓世忠敗金人于黄天蕩，宰相吕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恶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説；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在黄天蕩打敗金兵，宰相吕頤浩請高宗到浙西去，高宗下詔要親征，趙鼎認爲不能輕舉妄動。吕頤浩厭惡趙鼎不能與自己一條心，改任趙鼎爲翰林學士，趙鼎不去上任，改任吏部尚書，又不去上任，并説："皇上有聽取采納諫言的誠意，而宰相有拒諫的説法；皇上有款待御史大臣的意思，而宰相却有以勢要挾言官阻止諫言上達的威力。"躺在房裏堅决不出來，并上奏疏列舉吕頤浩的錯誤言論上千言。高宗罷了吕頤浩的官，下詔書恢復趙鼎御史中丞的官職，并對趙鼎説："我每當聽説前朝忠誠諫官，都恨自己不能瞭解他們，今天見到你的所作所爲讓我瞭解了。"委任趙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

金兵進攻楚州，趙鼎上奏疏請求派張俊前往援救。張俊不去，山陽於是被攻陷。金兵駐扎在淮河岸上，范宗尹上奏説金兵不一定能再次渡河，趙鼎説："不要認爲金兵不來了，要把希望建立在我們自己有準備等待他們。三省要常常以退却金兵爲陛下推薦人才、治理政事，樞密院要常常考慮到敵人進攻爲陛下去申明軍紀、整治兵

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

器冑甲，這樣可以兩方面兼顧。"高宗說："要是都像你這樣我還有什麼事可憂愁的。"趙鼎以楚州的失守，上奏請求革職回鄉。正好這時辛企宗被任命爲節度使，趙鼎說辛企宗没有軍功，違逆旨意，離開京城授爲宫觀官，被任命知平江府，不久又改任知建康，又改任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横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横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

京西招撫使李横要帶兵收復東京，趙鼎說："李横的部隊是烏合之衆，不能與金兵交戰，恐怕跟着就要失守襄陽。"不久李横果然戰敗逃走，襄陽最終失守。奉召任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說："襄陽城在國都的上游，不能不急着奪取回來。"高宗問："岳飛可以委以大任嗎？"趙鼎說："知道上游的利害關係的人没有比岳飛再清楚的了。"簽樞徐俯却不這樣認爲。岳飛帶兵出發最終收復了襄陽城。

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争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吴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

趙鼎請求命令韓世忠駐軍泗水岸上，劉光世從陳、蔡出發。劉光世請入朝上奏，徐俯想要允許他進京入朝，趙鼎不同意。僞齊政權的宿遷縣令來歸降，徐俯想要殺了宿遷縣令送回給劉豫，趙鼎再次與徐俯争論。徐俯對與趙鼎多次意見不同很生氣，於是請求辭職還鄉。朱勝非兼任知樞密院，有人說執掌國家大事的人不懂軍事不會帶兵，請求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由此趙鼎爲朱勝非所忌恨。任趙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趙鼎以自己不是這方面的人才辭謝。高宗說："四川全盛占全國一半的地方，全部交給你了，罷免升遷官吏大權全都由你專權處置。"當時吴玠任宣撫副使，趙鼎說："我和吴玠同事，也能指揮他嗎？"高宗於是改任趙鼎爲都督川、陝諸軍事。

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趙鼎所上交的奏疏，多數都被朱勝非所扣壓。趙鼎上奏疏說："當年張浚出使川、陝，國家形勢比如今好百倍。張浚有補天浴日的大功勞，陛下有礪山帶河的誓言，君臣相互信任，自古以來没有第二份，然而最後被人非議，以致被貶職流放。如今我没有張浚那樣的功勞而就擔任他的官職，遠離朝廷，能够避免别人的議論紛紛嗎？"又說："我請求帶領士兵，不滿千人，一半多是老弱病殘，所贈給金銀錢財又少得可憐，推薦人的任命書還没發下，彈劾人的書文已經到

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

來。我每天在朝廷侍候陛下，要想陳述我的觀點已是十分困難了，更何况今天我遠離陛下在萬里之外呢?"當時人們對趙鼎的離去都感到可惜，御史臺裏有人上諫書要留下他。這時正好有邊疆報告送來，趙鼎每當陳述用兵的大計，到他入朝辭行時，高宗説："你怎麽能遠去呢，我將要任命你爲丞相。"九月，趙鼎官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任命詔書一下來，滿朝文武都來向他祝賀。

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决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

這時，劉豫的兒子劉麟聯合金兵大舉入侵，滿朝文武震驚恐慌。趙鼎議論抵抗防禦的策略，諸將軍各有不同議論，衹有張俊認爲應當采取征討的策略，趙鼎同意他的意見。有人勸高宗逃跑到别的地方去，趙鼎説："與金兵交戰，打不贏他，再跑也來得及。"高宗也説："我應當親自率領六軍，在江邊與金兵决戰。"趙鼎十分高興地説："連年的撤退，金兵的士氣十分驕傲，今天陛下聖斷親自征討金兵，必可取得勝利。"於是下詔命張俊帶領部隊去援助韓世忠，而命令劉光世轉移部隊到建康，并且催促韓世忠進軍。韓世忠到達揚州，大敗金兵於大儀鎮。

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决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争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當捷報頻頻傳至時，劉光世派人譏諷趙鼎説："丞相自行入蜀，爲什麽爲他人承擔過失呢?"韓世忠也對人説："趙丞相真是敢做的人呀!"趙鼎聽説後恐怕高宗中途改變主意，找機會對高宗説："陛下養兵十年，用在今日，如果稍有退却之意，馬上人心就要涣散，長江天險再也不能保有了。"等到捷報日至，高宗已到了平江，下詔書聲討叛逆劉豫的罪行，想要親自率領大軍渡過長江與之决戰。趙鼎説："敵軍遠道而來，最善於速戰，速戰對他們最有利，與他們争鋒，不是我們正確的策略。而且劉豫又是派遣他兒子來的，怎麽能够有勞聖駕呀!"高宗纔停止進軍。没幾天，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從長江上回來，説金兵大舉集結，這纔知道趙鼎的先見之明。

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

張浚閑居在家已多時了，趙鼎説張浚有擔當重任的才能。於是高宗下詔書任張浚爲知樞密院事，命令張浚前往長江去視察軍隊。這時金兵在

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争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

淮南已經駐了許久了，知道宋軍有防備，漸漸地商議要北歸。趙鼎説："金人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命令各位將領在諸淮間出擊，打擊金兵，接連取得勝利，金人逃跑了。高宗對趙鼎説："近來將軍士兵作戰都十分勇敢争先殺敵，各路的守城官員也都欣然效仿，這一切都是我重用你的功效呀。"趙鼎道謝："這一切都取决於陛下的英明决斷，我又能有什麽能力呀。"有人問趙鼎説："金以全國的力量來攻打，大家都有些害怕，衹有你説没有什麽可怕的，爲什麽呀?"趙鼎説："敵軍雖説人數很多，也很强大，然而却是劉豫請來的，不是他們本心要攻宋，打仗必然不會十分賣力氣，這就是我説他不值得害怕的原因。"高宗曾對張浚説："趙鼎真是宰相之才，這是上天派他來輔佐我完成復興大宋江山大業，這真可以説是祖宗社稷的福呀。"趙鼎上奏疏稱金人已經逃回了，應當首先廣泛采納群臣的建議，爲今後的事情做打算。於是朝廷下詔書召呂頤浩等人一起商議打仗和防禦的事情、實行安撫懷柔的辦法。

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宫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

紹興五年，高宗回到臨安，下詔書命令趙鼎執掌左僕射知樞密院事的官職，張浚執掌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的官職，并都督各路軍馬。趙鼎把政事按先後排序及所用人才按能力大小召用，分條有序地放在桌案的右角，按次序上奏皇上執行。下制書令貴州防禦使瑗任保慶軍節度使，封爲建國公，於行宫門外建資善堂。趙鼎推薦范冲任翊善、朱震爲贊讀，滿朝文武大臣議論説選他們二人是最好的選擇。

建炎初，嘗下詔以奸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删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

建炎初年，曾下詔書以爲奸臣誣衊宣仁保佑之功，命令史院修史記載，還没有施行，朱勝非出任宰相，高宗對他説："宋神宗、宋哲宗兩朝史實有許多失實的地方，不能就這樣流傳給後世，最好召范冲從新編寫制定下來。"朱勝非説："《神宗史》增加部分多依據王安石的《日録》，《哲宗史》多是經過蔡京、蔡卞之手編纂的，議論多有不公正失實的地方，命令史官删改，要能够足以表彰神宗、哲宗二帝美德。"正好趕上朱勝非撤了相位，趙鼎以宰相的身份監修二史，是

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

非曲直都得到了修改矯正。高宗親自書寫了"忠正德文"四個大字賜給了趙鼎，又親筆抄了一卷《尚書》賜給他，并說："《尚書》所記載的是君臣相互告誡的話，所以抄下來賜給你，希望與你共同遵守這個道理。"趙鼎上奏疏謝恩。

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剿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淝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

劉豫派遣他的兒子劉麟、劉猊分兩路入侵，當時張俊屯兵盱眙，楊沂中在泗水駐軍，韓世忠駐扎在楚州，岳飛駐屯在鄂州，劉光世駐軍在廬州，沿長江上下游没有駐兵防守，高宗與趙鼎爲這事擔心。趙鼎寫信送給張浚，想要命令張俊和楊沂中會合一起剿滅敵兵。劉光世放棄了廬州回到太平，又請求再後退以保采石磯。趙鼎上奏疏說："劉豫是叛逆之賊，政府軍隊與劉豫的僞軍交戰而不能取勝，并且要求一退再退，這將如何保家衛國？今天劉豫的賊兵已經渡過了淮河，應當迅速派張俊聯合劉光世的部隊全部消滅淮南的敵寇，然後再商議去留問題。"高宗同意他的策略，下詔書命令二將進軍。張俊的部隊到達了藕塘關與劉猊的逆軍交戰，把叛軍殺得大敗。趙鼎命令楊沂中前往合肥增援劉光世，劉光世這時已經放棄了廬州回到長江以北。張浚寫信告訴趙鼎，趙鼎上疏奏明高宗，高宗下詔書給張浚：有不聽從你的軍令的，可以以軍法處置。劉光世知道後大驚，又重新進軍到淝河與劉麟交戰，打敗了劉麟，劉麟、劉猊拔寨逃跑了。

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吕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吕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吕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彦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張浚在長江時曾經派過他的一個屬下吕祉入朝奏事，他所說的話誇大其詞，趙鼎經常制止他。高宗對趙鼎說："今後張浚與你有不和，必然是因爲吕祉。"後來張浚因爲議論事情，言語間稍有侵犯趙鼎的地方，趙鼎說："我當初與張浚親如兄弟，因爲吕祉在其中離間，於是有些不和。今天張浚立有大功，應當儘量讓他施展自己的才能，張浚應當留在朝中，我應當辭職離去。"高宗說："等張浚回來後再說吧。"張浚曾經奏請高宗去建康，而趙鼎與折彦質請求高宗回歸臨安。於是張浚就回去了，請求乘勝攻取河南，并且要求罷免劉光世的軍政大權。趙鼎說："擒拿到劉豫固然很容易，然而得到了河南，能保證金兵不再入内地侵犯嗎？劉光世幾代人爲將，無緣

無故把他撤了，恐怕人心不安。”張浚於是不高興。趙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的身份爲紹興知府。

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并聽參謀、兵部尚書吕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静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

紹興七年，高宗巡游到建康，罷免了劉光世的官，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爲副職，并聽參謀、兵部尚書吕祉節制。酈瓊與王德有舊仇，向吕祉訴説，没有得到公平對待，便把吕祉抓了起來帶領全軍投降了僞齊政權。張浚引咎辭去了相位，於是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趙鼎入朝對策，任趙鼎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級四官。高宗説：“淮西的戰報剛一到來，執掌政事的官員都慌張不知所措，衹有我没有動摇。”趙鼎説：“今天觀察各位將軍，尤其應以静對待他們，不然會增强他們傲慢不順從的心態。”御史諫官相繼談論淮西没有設防之事，趙鼎説：“行在有部隊十萬人馬，敵人騎兵到來，自然足够抗敵之用，如果有什麽失誤，我趙鼎自身負責。”淮西直到最後也没有什麽驚險發生。

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内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趙鼎曾經請求高宗降詔安撫淮西，高宗説：“等到遣送了張浚，我自當下罪責自己的詔書。”趙鼎説：“張浚已經撤職了。”高宗説：“張浚的罪應遠遠地流放。”趙鼎説：“張浚的母親老了，而且他有保駕之功。”高宗説：“功是功過是過不能相抵。”然而宫内批文已下，張浚被貶安置到嶺南，趙鼎留不下來他。第二天早朝，約請同僚上朝解救，高宗生氣了一點不鬆口，趙鼎極力懇求説：“張浚的罪衹不過用人不當失策而已，一般的人計劃考慮問題，没有不想做的十全十美的，假如衹是因爲一次失誤，就將其處置於死地，往後誰再有奇謀妙計還敢説出來。這件事朝廷也有干係，并非衹是張浚一個人的責任。”高宗理解纔消了氣，於是叫張浚以散官分司之名，居住在永州。

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静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

趙鼎再次出任宰相，有人議論他没有什麽作爲。趙鼎聽説後説：“今天的事情就像人得了大病，應當以静來調養，如果再用石針急攻病體，必然使病人大傷元氣。”金人廢棄了劉豫，趙鼎派遣間諜去招撫河南守將，在壽、亳、陳、蔡各州縣之間，往往有的全城，有的是帶自己本部人馬來向宋軍歸降，由此得到精鋭部隊萬餘人，馬

絶，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

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

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并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黄，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

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

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

幾千匹。廬州知州劉錡上奏疏説：“淮河以北各地來歸降的人不斷，估計今年可以達到四五萬人。”高宗聽後十分高興地説：“我常常擔心江、池數百里之間防禦空虛，今後能得到這些部隊就没有什麽可憂患的了。”

金人派使者前來商議議和之事，朝廷上議論金人不可信，高宗生氣了。趙鼎説：“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今天降低身份委屈自己與金人請和，不值得這樣做，是因二帝的靈柩和母后的原因。文武百官憤怒的言辭是出於愛君，不能治他們的罪。陛下應該向他們説明：‘議和不是我的本意，衹不過是因爲親情的緣故，不得已這樣做的。一旦等到二帝的棺槨和母后回來，敵人即使是背棄了盟約我也没有什麽可遺憾的。’”高宗聽從了他的意見，群臣的議論也就停止了。

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時間太久而叱退他。高宗要治潘良貴的罪，常同爲潘良貴申辯，高宗打算一同治他們兩人的罪。趙鼎上奏説：“向子諲雖説没有罪，而常同和潘良貴也不應該被驅逐。”二人最終被趕出朝廷。給事中張致遠説不應該因爲一個向子諲而驅逐二個好官，不起草詔書，高宗大怒，回頭對趙鼎説：“早就知道張致遠必會抗旨。”趙鼎問：“爲什麽？”高宗説：“與這些人交情好。”因爲已經有了預先的看法，於是趙鼎也不滿意了。秦檜繼續留下來奏事，出朝後，趙鼎問他：“高宗説什麽了？”秦檜説：“高宗没説什麽，恐怕丞相不高興。”

高宗親筆批和州防禦使璩出任節度使，封國公。趙鼎上奏：“建國雖説没有正名，但全國都知道陛下有兒子，這是有關國家社稷的大事呀。今天禮典不得不改變，所以要想維係住人心不使他們三心二意感到困惑。”高宗説：“慢慢來吧！”秦檜又當朝留下，不知説了些什麽。

趙鼎曾經反對議和，與秦檜的見解不同，此時因爲爭論有關璩封國公的事没有順從高宗的意願，於是秦檜便離間高宗與趙鼎的關係，排擠趙鼎。又推薦蕭振爲侍御史。蕭振原本是趙鼎所引薦的，一直升到御史臺，彈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了他的官。趙鼎説：“蕭振最終的意思不在劉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

大中。”蕭振也對人說：“趙丞相等不到別人去議論他，就會自動辭職離去的。”正逢殿中侍御史張戒評論給事中勾濤，勾濤就說：“張戒攻擊我，是趙鼎的旨意。”於是就誹謗趙鼎勾結御史諫官和諸位將軍。高宗聽説後很是起疑心對趙鼎不信任，趙鼎以身體有病請求辭職，說：“劉大中堅持正確公正的言論，被章惇、蔡京之黨所嫉恨，我的議論出發點與劉大中相同，劉大中離職而去了，我還有什麽可留下的道理？”於是以忠武節度使的身份任紹興府知府，不久又加封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秦檜率領朝廷執政官前往送行，趙鼎不接受，對秦檜不以禮相待，衹作了一個揖便離開了，秦檜十分嫉恨他。

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嘆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趙鼎既然離去，王庶便入朝對策，高宗對王庶說：“趙鼎兩度任丞相，對國家立有大功，兩次協助我親自出征都能取得勝利，又鎮守安撫建康，使得我回宫沒有憂患，這一切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先前，王倫出使金國從趙鼎那裏得到指示。問禮數，就回答已經决定按君臣之禮；問地界，就回答以黄河爲界。這兩件事是出使金國的最重要的事，如果不服從就不議和了。王倫接受指令纔出發。這時王倫與金國的使臣一塊來了，以撫諭江南名義來的，高宗嘆氣對王庶說：“假如金使要來，在五天以前得到報告，趙鼎怎麽能够離去呢？”

初，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入内，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户部官進錢入宫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當初，高宗出游回到臨安，内侍移植了一些竹子在宫内，趙鼎看到後，責駡他們說：“當年艮嶽花石的攪擾，都出自你們這樣做法，今天還要重蹈覆轍嗎？”於是把這事上奏高宗，高宗改變了態度道歉。户部有人送錢進宫，趙鼎把他叫到相府直切地訓斥了一頓。第二天，問高宗：“某人送錢來了嗎？”高宗說：“我讓他送來的。”趙鼎上奏說：“某人不應當送，陛下不應當要求他送。”於是驅除這個人去任州官。

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吕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長

趙鼎曾經推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吕本中、張致遠等幾十人入朝爲官，第二次出任丞相後，上奏說：“今天能够對時政進行批評議論的如劉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一類的人物，陛下能够重用他們嗎？那些妒恨

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

賢良，助長凶惡的人，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這樣的人，陛下能遠離他們趕走他們嗎?”高宗爲此放逐世將，而公輔等人不久也被外放外地任官。高宗曾經在宮中批准把這兩個人交朝廷升遷。趙鼎上奏說：“疏遠的小官吏，陛下怎麽知道他們的姓名?”高宗說：“常同老是稱贊他們。”趙鼎說：“常同知道他倆賢能，爲什麽不上奏章公開推薦他們?”

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阱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宫。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起初，張浚推薦秦檜，認爲可以和他共謀大事。趙鼎第二次任丞相時也這樣認爲，然而秦檜内藏殺機，内心深不可測，但外表却十分謙和而内心存有異志。張浚當初請求辭官還鄉，朝廷有旨召趙鼎，趙鼎到了越請求爲宫觀官，秦檜痛恨他逼迫自己，改他做泉州知州，又傳信給謝祖信叫他説趙鼎曾經接受過張邦昌僞政權的任命，於是又撤了趙鼎的節度使。御史中丞王次翁議論趙鼎治理州政有失誤，命令他提舉洞霄宫。趙鼎從泉州回來，再次上奏疏談論時政，秦檜十分反感趙鼎再次被起用，傳話給王次翁叫他再次議論趙鼎曾經接受過僞政權的任命，并且曾貪没都督府公款十七萬緡，趙鼎被貶官在興化軍居住。指責趙鼎的人還不肯放過他，將趙鼎移遷到漳州，又降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在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在潮州五年，閉門謝客，口中從不談及時事，如果有人問到，他祇是説自己的錯誤而已。中丞詹大方誣蔑趙鼎受賄，命令潮州地方官把趙鼎移居到吉陽軍，趙鼎謝恩上表説：“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看到奏表説：“這個老頭倔脾氣跟以前一樣。”

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

在吉陽三年，深居簡出，門下朋友和以前的同僚都不敢與他往來問候，祇有廣西帥張宗元不時地送點米等。秦檜知道了，命令吉陽軍每月開列存亡申報。趙鼎派人告訴他兒子趙汾説：“秦檜一定要殺我，我死了，你們纔没有了憂患。不然的話，一家人將要大禍來臨。”先前生病，自己寫下墓志銘，記載下家鄉及出任當官年月。現在，在墓志銘上寫道：“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囑他的兒子請求回鄉安葬，於是絶食而死。當時是紹興十七年，全國人聽説後

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都十分悲痛。第二年，高宗降旨允許趙鼎回鄉安葬。等到宋孝宗即位後，賜謚號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在宋高宗的宗廟裏以趙鼎的畫像配享，提拔他的孫子十二個人。

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趙鼎寫文章如同天成，凡是高宗處理軍政機要大事，多是他草擬文稿。趙鼎有擬奏疏章表、雜詩文二百多篇，稱《得全集》，印行於世，論述復興大業中的賢良丞相，以趙鼎爲第一名。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鋭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而惎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

論曰：爲國家謀劃用兵的道理，有及時趁着大好時機立功的人，有養精蓄鋭而後有所作爲的人。兩種人的作法不同，但他們的忠心是一樣的，當年金人俘虜徽、欽二帝北行，國家社稷失去了主人，宗澤一聲呼喚，而河北的義軍幾十萬人一起響應，實是因爲宗澤的忠心義氣感動了大家，國民百姓看到一國之主陷在困境中，怎麽能没有憤慨的心情呢？在當時，宗澤能勇往直前，或許是没有那些骯髒見不得人的勾當牽制他吧，奉迎二帝回歸，收復舊都城，都能立即做到。黄潛善、汪伯彦妒嫉才能奪他人功績，使得宗澤不能完成他的大志，悲憤而死，不很悲哀嗎！

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仇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

到了趙鼎當丞相時，南北對峙的局面已形成，兩方敵對相峙，没有十分好的機會，祇能休養息戰等待時機，不然的話，將白白被危困被侮辱。所以趙鼎治國，却專門以鞏固自己的力量爲首要，祇有自己鞏固了强大了纔能想法消滅敵人、報仇雪恨。這是趙鼎的用心。可惜被秦檜所忌恨，被斥責流放遠方，没有完成自己的大志就死了，君子尤其痛心呀！

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議論宗澤、趙鼎之死有益并有感想。宗澤重病臨死前連呼三聲"渡河"；而趙鼎自寫墓志銘，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爲什麽這二人愛君憂國，雖然身處生命禍變的關頭，却仍然如此忠誠，而高宗却困惑於險惡之人的誹謗。一會兒任用一會兒貶黜，這正是"善善而不能用"。千年以來，忠心的大臣忠義的武士特别爲此感到困惑和嘆息，國家的喪敗，是必然的！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

張浚（子）杓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

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

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朝宰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的後代。父親張咸，考中進士、賢良兩科。張浚四歲就成爲孤兒，行爲端正，不說謊言，認識他的人認爲他將成大器。進入太學，考中進士。靖康初年，任太常簿。張邦昌冒用帝王名義爲帝，他逃到太學中。聽說高宗即位，飛奔趕到南京，任樞密院編修官，改任虞部郎，升任殿中侍御史。皇帝逃到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部隊逼逐諫臣墜水而死，張浚上奏奪去韓世忠觀察使一職，上下纔知有國法。升任侍御史。

當時皇帝在揚州，張浚說："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希望下詔修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違背宰相的意思，授任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尚未出發，升任禮部侍郎，高宗召見對他說："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將要有所作爲，正如想一飛衝天而無羽翼，你留下來輔佐我吧。"任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料想金人一定會來進攻，而朝廷安逸，一點不作準備，極力向宰相建議，黃潛善、汪伯彥都笑他過慮。

建炎三年春，金人向南侵犯，皇帝臨幸錢塘，留下朱勝非在吳門抵禦，讓張浚一同指揮軍馬。後來朱勝非被召回，張浚單獨留下來。當時潰敗的兵士數萬，所至之處剽掠不已，張浚招集散兵纔得以安定。正好苗傅、劉正彥作亂，改新年號的赦書到了平江，張浚命令守臣湯東野秘而

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

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齎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吴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托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

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宫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郴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彦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

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説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彦憂恐不知

不宣。不久，苗傅以檄書寄來，張浚痛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商量起兵討賊。

當時苗傅等人任命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張俊率領一萬人返回，準備交卸兵權西歸。張浚知道皇上對張俊優厚，而張俊純樸誠實可以共謀大事，急忙邀請張俊，握手暢叙舊情，相對而泣，於是告訴他打算起兵問罪。當時呂頤浩管轄建業，劉光世領兵屯駐鎮江，張浚派人送去蠟書，約請呂頤浩、劉光世率兵來會，而命張俊分兵扼守吴江。上疏請求皇帝復位。苗傅等人打算授任張浚爲禮部尚書，命他率領所部到行宫，張浚認爲大部隊未集結，不打算宣稱討賊，於是假托張俊驟回，人情震動，不可不暫留以招撫軍隊。

正好韓世忠水師到達常熟，張俊説："世忠來了，事情可以成功了。"告訴張浚以書信招他。韓世忠到後，對張浚痛哭道："世忠與張俊請求以身聽命。"張浚於是犒勞張俊、韓世忠將士，招呼諸位將校到面前，高聲問道："今日行動，誰順誰逆?"衆將士都説："賊逆我順。"張浚説："聽説賊人以重賞買我的頭，如果張浚這次行動違天逆人，你們可取去我的頭；不然，一有退縮，全部以軍法處置。"人們都十分感憤。於是，命令韓世忠率兵入京，并告誡他趕快奔赴秀州，占據糧道等候大軍到來。韓世忠到了秀州，立即大造兵器。

恰好苗傅等人以書信招張浚，張浚回信説："自古言論涉及到不正當，稱爲指斥皇帝；行動涉及到不正當，稱爲震驚宫廷；廢立皇帝之事，稱爲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要滅族。當今建炎皇帝没有聽説有失聖德，突然退位，不應當如此。"苗傅等人得到書信害怕，於是派遣重兵扼守臨平，急忙任命張俊、韓世忠爲節度使，而誣陷張浚將要危害國家，責令他謫居郴州。張俊、韓世忠拒不受命。正好呂頤浩、劉光世軍隊前後開到，張浚於是聲討苗傅、劉正彦罪行，傳檄文於朝廷内外，率領諸軍進討。

當初，張浚派遣門客馮轓以計策前去游説苗傅等人，正遇大軍到來，苗傅、劉正彦憂恐不知

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彦脱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宫隔絶。一日啜羹，小黄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傅、正彦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

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彦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巨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管。浚歸，高宗驚嘆，即日趣就職。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

所措。馮轓知道可以動摇其志，就以大義勸説宰相朱勝非，讓他率領百官請求皇帝復位。高宗親筆授任張浚爲知樞密院事。張浚進駐臨平，賊兵阻拒不能前進，韓世忠等人與賊兵作戰，大敗賊兵，苗傅、劉正彦逃跑。張浚與吕頤浩等人入宫晋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説："以往在睿聖，兩宫隔絶。一天正在喝湯，小黄門忽然傳來太母的命令，不得已貶你到郴州。我將湯水潑到手上却没有感覺到，想你被貶，這件事誰可擔當。"留住張浚，引進内殿，説："皇太后知道你的忠義，打算見你一面，剛纔垂簾，看着你走過廊庭。"解下玉帶賜給他。高宗打算用他爲相，張浚以資歷淺而辭謝，不敢當。苗傅、劉正彦逃到閩中，張浚命令韓世忠追捕他們獻給朝廷，與他們的死黨一起處死。

當初，張浚駐兵在秀州，曾經夜裹獨坐，警備非常嚴，忽然有一人到面前，從懷中拿出一張紙説："這是苗傅、劉正彦招募人刺殺你的賞格。"張浚問他打算怎樣，這人説："我是河北人，粗略讀過一點書，知道順逆，豈能賣身被賊利用？因爲看見你防備不嚴，恐怕後來還有行刺者。"張浚拉着他的手，問他姓名，他不説而去。張浚第二天殺掉一個死囚示衆，説："這人是苗傅、劉正彦派來的刺客。"私下記住那個人的相貌尋找，終於還是未找到。

大盜薛慶聚集淮甸，兵至數萬人。張浚恐怕蔓延開來，徑直跑到高郵，進入薛慶的軍營，宣諭朝廷恩意。薛慶感動下拜，張浚留下來招撫他的部衆。有人傳説張浚被賊兵捉住，吕頤浩等人急忙罷去張浚的樞管。張浚回來後，高宗驚嘆，當天催促就職。

張浚認爲中興應當從關陝開始，考慮到金兵可能先進入陝西攻取巴蜀，則東南不可保，於是慷慨請行。詔令任命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以見機自行處理官員升降。將出發時，御營平寇將軍范瓊，聚集部衆從豫章到行都。在此之前，靖康年間首都淪陷，金人逼脅皇帝、太后、太子、宗室北行，多出自范瓊的計謀；又乘勢搶劫，控制張邦昌，爲他作侍衛。到這時入朝，狂

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

傲無禮，而且請求寬宥逆黨苗傅、劉正彥等人死罪。張浚奏稱范瓊大逆不道，請求依法處死。第二天，召范瓊到都堂，數落他的罪狀嚴厲責斥他，送到棘寺處死。把他的軍隊分散隸屬神武軍，然後出發。與沿江襄、漢守臣商議儲存資財，以待皇帝駕臨。

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

高宗詢問張浚大計，張浚請求親自擔任陝、蜀之事，把幕府安置在秦川，另派大臣與韓世忠鎮守淮東，命令呂頤浩護衛皇帝到武昌，又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互相首尾照應。計議已定，張浚出發，還未到武昌，而呂頤浩改變初議。張浚抵達興元後，金人已攻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率領大軍渡過渭水，進攻永興，諸將不肯相援。張浚到後，立即出巡關陝之地，訪問風俗，罷斥奸贓，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肅然聽命。

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

適逢諜報金人將進攻東南，張浚命諸將整頓部隊待敵。不久金人大舉進攻江、淮，張浚立即整頓軍隊入京保衛。到房州時，得知金兵已經北歸，又回到關陝。

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當時金兵元帥兀朮還在淮西，張浚恐怕他又侵擾東南，設計謀牽制他，於是決定出兵，合五路軍隊收復永興。金人十分驚恐，急忙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主將劉錡親率將士攻入敵陣，殺獲很多。正好環慶主將趙哲擅自離開部隊，趙哲軍中將校望見塵土飛起，受驚而逃，各路兵馬都潰敗。張浚誅斬趙哲示衆，退保興州。命令吳玠聚集軍隊憑天險據守鳳翔的和尚原、大散關，以切斷敵人來路；關師古等人聚集熙河兵到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集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守蜀口。張浚上書請罪，皇帝下手詔慰勉。

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鬄其須髯遁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

紹興元年，金將烏魯進攻和尚原，吳玠據險還擊，金兵大敗而逃。兀朮又合兵來攻，吳玠及其弟吳璘又阻擊金兵，大敗他們，兀朮僅以身免死，急忙剪掉鬍鬚逃歸。當初，粘罕病重，對諸將說："從我進入中原，未曾有人敢抵擋我軍銳氣，祇有張樞密與我抗衡。我活着，還不能攻取

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术怒曰：“是謂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吴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

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吴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彦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

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爲興元帥，約吴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吕頤浩不悦，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毁短浚，詔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宫，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并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

巴蜀；我死後，你們不要抱希望，但求自保而已。”兀术怒道：“這不是説我無能嗎！”粘罕死後，兀术還是進攻，果然失敗。授張浚爲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練新招募的士兵，抵擋勢狂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命趙開爲都轉運使，提升吴玠爲大將駐守鳳翔。劉子羽慷慨有謀略，趙開善於理財，而吴玠每戰必勝。西北遺民，歸附者日益增多。所以關陝雖然失陷，而全蜀安定，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之間也得以安全。

將軍曲端，建炎年間，曾經逼逐主將王庶而奪其印。吴玠在彭原戰敗，指訴曲端不整頓軍隊。富平之戰，曲端意見不合，他的心腹張忠彦等人投降敵人。張浚當初越級任用曲端，中間因罪廢職，還想再用他，後來終於把曲端下到監獄處死。

正好有人指責張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用子羽、趙開、吴玠不對，朝廷懷疑他。紹興三年，派王似作張浚的副官。正好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聚兵進攻，攻破金州。劉子羽任興元主將，約吴玠同守三泉。金兵到金牛時，宋軍伏擊金兵，斬敵及墜入溪谷而死的有數千人。張浚聽説王似到來，請求解去兵權，并且奏説王似不可任用。宰相吕頤浩不高興，而朱勝非以舊怨天天詆毁張浚，詔令張浚到行宫。

紹興四年初，辛炳知潭州，張浚在陝西，以檄文徵發他的部隊，辛炳不派遣，張浚上奏彈劾他。這時，辛炳任御史中丞，率領同僚們彈劾張浚，朝廷以張浚所任官職提舉洞霄宫，住在福州。張浚已經離開朝廷，考慮金人不解除攻川、陝的部隊，必將并力窺伺東南，而朝廷已經商議講和，於是上疏極力陳述這些情况。不久，劉豫的兒子劉麟果然勾引金兵進攻。高宗想起張浚以前的話，罷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皇帝到平江，於是召張浚任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宫晋見，高宗下手詔辯白張浚以前所受的

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术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决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术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夕遁。

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寨，囚歡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

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遍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

誣陷，授任他爲知樞密院事。

張浚接受任命後，當天趕到長江邊巡視軍隊。當時兀术擁兵十萬駐在揚州，約定日期渡江決戰。張浚長驅到達江邊，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商議軍事。將士們見到張浚，勇氣十倍。張浚部署完諸將後，自己留在鎮江指揮。韓世忠派部下王愈到兀术那裏約戰，并且説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説："張樞密已貶到嶺南，怎麽能够在這裏?"王愈拿出張浚寫的文書給他看。兀术嚇得色變，傍晚逃走了。

紹興五年，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任左僕射。張浚與趙鼎同心輔佐，致力於堵塞佞臣，遏止近臣小人。當時巨寇楊么占據洞庭，官軍多次進攻不能攻克，張浚認爲建康是東南的都會，而洞庭處在上流，惟恐滋延爲害，請求趁盛夏敵人懈怠時進討，上奏請行。到醴陵時，放出囚犯數百人，都是楊么的間諜，給他們以文書，讓他們招諭各寨，囚犯們歡呼而往。到潭州，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投降，洞庭湖的賊寇全部被蕩平。皇上賜給張浚書信稱："上流既已安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好轉，勢力培僧，上天是把中興之功交付給你啊。"張浚於是建議派遣岳飛駐屯荆、襄以圖奪取中原，於是從鄂、岳移任淮東，大會諸將，討論秋防事宜。高宗派使臣賜詔書令他急歸，勞問他説："你暑天巡行非常勞苦，湖湘群寇既然接受招撫，成全我不殺之仁，是你的功勞啊。"召到便殿應對，張浚獻上《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嘆贊不已，放在座位邊。

張浚認爲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又占據中原，紹興六年，集合諸將在長江邊商議戰事，張榜聲討劉豫的僭逆之罪。命令韓世忠占據承、楚以圖進取淮陽；命令劉光世駐兵合肥以招撫敵軍；命令張俊在建康練兵，進駐在盱眙；命令楊沂中率領精兵爲後翼輔佐張俊；命令岳飛進駐襄陽以窺伺中原。張浚渡江，遍撫淮上各部隊。當時張俊部隊進駐盱眙，岳飛派兵進入蔡州，張浚入宫晋見，極力請求皇上巡幸建康。皇帝車駕進

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侄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剿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

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

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仇。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

發，張浚先到江邊，諜報劉豫與侄兒劉猊會合金兵來攻，張浚說："金不敢出動全部兵衆而來，這一定是劉豫的部隊。"邊報不一，張俊、劉光世都誇大敵情，張浚說："叛賊劉豫以逆犯順，不剿除怎麽立國？現在的事勢，有進無退。"命令楊沂中前往駐扎濠州。劉麟逼近合肥，張俊請求增兵，劉光世打算撤軍，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打算召岳飛領兵東下。御書交給張浚，下令張俊、劉光世、楊沂中等人還保長江。張浚上奏稱："張俊等人渡江，則失去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人共有。况且岳飛一動，襄、漢如有敵情，又依靠什麽呢?"皇帝下詔書同意他的意見。楊沂中部隊抵達濠州，劉光世丢下廬州向南轉移，淮西震動。張浚聽説，急忙趕到采石，命令他的部衆説："有一個人渡江必斬!"劉光世又駐屯軍隊，與楊沂中會合。劉猊進攻楊沂中，楊沂中大敗敵軍，劉猊、劉麟都拔營而逃。高宗手書嘉獎，召張浚回朝，慰勞他。

當時趙鼎等人建議皇上回到臨安，張浚說："天下之事，不倡導則不能興起，三年之間，陛下一再臨幸長江，士氣百倍。現在皇帝一回去，人心會解體。"高宗馬上聽從張浚的計策。趙鼎出知紹興府。張浚認爲親民之官，治理政務是當務之急，分條列舉知州、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輪换進補之法；又因爲災異奏請恢復賢良方正科。

紹興七年，因爲張浚退敵有功，詔令授任特進。不久，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蘚回來報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去世，皇上痛哭不止，哀不自勝。張浚說："天子守孝，不與百姓相同，必定考慮繼承宗廟社稷之事，現在靈柩未返，天下塗炭，希望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行，一怒以安定天下百姓。"皇上於是命令張浚草擬詔書告諭朝廷内外，言辭非常悲切。張浚又請求下令諸大將率領三軍穿喪服致哀，朝廷内外都很感動。張浚想引退上疏說："陛下想念兩宮，憂慮百姓。我才能至愚，受到任用，常常感慨自勉，發誓殲滅仇敵。十年之間，對父母贍養不周，至於妻子和孩子，無法顧及，心意是想成全

拏，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陜、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

陛下孝養之心，拯救百姓於水火。蒼天不善，禍變突然而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其罪誰來擔負。想當初陜、蜀之行，陛下命令我說：'我有大仇在北方，洗刷這個耻辱，衹有你可以囑托。'而我最終未能成功，使敵人肆無忌憚，今日之禍，禍端實由我而致，請求賜予罷免我。"皇上詔令張浚處理政事。張浚再次上疏請罪，皇上不同意，於是請求皇上從平江出發，到建康。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仇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宫庭内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

張浚總管朝廷内外政事，政事繁多，一人身兼數職。每次與皇上見面，一定説到奇耻大辱，反復再三，皇上未嘗不變色流涕。當時皇帝正勵精圖治，戒令宫廷内侍，不要超越法度，事無大小，必定徵詢張浚的意見，賜給諸將詔書，往往命令張浚草擬。

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吕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爲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吕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暗。"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劉光世在淮西，軍隊没有紀律，張浚奏請罷免劉光世，把他的部隊隸屬於督府，命令參謀兵部尚書吕祉前往廬州指揮。而樞密院認爲督府握兵不適合，請求設置武將，於是任命王德爲都統制，從軍隊中選擇酈瓊爲副職。張浚奏稱不適宜，酈瓊也與王德有舊怨，列狀訴訟到御史臺，於是命令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進行安撫。還未到，酈瓊等舉兵反叛，捉住吕祉投降劉豫。吕祉不走，責駡酈瓊等人，被碎齒斬首而死。張浚引咎請求辭職，高宗問可代替他的人，并且問："秦檜怎麽樣？"張浚説："最近與他共事，纔知道他糊塗。"高宗説："那麽用趙鼎。"秦檜從此怨恨張浚。張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

在此之前，張浚派人拿着親手寫的告示到僞地離間劉豫，到酈瓊叛逃，又派間諜拿着蠟書送給酈瓊，金人果然懷疑劉豫，不久廢棄了他。臺諫官員不斷詆毁張浚，張浚被降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住在永州。紹興九年，因爲赦令恢復職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不久，授任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

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争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

金人遣使者來，以詔諭爲名，張浚五次上疏争論。紹興十年，金人背盟，又攻取河南。張浚

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勛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

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决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

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

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

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簒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决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

上奏希望趁機進攻金，就會大功可成，於是大修海船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授任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任萬壽觀使，免去奉朝請。十二年，封爲和國公。

紹興十六年，西方出現彗星，張浚打算極力指責當時治政的過失，恐怕母親憂慮。母親驚訝他瘦弱，問他緣故，張浚告訴母親實際情况。母親背誦其父親對策上的話説："臣寧可説了而死於斧鉞，不能忍着不説以辜負陛下。"張浚纔下定決心。上疏稱："當今事勢，好像在頭眼心腹之間長成了個大疽，不切除不能痊愈。希望陛下在心裏謀劃，謹慎觀察虚實，使自己有不可侵犯之勢，纔有國家安全的希望；不然，以後將會後悔莫及。"事情交付三省審議，秦檜大怒，命令臺諫官員論責張浚，貶他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住在連州。二十年，遷到永州。

張浚離開朝廷幾乎二十年，天下士大夫不論賢者與不肖者，無不傾心敬佩他。武夫健將，説到張浚必定贊息不已，甚至兒童婦女，也知道有個張都督。金人害怕張浚，每次使者來，一定要問張浚在什麽地方，惟恐他重新被起用。

當時，秦檜依仗恩寵地位穩固，擔心張浚發表公正意見損害自己，命令臺臣衹要有所彈劾，一定涉及到張浚，反稱張浚是國賊，一定要殺掉他。秦檜任命張柄知潭州，汪召錫出使湖南，讓他們圖謀害死張浚。張常先出使江西，審理張宗元案，株連到張浚，捕捉趙鼎的兒子趙汾交付大理寺，命令他自誣與張浚圖謀反叛，恰遇秦檜死了纔得以幸免。

紹興二十五年，張浚復任爲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當時因母喪將歸葬。考慮到天下政事二十年來被秦檜所壞，邊備鬆弛；又聽説完顔亮簒立，必將舉兵攻宋，作爲大臣，理應與國家同甘共苦，不敢因爲居喪而有所妨礙，上奏陳述。正好星象有變，朝廷徵求直言，張浚認爲金人數年間，勢必挑起事端興兵來攻，而國家却溺於宴飲安樂，毫不戒備，於是上疏極力進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人見了，認爲敵人

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摇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

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宫儀物，請乘輿亟臨幸。

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

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

并無事端，耻笑張浚狂妄。臺諫湯鵬舉、凌哲指責張浚歸蜀，恐怕摇動遠方，詔令仍住在永州。守喪期滿後奪去職務，以本官領取祠禄。

紹興三十一年春天，有旨命他自便。張浚到潭州，聽説欽宗去世，痛哭不進食，上疏請求早定守戰之策。不久，完顔亮揮兵大舉入侵，中外震動，重用張浚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當時金騎兵横行，王權軍潰敗，劉錡退到鎮江，於是改任張浚爲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張浚到岳陽，買船冒風雪而行，遇到向東邊來的人説："敵兵正焚燒采石城，火焰滿天，千萬不要輕率前進。"張浚説："我奔向君父有急難的地方，衹知一直往前尋找皇帝所在之處而已。"當時長江上無一船敢沿北岸而行。張浚乘坐小船直往前進，經過池陽時，聽説完顔亮已死，餘衆還有二萬人駐扎在和州。李顯忠的軍隊在沙上，張浚前往犒勞全軍，全軍人見了張浚，以爲他是從天而降。張浚到建康，立即通知通判劉子昂置辦行宫儀物，請皇帝早日駕臨。

紹興三十二年，皇帝到建康，張浚在路旁迎拜，衛士見了張浚，無不掩面哭泣。當時張浚重新被起用，風采依然，軍民都倚重他。皇帝準備回到臨安，慰勞張浚説："你在這裏，我没有北顧之憂了。"命他兼指揮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金兵十萬圍攻海州，張浚命令鎮江都統張子蓋前往援救，大破金兵。張浚招集忠義之士，及招募淮楚壯丁勇士，任命陳敏爲統制。并且説敵人長於騎兵，我方長於步兵，保衛步兵莫如弓箭，保衛弓箭莫如戰車，下令劉敏專門製弓弩修戰車。

孝宗即位，召張浚入見，莊重地説："久聞你的大名，現在朝廷所依靠祇有你。"賜坐并詢問他，張浚從容説道："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哪件事不成功？所謂天，是天下的公理而已。必定兢業自持，使自己清明，那麼賞罰措施，無有不當，人心自然歸向，敵仇自然可報。"孝宗悚然説："我應當不忘記你的話。"授任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爲魏國公。

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吴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静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摇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窺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

翰林學士史浩打算在瓜洲、采石築城。張浚認爲不守兩淮而守長江干道，是以弱示敵，懈怠攻戰防守的士氣，不如先在泗州築城。到史浩任參知政事時，張浚的計劃，史浩必定阻抑。張浚推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陳俊卿及張浚的兒子張栻赴行宫。張浚附奏請皇帝到建康，以激勵中原的民心；用兵淮堧，戰船開赴山東，作爲吴璘的聲援。孝宗見到陳俊卿等人，詢問張浚起居飲食容顔，説："我倚重魏公如同長城，不容浮言動摇。"金人以十萬兵力駐屯河南，聲稱進攻兩淮，發檄書索要海、泗、唐、鄧、商諸州及歲幣。張浚認爲北敵詭詐，不應當爲之所動，把重兵駐扎在盱眙、濠州、廬州防備敵人，終於無事。

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隆興元年，授任張浚爲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當時金將蒲察徒穆及泗州知州大周仁駐兵在虹縣，都統蕭琦駐兵在靈壁，積蓄糧食修整城池，作爲南攻的準備。張浚打算乘其未發先攻之。正好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也提出搗毀敵人二城之策，張浚全都告訴皇上。皇上表示同意，召張浚到行宫，命他先圖取兩城。於是派遣李顯忠出兵濠州，直趨靈壁；邵宏淵出兵泗州，直趨虹縣，而張浚親自前去巡視。李顯忠到了靈壁，打敗蕭琦；邵宏淵圍攻虹縣，逼降徒穆、周仁，乘勝前進攻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賜給手書慰問説："近日邊報，朝廷内外鼓舞，十年來没有這樣的戰績。"

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

張浚認爲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人還師。正好金兵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到宿州，與李顯忠作戰。連日作戰宋軍稍有不利，忽然諜報稱敵大軍到，李顯忠連夜還師。張浚上疏請罪，有旨降爲特進，改任江、淮宣撫使。

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

宿州部隊回師，士大夫主和者都指責張浚的錯誤，孝宗又賜給張浚手書説："現在的邊事倚重你，你不要害怕人言而心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我與你共任之，今日必須與你完成。"張浚

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

於是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修理增擴高郵、巢縣兩城，修治滁州關山以扼制敵人進攻，在淮陰集結水軍、在壽春集結騎兵，大力整治兩淮守備。

孝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

孝宗又召張栻奏事，張浚附奏說：“自古有作爲的皇帝，與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心，以完成大功業。現在我因爲孤家寡人，動輒受到牽制，陛下怎能任用。”因而請求辭職。孝宗看罷奏章，對張栻說：“我對待魏公寵愛有加，不被浮議所迷惑。”皇帝對待張浚非常恩寵，對近臣談話，一定稱魏公，從不直稱其名。每次張浚派人來，一定詢問張浚飲食多寡，胖瘦如何。不久詔令恢復張浚都督的稱號。

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

金兵元帥僕散忠義寄信給三省、樞密院，索求四郡及歲幣，不然，將在農閑時進兵。張浚說：“金兵强盛就來，弱小就止，不在和與不和。”當時湯思退爲右相。湯思退是秦檜同黨，急於求和，於是派遣盧仲賢持書出使金營。張浚認爲盧仲賢是無知小人，不可信用。後來盧仲賢果然有辱使命許給金國四郡。朝廷又任命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爲副使，張浚力争不成功。不久，召張浚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此停止盟約，留王之望、龍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前往，告訴金人四郡不能割讓；如果金人一定要得此四郡，應當追還使者，停止和議。授任張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依然都督軍事；湯思退任左僕射。

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

胡昉等人到宿州，金人戴上鐐銬拘押起來威脅他們，胡昉等人不屈，後來金人以禮送歸他們。孝宗告訴張浚說：“和議不成，是天意，從此政事歸一。”隆興二年，商議皇上到建康，詔令王之望等人回來。湯思退聽説後非常驚恐，表面上請求去職，而暗中與同黨謀劃陷害張浚之計。

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

不久詔令張浚巡視江、淮。當時張浚招募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充實建康、鎮江兩軍，共

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决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决棄地求和之議。

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

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遍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

一萬二千多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有一萬餘人，由陳敏統率，駐守泗州。凡是要害之地，都築起城堡；可以據水成天險的地方，都積水爲潭；增設江、淮戰船，各軍弓箭兵器完備。當時金人駐扎重兵於河南，虛張聲勢威迫議和，有不日决戰之語。到聽説張浚來了，急忙撤兵逃歸。淮河以北來歸降者日夜不絶，山東豪傑，都願意接受指揮。張浚認爲蕭琦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打算讓他率領全部契丹降衆，并且以檄文傳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更加害怕。湯思退於是命王之望極力詆毁守備，以爲不可依恃；命尹穡彈劾罷免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責論張浚浪費國家資財，奏請留任張深守泗州而不同意趙廓取代他是抗拒朝命。張浚也請求解去都督之職，詔令聽從他的請求。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認爲張浚忠誠勤苦，衆望所歸，不應當讓他離開朝廷。張浚留在平江，共八次上章請求退休，授任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張浚辭謝，改任醴泉觀使。朝廷於是决定采納棄地求和的建議。

張浚離職後，還上疏論斥尹穡奸邪，必誤國事，并且勸皇上務學親賢。有人勸張浚不要再評論時事，張浚説："君臣之義，天地之間無法逃避。我身受兩朝厚恩，久擔重任，現在雖然離開朝廷，仍每日盼望皇上心裏感悟，如果有些見解，怎能忍心不説。皇上如果重新起用，我會即日赴任，不敢因老病推辭。像你們説的那樣，是什麽誠心呢!"聽者聳然。走到餘干，生了病，手寫書信交付兩個兒子説："我曾任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後，不要把我埋葬在祖宗墓旁，把我埋葬在衡山下就可以了。"訃告傳到，孝宗悲悼，停止上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號忠獻。

張浚年輕時有大志，任熙河幕官時，遍行邊壘，觀覽山川形勢，經常與以往的戍卒守將握手對飲，詢問祖宗以來守衛邊疆之法及軍陣戰略事宜。所以一旦從疏遠地位提拔起來，擔當樞密之

遠，當樞管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任，能全部知道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眼看見二帝北行，皇族被捕獲，百姓塗炭，發誓不與敵人共存，所以終身不主張和議。每次商議定都大計，認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皇上居住建康，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之意。至於錢塘，偏僻一隅，易於安逸，不足以號令北方。與趙鼎共同執政，引薦提拔很多人，從臣朝列，都是當時有名望的大臣，人們號稱“小元祐”。所推薦的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都是名臣；在軍隊中提拔吳玠、吳璘，認爲韓世忠忠誠勇敢，可以托付大事，一見劉錡就認爲他是奇才，交付他重任，終於都成爲名將，立有大功，一時都稱贊張浚知人善任。張浚侍奉母親以孝出名，對於《周易》鑽研得很精深，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也都有注解，文集有十卷，奏議二十卷。有兒子二人：張栻、張杓。張栻本書有傳記。

張杓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强，弭盜賊。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怪之，未幾，果獲真盜。改知衢州。

張杓字定叟，因父親的恩澤授承奉郎，任至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年輕時，已經有才能而被稱譽，浙西使臣薦舉下屬官員而不提及張杓，孝宗特令再次推薦。詔令張杓入對，派遣知袁州，剪除豪强，平息盜賊。廷尉捕獲盜賊上交到州裏，張杓瞭解後知道他冤枉，釋放了他，人們都感到奇怪，不久，果然抓獲真正的盜賊。改知衢州。

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强禦，遷兩浙轉運判官。

哥哥張栻去世，兒子年幼，張杓請求祭祀并辦理喪事，主管玉局觀，升任湖北提舉常平。上奏政事，皇帝大喜，告諭輔臣說：“張浚有這樣的兒子。”改任浙西，督理荒廢的政務，蘇州、湖州都缺太守，詔命他兼任代理。有執政的外戚禁止賣出糧食，張杓首先整治他們，皇帝誇獎他不畏强暴霸道，升任兩浙轉運判官。

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奸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閉。張

不久，以直徽猷閣升任副使，改知臨安府。上奏請求減免拖欠賦稅錢四萬緡，米八百斛，升任直龍圖閣。京城人口衆多，奸人盜賊集聚，容易藏匿，張杓劃分地區進行戒備和搜捕，致使京

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閘，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户部侍郎，面對言事，迕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

城夜不閉户。張師尹把女兒獻納於後宮，仗勢肆意橫行，張杓因他犯事狠狠地依法處罰了他，并將他全家流放信州，其他類似的人全都馴服。南郊祭禮完畢，皇帝賜張杓五品官服，代理兵部侍郎，仍舊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閘，又打六井。官府着火，殃及百姓房舍，上疏自責，詔令削官階二級。張杓再次上疏請求罷免，轉任知鎮江。不久改知明州，辭謝未赴任，仍爲知鎮江。奉召回朝廷任户部侍郎，當面回答政事，與當時宰相的意見相違背。高宗去世，張杓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督察皇陵事。奉召回朝廷，任吏部侍郎。

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夤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

光宗即位，張杓代理刑部侍郎，又兼任臨安府知府。紹熙元年，任刑部侍郎，仍任府尹。宦官毛伯益貪污西湖茭地修建亭子，外戚有殺其僕役者，判罪定案，有通過關係下令請求赦免，張杓都按照律法堅持上奏論罪。孝宗觀湖，張杓以彈壓身份伏地謁見於道旁，孝宗停車慰勞，賜給酒肉。

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别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

京西謀求統帥，進升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皇帝賜金二百兩，另賜金一百兩，白銀加倍。不久，進升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而又回報執行使命的情況回到襄陽。寧宗繼承帝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人圖謀襲擊均州，副都統馮湛從小道飛速馳來報告。張杓不馬上行動，而是慢慢乘其不備而捕之，罪案審完，斬殺其中爲首的二人，其餘同黨全都釋放，叛亂平定。

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税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

張杓升任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赴任，改知建康府。升任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原來有營田，招募農民耕種，每畝賦米一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奏請賣掉營田。最初，徵兩税和買，并且加上折變，百姓負擔沉重生活貧困，張杓全都上奏減免賦税。進升端明殿學士，又知建康府。因病請求辭官，去世。

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子

張杓天生高潔豪爽，做官有才能處理事情敏捷，遇事不拖拉，大多能隨機靈活變通，所任職之處都以治理得好著稱。南渡以來，評論京城長

忠純、忠恕，自有傳。

官者，首推張构。兒子張忠純、張忠恕，本書各自有傳記。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却勍敵，招降劇盗，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吴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兹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論曰：儒臣對於國家，能培養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主之心，統一衆志，平定凶惡叛逆，身處憂患，無往而不成功。像張浚者，可以稱爲善於培養正氣的人。觀察他初次迴避張邦昌立僞帝，平定苗傅、劉正彦的叛亂，他的膽識才能固然不是苟且偷生之輩所能望及的。以及他平定擊退强敵，招降勢力强大的盗寇，能使將帥聽從命令，所向依照他的志向。遠方的敵人窺伺他的任用與否而决定進退，天下人預測他的去職或就職來衡量安危，這難道不是人們所稱的超然卓越的人中豪傑嗎！群言沸騰，屢次奮起屢次受挫，而言辭依然慷慨激昂。他曾說："皇上如果將起用我，我會馬上赴任，不敢以年老有病而辭謝。"他說到做到，他的愛君憂國之心，何人能比！當時的評論認爲張浚的忠勇大概類似漢的諸葛亮，然而諸葛亮能使魏延、楊儀在自己活着時没有分歧，張浚因吴玠的緣故竟殺了曲端，諸葛亮能容法孝直，張浚却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毁他們，這就是張浚不及諸葛亮呀！至於富平的敗逃，淮西的兵變，則成敗得失，即使是諸葛亮也不能預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二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８００８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８００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８０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